目录

[本纪 4](#_Toc24547437)

[卷一本纪第一　太祖上 4](#_Toc24547438)

[卷二本纪第二　太祖下 6](#_Toc24547439)

[卷三本纪第三　太宗上 8](#_Toc24547440)

[卷四本纪第四　太宗下 11](#_Toc24547441)

[卷五本纪第五　世宗 15](#_Toc24547442)

[卷六本纪第六　穆宗上 16](#_Toc24547443)

[卷七本纪第七　穆宗下 18](#_Toc24547444)

[卷八本纪第八　景宗上 19](#_Toc24547445)

[卷九本纪第九　景宗下 21](#_Toc24547446)

[卷十本纪第十　圣宗一 22](#_Toc24547447)

[卷十一本纪第十一　圣宗二 24](#_Toc24547448)

[卷十二本纪第十二　　圣宗三 26](#_Toc24547449)

[卷十三本纪第十三　圣宗四 27](#_Toc24547450)

[卷十四本纪第十四　圣宗五 29](#_Toc24547451)

[卷十五本纪第十五　圣宗六 32](#_Toc24547452)

[卷十六本纪第十六　圣宗七 35](#_Toc24547453)

[卷十七本纪第十七　圣宗八 37](#_Toc24547454)

[卷十八本纪第十八　兴宗一 39](#_Toc24547455)

[卷十九本纪第十九　兴宗二 41](#_Toc24547456)

[卷二十本纪第二十　兴宗三 43](#_Toc24547457)

[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　道宗一 45](#_Toc24547458)

[卷二十二本纪第二十二　道宗二 47](#_Toc24547459)

[卷二十三本纪第二十三　道宗三 49](#_Toc24547460)

[卷二十四本纪第二十四　道宗四 51](#_Toc24547461)

[卷二十五本纪第二十五　道宗五 53](#_Toc24547462)

[卷二十六本纪第二十六　道宗六 55](#_Toc24547463)

[卷二十七本纪第二十七　天祚皇帝一 57](#_Toc24547464)

[卷二十八本纪第二十八　天祚皇帝二 59](#_Toc24547465)

[卷二十九本纪第二十九　天祚皇帝三 61](#_Toc24547466)

[卷三十本纪第三十　天祚皇帝四 63](#_Toc24547467)

[志 66](#_Toc24547468)

[卷三十一志第一　营卫志上 66](#_Toc24547469)

[卷三十二志第二　营卫志中行营 68](#_Toc24547470)

[卷三十三志第三　营卫志下部族下 69](#_Toc24547471)

[卷三十四志第四　兵卫志上 71](#_Toc24547472)

[卷三十五志第五　兵卫志中御帐亲军 72](#_Toc24547473)

[卷三十六志第六　兵卫志下五京乡下 75](#_Toc24547474)

[卷三十七志第七　地理志一　上京道 79](#_Toc24547475)

[卷三十八志第八　地理志二　东京道 81](#_Toc24547476)

[卷三十九志第九　地理志三　中京道 85](#_Toc24547477)

[卷四十志第十　地理志四　南京道 86](#_Toc24547478)

[卷四十一志第十一　地理志五　西京道 88](#_Toc24547479)

[卷四十二志第十二　历象志上　历 90](#_Toc24547480)

[卷四十三志第十三　历象志中　闰考 92](#_Toc24547481)

[卷四十四志第十四　历象志下　朔考 92](#_Toc24547482)

[卷四十五志第十五　百官志一　北面朝官 93](#_Toc24547483)

[卷四十六志第十六　百官志二　北面部族官 101](#_Toc24547484)

[卷四十七志第十七上　百官志三　南面朝官 111](#_Toc24547485)

[卷四十八志第十七下　百官志四　南面京官 117](#_Toc24547486)

[卷四十九志第十八　礼志一　古仪 123](#_Toc24547487)

[卷五十志第十九　礼志二　凶仪 124](#_Toc24547488)

[卷五十一志第二十　礼志三军仪　礼志四 125](#_Toc24547489)

[卷五十二志第二十一　礼志五　嘉仪上 128](#_Toc24547490)

[卷五十三志第二十二　礼志六　嘉仪下 129](#_Toc24547491)

[卷五十四志第二十三　乐志 132](#_Toc24547492)

[卷五十五志第二十四　仪卫志一舆服 134](#_Toc24547493)

[卷五十六志第二十五　仪卫志二国服 135](#_Toc24547494)

[卷五十七志第二十六　仪卫志三符印 136](#_Toc24547495)

[卷五十八志第二十七　仪卫志四仪仗 137](#_Toc24547496)

[卷五十九志第二十八　食货志上 138](#_Toc24547497)

[卷六十志第二十九　食货志下 139](#_Toc24547498)

[卷六十一志第三十　刑法志上 139](#_Toc24547499)

[卷六十二志第三十一　刑法志下 141](#_Toc24547500)

[列传 142](#_Toc24547501)

[卷六十三列传第一　后妃 142](#_Toc24547502)

[卷六十四列传第二　宗室 144](#_Toc24547503)

[卷六十五　列传第三 145](#_Toc24547504)

[卷六十六　列传第四 147](#_Toc24547505)

[卷六十七　列传第五 148](#_Toc24547506)

[卷六十八　列传第六 149](#_Toc24547507)

[卷六十九　列传第七 151](#_Toc24547508)

[卷七十　列传第八 152](#_Toc24547509)

[卷七十一　列传第九 153](#_Toc24547510)

[卷七十二　列传第十 154](#_Toc24547511)

[卷七十三　列传第十一 155](#_Toc24547512)

[卷七十四　列传第十二 156](#_Toc24547513)

[卷七十五　列传第十三 157](#_Toc24547514)

[卷七十六　列传第十四 159](#_Toc24547515)

[卷七十七　列传第十五 159](#_Toc24547516)

[卷七十八　列传第十六 161](#_Toc24547517)

[卷七十九　列传第十七 162](#_Toc24547518)

[卷八十　列传第十八 163](#_Toc24547519)

[卷八十一　列传第十九 165](#_Toc24547520)

[卷八十二　列传第二十 166](#_Toc24547521)

[卷八十三　列传第二十一 167](#_Toc24547522)

[卷八十四　列传第二十二 168](#_Toc24547523)

[卷八十五　列传第二十三 168](#_Toc24547524)

[卷八十六　列传第二十四 170](#_Toc24547525)

[卷八十七　列传第二十五 171](#_Toc24547526)

[卷八十八　列传第二十六 172](#_Toc24547527)

[卷八十九　列传第二十七 173](#_Toc24547528)

[卷九十　列传第二十八 174](#_Toc24547529)

[卷九十一　列传第二十九 175](#_Toc24547530)

[卷九十二　列传第三十 176](#_Toc24547531)

[卷九十三　列传第三十一 177](#_Toc24547532)

[卷九十四　列传第三十二 178](#_Toc24547533)

[卷九十五　列传第三十三　文学上 179](#_Toc24547534)

[卷九十六　列传第三十四　文学下 180](#_Toc24547535)

[卷九十七　列传第三十五　能吏 181](#_Toc24547536)

[卷九十八　列传第三十六　卓行 183](#_Toc24547537)

[卷九十九　列传第三十七　列女 183](#_Toc24547538)

[卷一百　列传第三十八　方技 184](#_Toc24547539)

[卷一百一　列传第三十九 184](#_Toc24547540)

[卷一百二　列传第四十　奸臣上 185](#_Toc24547541)

[卷一百三　列传第四十一　奸臣下 186](#_Toc24547542)

[卷一百四　列传第四十二　逆臣上 187](#_Toc24547543)

[卷一百五　列传第四十三　逆臣中 188](#_Toc24547544)

[卷一百六　列传第四十四　逆臣下 189](#_Toc24547545)

[卷一百七　列传第四十五　二国外记 190](#_Toc24547546)

[卷一百八　列传第四十六　国语解 192](#_Toc24547547)

# 本纪

## 卷一本纪第一　太祖上

太祖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姓耶律氏，讳亿，字阿保机，小字啜里只，契丹迭刺霞濑益石烈乡耶律弥里人。德祖皇帝长子，母曰宣简皇后萧氏。唐咸通十三年生。初，母梦日堕怀中，有娠。及生，室有神光异香，体如三岁儿，即能匍匐。祖母简献皇后异之，鞠为己子。常匿于别幕，涂其面，不令他人见。

三月能行；啐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谓左右若有神人翼卫。虽龆龀，言必及世务。时伯父当国，疑辄咨焉。既长，身长九尺，丰上锐下，目光射人，关弓三百斤。为挞马狘沙里。时小黄室韦不附，太祖以计降之。伐越兀及乌古、六奚、比沙狘诸部，克之。国人号阿主沙里。

唐天复元年，岁辛酉，痕德堇可汗立，以太祖为本部夷离堇，专征讨，连破室韦、于厥及奚帅辖刺哥，俘获甚众。冬十月，授大迭烈府夷离堇。

明年秋七月，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九月，城龙化州于潢河之南，始建开教寺。

明年春，伐女直，下之。获其户三百。九月，复攻下河东怀远等军。冬十月，引军略至蓟北，俘获以还。先是德祖俘奚七千户，徙饶乐之清河，至是创为奚迭刺部，分十三县。遂拜太祖于越、总知军国事。

明年岁甲子，三月，广龙化州之东城。九月，讨黑车子室韦，唐卢龙军节充使刘仁恭发兵数万，遣养子赵霸来拒。霸至武州，太祖谍知之，伏劲兵桃山下。遣室韦人牟里诈称其长酋所遣，约霸兵会平原。既至，四面伏发，擒霸，歼其众，乘胜大破室韦。

明年七月，复讨黑车子室韦。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遣通事康令德乞盟。冬十月，太祖以骑兵七万会克用于云州，宴酣，克用借兵以报刘仁恭木瓜涧之役，太祖许之。易袍马，约为兄弟。及进兵击仁恭，拔数州，尽徙其民以归。

明年二月，复击刘仁恭。还，袭山北奚，破之。汴州朱全忠遣人浮海奉书币、衣带、珍玩来聘。十一月，遣偏师讨奚、霫诸部及东北女直之未附者，悉破降之。十二月，痕德堇可汗殂，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曷鲁等劝进。太祖三让，从之。

元年春正月庚寅，命有司设坛于如迂王集会埚，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尊母氏为皇太后，立皇后萧氏。北宰相辖刺、南宰相耶律欧里思率群臣上尊号曰天皇帝，后曰地皇后。庚子，诏皇族承遥辇氏九帐为第十帐。

二月戊午，以从弟迭栗底为迭烈府夷离堇。是月，征黑车子室韦，降其八部。

夏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废其主，寿弑之，自立为帝，国号梁，遣使来告。刘仁恭子守光囚其父，自称幽州卢龙军节度使。秋七月乙酉，其兄平州刺史守奇率其众数千人来降，命置之平卢城。

冬十月乙巳，讨黑车子室韦，破之。

二年春正月癸酉朔，御正殿受百官及诸国使朝。辛巳，始置惕隐，曲族属，以皇北撒刺为之。河东李克用卒，子存勖袭，遣使吊慰。

夏五月癸酉，诏撒刺讨乌丸、黑车子室韦。

秋八月壬子，幽州进合欢瓜。

冬十月己亥朔，建明王楼。筑长城于镇东海口。遣轻兵取吐浑叛入室韦者。

三年春正春月，幸辽东。

二月丁酉朔，梁遣郎公远来聘。

三月，沧州节度使刘守文为弟守光所攻，遣人来乞兵讨之。

命皇弟舍利素、夷离堇萧敌鲁以兵会守文于北淖口。进至横海军近淀，一鼓破之，守光溃去。因名北淖口为会盟口。

夏四月乙卯，诏左仆射韩知古建碑龙化州大广寺以纪功德。

五月甲申，置羊城于炭山之北以通市易。

冬十月己巳，遣鹰军讨黑车子室韦，破之。西北嗢娘改部族进輓车人。

四年秋七月子戊子朔，以后兄萧敌鲁为北府宰相。后族为相自此始。

冬十月，乌马山奚库支及查刺底、锄勃德等叛，讨平之。

五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丙申，上亲征西部奚。奚阻险，叛服不常，数招谕弗听。是役所向辄下，遂分兵讨东部奚，亦平之。于是尽有奚、霫之地。东际海，南暨白檀，西逾松漠，北抵潢水，凡五部，咸入版籍。

三月，次泺河，刻石纪功。复略地蓟州。

夏四月壬申，遣人使梁。

五月，皇弟刺葛、迭刺、寅底石、安端谋反。安端妻粘睦姑知之，以告，得实。上不忍加诛，乃与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为誓而赦其罪。出刺葛为迭刺部夷离堇，封粘睦姑为晋国夫人。

秋七月壬年朔，斜离底及诸蕃使来贡。

八月甲子，刘守光僭号幽州，称燕。

冬十月戊午，置铁冶。

十一月壬午，遣人使梁。

六年春正月，以化葛为惕隐。

二月戊午，亲征刘守光。

三月，至自幽州。

夏四月，梁郢王友珪弑父自立。

秋七月丙午，亲征术不姑，降之，俘获以数万计。命弟刺葛分兵攻平州。

八月壬辰，上次恩德山。皇子李胡生。

冬十月戊寅，刺葛破平州，还，复与迭刺、寅底石、安端等反。甲申，遣人使梁致祭。壬辰，还次北阿鲁山，闻诸弟以兵阻道，引军南趋十七泺。是日燔柴。翼日，次七渡河，诸弟各遣人谢罪。上犹矜怜，许以自亲。

是岁，以兵讨两冶，以所获僧崇文等五十人归西楼，建天雄寺以居之，以示天助雄武。

七年春正月甲辰朔，以用兵免朝。晋王李存勖拔幽州，擒刘守光。甲寅，王师次赤水城，弟刺葛等乞降。上素服，乘赭白马，以将军耶律乐姑、辖刺仅阿钵为御，解兵器、肃侍卫以受之。因加慰谕。刺葛等引退，上复数遣使抚慰。

二月甲戌朔，梁均王友贞讨杀其兄史友珪，嗣立。

三月癸丑，次芦水，弟迭刺哥图为奚王，与安端拥千余骑而至，给称入觐。上怒曰：“尔曹始谋逆乱，朕特恕之，使改过自新，尚尔反覆，将不利于朕。”遂拘之。以所部分隶诸军。

而刺葛引其众至乙室堇淀，具天子旗鼓，将自立，皇太后阴遣人谕令避去。会弭姑乃、怀里阳言车驾且至，其众惊溃，掠居民北走，上以兵追之。刺葛遣其党寅底石引兵径趋行宫，焚其辎重、庐帐，纵兵大杀。皇后急遣蜀古鲁救之，仅得天子旗鼓而已。其党神速姑复劫西楼，焚明王楼。上至土河，秣马休兵，若不为意。诸将请急追之，上曰：“俟其远遁，人各怀土。怀土既切，其心必离，我军乘之，破之必矣。”尽以先所获资畜分赐将士，留夷离毕直里姑总政务。

夏四月戊寅，北追刺葛。己卯，次弥里，问诸弟面木叶山射鬼箭厌禳，乃执叛人解里向彼，亦以其法厌之。至达里淀，选轻骑追及培只河，尽获其党辎重、生口。先遣室韦及吐浑酋长拔刺、迪里姑等五人分兵伏其前路，命北宰相迪里古为先锋进击之。刺葛率兵逆战，迪里古以轻兵薄之。其弟遏古只临阵，射数十人毙，众莫敢前。相拒至晡，众乃溃。追至柴河，遂自焚其车乘庐帐而去。前遇拔刺、迪里姑等伏发，合击，遂大败之。刺葛奔溃，遗其所夺神帐于路，上见而拜奠之。所获生口尽纵归本土。其党库古只、磨朵皆面缚请罪。师次札堵河，大雨暴涨。

五月癸丑，遣北宰相迪辇率骁骑先渡。甲寅，奏擒刺葛、涅里衮阿钵于榆河，前北宰相萧实鲁、寅底石自刭不殊。遂以黑白羊祭天地。壬戌，刺葛、涅里衮阿钵诣行在，以稿索自缚，牵羊望拜。上还至大岭。时大军久出，辎重不相属，士卒煮马驹、采野菜以为食，孳畜道毙者十七八，物价十倍，器服资货委弃于楚里河，狼藉数百里，因更刺葛名暴里。丙寅，至库里，以青牛白马祭天地。以生口六百、马二千三百分赐大、小鹘军。

六月辛巳，至榆岭，以辖赖县人扫古非法残民，磔之。甲申，上登都庵山，抚其先奇首可汗遗迹，徘徊顾瞻而兴欢焉。

闻狱官涅离擅造大校，人不堪其苦，有至死者，命诛之。壬辰，次狼河，获逆党雅里、弥里，生埋之铜河南轨下。放所俘还，多为于骨里所掠。上怒，引轻骑驰击。复遣骁将分道追袭，尽获其众并掠者。庚子，次阿敦泺，以养子涅里思附诸弟叛，以鬼箭射杀之。其余党六千，各以轻重论刑。于厥掠生口者三十余人，变俾赎其罪，放归本部。至石岭西，诏收回军乏食所弃兵仗，召北府兵验而还之。以夷离堇涅里衮附诸弟为叛，不忍显戮，命自投崖而死。

秋八月己卯，幸龙眉宫，轘逆党二十九人，以其妻女赐有功将校，所掠珍宾、孳畜还主，亡其本物者，命责偿其家；不能偿者，赐以其部曲。

九月壬戌，上发自西楼。

冬十月庚午，驻赤崖。戊寅，和州回鹘来贡。癸未，乙室府人迪里古、迷骨离部人特里以从逆诛。诏群臣分决滞讼，以韩知古录其事，只里姑掌捕亡。

十一月，祠木叶山。还次昭乌山，省风俗，见高年，议朝政，定吉凶仪。

十二月戊子，燔柴于莲花泺。

八年春正月甲辰，以曷鲁为迭刺部夷离堇，忽烈为惕隐。

于骨里部人特离敏执逆党怖胡、亚里只等十七人来献，上亲鞫之。辞多连宗及有胁从者，乃杖杀首恶怖胡，余并原释。于越率懒之子化哥屡奸谋，上每优容之，而反覆不悛，召父老群臣正其罪，并其子戮之，分其财以给卫士。有司所鞫逆党三百人，狱既具，上以人命至重，死不复生，赐宴一日，随其平生之好，使为之。酒酣，或歌、或舞、或戏射、角牴，各极其意。明日，乃以轻重刑。首恶刺葛，其次迭刺哥，上犹弟之，不忍置法，杖而释之。以寅底石、安端性本庸弱，为刺葛所使，皆释其罪。

前于越赫底里子解里、刺葛妻辖刺已实预逆谋，命皆绞杀之。寅底石妻涅离胁从，安端妻粘睦姑尝有忠告，并免。因谓左右曰：“诸弟性虽敏黠，而蓄奸稔恶。尝自矜有出人之智，安忍凶狠，谿壑可塞而贪黩无厌。求人之失，虽小而可恕，谓重如泰山；身行不义，虽入大恶，谓轻于鸿毛。昵比群小，谋及妇人，同恶相济，以危国祚。虽欲不败，其可得乎？北宰相实鲁妻余卢睹姑于国至亲，一旦负朕，从于叛逆，未置之法而病死，此天诛也。解里自幼与朕常同寝食，眷遇之厚，冠于宗属，亦与其父背大恩而从不轨，兹可恕乎。”

秋七月丙申朔，有司上诸帐族与谋逆者三百余人罪状，皆弃市。上叹曰：“致人于死，岂朕所欲。若止负朕躬，尚可容贷。此曹恣行不道，残害忠良，涂炭生民，剽掠财产。民间昔有万马，今皆徒小，有国以来所未尝有。实不得已而诛之。”

冬十月甲子朔，建开皇殿于明王楼基。

九年春正月，乌古部叛，讨平之。

夏六月，幽州军校齐行本举其族及其部曲男女三千人请降，诏授检校尚书、左仆射，赐名兀欲，给其廪食。数日亡去，幽帅周德威纳之。及诏索之，德威语不逊，乃议南证。

冬十月戊申，钩鱼于鸭渌江。新罗遣使贡方物，高丽遣使进宝剑，吴越王钱镠遣滕彦休来贡。

是岁，君基太一神数见，诏图其像。

神册元年春二月丙戌朔，上在龙化州，迭烈部夷离堇耶律曷鲁等率百僚请上尊号，三表乃允。丙申，群臣及诸属国筑坛州东，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初，阙地为坛，得金铃，因名其地曰金铃冈。坛侧满林曰册圣林。

三月丙辰，以迭烈部夷离堇曷鲁为阿庐朵里于越，百僚进秩、颁赉有差，赐酺三日，立子倍为皇太子。夏四月乙酉朔，晋幽州节度使卢国用来降，以为幽州兵马留后。甲辰，梁遣郎公远来贺。

六月庚寅，吴越王遣滕彦休来贡。

秋七月壬申，亲征突阙、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俘其酋长及其户万五千六百，铠甲、兵仗、器服九十余万，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

八月，拔朔州，擒节度使李嗣本。勒石纪功于青冢南。

冬十月癸未朔，乘胜而东。

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斩首万四千七百余级。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遂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置西南面招讨司，选有功者领之。其围蔚州，敌楼无故自坏，众军大噪乘之，不逾时而破。时梁及吴越二使皆在焉，诏引环城观之，因赐滕彦休名曰述吕。

十二月，收山北八军二年春二月，晋新州裨将户文进杀节度使李存矩来降。进攻其城，刺史安金全遁，以文进部将刘殷为刺史。

三月辛亥，攻幽州，节度使周德威以幽、并、镇、定、魏五州之兵拒于居庸关之西，合战于新州东，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杀李嗣恩之子武八。以后弟阿骨只为统军，实鲁为先锋，东出关略燕、赵，不遇敌而还。己未，于骨里叛，命室鲁以兵讨之。夏四月壬午，围幽州，不克。

六月乙巳，望城中有气如烟火状，上曰：“未可攻也。”

以大暑霖潦，班师。留曷鲁、卢国用守之。刺葛与其子赛保里叛入幽州。

秋八月，李存勖遣李嗣源等救幽州，曷鲁等以兵少而还。

三年春正月丙申，以皇弟安端为大内惕隐，命攻云州及西南诸部。

二月，达旦国来聘。癸亥，城皇都，以礼部尚书康默记充版筑使。梁遣使来聘。晋、吴越、渤海、高丽、回鹘、阻卜、党项及幽、镇、定、魏、潞等州各遣使来贡。

夏四月乙巳，皇弟迭烈哥谋叛，事觉，知有罪当诛，预为营圹，而诸戚请免。上素恶其弟寅底石妻涅里衮，乃曰：“涅里衮能代其死，则从。”涅里衮自缢圹中，并以奴女古、叛人曷鲁只生瘗其中。遂赦迭烈哥。

五月乙亥，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

秋七月乙酉，于越曷鲁薨，上震悼久之，辍朝三日，赠赙有加。冬十二月庚子朔，幸辽阳故城。辛丑，北府宰相萧敌鲁薨，戊午，以于越曷鲁弟污里轸为迭烈部夷离堇，萧阿古只为北府宰相。甲子，皇孙隈欲生。

## 卷二本纪第二　太祖下

四年春正月丙申，射虎东山。

二月丙寅，修辽阳故城，以汉民、渤海户实之，改为东平郡，置防御使。

夏五月庚辰，至自东平郡。

秋八月丁酉，谒孔子庙，命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

九月，征乌古部，道闻皇太后不豫，一日驰六百里还，侍太后，病间，复还军中。

冬十月丙午，次乌古部，天大风雪，兵不能进，上祷于天，俄顷而霁。命皇太子将先锋军进击，破之，俘获生口万四千二百，牛马、车乘、庐帐、器物二十余万。自是举部来附。

五年春正月乙丑，始制契丹大字。

夏五月丙寅，吴越王复遣滕彦休贡犀角、珊瑚，授官以遣。

庚辰，有龙见于拽刺山阳水上，上射获之，藏其骨内府。

闰六月丁卯，以皇弟苏为惕隐，康默记为夷离毕。

秋八月己未朔，党项诸部叛。辛未，上亲征。

九月己丑朔，梁遣郎公远来聘。壬寅，大字成，诏颁行之。

皇太子率迭刺部夷离堇污里轸等略地云内、天德。

冬十月辛未，攻天德。癸酉，节度使宋瑶降，赐弓矢、鞍马、旗鼓，更其军曰应天。甲戌，班师。宋瑶复叛。丙子，拔其城，擒宋瑶，俘其家属，徙其民于阴山南。

十二月己未，师还。

六年春正月丙午，以皇弟苏为南府宰相，迭里为惕隐。南府宰相，自诸弟构乱，府之名族多四罹其祸，故其位久虚，以锄得部辖得里、只里古摄之。府中数请择任宗室，上以旧制不可辄变；请不已，乃告于宗庙而后授之。宗室为南府宰相自此始。

夏五月丙戌朔，诏定法律，正班爵。丙申，诏画前代直臣像为《招谏图》，及诏长吏四孟月询民利病。

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癸丑朔，晋新州防御使王郁以所部山北兵马内附。

丙子，上率大军入居庸关。

十一月癸卯，下古北口。丁未，分兵略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

十二月癸丑，王郁率其众来朝，上呼郁为子，赏赉甚厚，而徙其众于潢水之南。庚申，皇太子率王郁略地定州，康默记攻长芦。唐义武军节度使王笮直养子都囚其父，自称留后。癸亥，围涿州，有白免缘垒而上，是日破其郛。癸酉，刺史李嗣弼以城降。乙亥，存勖至定州，王都迎谒马前。存勖引兵趋望都，遇我军秃馁五千骑，围之，存勖力战数四，不解。李嗣昭领三百骑来救，我军少却，存勖乃得出，大战，我军不利，引归。存勖至幽州，遣二百骑蹑我军后，我军反击，悉擒之。己卯，还次檀州，幽人来袭，击走之，擒其裨将。诏徙檀、顺民于东平、渖州。

天赞元年春二月庚申，复徇幽、蓟地。癸酉，诏改元，赦军前殊死以下。夏四月甲寅，攻蓟州。戊年，拔之，擒刺史胡琼，以卢国用、涅鲁古典军民事。壬戌，大飨军士。癸亥，李存勖围镇州，张文礼求援，命郎君迭烈、将军康末怛往击，败之，杀其将李嗣昭。辛未，攻石城县，拔之。

五月丁未，张文礼卒，其子处瑾遣人奉表来谢。

六月，遣鹰军击西南诸部，以所获赐贫民。

冬十月甲子，以萧霞的为北府宰相。分迭刺部为二院：斜涅赤为北院夷离堇，绾思为南院夷离堇。诏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立两节度使以统之。

十一月壬寅，命皇子尧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略地蓟北。

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帅尧骨克平州，获刺史赵思温、裨将张崇。

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为卢龙军。置节度使。

三月戊寅。军于箭笴山，讨叛奚胡损，获之，射以鬼箭。

诛其党三百人，沉之狗河。置奚堕瑰部，以勃鲁恩权总其事。

夏四月己酉，梁遣使来聘，吴越王遣使来贡。癸丑，命尧骨攻幽州，迭刺部夷离堇觌烈徇山西地。庚申，尧骨军幽州东，节度使符存审遣人出战，败之。擒其将裴信父子。

闰月庚辰，尧骨抵镇州。壬午，拔曲阳。丙戌，下北平。

是月，晋王李存勖即皇帝位，国号唐。

五月戊午，尧骨师还。癸亥，大飨军士，赏赉有差。

六月辛丑，波斯国来贡。

秋七月，前北府宰相萧职阿古只及王郁徇地燕、赵。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己卯，唐兵灭梁。

三年春正月，遣兵略地燕南。

夏五月丙午，以惕隐迭里为南院夷离堇。是月，徙蓟州民实辽州地。渤海杀其刺史张秀实而掠其民。六月乙酉，召皇后、皇太子、大元帅及二宰相、诸部头等诏曰：“上天降监，惠及丞民。圣主明王，万载一遇。朕既上承天命，下统群生，每有征行，皆奉天意。是以机谋在己，取舍如神，国令既行，人情大附。舛论归正，遐迩无愆。可谓大含溟海，安纳泰山矣。自我国之经营，为群方之父母。宪章斯在，胤嗣何忧？升降有期，去来在我。良筹圣会，自有契于天人；众国群王，岂可化其凡骨？三年之后，岁在丙戌，时值初秋，必有归处。然未终两事，岂负亲诚？日月非遥，戒严是速。”

闻诏者皆惊惧，莫识其意。是日，大举征吐浑、党项、阻卜等部。诏皇太子监国，大元帅尧骨从行。

秋七月辛亥，曷刺等击素昆那山东部族，破之。

八月乙酉，至乌孤山，以鹅祭天。甲午，次古单于国，登阿里典压得斯山，以麃鹿祭。

九月丙申朔，次古加鹘城，勒石纪功。庚子，拜日于蹛林。

丙午，遣骑攻阻卜。南府宰相苏、南院夷离堇迭里略地西南。

乙卯，苏等献俘。丁已，凿金河水，取乌山石，辇致潢河、木叶山，以示山川朝海宗狱之意。癸亥，大食国来贡。甲子，诏砻辟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是月，破胡母思山诸蕃部，次业得思山，以赤牛青马祭天地。回鹘霸里遣使来贡。冬十月丙寅朔，猎寓乐山，获野兽数千，以充军食。丁卯，军于霸离思山。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

十一月乙未朔，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射虎于乌刺邪里山，抵霸室山。六百余里且行且猎，日有鲜食，军士皆给。

四年春正月壬寅，以捷报皇后、皇太子。

二月丙寅，大元帅尧骨略党项。丁卯，皇后遣康末怛问起居，进御服、酒膳。乙亥，萧阿古只略燕、赵还，进牙旗兵仗。

辛卯，尧骨献党项俘。

三月丙申，飨军于水精山。

夏四月甲子，南攻小蕃，下之。皇后、皇太子迎谒于札里河。癸酉，回鹘乌母主可法遣使贡谢。

五月甲寅，清暑室韦北陉。

秋九月癸巳，至自西征。

冬十月丁卯，唐以灭梁来告，即遣使报聘。庚辰，日本国来贡。辛巳，高丽国来贡。

十一月丁酉，幸安国寺，饭僧，赦京师囚，纵王坊鹰鹘。

己酉，新罗国来贡。

十二月乙亥，诏曰：“所谓两事，一事已毕，惟渤海世急未雪，岂宜安驻。”乃举兵亲征渤海大諲譔。皇后、皇太子、大元帅尧骨皆从。

闰月壬辰，祠木叶山。壬寅以青牛白马祭天地于乌山。己酉，次撒葛山，射鬼箭。丁巳，次商岭，夜围扶余府。

天显元年春正月己未，白气贯日。庚申，拔扶余城，诛其守将。丙寅，命惕隐安端、前北府宰相萧阿古只等将万骑为先锋，遇諲譔老相兵，破之。皇太子、大元帅尧骨、南府宰相苏、北院夷离堇斜涅赤，南院夷离堇迭里是夜围忽汗城。己巳，諲譔请降。庚午，驻军于忽汗城南。辛未，諲譔素服，稿索牵羊，率僚属三百余人出降。上优礼而释之。甲戌，诏谕渤海郡县。

丙子。遣近待康末怛等十三人入城索兵器，为逻卒所害。丁丑，諲譔复叛，攻其城，破之。驾幸城中，諲譔请罪马前。诏以兵卫諲譔及族属以出。祭告天地，复还军中。

二月庚寅，安边、鄚颉、南海、定理等府及诸道节度、刺史来朝，慰劳遣之。以所获器币诸物赐将士。壬辰，以青牛白马祭天地。大赦，改元天显。以平渤海遣使报唐。甲午，复幸忽汗城，阅府库物，赐从臣有差。以奚部长勃鲁恩、王郁自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从征有功，优加赏赍。丙午，改渤海国为东丹，忽汗城为天福。册皇太子倍为人皇王以主之。以皇弟迭刺为左大相，渤海老相为右大相，渤海司徒大素贤为左次相，耶律羽之为右次相。赦其国内殊死以下。丁未，高丽、濊貊、铁骊、鞨霫来贡。

三月戊午，遣夷离毕康默记、左付射韩延徽攻长岭府。甲子，祭天。丁卯，幸人皇王宫。己巳，安边、鄚颉、定理三府叛，遣安端讨之。丁丑，三府平。壬午，安端献俘，诛安边府叛帅二人。癸未，宴东丹国僚佐，颁赐有差。甲申，幸天福城。

乙酉，班师，以大諲譔举族行。

夏四月丁亥朔，次伞子山。辛卯，人皇王率东丹国僚属辞。

是月，唐养子李嗣源反，郭存谦弑其主存勖，嗣源遂即位。

五月辛酉，南海、定理二府复叛，大元帅尧骨讨之。

六月丁酉，二府平。丙午，次慎州，唐遣姚坤以国哀来告。

秋七月丙辰，铁州刺史卫钧反。乙丑，尧骨攻拔铁州。庚午，东丹国左大相迭刺卒。辛未，卫送大諲譔于皇都西，筑城以居之。赐諲譔曰乌鲁古，妻曰阿里只。卢龙行军司马张崇叛，奔唐。甲戌，次扶余府，上不豫。是夕，大星陨于幄前。辛巳平旦，子城上见黄龙缭绕，可长一里，光耀夺目，入于行宫，有紫黑气蔽天，逾日乃散。是日，上崩，年五十五。天赞三年上所谓“丙戌秋初，必有归处”，至是乃验。壬午，皇后称制，权决军国事。

八月辛卯，康默记等攻下长岭府。甲午，皇后奉梓宫西还。

壬寅，尧骨讨平诸州，奔赴行在。乙巳，人皇王倍继至。

九月壬戌，南府宰相苏薨。丁卯，梓宫至皇都，权殡于子城西北。己巳，上谥升天皇帝，庙号太祖。

冬十月，卢龙军节度使卢国用叛，奔于唐。

十一月丙寅，杀南夷离堇耶律迭里、郎君耶律匹鲁等。

二年八月丁酉，葬太祖皇帝于祖陵，置祖州天城军节度使以奉陵寝。统和二十六年七月，进谥大圣大明天皇帝。重熙二十一年九月，加谥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太祖所崩行宫在扶余城西南雨河之间，后建升天殿于此，而以扶余为黄龙府云。

赞曰：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奇首生都庵山，徙潢河之滨，传至雅里，始立制度，置官属，刻木为契，穴地为牢。让阻午而不肯自立。雅里生毗牒。

与黄室韦挑战，矢贯数札，是为懿祖。懿祖生匀德实，始教民稼穑，善畜牧，国以殷富，是为玄祖。玄祖生撒刺的，仁民爱物，始置钱冶，教民鼓铸，是为德祖，即太祖之父也。世为契丹遥辇氏之夷离堇，执其政柄。德祖之弟述澜，北征于厥、室韦，南略易、定、奚、霫，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已有广土众民之志。而太祖受可汗之禅，遂建国。东征西讨，如折枯拉朽。东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绝大漠，信威万里，历年二百，岂一日之故哉。周公诛管、蔡，人未有能非之者。刺葛、安端之乱，太祖既贷其死而复用之，非人君之度乎？旧史扶余之变，亦异矣夫！

## 卷三本纪第三　太宗上

太宗孝武惠文皇帝，讳备光，字德谨，小字尧骨。太祖第二子，母淳钦皇后萧氏。唐天复二年生，神光异常，猎者获白鹿、白鹰，人以为瑞。及长，貌严重而性宽仁，军国之务多所取决。天赞元年，授天下兵马大元帅，事诏统六军南徇地。明年，下平州，获赵思温、张崇。回破箭笴山胡逊奚，诸部悉降。复以兵掠镇、定，所至皆坚壁不敢战。师次幽州，符存审拒于州南，纵兵邀击，大破之，擒裨将裴信等数十人。及从太祖破于阙里诸部，定河堧党项，下山西诸镇，取回鹘单于城，东平渤海，破达卢古部，东西万里，所向皆有功。

天显元年七月，太祖崩，皇后摄军国事。

明年秋，治祖陵毕。冬十一月壬戌，人皇王倍率群臣请于后曰：“皇子大元帅勋望，中外攸属，宜承大统。”后从之。

是日即皇帝位。癸亥，谒太祖庙。丙寅，行柴册礼。戊辰，还都。壬申，御宣政殿，群臣上尊号曰嗣圣皇帝。大赦。有司请改元，不许。十二月庚辰，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应天皇太后，立妃萧氏为皇后。礼毕，阅近侍班局。辛已，诸道将帅辞归镇。己丑，祀天地。庚寅，遣使谕诸国。辛卯，阅群于近效。戊戌，女直遣使来贡。壬寅，谒太祖庙。甲辰，阅旗鼓、客省诸局官属。丁未，诏选遥辇氏九帐子弟可任官者。

三年春正月己酉，阅北克兵籍。庚戌，阅南克兵籍。丁巳，阅皮室、拽刺、墨离三军。己未，黄龙府罗涅河女直、达卢古来贡。庚午，以王郁为兴国军节度使，守中书令。

二月，幸长泺。已亥，惕隐涅里衮进白狼。辛丑，达卢古来贡。三月乙卯，东蒐。癸亥，猎羖劷山。乙丑，猎松山。唐义武军节度使王都遣人以定州来归。唐主出师讨之，使来乞援，命奚秃里铁刺往救之。

四月戊寅，东巡。己卯，祭麃鹿神。丁亥，于猎所纵公私取羽毛革木之材。甲午，取箭材赤山。丙申，猎三山。铁刺败唐将王晏球于定州。唐兵大集，铁刺请益师。辛丑，命惕隐涅里衮、都统查刺赴之。

五月丙午，建天膳堂。猎索刺山。戊申，至自猎。丁卯，命林牙突吕不讨乌古部。己巳，女直来贡。

六月己卯，行瑟瑟礼。

秋七月丁未，突吕不献讨乌古捷。壬子，王都奏唐兵破定州，铁刺死之，涅里衮、查刺等数十人被执。上以出师非时，甚悔之，厚赐战殁将校之家。庚午，有事于太祖庙。

八月丙子，突厥来贡。庚辰，诏建《应天皇太后诞圣碑》于仪坤州。

九月己卯，突吕不遣人献讨乌古俘。癸未，诏分赐群臣。

己丑，幸人皇王倍第。庚寅，遣人使唐。辛卯，再幸人皇王第。

癸巳，有司请以上生日为天授节，皇太后生日为永宁节。

冬十月癸卯朔，以永宁节，上率群臣上寿于延和宫。己酉，谒太祖庙。唐遣使遗玉笛。甲子，天授节，上御五鸾殿受群臣及诸国使贺。

十一月丙子，鼻骨德平贡。辛丑，自将伐唐。

十二月癸卯，祭天地。庚戌，闻唐主复遣使平聘，上问左右，皆曰：“唐数遣使来，实畏威也。未可轻举，观衅而动可也。”上然之。甲寅，次杏埚，唐使至，遂班师。时人皇王在皇都，诏遣耶律羽之迁东丹民以实东平。其民或亡入新罗、女直，因诏困乏不能迁者，许上国富民给赡而隶属之。升东平郡为南京。

四年春正月壬申朔，宴群臣及诸国使，观俳优角抵允。己卯，如瓜埚。

二月庚戌，阅遥辇氏户籍。

三月甲午，望祀群神。

夏四月辛亥，至自瓜埚。壬子，谒太祖庙。癸丑，谒太祖行宫。甲寅，幸天城军，谒祖陵。辛酉，人皇王倍来朝。癸亥，录囚。五月癸酉，谒二仪殿，宴群臣。女直来贡。戊子，射柳于太祖行宫。癸巳，行瑟瑟礼。

六月丙午，突吕不献乌古俘。戊申，分赐将士。己酉，西巡。己未，选轻骑数千猎近山。癸亥，驻跸凉陉。

秋七月庚辰，观市，曲赦系囚。甲午，祠太祖而东。

八月辛丑，至自凉陉，谒太祖庙。癸卯，幸人皇王第。己酉，谒太祖庙。

九月庚午，如南京。戊寅，祠木叶山。己卯，行再生礼。

癸巳，至南京。

冬十月壬寅，幸人皇王第，宴群臣。甲辰，幸诸营，阅军籍。庚戌，以云中郡县未下，大阅六军。甲子，诏皇弟李胡帅师趣云中讨郡县之未附者。

十一月丙寅朔，以出师告天地。丁卯，饯皇弟李胡于西郊。

壬申，命大内惕隐告出师于太祖行宫。甲申，观渔三叉口。

十二月戊申，女直来贡。戊午，至自南京。

五年春正月庚午，皇弟李胡拔寰州捷至。甲午，朝皇太后。

二月己亥，诏修南京。癸卯，李胡还自云中，朝于行在。

丙午，以先所俘渤海户赐李胡。丙辰，上与人皇王朝皇太后。

太后以皆工书，命书于前以观之。辛酉，召群臣议军国事。

三月丙寅，朝皇太后。丁卯，皇弟李胡请赦宗室舍利郎君以罪系狱者，诏从之。己巳，幸皇叔安端第。辛未，人皇王献白纻。乙亥，册皇弟李胡为寿昌皇太弟，兼天下兵马大元帅。

壬午，以龙化州节度使刘居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乙酉，宴人皇王僚属便殿。庚寅，驾发南京。

夏四月乙未，诏人皇王先赴祖陵谒太祖庙。丙辰，会祖陵。

人皇王归国。

五月戊辰，诏修哀潭离宫。乙酉，谒太祖庙。

六月己亥，射柳于行在。乙卯，如沿柳湖。丁巳，拜太祖御容于明殿。己未，敌烈德产贡。

秋七月壬申，乌石来贡。戊子，荐时果于太祖庙。

八月丁酉，以大圣皇帝、皇后宴寝之所号日月宫，因建《日月碑》。丙午，如九层台。

九月己卯，诏舍利普宁抚慰人皇王。庚辰，诏置人皇王仪卫。丁亥，至自九层台，谒太祖庙。

冬十月戊戌，遣使赐人丘王胙。癸卯，建《太祖圣功碑》于如迂正集会埚。甲辰，人皇王进玉笛。

十一月戊寅，东丹奏人皇王浮海过唐。

六年春正月甲子。西南边将以慕化辖戞期国人来。乙丑，敌烈德来贡。丁卯，如南京。

三月辛未，召大臣议军国事。丁亥，人皇王倍妃萧氏率其国僚属来见。

夏四月己酉，唐遣使来聘。是月置中台省于南京。

五月乙丑，祠木叶山。乙亥，至自南京。壬午，谒太祖陵。

闰月庚寅，射柳于近郊。

六月壬申，如凉陉。壬午，乌古来贡。

秋七月丁亥，女直来贡。己酉，命将校以兵南略。壬子，荐时果于太祖庙。东幸。

八月庚申，皇子述律生，告太祖庙。辛巳，鼻骨德平贡。

九月甲午，诏修京城。

冬十月丁丑，铁骊来贡。

十一月乙酉，唐遣使来聘。

十二月甲寅朔，祭太祖庙。丙辰，遣人以诏赐唐卢龙军节度使赵德钧。

七年春正月壬辰，征西将军课里遣拽刺铎括奏军事。己亥，唐遣使来聘。癸卯，遣人使唐。戊申，祠木叶山。

二月壬申，拽刺迪德使吴越还，吴越王遣使从，献宝器。

复遣使持币往报之。三月己丑，林牙迪离毕指斥乘舆，囚之。

丁未，遣使诸国。戊申，以率群臣朝于皇太后。

夏四月甲戌，唐遣使来聘，致人皇王倍书。己卯，女直来贡。

五月壬午朔，幸祖州，谒太祖陵。

六月戊辰，御制《太祖国碑》。戊寅，乌古、敌烈德来贡。

庚辰，观角抵戏。

秋七月辛巳朔，赐中外官吏物有差。癸未，赐高年布帛。

丙戌，召群臣耆老议政。壬辰，唐遣使遣红牙笙。癸已，使复至，惧报定归之役也。壬寅，唐卢龙军节度使赵德钧遣人进时果。丁未，荐新于太祖庙。

八月壬戌，捕鹅于油柳湖，风雨暴至，舟覆，溺死者六十余人，命存恤其家，识以为戒。戊辰，林牙迪离毕逸囚，复获而鞫之，知其事本诬构，释之。

九月庚子，阻卜来贡。

冬十月乙卯，唐遣使来聘。己巳，遣使云中。

十一月丁亥，遣使存问获里国。丁未，阻卜贡海东青鹘三十连。十二月辛亥，以叛人泥离衮家口分赐群臣。丁巳，西狩，驻跸平地松林。

八年春正月戊子，女直来贡。庚子，命皇太弟李胡、左威卫上将军撒割率兵伐党项。癸卯，上亲饯之。

二月辛亥，吐谷浑、阻卜来贡。乙卯，克实鲁使唐珲，以附献物分赐群臣。

三月辛卯，皇太弟讨党项胜还，宴劳之。丙申，唐遣使请罢征党项兵，上以战捷及党项已听命报之。

夏四月戊午，党项来贡。

五月己丑，猎独牛山，惕隐迪辇所乘内厩骝马毙，因赐名其山曰骝山。戊戌，如沿柳湖。

六月甲寅，阻来贡。甲子，回鹘阿萨兰来贡。

秋七月戊寅，行纳后礼。癸未，皇子提离古生。丁亥，铁骊、女直、卜来贡。

冬十月乙巳，阻卜来贡。丙午，至自沿柳湖。辛亥，唐遣使来聘。己未，遣拔刺使唐。辛未，乌古吐鲁没来贡。

十一月辛丑，太皇太后崩，遣使告哀于唐及人皇王倍。是月，唐主嗣源殂，子从厚立。十二月丁卯，党项来贡。

九年春正癸酉，渔于土河。丙申，党项贡驼、鹿。己亥，南京进白獐。

闰月戊午，唐遣使告哀，即日遣使吊祭。壬戌，东幸。女直来贡。

二月壬申，祠木叶山。戊寅，葬太皇太后于德陵。前二日，发丧于菆殿，上且衰服以送。后追谥宣简皇后，诏建碑于陵。

三月癸卯，女直来贡。

夏四月，唐李从珂弑其主自立。人皇王倍自唐上书请讨。

五月甲辰，如沿柳湖。癸丑，女直来贡。大星书陨。

六月己巳朔，鼻骨德来贡。辛未，唐李从厚谢吊祭所遣使初至阙。

秋八月壬午，自将南伐。乙酉，拽刺解里手接飞雁，上异之，因以祭天地。

九月庚子，西南星陨如雨。乙卯，次云州。丁巳，拔河阴。

冬十月丁亥，略地灵丘，父老进牛酒犒师。

十一月辛丑，围武州之阳城。壬寅，阳城降。癸卯，洼只城降，括所俘丁壮籍于军。

十二月壬辰，皇子阿钵撒葛里生，皇后不豫。是月驻跸百湖之西南。

十年春正月戊申，皇后崩于行在。

二月戊寅，百僚请加追谥，不许。辛巳，宰相涅里衮谋南奔，事觉，执之。

三月戊午，党项来贡。

夏四月，吐谷浑酋长退欲德率众内附。丙戌，皇太后父族及母前夫之族二帐并为国舅，以萧缅思为尚父领之。己丑，录囚。五月甲午朔，始制服行后丧。丙午，葬于奉陵。上自制文，谥曰彰德皇后。癸丑，以舍利王庭鹗为龙化州节度使。

六月乙丑，吐浑来贡。辛未，幸品不里淀。

秋七月乙卯，猎南赤山。

冬十一月丙午，幸弘福寺为皇后饭僧，见观音画像，乃大圣皇帝、应天皇后及人皇王所施，顾左右曰：“昔与父母兄弟聚观于此，岁时未几，今我独来！”悲叹不已。乃自制文题于壁，以极追感之意。读者悲之。

十二月庚辰，如金瓶泺，遣拽刺化哥、窟鲁里、阿鲁扫姑等捉生敌境。

十一年春正月，钩鱼于土河。庚申，如潢河。

三月庚寅朔，女直来贡。

夏四月庚申，谒祖陵。戊辰，还都，谒太祖庙。辛未，燕民之复业者陈汴州事宜。癸酉，女直诸部来贡。癸未，赐回鹘使衣有差。

五月戊戌，清暑沿柳湖。

六月戊午朔，鼻骨德来贡。乙酉，吐谷浑来贡。

秋七月辛卯，乌古来贡。壬辰，蒲割（宁页）公主率三河乌古来朝。丙申，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其主所讨，遣赵莹因西南路招讨卢不姑求救，上白太后曰：“李从珂弑君自立，神人共怒，宜行天讨。”时赵德钧亦遣使至，河东复遣桑维翰来告急，遂许兴师。

八月己未，遣萧辖里报河东师期，丙寅，吐谷浑来贡。庚午，自将以援敬瑭。

九月癸巳，有飞鴜自坠而死，南府夷离堇曷鲁恩得之以献。

卜之，吉。上曰：“此从珂自灭之兆也！”丁酉，入雁门。戊戌，次忻州，祀天地。己亥，次太原。庚子，遣使谕敬瑭曰：“朕兴师远来，当即与卿破贼。”会唐将高行周、符彦卿以兵来拒，遂勒兵陈于太原。及战，佯为之却。唐将张敬达、杨光远又阵于西，未成列，以兵薄之。面蚝周、彦卿为伏兵所断，首尾不相救。敬达、光远大败，弃仗如山，斩首数万级。敬达走保晋安寨，夷离堇的鲁与战，死之。敬瑭率属来见，上执手抚慰之。癸卯，围晋安。甲辰，以的鲁子徒离骨嗣为夷离堇，仍以父字为名，以旌其忠。南宰相鹘离底、奚监军寅你已、将军陪阿临陈退懦，上召切责之。

冬十月甲子，封敬瑭为晋王，幸其府。敬瑭与妻李率其亲属捧觞上寿。初围晋安，分遣精兵守其要害，以绝援兵之咱。

而李从珂遣赵延寿以兵二万屯围柏谷，范延广以兵二万吨辽州，幽州赵德钧以所部兵万余由上党趋延寿军，合势进击。知此有备，皆逗留不进，从珂遂将精骑三万出次河阳，亲督诸军。

然知其不救，但日酣饮悲歌而已。丁卯，召敬瑭至行在所，赐坐。上从容语之曰：“吾三千里举兵而来，一战而胜，殆天意也。观汝雄伟弘大，宜受兹南土，世为我藩辅。”遂命有司设坛晋阳，备礼册命。

十一月丁酉，册敬瑭为大晋皇帝。自戊戌至戊申，候骑雨奏南有兵至，复奏西有兵至。命惕隐迪辇洼拒之。唐将张敬达在围八十余日，内外隔绝，军储殆尽，至濯马粪、屑木以饲马，马饥至自相啖其鬃尾，死则以充食。光远等劝敬达出降，敬达曰：“吾有死而已。尔欲降，宁斩吾首以降。”

闰月甲子，杨光远、安审琦杀敬达以降。上闻敬达至死不变，谓左右曰：“凡为人臣，当如此也！”命以礼葬。所降军士及马五千匹以赐晋帝。丙寅，祀天地以告成功。庚午，佧射萧酷古只奏赵德钧等诸援兵将遁，诏夜发兵追击。德钧等军皆投戈弃甲，自知蹂践，挤于川谷者不可胜纪。仍命皇太子驰轻骑险要，追及步兵万余，悉降之。辛未，兵度团柏谷，以酒肴祀天地。俄追及德钧父子，乃率众降。次潞州，召诸将议，皆请班师，从之。命南宰相解领、鹘离底、奚监军寅你已、将军陪阿先还。壬申，惕隐洼、林牙迪离毕来献俘。晋帝辞归，上与宴饮。酒酣，执手约为父子。以白貂裘一、厩马二十、战马千二百饯之。命迪离毕将五千骑送入洛。临别，谓之曰：“朕留此，候乱定乃还耳。”辛巳，晋帝至河阳，李从珂穷蹙，召人皇王倍同死，不从，遣人杀之，乃举族自焚。诏收其士率战殁者瘗之汾水上，以为京观。晋命桑维翰为文，纪上功德。

十二月乙酉朔，遣近待挞鲁存瓿晋帝。丙戌，以晋安所获分赐将校。戊子，遣使驰奏皇太后，及报诸道师还。庚寅，发太原。辛卯，闻晋帝入洛，遣郎君解里德抚问。壬辰，次细河，阅降将赵德钧父子兵马。戊戌，次雁门，以沙太保所部兵分隶诸将。庚戌，幸应州。癸丑，唐大同、彰国、振武三节度使迎见，留之不遣。

十二年春正月丙辰，次堆子口。唐大同军节度判官吴峦闭城拒命，遣崔廷勋围其城。庚申，上亲征，至城一，峦降。辛酉，射鬼箭于云州北。壬戌，祀天地。癸亥，遣国舅安端发奚西部民各还本土。丙寅，皇太后遣侍卫实鲁趣行，是夕，率轻骑先进。丁丑，皇子述律迎谒于滦河，告国太祖行宫。戊寅，朝于皇太后，进珍玩为寿。

二月丁亥，以军前所获俘叛入幽州者皆斩之。壬寅，诏诸部休养士卒。癸卯，晋遣唐所掠郎君刺哥、文班吏萧嗀里还朝。

三月庚申，晋遣使来贡。丁卯，晋天雄军节茺使范延广潜遣人请内附，不纳。己巳，遣郎君的烈古、梅里迭烈使晋。壬午，晋使及诸国使来见。

夏四月甲申，地震。幸平地松林，观潢水源。五月甲寅，幸频跸淀。壬申，震开皇殿。

六月甲申，晋遣户部尚书聂延祚等请上尊号，及归雁门以北与幽、蓟之地，仍岁贡帛三十万足，诏不许。庚戌，侍中列率言，范延广叛晋，引兵南向。

秋七月辛亥朔，诏诸部治兵甲。癸丑，幸怀州，谒奉陵。

甲子，晋遣使来告范延广反。庚午，遣耶律哀古里使晋议军画。

八月癸未，晋遣使复请上尊号，不许。庚寅，晋及太原刘知远、南唐李嚈各遣使来贡。庚子，晋遣使以都汴及范延广降来告。九月壬子，鼻骨德来贡。庚申，遣直里古使晋及南唐。癸亥，术不姑、女直来贡。辛未，遣使高丽。铁骊。癸酉，回鹘来贡。冬十月庚辰朔，皇太后永宁节，晋及回鹘、敦煌诸国皆遣使来贺。壬午，诏回鹘使胡离只、阿刺保，问其风俗。丁亥，诸国使还，就遣蒲里骨皮室胡末里使其国。

十一月己未，遣使求医于晋。丁卯，铁骊来贡。

十二月甲申，东幸，祀木叶山。己丑，医来。

## 卷四本纪第四　太宗下

会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晋及诸国遣使来贺。晋使且言已命和凝撰《圣德神功碑》。戊辰，遣人使晋。

二月壬午，室韦进白麃。戊子，铁骊来贡。丁酉，猎松山。

戊戌，幸辽河东。丙申，上思人皇王，遣惕隐率宗室以下祭其行宫。丁未，诏增晋使所经供亿户。

三月壬戌，将东幸，三克言农务方兴，请减辎重，促还朝，从之。丙寅，女直来贡。癸酉，东幸。

夏四月戊寅朔，如南京。甲申，女直来贡。乙酉，幸温泉。

己丑，还宫，朝于皇太后。丁酉，女直贡弓矢。己亥，西南边大详稳耶律鲁不古奏党项捷。

五月甲寅，晋复遣使请上尊号，从之。

六月丙子朔，吐谷浑及女直来贡。辛卯，南唐来贡。癸巳，诏建日月四时堂，图写古帝王事于两庑。

秋七月癸亥，遣使赐晋马。丁卯，遣鹘离底使晋，梅里了古使南唐。戊辰，遣中台省右相耶律述兰迭烈哥使晋，临海军节度使赵思温副之，册晋帝为英武明义皇帝。

八月戊子，女直来贡。庚子，吐谷浑、乌孙、靺鞨皆来贡。九月庚戌，黑车子室韦贡名马。边臣奏晋遣守司空冯道、左散骑常侍韦勋来上皇太后尊号，左仆射刘煦、右谏议大夫卢重上皇帝尊号，遂遣临军寅你已充接伴。壬子，诏群臣及高年，凡授大臣爵秩，皆赐锦袍、金带、白马、金饰鞍勒，著于令。

冬十月甲戌朔，遣郎君迪里等抚问晋使。壬寅，晋遣使来谢册礼。是日，复有使进独峰驼及名马。

十一月甲辰朔，命南北宰相及夷离堇就馆赐晋使冯道以下宴。丙午，上御开皇殿，召见晋使。壬子，皇太后御开皇殿，冯道、韦勋册上尊号曰睿文神武法天启运明德章信至道广敬昭孝嗣圣皇帝。大赦，改元会同。是月，晋复遣赵莹奉表来贺，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于是塘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改新州为奉圣州，武州为归化州。升北、南二院及乙室夷离堇为王，以主簿为令，令为刺史，刺史为节度使，二部梯里已为司徒，达刺干为副使，麻都不为县令，县达刺干为马步。置宣徵、阁门使，控鹤、客省、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判官、文班牙署、诸宫院世烛，马群、遥辇世烛，南北府、国舅帐郎君为敞史，诸部宰相、节度使帐为司空，二室韦闼林为仆射，鹰坊、监冶等局长为详稳。

十二月戊戌，遣同括、阿钵等使晋，制加晋冯道守太傅，刘煦守太保，余官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乙巳，以受晋册，遣使报南唐、高丽。丁未，御开皇殿，宴晋使冯道以下，赐物有差。戊申，晋遣金吾卫大将军马从斌、考功郎中刘知新来贡珍币，命分赐群臣。丙辰，晋遣使谢免沿边四州钱币。

二月戊寅，宴诸王及节茺使来贺受册礼者，仍命皇太子惕隐迪辇饯之。癸巳，谒太祖庙，赐在京吏民物，及内外群臣官赏有差。丁酉，加兼侍中、左金吾卫上将军王鄑检校太尉。

三月，畋于哀潭之侧。戊申，女直来贡。丁巳，封皇子述律为寿安王，罨撒葛为太平王。己巳，大赍百姓。

夏四月乙亥，幸木叶山。癸巳，东京路奏狼食人。

五月乙巳，禁南京鬻牝羊出境。思奴古多里等坐盗官物，籍其家。南唐遣使来贡。丁未，以所贡物赐群臣。戊申，回鹘单于使人乞授官，诏第加刺史、县令。

六月丁丑，雨雪。是夏，驻跸频跸淀。

秋七月戊申，晋遣使进犀带。庚戌，吐谷浑来贡。乙卯，敞史阿钵坐奉使失职，命笞之。

闰月癸未，乙室大王坐赋调均，以木剑背挞而释之；并罢南、北府民上供，及宰相、节度诸赋役非旧制者。乙酉，遣的烈赐晋乌古良马。己丑，以南王府二刺史贪蠹，各杖一百，仍系虞候帐，备射鬼箭；选群臣为民所爱者代之。

八月乙丑，晋遣使贡岁，奏输戌、亥二岁金币于燕京。

九月甲戌，阻卜阿离底来贡。己卯，遣使使晋。

冬十月丁未，上以乌古部水草肥美，诏北、南院徙三石烈户居之。

十一月丁亥，铁骊、敦煌并遣使来贡。

十二月庚子，钩鱼于土河。甲子，回鹘使者傔人有以刃相击者，诏付其使处之。

三年春正月戊子，吴越王遣使来贡。庚寅，人皇王妃来朝。

回鹘使乞观诸国使朝见礼，从之。壬辰，遗陪谒、阿钵使晋致生辰礼。晋以并、镇、忻、代之吐谷浑来归。

二月己亥，奚王劳骨宁率六节度使朝贡。庚子，乌古遣使献伏鹿国俘，赐其疗夷离堇旗鼓以旌其功。壬寅，女直来贡。

辛亥，墨离鹘末里使回鹘阿萨兰还，赐对衣劳之。乙卯，鸭渌江女直遣使来觐。

三月戊辰，遣使使晋，报幸南京。己巳，如南京。辛未，命惕隐耶律涅离骨德率万骑先驱。壬申，次石岭，以奚王劳骨宁监军寅你已朝谒不时，切责之。丙子，鲁不姑上党项俘获数。

癸未，猎水门，获白鹿。庚寅，诏扈从扰民者从军律。甲午，幸蓟州。乙未，晋及南唐各遣使来觐。

夏四月庚子，至燕，备法驾，入自拱辰门，御元和殿，行入阁礼。壬寅，遣人使晋，乙已，幸留守赵延寿别墅。丙午，晋遣宣徽使杨端、王眺等来问起居。王子，御便殿，宴晋及诸国使。丙辰，晋遣使进茶药。壬戌，御昭庆殿，宴南京群臣。

癸亥，晋遣使贺端午，以所进节物赐群臣。乙丑，南唐进白龟。

五月庚午，以端竿宴群臣及诸国使，命回鹘、敦煌二使作本俗舞，俾诸使观之。庚辰，晋遣使进弓矢。甲申，遣皇子天德及检校司徒邸用和使。戊子，阅骑兵于南郊。

六月乙未朔，东京宰相耶律羽之言渤海相大素贤不法，诏僚佐部民举有才德者代之。丙申，阅步卒于南郊。庚子，晋及辖刺骨只遣使来见。壬寅，驾发燕京，命中书令萧僧隐部诸道军于长坐营。癸丑，次奉圣州。甲寅，劳军士。

秋七月己巳，猎猾底烈山。癸酉，朝于皇太后。丙子，从皇太后视人皇王妃疾。戊寅，人皇王妃萧氏薨。己卯，以安重荣据镇州叛晋，诏征南将军柳严边备。丙戌，徙人皇王行宫于其妃薨所。辛卯，晋遣使请行南郊礼，许之。

八月己亥，诏东丹吏民为其王倍妃萧氏服。庚子，阻卜来贡。壬寅，遣使南唐。乙巳，阻卜、黑车子室韦、赁烈等国来贡。南唐遣使求青毡帐，赐之。戊申，以安端私城为白川州。

辛亥，鼻骨德使乞赐爵，以其国相授之。甲寅，阻卜来贡。乙卯，置白川州官属。丙辰，诏以于谐里河、胪朐河之近地，给赐南院欧堇突吕、乙斯勃、北院温纳何刺三石烈人为农田。

九月庚午，侍中崔穷古言：“晋主闻陛下数游猎，意请节之。”上曰：“腾之畋猎，非徒从乐，所以练习武事也。”乃诏谕之。壬午，边将奏破吐谷浑，擒其长；诏止诛其首恶及其丁半，余并释之。丙戌，晋遣使贡名马。戊子，女直及吴越王遣使来贡。

冬十月辛丑，遣克郎使吴越，略姑使南唐。庚申，晋遣使贡布，及请亲祠南岳，从之。

十一月己巳，南唐遣使奉蜡刃书言晋密事。丁丑，诏有司教民播种纺绩。除姊亡妹绩之法。

十二月壬辰朔，率百僚谒太祖行宫。甲午，燔柴，礼毕，祠于神帐。丙申，遣使使晋。丙辰，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丁巳，诏燕京皇城西南堞建凉殿。

是冬，驻跸于伞淀。

四年春正月壬戌，以乙室、品卑、突轨三部鳏寡不能自存者，为之配。丙子，南唐遣使来贡。庚辰，涅刺、乌隗部献党项俘获数。己丑，诏定征党项功。

二月丙申，皇太子获白獐。甲辰，晋遣使进香药。丙子，铁骊来贡。丁巳，诏有司编《邕祖奇首可汗事迹》。己未，晋遣杨彦询来贡，且言我发重荣跋扈状，遂留不遣。是月，晋镇州安重荣执辽使者拽刺。

三月，特授回鹘使阔里于越，并赐旌旗、弓剑、衣马，余赐有差。癸酉，晋以许祀南郊，遣使来谢，进黄金进镒。

夏四月己卯，晋遣使进樱桃。

五月庚辰，吐谷常夷离堇苏等叛入晋。遣牒蜡往谕晋及太原守臣。

六月辛卯，振武军节度副使赵崇逐其节度使耶律画里，以朔州叛，附晋。丙午，命室徽使哀古只赴朔州，以兵围其城，有晋使至，请开壁，即勿听，驿送阙下。

秋七月癸亥，南唐遣使奉蜡丸书。丙寅，哀古只奏请遣使至朔令降，守者犹坚壁弗纳。且言晋有贡物，命即以所贡物赐攻城将校。己巳，有司奏神纛车有蜂巢成蜜，史占之，吉。壬申，晋遣使进水晶砚。

八月癸巳，南唐奉蜡丸书。庚子，晋遣使进犀弓、竹矢。

吴越王遣使奉蜡丸书。

九月壬申，有星孛于晋分。丁丑，幸归化州。

冬十月辛丑，有司奏燕、蓟大熟。癸卯，吴越王遣使来贡。

十一月丙寅，晋以讨安重荣来告。庚午，吐谷浑请降，遣使抚谕。阻卜来贡，以其物赐左右。丙子，鸭渌江女直来贡。

壬午，以永宁、天授二节及正旦、重午、冬至、腊并受贺，著令。

十二月戊子，晋遣使来告山南节度使安从进反。诏以便宜讨之。庚寅，南唐遣使奉蜡丸书。戊戌，晋遣王升鸾来贡。戊申，晋以败安重荣来告，遂遣杨彦询归。辛亥，晋遣使乞罢戌兵，诏惕隐朔古班师。甲寅，攻拔朔州，遣控鹤指挥使谐里劳军。时哀古战殁城下，上怒，命诛城中丁壮，仍以叛民上户三十为哀古只部曲。

五年春正月丙辰朔，上在归化州，御行殿受群臣朝。以诸道贡物进太后及赐宗室百僚。戊午，诏求直言，北王府郎君耶律海思应诏，召对称旨，特授宣徽使。诏政事令僧隐等以契丹户分屯南边。戊辰，晋函安重荣首来献。上数欲亲讨重荣，至是乃止。癸酉，遣使使晋，是月，晋以朔州平，遣使来贺，遂遣客省使耶律化哥使晋并致生辰礼。

二月壬辰，上将南幸，以诸路有未平者，召太子及群臣议，皆曰：“今襄、镇、朔三州虽已平，然吐浑为安重荣所诱，犹未归命，宜发兵讨之，以警诸部。”上曰：“正与联合。”遂诏以明王隈恩代于越信恩为西南路招讨使以讨这。且谕明王宜先练习边事，而后之官。甲午，如南京。遣使使晋索吐谷浑叛者。乙未，鼻骨德来贡。

三月乙卯朔，晋遣齐州防御使宋晖业、翰林茶酒使张言来问起居。

闰月，驻跸阳门。

夏四月甲寅朔，铁骊来贡，以其物分赐群臣。丙子，晋遣使进射柳鞍马。

五月五日戊子，禁屠宰。

六月癸丑朔，晋齐王重贵遣来贡。丁巳，徒睹古、素撒来贡。乙丑，晋主敬瑭殂，子重贵立。戊辰，晋遣使告哀，辍朝七日。庚午，遣使往晋吊祭。丁丑，闻皇太后不豫，上驰入侍，汤药改亲尝，仍告太祖庙，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七月乃愈。

秋七月庚寅，晋遣金吾卫大将军言，判四方馆事朱崇节来谢，书称“孙”，不称“臣”，遣客省使乔荣让之。景延广答曰：“先帝则圣朝所立，今主则我国自册。为邻为孙则可，奉表称臣则不可。”荣还，具奏之，上始有南伐之意。辛卯，阻卜，鼻骨德、乌古来贡。将军闼德里、蒲骨等率降将辖德至阙，并献所获，丁未，晋遣使以祖母哀来告。

八月辛酉，女直、阻卜、乌古各贡方物。甲子，晋复襄州。

戊辰，诏河东节度使刘知远送叛臣乌古指挥使由燕京赴阙。癸酉，遣天城军节茺使萧拜石吊祭于晋。

九月壬辰，遣使贺晋帝嗣位。

冬十月己巳，徵诸道兵。遣将军密骨德伐党项。

十一月乙未，武定军奏松生枣。十二月癸亥，晋遣使谢。

是冬，驻跸赤城。

六年春二月乙卯，晋遣使进先帝遗物。辛酉，晋遣使请居汴，从之。

三月己卯朔，吴越王遣使来贡。甲申，梅里喘引来归。戊子，南唐遣使奉蜡丸书。丁未，晋至汴，遣使来谢。

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五月己亥，遣使如晋致生辰礼。

六月丁未朔，铁骊来贡。己未，奚锄骨里疗进白麝。辛酉，莫州进白鹊。晋遣使贡金。

秋八月丁未朔，晋复贡金。己未，如奉圣州。晋遣其子延煦来朝。

冬十一月辛卯，上京留守耶律迪辇得晋谍，知有二心。甲辰，铁骊来贡。

十二月丁未，如南京，议伐晋。命赵延寿、赵延昭、安端、解里等同沧、恒、易、定分道而进，大军继之。

是岁，杨彦昭请移镇奈汐及新镇，从之。

七年春天上月甲戌朔，赵延寿、延昭率前锋五万骑次任丘。

丙子，安端入雁门，围忻、代。己卯，赵延寿围贝州，其军校邵珂开南门纳辽兵，太守吴峦投井死。己丑，次元城，授延寿魏、博等州节度使，封魏王，率所部屯南乐。丙申，遣兵攻黎阳，晋张彦泽来拒。辛丑，晋遣使来修旧好，诏割河北诸州，及遣桑维翰、景延广来议。

二月甲辰朔，攻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晋平卢军节茺使场光远密道辽师自马家口济河。晋将景延广命石斌守麻家口，白再荣守马家口。未几，周儒引辽军麻答营于河东，攻郓州北津，以应光远。晋遣李守贞、皇甫遇、梁汉璋、薛怀让将兵万人，缘河水陆俱进。辽军围晋别将于戚城，晋主自将救之，辽师解云。守贞等至马家口，麻答遣步卒万人筑营垒，骑兵万人守于外，余兵屯河西。渡未已，晋兵薄之，辽军不利。

三月癸酉朔，赵延寿言：“晋诸军沿河置栅，皆畏层不敢战。若率大兵直抵澶渊，据其桥梁，晋必可取。”是日，晋兵驻澶渊，其前军高行周在戚城。乃命延寿、延昭以数万骑出行周右，上以精兵出其左。战至暮，上复以劲骑突其中军，晋军不能战。会有谍者言晋军东面数少，沿河城栅不固，乃急击其东偏，众皆奔溃。纵兵追及，遂大败之。壬午，留赵延昭守贝州，徙所俘户于内地。

夏四月癸丑，还次南京。辛未，如凉陉。

五月癸酉，耶律拔里得奏破德州，擒刺史尹居及将吏二十七人。六月甲辰，黑车子室韦来贡。乙巳，维没里、要里等国来贡。

秋七月己卯，晋杨光远遣人奉蜡丸书。辛卯，晋遣张晖奉表乞和，留晖不遣。

八月辛酉，回鹘遣使请婚，不许。是月，晋镇州兵来袭飞狐，大同军节度使耶律孔阿战败之。

九月庚午朔，北幸。

冬十月丁未，鼻骨德来贡。壬戌，天授节，诸国进贺，惟晋不至。

十一月壬申，诏徵诸道兵，以闰月朔会温榆河北。

十二月癸卯，南伐。甲子，次古北口。

闰月己巳朔，阅诸道兵于温榆河。己卯，围恒州，下其九县。

八年春正月庚子，分兵攻邢、洺、磁三州，杀掠殆尽。入邺都境。张从恩、马全节、安审琦兵悉陈于相州安阳水之南。

皇甫遇与濮州刺史慕容彦超将兵千骑来觇辽军。至邺都，遇辽军数万，且战县却，至榆林店。辽军继至，遇与彦超力战百余合，遇马毙，步战，审琦引骑兵逾水以救，辽军乃还。

二月，围魏，晋将杜重威率兵来救。戊子，晋将折从阮陷胜州。三月戊戌，师拔祁州，杀其刺史沈斌。庚戌，杜重威、李守贞攻泰州。戊子，赵延寿率前锋薄泰城。己未，重威、守贞引兵南遁，追至阳城，大败之。复以步卒为方阵来拒，与虞二十余合。壬戌，复搏战十余里。癸亥，围晋兵于白团卫村。晋兵下鹿角为营。是夕大风。至曙，命铁鹞军下马，拔其鹿角，奋短兵入击。顺风纵火扬尘，以助其。晋军大呼曰：“都讨保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诸将皆奋出战。张彦泽、药元福、皇甫遇出兵大战，诸将继至，辽军却数百步。风益甚，昼晦如夜。

符彦卿以万骑横击辽军，率步卒并进，辽军不利。上乘奚车退十余里，晋追兵急，获一橐驼乘之乃归。晋兵退保定州。

夏四月甲申，还次南京，杖战不力者各数百。庚寅，宴将士于元和殿。癸巳，如凉陉。

六月戊辰，回鹘来贡。辛未，吐谷常、鼻骨德皆来贡。辛巳，黑车子室韦来贡。丁亥，赵延寿奏晋兵袭高阳，戌将击走之。

秋七月乙卯，猎平地松林。晋遣孟守中奉表请和，仍以前事答之。

八月己巳，诏侍卫萧素撒阅群牧于北陉。

九月壬寅，次赤山，宴从臣，问军国要务，对曰：“军国之务，爱民为本。民富则兵足，兵足则国强。”上以为然。辛酉，还上京。冬十月辛未，祠木叶山。

十一月戊戌，女直、铁骊来贡。

十二癸亥朔，朝谒太祖行宫。乙丑，云州节度使耶律孔阿获晋谍者。戊辰，腊，赐诸国贡使衣马。

九的正月庚子，回鹘来贡。丁未，女直来贡。

二月戊辰，骨德奏军籍。

三月巳亥，吐谷浑遣军校恤烈献生口千户，授恤烈检校司空。

夏四月辛酉朔，吐谷浑白可久来附。是月，如凉陉。王月庚戌，晋易州戌将孙方简请内附。

六月戊子，谒祖陵，更閟神殿为长思。秋七月辛亥，诏徵诸道兵，敢伤禾稼者，以军法论。癸丑，女直来贡。乙卯，以阻卜酋长曷刺为本部夷离堇。

八月丙寅，乌古来贡。是月，自钭南伐。

九月壬辰，阅诸道兵于渔阳西枣林淀。是月，赵延寿与晋张彦泽战于定州，败之。

冬十一月戊子朔，进围镇州。丙申，先遣候骑报晋兵至，遣精兵断河桥，晋兵退保武强。南院大王迪辇、将军高模翰分兵由瀛州间道以进，杜重威遣贝州节度使梁汉璋率众来拒。与战，大败之，杀梁汉璋。杜重威、张彦泽引兵据中渡桥，赵延寿以步座前击，高彦温以骑兵乘之，追奔逐北，僵尸数万斩其将王清，宋彦筠堕水死。重威等退保中渡寨。义武军节度使李殷以城降，遂进兵，夹滹而营，去中渡寨三里，分兵围之。夜则列骑环守，昼则出兵抄掠，复命大内惕隐耶律朔骨里及赵延寿分兵围守。自将骑卒夜渡河出其后，攻下栾城，降骑卒数千。

分遣将士据其要害。下令军中预备军食，三日不得举烟火，但获晋人，即黥而纵之。诸馈运见者皆弃而走。于是晋兵内外隔绝，食尽势穷。

十二月丙寅，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等率所部二十万众来降。上拥数万骑，临犬阜，立马以受之。授重威守太傅、邺都留守，守贞天平军节度使，余各领旧职。分降卒之半付重威，半以隶赵延寿。命御史大夫解里、监军傅桂儿、张彦泽持诏入汴，谕晋帝母李氏，以安其意，且召桑维翰、景延广先来。留骑兵行只守魏，自率大军而南。壬申，解里等至汴，晋帝重贵素服拜命，舆母李氏奉表请罪。初，重贵绝和好，维翰数谏止之，不从，至是彦泽钉维翰，绐方自经死。诏收葬之，复其田园等宅，仍厚恤其家。甲戌，彦泽迁重贵及其母若妻于开封府署，以控鹤指挥使李荣督兵卫之。壬午，次赤冈。重贵举族出封丘门，稿索牵羊以待。上不忍临视，命改馆封禅寺。晋百官缟衣纱帽，俯伏待罪。上曰：“其主负恩，其臣何罪，”命领职如故，即授安叔千金吾卫上将军。叔千出班独立，上曰：“汝邢州之请，朕所不忘。”乃加镇国军节度使，盖在邢尝密请内附也。将军康祥执景延广来献，诏以牙筹数其罪，凡八，絷送都，道自杀。

大同元年春正月丁亥朔，备法驾入汴，御崇元殿受百官贺。

戊子，以枢密副使刘敏权知开封府，杀秦继旻、李彦绅及郑州防御使杨承勋，以其北信为平卢军节度使，袭父爵。初，杨光远在青州求内附，其子承勋不听，杀其判丘涛及北承祚等自归于晋，故诛之。己丑，以张彦译擅徙笪贵开封，杀桑维翰，纵兵大掠，不道，斩于市。晋人脔食之。辛卯，降重贵为崇禄大夫、检校太尉，封负义侯。癸巳，以张砺为平章事，晋李崧为枢密使，冯道为太傅，和凝为翰林学士，赵莹为太子太保，刘煦守太保，冯玉为太子少保。癸卯，遣赵莹、冯玉、李彦韬将三百骑送负义侯及其母李氏、太妃安氏、妻冯氏、弟重睿、子延煦、延宝等于黄龙府安置。仍以其宫女五十人、内宦三人、东西班五十人、医官一人、控鹤四人、疱丁七人、茶酒司三人、仪鸾三人、健卒十人从之。

二月丁巳朔，建国号大辽大赦，改元大同。升镇州为中京。

以赵延寿为大丞相兼政事令、枢密使、中京留守，中外官僚将士爵赏有差。辛未，河东节度使北平王刘知远自立为帝，国号汉。诏以耿崇美为昭义军节度使，高唐英为昭德军节度使，崔廷勋为河阳军节度使，分据要地。

三月丙戌朔，以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赐将吏爵赏有差。

壬寅，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齿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磁州帅梁晖以相州降汉，己酉，命高唐英讨之。

夏四月丙辰朔，发自汴州，以冯道、李崧、和凝、李斡、徐台符、张砺等从行。次赤冈，夜有声如雷，直御幄，大星复陨于旗鼓前。乙丑，济黎阳渡，顾谓侍臣曰：“朕此行有三失：纵兵掠刍粟，一也；括民私财，二也；不遽遣诸节度还镇，三也。”皇太弟遣使问军前事，上报曰：“初以兵二十万降杜重威、张彦泽，下镇州。及入汴，视其官属具员者省之，当其才者任之。司属虽存，官吏废堕，犹雏飞之后，徒有空巢。久经离乱，一至于北。所在盗贼屯结，土功不息，馈饷非时，民不堪命。河东尚未归命，西路酋帅亦相党附，夙夜以思，制之之术，惟推心庶僚、和协军情、抚绥百姓三乾而已。今所归顺凡七十六处，得户一百九万百一十八。非汴州炎热，水土难居，止得一年，太平可指掌而致。且改镇州为中京，巡幸。欲伐河东，姑俟别图。其概如此。”戊辰，次高邑，不豫。丁丑，崩于栾城，年四十六。是岁九月壬子朔，葬于凤山，陵曰怀陵，庙号太宗。统和二十六年七月，上尊谥孝武皇帝。重熙二十一年九月，增谥孝武惠文皇帝。

赞曰：太宗甫定多方，远近向化。建国号，备典章，至于厘庶政，阅名实，隶录囚徒，教耕织，配鳏寡。求直言之士，得郎君海思即擢宣微。嘉唐张敬达忠于其君，卒以礼葬。辍游豫而纳三克之请。悯士卒而下休养之令。亲征晋国，重贵面缚。

斯可谓威德兼私，英略间见者矣。入汴之后，无几微之骄，有“三失”之训。《传》称郑伯之善处胜，《书》进《秦》《誓》之能悔过，太宗盖兼有之，其卓矣乎！

## 卷五本纪第五　世宗

世宗孝和庄宪皇帝，讳阮，小字兀欲。让国皇帝长子，母柔贞皇后萧氏。帝仪观丰伟，内宽外严，善骑射，乐施予，人望归之。太宗爱之如子。会同九年，从伐晋。

大同元年春二月，封永康王。

夏四月丁丑，太守崩于栾城。戊寅，梓宫次镇阳，即皇帝位于枢前。甲申，次定州，命天德、朔古、解里等护梓宫先赴上京。太后闻帝即位，遣太弟李胡率兵拒之。

六月甲寅朔，次南京，五院夷离堇安端、详稳刘哥遣人驰报，请为前锋；至泰德泉，遇李胡军，虞败之。上遣郎君勤德等两军谕解。

秋闰七月，次潢河，太后、李胡整兵拒于横渡，相持数日。

用屋质之谋，各罢兵趋上京。既而闻太后、李胡复有异谋，迁于祖州；诛司徒划设及楚补里。

八月壬竿朔，尊母萧氏为皇太后，以太后族刺只撒古鲁为国舅帐，立详稳以总焉。以崇德宫户分赐翼戴功臣，及北大王洼、南院大王吼各五士，安抟、楚补各百。的、铁刺子孙先以非罪籍没者归之。癸未，始置北院枢密使，以安抟为之。九月壬子朔，葬嗣圣皇帝于怀陵。丁卯，行柴册礼群臣上尊号曰天授皇帝。大赦，改大同元年为天禄元年。追谥皇考曰让国皇帝。以安端主东丹国，封明王，察割为泰宁王，刘哥为惕隐，高勋为南院枢密使。

二年春正月，天德、萧翰、刘哥、盆都等谋反。诛天德，杖萧翰，迁刘哥于边，罚盆都使辖戞斯国。汉主刘知远殂，子承祐立。

夏四月庚辰朔，南唐遣李朗、王祚来慰且贺，兼奉蜡丸书，议攻汉。

秋七月壬申，皇子贤生。

冬十月壬午，南京留守魏王赵延寿薨，以中台省右相牒（虫葛）为南京留守，封燕王。

十一月，驻跸彰武南。

三年春正月，萧翰及公主阿不里谋反，翰伏诛，阿不里瘐死狱中。庚申，肆赦。内外官各进一阶。

夏六月戊寅，以敞史耶律胡离轸为北院大王。己卯，惕隐颓昱封漆水郡王。

秋九月辛丑朔，召群臣议南伐。

冬十月，遣诸将率兵攻下贝州高老镇，徇地邺都、南宫、堂阳，杀深州刺史史万山，俘获甚众。

四年春二月辛未，泰宁王察割来朝，留侍。是月，建政事省。

三月戊戌朔，南唐遣赵延嗣、张福等来贺南征捷。

秋九月乙丑朔，如山西。

冬十月，自将南伐，攻下安平、内丘、束鹿等城，大获而还。

是岁，册皇后萧氏。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如百泉湖。汉郭威弑其主自立，国号周，遣朱宪来告。即遣使致良马。汉刘崇自立于太原。

二月，周遣姚汉英、华昭胤来，以书矢抗礼，留汉英等。

夏五月壬戌朔，太子太傅赵莹薨，辍朝一日，命归葬于汴。

诏州县录事参军、主簿，委政事省铨注。

六月辛卯朔，刘崇为周所攻，遣使称侄，乞授，且求封册。

即遣燕王牒（虫葛）、枢密使高勋册为大汉神武皇帝。南唐遣蒋洪来，乞举兵应援。是夏，清暑百泉岭。

九月康申朔，自将南伐。壬戌，次归化州祥古山。癸亥，祭让国皇帝于行宫。群臣皆醉，察割反，帝遇弑，年三十四。

应厉元年，葬于显州西山，陵曰显陵。二年，谥孝和皇帝，庙号世宗。统和二十六年七月，加谥孝和庄宪皇帝。

赞曰：世宗，中才之主也。入继大统，曾未三年，纳唐丸书，即议南伐，既乏持重，宜乘周防，盖有致祸之道矣。然而孝友宽慈，亦有君人之度焉。未及师还，变起沉湎，岂不可哀也哉！

## 卷六本纪第六　穆宗上

穆宗孝安敬正皇帝，讳璟，小字述律。太宗皇帝长子，母曰靖安皇后萧氏。会同一二年，封寿安王。

天禄五年秋九月癸亥，世宗遇害。逆臣察割等伏诛。丁卯，即皇帝位，群臣上尊号曰天顺皇帝，改元应厉。戊辰，如南京。

是月，遣刘承训告哀于汉。

冬十一月，汉、周、南诏各遣使来吊。乙亥，诏朝会依嗣圣皇帝故事，用汉礼。

十二月甲辰，汉遣使献弓矢、鞍马。壬子，铁骊、鼻骨德皆来贡。

二年春正月戊午朔，南遣使奉蜡丸书，及进犀兕甲万属。

壬戌，太尉急古质谋逆，伏诛。

二月癸卯，女直来贡。

三月癸亥，南唐遣使奉蜡丸书。丁卯，复遣使来贡。甲申，以耶律挞烈为南院大王。

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己亥，铁骊进鹰鹘。

五月丙辰朔，视朝。壬午，南唐遣使来贡。

六月壬辰，国舅政事令萧眉古得、宣政殿学士李浣等谋南奔，事觉，诏暴其罪。乙未，祭天地。壬寅，汉为周所侵，遣使求援，命中台省右相高模翰赴之。丁未，命乳媪之史曷鲁世为阿束石烈夷离堇。

秋七月乙亥，政事令娄国、林牙敌烈、侍中神都、郎君海里等谋乱就执。

八月己丑，眉古得、娄国等伏诛，杖李浣而释之。

九月甲寅朔，云州进嘉禾四茎，二穗。戊午，诏以先平察割日，用白黑羊、玄酒祭天，岁以为常。壬戌，猎炭山。癸天。

庚辰，敌烈部来贡。

冬十月甲申朔，汉遣使进葡萄酒。甲午，司徒老古等献白雉。戊申，回鹘及辖戞斯皆遣使来贡。

十一月癸丑朔，视朝。己巳，地震。己卯，日南至，始用旧制行拜日礼朔州民黑兔。

十二月癸未朔，高模翰及汉兵围晋州。辛卯，以生日，饭僧，释系囚。甲辰，猎于近郊。祀天地。辛亥，明王安端薨。

三年春闰正月壬午朔，汉以高模翰却周军，遣使来谢。

二月辛亥朔，诏用嗣圣皇帝旧玺。甲子，太保敌烈修易州城，镇州以兵来挑战，却之。

三月庚辰朔，南唐遣使来贡，因附书于汉，诏达之。庚寅，如庆州击鞠。丁酉，汉遣使进球衣及马。庚子，观渔于神德湖。

夏四月庚申，铁骊来贡。

五月壬寅，汉遣使言石晋树先帝《圣德神功碑》为周人所毁，请再刻，许之。

六月丁卯，应天皇太后崩。

秋七月，不视朝。

八月壬子，以生日、释囚。己未，汉遣使求援。三河乌古、吐番、吐谷浑、鼻骨备皆遣使来贡。九月庚子，汉遣使贡药。

冬十月己酉，命太师唐骨德治大行皇太后园陵。李胡子宛、郎君嵇干、敌烈谋反，事觉，辞逮太平王罨撒葛、林牙华割、郎君新罗等，皆执之。

十一月辛丑，谥皇太后曰贞烈，葬祖陵。汉遣使来会。

是冬，驻跸奉圣州，以南京水，诏免今岁租。

四年春正月戊寅，回鹘来贡。己丑，华割、嵇干等伏诛，宛及罨撒葛皆释之。是月，周主威殂，养子王柴荣嗣立。

二月丙午朔，周攻汉，命政事令耶律敌禄援之。丙辰，汉遣使进茶。幸南京。

夏五月乙亥，忻、代二州叛汉，遣南院大王挞烈助敌禄讨之。丁酉，挞烈败周将符彦卿于忻口。

六月癸亥，挞烈献所获。

秋七月乙酉，汉民有为辽军误掠者，遣使来请，诏悉归之。

九月丙申，汉为周人所侵，遣使来告。

冬十一月，彰国军节度使萧敌烈、太保许从赟奏忻、代二州捷。十二月辛酉朔，谒祖陵。庚午，汉遣使来贡。

是冬，驻跸杏埚。

五年春正月辛未朔，鼻骨德来贡。

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庚申，流遣使请上尊号，不许。

壬戌，如哀潭。

夏四月己酉，周侵汉，汉遣使求援。癸丑，命郎君萧海瓈世为北府宰相。

秋九月庚辰，汉主有疾，遣使来告。

冬十月壬申，女直来贡。丁亥，谒太宗庙。庚寅，南唐遣使来贡。十一月乙未朔，汉主崇殂，子承钧遣使来告，且求嗣立；遣使吊祭，遂封册之。

十二月乙丑朔，谒太祖庙。辛巳，汉遣使业议军事。

六年夏五月丁酉，谒怀陵。

六月甲子，汉遣使来议军事。

秋七月，不视朝。

九月戊午，谒祖陵。

冬十一月壬寅，鼻骨德来贡。

十二月己未朔，谒太祖庙。

七年春正月庚子，鼻骨德来贡。

二月辛酉，南唐遣使奉蜡丸书。辛未，驻跸潢河。

夏四月戊午朔，还上京。初，女巫肖古上延年药方，当用男子胆和之。不数年，杀人甚多。是，觉其妄。辛巳，射杀之。

五月辛卯，汉遣使来贡。

六月丙辰朔，周遣使来聘。南唐遣使来贡。

八月己未，周遣使来聘。

是秋，不听政。

冬十月庚申，猎于七鹰山。

十二月丁巳，诏大臣曰：“有罪者，法当刑。朕或肆怒，滥及无辜，卿等切谏，无或面从。”辛巳，还上京。

八年春二月乙丑，驻跸潢河。

夏四月甲寅，南京留守萧思温攻下沿边州县，遣人劳之。

五月，周陷束城县。

六月辛未，萧思温请益兵，乞贺幸燕。

秋七月，猎于拽刺山。迄于九月，射鹿诸山，不视朝。

冬十一月辛酉，汉遣使来告周复来侵。乙丑，使再至。

十二月庚辰，又至。九年春正月戊辰，驻跸潢河。

夏四月丙戌，周来侵。戊戌，以南京留守萧思温为兵马都总管击之。是月，周拔益津，瓦桥、淤口三关。

五月乙巳，陷瀛、莫二州。癸亥，如南京。辛未，周兵退。

六月乙亥朔，视朝。戊寅，复容城县。庚申，西幸，如怀州。是月，周主荣殂，子宗训立。

秋七月，发南京军戌范阳。

冬十二月戊寅，还上京。庚辰，王子敌烈、前宣徽使海思及萧达干等谋反，事觉鞫之。辛巳，祀天地、祖考，告逆党事败。丙申，召群臣议时政。

十年春正月，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废周立，建国号宋。

夏五月乙巳，谒怀陵。壬子，汉以潞州归附来告。丙寅，至自怀陵。

六月庚申，汉以宋兵围石州来告，遣大同军节度使阿刺率四部往援，诏萧思温以三部兵助之。

秋七月己亥朔，宋兵陷石州，潞州复叛，汉使来告。辛酉，政中令耶律寿远、太保楚阿不等谋反，伏诛。以酒脯祠天地于黑山。八月，如秋山，幸怀州。庚午，以镇茵石狻猊击杀近待古哥。

冬十月丙子，李胡子喜隐谋反，辞连李胡，下狱死。

十一月，思狱中上书，陈便宜。

十一年春时事月丙寅，释喜隐。辛亥，司徒乌里只子迭刺哥诬告其父谋反，复诈乘传及杀行人，以其父请，杖而释之。

三月丙辰，萧思温奏老人星见，乞行赦宥。

闰月甲子朔，如潢河。

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是月，射鹿，不视朝。五月乙亥，司天王白、李正等进历。

六月甲午，赦。

冬十一月，岁星犯月。

十二年春正月甲戌，夜观灯。

二月己丑朔，以御史大夫萧护思为北院枢密使，赐对衣、鞍马。夏五月庚午，以旱，命左右以水相沃，顷之，果雨。

六月甲午，祠木叶山及潢河。

秋，如黑山，赤山射鹿。

十三年春正月，自丁巳，昼夜酣饮者九日。丙寅，宋欲城益津关，命南京留守高勋、统军使崔廷勋以兵扰之。癸酉，杀兽人海里。

二月庚寅，汉遣使来告，欲巡边徼，乞张声援。壬辰，如潢河。癸巳，观群臣射，赐物有差。乙巳，老人星见。

三月癸丑朔，杀鹿人里吉，枭其首以示掌鹿者。

夏四月壬寅，猎于潢河。

五月壬戌，视斡朗改国所进花鹿生麛。

六月癸未，近侍伤獐，杖杀之。甲申，杀獐人霞马。壬辰，诏诸路录囚。

秋七月辛亥朔，汉以宋侵来告。乙丑，荐时羞于庙。

八月甲申，以生日，纵五坊鹰鹘。戊戌，幸近山，呼鹿射之。旬有七日返。

九月庚戌朔，以青牛白以祭天地。饮于野次，终夕乃罢。

辛亥，以酒脯祭天地，复终夜酣饮。

冬十月丙申，汉以宋侵来告。

十一月庚午，汉以宋侵来告。

十二月戊子，射野鹿，赐虞人物有差。庚寅，杀彘人曷主。

## 卷七本纪第七　穆宗下

十四年春正月戊寅朔，奉安神纛。戊戌，汉以宋将来袭，驰告。二月壬子，诏西南面招讨使挞烈进兵援汉。癸亥，如潢河。

戊辰，支解鹿人没答、海里等七人于野，封土识其地。己巳，如老林东泺。壬申，汉以败宋兵石州来告。

夏四月本汉以击退宋军，遣使来谢。是月，黄龙府某露降。

五月，射舐碱鹿于白鹰山，至于浃旬。

六月丙午朔，猎于玉山，竟月忘返。

秋七月壬辰，以酒脯祀黑山。

八月乙巳，如硙子岭，呼鹿射之，获鹿四，赐虞人女环等物有差。丁未，还吕。戊申，以生日值天赦，不受贺，曲赦京师囚。乙卯，录囚。

九月，黄室韦叛。

冬十月丙午，近侍乌古者进石错，赐白金二百五十两。丙辰，以掌鹿矧思代斡里为闸撒狘，赐金带、金盏，银二百两。

所隶死罪以下得专之。

十一月壬午，日南至，宴饮达旦。自是昼寝夜饮。杀近侍小六于禁中。

十二月丙午，以黑兔祭神。乌古叛，掠民财畜。详稳僧隐与战，败绩，僧隐及乙实等死之。

十五年春正月乙卯，以枢密使雅里斯为行军都统，虎军详稳楚思为行军都监，益以突吕不部军三百，合诸部兵讨之。乌古夷离堇子勃勒底独不叛，诏褒之。是月，老人星见。

二月壬寅朔，日有食之。上东幸。甲寅，以获鸭，除鹰坊刺面、腰斩之刑，复其徭役。是月，乌古杀其长窣离底，余众降，复叛。

三月癸酉，近侍东儿进匕箸不时，手刃刺之。丁丑，大黄室韦酋长寅尼吉叛。癸未，王坊人四十户叛入乌古。癸已，虞人沙刺迭侦鹅失期，加炮洛、铁梳之刑而死。

夏四月乙巳，小黄室韦叛，雅里斯、楚思等击之，为室韦所败，遣使诘之。乙卯，以秃里代雅里斯为都统，以女古为监军，率轻骑进讨，仍令挞马寻吉里持诏招谕。

五月壬申，寻吉里奏，谕之不从。雅里斯以挞凛、苏才群牧兵追至柴河，与战不利。甲申，库古只奏室韦长寅吉亡入敌烈。

六月辛亥，俞鲁古献良马，赐银二千两。以近侍忽刺比马至先以闻，赐银千两。是月，敌烈来降。

秋七月甲戌，雅里斯奏乌古至河德泺，遣夷离堇画里、夷离毕常思击之。丁丑，乌古掠上京北榆林峪，遣林牙萧干讨之。

庚辰，雅里斯等与乌古战，不利。

冬十月丁未，常思与乌古战，败之。

十二月甲辰，以近侍喜哥私归，杀其妻。丁未，杀近侍随鲁。驻跸黑山平淀。

十六年春正月丁卯朔，被酒，不受贺。甲申，微行市中，赐酒家银绢。乙酉，杀近侍白海及家仆衫福、押刺葛、枢密使门吏老古、挞马失鲁。

三月己巳，东幸。庚午获鸭，甲申获鹅，皆饮达旦。

五月甲申，以岁旱，泛舟于池祷雨；不雨，舍舟立水中而祷，俄顷乃雨。

六月丙申，以白海死非其罪，赐其家银绢。

秋七月壬午，谕有司：凡行幸之所，必高立标识，令民勿犯，违以死论。

八月丁酉，汉遣使贡金器、铠甲。

闰月乙丑，观野鹿入驯鹿群，立马饮至哺。

九月庚子，以重九宴饮，夜以继日，至壬子乃罢。己未，杀狼人哀里。

冬十月庚辰，汉主有母丧，遣使赙吊。

十二月甲子，幸酒人拔刺哥家，复幸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第，宴饮连日。赐金盂、细锦及孕马百疋，左右授官者甚众。

戊辰，汉遣使来贡。

是冬，驻跸黑山平淀。

十七年春正月庚寅朔，林牙萧干、郎君耶律贤适讨乌古还，帝执其手，赐卮酒，授贤适右皮室详稳。雅里斯、楚思、霞里三人赐醨酒以辱之。乙卯，夷离毕骨欲献乌古俘。

二月甲子，高勋奏宋将城益津关，请以偏师扰之，上从之。

夏四月戊辰，杀鹰人敌鲁。丙子，射柳祈雨，复以水沃群臣。

五月辛卯，杀鹿人札葛。壬辰，北府宰相萧海瓈薨，辍朝，罢重五宴。

六月己未，支解雉人寿哥、念古、杀鹿人四十四人。

是夏，驻跸哀潭。秋八月辛酉，生日，以政事令阿不底病亟，不受贺。

九月自丙戌朔，猎于黑山、赤山，至于月终。

冬十月乙丑，杀酒人粹你。

十一月辛卯，杀近侍廷寿。壬辰，杀豕人阿不札、曷镥、术里者、涅里括。庚子，司天台奏月当食不亏，上以为祥，欢饮达旦。壬寅，杀鹿人唐果、直哥、撒刺。

十二月辛未，手杀饔人海里，复脔之。

是冬，驻跸黑河平淀。

十八年春正月乙酉朔，宴于宫中，不受贺。己亥，观灯于市。以银百两市酒，命群臣亦市酒，纵饮三夕。

二月乙卯，幸五坊使霞实里家，宴饮达旦。

三月甲申朔，如潢河。乙酉，获驾鹅，祭天地。造大酒器，刻为鹿文，名曰“鹿砙”，贮酒以祭天。庚戌，杀鹘人胡特鲁、近侍化葛及监囚海里，仍剉海里之尸。

夏四月癸丑朔，杀彘屯奴。己未，为殿前都点检夷腊葛置神帐，曲赦京几囚。甲戌，挞烈于雕窠中得牝犬来进。

是夏，清暑哀潭。

秋七月辛丑，汉主承钧殂，子继元立，来告，遣使吊祭。

九月戊子，杀详稳八刺、拽刺痕笃等四人。己丑，登小赊天地。戊戌，知宋欲袭河东，谕西南面都统、南院大王挞烈豫为之备。己亥，猎熊，以唤鹿人铺姑并掖庭户赐夷腊葛。甲辰，以夷腊葛兼政事令，仍以黑山东抹真之地数十里赐之，以女环为近侍，女直详稳戞阳为本部夷离堇。

是秋，猎于西京诸山。

冬十月辛亥朔，宋围太原，诏挞烈为兵马总管，发诸道兵救之。十一月癸卯，冬至，被酒，不受贺。十二月丁丑，杀酒人搭烈葛。

是冬，驻跸黑山东川。

十九年春正月己卯朔，宴宫中，不受贺。己丑，立春，被酒，命殿前都点检夷腊葛代行击土牛礼。甲午，与群臣为叶格戏。戊戌，醉中骤加左右官。乙巳，诏太尉化哥曰：“朕醉中处事有乖，无得曲从。酒解，可覆奏。”自立春饮至月终，不听政。二月甲寅，汉刘元嗣立，遣使乞封册。辛酉，遣韩知范册为皇帝。癸亥，杀前导末及益刺，剉其尸，弃之。甲子，汉遣使进白麃。己巳，如怀州，猎获熊，欢饮方醉，驰还行宫。是夜，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六人反，帝遇弑，年三十九。庙号穆宗。后附葬怀陵。重熙二十一年，谥曰孝安敬正皇帝。赞曰：穆宗在位十八年，知女巫妖妄见诛，谕臣下滥刑切谏，非不明也。而荒耽于酒，畋猎无厌。侦鹅失期，加炮烙铁梳之刑；获鸭甚欢，除鹰坊刺面之令。赏罚无章，朝政不视，而嗜杀不已。变起肘腋，宜哉！

## 卷八本纪第八　景宗上

景宗孝成康靖皇帝，讳贤，字贤宁，小字明扆。世宗皇帝第二子，母曰怀节皇后萧氏。察割之乱，帝甫四岁。穆宗即位，养永兴宫，既长，穆宗酗酒怠政。帝一日与韩匡嗣语及时事，耶律贤适止这。帝悟，不复言。

应因十九年春二月戊辰，入见，穆宗曰：“吾儿已成人，可付以政。”己巳，穆宗遇弑，帝率飞龙使女里、侍中萧思温、南院枢密使高勋率甲骑千人驰赴。黎明，至行在，哭之恸。群臣改进，遂即皇帝位于柩前。百官上尊号曰天赞皇帝，大赦，改元保宁。以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右皮室详稳萧乌里只宿卫不严，斩之。

三月丙戌，入上京，以萧思温为北院枢密使。太平王罨撒葛亡入沙沱。己丑，夷离毕粘木衮以阴附罨撒葛伏诛。癸巳，罨撒葛入朝，甲午，以北院枢密使萧思温兼北府宰相。己亥，南院枢密使高勋封秦王。

夏四月戊申朔，进封太平王罨撒葛为齐王，改封赵王喜隐为宋王，封隆先为平王，稍为吴王，道隐为蜀王，必摄为越王，敌烈为冀王，宛为卫王。五月戊寅，立贵妃萧氏为皇后。丙申朔，射柳祈雨。有司请以帝生日为天清节，从之。壬寅，汉遣李匡弼、刘继文、李元素等来贺。

冬十月，东幸哀潭。

十一月甲辰朔，行柴册礼，祠木叶山，驻跸鹤谷。乙巳，萧思温封魏王，北院大王屋质加于越。

二年春正月丁未，如潢河。

夏四月，幸东京，致奠于让国皇帝及世宗庙。

五月癸丑，西幸。乙卯，次盘道岭，盗杀北枢密使萧思温。

六月，还上京。

秋七月，以右皮室详稳贤适为北院枢密使。

九月辛丑，得国舅萧海只及海里杀萧思温状，皆伏诛，流其弟神观于黄龙府。

冬十二月庚午，汉遣使来贡。

三年春正月甲寅，右夷离毕奚底遣人献敌烈俘，诏赐有功将士。庚申，置登闻鼓院。辛酉，南京统军使魏国公韩匡美封邺王。二月癸酉，东幸。壬午，遣铎遏使阿萨兰回鹘。己丑，以青牛白马祭天地。

三月丁未，以飞龙使女里为契丹行宫都部署。

夏四月丁卯，世宗妃啜里及蒲哥厌魅，赐死。己卯，祠木叶山，行再生礼。丙戌，至自东幸，戊子，萧神睹伏诛。

六月丙子，汉遣使问起居。自是继月而至。丁丑，回鹘遣使来贡。

秋七月辛丑，以北院枢密使贤适为西北路招讨使。

八月甲戌，如秋山。辛卯，祭皇兄吼墓，追册为皇太子，谥庄圣。九月乙巳，赐傅父侍中达里迭、太保楚补、太保婆儿、保母回室、押雅等户口、牛羊有差。又以潜邸给使者为挞马部，置官掌之。壬子，幸归化州。甲寅，如南京。

冬十月己巳，以黑白羊祀神。癸未，汉遣使来贡。丙戌，鼻骨德、吐谷浑来贡。

十一月庚子，胪朐河于越延尼里等率户四百五十来附，乞隶宫籍。诏留其户，分隶敦睦、积庆、永兴三宫，优赐遣之。

十二月癸酉，以青牛白马祭天地。己丑，皇子隆绪生。

是冬，驻跸金川。

四年春二月癸亥，汉以皇子生，遣使来贺。

闰月戊申，齐王罨撒葛薨。

三月庚申朔，追册为皇太叔。

夏四月庚寅朔，追封萧思温为楚国王。

是夏，驻跸冰井。

秋七月，如云州。丁丑，鼻骨行车。

冬十月丁亥朔，如南京。

十二月甲午，诏内外官上封事。

五年春正月甲子，惕隐休哥伐党项，破之，以俘获之数来上。汉遣使来贡。庚午，御五凤楼观登。

二月丁亥，近侍实鲁里误触神纛，法论死，杖释之。壬辰，越王必摄献党项俘获之数。戊申，以青牛白马癸天地。辛亥，幸新城。

三月乙卯朔，复幸新城。追封皇后祖胡母里为韩王，赠伯胡鲁古兼政事令，尼古只兼侍中。

夏四月丙申，白气昼见。

五月癸亥，于越屋质薨，辍朝三日。辛未，女直侵边，杀都监达里迭、拽刺斡里鲁，驱掠边民牛马。己卯，阿萨兰回鹘来贡。六月庚寅，女直宰相及夷离堇来朝。丙申，汉遣人以宋事来告。秋七月庚辰，以保大军节度使耶律斜里底为中台省左相。

是月，驻跸燕子城。

九月壬子，鼻骨德部长曷鲁挞览来贡。

冬十月丁酉，如南京。

十一月辛亥朔，始获应历逆党近侍小哥、花哥、辛古等，诛之。十二月戊戌，汉将改元，遣使禀命。是月，如归化州。

六年春正月癸未，幸南京。

三月，宋遣使请和，以涿州刺史耶律昌术加侍中与宋议和。

夏四月，宋王喜隐坐谋反废。

秋七月丁未朔，阁门使酌古加检校太尉兼御史大夫，男海里以告喜隐事，遥授陇州防御使。庚申，猎于平地松林。

冬十月乙亥朔，还上京。

十二月戊子，以沙门昭敏为三京诸道僧尼都总管，加兼侍中。

七年春正月戌朔，宋遣使来贺。壬寅，望祠木叶山。

二月癸亥，汉雁门节度使刘继文来朝，贡方物。丙寅，以青牛白马祭天地。

三月壬午，耶律速撒等献党项俘，分赐群臣。

夏四月，遣郎君矧思使宋。己酉，祠木叶山。辛亥，射柳祈雨。如频跸淀清暑。

五月丙戌，祭神姑。

秋七月，黄龙府卫将燕颇杀都监张琚以叛，遣敞史耶律曷里必讨之。九月，败燕颇于治河，遣其弟安抟追之。燕颇走保匹惹城，安抟乃还，以余党千余户城通州。

是秋，至自频跸淀。

冬十月，钩鱼土河。

八年春正月癸酉，宋遣使来聘。

二月壬寅，谕史馆学士，书皇后言亦称“朕”暨“予”，著为定式。

三月辛未，遣五使廉问四方鳏寡孤独及贫乏失职者，振之。

夏六月，以西南面招讨使耶斜轸为北院大王。

秋七月丙寅朔，宁王只没妻安只伏诛，只没、高勋等除名。

辛未，宋遣使来贺天清节。

八月癸卯，汉遣使言天清节设无遮会，饭僧祝厘。丁未，如秋山。己酉，汉以宋事来告。是月，女直侵贵德州东境。

九月己巳，谒怀陵。辛未，东京统军使察邻、详稳涸奏女直袭归州五寨，剽掠而去。乙亥，鼻骨德来贡。壬午，汉为宋人所，遣使求援，命南府宰相耶律沙、冀王敌烈赴之。戊子，汉以宋师压境，遣驸马都尉卢俊来告。

冬十月辛丑，汉以辽师退宋军来谢。

十一月丙子，宋主匡胤殂，其弟灵自立，遣使来告。辛卯，遣郎君王六、挞马涅木古等使宋吊慰。

十二月壬寅，遣萧只古、马哲贺宋即位。丁未，汉以宋军复至、掠其军储来告，且乞赐粮为助。戊午，诏南京复礼部贡院。是月，辖戞斯国遣使来贡。

## 卷九本纪第九　景宗下

发御春正月丙寅，女直遣使来贡。

二月庚子，宋遣使致其先帝遣物。甲寅，以青牛白马祭天地。

三月癸亥，耶律沙、敌烈献援汉之役所获宋俘。戊振，诏以粟二十万斛助汉。

夏五月庚午，汉遣使来谢，且以宋事来告。己丑，女直二十一人来请宰相、夷离堇之职，以次授之。

六月丙辰，以宋王喜隐为西南面招讨使。

秋七月庚申朔，回鹘遣使来贡。甲子，宋遣使来聘。壬申，汉以宋侵来告。丙子，遣使助汉战马。

八月，汉遣使进葡萄酒。

冬十月甲子，耶律沙以党项降酋可丑、买友来见，赐诏抚谕。丁卯，以可丑为司徒，买友为太保，各赐物遣之。壬申，女直遣使来贡。乙酉，汉复遣使以宋事来告。

十一月丁亥朔，司天奏日当食不亏。戊戌，吐欲浑叛入太原者四百余户，索而还之。，癸卯，祠木叶山。乙巳，遣太保迭烈割等使宋。乙卯，汉复遣使以宋事来告。十二月戊辰，猎于近郊，以所获祭天。

十年春正月癸丑，如长泺。

二月庚午，阿萨兰回鹘来贡。

三月庚寅，祭显陵。

夏四月丁卯，西幸。己巳，女直遣使来贡。

五月癸卯，赐女里死，遣人诛高勋等。

六月己未，驻跸沿柳湖。

秋七月庚戌，享太祖庙。

九月癸未朔，平王隆先子陈哥谋害其父，车裂以徇。

是冬，驻跸金川。

乾亨元年春正月乙酉，遣挞马长寿使宋，问兴师伐刘继元之故。丙申，长寿还，言“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

二月丁卯，汉以宋兵压境，遣使乞援。诏南府宰相耶律沙为都统、冀王敌烈为监军赴之；又命南院大王斜轸以所部从，枢密副使抹只督之。

三月辛巳，速撒遣人以别疗化哥等降，纳之。丙戌，汉遣使谢抚谕军民，诏北大王奚底、乙室王撒合等以兵戌燕。己丑，汉复告宋兵入境，诏左千牛卫大将军韩侼、大同军节度使耶律善补以本路兵南援。辛卯，女直遣使来贡。丁酉，耶律沙等与宋战于白马岭，不利。冀王敌烈及突吕不部节度使都敏、黄皮室详稳唐筈皆死之，士卒死伤甚众。

夏四月辛亥，汉以行军事宜来奏，卢俊自代州驰状告急。

辛酉，敌烈来贡。

五月己卯朔，宋兵至河东，汉与战，不利，刘文，卢俊来奔。

刘月，刘继元降宋，汉亡。甲子，封刘继文为彭城郡王，卢俊同政事门下平章事。宋主来侵。丁卯，北院大王奚底、统军使萧讨古、乙室王撒合击之。战于沙河，失利。己巳，宋主围南京。丁丑，诏谕耶律沙及奚底、讨古等军中事宜。

秋七月癸未，沙等及宋兵战于高梁河，少却；休哥、斜轸横击，大败之。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甲申，击宋余军，所杀甚众，获兵仗、器甲、符印、粮馈、货币不可胜计。辛丑，耶律沙遣人上俘获，以权知南京留守事韩德让、权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耶律学古、知三司事刘弘皆能安人心，捍城池，并赐诏褒奖。

八月壬子，阻卜惕隐曷鲁、夷离堇阿里睹等来朝。乙丑，耶律沙等献俘。丙寅，以白马之役责沙、抹只，复以走宋主功释之；奚底遇敌而退，以剑背击之；撒合虽却，部伍不乱，宥之；冀王敌烈麾下先遁者斩之，都监以下杖之。壬申，宴沙、抹只等将校，赐物有差。

九月己卯，燕王韩匡嗣为都统，南府宰相耶律沙为监军，惕隐休哥、南院大王斜轸、权奚王抹只等只率所部兵南伐；仍命大同军节度使善补领山西兵分道以进。

冬十月乙，韩匡嗣与宋兵战于满城，败绩。辛未，太保矧思与宋兵战于火山，败之。乙亥，诏数韩匡嗣五罪，赦之。

十一月戊寅，宴赏休哥及有功将校。乙未，南院枢密使兼政事令郭袭上书谏畋猎，嘉纳之。辛丑，冬至，赦，改元乾亨。

十二月乙卯，燕王匡嗣遥授晋昌军节度使，降封秦王。壬戌，蜀王道隐南京留守，从封荆王。

是冬，驻跸南京。

二年春正月丙子朔，封皇子隆绪为梁王，隆庆为恒王。丁亥，以惕隐休哥为北院大前枢密使贤适封西平郡王。

二月戊辰，如清河。三月丁亥，西南面招讨副使耶律王六、太尉化哥遣人献党项俘。闰月庚午，有鸨飞止御帐，获以祭天。

夏四月庚辰，祈雨。戊子，清暑燕子城。

五月，雷火陵松。

六月己亥，喜隐复谋反，囚于祖州。

秋七月戊午，王六等献党项俘。

八月戊戌，东幸。

冬十月辛未朔，命巫者祠天地及兵神。辛巳，将南，祭旗鼓。癸未，次南京。丁亥，获敌人，射鬼箭。庚寅，次固安，以青牛白马祭天地。己亥，围瓦桥关。

十一月庚子朔，宋兵夜袭营，突吕不部节度使萧干及四捷军详稳耶律痕德战却之。壬寅，休哥败宋兵于瓦桥东，守将张师引兵出战，休哥奋击，败之。戊申，宋兵陈于水南，休哥涉水击破之。追至莫州，杀伤甚众。己酉，宋兵复来，击之殆尽。

丙辰，班师。乙丑，还次南京。

十二月庚午朔，休哥拜于越。大飨军士。

三年春二月丙子，东幸。己丑，复幸南京。

三月乙卯，皇子韩八卒。辛酉，葬潢、土二河之间，置永州。以秦王韩匡嗣为西南面招讨使。

夏五月丙午，以京汉军乱，动立喜隐不克，伪立其子留礼寿，上京留这除室擒之。

秋七月甲子，留礼寿伏诛。

冬十月，如蒲瑰坡。

十一月辛亥，加除室同政事门下平章事。是月，以南院枢密使郭袭为武定军节度使。

十二月，以辽兴军节度使韩德让为南院枢密使。四年春正月己亥，如华林、天柱。

三月乙未，清明。与诸王大臣较射，宴饮。

夏四月，自将南伐。至满城，战不昨，守太尉奚瓦里中流矢死。统军使善补为伏兵所围，枢密使斜轸救免，诏以失备杖之。

五月，班师，清暑燕子城。

秋七月壬辰，遣使赐喜隐死。

八月，如西京。

九月良子，幸云州。甲辰，猎于祥古山，帝不豫。壬子，次焦山，崩于行在。年三十五，在位十三年。遣诏梁王隆绪嗣位，军国大事听皇后命。统和元年正月壬戌，上尊谥孝成皇帝，庙号景宗。重熙二十一年，加谥孝成康靖皇帝。

赞曰：辽兴六十余年，神册、会同之间，日不暇给；天禄、应历之君，不令其终；保宁而来，人人望治。以景宗之资，任人不疑，信赏必罚，若可与有为也。而竭国之力以助河东，破军杀将，无救灭亡。虽一取偿于宋，得不偿失。知匡嗣之罪，数而不罚；善郭袭之谏，纳而不用；沙门昭敏以左道乱德，庞以侍中。不亦感乎！

## 卷十本纪第十　圣宗一

圣宗文武大孝宣皇帝，讳隆绪，小字文殊奴。景宗皇帝长子，母曰睿智皇后萧氏。帝幼喜书翰，十岁能诗。既长，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

乾亨二年，封梁王。

四年秋九月壬子，景宗崩。癸丑，即皇帝位于柩前，时年十二。皇后奉遣诏摄政，诏谕诸道。

冬十月己未朔，帝始临朝。辛酉，群臣上尊号曰昭圣皇帝，尊皇后为皇太后，大赦。以南院大王勃古哲总领山西诸州事，北院大王、于越休哥为南面行军都统，奚王和朔奴副之，同政事门下平章事萧道宁领本部军驻南京。乙丑，如显州。

十一月甲午，置乾州。

十二月戊午朔，耶律速撒讨阻卜。辛酉，南京留守荆王道隐奏宋遣使献犀带请和，诏以无书却之。甲子，挞刺干乃万十醉言宫掖事，法当死，杖而释之。辛未，西南面招讨使秦王韩匡嗣薨。癸酉，奉大行皇帝宫于菆涂殿。庚辰，省置中台省官。

统和元年春正月戊午朔，以大行在殡，不受朝。乙丑，奉遗诏，召先帝庶兄质睦于菆涂殿前，复封宁王。加宰相室昉、宣徽使普领等恩。丙寅，荆王道隐有疾，诏遣使存问。是日，皇太后幸其邸视疾。戊辰，以乌隈乌骨里部疗节度使耶律章瓦同政事门下平章事。甲戌，荆王道隐薨，辍朝三日，追封晋王，遣使抚慰其家。丙子，以于越休哥为南京留守，仍赐南面行营总管印绶，总边事。渤海挞马解里以受先帝厚恩，乞殉葬，诏不许，赐物以旌之。戊寅，遣使赐于越休哥及奚王筹宁、统军使颇德等汤药。命恳笃持送休哥不车膀，以谕燕民。辛巳，速撒献阻仆俘。午，涿州刺史安吉奏宋筑城河北，诏留守于越休哥挠之，勿令就功。赵妃及公主胡骨典、奚王筹宁、宰相安宁、北大王普奴宇、惕隐屈烈、吴王稍、宇王只没与横帐、国舅、契丹、汉官等并进助山陵费。癸未，齐国公主率内外命妇进物如之。甲申，西南面招讨使直德威奏党十五部侵边，以兵击破之。乙酉，以速撒破阻卜，下诏褒美；仍谕与大汉讨党项诸部。

丁亥，枢密使兼政事令室昉以年老请解兼职，诏不允。

二月戊子朔，禁所在官吏军民不得无故聚众私语及冒禁夜行，违者坐之。己丑，南京奏，闻宋多聚粮边境及宋主将如台山，诏休哥严为之备。甲午，葬景宗皇帝于乾陵，以近幸朗、掌饮伶人挞鲁为殉。上与皇太后因为书附上大行。丙申，皇太后诣陵置奠，命绘近臣于御容殿，赐山陵工人物有差。庚子，以先帝遗物赐皇族及近臣。辛丑，南京统军使耶律善补奏宋边七十余村来附，诏抚存之。乙巳，以御容殿为玉殿，酒谷为圣谷。速撒奏讨党项捷，遣使慰劳。戊申，以惕隐化哥为北院大王，解领为南府宰相。辛亥，幸圣山，遂谒三陵。甲寅，以皇女长寿公主下嫁国舅宰相萧婆项之子吴留。

三月戊午，天德军节度使颓刺父子战殁，以其弟涅离袭爵。

己未，次独山。遣使赏西南面有功将士。辛酉，以大父帐太尉耶律曷鲁宇为惕隐。甲子，驻跸辽河之平淀。辛巳，以国舅、同平章事萧道宁为辽兴节度使，仍赐号忠亮佐理功臣。壬午，以青牛白马祭天地。

夏四月丙戌朔，幸东京。以枢密副使耶律末只兼侍中，为东京留守。庚寅，谒太祖庙。癸巳，诏赐物命妇寡居者。丙申，南幸。辛丑，谒三陵，以东京所进物分赐陵寝官吏。复诏赐西南路招讨使大汉剑，不用命者得专杀。壬寅，致享于凝神殿。

癸卯，谒乾陵。乙巳，遣人以酒脯祭平章耶律河阳墓。庚戌，幸夫人乌骨里第，谒太祖御容，礼毕，幸公主胡古典第饮，赐与甚厚。壬子，大臣以在诟预政，宜有尊号，请下有司详定册礼。诏枢密院谕沿边节将，至行礼日，止遣子弟奉表称贺，恐失边备。枢密请诏北府司徒颇德译南京所进律文，从之。遂如徽州。如耶律庆朗为信州节度使。

五月丙辰朔，国舅、政事门下闰章事萧道宁以皇太后庆寿，请归父母家行礼，而齐国公主及命妇、群臣各进物。设寓，赐国舅帐耆年物有差。壬戌，西南路招讨请益兵讨西突厥诸部，诏北王府耶律蒲奴宁以敌毕、迭烈二部兵赴之。癸亥以于越休哥在南院过用吏人，诏南大王毋相循袭。庚午，耶律善补招亡入宋者，得千馀户归国，诏令抚慰。辛未，次永州，祭王子药师奴墓。乙亥，诏近臣议皇太后上尊号册礼，枢密使韩德度以后汉太后监朝故事草定上之。丙子，以青牛白马祭天地。戊寅，幸木叶山。西南路招讨使大汉奏，近遣拽刺跋刺哥谕党项诸部，来者甚众，下诏褒美。

六月乙酉朔，诏有司，册皇太后日给三品以上法服，三品以下用大射柳之服。西南路招讨使使奏党项酋长执夷离堇子隈引等乞内附，诏抚纳之，仍察其诚伪，谨边备。丙戌，还上京。

己丑，有司奏，同政事门下平章事、驸马都尉卢俊与公主不协，诏离之，遂出俊为兴国军节度使。辛卯，有事于太庙。甲午，上率群臣上皇太后尊号曰承天皇太后，群臣上皇帝尊号曰天辅皇帝，大赦，改元统和。丁未，覃恩中外，文武官各进爵一级。

以枢密副使耶律斜轸守司徒。

秋七月甲寅朔，皇太后听政。乙卯，上亲录囚。五子司徒娄国坐称疾不山陵，笞二十。辛酉，行再生礼癸酉，临潢尹哀衮进饮馔。上与诸王分朋击鞠。丙子，韩德威遣详稳辖马上破党项俘获数，并送夷离堇之子来献。辛巳，赏西南面有功将士。

八月戊子，上西巡。己丑，谒祖陵。辛卯，皇太后祭楚国王萧思温墓。癸巳，上与皇太后谒怀陵，遂幸怀州。甲午，上与斜轸于太后前易弓矢鞍马，约以为友。己亥，猎赤山，遣使荐熊肪、鹿脯于乾陵之神殿。以政事令孙桢无子，诏国舅小翁帐郎君桃隈为之后。乙巳，诏于越休哥提点元城。壬子，韩德威表请伐党项之复叛者，诏许之；仍发别部兵数千以助之。

九月癸丑朔，以东京、平州旱、蝗，诏振之。乙卯，谒永兴、长宁、郭睦三宫。丙辰，南京留守奏，秋霖豁稼，请权停关征，以通山西粜易，从之。庚申，谒宣简皇帝庙。辛酉，幸祖州，谒祖陵。壬戌，还上京。辛未，有司请以帝生日为千龄节，从之。皇太后言故于越屋只有傅导功，宜录其子孙；遂命其子泮泱为林牙。丙子，如老翁川。

冬十月癸未朔，天奏老人星见。戊子，以公主淑哥下嫁国舅详稳照姑。癸巳，速撒奏敌烈部及叛蕃来降，悉复故地。乙未，以燕京留守于霸占休哥言，每岁诸节度使贡献，如契丹官例，止进鞍马，从之。丁酉，以吴王稍为上京留守，行临潢尹事。上将征高丽，亲阅东京留守耶律末只所部马。丙午，命宣微使兼侍中蒲领、林牙肯德等将兵东讨，赐旗鼓及银符。

十一月壬子朔，观渔挞马泺。癸丑，应州奏，获宋谍者，言宋除道五台山，将入灵丘界。诏谍者及居停人并磔于市，庚辰，上与皇太后祭乾陵，下诏谕三京左右相、左右平章事、副留守判官、诸道节度使判官、诸军事判官、录事参军等，当执公方，毋得阿顺。诸县令佐如遇州官及朝使非理征求，毋或畏徇。恒加采听，以为殿最。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门闾。

十二月壬竿朔，谒凝神殿，遣使分祭诸陵，赐守殿官属酒。

是日，幸显州。丁亥，以显州岁贡绫锦分赐左右。甲午，东幸。

己亥，皇太后观渔于玉盆湾。辛丑，观渔于浚渊。甲辰，敕诸刑辟已结正决遣而有冤者，听诣台诉。是夕，然万鱼灯于双溪。

戊申，千龄节，祭日月，礼毕，百僚称贺。

二年春正月甲子，如长泺。

二月癸巳，国舅帐彰德军节度使萧闼览来朝。甲午，赐将军耶律敌不春衣、束带。丙申，东路行军、宣微使耶律蒲宁奏讨女直捷，遣使执手奖谕。庚子，朝皇太后，太后因从观猎于铙乐川。乙巳，五国乌隈于厥节度使耶律隗尘以所辖诸部难治，乞赐诏给剑，便宜行事，从之。丙午，上与诸王大臣较射。丁未，韩德威以征党项回，遂袭河东，献所俘，赐诏褒美。

三月乙卯，划离部请今后详稳止从本部选授为宜，上曰：“诸部官惟在得人，岂得定以所部为限。”不允。赠故同平章事赵延煦兼侍中。

夏四月丁亥，宣徽使、同平章事耶律普宁、都监萧勤德献征女直捷，授普宁兼政事令，勤德神武卫大将军，各赐金器诸物。庚寅，皇太后临决滞狱。辛卯，祭风件。壬辰，以宣徽南院刘承规为承德军节度使，崇德宫都部署、保义军节度使张德筠为宣徽北院使。

五月乙卯，祠木叶山。丁丑，驻跸沿柳湖。

六月巳卯朔，皇太后决狱，至月终。秋七月癸丑，皇太后行再生礼。

八月辛卯，东京留守兼侍中耶律末只奏，女直术不直、赛里等八族乞举众内附，诏纳之。

九月戊申朔，驻跸土河。辛未，以景宗忌日，诏诸道京镇遣官行香饭僧。

冬十月丁丑朔，以归化州刺史耶律普宁为彰德军节度使，右武卫大将军韩倬为彰国军节度使兼侍卫亲军兵马都指挥使。

十一月壬子，以枢密直学士、％给事中郑嘏为儒州刺史。

是月，速撒等讨阻卜，杀其酋长挞刺干。

十二月辛丑，以翰林学士承旨马得臣为宣政殿学士，耶律颇德南京统军使，耶律瑶升大内惕隐，大仁东京中台省右平章事。

三年春正月丙竿朔，如长泺。丁巳，以翰林学士邢抱朴为尚书、礼部侍郎、知制诰，左拾遗知制诰刘景、吏部郎中知制诰牛藏用并政事舍人。

二月丙子朔，以牛藏用知枢密直学士。

三月乙巳朔，枢密奏契丹诸役户多困乏，请以富户代之。

上因阅诸疗籍，涅刺、乌隈二部户少而役重，并量免之。

夏四月乙亥朔，祠木叶山。壬午，以凤州刺史赵匡符为保静军节度使。癸未，以左监门卫大将军王庭勖为奉先军节度使，彰武军节度使韩德凝为崇义军节度使。

五月壬子，还上京。癸酉，以国舅萧道宁同平章事、知渖州军州事。

六月甲戌朔，如柏坡。皇太后亲决滞狱。乙亥，以归义军节度使王希严为兴国军节度使。

秋七月甲辰朔，诏诸道缮甲兵，以备东征高丽。甲寅，东幸。甲子，遣郎君班哀赐秦王韩匡嗣葬物。丙寅，驻跸土河。以暴涨，命造船桥，明日乘步辇出听政。老人星见。丁卯，遣使阅东京诸军兵器及东征道路。以平章事萧道宁为昭德军节度使，武定军节度使、守司空兼政事令郭袭为天平军节度使，大同军节度使、守太子太师兼政事令刘延构为义成军节度使，赠尚父秦王韩匡嗣尚书令。

八月癸酉朔，以辽泽沮洳，罢征高丽。命枢密使耶律斜轸为都统，驸马都尉萧恳德为监军，以兵讨女直。丁丑，次稿城。

庚辰，至显州，谒凝神殿。辛巳，幸乾州，观新宫。癸未，谒乾陵。甲申，命南、北面臣僚分巡山陵林木，及令乾、显二州上所部里社之数。丙戌，北皮室详稳进勇敢士七人。戊子，故南院大王谐领已里婉妻萧氏奏夫死不能葬，诏有司助之。庚寅，东征都统所奏路尚陷泞，未可进讨，诏俟泽涸深入。癸巳，皇太后谒显陵。庚大，谒乾陵。辛丑，西幸。

闰九月癸酉，命邢抱朴勾检显陵。丙子，行次海上。庚辰，重九，骆驼山登高，赐群臣菊花酒。辛巳，诏谕东征将师，乘水涸进讨。丙申，女直宰相术不里来贡。戊戌，驻跸东古山。

巳亥，速撒奏术不姑诸部至近淀，夷离堇易鲁姑请行俘掠，上曰：“诸部于国无恶，保故俘掠，徒生事耳。”不允。

冬十一月甲戌，诏吴王领秦王韩匡嗣葬祭事。丁丑，诏以东北路兵马监军妻婆底里存抚边民。戊寅，赐公主胡骨典葬夫金帛、工匠。辛卯，以韩德让兼政事令。癸巳，禁行在市易布帛不中尺度者。丙申，东征女直，都统萧闼览、菩萨奴以行军所经地里、物产来上。

## 卷十一本纪第十一　圣宗二

圣宗二四年春正月甲戌，观渔土河。林牙耶律谋鲁姑、彰德军节度使萧闼览上东征俘获，赐诏奖谕。丙子，枢使耶律斜轸、林雅勤德等上讨女直所获生口十余万、马二十余万及诸物。

己卯，朝皇太后。决滞讼。壬午，枢密使斜轸、林雅勤德、谋鲁姑、节度使闼览、统军使室罗、侍中抹只、奚王府监军迪烈与安吉等克女直还烟，遣近侍泥里吉诏旌其功，仍执手抚谕，赐酒果劳之。甲午，幸长泺。

二月壬寅，以四番都军李继忠为检校司徒、上柱国。癸卯，西夏李继造叛宋来降，以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鼾等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西番酋帅瓦泥乞移为保大军节度使、鄜坊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甲寅，耶律斜轸、萧闼览、谋鲁姑等族师来朝，行饮至之礼，赏赍有差。丙寅，行次袅里井。

三月甲戌，于越休哥奏宋遣曹彬、崔彦进、米信由雄州道，田重进飞道，潘美、杨继业雁门道来侵，岐沟、涿州、固安、新城皆陷。诏宣徽使蒲领驰赴燕南，与休哥议军事；分遣使者征诸疗兵益休哥以击之；复遣东京留守耶律抹只以大军继进，赐剑专杀。乙亥，以亲征告陵庙、山川。丙子，统军使耶律颇德败宋军于固安，休哥绝其粮饷，擒将吏，获马牛、器仗甚众。

庚辰，寰州刺赵彦章以城叛，附于宋。辛巳，宋兵入涿州。顺义军节度副使赵希赞以朔州叛，附于宋。时上与皇太后驻兵驼较口，良征兵马以为应援。壬午，诏林牙勤德以兵守平州之海岸以备宋。仍报平州节度使迪里姑，若勤德未至，遣人趣行；马乏则括民马；铠甲阙，则取于显州之甲坊。癸未，辽军与宋田重进战于飞狐，不利，冀州防御使大鹏翼、康州刺史马赟、马军指挥使何万通陷焉。丁亥，以北院枢使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以北宣微使蒲领为南征都统，以副于越休哥。彰国军节度使艾正、观察判官宋雄以应州叛，附于宋。庚寅，遣飞龙使亚刺、文班吏亚达哥阅马以给先发诸军，诏驸马都尉萧继远领之。辛卯，武定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郢州防御使吕行德、副都指挥使张继从、马军都指挥使刘知进等以飞狐叛，附于宋。

癸巳，赐林牙谋鲁姑旗鼓四、剑一，率禁军之骁锐者南助休哥。

丙申，步军都军使穆超以灵丘叛，附于宋。诏遣使赐枢密使斜轸密旨及彰国军节度使杓赟印以趣征讨。

夏四月己亥朔，次南京北郊。庚子，惕隐瑶升、西南面招讨使韩德威以捷。辛丑，宋潘美陷云州。壬寅，遣抹只、谋鲁姑、勤德等领偏师以助休哥，仍赐旗鼓、杓赟印抚谕将校。癸卯，休哥复以捷报，上以酒脯祭天地，率群臣贺于皇太后。诏勤德还军。丙午，颇备上所获铠仗数。戊申，监军、宣徽使蒲领奏敌军引退，而奚王筹宁、北大王蒲奴宁、统军使颇德等以兵追蹑，皆胜之。遗敞史勤德持诏褒美，及诏侍中抹只统诸军赴行在所。频不部节度使和卢睹、黄皮室详稳解里等各上所获兵甲。又诏两部突骑蔚州，以助闼览。横帐郎君老君奴率诸郎君巡徼居庸之北。将军化哥统平州兵马，横帐郎君奴哥为黄皮室都监，郎君谒里为北府都监，各以步兵赴蔚州以助斜轸。庚戌，以斜轸为诸路兵马都统，闼览兵马副部署，迪子都监，以代善补、韩德威。癸丑，以艾正、赵希赞及应州、朔州节度副使、奚军小校隘离辖、渤海小校贯海等叛入于宋，籍其家属，分赐有功将校。宋将曹彬、米信北渡拒马河，与于越休哥对垒，挑战，南北列营长六七里。时上次涿州东五十里。甲寅，诏于越休哥、奚王筹宁、宣徽使蒲领、南、北二王等严备水道，无使敌兵得潜至汲州。乙卯，休哥等败宋军，献所获器甲、货财，赐诏褒美。蔚州左右都押衙李存璋、许彦钦等杀节度使萧啜里，执监城使、铜州节度使耿绍忠，以城叛，附于宋。丙辰，复涿州，告天地。戊午上次沙姑河之北淀，召林雅勤德议军事。诸将校所俘获来上。奚王筹宁、南、北二王率所部将校来朝。以近侍粘米里所进自落鸨祭天地。己未，休哥、蒲领来朝，诏三司给军前夏衣布。庚申，上朝皇太后。辛酉，大军次固安。壬戌，围固安城，统军使颇德先登，城遂破，大纵俘获。居民先被俘者，命以官物赎之。甲子，赏攻城将士有差。

五月庚午，辽师与曹彬、米信战于岐沟关，大败之，追至拒马河，溺死者不可胜纪；余众奔高阳，又为辽师冲击，死者数万，弃戈甲若丘陵。輓漕数万人匿岐沟空城中，围之。壬申，以皇太后生辰，纵还。癸酉，班师，还次新城。休哥、蒲领奏宋兵奔逃者皆杀之。甲戌，以军捷，遣使分谕诸路京镇。丁丑，诏诸将校，论功行赏，无有不实。己卯，次固安南，以青牛白马祭天地。庚辰，以所俘宋人射鬼箭。诏遣详稳排亚率弘义宫兵及南、北皮室、郎君、拽刺四军赴应、朔二州界，与惕隐瑶升、招讨韩备威等同御宋兵在山西之退者。辛巳，以瑶升军赴山西。壬午，还次南京。癸未，休哥、筹宁、蒲奴宁进俘获。

斜轸遣判官蒲姑奏复蔚州，斩首二万余级，乘胜攻下灵丘、飞狐，赐蒲姑酒及银器。丙戌，御元和殿，大宴从军将校，封休哥为宋国王，加蒲领、筹宁、蒲奴宁及诸有功将校爵赏有差。

丁亥，发南京，诏休哥备器甲，储粟，待秋大举南征。戊子，斜轸奏宋军复围蔚州，击破之。诏以兵授瑶升、韩德威等。壬辰，以宋兵至平州，瑶升、韩德威不尽追杀，降诏诘责。仍谕，据城未降乾，必尽掩杀，无使遁逃。癸巳，以军前降卒分赐扈从。乙未，赏颇备诸将校士卒。

六月戊戌朔，诏韩德威赴阙，加统军使颇德检校太师。甲辰，诏南京留守休哥遣炮手西助斜轸。乙巳，以夷离毕侄里古部送辎重行宫，暑行日五十里，人马疲乏，遣使让之。丁未，度居庸关。壬子，南京留守奏百姓岁输三司盐铁钱，折绢不如直，诏增之。甲寅，斜轸奏复寰州。乙卯，皇太妃、诸王、公主迎上岭表，设御幄道傍，置景宗御容，率从臣进酒，陈俘获于前，遂大宴。戊午，幸凉陉。以所俘分赐皇族及乳母。己未，闻所遣宣谕回鹘、核列哿国度里、亚里等为术不姑邀留，诏速撒赐术不姑货币，谕以朝廷来远之意，使乾由是乃得行。癸亥，以节度使韩毗哥、翰林学士邢抱朴等充云州宣谕招抚使。丙寅，以太尉王八所俘生口分赐赵妃及于越迪辇乙里婉。

秋七月丙子，枢密使斜轸遣侍御涅里底、干勤哥奏复朔州，擒宋将杨继业，及上所获将校印绶、诰敕，赐涅里底等酒及银器。辛巳，以捷告天地。以宋归命者二百四十人分赐从臣。又以杀敌多，诏上京开龙寺建伟事一月，饭僧万人。辛卯，斜轸奏：大军至蔚州，营于州左。得谍报，敌兵且至，乃设伏以待。

敌至，纵兵逆击，追奔逐北，至飞孤口。遂乘胜鼓行而西，入寰州，杀守城吏卒千余人。宋将杨继业初以骁勇自负，号杨无敌，北据云、朔数州。至是，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至狼牙村，恶其名，不进，左右固请，乃行。遇斜轸，伏四起，中流矢，堕马被擒。疮发不食，三日死。遂函其首以献。诏详稳辖麦室传其首于越休哥，以示诸军，仍以朔州之捷宣谕南京、平州将吏。自是宋守云、应诸州者，闻继来死，皆弃城遁。

八月丁酉朔，置先离闼览官六员，领于骨里、女直、迪烈于等诸疗人之隶宫籍者。以北大王蒲奴宁为山后五州都管。乙巳，韩备让奏宋兵所掠州郡，其逃民禾稼，宜募人收获，以其半给收者，从之。乙卯，斜轸还自军，献俘。己未，用室昉、韩德让言，复山西今年租赋。诏第山西诸将校功过而赏罚之。

乙室帐宰相安宁以功过相当，追告身一通；谛居部节度使佛奴笞五十。惕隐瑶升、拽刺赟烈、朔州节度使慎思、应州节度使骨只、云州节度使化哥、军校李元迪、蔚州节度佛留、都监崔其、刘继琛，皆以闻敌逃遁夺官；赟烈仍配隶本贯；领国舅军王六笞五十。壬戌，以斜轸我部将校前破女直，后有宋捷，第功加赏。癸亥，加斜轸守太保。

九月丙寅朔，皇太妃以上纳后，进衣物、驼马，以助会亲颁赐。甲戌，次黑河，以笪九登高于高水南阜，祭天。赐从臣命妇菊花酒。丁丑，次河阳北。戊寅，内外命妇进会亲礼物。

辛巳，纳皇后萧氏。丙戌，次儒州，以大军将南征，诏遣皮室详稳乞的、郎君拽刺先赴本军缮甲兵。己丑，召北大王蒲奴宁赴行在所。甲午，皇太后行再生礼。

冬十月丙申朔，党项、阻卜遣使来贡。丁酉，皇太后复行再行礼，为帝祭神祈福。己亥，以乙室王帐郎君吴留为御史大夫。政事令室昉奏山西四州自宋兵后，人民转徙，盗贼充斥，乞下有司禁止。命新州节度使蒲打里选人分道巡检。北大王帐郎君曷葛只里言本府王蒲奴宁十七罪，诏横帐太保核国底鞫之。蒲奴宁伏其罪十一，笞二十释之。曷葛只里亦伏诬告六事，命详酌罪之。知事勤德连，杖一百，免官。甲辰，出居庸关。乙巳，诏诸京镇相次军行，诸细务权停理问。庚戌，分遣拽刺沿边侦候。辛亥，命皇族庐帐驻东京延芳淀。壬子，诏以敕榜村于越休哥，以南征谕拒马河南六州。乙卯，幸南京。戊午，以南院大王留宁言，复南院部民今年租赋。壬戌，以银鼠、青鼠及诸物赐京官、僧道、耆老。甲子，上与大臣分朋击鞠。

十一月丙寅朔，党项来贡。庚午，以政事令韩德让守司徒，壬申，以古北、松亭、榆关征税不法，臻阻商旅，遣使鞫之。

女十请以兵从征，许之。癸酉，御正殿，大劳南将校。丙子，南伐，次狭底埚，皇太后亲阅辎重兵甲。丁丑，以休哥为先锋都统。戊寅，日南至，上率从臣祭酒景宗御容。辛巳，诏以北大王蒲奴宁居奉圣州，山西五州公事，并听与节度使蒲打里共裁决之。癸未，祭日月，为附马都尉勤德祈福。乙酉，置诸部监，勒所部各守营伍，毋相错杂。丙戌，遣谋鲁姑、萧继远沿边巡徼。以所获宋卒射鬼箭。丁亥，以青牛白马祭天地。辛卯，次白佛塔川，获自落驯狐，以为吉征，祭天地。良马都尉萧继远、林牙谋鲁姑、太尉林八等固守封疆，毋漏间谍。军中无故不得驰马，及纵诸军残南境桑果。壬辰，至唐兴县。时宋军屯滹沱桥北，选将乱射之，桥不能守，进焚其桥。癸巳，涉沙河，休哥来议事。北皮室详稳排亚献所获宋谍二人。上赐衣物，令还招谕泰州。楮特部节度使卢补古、都监耶律盼与宋战于泰州，不利。甲午，祭麃鹿神。以卢补古临陈遁逃，夺告身一通判官、都监各杖之。郎君拽刺双骨里遇宋先锋于望都，擒其士卒九人，获甲马十一，赐酒及银器。乙未，以卢补古等罪诏谕诸军。以御盏郎君化哥权楮特部节度使，横帐郎君佛留为都监，代卢补古。权领国舅军桃畏请置二校领散卒，诏以郎君世音、颇德等充。命彰德军节度使萧闼览、将军迪子略地东路。诏休哥、排亚等议军事。十二月己亥，休哥败宋军于望都，遣人献俘。任寅，营于滹沱北，诏休哥以骑兵绝宋兵，毋令人邢州；命太师王六谨侦候。癸卯，小校曷主遇宋辎重，引兵杀获甚众，并焚其刍粟。

甲辰，诏南大王与休哥合势进讨，宰相安宁领迪离部及三克军殿。上率大军与宋将刘廷让、李敬源战于莫州，败之。乙巳，擒宋将贺令图、杨重进等；国舅详稳挞烈哥、宫使萧打里死之。

丙午，诏休哥以下入内殿，赐酒劳之。丁未，筑京观。复以南京禁军击杨围城，守将以城降。诏禁侵掠。己酉营神榆村，诏上杨围城粟麦、兵甲之数。辛亥，以黑白二牲祭天地。癸丑，拔冯母镇，大纵俘掠。丙辰，邢州降。丁巳，拔深州，以不即降，诛衬将以下，纵兵大掠。李继迁引五百骑窊塞，愿婚大国，永作藩辅，诏以王子帐节度使耶律襄之女汀封义成公主下嫁，赐马三千疋。

## 卷十二本纪第十二　　圣宗三

五年春正月乙丑，破束城县，纵兵大掠。丁卯，次文安，遣人谕降，不听，遂击破之。尽杀其不壮，俘其老幼。戊寅，上还南京。己卯，御元和殿，大赍将士。壬辰，如华林、天柱。

二月取午朔，至自天柱。

三月癸亥朔，幸长春宫，赏花钓鱼，以牡丹遍赐近臣，观宴累日，丁丑，以蹄居部下拽刺解里侦候有功，命入御盏郎君班只候。

夏四月癸巳朔，幸南京。丁酉，上率百僚册上皇太后尊号曰睿德神略应运启化承天皇太后；礼毕，群臣上皇帝尊号曰至德广孝昭圣天辅皇帝。戊戌，诏有司条上勋旧，等第加恩。癸丑，清暑冰井。

六月壬辰朔，召大臣决庶政。丙申，以耶律苏为遥郡刺史。

秋七月戊辰，涅刺部节度使撒葛里有惠政，民请留，从之。

是月，猎平地松林。

九月丙戌，幸南京。是冬止焉。

六年春正月庚申，如华林、天柱。

二月丁未，奚王筹宁杀无罪人李浩，所司议贵，请贷其罪。令出钱赡浩家，从之。甲寅，大同军节度使、同平章政事刘京致仕。三月己未，休哥奏宋事宜，上亲览之。丙寅，以司天赵宗德、齐泰、王守平、邵祺、阎梅从征四载，言天象数有征，赐物有差。癸未，李继迁遣使来贡。

夏四月乙未，幸南京。丁酉，胡里室横突韩德让堕马，皇太后怒，杀之。戊戌，幸宋国王休哥第。

五月癸亥，南府宰相耶律沙薨。

闰月丙戌朔，奉圣州言太祖所建金铃阁坏，乞加修缮。诏以南征，恐重劳百姓，待军还治之。壬寅，阿萨兰回鹘来贡。

甲寅，乌隈于厥部以岁贡貌鼠、青鼠皮非土产，皆于他处贸易以献，乞改贡。诏自今上进牛马。

六月癸亥，党项太保阿刺恍来朝，贡方物。乙丑，谕诸道兵马备南征攻城器具。乙酉，夷离堇阿鲁勃送沙州节度使曹恭顺还，授于越。

秋七月丙戌，观市。己亥，遣南面招讨使韩德威讨河、涅诸蕃违命者。赐休哥、排亚部诸军战马。己酉，驻跸于洛河。

壬子，加韩德威开府仪同三司兼政事令、门下平章事，东京留守兼侍中、漆水郡王耶律抹只为大同军节度使。癸丑，排亚请增置涿州驿传。

八月丙辰，以青牛自马祭天地。戊午，休哥与排亚、袅里易捉生，将至易州，遇宋兵，杀其指挥使而还。庚申，幸黎园温汤。癸亥，以将伐宋，遣使祭木叶山。丁丑，濒海女直遣使速鲁里来朝。西北路管押详稳速撒哥以伐折立、助里二部，上所俘获。东路林牙萧勤德及统军石老以击败文直兵，献俘。大同军节度使耶律抹只奏今岁霜旱乏食，乞僧价折粟，以利贫民。

诏从之。滨诲女直遣厮鲁里来修土贡。九月丙申，化哥与木不姑春古里来贡。休哥遣详稳意德里献所获宋谍者。丁酉，皇太后幸韩德让帐，厚加赏赍，命众臣分朋双陆以尽欢。戊戌，幸南京。己亥，有事于太宗皇帝庙。

以唐元德为奉陵军节度使。癸卯，祭旗鼓南伐。庚戌，次涿州，射帛书谕城中降，不听。

冬十月乙卯，纵兵四面攻之，地破乃降，因抚谕其众。驸马萧勤德、太师阅览皆中流矢。勤德载帝车中以归。闻宋军退，遣斜轸、排亚等追击，大败之。戊午，攻沙堆驿，破之。己巳，以黑白羊祭天地。庚午，以宋降军分置七指挥，号归圣军。壬申，行军参谋、宣政殿学士马得臣言谕降宋军，恐终不为用，请并放还。诏不允。丙子，筹宁奏破狼山捷。辛巳，复奏败宋兵于益津关。癸未，进军长城口，宋定州守将李兴以兵来拒，休哥击败之，追奔五六里。

十一月甲申朔，上以将攻长城口，诏诸军备攻具。庚寅，驻长城口，督大军四面进攻。士溃围，委城遁，斜轸招之。不降；上与韩德让邀击之，杀获殆尽，获者分隶燕军。辛卯，攻满城，围之。甲午，拔其城，军士开北门遁，上使谕其将领，乃率众降。戊戌，攻下祁州，纵兵大掠。己亥，拔新乐。庚子，破小狼山砦，丁未，宋军千人出益津关。国舅郎君桃委、详稳十哥击走之，杀副将一人。己酉，休哥献黄皮室稳徊地莫州所获马二十匹，士卒二十人。命赐降者衣带，便隶燕京。辛亥，西路又送降卒二百余人，给寒者裘衣。以马得臣权宣徽院事。

十二月甲寅朔，赐皮室详稳乞得、秃骨里战马。横帐郎君达打里劫掠，命杖之。丙辰，败于沙河。休哥献奚详稳耶鲁所获宋谍。丁巳，遣北宰相萧继远等往规安平。侍卫马军司奏攻祁州、新乐，都头刘赞等三十人有功，乞加恩赏。是月，大军驻宋境。是岁，诏开贡举，放高举一人及第。

七年春正月癸未朔，班师。戊子，宋鸡壁砦守将郭荣率众来降，诏屯南京。庚寅，次长城口。三卒出管劫掠，笞以徇众，以所获物分赐左右。壬辰，李继迁与兄继捧有怨，乞与通好，上知其非诚，不许。癸巳，谕诸军趣易州。己亥，禁部从代民桑样。癸卯，攻易州，宋兵出遂城来援，遣铁林军击之，擒其指挥使王人。甲辰，大军齐进，破易州，降刺史刘墀，守陴士卒南遁，上帅师邀之，无敢出者。即以马质为刺史，赵质为兵马都监，迁易州军民于燕京。以东京骑将夏贞显之子仙寿先登，授高州刺史。乙巳，幸易州，御五花楼，抚谕士庶。丙午，以青牛白民祭天地。诏谕三京诸道。戊申，次涞水，谒景宗皇帝庙。诏遣涿州刺史耶律守雄护送易州降人八百，还隶本贯。己酉，次歧沟，射鬼箭。辛亥，还次南京，六军解严。

二月壬子朔，上御元和殿受百官贺。诏鸡壁砦民二百户徙居檀、顺、蓟三州。甲寅，回鹘、于阗、师子等国来贡。乙卯，大飨军士，爵赏有差。枢密使韩德让封楚国王，驸马都尉萧宁远同政事门下平章事。是日，幸长春宫。甲子，诏南征所俘有亲属分隶诸帐者，给官钱赎之，使相从。乙丑，赏南征女直军，使东还。丙寅，禁举人匿名飞书，谤讪朝廷。癸酉，吐番、党项来贡。甲戌，云州租赋请止输水道，从之。丙子，以女直活骨德为本部相。分遣巫觋祭名山大川。丁丑，皇子佛宝奴生。

戊寅，阿萨兰、于阗、辖烈并遣使来贡。

三月壬午朔，遣使祭木叶山。禁白牧伤禾稼。宋进士十七人挈家来归，命有司考其中第者，补国学官。余授县主簿、尉。

李继迁遣使来贡。丁亥，诏知易州赵质收战亡士卒骸骨，筑京观。戊子，赐于越宋国王红珠筋线，命入内神帐行再生礼，皇太后赐物甚厚。以鸡壁砦民成廷朗等八户隶飞狐。己丑，诏免云州通赋。乙室王贯宁击鞠，为所部郎君高四纵马突死，诏讯高四罪。丙申，诏开奇峰路通易州市。戊戌，以王子帐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下嫁李继迁。

是春，驻跸延芳淀。

夏四月甲寅，还京。乙卯，国舅太师萧阅览为子排亚请尚皇女延寿公主，许之。丙辰，谒太宗皇帝庙。以御史大夫乌骨领乙室大王。己未，幸延寿寺饭僧。甲子，谏议大夫马得臣以上好击球，上疏切谏：“臣伏见陛下听朝之暇，以击球为乐。

臣思此事有三不宜：上下分朋，君臣争胜，君得臣夺，君输臣喜，一不宜也；往来交错，前后遮约，争心竞起，礼容全废，若贪月杖，误拂天衣，臣既失仪，君又难责，二不宜也；轻万乘之贵，逐广场之娱，地虽平，至为坚确，马虽良，亦有惊蹶，或因奔击，失其控御，圣体宁无亏损？太后岂不惊惧？三不宜也。臣望陛下念继承之重，止危险之戏。”疏奏，大嘉纳之。

丁卯，吐浑还金、回鹘安进、吐蕃独朵等自未来归，皆赐衣带。

皇太后谒奇首可汗庙。丙子，以舍利军耶律杳为常衮。己卯，驻跸儒州龙泉。

五月庚辰朔，遣宣徽使蒲领等率兵分道备宋。以遥辇副使控骨离为舍利拽刺详稳。辛巳，祭风伯于儒州白马村。休哥引军至满城，招降卒七百余人，遣使来献。诏隶东京。辛卯，猎桑乾河。壬辰，燕京奏宋兵至边，时暑未敢与战，且驻易州，俟彼动则进击、退则班师。从之。

六月庚戌朔，以太师柘母迎合，挝之二十。辛酉，诏燕乐、密云二县荒地许民耕种，免赋役十年。甲戌，宣政殿学士马得臣卒，诏赠太子少保，赐钱十万，粟百石。乙亥，诏出诸畜赐边部贫民。是月，休哥、排亚破宋兵于泰州。

秋七月乙酉，御含凉殿视朝。丙戌，以中丞耶律核麦哥权夷离毕，横帐郎君耶律延寿为御史大夫。癸巳，遣兵南征。甲午，以迪离毕、涅刺、乌濊三部各四人益东北路夫人婆里德，仍给印绶。丁酉，劳南征将士。是日，帝与太后谒景宗皇帝庙。

八月庚午，放进士高正等二人及第。

冬十月，禁置网捕兔。

十一月甲申，于阗张文宾进内丹书。

十二月甲寅，钩鱼于沈子添。癸亥，猎于好草岭。

## 卷十三本纪第十三　圣宗四

八年春正月辛巳，如台湖。庚寅，诏决滞狱。庚子，如沈子泺。二月丁未朔，于阗、回鹘各遣使来贡。壬申，女直遣使来贡。

三月丁丑，李继迁遣使来贡。庚辰，太白、荧惑斗，凡十有五次。乙酉，城杏埚，以宋俘实之。辛丑，置宜州。

夏四月丙午朔，严州刺史李寿英有惠政，民请留，从之。

庚戌，女直遣使来贡。庚午，以岁旱，诸部艰食，振之。

五月戊子，以宋降卒分隶诸军。庚寅，女直宰相阿海来贡，封顺化王。丙申。清暑胡土白山。诏括民田。

六月丙午，以北面林牙磨鲁古为北院大王。阿萨兰回鹊于越、达刺干各遣使来贡。甲寅，月掩天驷第一星。丙辰，女直遣使来贡。

秋七丹庚辰，改南京熊军为神军。诏东京路诸宫分提辖司，分置定霸、保和、宣化三县，白川州置洪理，仪坤州置广义，辽西州置长庆，乾州置安德各一县。省遂、妫、松、饶、宁、海、瑞、玉、铁里、奉德等十州，及玉田、辽丰、松山、弘远、怀清、云龙、平译、平山等八县，以其民分隶他郡。

八月乙卯，以黑白羊祭天地。

九月乙亥，北女直四部请内附。壬辰，李继迁献宋俘。

冬十月丙午，以大败宋军，复遣使来告。己酉，阻卜等遣使来贡。是月，驻跸大王川。

十一月庚寅，以吐谷浑民饥，振之。酉，太白昼见。

十二月癸卯，李继迁下宋麟、鄜等州，遣使来告，女直遣使来贡。庚戌，遣使封李继迁为夏国王。癸丑，回鹘来贡。

是岁，放郑云从等二人及第。

九年春正月甲戌，女直遣使来贡。丙子，诏禁私度僧尼。

庚辰，如台湖。乙酉，枢密使、监修国史室昉等进《实录》，赐物有差。戊子，选宋降卒五百置为宣力军。辛卯，诏免三京诸道租赋，仍罢括田。

二月丙午，夏国遣使告伐宋捷。丁未，以涿州刺史耶律王六为惕隐。甲子，建威寇、振化、来运三城，屯戍卒。

闰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壬申，遣翰林承旨邢抱朴、三司使李嗣、给事中刘京、政事舍人张干、南京副留守吴浩分决诸道滞狱。

三月庚子朔，振室韦、乌古诸部。戊申，复遣库部员外郎马守琪、仓部员外郎祁正、虞部员外郎崔祐，蓟北县令崔简等分决诸道滞狱。甲子，幸南京。

夏四月甲戌，回鹘来贡。乙亥，夏国王李继迁遣杜白来谢封册。丙戌，清暑炭山。

五月己未，以秦王韩匡嗣私城为全州。

六月丁亥，突厥来贡。是月，南京霖雨伤稼。

秋七月癸卯，通括户口。乙巳，诏诸道举才行、察贪酷、抚高年、禁奢僭，有殁于王事者官其子孙。己未，夏国以复绥、银二州，遣使来告。

八月癸酉，铜州嘉禾生，东京甘露降。戊寅，女直进唤鹿人。壬午，东京进三足乌。

九月庚子，鼻骨德来贡。己酉，驻跸庙城。南京地震。

冬十月丁卯，阿萨兰回鹘来贡。壬申，夏国王李继迁遣使来上宋所授敕命。丁丑，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来附，授推忠效顺启圣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封西平王。

十一月己亥，以青牛白马祭天地。

十二月，夏国王李继迁潜附于宋，遣诏讨使韩德威持诏谕之。

是岁，放进士石用中一人及第。

十年春正月丁酉，禁丧葬礼杀马，及藏甲胄、金银、器玩。

丙午，如台湖。

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韩德威奏李继迁称故不出，至灵州俘掠以还。壬申，兀惹来贡。壬午，免云州租赋。庚寅，夏国以韩德威俘掠，遣使来奏，赐诏安慰。辛卯，给复云州流民。

三月甲辰，铁骊来贡。丙辰，如炭山。

夏四月乙丑，以台湖为望幸里。庚寅，命群臣较射。

五月癸巳，朔州流民给复三年。

七月辛酉，铁骊来贡。

八月癸亥，观稼，仍遣使分阅苗稼。

九月癸卯，幸五台山金河寺饭僧。

冬十月壬申，夏国王遣使来贡。戊寅，铁骊来贡。

十一月壬辰，回鹊来贡。

十二月庚辰，猎儒州东川。拜天。是月，以东京留守萧恒德等伐高丽。

十一年春正月壬寅，回鹘来贡。丙午，出内帑钱赐南京统军司军。高丽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请罪，诏取女直鸭禄江东数百里地赐之。

二月癸亥，霸州民妻王氏以妖惑众，伏诛。

夏四月，幸炭山清暑。

六月，大雨。

秋七月己丑，桑乾、羊河溢居庸关西，害禾稼殆尽，奉圣、南京居民庐舍多垫溺者。

八月，如秋山。

冬十月甲申朔，驻跸蒲瑰坂。

是年，放进士王熙载等二人及第。

十二年春正月癸丑朔，漷阴镇水，漂溺三十余村，诏疏旧渠。甲寅，以同政事门下平章事耶律硕老为惕隐。诏复行在五十里内租。乙卯，幸延芳淀。戊午，鑉宜州赋调。庚申，郎君耶律鼻舍等谋叛，伏诛。壬戌，以南院大王耶律景为上京留守，封漆水郡王。霸州民李在宥年百三十有三，赐束帛、锦袍、银带，月给羊酒，仍复其家。

二月甲申，免南京被水户租赋。己丑，高丽来贡。甲午，免诸部岁输羊及关征。庚子，回鹊来贡。

三月丁巳，高丽遣使请所俘人育，诏赎还。戊午，幸南京。

丙寅，遣使抚谕高丽。己巳，涿州木连理。壬电，如长春宫观牡丹。是月，复置南京统军都监。

夏四月辛卯，幸南京。壬辰，枢密直学士刘恕为南院枢密副使。戊戌，以景宗石像成，幸延寿寺饭僧。

五月甲寅，诏北皮室军老不任事者免役。戊午，如炭山清暑。庚辰，武定军节度使韩德冲秩满，其民请留，从之。

六月辛巳朔，诏州县长吏有才能无过者，减一资考任之。

癸未，可汗州刺史贾俊进新历。庚子，录囚。甲辰，诏龙、凤两军老疾者代之。是月，太白、岁星相犯。

秋七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甲寅，遣使视诸道禾稼。辛酉，南院枢密使室昉为中京留守，加尚父。丙寅，女直遣使来贡。

戊辰，观获。庚午，诏契丹人犯十恶者依汉律。己卯，以翰林承旨邢抱朴参知政事。

八月庚辰朔，诏皇太妃领西北路乌古等部兵及永兴宫分军，抚定西边；以萧挞凛督其军事。乙酉，宋遣使求和，不许。

戊子，以国舅帐克萧徒骨为夷离毕。乙未，下诏戒谕中外官吏。

丁酉，录囚，杂犯死罪以下释之。

九月壬子，室韦、党项、吐谷浑等来贡。辛酉，宋复遣使求和，不许。壬戌，行拜奥礼。癸酉，阻卜等来贡。

冬十月乙酉，猎可汗州之西山。乙巳，诏定均税法。丁未，大理寺置少卿及正。

十一月戊申朔，行再生礼。铁骊来贡。诏诸部所俘宋大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诸道军有勇健者，具以名闻。庚戌，诏郡邑贡明经、茂材异等。甲寅，诏南京决滞狱。己未，官宋俘卫德升等六人。

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诏并奚王府奥理、堕隗、梅只三部为一，其二克各分为部，以足六部之数。甲申，赐南京统军司贫户耕牛。戊子，高丽进妓乐，却之。庚寅，禁游食民。

癸巳，女直以宋人浮海赂本国及兀惹叛来告。丁未，幸南京。

是年，放进士吕德懋等二人及第。

十三年春正月壬子，幸延芳淀。甲寅，置广灵县。丁巳，增泰州、遂城等县赋。庚申，诏诸道劝农。癸亥，长宁军节度使萧解里秩满，民请留，从之。庚午，如长春宫。

二月丁丑朔，女直遣使来贡。甲辰，高丽遣李周桢来贡。

三月癸丑，夏国遣使来贡。戊辰，武清县百余人入宋境剽掠，命诛之，还其所获人畜财物。

夏四月己卯，参知政事邢抱朴以母忧去官，起复。丙戌，诏诸道民户应历以来胁从为部曲者，仍籍州县。甲午，如炭山清暑。五月壬子，高丽进鹰。乙亥，北、南、乙室三府请括富民马以备军需，不许，给以官马。

六月丙子朔，启圣军节度使刘继琛秩满，民请留，从之。

丁丑，诏减前岁括田租赋。甲申，以宣徽使阿没里私城为丰州。

丙戌，诏许昌平、怀柔等县诸人请业荒地。

秋七月乙巳朔，女直遣使来贡。丁巳，兀惹乌昭度、渤海燕颇等侵铁骊，遣奚王和朔奴等讨之。壬戌，诏蔚、朔等州龙卫、威胜军更戍。

八月丙子，夏国遣使进马。壬辰，诏修山译祠宇、先哲庙貌，以时祀之。

九月戊午，以南京太学生员浸多，特赐水硙庄一区。丁卯，奉安景宗及皇太后石像于延芳淀。

冬十月乙亥，置义仓。辛巳，回鹘来贡。甲申，高丽遣李知白来贡。戊子，兀惹归款，诏谕之。庚子，鼻骨德来贡。

十一月乙巳，阿萨兰回鹊遣使来贡。辛酉，遣使册王治为高丽国王。戊辰，高丽遣童子十人来学本国语。

十二月己卯，铁骊遣使来贡鹰、马。辛巳，夏国以败宋人遣使来告。

是年放进士王用极等二人。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渔于潞河。丁巳，蠲三京及诸州税赋。

丙寅，夏国遣使来贡。庚午，以宣徽使阿没里家奴阎贵为丰州刺史。二月庚寅，回鹘遣使来贡。三月壬寅，高丽王治表乞为婚，许以东京留守、驸马萧恒德文嫁之。庚戌，高丽复遣童子十人来学本国语。甲寅，韩德威奏讨党项捷。甲子，诏安集朔州流民。

夏四月甲戌，东边诸纠各置都监。庚寅，如炭山清暑。己亥，凿大安山，取刘守光所藏钱。是月，奚王和朔奴、东京留守萧恒德等王人以讨兀惹不克，削官。改诸部令稳为节度使。

五月癸卯，诏参知政事邢抱朴决南京滞狱。庚戌，朔州威胜军一百七人叛入宋。

六月辛未，如炭山清暑。铁骊来贡。乙酉，回鹘来贡。己丑，高丽遣使来回起居。后至无时。

秋七月戊午，回鹘等来贡。

闰月丁丑，五院部进穴地所得金马。

冬十月丙辰，命刘遂教南京神武军士剑法，赐袍带锦币。

戊午，乌昭度乞内附。

十一月甲戌，诏诸军官毋非时畋猎妨农。乙酉，奉安景宗及太后石像于乾州。是月，回鹘阿萨兰遣使为子求婚，不许。

十二月甲寅。以南京道新定税法太重，减之。甲子，挞凛诱叛酋阿鲁敦等六十人斩之，封兰陵郡王。幸南京。

是年，放进士张俭等三人。

十五年春正月庚午，幸延芳淀。丙子，以河西党项叛，诏韩德威讨之。庚辰，诏诸道劝民种树，癸未，兀惹长武周来降。

戊子，女直遣使来贡。己丑，诏南京决滞囚。乙未，免流民税。

二月丙申朔，如长春宫。戊戌，劝品部富民出钱以赡贫民。

庚子，徙梁门、遂城、泰州、北平民于内地。丙午，夏国遣使来贡。甲寅，问安皇太后，丙辰，韩德威奏破党项捷。丁巳，诏品部旷地令民耕种。

三月乙丑朔，党项来贡。戊辰，募民耕滦州荒地，免其租赋十年。己巳，夏国破宋兵，遣使来告。己卯，封夏国王李继迁为西平王。壬午，通括宫分人户，免南京逋税及义仓粟。甲申，河西党项乞内附。庚寅，兀惹乌昭度以地远，乞岁时免进鹰、马、貉皮，诏以生辰、正旦贡如旧，余免。癸巳，宋主炅殂，子恒嗣位。甲午，皇太妃献西边捷。

夏四月乙未朔，罢奚五部岁贡麇。戊戌，录囚。壬寅，发义仓粟振南京诸县民。丙午，广德军节度使韩德凝有善政，秩满，其民请留，从之。己酉，幸南京。丁巳，致奠于太宗皇帝庙。己未，如炭山清暑。

五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己巳，诏平川决滞狱。是月，敌烈八部杀详稳以叛，萧挞凛追击，获部族之半。

六月丙申，铁骊来贡。壬子，夏国遣使来谢封册。

秋七月戊辰，党项来贡。辛未，禁吐谷浑别部鬻马于宋。

丙子，高丽遣韩彦敬奉币吊越国公主之丧。辛卯，诏南京疾决狱讼。八月丁酉，猎于平地松林，皇太后诫曰：“前圣有言：欲不可纵。吾儿为天下主，驰骋田猎，万一有衔撅之变，适遗予忧。其深戒之！”

九月丙寅，罢东边戍卒，庚午，幸饶州，致奠太祖庙。戊子，萧挞凛奏讨阻卜捷。

冬十月壬辰朔，驻跸驼山，罢奚王诸部贡物。乙未，赐宿卫时服。丁酉，禁诸山寺毋滥度僧尼。戊戌，弛东京道鱼泺之禁。戊申，以上京狱讼繁冗，诘其主者，辛酉，录囚。

十一月壬戌朔，录囚。丙戌，幸显州。戊子，谒显陵。庚寅，谒乾陵。是月，高丽王治薨，侄诵遣王同颖来告。

十二月乙巳，钩鱼土河。己酉，驻跸驼山。壬子，夏国遣使来贡。甲寅，遣使祭高丽王治，诏其侄权知国事。丙辰，录囚。

是年，放进士陈鼎等二人。

## 卷十四本纪第十四　圣宗五

十六年春正月乙丑，如长泺。

二月庚子，夏国遣使来贡。丙午，以监门卫上将军耶律喜罗为中台省左相。

三月甲子，女直遣使来贡。乙亥，鼻骨德酋长来贡。

夏四月癸卯，振崇德宫所隶州县民之被水者。丁未，罢民输官俸，给自内帑，己酉，祈雨。乙卯，如木叶山。

五月甲子，祭白马神。丁卯，祠木叶山，告来岁南伐。庚辰，铁骊来贡。乙酉，还上京。妇人年逾九十者赐物。

六月戊子朔，致奠于祖、怀二陵。是月，清暑炭山。

秋七月丁巳朔，录囚，听政。

八月丁亥朔，东幸。

九月丁巳朔，驻跸得胜口。

冬十一月，遣使册高丽国王诵。

十二月丙戌朔，宋国王休哥薨，辍朝五日。进封皇弟恒王隆庆为梁国王、南京留守，郑王隆祐为吴国王。

是年，放进士杨又玄等二人。

十七年春正月乙卯朔，如长春宫。夏四月，如炭山清暑。

六月，兀惹乌昭庆来。

秋七月，以伐宋诏谕诸道。

九月庚辰朔，幸南京。己亥，南伐。癸卯，射鬼箭。北院枢密使魏王耶律斜轸薨，以韩德让兼知北院枢密使事。

冬十月癸酉，攻遂城，不克。遣萧继远攻狼山镇百砦，破之。次瀛州，与宋军战，擒其将庚昭裔、宋顺，获兵仗、器甲无算。进攻乐寿县，拔之。次遂城，敌众临水以拒，纵骑兵突之，杀戮殆尽。

是年，放进士初锡等四人及第。

十八年春正月，还次南京，赏有功将士，罚不用命者。诏诸军各还本道。

二月，幸延芳淀。

夏四月己未，驻跸于清泉淀。

五月丁酉，清暑炭山。

六月，阻卜叛酞鹘碾之弟铁刺不率部众来附，鹘碾无所归，遂降，诏诛之。

秋七月，驻跸于汤泉。

九月乙亥朔，驻跸黑河。

冬十一月甲戌朔，授西平王李继迁子德昭朔方军节度使。

十二月，回鹘来贡。

是年，放进士南承保等三人及第。

十九年春正月辛巳，以祗候郎君班详稳观音为奚六部大王。甲申，回鹘进梵僧名医。

三月乙亥，夏国遣李文贵来贡。乙酉，西南面招讨司奏党项捷。壬辰，皇后萧氏以罪降为贵妃。赐大丞相韩德让名德昌。

夏四月乙巳，幸吴国王隆祐第视疾。丙午，问安皇太后。五月癸酉，清暑炭山。丙戌，册萧氏为齐天皇后。庚寅，以千拽刺详稳耶律王奴为乙室大王。辛卯，以青牛白马祭天地。

六月乙巳，以所俘宋将庚昭裔为昭顺军节度使。戊午，夏国奏下宋恒、环、庆等三州，赐诏褒之。

秋七月丙戌，以东京统军使耶律奴瓜为南府宰相。

八月庚戌，达卢骨部来贡。

九月己巳朔，问安皇太后，戊子，驻跸昌平。庚寅，西南面招讨司奏讨吐谷浑捷。辛卯，幸南京。

冬十月乙亥，南伐。壬寅，次盐沟。徙封吴国王隆祐为楚国王，留守京师。丁未，梁国王隆庆统先锋军以进。辛亥，射鬼箭。壬子，以青牛白马祭天地。甲寅，辽军与宋兵战于遂城，败之。庚申，以黑白羊祭天地。丙寅，次满城，以泥淖班师。

十一月庚午，射鬼箭。丙子，宋兵出淤口、益津关来侵，侦候谋洼、虞人招古击败之。己卯，观渔儒门添。

闰月己酉，鼻骨德来贡。己未，减关市税。

十二月庚辰，免南京、平州租税。

二十年春正月庚子，如延芳淀。癸丑，东方五色虹见。诏安抚西南面向化诸部。甲寅，夏国遣使贡马、驼。辛酉，女直宰相夷离底来贡。

二月丁丑，女直遣其子来朝。高丽遣使贺伐宋捷。

三月甲寅，遣北府宰相萧继远等南伐。壬戌，驻跸鸳鸯泺。

夏四月丙寅朔，文班太保达里底败宋兵于梁门。甲戌，南京统军使萧挞凛破宋军于泰州。乙酉，南征将校献俘，赐爵赏有差。戊子，铁骊遣使来贡。

五月乙卯，幸炭山清暑。

六月，夏国遣刘仁勖来告下灵州。

秋七月甲午朔，日有食之。丁酉，以邢抱朴为南院枢密使。辛丑，高遣遣使来贡本国《地里图》。

九月癸巳朔，谒显陵，告南伐捷。

冬十月癸亥朔，至自显陵。

十二月，奚王府五帐六节度献七金山土河川地，赐金币。

是岁，南京、平川麦秀两歧。放进士邢祥等六人及第。

二十一年春正月，如鸳鸯泺。

三月壬辰，诏修《日历》官毋书细事。甲午，朝皇太后。

戊午，铁骊来贡。

夏四月乙丑，女直遣使来贡。戊辰，兀惹、渤海、奥里米、越里笃、越里吉等五部遣使来贡。是月，耶律奴瓜、萧挞凛获宋将王继忠于望都。

五月庚寅朔，清暑炭山。丁巳，西平王李继迁薨，其子德昭遣使来告。

六月己卯，赠继迁尚书令，遣西上阁门使丁振吊慰。辛巳，党项来贡。乙酉，阻卜铁刺里率诸部来降。是月，修可敦城。

秋七月庚戌，阻卜、乌古来贡。甲寅，以奚王府监军耶律室鲁为南院大王。

木月乙酉，阻卜铁刺里来朝。丙戌，朝皇太后。

九月己亥，夏国李德昭遣使来谢吊赠。癸丑，幸文河汤泉，改其名曰松林。

冬十月丁巳朔，驻跸七渡河。戊辰，以楚国王隆祐为西南面招讨使。

十一月壬辰，故于越耶律休哥之子道士奴、高九等谋叛，伏诛。丙申，通括南院部民。

十二月癸未，罢三京诸道贡。

二十二年春正月丁亥，如鸳鸯泺。

二月乙卯朔，女直遣使来贡。丙寅，商院枢密使邢抱朴薨，辍朝三日。

三月己丑，罢番部贺千龄节及冬至、重五贡。乙未，西夏李德昭遣使上继迁遗物。

夏四月丁卯，朝皇太后。

五月，清暑炭山。

六月戊午，以可敦城为镇州，军曰建安。

秋七月甲申，遣使封夏国李德昭为西平王。丁亥，兀惹、蒲奴里、剖阿里、越里笃、奥里米等部来贡。

八月丙辰，党项来贡。庚申，阻卜酋铁刺里来朝。戊辰，铁刺里求婚，不许。丙子，驻跸犬牙山。

九月己丑，以南伐谕高丽。丙午，幸南京。女直遣使献所获乌昭庆妻子。丁未，致祭于太宗皇帝庙。以北院大王磨鲁古、太尉老君奴监北、南王府兵。庚戌，命楚国王隆祐留宁京师。

闰月己未，南伐。癸亥，次固安。以所获谍者射鬼箭。甲子，以青牛白马祭天地。丙寅，辽师与宋兵战于唐兴，大破之。

丁卯，萧挞凛与宋军战于遂城，败之。庚午，军于望都。

冬十月乙酉，以黑白羊祭天地。丙戌，攻瀛州，不克。甲午，下祁州，赍降兵。以酒脯祭天地。己酉，西平王李德昭遣使谢封册。

十一月癸亥，马军都指挥使耶律课里遇宋兵于诏州，击退之。甲子，东京守萧排押获宋魏府官吏田逢吉、郭守荣、常显、刘绰等以献。丁卯，南院大王善补奏宋遣人遗王继忠弓矢，密请求和。诏继忠与便会，许和。庚午，攻破德清军。壬申，次澶渊。萧挞凛中伏弩死。乙亥，攻破通利军。丁丑，宋遣崇仪副使曹利用请和，即遣飞龙使韩（木巳）持书报聘。

十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既。癸未，宋复遣曹利用来，以无还地之意，遣监门卫大将军姚东之持书往报。戊子，宋遣李继昌请和，以太后为叔母，愿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许之，即遣阁门使丁振持书报聘。己丑，诏诸军解严。是月，班师。皇太后赐大丞相齐王韩德昌姓耶律，徙王晋。

是年，放进士李可封等三人。

二十三年春正月戊午，还次南京。庚申，大飨将卒，爵赏有差。二月丙戌，复置榷场于振武军。丁巳，夏国遣使告下宋青城。辛酉，朝皇太后。以惕隐化哥为南院大王，行军都监老君奴为惕隐。乙丑，振党项部。丁卯，回鹘来贡。丁丑，改易州飞狐招安使为安抚使。

夏四月丙戌，女直及阿萨兰回鹘各遣使来贡。乙未，铁骊来贡。己亥，党项来侵。

五月戊申朔，宋遣孙仅等来贺皇太后生辰。乙卯，以金帛赐阵亡将士家。丙寅，高丽以与宋和，遣使来贺。

六月壬辰，清暑炭山。甲午，阻卜酋铁刺里遣使贺与宋和。

己亥，达旦国九部遣使来聘。

秋七月癸丑，问安皇太后。戊午，党项来贡。辛酉，以青牛白马祭天地。壬戌，乌古来贡。丁卯，女直遣使来贡。阿萨兰回鹘遣使来请先留使者，皆遣之。

九月甲戌，遣太尉阿里、太傅杨六贺宋主生辰。

冬十月丙子朔，鼻骨德来贡。戊子，朝皇太后。甲午，驻跸七渡河。癸卯，宋岁币始至，后为常。

十一月戊申，上遣太保合住、颁给使韩筍，太后遣太师盆奴、政事舍人高正使宋贺正旦。辛亥，观渔桑乾河。丁巳，诏大承相耶律德昌出宫籍，属于横帐。

十二月丙申，宋遣周渐等来贺千龄节。丁酉，复遣张若谷等来贺正旦。二十四年春正月，如鸳鸯泺。

夏五月壬寅朔，幸炭山清暑。幽皇太妃胡辇于怀州，囚夫人夷懒于南京，余党皆生痤之。

秋七月辛丑朔，南幸。

八月丙戌，改南京宫宣教门为元和，外三门为南端，左掖门为万春，右掖门为千秋。是月，沙州敦煌王曹寿遣使进大食国马及美玉，以对衣、银器等物赐之。

九月，幸南京。

冬十月庚午朔，帝率群臣上皇太后尊号曰睿德神略应运启化承天皇太后，群臣上皇帝尊号曰至德广孝昭圣天辅皇帝。大赦。

是年，放进士杨佶等二十三人及第。

二十五年春正月，建中京。

二月，如鸳鸯泺。

夏四月，清暑炭山。

六月，赐皇太妃胡辇死于幽所。

秋七月壬申，西平王李德昭母薨，遣使吊祭。甲戌，遣使起复。九月，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讨阻卜，破之。

冬十月丙申，驻跸中京。

十二月己酉，振饶州饥民。

二十六年春二月，如长泺。

夏四月辛卯朔，祠木叶山。

五月庚申朔，还上京。丙寅，高丽进龙须草席。己巳，遣使贺中京成。庚午，致祭祖、怀二陵。辛未，驻跸怀州。

秋七月，增太祖、太宗、让国皇帝、世宗谥，仍谥皇太弟李胡曰钦顺皇帝。冬十月戊子朔，幸中京。

十二月，萧图玉奏讨甘州回鹘，降其王耶刺里，抚慰而还。

是年，放进士史克忠等一十三人。

二十七年春正月，钩鱼土河。猎于瑞鹿原。

夏四月丙戌朔，驻跸中京，营建宫室。庚戌，废霸州处置司。

秋七月甲寅朔，霖雨，潢、土、斡刺、阴凉四河皆溢，漂没民合。

八月甲申，北幸。

冬十一月壬子朔，行柴册礼。

十二月乙酉，南幸。皇太后不豫。戊子，肆赦。辛卯，皇太后崩于行宫。壬辰，遣使报哀于宋、夏、高丽。戊申，如中京。己酉，诏免贺千龄节。

是岁，御前引试刘二宜等三人。

## 卷十五本纪第十五　圣宗六

二十八年春正月辛亥朔，不受贺。甲寅，如乾陵。癸酉，奉安大行皇太后梓宫于乾州菆涂殿。

二月丙戌，宋遣王随、王儒等来吊祭。己亥，高丽遣魏守愚等来祭。是月，遣左龙虎卫上将军萧合卓馈大行皇太后遗物于宋，仍遣临海军节度使萧虚列、左领军卫上将军张崇济谢宋吊祭。三月癸卯，上大行皇太后谥为圣神宣献皇后。是月，宋、高丽遣使来会葬。

夏四月甲子，葬太后于乾陵。赐大丞相耶律德昌名曰隆运。

庚午，赐宅及陪葬地。

五月己卯朔，如中京。辛卯，清暑七金山。乙巳，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奏伐甘州回鹘，破萧州，尽俘其民。诏修土隗口故城以实之。丙午，高丽西京留守庚肇弑其主诵，擅立诵从兄询，诏诸道缮甲兵，以备东征。

秋八月戊申，振平州饥民。辛亥，幸中京。丙寅，谒显、乾二陵。丁卯，自将伐高丽，遣使报宋。以皇弟楚国王隆祐留守京师，北府宰相、驸马都尉萧排押为都统，北面林牙僧奴为都监。九月乙酉，遣使册西平王李德昭为夏国王。辛卯，遣枢密直学士高正、引进使韩把宣问高丽王询。

冬十月丙午朔，女直进良马万匹，乞从征高丽，许之。王询遣使奉表乞罢师，不许。

十一月乙酉，大军渡鸭绿江，庚肇拒战，败之，退保铜州。

丙戌，肇复出，右皮室详稳耶律敌鲁擒肇及副将李立，追杀数十里，获所弃粮饷、铠仗。戊子，铜、霍、贵、宁等州皆降。

排押至奴吉达岭，遇敌兵，战败之。辛卯，王询遣使上表请朝，许之。禁军士俘掠。以政事舍人马保佑为开京留守。安州团练使王八为副留守。遣太子太师乙凛将骑兵一千，送保佑等赴京。

壬辰，守将卓思正杀辽使者韩喜孙等十人，领兵出拒，保佑等还。遣乙凛领兵击之。思正遂奔西京。围之五日不克。驻跸城西。高丽礼部郎中渤海陀失来降。庚子，遣排押、盆奴等攻开京，遇高丽兵，败之。王询弃城遁去，遂焚开京，至清江，还。

二十九年春正月乙亥朔，班师，所降诸城复叛。至贵州南峻岭谷，大雨连日，马驼皆疲，甲仗多遗弃，霁乃得渡。己丑，次鸭禄江。庚寅，皇后及皇弟楚国王隆祐迎于来运城。壬辰，诏罢诸军。己亥，次东京。

二月己酉，谒乾、显二陵。戊午，所俘高丽人分置诸陵庙，余赐内戚、大臣。

三月己卯，大丞相晋国王耶律隆运薨。庚辰，皇弟楚国王隆祐权知北院枢密使事，枢密直学士高正为北院枢密副使。庚寅，南京、平州水，振之。己亥，以北院大王耶律室鲁为北院枢密使，封韩王，北院郎君耶律世良为北院大王，前三司使刘慎行参知政事兼知南院枢密使事。

夏四月，清暑老古埚。五月甲戌朔，诏己奏之事送所司附《日历》。又诏帐族有罪，黥墨依诸部人例。乙未，以刘慎行为南院枢密使，南府宰相邢抱质知南院枢密使事。

六月庚戌，升蔚州、利州为观察使。乙卯，韩王耶律室鲁薨。丙辰，以南院大王化哥为北院枢密使。丁巳，诏西北路招讨使、驸马都尉萧图玉安抚西鄙。置阻卜诸部节度使。

是秋，猎于平地松林。

冬十月庚子朔，驻跸广平淀。甲寅，赠大丞相晋国王耶律隆运尚书令，谥文忠。

十一月庚午朔，幸显州。

十二月庚子朔，复如广平淀。癸丑，以知南院枢密使事邢抱质年老，诏乘小车入朝。是月，置归、宁二州。

是年，御试，放高承颜等二人及第。

开泰元年春正月己巳朔，宋遣赵湘、符成翰来贺。癸未，长白山三十部女直酋长来贡，乞授爵秩。甲申，驻跸王子院。

丙戌，望祠木叶山。丁亥，女直太保蒲捻等来朝。戊子，猎于卖曷鲁林。庚寅，祠木叶山。辛卯，曷苏馆大王曷里喜来朝。

二月壬子，驻跸瑞鹿原。

三月甲戌，以蔚州为观察，不隶武定军。乙亥，如苇泺。

丁丑，诏封皇女八人为郡主。乙酉，诏卜日行拜山、大射柳之礼，命北宰相、驸马、兰陵郡王萧宁。枢密使、司空邢抱质督有司具仪物。丁亥，皇弟楚国王隆祐徙封齐国王，留守东京。

夏四月庚子，高丽遣蔡忠顺来，乞称臣如旧，诏王询亲朝。

壬寅，夏遣使进良马。己酉，祀风伯。辛酉，以前孟父房敞稳萧佛奴为左夷离毕。

五月戊辰朔，还上京。诏裴玄感、邢祥知礼部贡举，放进士史简等十九人及第。以驸马萧绍宗为郑州防御使。乙亥，以邢抱质为大同军节度使。

六月，驻跸上京。

秋七月丙子，以耶律遂贞为辽兴军节度使，遂正北院宣徽使，张昭莹南院宣徽使，耶律受益上京副留守，寇卿彰德军节度使。命耶律释身奴、李操充贺宋生辰国信使副，萧涅衮、齐泰贺宋正旦使副。进士庚文昭、张素臣、郎玄达坐论知贡举裴玄感、邢祥私曲，秘书省正字李万上书，辞涉恕讪，皆杖而徒之，万役陷河治。

八月丙申朔，铁骊那沙等送兀惹百余户至宾州，赐丝绢。

是日，那沙乞赐佛像、儒书，诏赐《护国仁王佛像》一，《易》、《诗》、《书》、《春秋》、《礼记》各一部。己未，高丽王询遣田拱之奉表称病不能朝，诏复取六州地。是月，齐国王隆祐亮，辍朝五日。

冬十月辛亥，如中京。

闰月丁卯，赠隆祐守太师，谥仁孝。

十一月甲午朔，文武百官加上尊号曰弘文宣武尊道至德崇仁广孝聪睿昭圣神赞天辅皇帝。大赦，改元开泰。改幽都府为析津府，蓟北县为析津县，幽都县为宛平县，覃恩中外。己亥，赐夏国使、东头供奉官曹文斌、吕文贵、窦珪祐、守荣、武元正等爵有差。癸卯，前辽州录事张庭美六世同居，仪坤州刘兴澈四世同居，各给复三年。甲辰，西北招讨使萧图玉奏七部太师阿里底因其部民之怨，杀本部节度使霸暗并属其家以叛，阻卜执阿里底以献，而沿边诸部皆叛。

十二月丙寅，奉迁南京诸帝石像于中京观德殿，景宗及宣献皇后于上京五鸾殿。壬申，振奉圣州饥民。庚辰，赐皇弟秦晋国王隆庆铁券。癸未，刘晨言殿中高可垣、中京留守推官李可举治狱明允，诏超迁之。甲申，诏诸道水灾饥民质男文者，起来年正月，日计佣钱十文，偿价佣尽，遣还其家。归州言其居民本新罗所迁，未习文字，请设学以教之。诏允所请。贵德、龙化、仪坤、双、辽同、祖七州，至是有诏始征商。己丑，诏诸镇建宣敕楼。

二月春正月癸巳朔，以裴玄感为翰林承旨，邢祥给事中，石用中翰林学士，吕德推枢密直学士，张俭政事舍人，邢抱质加开府仪同三司、守司空兼侍中，王继忠中京留守、检校太师，户部侍郎刘泾加工部尚书，驸马萧绍宗加检校太师，耶律控温加政事令，封幽王。丁未，如瑞鹿原。北枢密使耶律化哥封豳王。以马氏为丽仪，耿氏淑仪，尚寝白氏昭仪，尚服李氏顺仪，尚功艾氏芳仪，尚仪孙氏和仪。己未，录囚。乌古、敌烈叛，右皮室详稳延寿率兵讨之。是月，达旦国兵围镇州，州军坚守，寻引去。

二月丙子，诏以麦务川为象雷县，女河川为神水县，罗家军为闾山县，出于川为富庶县，习家砦为龙山县，阿览峪为劝农县，松山川为松山县，金甸子为金原县。壬午，遣北院枢密副使高正按察诸道狱。

三月壬辰朔，化哥以西北路略平，留兵戍镇州，赴行在。

夏四月甲子，拜日。诏从上京请，以韩斌所括赡国、挞鲁河、奉、豪等州户二万五千四百有奇，置长霸、兴仁、保和等十县。丙子，如缅山。

五月辛卯朔，复命化哥等西讨。

六月辛酉朔，遣中丞耶律资忠使高丽，取六州旧地。

秋七月壬辰，乌古、敌烈皆复故疆。乙未，西南招讨使、政事令斜轸奏，党项诸部叛者皆遁黄河北模赧山，其不叛者易党、乌迷两部因据其地，今复西迁，诘之则曰逐水草。不早图之，后恐为患。又闻前后叛者多投西夏，西夏不纳。诏遣使再间西迁之意，若归故地，则可就加抚谕。使不报，上怒，欲代之。遂诏李德昭：“今党项叛，我欲西伐，尔当东击，毋失掎角之势。”仍命诸军各市肥马。丁酉，以惕隐耶律涤洌为南府宰相，太尉五哥为惕隐。癸卯，钩鱼曲沟。戊申，诏以敦睦宫子钱振贫民。己酉，化哥等破阻卜酋长乌八之众。丁卯，封皇子宗训大内惕隐。

八月壬戌，遣引进使李延弘赐夏国王李德昭及义成公主车马。己丑，耶律资忠使高丽还。

冬十月己未朔，畋麃井之北。命耶律阿营等使宋贺生辰。

辛酉，驻跸长泺。丙寅，详稳张马留献女直人知高丽事者。上问之。曰：“臣三年前为高丽所虏，为郎官，故知之。自开东京马行七日，有大砦，广如开京。旁州所贡珍异，皆积于此。

胜、罗等州之南，亦有二大砦，所积如之。若大军行由前路，取曷苏馆女直北，直渡鸭绿江，并大河而上，至郭州与大路会，高丽可取而有也。”上纳之。

十一月甲午，录囚。癸丑，枢密使豳王化哥以西征有罪，削其官封，出为大同军节度使。

十二月甲子，以北院大王耶律世良为北院枢密使，封歧王。

以宰臣刘晟监修国史，牛璘为彰国军节度使，萧孝穆为西北路招讨使。

放进士鲜于茂昭等六人及第。

三年春正月己丑，录囚。阻卜酋长乌八来朝，封为王。乙未，如浑河。丁酉，女直及铁骊各遣使来贡。是夕，彗星见西方。丙午，畋演河滨。壬子，帝及皇后猎瑞鹿原。

二月戊午，诏增枢密使以下月俸。甲子，遣上京副留守耶律资忠复使高丽取六州旧地。三月庚子，遣耶律世良城招州。戊申，南京、奉圣、平、蔚、云、应、朔等州置转运使。

夏四月戊午，诏南京管内毋淹刑狱，以妨农务。癸亥，乌古叛。乙亥，沙州回鹘曹顺遣使来贡。丙子，以西北路招讨都监萧孝穆为北府宰相。

五月乙酉，朔，清暑缅山。

六月乙亥，合拔里、乙室二国舅为一帐，以乙室夷离毕萧敌烈为详稳以总之。甲申，封皇侄胡都古为广平郡王。

是夏，诏国舅详稳萧敌烈、东京留守耶律团石等讨高丽，造浮梁于鸭绿江，城保、宣义、定远等州。

秋七月乙酉朔，如平地松林。壬辰，诏政事省、枢密院，酒间授官释罪，毋即奉行，明日覆奏。

八月甲寅朔，幸沙岭。

九月丁酉，八部敌烈杀其详稳稍瓦，皆叛，诏南府宰相耶律吾刺葛招抚之。辛亥，释敌烈数人，令招谕其众。壬子，耶律世良遣使献敌烈俘。

冬十月甲寅朔，幸中京。丙子，以旗鼓拽刺详稳题里姑为奚六部大王。

放进士张用行等三十一人及第出身。

四年春正月乙酉，如瑞鹿原。丙戌，诏耶律世良再伐迪烈得。戊子，命详稳拔姑潴水瑞鹿原，以备春搜。丁酉，猎马兰淀。壬寅，东征。东京留守善宁、平章涅里衮奏，已总大军及女直诸部兵分道进讨，遂遣使费密诏军前。

二月壬子朔，如萨堤冻。于阗国来贡。

夏四月癸丑，以林牙建福为北院大王。甲寅，萧敌烈等代高丽还。丙辰，曷苏馆部请括女直王殊只你户旧无籍者，会其不入赋役，从之。枢密使贯宁奏大破八部迪烈得，诏侍御撒刺奖谕，代行执手之礼。丙寅，耶律世良等上破阻卜俘获数。戊辰，驻跸沿柳湖。己巳，女直遣使来贡。壬申，耶律世良讨乌古，破之。甲戌，遣使赏有功将校。世良讨迪烈得至清泥埚。

时于厥既平，朝廷议内徙其众，于厥安土重迁，遂叛。世良惩创，既破迪烈得，辄歼其丁壮。勒兵渡曷刺河，进击余党，斥候不谨，其将勃括聚兵稠林中，击辽军不备。辽军小却，结阵河曲。勃括是夜来袭。翌日，辽后军至，勃括诱于厥之众皆遁，世良追之，军至险厄。勃括方阻险少休，辽军侦知其所，世良不亟掩之，勃括轻骑遁去。获其辎重及所诱于厥之众，并迁迪烈得所获辖麦里部民，城胪朐河上以居之。是月，萧杨哥尚南平郡主。

五月辛巳，命北府宰相刘晟为都统，枢密使耶律世良为副，殿前都点检萧屈烈为都监以伐高丽。晟先携家置边郡，致缓师期，追还之。以世良、屈烈总兵进讨。以耶律德政为辽兴军节度使，萧年骨烈天城军节度使。李仲举卒，诏赙恤其家。

六月庚戌，上拜日如礼。以麻都骨世勋，易衣马为好。以上京留守耶律八哥为北院枢密副使。

秋七月，上又拜日，遂幸秋山。

自八月射鹿至于九月，复自癸丑至于辛酉，连猎于有柏、碎石、太保、响应、松山诸山。丁卯，与夷离毕、兵部尚书萧荣宁定力交契，以重君臣之好。丙子，以旗鼓拽刺详稳题里姑为六部奚王。

冬十月，驻跸挞刺割泺。

十一月庚申，诏汰东京僧，及命上京、中京洎诸宫选精兵五万五千人以备东征。

十二月，南巡海徼。还，幸显州。

五年春正月丁未，北幸。庚戌，耶律世良、萧屈烈与高丽战于郭州西，破之，斩首数万级，尽获其辎重。乙卯，师次南海军，耶律世良薨于军。癸酉，驻跸雪林。

二月已卯，阻卜长来朝。辛巳，如萨堤泺。庚寅，以前东京统军使耶律韩留为右夷离毕。戊戌，皇子宗真生。

三月乙卯，鼻骨德长撒保特、赛刺等来贡。辛酉，诸道狱空，诏进阶赐物。丙寅，以前北院大王耶律敬温为阿扎割只。

辛未，党项魁可来降。

夏四月乙亥，振招州民。戊寅，以左夷离毕萧合卓为北院枢密使，曷鲁宁为副使。庚辰，清暑孤树淀。

五月甲子，尚书萧姬隐坐出使后期，削其官。丁卯，以耿元吉为户部使。

六月，以政事舍人吴克昌按察霸州刑狱。丁丑，回鹘献孔雀。

秋七月甲辰，猎于赤山。

八且丙子，幸怀州，有事于诸陵。戊寅，还上京。

九月癸卯，皇弟南京留守秦晋国王隆庆来朝，上亲出迎劳至实德山。因同猎于松山。乙丑，驻跸否埚。

冬十月甲午；封秦晋国王隆庆长子查割中山郡王，次子遂哥乐安郡王。

十一月辛丑朔，以参知政事马保忠同知枢密院事、监修国史。丁巳，以北面林牙萧隈洼为国舅详稳。

十二月乙酉，秦晋国王隆庆还，至北安薨，讣闻，上为哀恸，辍朝七日。丁酉，宋遣张逊、王承德来贺千龄节。

是岁，放进士孙杰等因十八人及第。

六年春正月癸卯，如锥子河。

二月甲戌，以公主赛哥杀无罪婢，驸马萧图玉不能齐家，降公主为县主，削图玉同平章事。丁丑，诏国舅帐详稳萧隗洼将本部兵东征高丽，其国舅司事以都监摄之。庚辰，以南面林牙涅合为南院大王。

三月乙巳，如显州，葬秦晋国王隆庆。有事于显、乾二陵。

追册隆庆为太弟。

夏四月辛卯，封隆庆少子谢家奴为长沙郡王，以枢密使漆水郡王耶律制心权知诸行宫都部署事。壬辰，禁命妇再醮。丙申，如凉陉。

五月戊戌朔，命枢密使萧合卓为都统，汉人行宫都部署王继忠为副，殿前都点检萧屈烈为都监以伐高丽。翌日，赐合卓剑，俾得专杀。丙午，录囚。己酉，设四帐都详稳。甲寅，以南京统军使萧惠为右夷离毕。乙卯，祠木叶山、潢河。乙丑，驻跸九层台。

六月戊辰朔，德妃萧氏赐死，葬兔儿山西。后数日，大风起冢上，昼暝，大雷电而雨不止者逾月。是月，南京诸县蝗。

秋七月辛亥，如秋山。遣礼部尚书刘京、翰林学士吴叔达、知制诰仇正己、起居舍人程翥、吏部员外郎南承颜、礼部员外郎王景运分路按察刑狱。辛酉，以西南路招讨请，置宁仁县于胜州。九月庚子，还上京，以皇子属思生，大赦。丁未，以驸马萧琏、节度使化哥、知制诰仇正己、杨佶充贺宋生辰正旦使副。

乙卯，萧合卓等攻高丽兴化军不克，还师。

冬十月丁卯，南京路饥，輓云、应、朔、弘等州粟振之。

辛未，猎铧子河。庚寅，驻跸达离山。

十一月乙卯，建州节度使石匡弼卒。

十二月丁卯，上轻骑还上京。戊子，宋遣李行简、张信来贺千龄节。翌日，宋冯元，张纶来贺正旦。

## 卷十六本纪第十六　圣宗七

七年春正月甲辰，如达离山。

二月乙丑朔，拜日，如浑河。

三月辛丑，命东北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五部岁贡貂皮六万五千，马三百。丙午，乌古部节度使萧普达讨叛命敌烈，灭之。

夏四月，拜日。丙寅，振川、饶二州饥。辛未，振中京贫乏。癸酉，禁匿名书。壬辰，以三司使吕德懋为枢密副使。

闰月壬子，以萧进忠为彰武军节度使兼五州制置。戊午，吐蕃王并里尊奏，凡朝贡，乞假道夏国，从之。

五月丙寅，皇子宗真封梁王，宗元永清军节度使，宗简右卫大将军，宗愿左骁卫大将军，宗伟右卫大将军，皇侄宗范昭义军节度使，宗熙镇国军节度使，宗亮绎州节度使，宗弼濮州观察使，宗突曹州防御使，宗显、宗肃皆防御使，以张俭守司徒兼政事令。

六月丙申，品打鲁瑰部节度使勃鲁里至鼻洒河，遇微雨，忽天地晦冥，大风飘四十三人飞旋空中，良久乃堕数里外。勃鲁里幸获免。一酒壶在地乃不移。八月丙午，行大射柳之礼。庚申，以耶律留宁、吴守达使宋贺生辰，萧高九、马胎谋使宋贺正旦。加平章萧弘义开府仪同三司、尚父兼政事令。

秋七月甲子，诏翰林待诏陈升写《南征得胜图》于上京五鸾殿。丁卯，蒲奴里部来贡。

九月庚申朔，蒲呢国使奏本国与乌里国封壤相接，数侵掠不宁，赐诏谕之。戊辰，诏内外官，因事受赇，事觉而称子孙仆从者，禁之。庚午，录囚。括马给东征军。是月，驻跸土河川。

冬十月，名中京新建二殿曰延庆，曰永安。壬寅，以顺义军节度使石用中为汉人行宫都部署。丙辰，诏以东平郡王萧排押为都统，殿前都点检萧虚列为副统，东京守耶律八哥为都监伐高丽。仍谕高丽守吏，能率众自归者，厚赏；坚壁相拒者，追悔无及。

十一月壬戌，以吕德懋知吏部尚书，杨又玄知详覆院，刘晟为霸州节度使，北府宰相刘慎行为彰武军节度使。庚辰，禁服用明金，缕金、贴金。戊子，幸中京。

十二月丁酉，宋遣吕夷简、曹璋来贺千龄节。是月，萧排押等与高丽战于茶、陀二河，辽军失利，天云、右皮室二军没溺者众，遥辇帐详稳阿果达、客省使酌古、渤海详稳高清明、天云军详稳海里等皆死之。

放进士张克恭等三十七人及第。

八年春正月，宋遣陈尧佐、张群来贺。壬戌，铁骊来贡。

建景宗庙于中京。封沙州节度使曹顺为敦煌郡王，二月丁未，以前南院枢密使韩制心为中京留守，汉人行宫都部署王继忠南院枢密使。丙辰，祭风伯。

三月己未，以契丹弘义宫使赫石为兴圣宫都部署，前遥恩拈部节度使控骨里积庆宫都部署，左祗候郎唱耶律罕因捷军都监。乙亥，东平王萧韩宁、东京留守耶律八哥、国舅平章事萧排押、林牙要只等讨高丽还，坐失律，数其罪而释之。己卯，诏加征高丽有功渤海将校官。壬午，阅飞龙院马。癸未，回跋部太师踏刺葛来贡。丙戌，置东京渤海承奉官都知押班。

夏四月戊子朔，如缅山。

五月壬申，以驸马萧克忠为长宁军节度使。乙亥，辽宁州渤海户于辽、土二河之间。己卯，曷苏馆惕隐阿不葛、宰相赛刺来贡。

六月戊子，录征高丽战段将校子弟。己丑，以左夷离毕萧解里为西南面招讨使，御史大夫萧要只为夷离毕。己亥，惕隐耶律合葛为南府宰相，南面林牙耶律韩留为惕隐。癸卯，弛大摆山猿岭采木之禁。乙巳，以南皮室军校等讨高丽有功，赐金帛有差。

秋七月己未，征高丽战殁诸将，诏益对其妻。庚申，以东北路详稳耶律独迭为北院大王。辛酉，肴里、涅哥二奚军征高丽有功，皆赐金帛。癸亥，诏阻卜依旧岁贡马千七百，驼四百四十，豹鼠皮万，青鼠皮二万五千。戊辰，观稼。己巳，回跋部太保麻门来贡。庚午，观市，曲赦市中系囚。命解宁、马翼充贺宋生辰使副。

八月庚寅，遣郎君曷不吕筹率诸部兵会大军讨高丽。

九月己巳，以石用中参知政事。宋遣崔遵度、正应昌来贺千龄节。壬申，录囚。甲戌，复录囚。庚辰，曷苏馆惕隐阿不割来贡。壬午，驻跸土河川。

冬十月乙酉，诏诸道，事无巨细，己断者，每三月一次条奏。戊子，遣耶律继崇、郑玄瑕贺宁正旦。癸巳，诏横帐三房不得与卑小帐族为婚；凡嫁娶，必奏而后行。癸卯，以前北院大王建福为阿扎割只。甲辰，改东路耗里太保城为咸州，建节以领之。

十一月甲寅，置云州宣德县。

十二月辛卯，驻跸中京。乙巳，以广平郡正宗业为中京留守、大定尹，韩制心为惕隐。辛亥，高丽王询遣使乞贡方物，诏纳之。

九年春天正月，宋遣刘平、张元普来贺。

二月，如鸳鸯泺。

五月庚午，耶律资忠使高丽还，王询表请称藩纳贡，归所留王人只刺里。只刺里在高丽六年，忠节不屈，以为林牙。辛示，遣使释王询罪，并尤其请。癸酉，以耶律宗教检校太傅，宗诲启圣军节度使，刘最太子太傅，仍赐保节功臣。

秋七庚戌朔，日有食之，诏以近臣代拜救日。甲寅，遣使赐沙州回鹘敦煌郡王曹顺衣物。以查刺、耿元吉、韩九、宋璋为来年贺宋生辰正旦使副。

九月戊午，以驸马萧绍宗平章事。丁卯，文武百僚奉表上尊号，不许；表三上，乃从之。乙亥，沙州回鹊敦煌郡王曹顺遣使来贡。括诸道汉民马赐东征军。以夷离毕延宁为兵马副都部署，总兵东征。是月，驻跸金瓶泺。宋遣宋绶、骆继伦贺千龄节。冬十月戊寅朔，以涅里为奚王都监，突迭里为北王府舍利军详稳。郎君老使沙州还，诏释宿累。国家旧使远国，多用犯徒罪而有才略者，使还，即除其罪。戊子，西南招讨奏党项部有宋犀族输贡不时，常有他意，宜以时遣使督之。诏曰：“边鄙小族，岁有常贡。边臣骄纵，徵敛无度，彼怀俱不能自达耳。

第遣清慎官将，示以恩信，无或侵渔，自然效顺。”复奏帝居、迭烈德部言节度使韩留有惠政，今当代，请留。上命进其治状。

辛丑，如中京。壬寅，大食国道使进象及方物，为子册割请婚。十一月丁巳，以漆水郡王韩制心为南京留守、析津尹、兵马都总管。己未，以夷离毕萧孝顺为南面诸行宫都部署，加左仆射。十二月丁亥，禁僧燃射炼指。戊子，诏中京建太祖庙，制度、祭器皆从古制。乙巳，招来年冬行大册礼。

放进士张仲举等四十五人。

太平元年春正月丁丑朔，宋使鲁宗道、成吉来贺。如浑河。

二月乙卯，幸拔河。壬戌，猎高柳林。

三月戊戌，皇子勃只生。庚子，驸马都尉萧绍业建私城，赐名睦州，军曰长庆。是月，太食国王复遣使请婚，封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为公主，嫁之。

夏四月戊申，东京留守奏，女直三十部酋长请各以其子诣阙关祗候。诏与其父俱来受约。乙卯，录囚。丁卯，置来州。

是月，清暑缅山。

秋七月甲戌朔，赐从猎女直人秋衣。乙亥，遣骨里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阻卜来贡。辛巳，如沙岭。是月，猎潢河。

九月，幸中京。

冬十月丁未，敌烈酋长颇自来贡马、驼。戊申，录囚。壬子，宋使李懿、王仲宾来贺千龄节，及苏惟甫、周鼎贺来岁元正，即遣萧善、程翥报聘。党项长曷鲁来贡。己未，以萨敏解里为都点检，高六副点检，耶律罗汉奴左皮室详稳，嗓姑右皮室详稳，聊了西北路金吾，耶律僧隐御史大夫，求哥驸马都尉，萧舂、骨里并大将军。庚申，幸通天观，观鱼龙曼衍之戏。翌日，再幸。还，升玉辂，自内三门入万寿殿，奠酒七庙御容，因宴宗室。

十一月癸未，上御昭庆殿，文武百僚奉册上尊号曰睿文英武遵道至德崇仁广孝功成治定昭圣神赞天辅皇帝，大赦，改元太平，中外官进级有差。宋遣使来聘，夏、高丽遣使来贡。甲申，册皇子梁正宗真为皇太子。

二年春正月，如纳水钩鱼。

二月辛丑朔，驻跸鱼儿泺。

三月甲戌，如长春州。丁丑，宋使薛贻廓来告宋主恒殂，子祯嗣位。遣都点检耶律僧隐等充宋祭奠使副，林牙萧日新、观察冯延休充宋后吊慰使副。戊寅，遣金吾耶谐领、引进姚居信充宋主吊慰使副。戊子，为宋主饭三京僧。是月，地震，云、应二州屋摧地陷，嵬白山裂数百步，泉涌成流。

夏四月，如缅山清暑。

五月乙亥，参知政事石用中薨。庚辰，铁骊遣使献兀惹十六户。六月己未，宋遣使薛由等来馈其先帝遗物。

秋七月己卯，以耶律信宁为奉陵军节度使，高丽国参知政事王同显静海军节度使，耶律遂忠长宁军节度使，耿延毅昭德军节度使，高守贞河西军节度使。

九月癸巳，遣尚书僧隐、韩格贺宋主即位。

冬十月壬寅，遣堂后宫张克恭充贺夏国王李德昭生日使，耶律扫古、韩王充贺宋太后生日使副，耶律仙宁、史克忠充贺宋正旦使副。是月，驻跸胡鲁吉思淀。癸卯，赐宰臣吕德懋、参知政事吴叔达、枢密副使杨又玄、右丞相马保忠钱物有差。

辛亥，至上京，曲赦几内囚。

十一月丙戌，宋遣使来谢。

十二月辛丑，高丽王询薨，其子钦遣使来报，即命使册钦为高丽国王。甲寅，宋遣刘烨、郭志言来贺千龄节。

是年，放进士张渐等四十七人。三年春正月丙寅朔，如纳水钩鱼。以僧隐为平章事。乙亥，以萧台德为南王府都监，林牙耶律信宁西北路招讨都监。辛巳，赐越国公主私城之名曰懿州，军曰庆懿。

二月丙申，以丁振为武信军节度使，改封兰陵郡王，戊申，以东平郡王萧排押为西南面都招讨，进封豳王。

夏四月，以耶律守宁为都点检。

五月，清暑缅山。

六月戊申，以南院宣微使刘烃参知政事，萧孝惠为副点检，萧孝恭东京统军兼沿边巡检使。戊午，以萧琏为左夷离毕，萧琳为详稳。

秋七月戊寅，以南府宰相耶律合葛为上京留守，封漆水郡王。丙戌，以皇后生辰为顺天节。丁亥，赐缅山名曰永安。是月，猎赤山。

闰九月壬辰朔，以萧伯达、韩绍雍充贺宋正旦使副，唐骨德、程昭文贺宋生辰使副。

冬十月庚辰，宋遣薛奎、郭盛来贺顺天节，王臻、慕容惟素贺千龄节。东征军奏：“统帅谐领、常衮课奴率师自毛母国岭入，林牙高九、裨将大匡逸等率师鼓山岭入。闰月末至挞离河，不遇敌而还。以是月会于弘怕只岭，驼、马死者甚众。”

驻跸辽河。

十一月辛卯朔，以皇侄宗范为归德军节度使，北府宰相萧孝穆南京留守，封燕王，南京留守韩制心南院大王、兵马都总管，仇正燕京转运使。

十二月壬戌，以宗范为平章事，封三韩郡王，仇道衡中京副留守，冯延休顺州刺史，郎玄化西山转运使，赵其枢密直学士。丁卯，以萧永为太子太师。己卯，封皇子重元秦国王。

四年春正月庚寅朔，宋遣张传、张士禹、程琳、丁保衡来贺。如鸭子河。

二月己未朔，猎挞鲁河。诏改鸭子河曰混同江，挞鲁河曰长春河。

三月戊子朔，千龄节，诏赐诸宫分耆老食。

夏四月癸酉，以右承相马保忠之子世弘使岭表，至平地松林为盗所杀，特赠昭信军节度使。

五月，清暑永安山。

六月己未，南院大王韩制心薨。戊辰，以郑弘节为兵部郎中、刘慎行顺义军节度使。辛未，以燕王萧孝穆子顺为千牛卫将军。甲戌，以中山郡王查哥为保静军节度使，乐安郡王遂哥广德军节度使，萧解里彰德军节度使。庚辰，以辽兴军节度使周王胡都古为临海军节度使，漆水郡王敌烈南院大王。

秋七月，如秋山。

八月丙辰朔，以韩绍芳为枢密直学士，驸马萧匹敌都点检。

九月，以驸马萧绍宗为武定军节度使，耶律宗福安国军节度使。冬十月，驻跸辽河。宋遣蔡齐、李用和来贺千龄节。

十一月，追封南院大王韩制心为陈玉。

十二月，以萧从政为归义军节度使，康筠监门卫，充贺宋正旦使副。

是年，放进士李炯等四十七人。

## 卷十七本纪第十七　圣宗八

五年春正月乙酉，如混同江。

二月戊午，禁天下服用明金及金线绮；国亲当服者，奏而后用。是月，如鱼儿泺。

三月壬辰，以左丞相张俭为武定军节度使、同政事门下平章事，郑弘节临潢少尹，刘慎行辽兴军节度使，武定军节度使萧匹敌契丹行宫都部署，枢密副使杨又玄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兼枢密使。是月，如长春河鱼儿泺，其水一夕有声如雷，越沙冈四十里，别为一陂。

夏五月，清暑永安山。以萧从顺为太子太师，吴叔达翰林学士，道十冯若谷加太子中允，耶律晨武定军节度使，张俭彰信军节度使，吕士宗礼部员外郎，李可举顺义军节度使。

秋七月，猎平地松林。

九月，驻跸南京。己亥，以萧迪烈、李绍琪充贺宋太后生辰使副，耶律守宁、刘四端充贺宋主生辰使副。

冬十月辛未，宋太后遣冯元宗、史方来贺顺天节。

十一月庚子，幸内果园宴，京民聚观。求进士得七十二人，命赋诗，第其工拙，以张昱等一十四人为太子校书郎，韩栾等五十八人为崇文馆校书郎，辛丑，以左祗候郎君详稳萧罗罗为右夷离毕。

十二月丁巳，以汉人行宫都部署萧孝先为上京留守，皇侄长沙郡王谢家奴匡义军节度使，耶律仁举兴国军节度使。甲子，萧守宁为点检侍卫亲军马步军。乙丑，北院枢密使萧合卓薨。

戊辰，以北府宰相萧普古为北院枢密使。己巳，遣萧谐、李琪充贺宋正旦使副。庚午，以参知政事刘京为顺义军节度使。乙亥，宋使李维、张纶来贺千龄节。

是岁，燕民以年谷丰熟，车驾临幸，争以上物来献。上礼高年，惠鳏寡，赐酺饮。至夕，六街灯火如昼，士庶嬉游，上亦微行观之。丁丑，禁工匠不得销毁金银器。

六年春正月己卯朔，宋遣徐奭、裴继起、张若谷、崔准来贺。庚辰，如鸳鸯泺。

二月己酉，以迷离己同知枢密院，黄翩为兵马都部署，达骨只副之，赫石为都监，引军城混同江、疏木河之间。黄龙府请建堡障三、烽台十，诏以农隙筑之。东京留守八哥奏黄翩领兵入女直界徇地，俘获人、马、牛、豕，不可胜计，得降户二百七十，诏奖谕之。戊午，以耶律野为副点检，以国舅帐萧柳氏、徒鲁骨领西北路十二班军、奚王府舍利军。己巳，南京水，遣使振之。庚午，诏党项别部塌西设契丹节度使治之。

三月戊寅朔，以大同军节度使张俭入为南院枢密使、左丞相兼政事令，参知政事吴叔达责授将作少监，出为东州刺史。

是月，阻卜来侵，西北路招讨使萧惠破之。

夏四月丁未朔，以武定军节度使耶律洪古为惕隐。戊申，蒲卢毛朵部多兀惹户，诏索之。丙寅，如永安山。

五月辛卯，以东京统军使萧慥古为契丹行宫都部署。癸卯，遣西北路招讨使萧惠将兵伐甘州回鹘。六月辛丑，诏凡官畜并印其左以识之。

秋七月戊申，猎黑岭。

八月，萧惠攻甘州不克，师还。自是阻卜诸部皆叛，辽军与战，皆为所败，监军涅里姑、国舅帐太保曷不吕死之。诏遣惕隐耶律洪古、林牙化哥等将兵讨之。

九月，驻跸辽河浒。

冬十月丙子，曷苏馆诸部长来朝。庚辰，遣使问夏国五月与宋交战之故。辛巳，以前南院大王直鲁衮为乌古敌烈都详稳。

庚寅，以萧孝顺、萧绍宗兼待中，驸马萧绍业平章政事，前南院大王胡睹堇同知上京留守，安哥通化州节度使。

十一月乙丑，宋遣韩翼、田承说来贺顺天节。戊辰，西北路招讨司小校扫姑诉招讨萧惠三罪，诏都监奥骨祯按之。

十二月庚辰，曷苏馆部乞建旗鼓，许之。辛巳，诏北南诸部廉察州县及石烈、弥里之官，不治者罢之。诏大小职官有贪暴残民者，立罢之，终身不录；其不廉直，虽处重任，即代之；能清勤自持者，在卑位亦当荐拔；其内族受赂，事发，与常人所犯同科。戊戌，遣杜防、萧蕴充贺宋生辰使副。庚子，驻跸辽河。七年春正月壬寅朔，宋遣张保维、孙继业、孔道辅、马崇至来贺。如混同江。辛亥，以女直白缕为惕隐，蒲马为严母部太师。甲寅，蒲卢毛朵部遣使来贡。

夏四月乙未，猎黑岭。

五月，清暑永安山。西南路招讨司奏阴山中产金银，请置冶，从之。复遣使循辽河源求产金银之矿。

六月，禁诸屯田不得擅货官粟。癸巳，诏萧惠再讨阻卜。

秋七月己亥朔，诏更定法令。庚子，诏谕驸马萧鉏不、公主粘米衮：“尔于后有父母之尊，后或临幸，祗谒先祖，祗拜空帐，失致敬之礼，今后可设像拜谒，”乙巳，诏辇路所经，旁三十步内不得耕种者，不在诉讼之限。

九月，驻跸辽河。

冬十月丁卯朔，诏诸帐院庶孽，并从其母论贵贱。

十一月，宋遣石中立、石贻孙来贺千龄节，王博文、王双贺顺天节。辛亥，以杨又玄、邢祥知贡举。己未，匡义军节度使中山郡王查葛、保宁军节度使长沙郡王谢家奴，广德军节度使乐安郡王遂哥奏，各将之官，乞选伴读书史，从之。癸亥，以三韩王钦为启圣军节度使，杨佶刑部侍郎、甲子，以左千牛卫上将军耶律古昱为北院大王。

十二月丁卯朔，遣耶律遂英、王永锡充贺宋太后生辰，萧速撒、马保永充贺正旦使副。癸酉，以金吾萧高立为奚舍利军详稳。八年春正月己亥，如混同江。庚申，党项侵边，破之。甲子，诏州县长吏劝农。

二月戊子，燕京留守萧孝穆乞于拒马河接宋境上置戍长巡察，诏从之。

三月，驻跸长春河。

夏五月，清暑永安山。

六月，以韩宁、刘湘充贺宋太后生辰使副，吴克荷充贺夏国王李德昭生辰使。癸巳，权北院大王耶律郑留奏，今岁十一月皇太子纳妃，诸族备会亲之帐。诏以豪盛者三十户给其费。

秋七月丁酉，以遥辇帐郎君陈哥为西北路巡检，与萧谐领同管二招讨地。以南院大王耶律敌烈为上京留守。戊戌，猎平地松林。

九月壬辰朔，以渤海宰相罗汉权东京统军使。壬子，幸中京。北敌烈部节度使耶律延寿请视诸部，赐旗鼓，诏从之。癸丑，阻卜别部长胡懒来降。乙卯，阻卜长舂古来降。

冬十月，宋遣唐肃、葛怀愍来贺顺天节。枢密使、魏王耶律斜轸孙妇阿聒指斥乘与，其孙骨欲为之隐，事觉，乃并坐之，仍籍其家。诏燕城将士，若敌至，总管备城之东南，统军守其西北，马步军备其野战，统军副使缮壁垒，课士卒，各练其事。

十一月丙申，皇太子纳妃萧氏。以耶律求翰为北院大王。

十二月辛酉朔，以遥辇太尉谢佛留为天云军详稳。壬申，以前北院大王耶律留宁为双州节度使，庚筠崇德宫都部署，谢十永兴宫都部署，旅坟宜州节度使。口庵辽州节度使，耶律野同知中京留守，耶律曷鲁突愧为大将军。丁丑，诏庶孽虽己为良，不得预世选。丁亥，宋遣寇瑊、庚德来贺千龄节，朱谏、曹英、张逸、刘永钊贺来岁两宫正旦。诏两国舅及南、北王府乃国之贵族，贱庶不得任本部官。

是岁，放进士张宥等五十七人。

九年春正月，至自中京。

二月戊辰，遣使赐高丽王钦物。如斡凛河。

夏五月，清暑永安山。

六月戊子朔，以长沙郡王谢家奴为广德军节度使，乐安郡王遂哥匡义军节度使，中山郡王查葛保定军节度使，进封潞王，豫章王贴不长宁军节度使。以耶律思忠、耶律荷、耶律皓、遥辇谢佛留、陈邈、韩绍一、韩知白、张震充贺宋两宫生辰及来岁正旦使副。

秋七月戊午朔，如黑岭。

八月己丑，东京舍利军详稳大延琳囚留守、驸马都尉萧孝先及南阳公主，杀户部使韩绍勋、副使王嘉、四捷军都指挥使萧颇得，延琳遂僭位，号其国为兴辽，年为天庆。初，东辽之地，自神册来附，未有榷酤监曲之法，关市之征亦甚宽弛。冯延休、韩绍勋相继以燕地平山之法绳之，民不堪命。燕又仍岁大饥，户部副使王嘉复献计造船，使其民请海事者，漕粟以振燕民，水路艰险，多至覆没。虽言不信，鞭楚搒掠，民怨思乱，故延琳乘之，首杀绍勋、嘉，以快其众。延琳先事与副留守王道平谋，道平夜弃其家，逾城走，与延琳所遣召黄龙府黄翩者，俱至行在告变。上即徵诸道兵，以时进讨。时国舅详稳萧匹敌治近延琳，先率本管及家兵据其要害，绝其西渡之计。渤海太保夏行美亦旧主兵，戍保州，延琳密驰书，使图统师耶律蒲古。

行美乃以实告，蒲古得书，遂杀渤海兵八百人，而断其东路。

延琳知黄龙、保州皆不附，遂分兵西取渖州，其节度使萧王六初至，其副张杰声言欲降，故不急攻。及知其诈，而已有备，攻之不克而还。时南、北女直皆从延琳，高丽亦稽其贡。及诸道兵次第皆至，延琳婴城固守。

冬十月丙戌朔，以南京留守燕王萧孝穆为都统，国舅详稳萧匹敌为副统，奚六部大王萧蒲奴为都监以讨之。

十一月乙卯朔，如显陵。丙寅，以渖州节度副使张杰为节度使，其皇城进士张人纪、赵睦等二十二人入朝，试以诗赋，皆赐第，超授保州戍将夏行美平章事。壬申，以驸马刘四端权知宣徽南院事。

十二月丁未，守遣仇水、韩永锡来贺千龄节。命耶律育、吴克荷、萧可观、赵利用充贺宋生辰使副，耶律元古、崔闰、萧昭古、窦振充来岁贺宋正旦使副。

十年春正月乙卯朔，宋遣王夷简、窦处约、张易、张士宜来贺。二月，幸龙化州。

三月甲寅朔，详稳萧匹敌至自辽东，言都统萧孝穆去城四面各五里许，筑城堡以围之。驸马延宁与其妹穴地遁去，惟公主崔人在后，为守陴者觉而止。

夏四月，如乾陵。以耶律行平为广平军节度使，夏行美为忠顺军节度使，李延弘知易州，萧从顺加太子太师。

五月戊申，清暑柏坡。

秋七月壬午，诏来岁行贡举法。

八月丙午，东京贼将杨详世密送款，夜开南门纳辽军。擒延琳，渤海平。

冬十月驻跸长宁淀。

十一月辛亥，南京留守燕王萧孝穆以东征将士凯还，戎服见上，上大加宴劳。翌日，以孝穆为东平王、东京留守，国舅详稳、驸马都尉萧匹敌封兰陵郡王，奚王蒲奴加侍中；以权燕京留守兼侍中萧惠为燕京统军使，前统军委窊大将军、节度使，宰相兼枢密使马保忠权知燕京留守，奚王府都监萧阿古轸东京统军使。诏渤海旧族有勋劳材力者叙用，余分居来、隰、迁、润等州。

十二月乙巳，宋遣梅询、王令杰来贺千龄节。漆水郡王耶律敌烈加尚父，乌古部节度使萧普达为乙室部大王，尚书左仆射萧琳为临海军节度使。

十一年春正月己酉朔，如混同江。

二月，如长春河。

三月，上不豫。

夏五月，大雨水，诸河横流，皆失故道。

六月丁丑朔，驻跸大福河之北。己卯，帝崩于行宫，年六十一，在位四十九年。景福元年闰十月壬申，上尊谥曰文武大孝宣皇帝，庙号圣宗。

赞曰：圣宗幼冲嗣位，政出慈闱。及宋人二道来攻，新御甲胄，一举而复燕、云，破信、彬，再举而躏河、朔，不亦伟欤！既而侈心一后，佳兵不祥，东有茶、陀之败，西有甘州之丧。此狃于常胜之过也。然其践阼四十九年，理冤滞，举才行，察贪残，抑奢僭，录死事之子孙，振诸部之急乏，责迎合不忠之罪，却高丽文乐之归。辽之诸帝，在位长久，今名无穹，其唯圣宗乎！

## 卷十八本纪第十八　兴宗一

兴宗神圣孝章皇帝，讳宗真，字夷不堇，小字只骨。圣宗长子，母曰钦哀皇后萧氏。上始生，齐天皇后取养之。幼而聪明，长而魅伟，龙颜日角，豁达大度。善骑射，好儒术，通音律。三岁封梁王，太平元年册为皇太子，十年六月判北南院枢密使事。

十一年夏六月己卯，圣宗崩，即皇帝位于柩前。壬午，尊母元妃萧氏为皇太后。甲申，遣使告哀于宋及夏、高丽。是年，御宣政殿放进士刘贞等五十七人。辛卯，大赦，改元景福。乙未，奉大行皇帝梓宫，殡于永安山太平殿。辛丑，皇太后赐附马萧鉏不里、萧匹敌死，围场都太师女直著骨里、右祗候郎君详稳萧延留等七人皆弃市，籍其家，迁齐天皇后于上京。

秋七月丙午朔，皇太后率皇族大临于太平殿。高丽遣使吊慰。上召晋王萧普古等饮博，夜分乃罢。丁未，击鞠。戊申，以耶律韩八为左夷离毕，特末里为左祗候郎君详稳，横帐郎君乐古权右祗候郎君详稳。已酉，以耶律郑留为于厥迪烈都详稳，高八为右皮室详稳。庚戌，振蓟州饥民。癸丑，诏写大行皇帝御容。甲寅，录囚。以观察姚居信为上将军。建庆州于庆陵之南，徙民实之，充奉陵邑。乙卯，以比岁丰稔，罢给东京统军司粮。丁巳，上谒大行皇帝御容，哀恸久之。因诏写北府宰相萧孝先，南府宰相萧孝穆像于御容殿。以萧阿姑轸为东京留守。

丁卯，谒太平殿，焚先帝所御弓矢。幸晋王普古第视疾。辛未，录囚。壬申，上谒神主帐，时奥隈萧氏始入宫，亦命拜之。

八月壬午，迁大行皇帝梓宫于菆涂殿。

九月戊申，躬视庆陵。庚戌，问安于皇太后。辛亥，宋遣王随、曹仪致祭，王瑠、许怀信、梅询、张纶来慰两宫，范讽、孙继业贺即位，孔道辅、魏昭文贺皇太后册礼。戊午，杰弧矢、鞍勒于菆涂殿。庚申，夏国遣使来慰。庚午，以宋使吊祭，丧服临菆涂殿。甲戌，遣御史中丞耶律翥、司农卿张确、详稳耶律励、四方馆使高维翰谢宋吊慰。

冬十月戊寅，宰臣吕德懋薨。癸未，杀鉏不里党弥勒奴、观音奴等。丙戌，遣工部尚书高德顺、崇禄卿李可封致先帝遗物于宋；以右领军卫上将军耶律逊、少府监马惮充皇太后谢宋使；右监门卫上将军耶律元载、引进使魏永充皇帝谢宋使。丁酉，夏国遣使来赙。戊戌，以萧革、赵为果、耻律郁、马保业充来岁贺宋正旦使副。

闰月辛亥，谒菆涂殿，阅玄宫閟器。有司请以生辰为永寿节，皇太后生辰为应圣节，从之。辛酉，阅新造铠甲。丁卯，振黄龙府饥民。

十一月壬辰，上率百僚奠于菆涂殿。出大行皇帝服御、玩好焚之，纵五坊鹰鹘。甲午葬文武大孝宣皇帝于庆陵。乙未，祭天地。问安皇太后。丙申，谒庆陵，以遗物赐群臣，名其山曰庆云，殿曰望仙。

十二月癸丑，到自庆陵。皇太后听政，帝不亲庶务，群臣表请，不从。

是岁，以兴平公主下嫁夏国王李德昭子元昊，以元昊为夏国公、驸马都尉。

重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皇太后御正殿，受帝与群臣朝。

宋遣任布、王遵范、陈琰、王克善来贺。乙亥，宋遣郑向、郭遵范来贺永寿节。丁丑，如雪林。

二月，大搜。

三月壬申朔，尚父、漆水郡王敌烈复为惕隐。

是春，皇太后诬齐天皇后以罪，遣人即上京行弑。后请具浴以就死，许之，有顷，后崩。

夏四月乙巳，清暑别辇斗。

秋七月，猪平地松林。以萧达溥、王英秀、萧麓、张素羽充来岁贺宋正旦生辰使。

八月丙午，驻跸刺河源。皇子洪基生。

冬十月已酉，幸中京。

十一月已卯，帝率群臣上皇太后尊号曰法天应运仁德章圣皇太后；群臣上皇帝尊号曰文武仁圣昭孝皇帝。大赦，改元重熙。癸未，守遣刘随、王德本来贺应圣节。以杨佶为翰林承旨。

丙戌，夏国遣使来贺。辛卯，五国酋长来贡。夏国王李德昭薨，册其子夏国公元昊为夏国王。

十二月庚戌，宋遣胥偃、王从益、崔暨、张怀志来贺来岁正旦；又遣杨日严、王克纂来贺永寿节。以北大王耶律求翰同平章事。

是年，放进士刘师贞等五十七人。

二年春正月庚辰，东幸。乙酉，夏国遣使来贡。壬辰，女直详稳台押率所部来贡。宋遣曹琮来告母后刘氏哀，章得象、安继昌来馈母后遗物。即遣兴圣宫使耶律寿宁、给事中知制诰李奎充祭奠使；天德军节度使耶律卿宁、大理卿和道亨、河西军节度使耶律嵩、引进使马世卿充两宫吊慰使。秋七月甲子朔，以耶律寔、高升、耶律迪、王惟允充两宫贺宋生辰使副，以耶律师古、刘五常充贺宋来岁正旦使副。

八月丁酉，幸温泉宫。乙卯，遣使阅诸路未稼。

冬十一月甲申，宋遣刘宝，符忠、李昭述、张茂实等来谢慰奠。十二月乙未，宋遣丁度、王继凝来贺应圣节。巳酉，禁夏国使沿路私市金、铁。甲寅，宋遣章频、李懿、王冲睦、张纬、李纮、李继一来贺永寿节及来岁正旦。庚申，以北府宰相萧孝先为枢密使。

三年春正月丁卯，宋使章频卒，诏有司赙赠，命近侍护丧以归。辛卯，如春水。

二月壬辰朔，以北院枢密使萧普古为东京留守。戊申，耶律大师奴有侍襁褓恩，诏入属籍。

夏四月甲寅，振耶迷只部。

五月庚申朔，清暑沿柳湖。是月，皇太后还政于上，躬守庆陵。六月已亥，以萧普古为南院枢密使。

秋七月戊子朔，上始亲政，以耶律庶徵、刘六符、耶律睦、薄可久充贺宋来岁正旦使副。壬辰，如秋山。

冬十月已未，驻跸中会川。

十二月，宋遣段少连、杜仁赞来贺来岁正旦、杨偕、李守忠来贺永寿节。

四年春正月庚寅，如耶迷只里。

三月乙酉朔，立皇后萧氏。

夏四月甲寅朔，如凉陉。

五月庚子，清暑散水源。

六月癸丑朔，皇子宾信奴生。以耶律信、吕士宗、萧兖、郭揆充贺宋生辰及来岁正旦使副。

秋七月壬午朔，猎于黑岭。

九月已酉，驻跸长宁淀。

冬十月，如王子城。

十一月壬午，改南京总管府为元帅府。乙酉，行柴册礼于白岭，大赦。加尚父耶律信宁、政事令耶律求翰耆宿赞翊功臣。

十二月癸丑，诏诸军炮、弩、弓、剑手以时阅习。庚申，宋遣郑戬、柴贻范、杨日华、张士禹来贺永寿节及正旦。

五年春正月甲申，如鱼儿泺。枢密使萧延宁请改国舅乙室小功帐敞史为将军，从之。

夏四月庚申，以潞王查葛为南府宰相，崇德宫使耶律马惕隐。甲子，幸后弟萧无曲第，曲水泛觞赋诗。丁卯，颁新定条制，己巳，上与大臣分朋击鞠。

五月甲午，南幸。丁未，如胡土白山清暑。庚申，幸北院大王高十行帐拜奥，赐银绢。

壬戌，诏修南京宫阙府署。

秋七月辛丑，录囚。耶律把八诬其弟韩哥谋杀已，有司奏当反坐。临刑，其弟泣诉：“臣惟一兄，乞贷其死。”上悯而从之。九月癸巳，猎黄花山，获熊三十六，赏猎人有差。

冬十月丁未，幸南京。辛亥，曲赦析津府境内囚。壬子，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试进士于廷；赐冯立、赵徽四十九人进士第。以冯立为右补阙，赵徽以下皆为太子中佶，赐绯衣、银鱼、遂大宴。御试进士自此始。宋遣宋郊、王世文来贺永寿节。甲子，宰臣张俭等请幸礼部贡院，欢饮到暮而罢，赐物有差。以耶律祥、张素民、耶律甫、王泽充贺宋生辰正旦使副。六年春正月丁丑，西幸。

三月戊寅，以秦王萧孝穆为北院枢密使，徙封昊王；晋王萧孝先为南京留守。

夏四月，猎野狐岭。

闰月，猎龙门县西山。

五月已酉，清暑炭山。以耶律韩八为北院大王。萧把哥左夷离毕，王子郎君详稳鼻姑得林牙，签北面事耶律涅哥同签点检司。甲寅，录囚。以南大王耶律信宁故匿重囚及待婢赃污，命挞以剑脊而夺其官；都监坐阿附及侍婢罪，皆论死，诏贷之。

丙辰，以耶律信宁为西南路招使。庚申，出飞龙厩马，赐皇太弟重元及北、南面侍臣有差。癸亥，以上京留守耶律胡睹衮为南大王，平章事萧查刺宁上京留守，侍中管宁行宫都部署，耶律蒲奴宁乌古迪烈得都详稳。甲子，以上京留守耶律洪古为北院大王。

六月壬申朔，以善宁为殿有都点检。护卫太保耶律合住兼长宁宫使，萧阿刺里、耶律乌理斡、耶律和尚、萧韩家奴、萧特里、萧求翰为各宫都部署。上酒酣赋诗，昊国王萧孝穆、北宰相萧撒八等皆属和，夜中乃罢。已卯，祀天地。癸未，赐南院大王耶律胡睹兖命，上亲为制诰词，并赐诗以宠之。丙申，以北院大王侯哂为南京统军使。

秋七月辛丑朔，以北、南枢密院狱空，赏赉有差。壬寅，以皇太弟重元生子，赐诗及宝玩器物，曲赦死罪以下。癸卯，如秋山。

八月已卯，北枢密院言越棘部民苦其酋帅坤长不法，多流亡；诏罢越棘等五国酋帅，以契丹节度使一员领之。

冬十月癸酉，驻跸石宝冈。

十一月已亥朔，阻卜酋长来贡。辛亥，以契丹行宫都部署萧惠为南院枢密使。壬子，以管宁为南院枢密使。萧扫古诸行宫都部署，耶律褭里知南面行宫副部署，萧阿刺里左祗候郎君详稳，耶律曷主右祗候郎君详稳。庚申，幸晋国公主行帐视疾。

封皇子洪基为梁王。

十二月，以杨佶为忠顺军节度使。遣耶律斡、秦鉴耶律德、崔继芳贺宋生辰及正旦。

七年春正月戊戌朔，宋遣高若讷、夏元正、谢绛、张茂实来贺正旦及永寿节。辛丑，如混同江。

二月庚午，如春州。乙亥，驻跸东川。丁丑，高丽遣使来贡。壬午，幸五坊阅鹰鹘。乙酉，遣使庆州问安皇太后。

三月戊戌朔，幸皇太弟重元行帐。壬寅，如蒲河淀。辛亥，夏国遣使来贡。甲寅，录囚。

夏四月己巳，以兴平公主薨，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持诏问夏国王李元昊，公主生与元昊不睦，没，诘其故。己卯，猎白马埚。甲申，射免新淀井，乙未，猎金山，遣杨家进鹿尾茸于大安宫。

六月乙亥，御清凉殿试进士，赐邢彭年以下五十五人第。

秋七月甲辰，录囚。乙巳，阻卜酋长屯秃古斯来朝。戊申，如黑岭。

九月丁未，驻跸平淀。

冬十月甲子朔，渡辽河。丙寅，驻跸白马淀。壬申，录囚。

十一月癸巳朔。以耶律元方、张泥、韩至德、萧傅充驾宋生辰正旦使副。辛丑，问安皇太后，进珍玩。庚申，录囚。

十二月，召善击鞠者数十大于东京。令与近臣角胜，上临观之。己巳，以皇太弟重元判北南院枢密使事，北府宰相撒八宁再任兼知东京留守事，耶律应稳南府宰相，查割折大内惕隐，乙室己帐萧翰乾州节度使，刘六符参知政事，王子帐冠哥王子郎君详稳，鉏窘大王平川节度使，宰臣张克恭守司空，宰臣韩绍芳加侍中，惕隐耶律马六北院宣徽使，傅父耶律喜孙南府宰相，癸未，守遣王举正、张士禹来贺永寿节。甲申，命日进酒于大安宫，致荐庆陵。丁亥，录囚。非故杀者减科。南面待御壮骨里诈取女直贡物，罪死；上以有吏能。默而流之。

八年春正月壬辰朔，宋遣韩畸、王从益来贺。丙申，如混同江观渔。戊戌，振品部。庚戌，叉鱼于率没里河。丁巳，禁朔州鬻羊于宋。

二月丙子，驻跸长春河。

夏六月乙丑，诏括户口。

秋七月丁巳，谒庆陵，致奠于望仙殿；迎皇太后至显州，谒园陵，还京。

冬十月，驻跸东京。

十一月甲午，诏有言北院处事失平，击钟及邀驾告者，悉以奏闻。戊戌，朝皇太后，召僧论佛法。戊申，皇太后行再生礼，大赦。己酉，城长春。

闰十二月壬辰，礼昊国王萧孝穆疾。宋遣庞籍、杜赞来贺永寿节。

九年春正月丙辰朔，上进酒于皇太后宫，御正殿。宋遣王拱辰、彭再恩来贺。庚申，如鸭子河。

二月，驻跸鱼儿泺。

三月辛未，以应圣节，大赦。

五月乙卯朔，清暑永安山。

六月，射柳祈雨。

秋七月癸酉，宋遣郭祯以伐夏来报，遣枢密使杜防报聘。

丁丑，如秋山。

冬十月癸未朔，驻跸中会川。十一月甲子，女直侵边，发黄龙府铁骊军拒之。宋遣苏伸、向传范来贺应圣节。

十二月庚寅，以北大王府布猥帐郎君自言先世与国联姻，许置敞史，命本帐萧胡睹为之。辛卯，以所得女直户置肃州。

以萧迪、刘三嘏、耶律元方、王惟吉、耶律庶忠、孙女昭、萧绍简、秦德昌充贺宋生辰及来岁正旦使副。沼诸犯法者，不得为官吏。诸职官非婚祭，不得沉酗废事。有治民安边之略者，悉具以闻。

## 卷十九本纪第十九　兴宗二

十年春正月辛亥朔，宋遣梁适、张从一、富弼、赵日宣来贺。甲子，处处遣吴育、冯戴来贺永寿节。

二月庚辰朔，诏蒲卢毛朵部归曷苏馆户之没入者使复业。

甲申，北枢密院言，南、北二王府及诸部节度侍卫祗候郎君，皆出族帐，既免与民戍边，其祗候事，请亦得以部曲代行。诏从其请。

夏四月，诏罢修鸭绿江浮梁及汉兵屯戍之役。又以东京留守萧撒大言，驰东京击鞠之禁。

六月戊寅朔，以萧宁、耶律坦、崔禹称、马世良、耶律仁先、刘六符充贺宋生辰使副；耶律庶成、赵成、耶律烈、张旦充来岁贺宋正旦使副。

秋七月壬戌，诏诸职官以官物者，以正盗论。诸敢以先朝已断事相告言者，罪之。诸帐郎君等于禁地射鹿，决三百，不征偿、小将军决二百以下，及百姓犯者，罪同郎君论。

八月丙戌，以医者邓延贞治详稳萧留宁疾验，赠其父母官以奖之。

九月辛亥，朝皇太后。国舅留宁薨。庚申，持太后射获熊，上进酒为寿。癸亥，上猎马孟山，草木蒙密，恐猎者误射伤人，命耶律迪姑各书姓名于矢以志之。丙寅，夏国献宋俘。以石硬砦太保郭三避虎不射，免官。

冬十月丙戌，诏东京留守萧孝忠察官吏有廉干清强者，具以名闻。庚寅，以女直太师台押为曷苏馆都大王。辛卯，以皇子胡卢斡里生，北宰相、驸马撒八宁迎上至其第宴饮，上命卫十与汉人角抵为乐。壬辰，复饮皇太后殿，以皇子生，肆赦。

夕，复引公主、驸马及内族大臣入寝殿剧饮。甲午，幸中京。

庚子，以驸马都尉萧忽列为国舅详稳。

十一月丙辰，回鹘遣使来贡。

十二月丙子朔，宋遣刘沆、王整来贺应圣节。乙未，置挞木不姑酋长。以胡挞刺为平章事。上闻宋设关河，治壕堑，恐为边患；与南、北枢密昊国王萧孝穆、赵国王萧贯宁谋取宋旧割关南十县地，遂遣萧英、刘六符使宋。庚寅，宋遣张沔、侯宗亮、薛申、待其浚、施昌言、潘永照来贺永寿节及来岁正旦。

以宣政殿学士杨佶为吏部尚书、判顺义军节度使事。丁酉，议伐宋，诏谕诸道。

十一年春正月戊申，奉迎皇太后于内殿。庚戌，遣南院宣微使萧特末、翰林学士刘六符使宋，取晋阳及瓦桥以南十县地；且间兴师伐夏及沿边疏浚水泽，增益兵戍之故。

二月壬寅，如鸳鸯泺。

夏四月甲戌朔，颁南征赏罚令。

六月乙亥，宋遣富弼、张茂实奉书来聘，以书答之。壬午，御含凉殿，放进士王实等六十四人。禁毡、银鬻入宋。

秋七月壬寅朔，诏盗易官马者灭死论。外路官勤瘁正直者，考满代；不治事者即易之。

八月丙申，宋复遣富弼、张茂实奉书来聘，乞增岁币银绢，以书答之。九月壬寅，遣北院枢密副使耶律仁先、汉人行宫副部署刘六符使宋约和。是时，富弼为上言，大意谓辽与宋和，坐获岁币，则利在国家，臣下无与；与宋交兵，则利在臣下，害在国家。上感其言，和好始定。

闰月癸未，耶律仁先遣大报，宋岁增银、绢十万两、匹，文书称“贡”，送至白沟；帝喜，宴群臣于昭庆殿。是日，振恤三父族之贫者。辛卯，仁先、刘六符还，进宋国誓书。

冬十一月丁亥，群臣加上尊号日聪文圣武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册皇后萧氏曰贞懿宣慈崇圣皇后。大赦。梁王洪基进封燕国王。

十二月癸卯，朝皇太后。甲辰，封皇太弟重元子涅鲁古为安定郡王。己酉，以宣献皇后忌日，上与皇太后素服，饭僧于延寿、悯忠、三学三寺。辛亥，诏蠲预备伐宋诸部租税一年。

王子，以吐浑、党项多鬻马夏国，诏谨边防。己未，宋遣贺正旦及永寿节使居邸，帝微服往观。丁卯，禁丧葬杀牛马及藏珍宝。

十二年春正月辛未，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敌烈、枢密院都承旨王惟吉谕夏国与宋和。壬申，以昊国王萧孝穆为南院枢密使，北府宰相萧孝忠北院枢密使，封楚王，韩国王萧惠北府宰相、同知元帅府事，韩八南院大王，耶律侯哂东京留守，北院枢密副使耶律仁先同知东京留守事，北面林牙萧革北院枢密副使。甲戌，如武清寨苇淀。

二月壬寅，禁关南汉民弓矢。己酉，复国以加上尊号，遣使来贺。甲寅，耶律敌烈等使夏国还，奏元昊罢兵，即遣使报宋。

三月辛卯，幸南京。壬辰，高丽国以加上尊号，遣使来贺。

夏四月己亥，置回跋部详稳、都监。庚子，夏国遣使进马、驼。

五月辛卯，斡鲁、蒲卢毛朵部二便来贡失期，宥而遣还。

乙未，诏复定礼制。是月，幸山西。

六月丙午，诏世选宰相、节度使族属及身为节度使之家，许葬用银器；仍禁杀牲以祭。庚戌，诏汉人宫分户绝，恒产以亲族继之。辛亥，阻卜大王屯秃古斯弟太尉撤葛里来朝。丙辰，回鹘遣使来贡。甲子，以南院枢密使昊国王萧孝穆为北院枢密使，徒封齐国王。

秋七月丙寅朔，北院枢密使萧孝忠薨，特释系囚。庚寅，夏国遣使上表，请伐宋，不从。

八月丙申，谒庆陵。辛丑，燕国王洪基加尚书令，知北南院枢密使事，进封燕赵国王。戊午，以前西北路招讨使萧塔烈葛为右夷离毕。庚申，于越耶律洪古薨。甲子，阻卜来贡。

九月壬申，朝皇太后，谒望仙殿。壬午，谒怀陵。

冬十月丁酉，驻跸中会川。己亥，北院枢密使萧孝穆薨，追赠大丞相、晋国王。庚子，诏诸路上重囚，遣官详谳。辛亥，参知政事韩绍芳为广德军节度使，三司使刘六符长宁军节度使。壬子，以夏入侵党项，遣延昌宫使高家奴让之。甲子，北府宰相萧惠为北院枢密使，豳王遂哥为惕隐，惕隐敌鲁古封漆水郡王、西北路招讨使，枢密副使萧阿刺同知北院宣微事。出飞龙马厩，分赐群臣。

十一月丁丑，追封楚王萧孝忠为楚国王。丁亥，以上京岁俭，复其民租税。癸巳，朝皇太后。

十二月戊申，改政事省为中书省。

十三年春正月甲子朔，朝皇太后。戊辰，如混同江。辛未，猎兀鲁馆冈。

二月康戌，如鱼儿泺。丙辰，以参知政事杜防为南府宰相。三月丁亥，高丽遣使来贡。以宣政殿学士杨佶参知政事。

是月，置契丹警巡院。

夏四月己酉，遣东京留守耶律侯哂、知黄龙府事耶律欧里斯将兵攻蒲卢毛朵部。甲寅，南院大王耶律高十奏党项等部叛附夏国。丙辰，酉南面招讨都监罗汉奴、详稳斡鲁等奏，山西部族节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乞南、北府兵援送实威塞州户。诏富者遣行，余留屯田天德军。

五月壬戌朔，罗汉奴奏所发部兵与党项战不利，招讨使萧普达、四捷军详稳张佛奴殁于阵。李元昊来援叛党。戊辰，诏征诸道兵会酉南边以讨元昊。

六月甲午，阻卜酋长乌八遣其子执元昊所遣求援使窳邑改来，乞以兵助战，从之。驻跸永安山。以将伐夏，遣延昌宫使耶律高家奴告宋。丙申，诏前南院大王耶律谷欲、翰林都林牙耶律庶成等编集国朝上世以来事迹。丙午，高丽遣使来贡。丁未，录囚。

秋七月辛酉，香河县民李宜儿以左道惑众，伏诛。庚午，行再生礼。庚辰，夏国遣使来朝。

八月乙未，以夏使对不以情，羁之。丁巳，夏国复遣使来，询以事宜，又不以实对，苔之。

九月戊辰，宋以亲征夏国，遣余靖致赆礼。壬申，会大军于九十九泉，以皇太弟重元、北院枢密使韩国王萧惠将先锋兵西征。冬十月庚寅，祭天地。丙申，获党项侦人，射鬼箭。丁酉，李元昊上表谢罪。己亥，元昊遣使来奏，欲收叛党以献，从之。

辛亥，元昊遣使来进方物，诏北院枢密副使萧革迓之。壬子，军于河曲。革言元昊亲率党项三部来，诏革诘其纳叛背盟，元昊伏罪，赐酒，许以自新，遣之。召群臣议，皆以大军既集，宜加讨伐，癸丑，督数路兵掩袭，杀数千人，驸马都尉萧胡睹为夏人所执。丁巳，元昊遣使以先被执者来归，诏所留夏使亦还其国。

十一月辛酉，赐有功将校有差。甲子，班师。丁卯，改云州为西京。辛巳，朝皇太后。

十二月己丑，幸西京。戊戌，以北院枢密副使耶律敌烈为右夷离毕。己亥，高丽遣使来贡。戊申，萧胡睹自夏来归。

十四年春正月庚申，以侍中萧虚烈为南院统军使，封辽西郡王。庚午，如鸳鸯泺。壬午，以金吾卫大将军敌鲁古为乙室大王。甲申，夏国遣使进鹘。以常侍斡古得战殴，命其子习罗为师。二月庚子。朝皇太后。驻跸撒刺泺。

三月己卯，宋以伐夏师还，遣使来贺。

四月辛亥，高丽遣使来贡。

闰五月癸丑，清暑永安山。

六月丁卯，谒庆陵。己卯，阻卜大王屯秃古斯率诸酋长来朝。庚辰，夏国遣使来贡。辛巳，以西南面招讨使萧普达战殴，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秋七月戊申，驻跸中会川。

冬十月甲子，望祀木叶山。

十一月壬午朔，回鹘阿萨兰遣使来贡。甲辰，以同知北院宣徽事萧阿刺为北府宰相。

十二月癸丑，观汉军习炮射击刺。癸亥，决滞狱。

十五年春正月乙酉，如混同江。禁契丹以奴婶鬻与汉人。

二月乙卯，如长春河。丙寅，蒲卢毛朵界曷懒河户来附，诏抚之。

三月甲申，朝皇太后。乙酉，以应圣节，减死罪，释徒以下。辛卯，朝皇太后。丁酉，高丽遣使来贡。诏诸道岁具狱讼以闻。夏四月辛亥朔，禁五京吏民击鞠。戊午，罢遥辇帐戍军。

壬戌，以北女直详稳萧高六为莫六部大王。甲子，清暑永安山。

甲戌，蒲卢毛朵曷懒河百八十户来附。

六月癸丑，以西京留守耶律马六为汉人行宫都部署，参知政事杨佶出为武定军节度使。戊辰，御清凉殿，放进士王棠等六十八人。甲戌，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敌鲁古坐赃免官。

秋七月乙酉，豳王遂哥薨。戊子，观获。乙未，以北院宣徽使旅坟为左夷离毕，前南府宰相耶律喜孙东北路详稳。丙申，籍诸路军。丁酉，如秋山。辛丑，禁扈从践民田。丁未，以女直部长遮母率众来附，加太师。

八月癸丑，高丽王钦薨，遣使来告。

九月甲辰，禁以罝网捕狐兔。

冬十月己酉，驻跸中会川。

十一月丁亥，以南院枢密使萧孝友为北府宰相，契丹行宫都部署耶律仁先南院大王，北府宰相萧革同知北院枢密使事，知夷离毕事耶律信先汉人行宫都部署，左夷离毕旅坟惕隐，汉人行宫都部署耶律敌烈左夷离毕。己亥，渤海部以契丹户例通括军马。乙巳，振南京贫民。

十二月壬申，曲赦徒以下罪。是日为圣宗在时生辰。

## 卷二十本纪第二十　兴宗三

十六年春正月己卯，如混同江。

二月庚申，如鱼儿泺。辛酉，禁群臣遇宴乐奏请私事。诏世选之官，从各部着旧择材能者用之。

三月丁亥，如黑水泺。癸巳，遣使审决双州囚。壬寅，大雪。

夏四月乙巳朔，皇太后不豫，上驰往视疾。丙午，皇太后愈，复如黑水泺。丁卯，肆赦六月戊申，清暑永安山。丁巳，阻卜大王屯秃古斯来朝，献方物。戊午，诏士庶言事。秋七月辛卯，幸庆州。自是月至于九月，日射猎于楚不沟霞列、系轮、石塔诸山。

冬十月辛亥，幸中京谒祖庙。丙辰，定公主行妇礼于舅姑仪。庚午，铁骊仙门来朝，以始人贡，加右监门卫大将军。

十一月戊寅，祠木叶山，幸中京，朝皇太后。壬辰，禁漏泄宫中事。

十二月辛丑朔，女直遣使来贡。辛亥，谒太祖庙，观《太宗收晋图》。癸丑，问安皇太后。乙卯，以太后愈，杂犯死罪减一等论，徒以下免。庚申，南府宰相杜防、韩绍荣奏事有误，各以大杖决之。出防为武定军节度使。壬戌，高丽遣使来贡。

十七年春正月丁亥，如春水。

闰月癸丑，射虎于候里吉。

二月辛巳，振瑶稳、嘲稳部。是月，诏士庶言国家利便，不得及己事；奴婢所见，许白其主，不得自陈。夏国王李元昊薨，其子谅祚遣使来告，即遣永兴宫使耶律褭里、右护卫太保耶律兴老、将作少监王全慰奠。

三月癸卯，以同知南京留守事萧塔烈葛为左夷离毕，知右夷离毕事唐古为右夷离毕。丙午，夏国李谅祚遣使上其父元昊遗物。丁卯，铁不得国使来，乞以本部军助攻夏国，不许。

夏四月辛未，武定军节度使杜防复为南府宰相。丙子，高丽遣使来贡。甲申，蒲卢毛朵部大王蒲辇以造舟人来献。

六月庚辰，阻卜献马、驼二万。辛卯，长白山太师柴葛、回跋部太师撒刺都来贡方物。

秋七月丁未，于越摩梅欲之子不葛一及婆离八部夷离堇虎（番去）等内附，甲寅，录囚，减杂犯死罪。

八月丙戌，复南京贫户租税。戊子，以殿前都点检耶律义先为行军都部署，忠顺军节度使夏行美副部署，东北面详稳耶律术者为监军，伐蒲奴里酋陶得里。

冬十月甲申，南院大王耶律韩八薨。甲午，驻跸独卢金。

十一月乙未朔，遣使括马。丁巳，赐皇太弟重元金券。封皇子和鲁斡为越王，阿琏许王，忠顺军节度使谢家奴陈王，西京留守贴不汉王，惕隐旅坟辽西郡王，行宫都部署别古得柳城郡王，奉陵军节度使侯古饶乐郡王，安定郡王涅鲁古进封楚王。

十八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戊戌，留夏国贺正使不遣。己亥，遣北院枢密副使萧惟信以伐夏告宋。辛丑，录囚。

丙午，如鸳鸯泺。丙辰，猎霸特山。耶律义先奏蒲奴里捷。二月庚辰，幸燕赵国王洪基其帐视疾。乙酉，耶律义先等陶得里以献。

三月乙巳，高昌国遣使来贡。壬子，以洪基疾愈，赦杂犯死罪以下。丁巳，乌古遣使送款。

夏四月癸酉，以南府宰相耶律高十为商京统军使。

五月甲辰，五国酋长各率其部来附。庚戌，回跋部长兀迭台扎等来朝。戊午，五国节度使耶律仙童以降乌古叛人，授左监门卫上将军。

六月壬戌朔，以韩国王萧惠为河南道行军都统，赵王萧孝友、汉王贴不副之。乙丑，录囚。丙寅，行十二神纛礼。己巳，宋以辽师伐夏，遣钱逸致赆礼。庚辰，阻卜来贡马、驼、珍玩。

辛巳，夏国使来贡，留之不遣。丁亥，行再生礼。

秋七月戊戌，亲征。

八月辛酉朔，渡河。夏人遁，乃还。

九月丁未，萧惠等为夏人所败。

冬十月，北道行军都统耶律敌鲁古率阻卜诸军至贺兰山。

获李元昊妻及其官僚家属，遇夏大三千来战，殪之；乌古敌烈部都详稳萧慈氏奴、南克耶律斡里死焉。

十二月戊寅，庆陵林木火。己卯，录囚。有弟从兄为强盗者，兄弟俱无子，特原其弟，十九年春正月庚寅，僧惠鉴加检校太尉。庚子，耶律敌鲁古复封漆水郡王，诸将校及阻卜等部酋长各进爵有差。赠萧慈氏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辛丑，遣使问罪于夏国。壬寅，如鱼儿泺。二月丁亥，夏将洼普、猥货、乙灵纪等来攻金肃城，南面林牙耶律高家奴等破之。洼普被创遁去，杀猥货、乙灵纪。

三月戊戌，殿前都点检萧迭里得与夏战于三角川，败之。癸卯，命西南招讨使萧浦奴、北院大王宜新、林牙萧撒抹等帅师伐夏，以行宫都部署别古得监战。甲辰，遣同知北院枢密使萧革按军边城，以为声援。己酉，驻跸息鸡淀。丙辰，幸殿前都点检萧迭里得、驸马都尉萧胡睹帐视疾。

夏四月丙寅，如鱼儿泺。壬申，蒲卢毛朵部惕隐信笃来贡。

甲申，高丽遣使来贡。

五月己丑，如凉陉。癸巳，萧蒲奴等人夏境，不与敌遇，纵军俘掠而还。丁酉，夏国洼普来降。己亥，远夷拔思母部遣使来贡。

六月丙辰朔，置倒塌岭都监。丙寅，谒庆陵。庚午，幸庆州，谒大安殿。壬申，诏医卜、屠贩、奴隶及倍父母或犯事逃亡者，不得举进士。回跋、曷苏馆、蒲卢毛朵部各遣使贡马。

甲戌，宋遣使来贺伐夏捷，高丽使俱至。辛巳，御金銮殿试进土。

秋七月壬辰，驻跸括里浦碗。癸巳，以燕赵国王洪基北南枢密院。乙未，阻卜长豁得刺弟斡得来朝，加太尉遣之。戊戌，录囚。戊申，以左夷离毕萧唐古为北院枢密副使。壬子，猎候里吉。八月丁卯，阻卜酋长喘只葛拔里斯来朝。

九月壬寅，夏入侵边，敌鲁古遣六院军将海里击败之。

冬十月庚午，还上京。辛未，夏国王李谅祚母遣使乞依旧称藩。使还，诏谕别遣信臣诣阀，当徐思之。壬申，释临潢府役徒。甲戌，如中会川。

十一月甲午，阻卜酋长豁得刺遣使来贡。庚戌，录囚。王子。出南府宰相韩知白为武定军节度使，枢密副使杨绩长宁军节度使，翰林学士王纲泽州刺史，张宥徽州刺史，知制诰周白海北州刺史。闰月乙卯，以汉王贴不为中京留守。辛未，以同知北院枢密使事萧革为南院枢密使，南院大王耶律仁先北枢密使事，封宋王。十二月丁亥，北府宰相、赵王萧孝友出为东京留守，东京留守萧塔列葛为北府宰相，南院枢密使、潞王葛为南院大王。

庚戌，韩国王萧惠徙封魏王，致仕。壬子，夏国李谅祚遣使上表，乞依旧臣属。

二十年春正月戊戌，驻跸混同江。

二月甲申，遣前北院都监萧友括等使夏国，索党项叛户。

己丑，如苍耳泺。甲辰，吐蕃遣使来贡。

三月壬子朔，幸黑水。

夏五月癸丑，萧友括等使夏还，李谅祚母表乞如党权进马、驼、牛、羊等物。己巳，夏国遣使求唐隆镇及乞罢所建城邑，以诏答之。

六月丙戌，诏以所获李元昊妻及前后所俘夏人，安置苏州。

以伐夏所获物遣使遗宋。

秋七月，如秋山。

九月，诏更定条制。驻跸中会川。

冬十月己卯朔，括诸道军籍。

十一月庚申，以惕隐都监萧谟鲁为左夷离毕。甲子，命东京留守司总领户部、内省事。丁卯，罢中丞记录职官过犯，令承旨总之。

十二月乙酉，以皇太后行再生礼，肆赦。

二十一年春正月辛亥，如混同江。

二月，如鱼儿泺。

夏四月癸未，以国舅详稳萧阿刺为西北路招讨使，封西平郡王。六月丙子，驻跸永安山。

秋七月甲辰朔，召北府宰相萧塔烈葛、南府宰相汉王贴不、南院枢密使萧革、知北院枢密使事仁失等，赐坐，论古今治道。

戊申，祀天地。己酉，诏北、南枢密院，日再奏事。壬子，追尊太祖之祖为简献皇帝，庙号玄祖，祖妣为简献皇后；太祖之考为宣简皇帝，庙号德祖，妣为宣简皇后。追封太祖伯父夷离堇严木为蜀国王，于越释鲁为隋国王。以燕赵国王洪基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知惕隐事，赐诏谕之。癸亥，近侍小底卢宝伪学御画，免死，配役终身。甲子，如秋山。戊辰，谒庆陵。以南院枢密使萧革为北院枢密使，封吴王。辛未，如庆州。壬申，追封太祖弟寅底石为许国王。

八月戊子，太尉乌者薨，诏配享圣宗庙。九月乙卯，平州进白兔。已末，谒怀陵。庚申，追上嗣圣皇帝、天顺皇帝尊溢，及更溢彰德皇后日请安。癸亥，溢齐天皇后日仁德皇后。甲子，谒祖陵。增太祖谥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更谥贞烈皇后日淳钦，恭顺皇帝日章肃，后萧氏溢日和敬。

冬十月戊寅，驻跸中会川。丁亥，夏国李谅祚遣使乞弛边备，即遣萧友括奉诏谕之。戊子，幸显、懿二州。甲午，辽兴军节度使萧虚烈封郑王，南院大王、潞王查葛为南院枢密使，进封越国王。戊戌，射虎于南撒葛柏。辛丑，谒乾陵。

十一月壬寅朔，增谥文献皇帝为文献钦义皇帝，及谥二后日端顺，日柔贞。复更谥世宗孝烈皇后为怀节。丁未，增孝成皇帝谥日孝成康靖皇帝，更谥圣神宣献皇后为睿智。甲子，次中会川。回鹘阿萨兰遣使贡名马、文豹。丙寅，录囚。

十二月戊戌，以北府宰相塔烈葛为南京统军使，郑王虚烈北府宰相，契丹行宫都部署耶律义先惕隐。释役徒限年者。

二十二年春正月乙巳，如混同江。二月丙子，回鹘阿萨兰为邻国所侵，遣使求援。庚辰，如春水。三月癸亥，李谅祚以赐诏许降，遣使来谢。丙寅，如黑水泺。

夏四月戊子，猎鹤淀。

五月壬寅，诏内地州县植果。

六月壬申，驻跸胡吕山。癸未，高丽遣使来贡。

秋七月己酉，阻卜大王屯秃古斯率诸部长献马、驼。庚申，如黑岭。

闰月庚午，乌古来贡。癸巳，长春州置钱帛司。

九月壬辰，夏国李谅祚遣使进降表。甲午，遣南面林牙高家奴等奉诏抚谕。

冬十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辛卯，诏诸职事官以礼受代及以罪去者置籍，岁申枢密院。

十二月丙申朔，诏回鹘部副使以契丹人充。庚子，应圣节，曲赦徒以下罪。壬子，诏大臣日：“朕与宋主约为兄弟，欢好岁久，欲见其绘像，可谕来使。”

二十三年春正月乙巳，如混同江。癸酉，猎双子淀。戊子，夏国遣使贡方物。壬辰，如春水。甲午，猎盘直坡。

三月丁亥，幸皇太弟重元帐。

夏四月癸卯，高丽遣使来贡。癸丑，猎合只忽里。

五月己巳，李谅祚乞进马、驼，诏岁贡之。庚寅，驻跸永安山。壬辰，夏国遣使来贡。

六月丙申，如庆州。己亥，谒庆陵。壬寅，高丽王徽请官其子，诏加检校太尉。辛亥，吐蕃遣使来贡。

秋七月己巳，夏国李谅祚遣使来求婚。甲戌，如秋山。己卯，诏八房族巾帻。

九月庚寅，猎，遇三虎，纵火获之。

冬十月丁酉，驻跸中京。戊戌，幸新建秘书监。辛丑，有事于祖庙。癸丑，以开泰寺铸银佛像，曲赦在京囚。丙辰，李谅祚遣使进誓表。

十一月乙丑，阻卜部长来贡。壬申，帝率群臣上皇太后尊号日仁慈圣善钦孝广德安静贞纯懿和宽厚崇觉仪天皇太后，大赦。内外官进级有差。癸未，录囚。甲申，群臣上皇帝尊号日钦天奉道祐世兴历武定文成圣神仁孝皇帝，册皇后萧氏曰贞懿慈和文惠孝敬广爱崇圣皇后。

十二月丙申，如中会川。

二十四年春正月癸亥，如混同江。戊辰，朝皇太后。辛巳，宋遣使来贺，馈驯象。

二月己丑朔，召宋使钓鱼、赋诗。癸巳，如长春河。甲寅，夏国遣使来贺。

三月癸亥，皇太弟重元生子，曲赦行在及长春、镇北二州徒以下罪。

夏五月，驻跸南崖。

秋七月壬午，如秋山。次雨崖之北峪，不豫。

八月丁亥，疾大渐，召燕赵国王洪基，谕以治国之要。戊子，大赦，纵五坊鹰鹘，焚钩鱼之具。己丑，帝崩于行宫，年四十。遗诏燕赵国王洪基嗣位。清宁元年十月庚子，上尊谥为神圣孝章皇帝，庙号兴宗。

赞曰：兴宗即位年十有六矣，不能先尊母后而尊其，以致临朝专政，贼杀不辜，又不能以礼几谏，使齐天死于斌逆，有亏王者之孝，惜哉！若夫大行在殡，饮酒博鞠，叠见简书。及其谒遗像而哀恸，受宋吊而衰絰，所为若出二人。何为其然欤？至于感富弼之言而申南宋之好，许谅祚之盟而罢西夏之兵，边鄙不耸，政治内修，亲策进士，大修条制，下至士庶，得陈便宜，则求治之志切矣，于时左右大臣，曾不闻一贤之进，一事之谏，欲庶几古帝王之风，其可得乎？虽然，圣宗而下，可谓贤君矣。

## 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　道宗一

道宗孝文皇帝，讳洪基，字涅邻，小字查刺。兴宗皇帝长子，母日仁懿皇后萧氏。六岁封梁王，重熙十一年进封燕国，总领中丞司事。明年，总北南院枢密使事，加尚书令，进封燕赵国王。二十一年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知惕隐事，预朝政。帝性沉静、严毅，每朝，兴宗为之敛容。

二十四年秋八月己丑，兴宗崩，即皇帝位于柩前，哀恸不听政。辛卯，百僚上表固请，许之。诏日：“朕以菲德，托居士民之上，第恐智识有不及，群下有水信；赋敛妄兴，党罚不中；上恩不能及下，下情不能达上。凡尔士庶，直言无讳。可则择用，否则不以为愆。卿等其体朕意。”壬辰，以皇太弟重元为皇太叔，免汉拜，不名。癸巳，遣使报哀于宋及夏、高丽。

甲午，遣重元安抚南京军民。戊戌，以遗诏，命西并路招讨使西平郡王萧阿刺为北府宰相，仍权知南院枢密使事，北府宰相萧虚烈为武定军节度使。辛丑，改元清宁，大赦。

九月戊午，诏常所幸围场外毋禁。庚申，诏除护卫士，余不得佩刃入宫；非勋戚后及夷离堇、副使、承应诸职事人不得冠巾。壬戌，诏夷离堇及副使之族并民如贱，不得服驼尼、水獭裘，刀柄、兔鹘、鞍勒、珮子不许用犀玉、骨突犀；惟大将军不禁。乙丑，赐内外臣僚爵赏有差。庚午，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辛未，遣左夷离毕萧谟鲁、翰林学土韩运以先帝遗物遗宋。癸酉，遣使以即位报宋。丙子，尊皇后为皇太后，宴菆涂殿。以上京留守宿国王陈留为南京留守。壬午，遣使赐高丽、夏国先帝遗物。

冬十月丁亥，有司请以帝生日为天安节，从之。以吴王仁先同知南京留守事，陈王涂孛特为南府宰相，进封吴王。壬寅，以顺义军节度使十神奴为南院大王。

十一月甲子，葬兴宗皇帝于庆陵。宋及高丽遣使来会。名其山日永兴。丙寅，以南院大王侯古为中京留守，北府宰相西平郡王萧阿刺进封韩王。壬申，次怀州。有事于太宗、穆宗庙。

甲戌，谒祖陵。戊寅，冬至，有事于太祖、景宗、兴宗庙，不受群臣贺。

十二月丙戌，诏左夷离毕曰：“朕以眇冲，获嗣大位，夙夜忧惧，恐弗克任。欲闻直言，以匡其失。今己数月，末见所以副朕委任股肱耳目之意。其令内外百官，比秩满，各言一事。

仍转谕所部，无贵贱老幼，皆得直言无讳。”戊子，应圣节，上太皇太后寿，宴群臣、命妇，册妃萧氏为皇后。进封皇弟越王和鲁斡为鲁国王，许王阿琏为陈国王，楚王涅鲁古徒封吴王。

辛卯，诏部署院，事有机密即奏，其投谤讪书，辄受及读者并弃市，癸巳，皇族十公悖母，伏诛。甲午，以枢密副使姚景行为参知政事，翰林学士吴湛为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韩绍文为上京留守。丙申，宋遣欧阳修等来贺即位。戊戌，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癸卯，以知琢州杨绩参知政中兼同知枢密院事。庚戌，以圣宗在时生辰，赦上京囚。

是年，御清凉殿放进士张孝杰等四十四人。

二年春正月丙辰，诏州郡官及僚属决囚，如诸部族例。己巳，诏二女古部与世预宰相、节度使之选者免皮室军。是月，幸鱼儿泺。

二月乙酉，以左夷离毕萧谟鲁知西南面招讨都监事。乙巳，以兴宗在时生辰，宴群臣，命备赋诗。

三月丁巳，应圣节，曲赦百里内因。己卯，御制《放鹰赋》赐群臣，谕任臣之意。

闰月己亥，始行东京所铸钱。乙巳，南京狱空，进留守以下官。夏四月甲子，诏日：“方夏，长养鸟兽孳育之时，不得纵火于郊。＆quot；五月戊戌，竭庆陵。甲辰，有事于兴宗庙。

六月丁巳，诏宰相举才能之士。戊午，命有司籍军补边戍。

辛酉，阻卜酋长来朝，贡方物。丁卯，高丽遣使来贡。辛未，罢史官预闻朝议，俾问宰相而后书。乙亥，中京蝗蝻为灾。丙子，诏强盗得实者，听诸路决之。丁丑，南院枢密使赵国王查葛为上京留守，同知南京留守事吴王仁先为南院枢密使。乙酉，遣使分道平赋税，缮戎器，劝农桑，禁盗贼。

八月辛未，如秋山。

九月庚子，幸中京，祭圣宗、兴宗于会安殿。

冬十月丙子，如中会川。

十一月戊戌，知左夷离毕事耶律划里夷离毕，北院大王耶律仙童知黄龙府事。甲辰，文武百僚上尊号曰天佑皇帝，后日懿德皇后，大赦。乙巳，以皇太叔重元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徙封赵国王查葛为魏国王、鲁国王和鲁斡为宋国王、陈国王阿琏为秦国王，吴王涅鲁古进封楚国王，百官进迁有差。

十二月戊申朔，以韩王萧阿刺为北院枢密使，东京留守宿国王陈留北府宰相，宋国王和鲁斡上京留守，秦国王阿琏知中丞司事。甲寅，上皇太后尊号日慈懿仁和文惠孝敬广爱宗天皇太后。三年春正月庚辰，如鸭子河。丙戌，置倒塌岭节度使。乙未，五国部长来贡方物。

二月己未，如大鱼泺，三月辛巳，以楚国王涅鲁古为武定军节度使。

夏四月丙辰，带暑永安山。

五月己亥，如庆陵，献酎于金殿、同天殿。

六月辛未，以魏国王查葛为惕隐，同知枢密院事萧唐古南府宰相，魏国王贴不东京留守。

秋七月甲申，南京地震，赦其境内。乙酉，如秋山。

八月辛亥，帝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皇太后。

九月庚子，幸中会川。

冬十月己酉，谒祖陵。庚申，谒让国皇帝及世宗庙。辛酉，奠酣于玉殿。

十一月丙子，以左夷离毕萧谟鲁为契丹行宫都部署。庚子，高丽遣使来贡。

十二月庚戌，禁职官于部内假贷贸易。戊辰，太皇太后不豫，曲赦行在五百里内因。己巳，太皇太后崩。

四年春正月壬申朔，遣使报哀于宋、夏。如鸭子河钩鱼。

癸酉，宋遣使奉宋主绘像来。丁亥，知易州事耶律颇得秩满，部民乞留，许之。

二月丙午，诏夷离毕：诸路鞠死罪，狱虽具，仍令别州县覆按，无冤，然后决之；称冤者，即具奏。庚戌，如鱼儿泺。

三月戊寅、募天德、镇武、东胜等处勇捷者，籍为军。甲午；肆赦。

夏四月甲辰，褐庆陵。丁卯，宋遣使吊祭。

五月庚午朔，上大行太皇太后尊谥日钦哀皇后。癸酉，葬庆陵。夏国、高丽遣使来会。乙酉，如水安山清暑。

六月乙丑，以北院枢密使郑王萧革为南院枢密使，徙封楚王，南院枢密使吴王仁先为北院枢密使。

秋七月辛巳，制诸掌内藏库官盗两贯以上者，许奴婢告。

壬午，猎于黑岭。

冬十月戊戌朔，以同知东京留守事侯古为南院大王，保安军节度使奚底为奚六部大王。

十一月癸酉，行再生有柴册礼，宴群臣于八方陂。庚辰，御清风殿受大册礼。大赦。以吴王仁先为南京兵马副元帅，徙封隋王。壬午，谒太祖及诸帝宫。丙戌，柯木叶山。禁造玉器。

十二月辛丑，弛驼尼、水獭裘之禁。乙巳，许士庶畜鹰。

辛亥，南院枢密使楚王萧革复为北院枢密使。

闰月己巳，赐皇太叔重元金券。

是岁：皇子浚生。

五年春，如春州。

夏六月甲子朔，驻跸纳葛泺。己丑，以南院枢密使萧阿速为北府宰相，枢密副使耶律乙辛南院枢密使，惕隐查葛辽兴军节度使，鲁王谢家奴武定军节度使，东京留守吴王贴不西京留守。

秋七月丁酉，以乌古敌烈详稳萧谟鲁为左夷离毕。

冬十月壬子朔，幸南京，祭兴宗于嘉宁殿。

十一月，禁猎。

十二月壬戌，以北院林牙奚马六为右夷离毕，参知政事吴湛以弟洵冒入仕籍，削爵为民。

是年，上御百福殿，放进士梁援等百一十五人。

六年春，如鸳鸯泺。

夏五月戊子朔，监修国史耶律白请编次御制诗赋，仍命白为序。己酉，驻跸纳葛泺。

六月戊午朔，以东北路女直详稳高家奴为惕隐。壬戌，遣使录囚。丙寅，中京置国子监，命以时祭先圣先师。癸未，以隋王仁先为北院大王，赐御制诰。

冬十月甲子，驻跸藕丝淀。

七年春三月庚戌，如春州。以耶律乙辛知北院枢密使事。

夏四月辛未，禁吏民畜海东青鹘。

五月丙戌，清暑永安山。丙午，谒庆陵。辛亥，杀东京留守陈王萧阿刺。

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甲子，以萧谟鲁为顺义军节度使。

丁卯，幸弘义、水兴、崇德三宫致祭，射柳，赐宴，赏赉有差。

戊辰，行再生礼，复命群臣分朋射柳。丁丑，以楚国王涅鲁古知南院枢密使事。

秋九月丁丑，驻跸藕丝淀。

冬十二月壬午，以知黄龙府事耶律阿里只为南院大王。

## 卷二十二本纪第二十二　道宗二

八年春正月癸丑，如鸭子河。

二月，驻跸纳葛泺。

三月戊申朔，楚王萧革致仕，进封郑国王。

夏五月，吾独婉惕隐屯秃葛等乞岁贡马、驼，许之。

六月丙子朔，驻跸拖古烈。辛丑，以右夷离毕奚马六为奚六部大王。是月，御清凉殿放进士王鼎等九十三人。

秋七月甲子，射熊于外室刺。

冬十月甲戌朔，驻跸独卢金。

十二月庚辰，以知北院枢密使事萧图古辞为北院枢密使。

癸未，幸酉京。戊子，以皇太后行再生礼，曲赦西京囚。

九年春正月辛亥，幸鸳鸯泺。辛未，禁民鬻铜。

三月辛未，宋主祯殂，以侄曙为子嗣位。

夏五月丙午，以隋王仁先为南院枢密使，徙封许王。是月，清暑曷里夕狘。

秋七月丙辰，如太子山。戊午，皇太叔重元与其子楚国王涅鲁古及陈国王陈六、同知北院枢密使事萧胡睹、卫王贴不、林牙涅刺搏古、统军使萧迭里得、驸马都尉参及弟术者、图骨、旗鼓拽刺详稳耶律郭九、文班太保奚叔、内藏提点乌骨、护卫左太保敌不古、按答、副官使韩家奴、宝神奴等凡四百人，诱胁弯手军犯行宫。时南院枢密使许王仁先、知北枢密院事赵王耶律乙辛、南府宰相萧唐古、北院宣徽使萧韩家奴、北院枢密副使萧惟信、敦睦宫使耶律良等率宿卫士卒数千人御之。涅鲁古跃马突出，将战，为近侍详稳渤海阿厮、护卫苏射杀之。己未，族逆党家。庚申，重元亡入大漠，自杀。辛酉，诏谕诸道。

壬戌，以仁先为北院枢密使，进封宋王，加尚父，耶律乙辛南院枢密使，萧韩家奴殿前都点检，封荆王。萧惟信、耶律冯家奴并加太子太傅。宿卫官萧乙辛、回鹃海邻、褭里，耶律挞不也、阿斯、宫分人急里哥、霞抹、乙辛、只鲁并加上将军。诸护卫及士卒、疱夫、弯手、伞子等三百余人，各授官有差。耶律良密告重元变，命籍横帐夷离堇房，为汉人行宫都部署。癸亥，贴不诉为重元等所胁，诏削爵为民，流镇州。戊胡，以黑白羊祭天。

八月庚午朔，遣使安抚南京吏民。癸酉，以永兴宫使耶律塔不也有定乱功，为同知点检司事。

冬十月戊辰朔，幸兴王寺。庚午，以六院部太保耶律合术知院大王事。是月，驻跸藕丝淀。

十一月辛丑，以甫院宣徽使萧九哥为北府宰相。己未，追封故富春郡王耶律义先为许王。

是岁，封皇子浚为梁王。

十年春正月己亥，北幸。

二月，禁南京民决水种粳稻。

秋七月壬申，诏决诸路囚。辛巳，禁僧尼私诣行在，妄述祸福取财物。

九月壬寅，幸怀州，谒太宗、穆宗庙。冬十月壬辰朔，驻跸中京。戊午，禁民私刊印文字。

十一月甲子，定吏民衣服之制。辛未，禁六斋日屠杀。丁丑，诏求乾文阁所阀经籍，命儒臣校仇。庚辰，以彰国军节度使韩谢十为惕隐。诏南京不得私造御用彩缎，私货铁，及非时余酒。命南京三司，每岁春秋以官钱飨将士。

十二月癸巳，以北院大王萧兀古匿为契丹行宫都部署。

是岁，甫京、西京大熟。

咸雍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文武百僚加上尊号曰圣女神武全功大略广智总仁睿孝天祐皇帝。改元，大赦。册梁王浚为皇太子，内外官赐级有差。甲子，如鱼儿泺。庚寅，诏诸遇正旦、重午、冬至，别表贺东宫。

三月丁亥，以知兴中府事杨绩知枢密院事。

夏四月辛卯，以知枢密院事张嗣复疾，改知兴中府事。庚子，清暑拖古烈。

五月辛巳，夏国遣使来贡。

秋七月丙子，以皇太后射获熊，赏赍百官有差。

八月丙申，客星犯天庙，诏诸路备资贼，严火禁。

九月乙亥，驻跸藕系淀。丁丑，左夷离毕慥古为孟父敞稳。

冬十月丁亥朔，幸医巫闾山。己亥，皇太后射获虎，大宴群臣，令备赋诗。

十一月壬戌，有星如斗，逆行，隐隐有声十二月甲午，以辽王仁先为南京留守，徒封晋王。辛亥，以南京留守萧惟信为左夷离毕。壬子，荧惑与月并行，自卫至午。

二年春正月丁巳，如鸭子河。宋贺正使王严卒，以礼送还。

癸未，幸山榆淀。

二月甲午，诏武定军节度使姚景行，问以治道，拜南院枢密使。三月辛巳，以东北路详稳耶律韩福奴为北院大王。壬午，彗星见于西方。

夏四月，霖雨。

五月乙亥，驻跸拖古烈。辛巳，以户部使刘诜为枢密副使。

六月丙戌，回鹘来贡。甲辰，阻卜来贡。

秋七月癸丑朔，以西北路招讨使萧术者为北府宰相，左夷离毕萧惟信南院枢密使，同知南院枢密使事耶律白惕隐。丙辰，南院枢密使姚景行致仕。庚申，录囚。辛酉，景行复前职。丁卯，如藕丝淀。以岁旱，遣使振山后贫民。

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以参知政事韩孚为枢密副使。

冬十二月壬午，以知枢密院事杨绩为南院枢密使，枢密副使刘诜参知政事。戊子，僧守志加守司徒。丁酉，以西京留守合术为而院大王。辛丑，以萧术者为武定军节度使。

是年，御永安殿放进士张臻等百一人。

三年春正月辛亥，如鸭子河。甲子，御安流殿钩鱼。

三月癸亥，宋主曙殂，子（王贡）嗣位，遣使告哀；即遣右护卫太保萧挞不也、翰林学士陈觉等吊祭。

闰月丁亥，扈驾军营火，赐钱、粟及马有差。辛卯，驻跸春州北淀。乙巳，以萧兀古匿为北府宰相。

夏五月壬辰，驻跸纳葛泺。壬寅，赐随驾官诸工人马。

六月戊申，有司奏新城县民杨从谋反，伪署官吏。上曰：“小人无知，此儿戏尔。”独流其首恶，余释之。庚戌，宋遣使馈其先帝遗物。辛亥，宋以即位，遣陈襄来报，即遣知黄龙府事萧图古辞、中书舍人马铉往贺。壬戌，商府宰相韩王萧唐古致仕。壬申，以广德军节度使耶律蕊奴为商府宰相，度文使赵徽参知政事。秋七月辛丑，荧惑昼见，凡三十五日。

九月戊戌，诏给诸路囚粮。癸卯，幸南京。

冬十一月壬辰，夏国遣使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

十二月丁未，以参知政事刘诜为枢密副使，东北路详稳高八南院大王，枢密直学士张孝杰参知政事。己酉，以张孝杰同知枢密院事。丁巳，行再生礼，赦死罪以下。是月，夏国王李谅祚薨。

是岁，南京旱、蝗。

四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丙子，如鸳鸯泺。辛巳，改易州兵马使为安抚使。丁亥，猎炭山。辛卯，遣使振西京饥民。

二月甲辰朔，诏元帅府募军。壬子，夏国王李谅祚子秉常遣使告哀。癸丑，颁行《御制华严经赞》。丁卯，北行。

三月丙子，遣使夏国吊祭。甲申，振应州饥民。乙酉，诏南京除军行地，余皆得种稻。庚寅，振朔州饥民。乙未，夏国李秉常遣使献其父谅祚遗物。

夏四月戊午，阿萨兰回鹘遣使来贡。

五月丙戌，驻跸拖古烈。

六月壬子，西北路雨谷，方三十里。丙寅，以北院林牙耶律赵三为北院大王，右夷离毕萧素飒中京留守。

秋七月壬申，置乌古敌烈部都统军司。丙子，猎黑岭。是月，南京霖雨，地震。

九月己亥，驻踩藕丝淀。

冬十月辛亥，曲赦南京徒罪以下囚。永清、武清、安次、固安、新城、归义、容城诸县水，复一岁租。戊辰，册李秉常为夏国王。

十二月辛亥，夏国遣使来贡。五年春正月，阻卜叛，以晋王仁先为西北路招讨使，领禁军讨之。

夏六月己亥，驻跸拖古烈。丙午，吐蕃遣使来贡。壬戌，以南院枢密使萧惟信知北院枢密使事。

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戊辰，夏国遣使来谢封册。癸未，诏禁皇族恃势侵渔细民。

八月，谒庆陵。

九月戊辰，仁先遣人奏阻卜捷。

冬十月乙亥，驻跸藕丝淀。

十一月丁卯，诏四方馆副使止以契丹人充。丁丑，五国剖阿里部叛，命萧素飒讨之。

闰月戊申，夏国王李秉常遣使乞赐印绶。己未，僧志福加守司徒。

十二月甲子，行皇太子再生礼，减诸路徒以下罪一等。乙丑，诏百官廷议国政。甲戌，五国来降，仍献方物。

六年春正月甲午，如千鹅冻。

二月丙寅，阻卜来朝，贡方物。

夏四月癸未，西北路招讨司以所降阻卜酋长至行在。

五月甲辰，清暑拖古烈。甲寅，设贤良科，诏应是科者，先以所业十万言进。

六月辛巳，阻卜来朝。乙酉，以惕隐耶律白为中京留守。

是月，御永安殿放进士赵廷睦等百三十八人。

秋七月辛亥，猎于合鲁聂特。

八月丙子，耶律白薨，追封辽西郡王。

九月康戌，幸藕丝淀。甲寅，以马希白诗才敏妙，十吏书不能给，召试之。

冬十月丁卯，五国部长来朝。壬申，西北路招讨司擒阻卜酋长来献。

十一月乙卯，禁鬻生熟铁于回鹘、阻卜等界。

十二月戊午，加圆释、法钧二僧并守司空。乙未，以坤字节，赦死罪以下。辛酉，禁汉人捕猎。

七年春正月戊子，如鸭子河。

二月乙丑，女直进马。丙寅，以南院枢密使姚景行知兴中府事。三月己酉，以讨五国功，加知黄龙府事蒲延、怀化军节度使高元纪、易州观察使高正并千牛卫上将军，五国节度使萧陶苏斡、宁江州防御使大荣并静江军节度使。幸黑水。

夏四月癸酉，如纳葛泺。乙亥，禁布帛短狭不中尺度者。

六月乙卯，吐蕃来贡。癸未，南院大王高八致仕。

秋七月甲申朔，以东北路详稳合里只为南院大王，西南面招讨使抬得奴为荚六部大王。己丑，遣使按问五京囚。庚子，如藕丝淀。

八月辛巳，置佛骨于招仙浮图，罢猎，禁屠杀。

冬十月己卯，如医巫闾山。壬戌，以南府宰相耶律蕊奴为南京统军使。戊辰，谒乾陵。庚辰，诏百官廷议军国事。

十一月戊子，免南京流民租。乙丑，振饶州饥民。丙午，高丽遣使来贡。

十二月壬子，以契丹行宫都部署耶律胡睹知北院枢密使事，知北院枢密使事萧惟信为南府宰相，兼契丹行宫都部署。

丁巳，汉人行宫都郡署李仲禧、北院宣微使刘霂、枢密副使王观、都承旨杨兴工各赐国姓。戊寅，回鸽来贡。

是岁，春州斗粟六钱。

## 卷二十三本纪第二十三　道宗三

八年春正月癸未，乌古敌烈部详稳耶律巢等奏克北边捷。

以战多杀人，饭僧南京、中京。甲申，如鱼儿泺。壬寅，昏雾连日。二月丙辰，北、南枢密院言无事可陈。壬戌，以讨北部功，乌古敌烈部说稳耶律巢知北院大王事，都监萧阿鲁带乌古敌烈部详稳，加左监门卫上将军。戊辰，岁饥，免武安州租税，振恩，蔚、顺、惠等州民。

三月癸卯，有司奏春、泰、宁江三州三千人愿为僧尼，受具足戒，许之。

夏四月壬子，振义、饶二州民。丁巳，驻跸塔里舍。已卯，清暑拖古烈。

王月壬午，晋王仁先薨。

立月甲写作，振易州贫民。乙未，振中京。甲子，振兴中府。甲戌，封北府宰相杨绩为赵王，枢密副使耶律观参知政事兼知南院枢密使事。丁丑，高丽遣吏来贡。

秋七月已卯，庆州靳文高八世同居，诏赐爵。丙申，振饶州饥民。丁酉，幸黑岭。丁未，以御书《华严经五颂》出示群臣。

闰月辛未，射熊于羖羊山。

八月庚辰，混同郡王侯古薨，遣使致祭。

九月甲子，驻跸藉丝淀。

冬十月己丑，参知政事耶律观矫制营私第，降为庶人。癸巳，回鹘来贡。

十一月庚戌，免祖州税。丙辰，大雪，许民樵采禁地。丁卯，赐延昌宫贫户钱。

十二月戊辰，汉人行宫都部署耶律仲禧封韩国公，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赵微出为武定军节度使，枢密副使柴德滋参知政事。汉人行宫副部署耶律大悲奴升都部署，同知南院枢密使事萧韩家奴知左夷离毕事。丁丑，以坤宁节，大赦。庚寅，赐高丽佛经一藏。

九年春天月丁未，如双泺。

夏四月壬辰，如旺国崖。

秋七月甲辰，猎大熊山。戊申，乌古敌烈统军言，八石烈敌烈人杀其节度使以叛。己酉，诏隗乌古部军分道击之。丙寅，南京奏归义、涞水两县蝗飞入宋境，余为蜂所食。

八月丙申，以耶律仲禧为南院枢密使。

九癸卯，驻跸独卢金。

冬十月，幸阴山，遂如西京。

十一月戊午，诏行幸之地免租一年。甲子，南院大王合理只致仕。

十二月辛未，以知北字枢密使事耶律宜新为中京留守，南院宣徽使耶撒刺为南院大王。壬辰，高丽，夏国并遣使来贡。

十年春正月乙卯，如鸳鸯泺。

二月癸未，蠲来州复业民租赋。戊子，阴卜来贡。三月甲子，如拖古烈，以耶律巢为北院大王。

夏四月，旱。辛未，以奚人达鲁三世同居，赐官旌之。

五月丙寅，录囚。

六月戊辰，亲出题试进土。壬申，诏臣庶言得失。丙子，御永定殿，策贤良。

秋七月丙辰，如秋山。癸亥，谒庆陵。

九月庚戌，幸东京。谒二仪、五鸾殿。癸亥，祠木叶山。

冬十月丁卯，驻跸藉丝淀。丁丑，诏有司颁行《史记》、《汉书》。

十一月戊午，高丽遣使来贡。

十二月辛巳，改明年为康，大赫。

大康元年春正月乙未，如混同江。壬寅，振云州饥。

二月丁卯，祥州火，遣使恤灾。乙酉，驻跸大鱼泺。丁亥，以获鹅，加鹰坊使耶律杨六为工部尚书。

三月乙巳，命皇太子写佛书。

夏四月丙子，振平州饥。乙酉，如犊山。

闰月丙午，振平、湾二州饥。庚戌，皇孙延禧生。

五月甲子，赐妃之亲及东宫僚属爵有差。

六月癸巳，以兴圣宫使奚谢家奴知奚六部大王事。戊戌，知三司使事韩操以钱谷增羡，授三司使。癸卯，遣使按问诸路囚。以惕隐大悲奴为始平军节度使，参知政事柴德滋武定军节度使。乙卯，叶蕃来贡。丙辰，诏皇太子总领朝政，仍戒谕之。

以武定军节度使赵徽为南府宰相，枢密副使杨遵勖参知政事。

秋七月辛酉朔，猎平地松林。丙寅，振南京贫民。

八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月乙亥，驻跸藉丝淀。已卯，以南京饥，免租税一年，仍出钱粟振之。冬十月，西北路酋长遐搭、雏搭、双古等来降。

十一月辛酉，皇后被诬，赐死；杀伶人赵惟一、高长命，并籍其家属。

十二月乙丑朔，以南京统军使耶律蕊奴为惕隐，汉人行宫都部署耶律霂枢密副使，同知东京留守事萧铎刺夷离毕。庚寅，赐张孝杰国姓。壬辰，以西京留守萧燕说为左夷离毕。

二年春正月已未，如春水。庚辰，驻跸双泺。

二月戊子，振黄龙府饥。癸丑，南京路饥，免租税一年。

三月辛酉，皇太后崩。壬戌，遣殿前副点检耶律辖古报哀于宋。癸亥，遣使报哀于高丽、夏国。丁卯，大赦。戊寅，以皇太后遗物遣使遣宋、夏。

夏六月乙酉朔，上大行皇太后尊谥曰仁懿皇后。戊子，宋及高丽、夏国各遣使吊祭、甲午，葬仁懿皇后于庆陵。乙亥，驻跸拖古烈。壬寅，出北院枢使魏王耶律乙辛为中京留守。丁未，册皇后萧氏，对其父祗候郎君鳖里刺为赵王，叔西北路招讨使余里也辽西郡王，兄汉人行宫都部署、驸马尉霞抹柳城郡王，参知政事杨遵勖知南院枢密使事，北院枢密副使萧速撒知北院枢密使事，汉人宫副部署刘诜参知政事。己酉，南府宰相赵徽致仕。

秋七月戊辰，如秋山。癸酉，柳城郡王霞抹薨。

八月庚寅，猎，则麛失其母，悯之，不射。

九月戊午，以南京蝗，免明年租税。己卯，驻跸藕丝淀。

冬十月戊戌，召中京留守魏王耶律乙辛复为北院枢密使。

十一月甲戌，上欲观《起居注》，修注郎不撷及忽突堇等不进，各杖二百，罢之，流林牙萧岩寿于乌隗部。是月，南京地震，民舍多坏。

十二月乙丑，以左夷离毕萧挞不也为南京统军使。三年春正月癸丑，如混同江。乙卯，省诸道春贡金帛，及停周岁所输尚方银。

二月壬午朔，东北路统军使萧稀家奴加尚父，封吴王。甲申，诏北院枢密使魏王耶律乙辛同母兄大奴、同母弟阿思世预北、南院枢密之选，其异母诸弟世预夷离堇之选。己丑，如鱼儿泺。辛卯，中京饥，罢巡幸。

夏四月乙酉，泛舟黑龙江。

五月丙辰，玉田、安次蝝伤稼。癸亥，日中有黑子。己巳，驻跸犊山。乙亥，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奏，右护卫太保查刺等告知北院枢密使事萧速撒等八人谋立皇太子，上以无状，不治，出速撒等三人补外，护卫撒拨等六人各鞭百余，徙于边。丙子，以西北路招讨使辽西郡王萧余里也为北府宰相，兼知契丹行宫都部署事。戊寅，诏告谋逆事者，重加官赏。

六月己卯朔，耶律乙辛令牌印郎君萧讹都斡诬首尝预速撒等谋，籍其姓名以告。即命乙辛及耶律仲禧、萧余里也、耶律孝杰、杨遵勖、燕哥、抄只、萧十三等鞠治，杖皇太子，囚之宫中。辛巳，杀宿直官敌里刺等三人。壬午，杀宣徽使挞不也等二人。癸未，杀始平军节度使撒刺等十人，又遣使杀上京留守速撒，及已徒护卫撒拨等六人。乙酉，杀耶律挞不也及其弟陈留。丙戌，废皇太子为庶人，囚之上京。己丑，回鹘来贡。

杀东京留守同知耶律回里不。辛卯，杀速撒等诸子，籍其家。

戊申，遣使按五京诸道狱。

秋七月辛亥，护卫太保查刺加镇国大将军，预突吕不部节度使之选，室韦查刺及萧宝神奴、谋鲁古并加左卫大将军，牌印郎君讹都斡尚皇女赵国公主，授附马都尉、始平军节度使，抵候郎君耶律挞不也及萧图古辞并加监门卫上将军。壬子，知北院枢密副使萧韩家奴为汉人行宫都部署。乙丑，如秋山。丁丑，渴庆陵。

八月庚寅，汉人行宫都部署萧韩家奴薨。辛丑，谒庆陵。

九月癸亥，玉田贡嘉禾。壬申，修乾陵庙。

冬十月辛丑，驻跸藕丝淀。

十一月，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遣其私人盗杀庶人浚于上京。

闰十二月戊午，以北府宰相辽西郡王萧余里也知北院枢密使事，左夷离毕耶律燕哥为契丹行宫都部署。丙寅，预行正旦礼。

是岁，南京大熟。

四年春正月庚辰，如春水。甲午，振东京饥。

二月乙丑，驻跸扫获野。戊辰，以东路统军使耶律王九为惕隐。夏四月辛亥，高丽遣使乞赐鸭绿江以东地，不许。

五月丙戌，驻跸散水原。

六月甲寅，阻卜诸酋长进良马。

秋七月甲戌，诸路奏饭僧尼三十六万。

八月癸卯，诏有司决滞狱。

九月乙未，驻跸藕丝淀。庚子，五国部长来贡。

冬十月癸卯，以参知政事刘伸为保静军节度使。

十一月丁亥，禁士庶服用锦绮、日月、山龙之文。己丑，回鹘遣使来贡。庚寅，南院枢密使耶律仲禧为广德军节度使。

辛卯，锦州民张宝四世同居，命诸子三班院祗候。

十二月丁卯，以北院枢密副使耶律霂知北院枢密使事。

## 卷二十四本纪第二十四　道宗四

五年春正月壬申，如混同江。癸酉，赐宰相耶律孝杰名仁杰。乙亥，如山榆淀。

三月辛未，以宰相仁杰获头鹅，加侍中。壬辰，以北院枢密使魏王耶律乙辛知南院大王事，加于越，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霂为北院枢密使，北院枢密副使耶律特里底知北院枢密使事，左夷离毕耶律世迁同知北院枢密使事。

夏四月己未，如纳葛泺。

五月丁亥，谒庆陵。以契丹行宫都部署耶律燕哥为南府宰相，北面林牙耶律永宁为夷离毕，同知南院枢密使事萧挞不也及前副点检、驸马都尉萧酬斡并封兰陵郡王。

六月辛亥，阻卜来贡。丁巳，以北府宰相、迈西郡王萧余里也为西北路招讨使。己未，遣使录囚。是月，放进士刘瓘等百一十三人。

秋七月己卯，猎夹山。

八月庚申，命有司撰《太宗神功碑》，立于南京。

九月己卯，诏诸路毋禁僧徒开坛。壬午，禁扈从扰民。

冬十月戊戌，夏国遣使来贡。己亥，驻跸独卢金。壬子，诏惟皇子仍一字王，余并削降。丁巳，振平州贫民。己未，以赵王杨绩为辽西郡王，魏王耶律乙辛降封混同郡王，吴王萧韩家奴兰陵郡王，致仕。

十一月丁丑，召沙门守通开坛于内殿。癸未，复南京流民差役三年，被火之家免租税一年。

十二月丙午，彗星犯尾。乙卯，幸西京。戊午，行再生礼，赦杂犯死罪以下。

六月春正月癸酉，如鸳鸯泺。辛卯，耶律乙辛出知兴中府事。

三月庚寅，封皇孙延禧为梁王，忠顺军节度使耶律颇德雨院大王，耶律仲禧南院枢密使，户部使陈毅参知政事。

夏四月乙卯，猎炭山。

五月壬申，免平州复业民租赋一年。康寅，以旱，祷雨，命左右以水相沃，俄而雨降。

六月戊戌，驻跸纳葛泺。戊申，以度支使王绩参知政事。

庚戌，女直遣使来贡。

秋七月戊辰，观市。癸未，为皇孙梁王延禧设旗鼓拽刺六人卫护之。甲申，猎沙岭。

九月壬寅，祠木叶山。乙酉，驻跸藕丝淀。

冬十月己未朔，省同知广德军节度使事，命奉先军节度使兼巡警乾、显二州。丁卯，耶律仁杰出为武定军节度使。庚午，参知政事刘诜致仕。癸酉，以陈毅为汉人行官都部署，王绩同知枢密院事。辛巳，回鹘遣使来贡。

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癸卯，召群臣议政。

十二月甲子，以耶律特里底为孟父敞稳。乙丑，以萧挞不也为北府宰相，耶律世迁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慎思同知北院枢密使事。庚午，免西京流民租赋一年。甲戌，减民赋。丁亥，豫行五旦礼。戊子，如混同江。

七年春正月戊申，五国部长来贡。甲寅，女直贡良马。

二月甲子，如鱼儿添。

夏五月壬子，驻跸岭西。癸丑，有司奏永清、武清、固安三县蝗。甲寅，以萧挞不也兼殿前都点检，萧酬斡为汉人行宫都部署兼知枢密院事。

六月甲子，诏月祭观德殿，岁寒食，诸帝在时生辰及忌日，诣景宗御容殿致奠。丙寅，阻卜余古赧来贡。丁卯，以翰林学士王言敷参知政事，封北院宣徽使石笃漆水郡王。

秋七月戊子，如秋山。丙申，谒庆陵。

八月丁卯，射鹿赤山，加国场使涅葛为静江军节度使。

九月戊子，次怀州，命皇后谒怀陵。辛卯，次祖州，命皇后谒祖陵。乙巳，驻跸藕丝淀。

冬十月戊辰，以惕隐王九为南院大王，夷离毕荚抄只为彰国军节度使。

十一月乙酉，诏岁出官钱，振诸宫分及边戍贫户。丁亥，幸附马都尉萧酬斡第，方饮，宰相梁颖谏曰：“天子不可饮人臣家。”上即还宫。己亥，高丽遣使来贡。辛亥，除绢帛尺度狭短之令。

十二月丁卯，武定军节度使耶律仁杰以罪削爵为民。辛未，知兴中府事耶律乙辛以罪囚于来州。

八年春正月甲申，如混同江。丁酉，铁骊、五国诸长各贡方物。二月戊午，如山榆淀。辛酉，诏北、南院官，凡给驿者，必先奏闻。贡新及奏狱讼，方许驰驿，余并禁之。己巳，夏国获宋将张天一，遣使来献。壬申，以耶律颇德为南府宰相兼知北院枢密使，燕哥为惕隐，萧挞不也兼知契丹行宫都部署事。三月庚戌，黄龙府女直部长术乃率部民内附，予官，赐印绶。是月，诏行柜黍所定升斗。

夏四月壬戌，以耶律世迁为上京留守。

六月辛亥朔，驻跸纳葛泺。丙辰，夏国遣使来贡。丁巳，以耶律颇德为北院枢密使，耶律巢哥南府宰相，刘箱商院枢密使，萧挞不也兼知北院枢密使事，王绩汉人行宫都部署，萧酬斡国舅详稳。乙丑，阻卜长来贡。丙子，以耶律慎思知右夷离毕事。秋七月甲午，如秋山。南京霖雨，沙河溢永清、归义、新城、安次、武清、香河六县，伤稼。

九月庚寅，谒庆陵。丁未，驻跸藕丝淀。大风雪，牛马多死，赐扈从官以下衣马有差。

冬十月乙卯，诏化哥傅导梁王延禧，加金吾卫大将军。丙子，谒乾陵。

十一月壬午，以乙室大王萧何葛为南院宣徽使，权知奚六部大王事图赶为本部大王。

十二月癸丑，乌古敌烈统军使耶律马五为北院大王。庚申，降皇后为惠妃，出居乾陵。

九年春五月辛巳，如春水。

夏四月丙午朔，大雪，平地丈余，马死者十六、七。

五月，如黑岭。

六月己未，驻跸散水原。甲子，以耶律阿思为契丹行宫都部署，耶律慎思北院枢密副使。庚午，诏诸路检括脱户，罪至死者，原之。

闰月丁丑，以汉人行宫副部署可汉奴为南院大王。戊寅，追谥庶人浚为昭怀太子。丁亥，阻卜来贡。己丑，以知兴中府事邢熙年为汉人行宫都部署，汉人行宫部署王绩为南院枢密副使。

秋七月乙巳，猎马尾山。丁巳，谒庆陵。癸亥，禁外官郡内贷钱取息及使者馆于民家。

八月，高丽王徽薨。

九月癸卯朔，日有食之。乙酉，射熊于白石山，加围场使涅葛左金吾卫大将军。己巳，以高丽王徽子三韩国公勋权知国事。辛未，五国部长来贡。壬申，召北、南枢密院官议政事。

冬十月丁丑，谒观德殿。己卯，甫院枢密使刘筠薨。壬辰，混同郡王耶律乙辛谋亡入宋，伏诛。

十一月丙午，进封梁王延禧为燕国王，大赦。以南院宣微使萧何葛为南府宰相，三司使王经参知政事兼知枢密事。甲寅，诏僧善知仇校高丽所进佛经，颁行之。已未，定诸令史、译史迁叙等级。

十二月丁亥，以邢熙年知南院密使事。辛卯，以王言敷为汉人行宫都部署。高丽三韩国公王勋薨。

是年，御前放进士李君裕等五十一人。

十年春五月辛丑朔，如春水。丙午，复建南京奉福寺浮图。

戊辰，如山榆淀。

二月庚午朔，萌古国遣使来聘。

三月戊申，远萌古国遣使来聘。丁巳，命知制诰王师儒、牌印郎君耶律固傅导燕国王延禧。

夏四月丁丑，女直贡良马。

五月壬戌，驻跸散水原。乙丑，阻卜来贡。丙寅，降国舅详稳班位在敞稳之下。

六月壬辰，禁毁铜钱为器。

秋七月甲辰，如黑岭。

九月癸亥，驻跸藕丝淀。冬十二月乙未，改庆州大安军曰兴平。是月，改明年为大安，赫杂犯死罪以下。

大安元年春正月丁酉，如混同江。癸卯，王绩知南院枢密使事，邢熙年为中京留守，戊申，以枢密直学士杜公谓参知政事。庚戌，五国酋长来贡良马。

二月辛未，如山榆淀。

夏四月乙酉，宋主（王贡）殂，子煦嗣位，使来告哀。辛卯，酉幸。

六月戊辰，驻跸拖古烈。壬申，以王绩为甫府宰相，萧挞不也兼知南院枢密使事。丁丑，遣使吊祭于宋。戊寅，宋遣王真、甄祐等馈其先帝遗物。

秋七月乙巳，遣使贺宋主即位。戊午，猎于赤山。

八月丁卯，幸庆州。戊辰，谒庆陵。

冬十月癸亥，驻跸好草淀。戊辰，夏国王李秉常遣使报其母梁氏哀。甲申，以萧挞不也为南院枢密使。

十一月乙未，诏：“比者，外官因誉进秩，久而不调，民被其害。今后皆以资给迁转。”丁酉，以南女直详稳萧袍里为北府宰相。辛亥，史臣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丙辰，遣使册三韩国公王勋弟运为高丽国王。己未，诏僧尼无故不得赴阙。

十二月甲戌，宋遣蔡卞来谢吊祭。

二年春正月辛卯，如混同江。己酉，五国诸部长来贡。癸丑，召权翰林学士赵孝严、知制诰王师儒等讲《五经》大义。

二月癸酉，驻跸山榆淀。是月，太白犯岁金。

三月乙酉，女直贡户马。

夏四月戊戌，北幸。癸丑，遣使加统军使萧讹都斡太子太保，碑将老古金吾卫大将军，萧雅哥静江军节度使，耶律燕奴右监门卫大将军，仍赐资诸军士。五月丁己朔，以牧马蕃息岁至百万，赏群牧官，以次进阶。

乙亥，驻跸纳葛泺。戊寅，宰相梁颖出知兴中府事。是月，放进士张谷等二十六人。

六月丁亥朔，以左夷离毕耶律坦为惕隐，知枢密院事耶律斡特刺兼知左夷离毕事。丙申，阻卜来朝。癸卯，遣使按诸路狱。甲辰，以同知南京留守事耶律那也知右夷离毕事。乙巳，阻卜酋长余古赦及爱的来朝，诏燕国王延禧相结为友。戊申，以契丹行宫都部署耶律阿思兼知北院大王事。壬子，高墩以下、县令、录事兄弟及子，悉许叙用。

秋七月西巳，惠妃母燕国夫人削古厌魅梁王事觉，伏诛，子兰陵郡王萧酬斡除名，置边郡，仍隶兴圣宫。戊午，猎沙岭。

甲子，赐兴圣、积庆二宫贫民钱。乙酉，出粟振辽州贫民。

九月庚午，还上京。壬申，发粟振上京、中京贫民。丙子，谒二仪、五鸾二殿。乙卯，出太祖、太宗所御铠仗示燕国王延禧，谕以创业征伐之难，辛巳，召南府宰相议国政。

冬十月乙酉朔，以枢密副使窦景庸知枢密院事。丙戌，五国部长来贡。丁亥，以夏国王李秉常薨，遣使诏其子乾顺知国事。十一月甲戌，为燕国王禧行再生礼，曲赦上京囚。戊寅，高丽遣使谢封册。癸未，出粟振乾、显、成、懿四州贫民。

十二月辛卯，以兰陵郡王萧挞不也为南院枢密使。己亥，夏国王李乾顺遣使上其父遣物。

## 卷二十五本纪第二十五　道宗五

三年春正月乙卯，如鱼儿泺。甲戌，出钱粟振南京贫民，仍复其租赋。己卯，大雪。

三月丙戌，发粟振中京饥。甲辰，以民多流散，除安泊逃户征偿法。

三月乙卯，高丽遣使来贡。己未，免锦州贫民租一年。甲戌，免上京贫民租如锦州。庚辰，女直贡良马。

夏四月戊子，赐中京贫民帛，及免诸路贡输之半。丙申，赐隈乌古部贫民帛。庚子，如凉陉。甲辰，南府宰相王绩薨。

乙巳，诏出户部司粟，振诸路流民及义州之饥。

五月庚申，海云寺进济民钱千万。

秋七月丙辰，猎黑岭。丁巳，出杂帛赐兴圣宫贫民。庚午，大雨，罢猜。丁丑，秦越国王阿链薨。

九月乙亥，驻跸匣鲁金。

冬十月庚辰，以参知政事王经为三司使。壬辰，罢节度使已下官进珍玩。癸卯，追封秦越国王阿链为秦魏国王。

十一月甲寅，以惕隐耶律坦同知南京留守事，辽兴军节度使耶律王九为南府宰相。十二月乙卯朔，以枢密直学士吕嗣立参知政事。

四年春正月庚戌，如混同江。甲寅，太白昼见。甲子，五国部长来贡。庚午，兔上京通逃及贫户税赋。甲戌，以上京、南京饥，许良人自鬻。丁丑，曲赦西京役徒。

二月己丑，如鱼儿泺。甲午，曲赦春州役徒，终身着皆五岁免。己亥，如春州。赦泰州役徒。

三月乙丑，免高丽岁贡。己巳，振上京及平、锦、来三州饥。

夏四月己卯。振苏、吉、复、渌、铁五州贫民、并免其租税。甲申，振庆州贫民。乙酉，减诸路常贡服御物。丁酉，立入粟补官法。癸卯，西幸。召枢密直学士耶律伊讲《尚书洪范》。

五月辛亥，命燕国王延禧写《尚书五子之歌》。乙卯，振祖州贫民。丁巳，诏免役徒，终身着五岁免之。己未，振春州贫民。丙寅，禁挟私引水犯田。

六月庚辰，驻跸散水原。丁亥，命燕国王延禧知中丞司事，以同知南院枢密使事耶律聂里知右夷离毕，知右夷离毕事耶律那也同知南院枢密使事。庚寅，北院枢密使耶律颇德致仕。

秋七月戊申，曲赦奉圣州役徒。丙辰，遣使册李乾顺为夏国王。庚申，如秋山。己巳，禁钱出境。

八月庚辰，有司奏宛平、永清蝗为飞鸟所食。庚寅，谒庆陵。

冬十月丁丑，猎辽水之滨。己卯，驻跸藕丝淀。癸未，免百姓所贷官粟。己丑，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阿思封漆水郡王。

癸巳，以乙室大王耶律敌烈知西北路招讨使事，权知西北路招讨使事萧朽哥知乙室大王事。壬寅，诏诸部长官亲鞠狱讼。

十一月庚申，兴中府民张化法以父兄犯盗当死，请代，皆免。十二月戊寅，南府宰相耶律王九致仕。癸未，以孟父敞稳耶律慎思为中京留守。

闰十二月癸卯朔，预行正且礼。丙午，如混同江。

五年春正月癸未，如鱼儿泺。甲午，高丽遣使来贡。

三月癸酉，诏析津、大定二府精选举人以闻，仍诏谕学者，当穷经明道。

夏四月甲辰，以知奚六部大王事涅葛为本部大王。壬子，猎北山。甲子，霖雨，罢猎。

五月丁亥，驻跸赤勒岭。己丑，以阻卜磨古斯为诸部长。

癸巳，回鹘遣使贡良马。己亥，以同知南院枢密使事耶律那也知右夷离毕事，左祗候郎君班详稳耶律涅里知北院大王事。

六月甲寅，夏国遣使来谢封册。壬戌，以参知政事王言敷为枢密副使，前枢密副使贾士勋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

秋七月庚午，猎沙岭。

九月辛卯，遣使遗宋鹿脯。壬辰，驻跸藕丝淀。

冬十月乙巳，以新定法令太烦，复行旧法。庚申，以辽兴军节度使何葛为乙室大王。

十一月丁卯朔，燕国王延禧生子，大赦，妮之族属进爵有差。

六年春五月，如混同江。

二月辛丑，驻跸双山。

三月辛未，女直遣使来贡。

夏四月丁酉，东北路统军司设掌法官。庚子，以同知南院枢密使事耶律吐朵知左夷离毕事。

五月壬辰，驻跸散水原。

六月甲寅，遣使决五京囚。

秋七月丙子，如黑岭。冬十月丁酉，驻跸藕丝淀。

十一月壬戌，高丽遭使来贡。已巳，以南府宰相窦景庸为武定军节度使。

是年，放进士文充等七十二人。

七年春正月壬戌，如混同江。

二月己亥，驻跸鱼儿泺。壬寅，诏给渭州贫民耕牛、布绢。

三月丙戌，驻跸黑龙江。

夏四月丙辰，以汉人行宫副部署耶律谷欲知乙室大王事。

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六月甲午，驻跸赤勒岭。己亥，倒塌岭人进古鼎，有文曰：“万岁永为实用。”辛丑，回鹘遣使贡方物。癸卯，以权知东京留守萧陶隗为丹行宫都部署。丁未，端拱殿门灾。

秋七月戊午朔，回鹘遣使来贡异物，不纳，厚赐遭之。

八月庚寅，以霖雨，罢猎。壬寅，幸庆州，谒庆陵。

九月丙申，还上京。己亥，日本国遣郑元、郑心及僧应范等二十八人来贡。

冬十月辛己，命燕国王延禧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总北南院枢密使事。

十一月庚子，如藕丝淀。甲子，望杞木叶山。

八年春正月乙酉，如山榆淀。乙未，阻卜诸长来降。

三月己亥，驻跸挞里舍淀。丁未，曲赦中京、蔚州役徒。

夏四月乙卯，阻卜长来贡。丁丑，猎西山。惕德酋长胡里只来附。

五月甲辰，驻跸赤勒岭。

六月乙丑，夏国为宋侵，遣使乞援。

秋七月丁亥，猎沙岭。

九月乙巳，驻跸藕丝淀。丁未，日本国遣使来贡。冬十月康戌朔，遣使遗宋鹿脯。丙辰，振酉北路饥。辛酉，阻卜磨古斯杀金吾吐古斯以叛，遣奚六部秃里耶律郭三发诸蕃部兵讨之。壬申，南府宰相王经薨。戊寅，以左夷离毕耶律涅里为彰圣军节度使。

十一月戊子，以枢密副使王是敦兼知枢密院事，权参知政事韩资让参知政事，汉人行宫都部署奚回离保知英六部大王事。丁酉，以通州潦水害稼，遣使振之。戊申，北院大王合鲁薨。

是年，放进士冠尊文等五十三人。

九年春正月庚辰，如混同江。

二月，磨古斯来侵。

三月，西北路招讨使耶律阿鲁扫古追磨古斯还，都监萧张九遇贼，与战不利。二室韦、拽刺、北王府、特满群牧、宫分等军多隐没。

夏四月乙卯，兴中府甘露降，遣使祠佛饭僧。癸酉，猎西山。

六月丁未朔，驻跸散水原。庚申，以辽兴军节度使荣哥为南院大王，知左夷离毕事耶律吐朵为左夷离毕。

秋七月辛卯，如黑岭。壬寅，遣使赐赐高丽羊。

九月癸卯，振西北路贫民。

冬十月庚戌，有司奏磨古斯诣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挞不也伪降，既而乘虚来袭，挞不也死之。阻卜乌古札叛，达里底、拔思母并寇倒塌岭。壬子，遣使籍诸路兵。癸丑，以南院大王特末同知南京留守事，命郑家奴率兵往援倒塌岭。甲寅，驻跸藉丝淀，以左夷离毕耶律秃朵、围场都管撒八并为西北路行军都监。乙卯，诏以马三千给乌古部。丙辰，有司奏阻卜长辖底掠酉路群牧。丁巳，振西北路贫民。己未，燕国王延禧生子，肆赦，妮之族属并进级。壬戌，以枢密直学士赵廷睦参知政事兼同知南院枢密使事。癸亥，乌古敌烈统军使萧朽哥奏讨阻卜等部捷。甲子，宋遣使告其母后曹氏哀，即遣使吊祭。己巳，诏广积贮，以备水旱。

十一月辛巳，特抹等奏讨阻卜捷。

十二月丙辰，宋遣使以母后遗留物来馈。

十年春正月，如春水。癸未，惕德来贡。戊子，乌古扎等来降，达里底、拔思母二部来侵，四捷军都监特抹死之。

二月甲辰，以破阻卜，赏有功者。丙午，西南面招讨司奏讨拔思母捷。癸丑，排稚、仆里、同葛、虎骨、仆果等来降。

达里底来侵。

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山北路副部署萧阿鲁带奏讨达里底捷。夏四月壬寅朔，惕德萌得斯、老古得等各率所部来附，诏复旧地。甲辰，驻跸春州北平淀。丙午，乌古部节度使耶律陈家奴奏讨茶扎刺捷。庚戌，以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斡特刺为都统，夷离毕耶律秃朵为副统，龙虎卫上将军耶律胡吕都监，讨磨古斯，遣积庆宫使萧糺里监战。辛亥，朽哥奏颇里八部来侵。

击破之。己巳，除玉田、密云流民租赋一年。

闰月庚子，赐西北路贫民钱。达里底、拔思母二部来降。

五月甲辰，驻跸赤勒岭。甲寅，括马。戊午，西北路招讨司奏敌烈等部来侵，统军司出兵与战，不利，招讨司以兵击破之，敦睦宫太师耶律爱奴及其子死之。辛酉，以知国舅详稳事萧阿烈同领西北路行军事。

六月辛未，宋遣使来谢吊祭。乙酉，乌古敌烈统军使朽哥有罪，除名。丙戌，和烈葛等部来聘。癸巳，惕德来贡。乙亥，禁边民与蓄部为婚。是夏，高丽国王运薨，子昱遣使来告，即遣使赙赠。

秋七月庚子朔，猎赤山。是月，阻卜等寇倒塌岭，尽掠西路群牧马去，东北路统军使耶律石柳以兵追及，尽获所掠而还。

九月乙未，以南院大王特末为南院枢密使。甲子，敌烈诸酋来降，释其罪。是月，斡特刺破磨古斯。

冬十月丙子，驻跸藉丝淀。壬午，山北路副部署萧阿鲁带以讨达里底功，加左金吾卫上将军，癸巳，西北路统军司获阻卜拍撒葛、蒲鲁等来献。

十一月乙巳，惕德铜刮、阻卜的烈等来降。达里底及拔思母等复来侵，山北副部署阿鲁带击败之。

十二月癸酉，三河县民孙宾及其妻皆百岁，复其家。甲戌，以参知政事赵廷睦兼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王师儒参知政兼同知枢密院事。己卯，诏录西北路有功将士及战殁者，赠。乙酋，诏改明年元，减杂犯死罪以下，仍除贫民租赋。戊子，西北路统军司奏讨磨古斯捷。

## 卷二十六本纪第二十六　道宗六

寿隆元年春正月己亥，如混同江。庚戌，西南面招讨司奏拔思母来侵，萧阿鲁带等击破之。乙卯，振奉圣州贫民。

二月戊辰，赐左、右二皮室贫民钱。癸酉，高丽遣使来贡。

乙亥，驻跸鱼儿泺。

三月丙午，赐东北路贫民绢。

夏四月丁卯，斡特刺奏讨耶睹刮捷。乙亥，女直遣使来贡。

庚寅，录西北路有功将士。

五月乙未朔，左夷离毕耶律吐朵为惕隐，南京宣徽使耶律特末为北院大王。癸卯，赠阵亡者官。丁巳，驻跸特礼岭。

六月己巳，以知翼六部大王事回里不为本部大王，权参知政事赵孝严为汉人行宫都部署，围场都管撒八以讨阻卜功，加镇国大将军。癸巳，阻卜长秃里底及图木葛来贡。

秋七月庚子，阻卜长猛达斯等来贡。癸卯，猎沙岭。癸丑，颇里八部来附，进方物。甲寅，斡特刺奏磨古斯捷。

九月甲寅，祠木叶山。丙辰，诏西京炮人、弩人教西北路汉军。冬十月甲子，驻跸藕丝淀。甲戌，以北面林牙耶律大悲奴为右夷离毕。癸未，以参知正事王师儒为枢密副使，汉人行官都部署赵孝严参知政事。壬辰，录讨阻卜有功将士。

十一月丙申，女直遣使进马。己亥，以都统斡特刺为西北路招讨使，封漆水郡王。甲辰，夏国进贝多叶佛经。庚申，高丽王昱疾，命其叔颙权知国事。

十二月癸亥朔，以知北枢密使事耶律阿思为北院枢密使。

是年，放进士陈衡甫等百三十人。

二年春正月甲午，如春水。癸卯，西南面招讨司讨拔思母，破之。乙卯，驻跸瑟尼思。辛酉，市牛给乌古、敌烈、隈乌古部贫民。

二月癸亥，振达麻里别古部。

夏四月己卯，振西北边军。

六月辛酉，驻跸撒里乃。

秋七月甲午，阻卜来贡。丙午，猎赤山。

八月乙丑，颇里八部进马。

九月丙午，徙乌古敌烈部于乌纳水，以扼北边之卫。

冬十月戊辰，驻跸藕丝淀。庚辰，高丽遣使来贡。

十二月己未，斡特刺讨梅里急，破之。壬戌，南府宰相耶律锋鲁斡致仕。癸亥，萧挞不也为北府宰相，耶律大悲奴殿前都点检。乙亥，夏国献宋俘。

三年春正月丁亥，如春水。壬寅，乌古部节度使耶律陈家奴以功加尚书右仆射。癸卯，驻跸双山。

二月丙辰朔，南京水，遣使振之。

闰水丙午，阻卜长猛撒葛、粘八葛长秃骨撒、梅里急长忽鲁八等请复旧地，贡方物，从之。

三月辛酉，燕国王延禧生子。癸亥，赐名挞鲁。妃之父长哥迁左监门卫上将军，仍赐官属钱。是春，高丽王昱薨。

夏四月，南府宰相赵廷睦出知兴中府事，参知政事牛温舒兼同知枢密院事。

五月癸亥，斡特刺讨阻卜破之。己巳，驻跸撒里乃。

六月甲申，诏罢诸路驰阳贡新。丙戌，诏每冬驻跸之所，宰相以下构宅，毋役其民。辛丑，夏人来告宋城要地，遣使之宋，谕兴夏和。庚戌，以契丹行宫都部署耶律吾也为南院大王。

秋七月壬子朔，猎黑岭。

八月己亥，蒲卢毛朵部长率其民来归。乙巳，彗星见西方。

九月壬申，驻跸藕丝淀。丁丑，以武定军节度使梁援为汉人行宫都部署。戊寅，斡特刺奏讨梅里急捷。己卯，五国部长来贡。冬十月庚戌，以西北路招讨使斡特刺为南府宰相。

十一月乙卯，蒲卢毛朵部来贡。戊午，以安车召医巫闾山僧志达。己未，以中京留守韩资让知枢密院事，同知南院枢密使事萧药师奴知右夷离毕。丁丑，西北路统军司奏讨梅里急捷。

四年春正月壬子，如鱼儿泺。己巳，徙阻卜等贫民于山前。

辛未，宋遣使来馈锦绮。

三月庚午，幸春州。丙子，有司奏黄河清。

夏四月辛丑，以雨，罢猎。

五月癸酉，那也奏北边捷。甲戌，驻跸撒里乃。

六月戊寅朔，夏国为宋所攻，遣使求援。丁亥，以辽兴军节度使涅里为惕隐，前知惕隐事耶律郭三为南京统军使。甲午，以参知政事牛温舒兼知中京留守事。

秋七月戊午，如黑岭。

冬十月乙亥朔，驻跸藕丝淀。己卯，以南府宰相斡特刺兼契丹行宫都部署，以傅导燕国王延禧。十一月乙巳朔，知右夷离毕事萧药师奴、枢密直学士耶律俨使宋，飒与夏和。辛酉，夏复遣使求援。

十二月壬辰，为燕国王延禧行再生礼，曲赦三百里内囚。

五年春五月乙巳，如鱼儿泺。己酉，诏夏国王李乾顺伐拔思母等部。

夏五月壬戌，药师奴等使宋回，奏宋罢兵。癸亥，谒乾陵。

戊辰，以南府宰相斡特刺兼西北路招讨使，禁军都统。己巳，驻跸沿柳湖。

六月甲申，以奚六部大王回离保为契丹行宫都部署，知右夷离毕事萧药师奴南面林牙，兼知契丹行宫都部署事。乙未，五国部长来朝。戊戌，阻卜来贡。己亥，以兴圣宫使耶律郝家奴为右夷离毕。

秋七月壬寅朔，惕德长秃的等来贡。辛亥，如大牢古山。

闰九月丙子，驻跸独卢金。

冬十月己亥朔，高丽王颙遣使乞封册，丁巳，斡特刺奏讨耶睹刮捷。丙寅，以同知南京留守事萧得里底知北院枢密使事。

丁卯，宋遣郭知章、曹平来聘。戊辰，振辽州饥，仍免租赋一年。

十一月甲戌，振南、北二乱。乙酉，夏国以宋罢兵，遣使来谢。十二月甲子，以参知政事赵孝严为汉人行宫都部署，汉人行宫都部署梁援为辽兴军节度使。

六年春正月癸酉，南院大王耶律吾也薨。壬午，以太师致仕秃开起为奚六部大王。丁亥，如春水。辛卯，斡特刺执磨古斯来献。丙申，诏问民疾苦。

二月丁未，以乌古部节度使陈家奴为南院大王。乙酉，磔磨古斯于市。癸丑，出绢赐五院贫民。辛酉，宋遣使告宋主照殖，弟佶嗣位，即日遣使吊祭。

三月甲申，弛朔州山林之禁。

夏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癸卯，如炭山。

五月壬午，乌古部讨茶扎刺，破之。乙酉，汉人行宫都部署赵孝严蔡。丙戌，驻跸纳葛泺。辛卯，宋遣使馈先帝遗物。

乙未，以东京留守何鲁扫古为惕隐，南院宣徽使萧常哥为汉人行宫都部署。

六月庚子，遣使贺宋主。辛丑，以有司案牌牍书宋帝“嗣位”为“登宝位”，诏夺宰相郑颛以下官，出颛知兴中府事。

韩资让为崇义军节度使，御史中水韩君义为广顺军节度使。癸丑，阻卜长来贡。戊午，遣使决五京滞狱。己未，以辽兴军节度使梁援为枢密副使。

秋七月庚午，如沙岭。壬申，耶睹刮诸部寇西北路。

八月，斡特刺以兵击败之，使来献捷。

九月癸未，望祠木叶山。戊子，驻跸藕丝淀。

冬十月壬寅，以枢密副使王师儒监修国史。癸卯，五国诸部长来贡。甲寅，以平州饥，复其租赋一年。

十一月壬申，以天德军民田世荣三世同居，诏官之，令一子三班院祗候，丙子，召医巫闾山僧志达设坛于内殿。戊子，夏国王李乾顺遣使请尚公主。

十二月乙未，女直遣使来贡。己亥，以知右夷离毕事郝家奴为北面林牙。辛亥，诏燕国王延禧拟注大将军以下官。庚申，铁骊来贡。宋遣使来谢。帝不豫。

是岁，封高丽王颙长子俣为三韩国公。放进士康秉俭等八十七人。

七年春正月壬戌朔，力疾御清风殿受百官及诸国使贺。是夜。白气如练，自天而降。黑云起于西北，疾飞有声。北有青赤黑白气，相杂而落。癸亥，如混同江。甲戌，上崩于行宫，年七十。遗诏燕国王延禧嗣位。

六月庚子，上尊谥仁圣大教皇帝，庙号道宗。

赞曰：道宗初即位，求直言，访治道，劝农兴学，救灾恤患，粲然可观。及夫谤讪之令既行，告计之赏日重。群邪并兴，谗巧竞进。贼及骨肉，皇基寝危。众正沦胥，诸部反侧。甲兵之用无宁岁矣。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徙勤小惠，茂计大本。尚足兴论治哉！

## 卷二十七本纪第二十七　天祚皇帝一

天祚皇帝，讳延禧，字延宁，小字阿果。道宗之孙，父顺宗大孝顺圣皇帝，母贞顺皇后萧氏。大康元年生。六岁封梁王，加守太尉，兼中书令。后三年，进封燕国王。大安七年，总北南院枢密使事，加尚书令。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寿隆七年正月甲戌，道宗崩，奉遗诏即皇帝位于枢前。群臣上尊号曰天祚皇帝。

二月壬辰朔，改元乾统，大赦。诏为耶律乙辛所诬陷者，复其官爵，籍没者出之，流放者还之。乙未，遣使告哀于宋及西夏、高丽。乙巳，以北府宰相萧兀纳为辽兴军节度使，加守太傅。三月丁卯，诏有司以张孝杰家属分赐群臣。甲戌，召僧法颐放戒于内庭。

夏四月，旱。

六月庚寅朔，如庆州。甲午，宋遣王潜等来吊祭。丙申，高丽、夏国各遣使慰奠。戊戌，以南府宰相斡特刺兼南院枢密使。庚子，追谥懿德皇后为宣懿皇后。壬寅，以宋魏国王和鲁斡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乙巳，以北平郡王淳进封郑王。丁未，北院枢密使耶律阿思加于越。辛亥，葬仁圣大孝文皇帝、宣懿皇后于庆陵。

秋七月癸亥，阻卜、铁骊来贡。

八月甲寅，谒庆陵。

九月壬申，谒怀陵。乙亥，驻跸藕丝淀。

冬十月壬辰，谒乾陵。甲辰，上皇考昭怀太子谥曰大孝顺圣皇帝，庙号顺宗，皇妣曰贞顺皇后。

十二月戊子，以枢密副使张琳知枢密院事，翰林学士张奉珪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癸己，宋遣黄实来贺即位。丁酉，高丙、夏国并遣使来贺。乙巳，诏先朝已行事，不得陈告。

初，以杨割为生女直部节度使。其俗呼为太师。是岁杨割死。传于兄之子乌雅束，束死，其弟阿骨打袭。

二年春五月，如鸭子河。

二月辛卯，如春州。

三月，大寒，冰复合。

夏四月辛亥，诏诛乙辛党，徙其子孙于边；发乙辛、得里特之墓，剖棺。戮尸；以其家属分赐被杀之家。

五月乙丑，斡特刺献耶睹刮等部捷。

六月壬辰，以雨罢猎，驻跸散水原。丙午，夏国王李乾顺复遣使请尚公主。丁未，南院大王陈家奴致仕。壬子，李乾顺为宋所攻，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

闰月庚申，策贤良。壬申，降惠妃为庶人。

秋七月，猎黑岭，以霖雨，给猎人马。阻卜来侵，斡特刺等战败之。

冬十月乙卯，萧海里叛，劫乾州武军器甲。命北面林牙郝家奴捕之，萧海里亡入陪术水阿典部。丙寅，以南府宰相耶律斡特刺为北院枢密使，参知政事牛温舒知南院枢密使事。十一月乙未，郝家奴以不获萧海里，兔官。壬寅，以上京留守耶律慎思为北院枢密副使。有司请以帝生日为天兴节。

三年春正月辛巳朔，如混同江。女直函萧海里首，遣使来献。戊申，如春州。

二月庚午，以武清县大水，弛其陂泽之禁。

夏五月戊子，以猎人多亡，严立科禁。乙巳，清暑赤勒岭。

丙午，谒庆陵。

六月辛酉，夏国王李乾顺复遣使请尚公主。

秋七月，中京雨雹，伤稼。

冬十月甲辰，如中京。己未，吐蕾遣使来贡。庚申，夏国复遣使求援。己巳，有事于观德殿。

十一月丙申，文武百官加上尊号曰惠文智武圣孝天祚皇帝，大赦，以宋魏国王和鲁斡为皇太叔，梁王挞鲁进封燕国王，郑王淳为东京留守，进封越国王，百官各进一阶。丁酉，以惕隐耶律何鲁扫古为南院大王。戊戌，以受尊号，告庙。乙巳，谒太祖庙，追尊太祖之高祖曰昭烈皇帝，庙号肃祖，批曰昭烈皇后；曾祖曰庄敬皇帝，庙号懿祖，妣曰庄敬皇后。召监修国史耶律伊纂太祖诸帝《实录》。

十二月戊申，如藕丝淀。

是年，放进士马恭回等百三人。

四年春正月戊子，幸鱼儿泺。壬寅，猎木岭。癸卯，燕国王挞鲁薨。

二月丁丑，鼻骨德遣使来贡。

夏六月甲辰，驻跸旺国崖。甲寅，夏国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癸亥，吐蕃遣使来贡。

秋七月，南京蝗。庚辰，猎南山。癸未，以西北路招讨使萧得里底、北院枢密副使耶律慎思并知北院枢密使事。辛卯，以同知南院枢密使事萧敌里为西北路招讨使。

冬十月己酉，凤凰见于淳阴。己未，幸南京。

十一月乙亥，御迎月楼，赐贫民钱。

十二月辛丑，以张琳为南府宰相。

五年春正月乙亥，夏国遣李造福等来求援，且乞伐宋。庚寅，以辽兴军节度使萧常哥为北府宰相。丁酉，遣枢密直学士高端礼等飒宋罢伐夏兵。

二月癸卯，微行，视民疾苦。丙午，幸鸳鸯泺。

三月壬申，以族女南仙封成安公主，下嫁夏国王李乾顺。

夏四月甲申，射虎炭山。

五月癸卯，清暑南崖。壬子，宋遣曾孝广，王戬报聘。

六月甲戌，夏国遣使来谢，及贡方物。乙丑，幸候里吉。

秋七月，谒庆陵。

九月辛亥，驻跸藕丝淀。乙卯，谒乾陵。

冬十一月戊戌，禁商贾之家应进士举。丙辰，高丽三韩国公王颙薨。子俣遣使来告。

十二月己巳，夏国复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癸酉，宋遣林洙来议兴夏约和。

六年春正月辛丑，遣知北院枢密使事萧得里底、知南院枢密使事牛温舒使宋，讽归所侵夏地。

夏五月，清暑散水原。

六月辛巳，夏国遣李造福等来谢。

秋七月癸巳，阻卜来贡。甲午，如黑岭。庚子，猎鹿角山。

冬十月乙亥，宋与夏通好，遣刘正符、曹穆来告。庚辰，以皇太叔、南京留守和鲁斡兼惕隐，东京留守、越国王淳为南府宰相。

十一月乙未，以谢家奴为南院大王。马奴为奚主部大王。丙申，行柴册礼。戊戌，大赦。以和鲁斡为义和仁圣皇太叔，越国王淳进封魏国王，封皇子敖卢斡为晋王，习泥烈为饶乐郡王。己亥，谒太祖庙。甲辰，祠木叶山。

十二月己巳，封耶律伊为漆水郡王，余官进爵有差。

七年春正月，钩鱼于鸭子河。

二月，驻跸大鱼泺。

夏六月，次散水原。

秋七月，如黑岭。

冬十月，谒乾陵，猎医巫闾山是年，放进士李石等百人。

八年春正月，如春州。

夏四月丙申，封高丽王俣为三韩国公，赠其父颙为高丽国王。

五月，清暑散水原。

六月壬辰，西北路招讨使萧敌里率诸蕃来朝。丙申，射柳祈雨。壬寅，夏国王李乾顺以成安公主生子，遣使来告。丁未，如黑岭。

秋七月戊辰，以雨罢猎。

冬十二月己卯，高丽遣使来谢。

九年春正月丙午朔，如鸭子河。

二月，如春州。

三月戊午，夏国以宋不归地，遣使来告。

夏四月壬午，五国部来贡。

六月乙亥，清暑特礼岭。

秋七月，陨霜，伤稼。甲寅，猎于候里吉。

八月丁酉，雪，罢猎。

冬十月癸酉，望祠木叶山。丁丑，诏免今年租税。十二月甲申，高丽遣使来贡。

是年，放进士刘桢等九十人。

十年春五月辛丑，预行立春礼。如鸭子河。

二月庚午朔，驻跸大鱼泺。

夏四月丙子，五国部长来贡。丙戌，预行再生礼。癸巳，猎于北山。

六月甲戌，清暑玉丘。癸未，夏国遣李造福等来贡。甲午，阻卜来贡。

秋七月辛丑，谒庆陵。

闰月辛亥，谒怀陵。己未，谒祖陵。壬戌，皇太叔和鲁斡薨。

九月甲戌，免重九节礼。

冬十月，驻跸藕丝淀。

十二月己酉，改明年元。

是岁，大饥。

天庆元年春正月，钩鱼于鸭子河。

二月，如春州。

三月乙亥，五国部长来贡。

夏五月，清暑散水原。

秋七月，猎。

冬十月，驻跸藕丝淀。

二年春正月己未朔，如鸭子河。丁丑，五国部长来贡。

二月丁酉，如春州，幸混同江钩鱼，界外生女直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酒半酣，上临轩，命诸酋次第起舞；独阿骨打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他日，上密谓枢密使萧奉先曰：“前日之燕，阿骨打意气雄豪，顾视不常，可托以边事诛之。否则，必贻后患。”奉先曰：“犥人不知礼义，无大过而杀之，恐伤向化之心。假有异志，又何能为？”其弟吴乞买、粘罕、胡舍等尝从猎，能呼鹿，刺虎，搏熊。上喜，辄加官爵。

夏六月庚寅，清暑南崖。甲午，和州回鹤来贡。戊戌，成安公主来朝。甲辰，阻卜来贡。

秋七月乙丑，猎南山。

九月己未，射获熊，燕群臣，上新御琵琶。初，阿骨打混同江宴归，疑上知其异志，遂上知其异志，遂称兵，先并旁近部族。女直赵三、阿鹘产拒之，阿骨打虏其家属。二人走诉咸州，详稳司送北枢密院。枢密使萧奉先作常事以闻上，仍送咸州诘责，欲使自新。后数召，阿骨打竟称疾不至。

冬十月辛亥，高丽三韩国公王侯之母死，来告，即遣使致祭，起复。是月，驻跸奉圣州。

十一月乙卯，幸南京。丁卯，谒太祖庙。

是年，放进士韩昉等七十七人。

三年春正月丙寅，赐南京贫民钱。丁卯，如大鱼泺。甲戌，禁僧尼破戒。丙子，猎狗牙出，大寒，猎人多死。

三月，籍诸道户，徙大牢古山围场地居民于别土。阿骨打一日率五百骑突至咸州，吏民大惊。翌日，赴详稳司，与赵三等面折庭下。阿骨打不屈，送所司问状。一夕遁去。遣人诉于上，谓详稳司欲见杀，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复至。

夏闰四月，李弘以左道聚众为乱，支解。分示五京。

六月乙卯，斡朗改国遣使来贡良犬。丙辰，夏国遣使来贡。

秋七月，幸秋山。

九月，驻跸藕丝淀。

十一月甲午，以三司使虞融知南院枢密使事。西南面招讨使萧乐古为南府宰相。十二月庚戌，高丽遣使谢致祭。癸丑，回鹘遣使来贡。甲寅，以枢密直学士马人望参知政事。丙辰，知枢密院事耶律伊蓖。癸亥，高丽遣使来谢起复。

四年春正月，如春州。初，女直起兵，以纥石烈部人阿疏不从，遣其部撒改讨之。阿疏弟狄故保来告，诏谕使勿讨，不听，阿疏来奔。至是女直遣使来索，不发。

夏五月，清暑散水原。

秋七月，女直复遣使取阿疏，不发，乃遣待御阿息保问境上多建城堡之故。女直以慢语答曰：“若还阿疏，朝贡如故；不然，城未能已。”遂发浑河北诸军，益东北路统军司。阿骨打乃与弟粘罕、胡舍等谋，以银术割、移烈、娄室、阇母等为帅，集女真诸部兵，擒辽障鹰官。及攻宁江州。东北路统军可以闻。时上在庆州射鹿，闻之略不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寿统渤海军应援。萧挞不也遇女直，战于宁江东，败绩。

冬十月壬寅朔，以守司空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静江军节度使萧挞不也为副，发契丹奚军三千人，中京禁兵及土豪二千人，别选诸路武勇二千余人，以虞候崔公义为都押官，控鹤指挥邢颖为副，引军屯出河店。两军对垒，女直军潜渡混同江，掩击辽众。萧嗣先军演，崔公义、邢颖、耶律佛留、萧葛十等死之，其猎兔者十有七人。萧奉先惧其弟嗣先获罪，辄奏东征军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为患。上从之，嗣先但免官而己。

诸军相谓曰：“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故士无斗志，望风奔溃。

十一月壬辰，都统萧敌里等营于斡粼泺东，又为女直所袭，士卒死者甚众。甲午，萧敌里亦坐免官。辛丑，以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斡里朵为行军都统，副点检萧乙薛、同知南院枢密使事耶律章奴副之。十二月，咸、宾、祥三州有铁骊、兀惹皆叛入女直。乙薛往援宾州，南军诸将实娄、特烈等往援咸州，并为女直所败。

## 卷二十八本纪第二十八　天祚皇帝二

五年春正月，下诏亲征，遣僧家奴持书约和，斥阿骨打名。

阿骨打遣赛刺复书，若归叛人阿疏，迁黄龙府于别地，然后议之。都统耶律斡里朵等与女直兵战于达鲁古城，败绩。

二月，饶州渤海古欲等反，自称大王。

三月，以萧谢佛留等讨之。遣耶律张家奴等六人齐书使女直，斥其主名，冀以速降。

夏四月癸丑，萧谢佛留等为渤海古欲所败，以南面副部署萧陶苏斡为都统，赴之。

五月，陶苏斡及古欲战，败绩。张家奴等以阿骨打书来，复遣之往。

六月亥朔，清暑特礼岭。壬子，张家奴等还，阿骨打复书，亦斥名谕之使降。癸丑，以亲征谕诸道。丙辰，陶苏斡招获古欲等。癸亥，以惕隐耶律末里为北院大王。是月，遣萧辞刺使女直，以书辞不屈见留。

秋七月辛未，宋遣使致助军银绢。丙子，猎于岭东。是月，都统斡里朵等与女直战于白马冻，败绩。

八月甲子，罢猎，趋军中。以斡里朵等军败，免官。丙寅，以围场使阿不为中军都统，耶律张家奴为都监，率番、汉兵十万；萧奉先充御营都统，诸行营都部署耶律章奴为副，以精兵二万为先锋。余分五部为正军，贵族子弟千人为硬军，扈从百司为护卫军，北出骆驼口；以都点检萧胡睹姑为都统，枢密直学士柴谊为副，将汉步骑三万，南出于江州。自长春州分道而进，发数月粮，期必灭女直。

九月丁卯朔，女直军隐黄龙府。己巳，知北院枢密使萧得里底出为西南面招讨使。辞刺还，女直复遣赛刺以书来报，若归我叛人阿疏等，即当班师。上亲往。粘罕、兀术等以书来上，阳为卑哀之辞，实欲求战。书上，上怒，下诏有“女直作过，大军翦除”之语。女直主聚众，剺面仰天伪哭曰：“始与汝等起兵，盖苦契丹残忍，欲自立国。今主上新征，奈何？非人死战，莫能当也。不杀我一族，汝等迎降，转祸为福。”诸军皆曰；“事已到此，惟命是从。”乙巳，耶律章奴反，奔上京，谋迎立魏国王淳。上遣附马萧晃领兵诣广平淀护后妃，行宫小底乙信持书驰报魏国王。时章奴先遣王妃亲弟萧谛里以所谋说魏国王。王曰：“此非细事，主上自有诸王当立，北、南面大臣不来，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顷，乙信等丧御札至，备言章奴等欲废立事。魏国王立斩萧谛里等首以献，单骑间道诣广平淀待罪。上遇之如初。章奴知和魏国王不听，率麾下掠庆、饶、怀、祖等州，结渤海群盗，众至数万，趋广平淀犯行宫。顺国女直阿鹘产以三百骑一战而胜，擒其贵族二百余人，并斩首以徇。其妻子配役绣院，或散诸近传为婢，余得脱者皆奔女直。章奴诈为使者，欲奔女直，为逻者所获，缚送行在，腰斩于市，剖其心以献祖庙，支解以徇五路。

冬十一月，遣驰马萧特末、林牙萧察刺等将骑兵五万、步卒四十万、新军七十万至驼门。十二月乙巳，耶律张家奴叛。戊申，亲战于护步答冈，败绩，尽亡其辎重。己未，锦州刺史耶律术者叛应张家奴。庚申，北面林牙耶律马哥讨张家奴。癸亥，以北院宣徽使萧韩家奴知北院枢密使事，南院宣徽使萧特末为汉人行官都部署。

六年春五月丙寅朔，东京夜有恶少年十余人，乘酒执刃，逾垣入留守府，问留守萧保先所在：“今军变，请为备。”萧保先出，刺杀之。户部使大公鼎闻乱，即摄留守事，与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汉兵千人，尽捕其众，斩之，抚定其民。东京故渤海地，太祖力战二十余年乃得之。而萧保先严酷，渤海苦之，故有是变。其裨将渤海高永昌僭号，称隆基元年。遣萧乙薛、高兴顺招之，不从。

闰月己亥，遣萧韩家奴、张琳讨之。戊午，贵德州守将耶律余睹以广州渤海叛附永昌，我师击败之。

二月戊辰，侍御司徒挞不也等讨张家奴，战于祖州，败绩。

乙酉，遣汉人行宫都部暑萧特末诸将讨张家奴。戊子，张家奴诱饶州渤海及中京贼侯概等万余人，攻陷高州。

三月，东面行军副统酬斡等擒侯概于川州。

夏四月戊辰，亲征张家奴。癸酉，败之。甲戌，诛叛党，饶州渤海平。丙子，赏平贼将士有差；面萧韩家奴、张琳等复为贼所败。

五月，清暑散水原。女直军攻下沈州，复陷东京，擒高永昌。东京州县族人痕李、锋刺、吴十、挞不也、道刺、酬斡等十三人皆降女直。

六月乙丑，籍诸路兵，有杂畜十头以上者皆从军。庚辰，魏国王淳进封秦晋国王，为都元帅，上京留守萧挞不也为契丹行官都部署兼副元帅。丁亥，知北院枢密使事萧韩家奴为上京留守。秋七月，猎秋山。春州渤海二千余户叛，东北路统军使勒兵追及，尽俘以还。

八月，乌古部叛，遣中丞耶律挞不也等招之。

九月丙午，谒怀陵。

冬十月丁卯，以张琳军败，夺官。庚辰，乌古部来降。

十一月，东面行军副统马哥等攻曷苏馆，败绩。

十二月乙亥，封庶人萧氏为太皇太妃。辛巳，削副统耶律马哥官。

七年春正月甲寅，减厩马粟，分给诸局。是月，女直军攻春州，东北面诸军不战自溃，女古、皮室四部及勃海人皆降，复下泰州。

二月，涞水县贼董庞儿聚众万余，西京留守萧乙薛、南京统军都监查刺与战于易水，破之。

三月，庞儿党复聚，乙薛复击破立于奉圣州。

夏五月庚，东北面行军诸将涅里、合鲁、涅哥、虚古等弃市。乙巳，诸围场隙地，纵百姓樵采。

六月辛巳，以同知枢密院事余里也为北院大王。

秋七月癸卯，猪秋山。

八月丙寅，猎狘斯那里山，命都元帅秦晋王赴沿边，会四路兵马防秋。

九月，上自燕至阴凉河，置怨军八营，募自宜州者曰前宜、后宜，自锦州者曰前锦、后锦，自乾自显者曰乾曰显，又有乾显大营、岩州营，凡二万八千余人，屯卫州蒺藜者。丁酉，猎辋子山。

冬十月乙卯朔，至中京。

十二月丙寅，都元帅秦晋国王淳遇女直军，战于蒺藜山，败绩。女直复拔显州旁近州郡。庚午，下诏自责。癸酉，遣夷离毕查刺与大公鼎诸路募兵。丁丑，以西京留守萧乙薛为北府宰相，东北路行军都统奚霞末知奚六部大王事。

是岁，女直阿骨打用铁州杨朴策，即皇帝位，建元天辅，国号金。杨朴又言，自古英雄开国或受禅，必先求大国封册，遂遣使议和，以求封册。

八年春五月，幸鸳鸯泺。丁亥，遣耶律奴哥等使金议和。

庚寅，保安军节度使张崇以双州二百户降金。东路诸州盗贼蜂起，掠民自随以充食。

二月，耶律奴哥还自金，金主复书曰：“能以兄事朕，岁贡方物，归我上、中京、兴中府三路州县；以亲王、公主、驸马、大臣子孙为质；还我行人及元给信符，并宋、夏、高丽往复书诏、表牒，则可以如约。”

三月甲午，复遣奴哥使会。

夏四月辛酉，以西南面招讨使萧得里底为北院枢密使。

五月壬午朔，奴哥以书来，约不逾此月见报。戊戌，复遣奴哥使金，要以酌中之议。是月，至纳葛泺。贼安生儿、张高儿聚众二十万，耶律马哥等斩生儿于龙化州，高儿亡入懿州，与霍六哥相全。金主遣胡突兖与奴哥持书，报如前约。

六月丁卯，遣奴哥等齑宋、夏、高丽书诏、表牒至金。霍六哥陷海北州，趣义州，军帅回离保等击败之。通、祺、双、辽四川之民八百余户降于金。

秋七月，猎秋山。金复遣胡突兖来，免取质子及上京，兴中府所属州郡，裁减岁币之数，“如能以兄事朕，册用汉仪，可以如约”。

八月庚午，遣奴哥、突迭使金，议册礼。

九月，突迭见留，遣奴哥还，谓之曰：“言如不从，勿复遣使。”闰月丙寅，遣奴哥复使金，而萧宝、讹里等十五人各率户降于金。

冬十月，奴哥、突迭持金书来。龙化州张应古等四人率众降金。十一月，副元帅萧挞不也薨。

十二月甲申，议定册礼，遣奴哥使金。宁昌军节度使刘宏以懿州户三千降金。时山前诸路大饥，乾、显、宜、锦、兴中等路，斗粟直数缣，民削榆皮食之，既而人相食。

是年，放进士王翚等百三人。

九年春正月，金遣乌林答赞谟持书来迎册。

三月，至鸳鸯泺。贼张撒八诱中京射粮军，僭号，南面军帅余睹擒撒八。

三月丁未朔，遣知右夷离毕事萧习泥烈等册金主为东怀国皇帝。己酉，乌林答赞谟、奴哥等先以书报。

夏五月，阻卜补疏只等叛，执招讨使耶律斡里朵，都监萧斜里得死之。

秋七月，猎南山。金复遣乌林答赞谟来，责册文无“兄事”

之语，不言“大金”而云“东怀”，乃小邦怀其德之义；及册文有“渠材”二字，语涉轻侮；若“遥芬多战”等语，皆非善意，殊乖体式。如依前书所定，然后可从。杨询卿、罗子韦率众降金。

八月，以赵王习泥烈为西京留守。

九月，至西京。复遣习泥烈、杨立忠先持册藁使金。

冬十月甲戌朔，耶律陈图奴等二十余人谋反，伏诛。是月，遣使送乌林答赞谟持书以还。

十年春二月，幸鸳鸯泺。金复遣乌林答赞谟持书及册文副本以来，仍责乞兵于高丽。三月己酉，民有群马者，十取其一，给东路军。庚申，以金人所定“大圣”二字，与先世称号同，复遣习泥烈往议。金主怒，遂绝之。

夏四月，猎胡土白山，闻金师再举，耶律白斯不等选精兵三千以济辽师。

五月，金主亲攻上京，克外乳，留守挞不也率从出降。

六月乙酉，以北府宰相萧乙薛为上京留守、知盐铁内省两司、东北统军司事。

秋，猎沙岭。

冬，复至西京。

## 卷二十九本纪第二十九　天祚皇帝三

保大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改元，肆赦。初，金人兴兵，郡县所失几半。上有四子；长赵王，母赵昭容；次晋王，母文妃；次秦王、许王，皆元妃生。国人知晋王之贤，深所属望。元妃之兄枢密使萧奉先恐秦王不得立，潜图之。文妃姊妹三人：长适耶律挞曷里，次文妃，次适余睹。一日，其姊若妹俱会军前，奉先讽人诬驸马萧昱及余睹等谋立晋王，事觉，昱、挞曷里等伏诛，文妃亦赐死；独晋王未忍加罪。余睹在军中，闻之大惧，即率千余骑叛入金，上遗知奚王府事萧遐买，北府宰相萧德恭、太常兖耶律谛里姑、归州观察使萧和尚奴、四军太师萧干将所部兵追之，及诸闾山县。诸将议曰：主上信萧奉先言，奉先视吾辈蔑如也。余睹乃宗室豪俊，常不肯为奉先下。若擒其睹，他日吾觉皆余睹也不若纵之。”还，即绐曰：“追袭不及。”

奉先既见余睹之亡，恐后日诸较亦叛，遂劝骤加爵赏，以结众心。以萧遐买为奚王，萧德恭试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判上京留守事，耶律谛里姑为龙虎卫上将军，萧和尚奴金吾卫上将军，萧干镇国大将军二月，幸鸳鸯泺。夏五月，至曷里狘。

秋七月，猎炭山。

九月，至南京。

冬十一月癸亥，以西京留守赵王习泥烈为惕隐。

二年春正月乙亥，金克中京，进下泽州。上出居庸关，至鸳鸯泺。闻余睹引金人娄室勃堇奄至，萧奉先曰：“余睹乃王子班之苗裔，此来欲立甥晋王耳，若为社稷计，不惜一子，明其罪诛之，可不战而余睹自回矣。”上遂赐晋王死，素服三日，耶律撒八等皆伏诛。王素有人望，诸军闻其死，无不流涕，由是人心解体。余睹引金人逼行宫，上率卫兵五千余骑幸云中，遗传国玺于桑乾河。

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既。甲午，知北院大王事耶律马哥、汉人行宫都部署萧特末并为都统，太和宫使耶律补得副之，将兵屯鸳鸯泺。己亥，金师败奚王霞末于北安州，遂降其城。

三月辛酉，上闻金师将出岭西，遂趋白水泺。乙丑，群牧使谟鲁斡降金。丙寅，上至女古底仓。闻金兵将近，计不知所出。乘轻骑入夹山，方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误我至上，今欲於汝，何益于事！恐军心忿怨，尔曹避敌苟安，祸必及我，其勿从行。”奉先下马，哭拜而去。行未数里，左右执其父子，缚送金兵。金人斩其长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辽军，执以归国，遂并赐死。逐枢密使萧得里底。

召挞不也典禁卫。丁卯，以北院枢密副使萧僧孝奴知北院枢密使事，同知北院枢密使事萧查刺为左夷离毕。戊辰，同知殿前点检事耶律高八率卫士降金。己巳，侦人萧和尚、牌印郎君耶律哂斯为金师所获。癸酉，以诸局百工多亡，凡扈从不限吏民，皆官之。初，诏留宰相张琳、李处温与秦晋国王淳守燕。处温闻上入夹山，数日命令不通，即与弟处能、子奭，外假怨军，内结都萧干，谋立淳。遂与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康公弼集蕃汉百官、诸军及父老数万人诣淳府。处温邀张琳至，白其事。琳曰：“摄政则可。”处温曰：“天意人心已定，请立班耳。”处温等请淳受礼，淳方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惊骇，再三辞，不获已而从之。以处温守太尉，左企弓守司徒，曹勇义知枢密院事，虞仲文参知政事，张琳守太师，李处能直枢密院，李奭为少府少监、提举翰林医官，李爽、陈秘余人曾与大计，并赐进士及第，授官有差。萧干为北枢密使，驸马都尉萧旦知枢密院事。改怨军为常胜军。于是肆赦，自称天锡皇帝，改元建福，降封天祚为湘阴王。遂据有燕、云、平及上京、辽西六路。天祚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两都招讨府、诸蕃部族而已。

夏四月辛卯，西南面招讨使耶律佛顶降金，云内、宁边、东胜等州皆降。阿疏为金兵所擒。金已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上遂循于讹莎烈。时北部谟葛失赆马、驼、食羊。

五月甲戌，都统马哥收集散亡，会于沤里谨。丙子，以马哥知北院枢密使事，兼都统。

六月，淳寝疾，闻上传檄天德、云内、朔、武、应、蔚等州，合诸蕃精兵五万骑，约以八月入燕；并遣人问劳，索衣裘、茗药。淳甚惊，命南、北面大臣议。而李处温、萧干等有迎秦拒湘之说，集蕃汉百官议之。从其议者，东立；惟南面行营都部署耶律宁西立。处温等问故，宁曰：“天祚果能以诸蕃兵大举夺燕，则是天数未尽，岂能拒之？否则，秦、湘，父子也，拒则皆拒。自古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处温等相顾微笑，以宁扇乱军心，欲杀之。淳欹枕长叹曰：“彼忠臣也，焉可杀？

天祚果来，吾有死耳，复何面目相见耶！”已而淳死，众乃议立其妻萧氏为皇太后，主军国事。奉遗命，迎立天祚次子秦王定为帝。太后遂称制，改元德兴。处温父子惧祸，南通童贯，欲挟萧太后纳土于宋，北通于金，欲为内应，外以援立太功自陈。萧太后骂曰：“误秦晋国王者，皆汝父子！”悉数其过数十，赐死，脔其子奭而磔之；籍其家，得钱七万缗，金玉实器称是，为宰相数月之间所取也。谟葛失以兵来援，为金人败于洪灰水，擒其子陀古及其属阿敌音，夏国援兵至，亦为金所败。

秋七月丁巳朔，敌烈部皮室叛，乌古部节度使耶律棠古讨平之，加太子太保。乙丑，上京毛八十率二千户降金。辛未，夏国遣曹价来问起居。

八月戊戌，亲遇金军，战于石辇驿，败绩，都统萧特末及其侄撒古被执。辛丑，会军于欢挞新查刺，金兵追之急，弃辎重以遁。

九月，敌烈部叛，都统马哥克之。

冬十月，金兵攻蔚州，降。

十一月乙丑，闻金兵至奉圣州，遂率卫兵屯于落昆髓。秦晋王淳妻萧德妃五表于金，求立秦王，不许，以劲兵守居庸。

及金兵临并，厓石自崩，戍卒多压死，不战而溃。德妃出古北口，趋天德军。

十二月，知金主抚定南京，上遂由扫里关出居四部族详稳之家。三年春正月丁巳，奚王回离保僭号，称天复元年，命都统马哥讨之。甲子，初，张珏为辽兴军节度副使，民推珏领州事。

秦晋王淳既死，萧德妃遣时立爱知平州。珏知辽必亡，练兵蓄马，籍丁壮为备。立爱至，珏弗纳。金帅粘罕入燕，首问平州事于故参知政事康公弼。公弼曰：“珏狂妄寡谋，虽有乡兵，彼何能为？示之不疑，图之未晚。”金人招时立爱赴军前，加珏临诲军节度使，仍知平州。既而又欲以精兵三千先下平州，擒张珏。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请自往觇之。

谓公弼曰：“辽之八路，七路已降；独平州未解甲者，防萧干耳。”厚赂公弼而还。公弼复粘罕曰：“彼无足虑。”金人遂改平州为南京，加珏试中书问下平章事，判留守事，庚辰，宜、锦、乾、显、成、川、豪、懿等州相继皆降，上京卢彦伦叛，杀契丹人。

二月乙酉朔，兴中府降金。来州归德军节度使田颢、权隰州刺史杜师回、权迁州刺史高永昌、权润州刺史张成，皆籍所管户降金。丙戌，诛萧德妃，降淳为庶人，尽释其党。癸巳，兴中、宜州复城守。

三月，驻跸于云内州南。

夏四月甲申朔，以知北院枢密使事萧僧孝奴为诸道大都督。

丙申，金兵至居庸关，擒耶律大石。戊戌，金兵围辎重于青冢，硬寨太保特母哥窃梁王雅里以遁，秦王、许王、诸妃、公主、从臣皆陷没。庚子，梁宋大长公主特里亡归。壬寅，金遣人来招。癸卯，答言请和。丙午，金兵送族属辎重东行，乃遣兵邀战于白水泺，赵王习泥烈、萧道宁皆被执。上遣牌印郎君谋卢瓦送兔纽金印伪降。遂西遁云内。驸马都尉乳奴诣金降。

己酉，金复以书来招，答其书。壬子，金帅书来，不许请和。

是月，特母哥挚雅里至，上怒不能尽救诸子，诘之。

五月乙卯，夏国王李乾顺遣使请临其国。庚申，军将耶律敌烈等夜劫梁王雅里奔西北部，立以为帝，改元神历。辛酉，渡河，止于金肃军北。回离保为众所杀。

六月，遣使册李乾顺为夏国皇帝。

秋九月，耶律大石自金来归。

冬十月，复渡河东还，居突吕不部。梁王雅里及，耶律术烈继之。十一月，术烈为众所杀。

四年春正月，上趋都统马哥军。金人来攻，弃营北遁，马哥被执。谟葛失来迎，赆马、驼、羊，又率部人防卫。时侍从乏粮数日，以衣易羊。至乌古敌烈部，以都黠检萧乙薛知北院枢密使事，封谟葛失为神于越王。特母哥降金。

二月，耶律遥设等十人谋叛，伏诛。

夏五月，金人既克燕，驱燕之大家东徙，以燕空城及涿、易、檀、顺、景、蓟州与宋以塞盟。左企弓、康公弼、曹勇义、虞仲文皆东迁。燕民流离道路，不胜其苦，入平州，言于留守张珏曰：“宰相左企弓不谋守燕，使吾民流离，无所安集。公今临巨镇，握强兵，尽忠于辽，必能使我复归乡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珏遂召诸将领议。皆曰：“闻天祚兵势复振，出没漠南。公若仗义勤王，奉迎天祚，以图中兴，先责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诛之，尽归燕民，使复其业，而以平州归宋，则宋无不接纳，平州遂为藩镇矣。即后日金人加兵，内用平山之军，外得宋为之援，又何惧焉！”珏曰：“此大事也，不可草草。

翰林学士李石智而多谋，可召与议。”石至，其言与之合。乃遣张谦率五百余骑，传留守令，召宰相左企弓、曹勇义、枢密使虞仲文、参知政事康公弼至滦河西岩，遣议事官赵秘校往数十罪，曰：“天祚播迁夹山，不即奉迎，一也；劝皇叔秦晋王僭号，二也；诋讦君父，降封湖阴，三也，天祚遣知阁王有庆来议事而杀之，四也；檄书始至，有迎秦拒湘之议，五也；不谋守燕而降，六也，不顾大义，臣事于金，七也；根括燕财，取悦于金，八也；使燕人迁徒失业，九也；教金人发兵先下平州，十也。尔有十罪，所不容诛。”左企弓等无以对，皆缢杀之。仍称保大三年，画天祚象，朝夕谒，事必告而后行，称辽官秩。六月，榜谕燕人复业，恒产为常胜军所占者，悉还之。燕民既得归，大悦。翰林学士李石更名安弼，僭故三司使高党往燕山，说宋王安中曰：“平州带甲万余，珏有文武材，可用为屏翰；不然，将为肘腋之患。”安中深然之，令安弼与党诣宋。

宋主诏帅臣王安中、詹度厚加安抚，与免三年常赋。珏闻之，自谓得计。

秋七月，金人屯来州，阇母闻平州附宋，以二千骑问罪，先入营州。珏以精兵万骑击败之。宋建平州为泰宁军，以珏为节度使，以安弼、党为徽猷阁待制，令宣抚司出银绢数万稿赏。

珏喜，还迎。金人谍知，举兵来袭，珏不得归，奔燕。金人克三州，始来索珏，王安中讳之。索急，斩一人貌类者去。金人曰，非珏也，以兵来取。安中不得已，杀珏，函其首送金。天祚既得林牙耶律大石兵归，又得阴山室韦谟葛失兵，自谓得天助，再谋出兵，复收燕、云。大石林牙力谏曰：“自金人初陷长春、辽阳，则军驾不幸广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则都燕山；及陷中京，则幸云中；自云中而播迁夹山，向以全师不谋战备，使举国汉地皆为金有。国势至此，而方求战，非计也。

当养兵待时而动，不可轻举。”不从。大石遂杀乙薛及坡里括，置北、南面官属，自立为王，率所部西去。上遂率诸军出夹山，下渔阳岭，取天健、东胜、宁边、云内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战于奄遏下水，复溃，直趋山阴。

八月，国舅详稳萧挞不也、笔砚祗候察刺降金。是月，金主阿骨打死。

九月，建州降金。

冬十月，纳突吕不部人讹哥之妻谙葛，以讹哥为本部节度使。昭古牙率众降金。金攻兴中府，降之。

十一月，从行者举兵乱，北护卫太保术者、舍利详稳牙不里等击败之。

十二月，置二总管府。

## 卷三十本纪第三十　天祚皇帝四

五年春正月辛巳，党项小斛禄遣人请临其地。戊子，趋天德，过沙漠，金兵忽至。上徙步出走，近待进珠帽，却之，乘张仁贵马得脱，至天德。己丑，遇雪，无御寒具，术者以貂裘帽进；途次绝粮，术者进（麦少）与枣；欲憩，术者即跪坐，倚之假寐。术者辈惟啮冰雪以济饥。过天德。至夜，将宿民家，给曰侦骑，其家知之，乃叩马首，跪而大恸，潜宿其家。居数日，嘉其忠，遥授以节度使，遂趋党项。以小斛禄为西南南招讨使，总知军事，仍赐其子及诸校爵赏有差。

二月，至应州新城东六十里，为金人完颜娄室等所获。

八月癸卯，至金。丙午，降封海滨王。以疾终，年五十有四，在位二十四年。金皇统元年二月，改封豫王。五年，葬于广宁府闾阳县乾陵傍。

耶律淳者，世号为北辽。淳小字涅里，兴宗第四孙，南京留守、宋魏王和鲁斡之子。清宁初，太后鞠育之。既长，笃好文学。昭怀太子得罪，上欲以淳为嗣。上怒耶律白斯不，知与淳善，出淳为彰圣等军节度使。

天祚即位，进王郑。乾统二年，加越王。六年，拜南腐宰相，首议制两府礼仪。上喜，徙王魏。其父和鲁斡薨，即以淳袭父守南京。冬夏入朝，宠冠诸王。

天庆五年，东征，都监章奴济鸭子河，怀淳子阿撒等三百余人亡归，先遣敌里等以废立之谋报淳，淳斩敌里首以献，进封秦晋国，拜都元帅，赐金券，免汉拜礼，不名。许自择将士，乃募燕、云精兵。东至锦州，队长武朝彦作乱，劫淳。淳匿而免，收朝彦诛之。会金兵至，聚兵战于阿里轸斗，败绩，则亡卒数千人拒之。淳入潮，释其罪，诏南京刻石纪功。

保大二年，天祚入夹山，奚王加礅保、林牙耶律大石等引唐灵武故事，议欲立淳。淳不从，官属劝进曰：“主上蒙尘，中原扰攘，若不王，百姓何归？宜熟计之。”遂即位。百官上号天锡皇帝，改保大二年为建福元年，大赦。放进士李宝信等一十九人，遥降天祚为湘阴王。以燕、云、平、上京、中京、辽西六路，淳主之；沙漠以北、南北路两都招讨府、诸蕃部族等，仍隶天祚。自此辽国分矣。封其妻普贤女为德妃，以回离保知北院枢密使，军旅之事悉委大石。又遣使报宋，免岁币，结好。宋人发兵问罪，击败之。寻遣使奉表于金，乞为附庸。

事未决，淳病死，年六十。百官伪溢曰孝章皇帝，庙号宣宗，葬燕西香山永安陵。

遗命遥立秦王定以存社稷，德妃为皇太后，称制，改建福为德兴元年，放进士李球等百八人。时宋兵来攻，战败之，由是人心大悦，兵势日振。宰相李纯等潜纳宋兵，居民内应，抱关者被杀甚众。翌日，攻内东门，卫兵力战，宋军大溃，逾城而走，死者相藉。五表于金，求立秦王，不从。而金兵大至，德妃奔天德军，见天祚。天祚怒，诛德妃，降淳庶人，除其属籍。

耶律雅里者，天祚皇帝第二子也，字撒鸾。七岁，欲立为皇太子，别置禁卫，封梁王。

保大三年，金师围青冢寨，雅里在军中。太保特母哥挟之出走，问道行至阴山。闻天祚失利趋云内，雅里驰赴。时扈从者千余人，多于天祚。天祚虑特母哥生变，欲诛之。责经不能全救诸王，将讯之。仗剑召雅里问曰：“特母哥教汝何为？”

雅里对曰：“无他言。”乃释之。

天祚渡河奔夏，队帅耶律敌列等劫雅里北走。至沙岭，见蛇横道而过，识者以为不祥。后三日，群僚共立雅里为主。雅里遂即位，改元神历，命士庶上便宜。

雅里性宽大，恶诛杀。获亡者，笞之而已。有自归者，即官之。因谓左右曰“欲附来归；不附则去。何须威副耶？”每取唐《贞观政要》及林牙资忠所作《治国诗》，令待从读之。

乌古部节度使纠哲、迭裂部统军挞不也、都监突里不等各率其众来附。自是诸部继至。而雅里日渐荒怠，好击鞠。特母哥切谏，乃不复出。以耶律敌列为枢密使，特母哥副之。敌裂劾西北路招讨使萧纠里荧惑众心，志有不臣，与其子麻涅并诛之。

以遥设为招讨使，与诸部战，数败，杖免官。

从行有疲困者，辄振给之。直长保德谏曰：“今国家空虚，赐赉若此，将何以相给耶？”雅里怒曰：“昔畋于福山，卿诬猪官，今复有此言。若无诸部，我将何取？”不纳。初，令群牧运盐泺仓粟，而民盗之，议籍以偿。雅里乃自为直：每粟一车，偿一羊；三车一牛；五车一马；八车一驼。左右曰：“今一羊易粟二斗且不可得，乃偿一车！”雅里曰：“民有则我有。

若令尽偿，民何堪？”

后猪查刺山，一日而射黄羊四十，狼二十一，因致疾，卒，年三十。

耶律大石者，世号为西辽。大石字重德，太祖八代孙也。通辽、汉字，善骑射，登天庆五年进士第，擢翰林应奉，寻升承旨。辽以斡林为林牙，故乐大石林牙。历泰、祥二州刺史，辽兴军节度使。

保大二年，金兵日逼，天祚播越，与诸大臣立秦晋王淳为帝。淳死，立其妻萧德妃为太后，以守燕。及金兵至，萧德妃归天祚。天祚怒诛德妃而责大石曰：“我在，汝何敢立淳？”

对曰：“陛下以全国之势，不能一拒敌，弃国远遁，使黎民涂炭。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孙，岂不胜乞命于他人耶。”上无以答，赐酒食，赦其罪。

大石不自安，遂杀萧乙薛、坡里括，自立为王，离铁骑二百宵遁。北行三日，过黑水，见白达达详稳床古儿。床古儿献马四百，驼二十，羊若干。西至可敦城，驻北庭都护府，会威武、崇德、会蕃、新、大林、柴河、驼等七州及大黄室韦、敌刺、王纪刺、茶赤刺、也喜、鼻古德、尼刺、达刺乖、达密里、密儿纪、合主、乌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纍而毕十八部王众，谕曰：“我祖宗艰难创业，历世九主，历年二百。金以臣属，逼我国家，残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日夜闯心疾首。我今伏义而西，欲借力诸蕃，翦我仇敌，复我疆宇。惟尔众亦有轸我国家，忧我社稷，思兵救君父，济生民于难者乎？”遂得精兵万余，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

明年二月甲午，以青牛白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先遗书回鹘王毕勒哥曰：“或我太祖皇帝北征，过卜古罕城，即遣使至甘州，诏尔祖乌母主曰：‘汝思故国耶，朕即为汝复之；汝不能返耶，朕则有之。在朕，犹在尔也。’尔祖即表谢，以为迁国于此，十有余世，军民皆安土重迁，不能复返矣。是与尔国非一日之好也。今我将西至大食，假道炙国，其物致疑。”毕勒哥得书，即迎至邸，大宴三日。临行，献马六百，驼百，羊三千，愿质子孙为附庸，送至境外。所过，敌者胜之，降者安之。兵行万里，归者数国，获驼、马、牛、羊、财物，不可胜计。军势日盛，锐气日倍。

至寻思干，西域诸国举兵十万，号忽儿珊，来拒战。两军相望二里许。谕将士曰：“彼军虽多而无谋，攻之，则首尾不救，我师必胜。”遣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刺、招讨副使耶律松山等将兵二千五百攻其右；枢密副使萧刺阿不、招讨使耶律术薛等将兵二千五百攻其左；自以众攻其中。三军俱进，忽儿珊大败，僵尸数十里。驻军寻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国王来降，贡方物。

又西至起儿漫，文武百官册立大石为帝，以甲辰岁二月五日即位，年三十八，号葛儿罕。复上汉尊号曰天祐皇帝，改元延庆。追谥祖父为嗣元皇帝，祖母为宣义皇后，册元妃萧氏为昭德皇后。因谓百官曰：“朕与卿等行三万里，跋涉沙漠，风夜艰勤。赖祖宗之福，卿等之力，冒登大位。尔祖尔父宜加恤典，共享尊荣。”自萧斡里剌等四十九人祖父，封爵有差。

延庆三年，班师东归，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号虎思斡耳朵，改延庆为康国元年。三月，以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刺为兵马都元帅，敌刺部前同知枢密院事萧查刺阿不副之，茶赤刺部秃鲁耶律燕山为都部署，护卫耶律铁哥为都监，率七万骑东征。以青牛白马祭天，树旗以誓于众曰：“我大辽自太祖、太宗艰难而成帝业，其后嗣君耽乐无厌，不恤国政，盗贼蜂起，天下土崩。朕率尔众，远至朔漠，其复大业，以光中兴。

此非朕与尔世居之地。”申命元帅斡里刺曰：“今当其往，倍赏必罚，与士卒同甘苦，择善水草以立迸量敌而进，毋自取祸败也。”行万余里无所得，牛马多死，勒兵而还。大石曰：“皇天弗顺，数也！”康国十年殁，在位二十年，庙号德宗。

子夷列年幼，遗命皇后权国。后名塔不烟，号感主皇后，称制，改元咸清，在位七拉。子夷列即位，改元绍兴。籍民十八岁以上，得八万四千五百户。在位十三年殁，庙号仁宗。

子幼，遣诏以妹普速完权国，称制，改元崇福，号承天太后。后与驸马萧朵鲁不弟朴古只沙里通，出驸马为东平王，罗织杀之。驸马父斡里刺以兵围其宫，射杀普速无及朴古只沙里。

普速完在位十四年。

仁宗次子直鲁古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时秋出猪，乃蛮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据其位。遂袭辽衣冠，尊直鲁古为太上皇，皇后为皇太后，朝夕问起居，以待终焉。

直鲁古死，辽绝。

耶律淳在天祚之世，历王大国，受赐金券，赞拜不名。一时恩遇，无与为此。当天祚播越，以都元帅留守南京。独不可夺大义以激燕民及诸大臣，兴勤王之师，东拒金而迎天祚乎？

乃自取之，是篡也。况忍王天祚哉？

大石既帝淳而王天祚矣，复归天祚。天祚责以大义，乃自立为王而去之。幸藉祖宗余威遗智，建号万里之外。虽寡母弱子，更继迭承，岁九十年，亦可谓难矣。

然淳与雅里、大石之立，皆在天祚之世。有君而复君之。

其可乎哉？诸葛武侯为献帝发丧，而后立先主为帝者，不可同年语矣。故著以为戒云。

赞曰：辽起朔野，兵甲之盛，鼓行霵外，席卷河朔，树晋植汉，何其壮欤？太祖、太宗乘百战之势，辑新造之邦，英谋睿略，可谓远矣。虽以世宗中才，穆宗残暴，连遘弑逆，而神器不摇。盖由祖宗威令犹足以震叠其国人也。

圣宗以来，内修政治，外拓疆宇。既而申固邻好，四境乂安。维持二百余年之基，有自来矣。

降臻天祚，既丁末运，又觖人望，崇信奸回，自椓国本，群下离心。金兵一集，内难先作，废立之谋，叛亡之迹，相继蜂起。驯致土崩瓦解，不可复支，良可哀也！耶律与萧，世为甥舅，义同休戚。奉先挟私灭公，首祸构难，一致于斯，天祚穷蹙，始悟奉先误己，不几晚乎！

淳、雅里所谓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者也。大石苟延，彼善于此，亦几何哉？

# 志

## 卷三十一志第一　营卫志上

上古之世，草衣木食，巢居穴处，熙熙于于，不求不争。

爱自炎帝政衰，蚩尤作乱，始制干戈，以毒天下。轩辕氏作，戮之琢鹿之阿。处则象吻于宫，行则悬旄于纛，以为天下万世戒。于是师兵营卫，不得不设矣。

冀州以南，历洪水之变，夏后始制城郭。其人土著而居绥服之中，外奋武卫，内揆文教。守在四边。营卫之设，以备非常而已。并、营以北，劲风多寒，随阳迁徒，岁无宁居，旷土万里，寇贼奸宄乘隙而作。营卫之设，以为常然。其势然也。

有辽始大，设制尤密。居有宫卫，渭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分镇边围，谓之部族。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无曰不营，无在不卫。立国规模，莫重于此。作《营卫志》宫卫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崩则扈从后妃宫帐，以奉陵寝。有调发，则丁壮从戎事，老弱居守。

太祖曰弘义宫，应天皇后曰长宁宫，太宗曰永兴宫，世宗曰积庆宫，穆宗曰延昌宫，景宗曰彰愍宫，承天太后曰崇德宫，圣宗曰兴圣宫，兴宗曰延庆宫，道宗曰太和宫，天柞曰永昌宫。

文章文皇太弟有敦睦宫，丞相耶律隆运有文忠王府。凡州三十八，县十，提辖司四十一，石烈二十三，瓦里七十四，抹里九十八，得里二，闸撒十九。为正户八万，蕃汉转户十二万三干，共二十万三千户。

算斡鲁朵，太祖置。国语心腹曰“算”，宫曰“斡鲁朵”。

是为弘义宫。以心腹之卫置，益以渤海俘，锦州户。其斡鲁朵在临潢府，陵寝在祖州东南二十里。正户八干，藩汉转户七千，出骑军六千。

州五：锦、祖、严、祺、银。

县一：富义。

提辖司四：南京、酉京、奉圣州、平州。

石烈二，曰须，曰速鲁。

瓦里四：曰合不，曰挞撒，曰慢押，曰虎池。

抹里四，曰膻，曰预墩，曰鹘突，曰纠里阐。

得里二：曰述垒北，曰述垒南。

国阿孽斡鲁朵，太宗置。收国曰“国阿辇”。是为永兴宫，初名孤稳斡鲁朵。以太祖平渤海俘户，东京、怀州提辖司及云州怀仁县、泽州滦河县等户置。其斡鲁朵在游古河侧，陵寝在怀州南三十里。正户三千，蕃汉转户七千，出骑军五千。

州四：怀、黔、开、来。

县二：保和、滦河。

提辖司四：南京、西京、奉圣州、平州。

石烈一：北女古。

瓦里四：曰抹，曰母，曰合李只，曰述垒。

抹里十三：曰述垒轸，曰大隔蔑，曰小隔蔑，曰母，曰归化不术，曰唐括，曰吐谷，曰百尔瓜忒，曰合鲁不只，曰移马不只，曰膻，曰清带，曰速稳。

阐撤七：曰伯德部，曰守狱，曰穴骨只，曰合不频尼，曰虎里狘，曰耶里只挟室，曰僧隐令公。

耶鲁碗斡鲁朵，世宗置。兴盛曰。耶鲁碗“。是为积庆宫。

以文献皇帝卫从及太祖俘户，及云州提辖司，并高、宜等州户置。其斡鲁朵在土河东，陵寝在长宁宫北。正户五干，蕃汉转户八千，出骑军八千。

州三：康、显、宜。

县一，山东。

提辖司四。

石烈一：分腊。

瓦里八：曰挞撤，曰合不，曰吸烈，曰通里，曰潭马，曰槊不，曰耶里直，曰耶鲁兀也。

抹里十：曰纥斯直，曰蛮葛，曰厥里，曰潭马忒，曰出懒，曰速忽鲁碗，曰牒里得，曰阎马，曰迭里特，曰女古。

蒲速碗斡鲁朵，应天皇太后置。兴隆曰“蒲速碗”。是为长宁宫。以辽州及海滨县等户置。其斡鲁朵在高州，陵寝在龙化州东一百里。世宗分属让国皇帝宫院。正户七千，蕃汉转户六千，出骑军五干。

州四：辽、仪坤、辽西、显。

县三：奉先、归义、定霸。

提辖司四。

石烈一，北女古。

瓦里六：曰潭马，曰合不，曰达撤，曰慢押，曰耶里只，曰浑只。

抹里十三：曰浑得移邻稍瓦只，曰合四卑腊因铁里卑稍只，曰夺罗果只，曰拿葛只，曰合里只，曰婆浑昆母温，曰阿鲁埃得本，曰东厮里门，曰西厮里门，曰东钁里，曰西钁里，曰牒得只，曰灭母邻母。

夺里本斡鲁朵，穆宗置。是为延昌宫。讨平曰“夺里本”。

以国阿辇斡鲁朵户及阻卜俘户，中京提辖司、南京制置司、咸、信、韩等州户置。其斡鲁朵在纠雅里山南，陵寝在京商。正户一千，蕃汉转户三千，出骑军二千。

州二：遂、韩。

提辖司三，中京、南京、平州。

石烈一：曰须。

瓦里四：曰抹骨古等，曰兀没，曰潭马，曰合里直。

抹里四：曰抹骨登兀没灭，曰土木直移邻，曰息州决里，曰莫瑰夺石。

监母斡鲁朵，景宗置。是为彰愍宫。遗留曰“监母”。以章肃皇帝侍卫及武安州户置。其斡鲁朵在合鲁河，陵寝在祖州南。正户八千，蕃汉转户一万，出骑军一万。

州四：永、龙化、降圣、同。

县二：行唐、阜俗。

提辖司四。

石烈二：曰监母，曰南女古。

瓦里七：曰潭马，曰奚烈，曰埃合里直，曰蛮雅葛，曰特末，曰乌也，曰灭合里直。

抹里十一：曰尼母曷烈因稍瓦直，曰察改因麻得不，曰移失邻斡直，曰辛古不直，曰撒改真，曰牙葛直，曰虎狘阿里邻，曰泼昆，曰潭马，曰闸腊，曰楚兀真果邻。

孤稳斡鲁朵，承天太后置。是为崇德宫。玉曰“孤隐”。

以乾、显、双三州户置。其斡鲁朵在土河东，陵袝景宗皇帝。正户六千，蕃汉转户一万，出骑军一万。

州四：乾、川、双、贵德。

县一，潞上京。

提辖司三：南京、西京、奉圣州。

石烈三：曰钁里。曰滂，曰迭里特女古。

瓦里七：曰达撒，曰耶里，曰合不，曰歇不，曰合里直，曰慢押，曰耶里直。

抹里十一：曰阿里厮直述垒，曰预笃温稍瓦直，曰潭马，曰赁预笃温一腊，曰牙葛直，曰牒得直，曰虎温，曰孤温，曰撒里僧，曰阿里葛斯过邻；曰铁里乖稳钁里。

闸撒五：曰合不直迷里几频你，曰牒耳葛太保果直，曰爪里阿本果直，曰憎隐令公果直，曰老昆令公果直。

女古斡鲁朵，圣宗置。是为兴圣宫。金曰“女古”。以国阿辇、耶鲁碗、蒲速碗三斡鲁朵户置。其斡鲁朵在女混活直，陵寝在庆州南安。正户一万，蕃汉转户二万，出骑军五千。

州五：庆、隔、乌上京、乌东京、霸。

提辖司四。

石烈四：曰毫兀真女姑，曰拿几真女室，曰女特里特，曰女古滂。

瓦里六：曰女古，曰蒲速碗，曰鹘笃，曰乙抵，曰翁，曰埃也。抹里九：曰乙辛不只，曰铁乖温，曰埃合里只，曰嘲瑰，曰合鲁山血古只，曰夺忒排登血古只，曰劳骨，曰虚沙，曰土邻。

闸撒五：曰达邻频你，曰和里懒你，曰爪阿不厥真，曰粘独里僧，曰袍达夫人撅只。

窝胯碗斡鲁朵，兴宗置。是为延庆宫。孽息曰“窝笃碗”。以诸斡鲁朵及饶州户置。其斡鲁朵在高州西，陵寝在上京庆州。

正户七千，番汉转户一万，出骑军一万。

州三：饶、长春、泰。

提辖司四。

石烈二：曰窝笃碗、曰鹘笃骨。

瓦里六：曰窝笃碗，曰厮把，曰厮阿，曰纠里，曰得里，曰欧烈。

抹里六：曰欧里本，曰燕斯，曰缅四，曰乙僧，曰北得里，曰南得里。

阿思斡鲁朵，道宗置。是为太和宫。宽大曰“阿思”。以诸斡鲁朵御前承应人及兴中府户置。其斡鲁朵在好水泺，陵寝在上京庆州。正户一万，蕃汉转户二万，出骑军一万五千。

石烈二，曰阿厮，曰耶鲁。

瓦里八：曰阿厮，曰耶鲁，曰得里，曰纠里，曰撒不，曰鹘笃，曰蒲速斡，曰曷烈。

抹里七：曰恩州得里，曰斡奢得里，曰欧里本，曰特满，曰查刺土邻，曰纠里，曰阿里厮迷里。

阿鲁碗斡鲁朵，天祚皇帝置。是为永昌宫。辅佑曰“阿鲁碗”。以诸斡鲁朵御前承应人，春、宣州户置。正户八千，蕃汉转户一万，出骑军一万。

石烈二：曰阿鲁碗，曰榆鲁碗。

瓦里八：曰阿鲁斡，曰合里也，曰鹘突，曰敌刺，曰谋鲁斡，曰纠里，曰夺里剌，曰特末也。

抹里八：曰蒲速碗，曰移替，曰斡笃碗，曰特满，曰谋鲁碗，曰移典，曰悦，曰勃得本。

孝文皇太弟敦睦宫，谓之赤实得本斡鲁朵。孝曰“赤实得本”。文献皇帝承应人及渤海俘，建、沈、岩三州户置。陵寝在祖州西南三十里。正户三千，蕃汉转户五千，出骑军五千。

州三：建、沈、岩。

提辖司一：南京。

石烈二：曰嘲，曰与敦。

瓦里六：曰乙辛，曰得里，曰奚烈直，曰大潭马，曰小潭马，曰与墩。

抹里二：曰潭马抹乖，曰柳实。

闸撤二：曰聂里频你，曰打里频你。

大丞相晋国王耶律隆运，本韩氏，名德让。以功赐国姓，出宫籍，隶横帐季父房。赠尚书令，溢文忠。无子，以皇族魏王贴不子耶鲁为嗣，早卒；天祚皇帝又以皇子敖鲁斡继之。官给葬具，建庙乾陵侧。拟诸宫例，建文忠王府。正户五千，蕃汉转户八千，出骑军一万。

州一。

提辖司六：上京、中京、南京、酉京、奉圣州、平州。

著帐郎君著帐郎君，初，遥辇痕德堇可汗以蒲古只等三族害于越释鲁，籍没家属人瓦里。淳钦皇后宥之，以为著帐郎君。世宗悉免。后族、戚、世官犯罪者没入。

著帐户著帐户，本诸斡鲁朵析出，及诸罪没入者。凡承应小底、司藏、鹰坊、汤药、尚饮、盥漱、尚膳、尚衣、裁造等役，及宫中、亲王抵从、伶官之属，皆充之。

凡诸宫卫人丁四十万八千，骑军十万一千。著帐释宥、没入，随时增损，无常额。

## 卷三十二志第二　营卫志中行营

《周官》土圭之法：曰东，景夕多风；曰北，景长多寒。天地之间，风气异宜，人生其间，各适其便。王者因三才而节制之。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徒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春捺钵：曰鸭子河泺。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曰方至。天鹅未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冰泮，乃纵鹰鹘捕鹅雁。晨出暮归，从事弋猎。鸭子河冻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长春州东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锅，多榆柳否林。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绿色衣，各备连锤一柄，鹰食一器，刺鹅锥一枚，于涝周围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衣时服，系玉束带，于上风望之。有鹅之处举旗，探骑驰报，远泊鸣鼓。鹅惊腾起，左右围骑皆举帜麾之。五坊擎进海东青鹅，拜授皇帝放之。鹅擒鹅坠，势力不加，排立近者，举锥刺鹅，取脑以饲鸽。救鹤人例赏银绢。皇帝得头鹅，荐庙，群臣备献酒果，举乐。更相酬酷，致贺语，皆插鹅毛于首以为乐。赐从人酒，遍散其毛。弋猎纲钩，春尽乃还。

夏捺钵：无常所，多在吐儿山。道宗每岁先幸黑山，拜圣宗、兴宗陵，赏金莲，乃幸子河避暑。吐儿山在黑山东北三百里，近馒头山。黑山在庆州北十三里，上有池，池中有金莲。子河在吐儿山东北三百里。怀州西山有清凉殿，亦为行幸避暑之所。四月中旬起牙帐，卜吉地为纳凉所，五月末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与北、南臣僚议国事，暇曰游猎。七月申旬乃去。

秋捺钵：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入山射鹿及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尝有虎据林，伤害居民畜牧。景宗领数骑猎焉，虎伏草际，战栗不敢仰视，上舍之，因号伏浇林。每岁车驾至，皇族而下分布泺水侧。伺夜将半，鹿饮盐水，令猎人吹角效鹿鸣，既集而射之。谓之“抵碱鹿”，又名“呼鹿”。

冬捺钵：曰广平淀。在永州东南三十里，本名白马淀。东西二十余里，南北十余里。地甚坦夷，四望皆沙碛，木多榆柳。其地饶沙，冬月稍暖，牙帐多于此坐冬，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时出校猎讲武，兼受南宋及诸国礼贡。皇帝牙帐以枪为硬寨，用毛绳连系。每枪下黑毡伞一，以庇卫士风雪。枪外小毡帐一层，每帐五人，各执兵仗为禁围。南有省方殿，殿北约二里曰寿宁殿，皆木柱竹榱，以毡为盖，彩绘韬柱，锦为壁衣，加徘绣额。

又以黄布绣龙为地障，窗、槅皆以毡为之，傅以黄油绢。基高尺余，两厢廊庑亦以毡盖，无门户。省方殿北有鹿皮帐，帐次北有八方公用殿。寿宁殿北有长春帐，卫以硬寨。宫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曰轮番千人祗直。禁围外卓枪为寨，夜则拔枪移卓御寝帐。周围拒马，外设铺，传铃宿卫。

每岁四时，周而复始。

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汉人枢密院、中书省唯摘宰相一员，枢密院都副承旨二员，令史十人，中书令史一人，御史台、大理寺选摘一人扈从。每岁正月上旬，车驾启行。宰相以下，还于中京居守，行遣汉人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权差，俟会议行在所，取旨、出给诰敕。文官县令、录事以下更不奏闻，听中书铨选；武官须奏闻。

五月，纳凉行在所，南、北臣僚会议。十月，坐冬行在所，亦如之。

部族上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

有族而部者，五院、六院之类是也；有部而族者，奚王、室韦之类是也；有部而不族者，特里特勉、稍瓦、曷术之类是也；有族而不部者，遥辇九帐、皇族三父房是也。

奇首八部为高丽、蠕蠕所侵，仅以万口附于元魏。生聚未几，北齐见侵，掠男女十万余口。继为突撅所逼，寄处高丽，不过万家。部落离散，非复古八部矣。别部有臣附突厥者，内附于隋者，依纥臣水而居。部落渐众，分为十部，有地辽西五百余里。唐世大贺氏仍为八部，而松漠、玄州别出，亦十部也。

遥辇氏承万荣、可突于散败之余，更为八部；然遥辇、迭刺别出，又十部也。阻午可汗析为二十部，契丹始大。至于辽太祖，析九帐、三房之族，更列二十部。圣宗之世，分置十有六，增置十有八，并旧为五十四部；内有拔里、乙室已国舅族，外有附庸十部，盛矣！其氏族可知者，略具《皇族》、《外戚》二表。余五院、六院、乙室部止见益古、撤里本，涅刺、乌古部止见撒里队、涅勒，突吕不、突举部止见塔古里、航斡，皆兄弟也。奚王府部时瑟、哲里，则臣主也。品部有拿女，楮特部有洼。其余世系名字，皆漫无所考矣。

旧（志）曰：“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至涅里始制部族，各有分地。太祖之兴，以迭刺部强炽，析为五院、六院。奚六部以下，多因俘降而置。胜兵甲者即著军籍，分隶诸路详稳、统军、招讨司。番居内地者，岁时田牧平莽间。边防纠户，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绩毛饮湩，以为衣食。各安旧风，狃习劳事，不见纷华异物而迁。故家给人足，戎备整完。卒之虎视四方，强朝弱附，东逾蟠木，西越流沙，莫不率服。部族实为之爪牙云。”

古八部；悉万丹部。

何大何部。

伏弗郁部。

习陵部。

日连部。

匹洁部。

黎部。

吐六于部。

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居松漠之间。今永州木叶山有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可敦并八子像在焉。潢河之西，土河之北，奇首可汁故壤也。

随契丹十部：元魏末，莫弗贺勿于畏高丽、蠕蠕侵通。率车三千乘、众万口内附，乃去奇首可汗故壤，居白狼水东。北齐文宣帝自平州三道来侵，掠男女十余万口，分置诸州。又为突厥所逼，以万家寄处高丽境内。隋开皇四年，诸莫弗贺悉众款塞，听居白狼故地。又别部寄处高丽者曰出伏等，率众内附，诏置独奚那颉之北。又别部臣附突厥者四千余户来降，诏给粮遣还，固辞不去，部落渐众，徒逐水草，依纥臣水而居。在辽西正北二百里，其地东西互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为十部，逸其名。

唐大贺氏八部：达稽部，峭落州。

纪便部，弹汗州。

独活部，无逢州。

芬问部，羽陵州。

突便部，日连州。

芮奚部，徒河州。

坠斤部，万丹州。

伏部，州二：匹黎、赤山。

唐太宗置玄州，以契丹大帅据曲为刺史。又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都督，分八部，并玄州为十州。则十部在其中矣。

遥辇氏八部：旦利皆部。

乙室活部。

实活部。

纳尾部。

频没部。

纳会鸡部。

集解部。

奚嗢部。当唐开元、天宝间，大贺氏既微，辽始祖涅里立迪辇祖里为阻午可汗。时契丹因万荣之败，部落凋散，即故有族众分为八部。涅里所统迭刺部自为别部，不与其列。并遥辇、迭刺亦十部也。

遥辇阻午可汗二十部：耶律七部。

审密五部。

八部。

涅里相阻午可汗，分三耶律为七，二审密为五，并前八部二十部。三耶律：一曰大贺，二曰遥辇，三曰世里，即皇族也。

二审密：一曰乙窒已，二曰拔里，即国舅也。其分郡皆末详；可知者曰迭刺，曰乙室，曰品，曰楮特，曰乌隗，曰突吕不，曰捏刺，曰突举，又有右大部、左大部，凡十，逸其二。大贺、遥辇析为六，而世里合为一，兹所以迭刺部终遥辇之世，强不可制云。

## 卷三十三志第三　营卫志下部族下

辽起松漠，经营抚纳，竟有唐、晋帝王之器，典章文物施及潢海之区，作史者尚可以故俗语耶？旧史有《部族志》，历代之所无也。古者，巡守于方岳，五服之君各述其职，辽之部族实似之。故以部族置宫卫、行营之后云。

辽内四部族：遥辇九帐族。

横帐三父房族。

国舅帐拔里、乙室已族。

国舅别部。

太祖二十部，二国舅升帐分，止十八部。

五院部。其先曰益古，凡六营。阻午可汗时，与弟撒里本领之，曰迭刺部。传至太祖，以夷离堇即位。天赞元年，以强大难制，析五石烈为五院，六爪为六院，各置夷离堇。会同元年，更夷离堇为大王。部隶北府，以镇南境。大王及都监春夏居五院部之侧，秋冬居羊门甸。石烈四：大蔑孤石烈。

小蔑孤石烈。瓯昆石烈。太宗会同二年，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命居之。

三年，益以海勒水之地为农田。

乙习本石烈。会同二年，命以乌古之地。

六院部。隶北府，以镇南境。其大王及都监春夏居泰德泉之北，秋冬居独卢金。石烈四：辖懒石烈。

阿速石烈。

斡纳拨石烈。

斡纳阿刺石烈。会同二年，命居乌古。三年，益以海勒水地。

乙室部。其先曰撤里本，阻午可汗之世，与其兄益古分营而领之，曰乙室部。会同二年，更夷离堇为大王。隶南府，其大王及却督监镇驻西南之境，司徒居鸳鸯泊，闸撤狘居车抽山。

石烈二：阿里答石烈。

欲主石烈。

品部。其先曰拿女，阻午可汗以其营为部。太祖更诸部夷离堇为令稳。统和中，又改节度使。隶北府，属西北路招讨司，司徒居太子坟。凡戍军隶节度使，留后户隶司徒。石烈二：北哲里只石烈。

南辖懒石烈。

楮特部。其先曰洼，阻午可以其营为部。隶南府，节度使属西北路招讨司，司徒居柏坡山及铧山之侧。石烈二：北石烈。

南石烈。

乌隗部。其先曰撤里卜，与其兄涅勒同营，阻午可汗析为二：撤里卜为乌隗部，涅勒为涅刺部。俱隶北府，乌隗部节度使属东北路招讨司，司徒居徐母山、郝星河之侧。石烈二：北石烈。

南石烈。

涅刺部。其先曰涅勒，阻午可汗分其营为部。节度使属西南路招讨司，居黑山北，司徒居郝里河侧。石烈二：北塌里石烈。

南察里石烈。

突吕不部。其先曰塔古里，领三营。阻午可汗命分其一与弟航斡为突举部；塔古里得其二，更为突吕不部。隶北府，节度使属西北路招讨司，司徒居长春州西。石烈二：北托不石烈。

南须石烈。

突举部。其行曰航斡，阻午可汗分营置部。隶南府，戍于隗乌古部，司徒居冗泉侧。石烈二：北石烈。

南石烈。

奚王府六部五帐分。其先曰时瑟，事东遥里十帐部主哲里。

后逐哲里，自立为奚王。卒，弟吐勒斯立。遥辇鲜质可汗讨之，俘其拒敌者七百户，摭其降者。以时瑟邻睦之故，止俘部曲之半，余悉留焉。奚势由是衰矣。初为五部：曰遥里，曰伯德，曰奥里，曰梅只，曰楚里。太祖尽降之，号五部奚。天赞二年，有东扒时厮胡损者，恃险坚壁于箭笴山以拒命，椰榆日：“大军何能为，我当饮堕瑰门下矣！”太祖灭之，以奚府给役户，并括诸部隐丁，收合流散，置坠瑰部，因坠瑰门之语为名，遂号六部奚。命勃鲁恩主之，仍号奚王。太宗即位，置宰相、常兖各二员。圣宗合奥里、梅只、堕瑰三部为一；特置二克部以足六部之数。奚王和朔奴讨兀惹，败绩，籍六部隶北府。突吕不室韦部。本名大、小二黄室韦户。太祖为达马狘沙里，以计降之，乃置为二部。隶北府，节度使属东北路统军司，戍泰州东北。

涅刺拿古部。与突吕不室韦部同。节度使戍泰州东。

迭刺迭达部。本鲜质可汗所俘奚七百户，太祖即位，以为十四石烈，置为部。隶南府，节度使属西南路招讨司，戍黑山北，部民居庆州南。

乙室奥隗部。神册六年，太祖以所俘奚户置。隶南府，节度使届东北路兵马司。

楮特奥槐部。太祖以奚户置。隶南府，节度使属东京都部署司。品达鲁虢部。太祖以所俘达鲁虢部置。隶南府，节度使属西南路招讨司，戍黑山北。

乌古涅刺部。亦曰涅离部。太祖取于骨里广大千，神册六年，析为乌古涅刺及图鲁二部。俱隶北府，节度使属西南路招讨司。图鲁部。节度使属东北路统军司。

已上太祖以遥辇氏旧部族分置者凡十部，增置者八。

圣宗三十四部：撤里葛部。奚有三营：曰撤里葛，日窃爪，曰耨碗爪。太祖伐奚，乞降，愿为著帐子弟，籍于官分，皆设夷离堇。圣宗各置为部，改设节度使，皆隶南府，以备畋猎之役。居泽州东。

窈爪部。与撤里葛部同。居潭州南。

耨碗爪部。节度使屈东京都部署司。

讹仆括部。与撤里葛三部同。居望云县东。

特里特勉部。初于八部各析二十户以戍奚。侦候落马河及速鲁河侧，置二十详稳。圣宗以户口蕃息，置为部，设节度使。隶南府，戍倒塌岭，居橐驼冈。

稍瓦部。初，取诸宫及横帐大族奴隶置稍瓦石烈，“稍瓦”，鹰坊也，居辽水东，掌罗捕飞鸟。圣宗以户口蕃息置部。节度使屈东京都部署司。

曷术部。初，取诸官及横帐大族奴隶置曷术石烈，“曷术”，铁也，以冶于海滨柳湿河、三黜古斯、手山。圣宗以户口蕃息置部。属东京都部署司。

遥里部。居潭、利二州间。石烈三：撤里必石烈。

北石烈。

帖鲁石烈。伯德部。松山、平州之间，太师、太保居中京西。石烈六：啜勒石烈。

速古石烈。

腆你石烈。

迭里石烈。

旭特石烈。

悦里石烈。

楚里部。居潭州北。

奥里部。统和十二年，以与梅只、坠瑰三部民籍数寡，合为一部。并上三部，本属奚王府，圣宗分置。

南克部。

北克部。统和十二年，以奚府二克分置二部。

隗衍突厥部。圣宗析四辟沙、四颇惫户置，以镇东北女直之境。开泰九年，节度使奏请置石烈。隶北府，属黄龙府都部署司。奥衍突厥部。与隗衍突厥同。涅刺越兀部。以涅刺室韦户置。隶北府，节度使属西南面招讨司，戍黑山北。

奥衍女直部。圣宗以女直户置。隶北府，节度使属西北路招讨司，戍镇州境。自此至河西部，皆俘获诸国之民。初隶诸官，户口蕃息置部。讫于五国，皆有节度使。

乙典女直部。圣宗以女直户置。隶南府，居高州北。

斡突碗乌古部。圣宗以乌古户置。隶南府，节度使属西南面招讨司，戍黑山北。

迭鲁敌烈部。圣宗以敌烈户置。隶北府，节度使属乌古敌烈统军司。

室韦部。圣宗以室韦户置。隶北府，节度使属西北路招讨司。

术哲达鲁虢部。圣宗以达鲁虢户置。隶北府，节度使属东北路统军司，戍境内，居境外。

梅古悉部。圣宗以唐古户置。隶北府，节度使属西南面招讨司。颉的部。圣宗以唐古户置。隶北府，节度使属西南面招讨司。

北敌烈部。圣宗以敌烈户置。戍隗乌古部。

匿讫唐古部。圣宗置。隶北府，节度使属西南面招讨司。

北唐古部。圣宗以唐古户置。隶北府，节度使属黄龙府都部署司，戍府南。

南唐古部。圣宗置。隶北府。

鹤刺唐古部。与南唐古同。节度使属西南面招讨司。

河西部。圣宗置。隶北府，节度使属东北路统军司。

薛特部。开泰四年，以回鹘户置。隶北府，居慈仁县北。

伯斯鼻骨德部。本鼻骨德户。初隶诸宫，圣宗以户口蕃息置部。隶北府，节度使屈东北路统军司，戍境内，居境外。

达马鼻骨德部。圣宗以鼻骨德户置。隶南府，节度使属东北路统军司。

五国部。剖阿里国、盆奴里国、奥里米国、越里笃国、越里吉国，圣宗时来附，命居本土，以镇东北境，属黄龙府都部署司。重熙六年，以越国吉国人尚海等诉酋帅浑敞贪污，罢五国酋帅，设节度使以领之。

已上圣宗以旧部族置者十六人，增置十八。

辽国外十部：乌古部。

敌烈八部。

隗古部。

回跋部。

（上“品”下“山”）母部。

吾秃婉部。

迭刺葛部。

回鹘部。

长白山部。

蒲卢毛朵部。

右十部不能成国，附庸于辽，时叛时服，备有职贡，犹唐人之有羁縻州也。

## 卷三十四志第四　兵卫志上

轩辕氏合符东海，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兵为营卫。飞狐以北，无虑以东，西暨流沙，四战之地，圣人犹不免于兵卫，地势然耳。

辽国左都辽海，右邑涿鹿，兵力莫强焉。其在隋世，依纥臣水而居，分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顺寒暑，逐水草畜牧。侵伐则十部相与议，兴兵致役，合契而后动。猎则部得自行。至唐，大贺氏胜兵四万三千人，分为八部。大贺氏中衰，仅存五部。有耶律雅里者，分五部为大，立二府以总之，析三耶律氏为七，二审密氏为五，凡二十部。刻木为契，政令大行。逊不有国，乃立遥辇氏代大贺氏，兵力益振，即太祖六世祖也。

及太祖会李克用于云中，以兵三十万，盛矣。

遥辇耶澜可汗十年，岁在辛酉，太祖授钺专征，破室韦、于厥、奚三国，俘获庐帐，不可胜纪。十月，授大迭烈府夷离堇，明赏罚，缮甲兵，休息民庶，滋蕃群牧，务在戢兵。十一年，总兵四十万伐代北，克郡县九，俘九万五千口。十二年，德祖讨奚，俘七千户。十五年，遥辇可汗卒，遗命逊位于太祖。太祖即位五年，讨西奚、东奚，悉平之，尽有奚、霫之众。

六年春，亲征幽州，东西旌旗相望，互数百里。所经郡县，望风皆下，俘获甚众，振旅而还。秋，亲征背阴国，俘获数万计。

神册元年，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俘户一万五千六百；攻振武，乘胜而东，攻蔚、新、武、妫、儒五州，俘获不可胜纪，斩不从命者万四千七百级。尽有代北、河曲、阴山之众，遂取山北八军。四年，亲征于骨里国，俘获一万四千二百口。五年，征党项，俘获二千六百口；攻天德军，拔十有二栅，徒其民。六年，出居庸关，分兵掠擅、顺等州，安远军、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县，俘其民徙内地；皇太子略定州，俘获甚众。天赞元年，以户口滋繁，纠辖疏远，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立两节度以统之。三年，西征党项等国，俘获不可胜纪。四年，又亲征渤海。天显元年，灭渤海国，地方五千里，兵数十万，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尽有其众，契丹益大。

会同初，太宗灭唐立晋，晋献燕、代十六州，民众兵强，莫之能御矣。

兵制辽国兵制，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人铁甲九事，马鞯辔，马甲皮铁，视其力；弓四，箭四百，长短枪、（钅骨）（钅朵）、斧钺、小旗、锤锥、火刀百、马盂、粆一斗、粆袋、搭铆伞备一，縻马绳二百尺，皆自备。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铸金鱼符，调发军马。其捉马及传命有银牌二百。军所舍，有远探拦子马，以夜听人马之声。

凡举兵，帝率蕃汉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诸陵及木叶山神，乃沼诸道征兵。惟南、北、奚王，东京渤海兵马，燕京统军兵马，虽奉诏，未敢发兵，必以闻。上遣大将持金鱼符，合，然后行。始闻诏，攒户丁，推户力，核籍齐众以待。自十将以上，次第点集军马、器仗。符至，兵马本司自领，使者不得与。唯再共点军马讫，又以上闻。量兵马多少，再命使充军主，与本司互相监督。又请引五方旗鼓，然后皇帝亲点将校。又选勋戚大臣，充行营兵马都统、副都统、都监各一人。又选诸军兵马尤精锐者三万人为护驾军，又选骁勇三千人为先锋军，又先剽悍百人之上为远探拦子军，以上各有将领。又于诸军每部，量众寡，抽十人或五人，合为一队，别立将领，以备勾取兵马，腾递公事。

其南伐点兵，多在幽州北千里鸳鸯泊。及行，并取居庸关、曹王峪、白马口、古北口、安达马口、松亭关、榆关等路。将至平川、幽州境，又遣使分道催发，不得久驻，恐践禾稼。出兵不过九月，还师不过十二月。在路不得见僧尼、丧服之人。

皇帝亲征，留亲王一人在幽州，权知军国大事。既入南界，分为三路，广信军、雄州、霸州各一。驾必由中道，兵马都统、护驾等军皆从。各路军马遇县镇，即时攻击。若大州军。必先料其虚实、可攻次第而后进后兵。沿途民居、圆囿、桑柘，必夷伐焚荡。至宋北京，三路兵皆会，以议攻取。乃退亦然。三路军马前后左右有先锋。远探拦子马各十数人，在先锋前后二十余里，全副衣甲，夜中每行十里或五里少驻，下马侧听无有人马之声。有则擒之；力不可敌，飞报先锋，齐力攻击。如有大军，走报主帅。敌中虚实，动必知之。军行当道州城，防守坚固，不可攻击，引兵过之。恐敌人出城邀阻，及围射鼓噪，诈为攻击。敌方闭城固守，前路无阻，引兵进，分兵抄截，使随处州城隔绝不通，孤立无援。所过大小州城，至夜，恐城中出兵突击，及与邻州计会军马，甲夜，每夜以骑兵百人去城门左右百余步，被甲执兵，立马以待。乓出，力不能加，驰还勾集众兵与战。左右官道、斜径、山路、河津，夜中并遣兵巡守。

其打草谷家丁，备衣甲持兵，旋团为队，必先斫伐园林，然后驱掠老幼，运土木填壕堑；攻城之际，必使先登，矢石擂木并下，止伤老幼。又于本国州县起汉人乡兵万人，随军专伐园林，填道路。御寨及诸营垒，唯用桑柘梨栗。军退，纵火焚之。敌军既阵，料其阵势小大，山川形势，往回道路，救援捷径，漕运所出，各有以制之。然后于阵四面，列骑为队，每队五、七百人，十队为一道，十道当一面，各有主帅。最先一队走马大噪，冲突敌阵。得利，则诸队齐进；若未利，引退，第二队继之。退者，息马饮水粆。诸道皆然。更退迭进，敌阵不动，亦不力战。历二三日，待其困惫，又令打草谷家下马施变双帚，因风疾她，扬尘敌阵，更互往来。中既饥疲，目不相视，可以取胜。若阵南获胜，阵北失利，主将在中，无以知之，则以本国四方山川为号，声以相闻，得相救应。

若帝不亲征，重臣统兵不下十五万众，三路征还，北京会兵，进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行事次第皆如之。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不命都统，止遣骑兵六万，不许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林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内，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

军人南界，步骑车帐不循阡陌。三道将领各一人，率拦子马各万骑，支散游弈百十里外，更迭觇逻。及暮，以吹角为号，众即顿舍，环绕御帐。自近及运，折木稍屈，为弓子铺，不设枪管堑栅之备。

每军行，鼓三伐，不问昼夜，大众齐发。未遇大敌，不乘战马；俟近敌师，乘新羁马，蹄有余力。成列不战，退则乘之。

多伏兵断粮道，冒夜举火，上风曳柴。馈饷自赉，散而复聚。

善战，能寒。此兵之所以强也。

## 卷三十五志第五　兵卫志中御帐亲军

汉武帝多行幸之事，置期门、佽飞、羽林之目，天子始有亲军。唐太宗加亲、动、翊、千牛之卫，布腹心之地，防卫密矣。辽太祖宗室盛强，分迭刺部为二，宫卫内虚，经营四方，未遑鸠集。皇后述律氏居守之际，摘蕃汉精锐为属珊军；太宗益选天下精甲，置诸爪牙为皮室军。合骑五十万，国威壮矣。

大帐皮室军。

太宗置，凡三十万骑。

属珊军。

地皇后置，二十万骑。

宫卫骑军太祖以迭刺部受禅，分本部为五院、六院，统以皇族，而亲卫缺然。乃立斡鲁朵法，裂州县，割户丁，以强干弱支。诒谋嗣绩，世建宫卫。入则居守，出则扈从，葬则因以守陵。有兵事，则五京、二州各提辖司传檄而集，不待调发州县、部族，十万骑军己立具矣。恩意亲洽，兵甲犀利，教练完习。简天下精锐，聚之腹心之中。怀旧者岁深，增新者世盛。此军制之良者也。弘义宫：正丁一万六千，蕃汉转丁一万四千，骑军六千。

长宁宫：正丁一万四千，蕃汉转丁一万二千，骑军五千。

永兴宫，正丁六千，蕃汉转丁一万四千，骑军五千。

积庆宫：正丁一万，蕃汉转丁一万六千，骑军八千。

延昌宫：正丁二千，蕃汉转丁六千，骑军二千。

彰愍宫：正丁一万六千，蕃汉转丁二万，骑军一万。

崇德宫：正丁一万二千，蕃汉转丁二万，骑军一万。

兴圣宫：正丁二万，蕃汉转丁四万，骑军五千。

延庆宫：正丁一万四千，蕃汉转丁二万，骑军一万。

太和宫：正丁二万，蕃汉转丁四万，骑军一万五千。

永昌宫：正丁一万四千，蕃汉转丁二万，骑军一万。

敦睦宫：正丁六千，蕃汉转丁一万，骑军五千。

文忠王府：正丁一万，蕃汉转丁一万六千，骑兵一万。

十二宫一府，自上京至南京总要之地，各置提辖司。重地每宫皆置，内地一二而已。太和、水昌二宫宜与兴圣、延庆同，旧史不见提辖司，盖阙文也。

南京：弘义宫提辖司。

长宁宫提辖司。

永兴宫提辖司。

积庆宫提辖司。

延昌宫提辖司。

彰愍宫提辖司。

崇德宫提辖司。

兴圣宫提辖司。

延庆宫提辖司。

敦睦宫提辖司。

文忠王府提辖司。

西京：弘义宫提辖司。

长宁宫提辖司。

永兴宫提辖司。

积庆宫提辖司。

彰愍宫提辖司。

崇德宫提辖司。

延庆宫提辖司。

文忠王府提辖司。

奉圣州：弘义宫提辖司。

长宁宫提辖司。

永兴宫提辖司。

积庆宫提辖司。彰愍宫提辖司。

祟德宫提辖司。

兴圣宫提辖司。

延庆宫提辖司。

文忠王府提辖司。

平川：弘义宫提辖司。

长宁宫提辖司。

永兴宫提辖司。

积庆宫提辖司。

延昌宫提辖司。

彰愍宫提辖司。

兴圣宫提辖司。

延庆宫提辖司。

文忠王府提辖司。

中京：延昌宫提辖司。

文忠王府提辖司。

上京：文忠王府提辖司。凡诸宫卫，丁四十万八千，出骑军十万一千。大首领部族军辽亲王大臣，体国如家，征伐之际，往往置私甲以从正事。

大者千余骑，小者数百人，著籍皇府。国有戎政，量借三五千骑，常留余兵为部族根本。

太子军。

伟至军。永康王军。

于越王军。

麻答军。

五押军。

众部族军众部族分隶南北府，守卫四边，各有司存，具如左。

北府凡二十八部。

侍从宫帐：奚王府部。

镇南境：五院部。

六院部。

东北路招讨司：乌隗部。

东北路统军司：遥里部。

伯德部。

奥里部。

南克部。

北克部。

图卢部。

术者达鲁虢部。

河西部。

西北路招讨司：突吕丁部。

奥衍女直部。

室韦部。西南路招讨司：涅刺部。

乌古涅刺部。

涅刺越兀部。

梅古悉部。

颉的部。

匿讫唐古部。

鹤刺唐古部。

黄龙府都部署司：隗衍突阙部。

奥衍突阙部。

北唐古部。

五国部。

乌古敌烈统军司：迭鲁敌烈部。

戌隗乌古部：北敌烈部。

南府凡一十六部。

镇驻西南境：乙室部。

西南路招讨司：品部。

迭达迭刺部。

品达鲁虢部。

乙典女直部。

西北路招讨司：楮特部。东北路统军司：达马鼻古德部。

东北路女直兵马司：乙室奥隗部。

东京都部署司：楷特奥隗部。

窈爪部。

稍瓦部。

曷术部。

戍倒塌岭：讹仆括部。

屯驻本境：撒里葛部。

南唐古部。

薛特部。

## 卷三十六志第六　兵卫志下五京乡下

辽建五京：临演，契丹故壤；辽阳，汉之辽东，为渤海故国；中京，汉辽西地，自唐以来契丹有之。三京丁籍可纪者二十二万六千一百，蕃汉转户为多。析津、大同，故汉地，籍丁八十万六千七百。契丹本户多隶宫帐、部族，其余蕃汉户丁分隶者，皆丁与焉。

太祖建皇都于临潢府。太宗定晋，晋主石敬瑭来献十六城，乃定四京，改皇都为上京。有丁一十六万七千二百。

临潢府：临潢县丁七千。

长泰县丁八千。

保和县丁六千。

定霸县丁六千。

宣化县丁四千。

潞县丁六千。

易俗县丁一千五百。

迁辽县丁一千五百。

祖州：长霸县丁四千。

咸宁县丁二千。

越王城丁二千。

怀州：扶余县丁三千。

显理县丁二千。

庆州玄宁县丁一万二千。

泰州兴国县丁一千四百。

长春州长春县丁四千。

乌州爱民县丁二千。

永州：长宁县丁九千。

义丰县丁三千。

慈仁县丁八百。

仪坤州广义县丁五千。

龙化州龙化县丁二千。

降圣州永安县丁一千五百。

饶州：长乐县丁八千。

临河县丁二千。

安民县丁二千。

头下：徽州丁二万。

成州丁大千。

懿州丁八千。

渭州丁二千。

原州丁一千。壕州丁一万二千。

福州丁五百。

横州丁四百。

凤州丁一千。

遂州丁丁千。

丰州丁一千。

顺州丁二千。

闾州丁二千。

松山州丁一千。

豫州丁一千。

宁州丁六百。

东京，本渤海，以其地建南京辽阳府。统县六，辖军、府、州、城二十六，有丁四万一千四百。天显十三年，太宗改为东京。

辽阳府：辽阳县丁三千。

仙乡县丁三千。

鹤野县丁二千四百。

析木县丁二千。

紫蒙县丁二千。

兴辽县丁二千。

开州开远县丁二千。

盐州丁五百。

穆州丁五百。

贺州丁五百。

定州定东县丁一千六百。

保州来远县丁二千。辰州丁四千。

卢州丁五百。

铁州丁二千。

兴州丁三百。

汤州丁七百。

崇州丁一千。

海州丁三千。

耀州丁一千二百。

嫔州丁七百。

渌州丁四千。

桓州丁一千。

丰州丁五百。

正州丁七百。

慕州丁三百。

南京析津府，统县十一，辖军、府、州、城九，有丁五十六万六千。

析津府：析津县丁四万。

宛平县丁四万四千。

昌平县丁一万四千。

良乡县丁一万四千。

潞县丁一万一千。

安次县丁二万四千。

武清县丁二万。

永清县丁一万。

香河县丁一万四千。

玉河县丁二千。漷阴县丁一万。

顺州怀柔县丁一万。

檀州：蜜云县丁一万。

行唐县丁六千。

涿州：范阳县丁二万。

固安县丁二万。

新城县丁二万。

归义县丁八万。

易州：易县丁五万。

涞水县丁五万四千。

容城县丁一万。

蓟州：渔阳县丁八千。

三河县丁六千。

玉田县丁六千。

平州：卢龙县丁一万四千。

安喜县丁一万。

望都县丁六千。

滦州：义丰县丁八千。

马城县丁六千。

石城县丁六千。

营州广宁县丁六千。景州遵化县丁六千。

西京大同府，统县七，辖军、府、州、城十七，有丁三十二万二千七百。

大同府：大同县丁二万。

云中县丁二万。

天成县丁一万。

长青县丁八千。

奉义县丁六千。

怀仁县丁六千。

怀安县丁六千。

弘州：永宁县丁二万。

顺圣县丁六千。

德州宣德县丁六千。

丰州：富民县丁二千四百。

振武县乡兵三百。

奉圣州：永兴县丁一万六千。

矾山县丁六千。

龙门县丁八千；望云县丁二千。

归化州文德县丁二万。

可汗州怀来县丁六千。

儒州缙山县丁一万。

蔚州：灵仙县丁四万。

定安县丁二万。

飞狐县丁一万。

灵丘县丁六千。

广陵县丁六千。

应州：金城县丁一万六千。

浑源县丁一万。

河阴县丁六千。

朔州：都阳县丁八千。

宁远县丁四千。

马邑县丁六千。

金肃军防秋兵一千。

武州神武县丁一万。

河清军防秋兵一千。

圣宗统和二十三年，城七金山，建人定府，号中京。统县九，辖军、府、州、城二十三。草创未定，丁籍莫考，可见者一县：高州三韩县丁一万。

大约五京民丁可见者，一百一十万七千三百为乡兵。

属国军辽属国可纪者五十有九，朝贡无常。有事则道使征兵，或下诏专征；不从者讨之。助军众寡，各从其便，无常额。又有铁不得国者，兴宗重熙十七年乞以兵助攻夏国，诏丁许。吐谷浑。铁骊。靺鞨。

兀惹。

黑车子室韦。

西奚。

东部奚。

乌马山奚。

斜离底。

突厥。

党项。

小蕃。

沙陀。

阻卜。

乌古。

素昆那。

胡母思山蕃。

波斯。

大食。

甘州回鹘。

新罗。

乌孙。

敦煌。

赁烈。

要里。

回鹘。

辖戛斯。

吐蕃。

黄室韦。小黄室韦。

大黄室韦。

阿萨兰回鹘。

于阗。

师子。

北女直。

河西党项。

南京女直。

沙州敦煌。

曷苏馆。

沙州回鹊。

查只底。

蒲卢毛朵。

蒲奴里。

大蕃。

高昌。

回拔。

颇里。

达里底。

拔思母。

敌烈。

粘八葛。

梅里急。

耶睹刮。

鼻骨德。

和州回鹘。

斡朗改。高丽。

西夏。

女直。

辽之为国，邻于梁、唐、晋、汉、周、宋。晋以恩故，始则父子一家，终则寇仇相攻，梁、唐、周、隐然一敌国；宋惟太宗征北汉，辽丁能救，余多败衄，纵得亦丁偿失。良由石晋献土，中国失五关这固然也。高丽小邦，屡丧辽兵。非以险阻足恃故欤。西夏弹丸之地，南败宋，东抗辽。虽西北士马雄劲，元昊、谅祚智勇过人，能使党项、阻卜制肘大国，盖亦襟山带河，有以助其势耳。虽然，宋久失地利，而旧《志》言兵，唯以敌宋为务。逾三关，聚议北京，犹丁敢轻进。岂不以大河在前，三镇在后，临事好谋之审，不容不然欤。

二帐。十二宫一府、五京，有兵一百六十四万二千八百。

宫丁、大首领、诸部族，中京、头下等州，属国之众，皆丁与焉。不轻用之，所以长世。

边境戍兵又得《高丽大辽事迹》，载东境戍兵，以备高丽、女直等国，见其守国规模，布置简要，举一可知三边矣。

东京至鸭渌西北峰为界：黄龙府正兵五千。

咸州正兵一千。

东京沿女直界至鸭渌江：军堡凡七十，各守军二十人，计正兵一千四百。

来运城宣义军营八，太子营正兵三百。

大营正兵六百。

蒲州营正兵二百。新营正兵五百。

加陀营正兵三百。

王海城正兵三百。

柳白营正兵四百。

沃野营正兵一千。

神虎军城正兵一万。大康十年置。

右一府、一州、二城、七十堡、八营，计正兵二万二千。

## 卷三十七志第七　地理志一　上京道

帝尧画天下为九州。舜以冀、青地天，分幽、并、营，为州十有二。幽州在渤、碣之间，并州北有代、朔，营州东暨辽海。其地负山带海，其民执干戈，奋武卫，风气刚劲，自古为用武之地。太祖以迭刺部之众代遥辇氏，起临潢，建皇都；东并渤海，得城邑之居百有三。太宗立晋，有幽、涿、檀、蓟、顺、营、平、蔚、朔、云、应、新、妫、儒、武、寰十六州，于是割古幽、并、营之境而跨有之。东朝高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越、南唐航海输贡。嘻，其盛矣！

辽国其先曰契丹，本鲜卑之地，居辽泽中；去榆关一千一百三十里，去幽州又七百一十四里。南控黄龙，北带潢水，冷陉屏右，辽河堑左。高原多榆柳，下隰饶蒲苇。当元魏时，有地数百里。至唐，大贺氏蚕食扶余、室韦、奚、靺鞨之区，地方二千余里。贞观三年，以其地置玄州。寻置松漠都督府，建八部为州，各置刺史：达稽部曰峭落，纥便部曰弹汗州，独活部曰无逢州，芬阿部曰羽陵州，突便部曰日连州，芮奚部曰徒河州，坠斤部曰万丹州，伏部曰匹黎、赤山二州。以大贺氏窟哥为使持节十州军事。分州建官，盖昉于此。迨于五代，辟地东西三千里。遥辇氏更八部曰互利皆部、乙室活部、实活部、纳尾部、频没部、内会鸡部、集解部、奚嗢部，属县四十有一。每部设刺史，县置令。太宗以皇都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改南京为东京，圣宗城中京，兴宗升云州为西京，于是五京备焉。又以征伐俘户建州襟耍之地，多因旧居名之；加以私奴置投下州。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

上京道上京临潢府，本汉辽东郡西安平之地。新莽曰北安平。太祖取天梯、蒙国、别鲁等三山之势于苇甸，射金龊箭以识之，谓之龙眉宫。神册三年城之，名曰皇都。天显十三年，更名上京，府曰临潢。

涞流河自西北南流，绕京三面，东入于曲江，其北东流为按出河。又有御河、沙河、黑河、潢河、鸭子河、他鲁河、狼河、苍耳河、辋子河、胪朐河、阴凉河、猪河、鸳鸯湖、兴国惠民湖、广济湖、盐泺、百狗泺、火神淀、马盂山、兔儿山、野鹊山、盐山、凿山、松山、平地松林、大斧山、刊出、屈劣山、勒得山——唐所封大贺氏勒得王有墓存焉。

户三万六千五百，辖军、府、州、城二十五，统县十：临潢县。太祖天赞初南攻燕、蓟，以所俘大户散居潢水之北，县临潢水，故以名。地宜种植。户三千五百。

长泰县。本渤海国长平县民，太祖伐大諲撰，先得是邑，迁其人于京西北，与汉民杂居。户四千。

定霸县。本抚余府强师县民，太祖下扶余，迁其人于京西，与汉人杂处，分地耕种。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大户置。隶长宁宫。户二千。

保和县。本渤海国富利县民，太祖破龙州，尽徒富利县大散居京南。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大户置。隶彰愍宫。户四千。

潞县。本幽州潞县民，天赞元年，太祖破蓟州，掠潞县民，布于东京，与渤海人杂处。隶崇德宫。户三千。

易俗县。本辽东渤海之民，太平九年，大延琳结构辽东夷叛，围守经年，乃降，尽迁于京北，置县居之。是年，又徒渤海叛人家属置焉。户一千。

迁辽县。本辽东诸县渤海人，大延琳叛，择其谋勇者置之左右。后以城降，戮之，徙其家于东东北，故名。户一千。

渤海县。本东京人，因叛，徙置。

兴仁县。开泰二年置。

宣化县。本辽东神化县民，太祖破鸭渌府，尽徒其民居京之南。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大户置。隶彰愍宫。户四千。

上京，太祖创业之地。负山抱海，天险足以为固。地沃宜耕植，水草便畜牧。金龊一箭，二百年之基，壮矣。天显元年，平渤海归，乃展郛郭，建宫室，名以天赞。起三大殿：曰开皇、安德、五鸾。中有历代帝王御容，每月朔望、节辰、忌日，在京文武百官并赴致祭。又于内城东南隅建天雄寺，奉安烈考宣简皇帝遗像。是岁太祖崩，应天皇后于义节专断腕，置太祖陵。

即寺建断腕楼，树碑焉。太宗援立晋，遣宰相冯通、刘昫等恃节，具卤簿、法服至此，册上太宗及应天皇后尊号。太宗诏蕃部并依汉制，御开皇殿，辟承天门受礼，因改皇都为上京。

城高二丈，不设敌楼，幅员二十七里。门，东曰迎春，曰雁儿；南曰顺阳，曰南福；西曰金凤，曰西雁儿。其北谓之皇城，高三丈，有楼橹。门，东曰安东，南曰大顺，西曰乾德，北曰拱辰。中有大内。内南门曰承天，有楼阁；东门曰东华，西曰西华。此通内出入之所。正南街东，留守词卫，次盐铁司，次南门，龙寺街。南曰临潢府，其侧临潢县。县西南崇孝寺，承天皇后建。寺西长泰县，又西天长观。西南国子监，临北孔子庙，庙东节义寺。又西北安国寺，太宗所建。寺东齐天皇后故宅，宅东有元妃宅，即法天皇后所建也。其南贝圣尼寺，绫锦院、内省司、曲院，赡国、省司二仓，皆在大内西南，八作司与天雄专对。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东门之北潞县，又东南兴仁县。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西南同文驿，诸国信使居之。驿西南临潢驿，以待夏国使。驿西福先寺。寺西宣化县，西南定霸县，县西保和县。西门之北易俗县，县东迁辽县。

周广顺中，胡峤《记》曰：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技术、教坊、角觝、儒、僧尼、道士。中国人并、汾、幽、蓟为多。

宋大中祥符九年，薛映《记》曰：上京者，中京正北八十里至松山馆，七十里至崇信馆，九十里至广宁馆，五十里至姚家寨馆，五十里至咸宁馆，三十里度潢水石桥，旁有饶州，唐于契丹尝置饶乐州，今渤海人居之。五十里保和馆，度黑水河，七十里宣化馆，五十里长泰馆。馆西二十里有佛舍、民居，即祖州。又四十里至临潢府。自过崇信馆乃契丹旧境，其南奚地也。入西门，门曰金德，内有临潢馆。子城东门曰顺阳。北行至景福门，又至承天门，内有昭德、宣政二殿与毡庐，皆东向。

临潢西北二百余里号凉淀，在馒头山南，避暑之处。多丰草，掘地文余即有坚冰。

祖州，天成军，上，节度。本辽右八部世没里地。太祖秋猎多于此，始置西楼。后因建城，号祖州。以高祖昭烈皇帝、曾祖庄敬皇帝、祖考简献皇帝、皇考宣简皇帝所生之地，故名。

城高二丈，无敌棚，幅员九里。门，东曰望京，南曰大夏，西曰液山，北曰兴国。西北隅有内城。殿曰两明，奉安祖考御容；曰二仪，以白金铸太祖像；曰黑龙，曰清秘，各有太祖微时兵仗器物及服御皮毳之类，存之以示后嗣，使勿忘本。内南门曰兴圣，凡三门，上有楼阁，东西有角楼。东为州廨及诸官廨舍，绫锦院，班院祗候蕃、汉、渤海三百人，供给内府取索。东南横街，四隅有楼对峙，下连市肆。东长霸县，西咸宁县。有祖山，山有太祖天皇帝庙，御靴尚存。又有龙门、黎谷、液山、液泉、白马、独石、天梯之山。水则南沙河、西液泉。太祖陵凿山为殿，曰明殿。殿南岭有膳堂，以备时祭。门曰黑龙。东偏有圣踪殿，立碑述太祖游猎之事。殿东有楼，立碑以纪太祖创业之功。皆在州西五里。天显中太宗建，隶弘义宫。统县二、城一：长霸县。本龙州长平县民，迁于此。户二千。

咸宁县。本长宁县。破辽阳，迁其民置。户一千。

越王城。太祖伯父于越王述鲁西伐党项、吐浑，俘其民放牧于此，因建城。在州东南二十里。户一千。

怀州，奉陵军，上，节度。本唐归诚州。太宗行帐放牧于此。天赞中，从太祖破扶余城，下龙泉府，俘其人，筑寨居之。

会同中，掠燕、蓟所俘亦置此。太宗崩，葬西山，曰怀陵。大同元年，世宗置州以奉焉。是年，有骑十余，猎于祖州西五十里大山中，见太宗乘白马，独追白狐，射之，一发而毙；忽不见，但获狐与失。是日，太宗崩于栾城。后于其地建庙，又于州之凤凰门绘太宗驰骑贯狐之像。穆宗被害，葬怀陵侧，建凤凰殿以奉焉。有清凉殿，为行幸避暑之所。旨在州西二十里。

隶永兴宫。统县二：扶余县。本龙泉府。太祖迁渤海扶余县降户于此，世宗置县。户一千五百。

显理县。本显理府人，太祖伐渤海，俘其王大諲撰，迁民于此，世宗置县。户一千。

庆州，玄宁军，上，节度。本太保山黑河之地，岩谷险峻。

穆宗建城，号黑河川，每岁来幸，射虎障鹰，军国之事多委大臣，后遇弑于此。以地苦寒，统和八年，州废。圣宗秋畋，爱其奇秀，建号庆州。辽国五代祖勃突，貌异常，有武略，力敌百人，众推为玉。生于勃突山，因以名；没，葬山下。在州二百里。庆云山，本黑岭也。圣宗驻跸，爱羡曰：“吾万岁后，当葬此。”兴宗遵遗命，建永庆陵。有望仙殿、御容殿。置蕃、汉字陵三千户，并隶大内都总管司。在州西二十里。有黑山、赤山、太保山、老翁岭、馒头山、兴国湖、辖失泺、黑河。景幅元年复置，更隶兴圣宫。统县三：玄德县。本黑山黑河之地。景福元年，括落帐人户，从便居之。户六千。

孝安县。

富义县。本义州，太宗迁渤海义州民于此。重熙元年降为义丰县，后更名。隶弘义宫。

泰州，德昌军，节度。本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因黑鼠族累犯通化州，民不能御，遂移东南六百里来，建城居之，以近本族。黑鼠穴居，肤黑，吻锐，类鼠，故以名。州隶延庆宫，兵事属东北统军司。统县二：乐康县。倚郭。

兴国县。本山前之民，因罪配递至此，兴宗置县。户七百。

长春州，韶阳军，下，节度。本鸭子河春猎之地。兴宗重熙八年置。隶延庆宫，兵事隶东北统军司。统县一：长春县。本混同江池。燕、蓟犯罪者流配于此。户二千。

乌州，静安军，刺史。本乌丸之地，东胡之种也。辽北大王拨刺占为牧，建城，后宫收。隶兴圣宫。有辽河、夜河、乌丸川、乌丸山。统县一：爱民县。拨刺王从军南征，俘汉民置于此。户一千。

永州，永昌军，观察。承天皇太后所建。太祖于此置南楼。

乾亨三年，置用于皇子韩八墓侧。东潢河，南土河，二水合流，故号永州。冬月牙帐多驻此，谓之冬捺钵。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兴王寺，有白衣观音像。太宗援石晋主中国，自潞州回，入幽州，幸大悲阁，指此像曰：“我梦神人令送石郎为中国帝，即此也。”因移木叶山，建庙，春秋告赛，尊为家神。兴军必告之，乃合符传箭于诸部。又有高淀山、柳林淀，亦曰白马淀。隶彰愍宫。统县三：长宁县。本显德府县名。太祖平渤海，迁其民于此。户四千五百。

义丰县。本铁利府义州。辽兵破之，迁其民于南楼之西北，仍名义州。重熙元年，废州，改今县。在州西北一百里。又尝改富义县，属泰州。始末不可具考，今两存之。户一千五百。

慈仁县。太宗以皇子只撒古亡，置慈州坟西。重熙元年，州废，改今县。户四百。

仪坤州，启圣军，节度。本契丹右大部地。应天皇后建州。

回鹘糯思居之，至四世孙容我梅里，生应天皇后述律氏，适太祖。太祖开拓四方，平渤海，后有力焉。俘掠有伎艺者多归帐下，谓之属珊。以所生之地置州。州建启圣院，中为仪宁殿，太祖天皇帝、应天地皇后银像在焉。隶长宁宫。统县一：广义县。本回鹘部牧地。应天皇后以四征所俘居之，因建州县。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户置来远县，十三年并入。户二千五百。

龙化州，兴国军，下，节度。本汉北安平县地。契丹始祖奇首可汗居此，称龙庭。太祖于此建东楼。唐天复二年，太祖为迭烈部夷离堇，破代北，迁其民，建城居之。明年，伐女直，俘数百户实焉。天祐元年，增修东城，制度颇壮丽。十三年，太祖于城东金铃冈受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建元神册。天显元年，崩于东楼。太宗升节度。隶彰愍宫，兵事属北路女直兵马司。刺史州一，禾详。统县一：龙化县。太祖东伐女直，南掠燕、蓟，所俘建城置邑。户一千。降圣州，开国军，下，刺史。本大部落东楼之地。太祖春月行帐多驻此。应天皇后梦神人金冠素服，执兵仗，貌甚丰美，异兽十二随之。中有黑兔跃入后怀，因而有娠，遂生太宗。时黑云覆帐，火光照室，有声如雷，诸部异之。穆宗建州。四面备三十里，禁樵采放牧。先属延昌宫，后隶彰愍宫。统县一：永安县。本龙原府庆州县名。太祖平渤海，破怀州之永安，迁其人置寨于此，建县。户八百。

饶州，匡义军，中，节度。本唐饶乐府地。贞观中置松漠府。太祖完葺故垒。有潢河、长水泺、没打河、青山、大福山、松山。隶延庆宫。统县三：长乐县。本辽城县名。太祖伐渤海，迁其民，建县居之。

户四千，内一千户纳铁。

临河县。本丰永县大，太宗分兵伐渤海，迁于潢水之曲。户一千。

安民县。太宗以渤海诸邑所俘杂置。户一千。

头下军州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余不得建城郭。朝廷赐州县额。其节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官位九品之下及井邑商贾之家，征税各归头下；唯酒税课纳上京盐铁司。

徽州，宣德军，节度。景宗女秦晋大长公主所建。媵臣万户，在宜州之北二百里，因建州城。北至上京七百里。节度使以下，皆公主府署。户一万。

成州，长庆军，节度。圣宗文晋国长公主以上赐媵臣户置。

在宜州北一百六十里，因建州城。北至上京七百四十里。户四千。

懿州，广顺军，节度。圣宗文燕国长公主以上赐媵臣户置。

在显州东北二百里，因建州城。西北至上京八百里。户四千。

渭州，高阳军，节度。驸马都尉萧昌裔建。尚秦国王隆庆女韩国长公主，以所赐媵臣建州城。显州东北二百五十里。辽制，皇子嫡生者，其文与帝女同。户一千。

壕州。国舅宰相南征，俘掠汉民，居辽东西安平县故地。

在显州东北二百二十里，西北至上京七百二十里。户六千。原州。本辽东北安平县地。显州东北三百里。国舅金德俘掠汉民建城。西北至上京八百里。户五百。

福州。国舅萧宁建。南征俘掠汉民，居北安平县故地。在原州北二十里，西北至上京七百八十里。户三百。

横州。国舅萧克忠建。部下牧人居汉故辽阳县地，因置州城。在辽州西北九十里，西北至上京七百二十里。有横山。户二百。凤州：稿离国故地，渤海之安宁郡境，南王府五帐分地。

在韩州北二百里，西北至上京九百里。户四千。

遂州。本高州地，商王府五帐放牧于此。在檀州西二百里，西北至上京一千里。户五百。

丰州。本辽泽大部落，遥辇氏僧隐牧地。北至上京三百五十里。户五百。

顺州。本辽队县地。横帐南王府俘掠燕、蓟、顺州之民，建城居之。在显州东北一百二十里，西北至上京九百里。户一千。

闾州。罗吉王牧地，近医巫闾山。在辽州西一百三十里，西北至上京九百五十里。户一千。

松山州。本辽泽大部落，横帐普古王牧地。有松山。北至上京一百七十里。户五百。

豫州。横帐陈王牧地。南至上京三百里。户五百。

宁州。本大贺氏勒得山，横帐管宁王放牧地。在豫州东八十里，西南至上京三百五十里。户三百。

边防城辽国西北边界防边城，因屯戍而立，务据形胜，不资丁赋。

具列如左：静州，观察。本泰州之金山。天庆六年升。

镇州，建安军，节度。本古可敦城。统和二十二年皇太妃奏置。选诸部族二万余骑充屯军，专捍御室韦、羽厥等国，凡有征讨，不得抽移。渤海、女直、汉人配流之家七百余户，分居镇、防、维三州。东南至上京三千余里。

维州，刺史。

防州，刺史。河董城。本回鹘可敦城，语讹为河董城。久废，辽人完之以防边患。高州界女直常为盗，劫掠行旅，迁其族于此。东南至上京一千七百里。

静边城。本契丹二十部族水草地。北邻羽厥，每入为盗，建城，置兵千余骑防之。东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

皮被河城。地控北边，置兵五百于此防托。皮被河出回纥北，东南经羽厥，入胪朐河，沿河董城北，东流合沱漉河，入于海。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

招州，绥远军，刺史。开泰三年以女直户置。隶西北路招讨司。塔懒主城。大康九年置。在胪朐河。

## 卷三十八志第八　地理志二　东京道

东京辽阳府，本朝鲜之地。周武王释箕子囚，去之朝鲜，因以封之。作八条之教，尚礼义，富农桑，外户不闭，人不为盗。传四十余世。燕属真番、朝鲜，始置吏、筑障。秦属辽东外徼。汉初，燕人满王故空地。武帝元封三年，定朝鲜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后汉出入青、幽二州，辽东、玄菟二郡，沿革不常。汉末为公孙度所据，传子康；孙渊，自称燕王，建元绍汉，魏灭之。晋陷高丽，后归慕容垂；子宝，以勾丽王安为平州牧居之。元魏太武遣使至其所居平壤城，辽东京本此。

唐高宗平高丽，于此置安东都护府；后为渤海大氏所有。大氏始保挹娄之东牟山。武后万岁通天中，为契丹尽忠所逼，有乞乞仲象者，度辽水自固，武后封为震国公。传子祚荣，建都邑，自称震王，并吞海北，地方五千里，兵数十万。中宗赐所都曰忽汗州，封渤海郡王。十有二世至彝震，僭号改元，拟建宫阙，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为辽东盛国。忽汗州即故平壤城也，号中京显德府。太祖建国，攻渤海，拔忽汗城，俘其王大諲撰，以为东丹王国，立太子图欲为人皇王以主之。神册四年，葺辽阳故城，以渤海、汉户建东平郡，为防御州。天显三年，迁东丹国民居之，升为南京。城名天福，高三丈，有楼橹，幅员三十里。八门：东曰迎阳，东南曰韶阳，南曰龙原，西南曰显德，西曰大顺，西北曰大辽，北曰怀远，东北曰安远。宫城在东北隅，高三丈，具敌楼，南为三门，壮以楼观，四隅有角楼，相去各二里。宫墙北有让国皇帝御容殿。大内建二殿，不置宫嫔，唯以内省使副、判官守之。《大东丹国新建南京碑铭》，在宫门之南。外城谓之汉城，分南北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街西有金德寺；大悲寺；附马寺，铁幡竿在焉；赵头陀寺；留守卫；户部司；军巡院，归化营军千余人，河、朔亡命，皆籍于此。东至北乌鲁虎克四百里，南至海边铁山八百六十里，西至望平县海口三百六十里，北至挹娄县、范河二百七十里。东、西、南三面抱海。辽河出东北山口为范河，西南流为大口，入于海；东梁河自东山西流，与浑河合为小口，会辽河入于海，又名太子河，亦曰大梁水；浑河在东梁、范河之间；沙河出东南山西北流，径盖州入于海。有蒲河；清河；浿水，亦曰泥河，又曰蓒芋泺，水多蓒芋之草；驻跸山，唐太宗征高丽，驻跸其颠数曰，勒石纪功焉，俗称手山，山颠平石之上有掌指之状，泉出其中，取之不竭。又有明王山、白石山——亦曰横山。天显十三年，改南京为东京，府曰辽阳。

户四万六百因。辖州、府、军、城八十七。统县九：辽阳县。本渤海国金德县也。汉坝水县，高丽改为勾丽县，渤海为常乐县。户一千五百。

仙乡县。本汉辽队县，渤海为永丰县八神仙传》云：“仙人白仲理能炼神丹，点黄金，以救百姓。”户一千五百。

鹤野县。本汉居就县地，渤海为鸡山县。昔丁令成家此，去家千年，化鹤来归，集于华表柱，以咮画表云：“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来归；城郭虽是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户一千二百。

析木县。本汉望平县地，渤海为花山县。户一千。

紫蒙县。本汉镂芳县地。后拂涅国置东平府，领蒙州紫蒙县。后徙辽城，并入黄岭县。渤海后为紫蒙县。户一千。

兴辽县。本汉平郭县地，渤海改为长宁县。唐元和中，渤海王大仁秀南定新罗，北略诸部，开置群邑，遂定今名。户一千。

肃慎县。以渤海户置。

归仁县。

顺化县。

开州，镇国军，节度。本濊貌地，高丽为庆州，渤海为东京龙原府。有宫殿。都督庆、盐、穆、贺因州事。故县六：曰龙原、永安、乌山、壁谷、熊山、白杨，皆废。叠石为城，周围二十里。唐薛仁贵征高丽，与其大将温沙门战熊山，擒善射者于石城，即此。太祖平渤海，徙其民于大部落，城遂废。圣宗代高丽还，周览城基，复加完葺。开泰三年，迁双、韩二州千余户实之，号开封府开远军，节度；更名镇国军。隶东京留守，兵事属东京统军司。统州三、县一。

开远县。本栅城地，高丽为龙原县，渤海因之，辽初废。

圣宗东讨，复置以军额。民户一千。

盐州。本渤海龙河郡，故县四：海阳、接海、格川、龙河，皆废。户三百。隶开州。相去一百四十里。

穆州，保和军，刺史。本渤海会农郡，故县四：会农、水歧、顺化、美县，皆废。户三百。隶开州。东北至开州一百二十里。统县一：会农县。

贺州，刺史。本渤海吉理郡，故县四：洪贺、送减、吉理、石山，皆废。户三百。隶开州。

定州，保宁军。高丽置州，故县一，曰定东。圣宗统和十三年升军，迁辽西民实之。隶东京留守司。统县一：定东县。高丽所置，辽徒辽西民居之。户八百。

保州，宣义军，节度。高丽置州，故县一，曰来远。圣宗以高丽王询擅立，问罪不服，统和末，高丽降，开泰三年取其保、定二州，于此置榷场。隶东京统军司。统州、军二，县一：来远县。初徙辽西诸县民实之，又徙奚、汉兵七百防戍焉。

户一千。

宣州，定远军，刺史。开泰三年徒汉户置。隶保州。

怀化军，下，刺史。开泰三年置。隶保州。

辰州，奉国军，节度。本高丽盖牟城。唐太宗会李世勑攻破盖牟城，即此。渤海改为盖州，又改辰州，以辰韩得名。井邑骈列，最为冲会。辽徙其民于祖州。初曰长平军。户二千。

隶东京留守司。统县一：建安县。

卢州，玄德军，刺史。本渤海杉卢郡，故县五：山阳、杉卢、汉阳、白岩、霜岩，皆废。户三百。在东京一百三十里。

兵事属南女直汤河司。统县一：熊岳县。西至海一十五里，傍海有熊岳山。

来运城。本熟女直地。统和中伐高丽，以燕军骁猛，置两指挥，建城防戍。兵事属东京统军司。

铁州，建武军，刺史。本汉安市县，高丽为安市城。唐太宗攻之不下，薛仁贵白衣登城，即此。渤海置州，故县四：位城、河端、苍山、龙珍，皆废。户一千。在京西南六十里。统县一：汤池县。兴州，中兴军，节度。本汉海冥县地。渤海置州，故县三：盛吉、蒜山、铁山，皆废。户二百。在京西南三百里。

汤州。本汉襄平县地。渤海置州，故县五：灵峰、常丰、白石、均谷、嘉利，皆废。户五百。在京西北一百里。

崇州，隆安军，刺史。本汉长岑县地。渤海置州，故县三：崇山、沩水、绿城，皆废。户五百。在京东北一百五十里。统县一：崇信县。

海州，南海军，节度。本沃沮国地。高丽为沙卑城，唐李世勑尝攻焉。渤海号南京南海府。叠石为城，幅员九里，都督沃、晴、椒三州。故县六：沃沮、鹫岩、龙山、海滨、升平、灵泉，皆废。太平中，大延琳叛，南海城坚守，经岁不下，别部酋长皆被擒，乃降。因尽徙其人于上京，置迁辽县，移泽州民来实之。户一千五百。统州二、县一：临溟县。

耀州，刺史。本渤海椒州；故县五，椒山，貉岭、澌泉、尖山、岩渊，皆废。户七百。隶海州。东北至海州二百里。统县一：岩渊县。东界新罗，故平壤城在县西南。东北至海州一百二十里。

嫔州，柔远军，刺史。本渤海晴州，故县五：天晴、神阳、莲池、狼山、仙岩，皆废。户五百。隶海州。东南至海州一百二十里。

渌州，鸭渌军，节度。本高丽故国，渤海号西京鸭渌府。

城高三丈，广轮二十里，都督神、桓、丰、五四州事。故县三：神鹿、神化、剑门，皆废。大延琳叛，迁余党于上京，置易俗县居之。在者户二千。隶东京留守词。统州四、县二：弘闻县。

神乡县。

桓州。高丽中都城，故县三：桓都、神乡、洪水，皆废。

高丽王于此创立宫阙，国人谓之新国。五世孙钊，晋康帝建元初为慕容皝所败，宫室焚荡。户七百。隶渌州。在西南二百里。

丰州。渤海置盘安郡，故县四：安丰、渤恪、隰壤、硖石，皆废。户三百。隶渌州。在东北二百一十里。

正州。本沸流王故地，国为公孙康所并。渤海置沸流都。

有沸流水。户五百。隶渌州。在西北三百八十里。统县一：东那县。本汉东耐县地。在州西七十里。

慕州。本渤海安远府地，故县二：慕化、崇平，久废。户二百。隶渌州。在西北二百里。

显州，奉先军，上，节度。本渤海显德府地。世宗置，以奉显陵。显陵者，东丹人皇王墓也。人皇王性好读者，不喜射猎，购书数万卷，置医巫闾山绝顶，筑堂曰望海。山南去海一百三十里。大同元年，世宗亲护人皇王灵驾归自汴京。以大皇王爱医巫闾山水奇秀，因葬焉。山形掩抱六重，于其中作影殿，制度宏丽。州在山东南，迁东京三百余户以实之。应历元年，穆宗葬世宗于显陵西山，仍禁樵采。有十三山，有沙河。隶长宁、积庆二宫，兵事属东京都部署司。统州三、县三：奉先县。本汉无虑县，即医巫闾，幽州镇山。世宗析辽东长乐县民以为陵户，隶长宁宫。

山东县。本汉望平县。穆宗割渤海永丰县民为陵户，隶积庆宫。归义县。初置显州，渤海民自来助役，世宗嘉悯，因籍其人户置县，隶长宁宫。

嘉州，嘉平军，下，刺史。隶显州。辽西州，阜城军，中，刺史。本汉辽西郡地，世宗置州，隶长宁宫，属显州。统县一：长庆县。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大户置。

康州，下，刺史。世宗迁渤海率宾府大户置，属显州。初隶长宁宫，后属积庆宫。统县一：率宾县。本渤海率宾府地。

宗州，下，刺史。在辽东石熊山，耶律隆运以所俘汉民置。

圣宗立为州，隶文忠王府。王薨，属提辖司。统县一：熊山县。本渤海县地。

乾州，广德军，上，节度。本汉无虑县地。圣宗统和三年置，以奉景宗乾陵。有凝神殿。隶崇德宫，兵事属东京都部署司。统州一、县四：奉陵县。本汉无虑县地。括诸落帐户，助营山陵。

延昌县。析延昌宫户置。

灵山县。本渤海灵峰县地。

司农县。本渤海麓郡县，并麓波、云川二县大焉。

海北州，广化军，中，刺史。世宗以所俘汉户置。地在闯山之西，南海之北。初隶宣州，后属乾州。统县一：开义县。

贵德州，宁远军，下，节度。本汉襄平县地，汉公孙度所据。太宗时察割以所俘汉民置。后以弑逆诛，没入焉。圣宗建贵德军，后更名。有陀河、大宝山。隶崇德宫，兵事属东京部署司。统县二：贵德县。本汉襄平县，渤海为崇山县。

奉德县。本渤海缘城县地，尝置奉德州。

沈州，昭德军，中，节度。本挹娄国地。渤海建沈州，故县九，皆废。太宗置兴辽军，后更名。初隶永兴宫，后属敦睦宫，兵事隶东京都部署司。统州一、县二：乐郊县。太祖俘蓟州三河民，建三河县，后更名。

灵源县。太祖俘蓟州吏民，建渔阳县，后更名。

岩州，白岩军，下，刺史。本渤海白岩城，太宗拨属沈州。

初隶长宁宫，后属敦睦宫。统县一：白岩县。渤海置。

集州，怀众军，下，刺史。古陴离郡地，汉属险渎县，高丽为霜岩县，渤海置州。统县一：奉集县。渤海置。

广州，防御。汉属襄平县，高丽为当山县，渤海为铁利郡。

太祖迁渤海人居之，建铁利州。统和八年省。开泰七年以汉户置。统县一：昌义县。

辽州，始平军，下，节度。本拂涅国城，渤海为东平府。

唐太宗亲征高丽，李世勑拔辽城；高宗诏程振、苏定方讨高丽，至新城，大破之；皆此地也。太祖伐渤海，先破东平府，迁民实之。故东平府都督伊、蒙、陀、黑、北五州，共领县十八，皆废。太祖改为州，军日东平，太宗更为始平军。有辽河、羊肠河、锥子河、蛇山、狼山、黑山、巾子山。隶长宁宫，兵事属北女直兵司马。统州一、县二：辽滨县。

安定县。

祺州，圣军，下，刺史。本渤海蒙州地。太祖以檀州俘于此建檀州，后更名。隶弘义宫，兵事属北女直兵马司。统县一：庆云县。太祖俘密云民，于此建密云县；后更名。

遂州，刺史。本渤海美州地，采访使耶律颇德以部下汉民置。穆宗时，颇德嗣绝，没入焉。隶延昌宫。统县一：山河县。本渤海县，并黑川、麓川二县置。

通州，安远军，节度。本扶余国王城，渤海号扶余城。太祖改龙州，圣宗更今名。保宁七年，以黄龙府叛人燕颇余党千余户置，升节度。统县四：通远县。本渤海扶余县，并布多县置。

安远县。本渤海显义县，并鹊州县置。

归仁县。本渤海强帅县，并新安县置。

渔谷县。本渤海县。

韩州，东平军，下，刺史。本稿离国旧治柳河县。高丽置鄚颉府，都督鄚、颉二州。渤海因之。今废。太宗置三河、榆河二州。圣宗并二州置。隶延昌宫，兵事属北女直兵马司。统县一：柳河县。本渤海粤喜县地，并万安县置。

双州，保安军，下，节度。本挹娄故地。渤海置安定郡，久废。沤里僧王从太宗南征，以俘镇、定二州之民建城置州。

察割弑逆诛，没入焉。故隶延昌宫，后属崇德宫，兵事隶北女直兵马司。统县一：双城县。本渤海安夷县地。

银州，富国军，下，刺史。本渤海富州，太祖以银冶更名。

隶弘义宫，兵事属北女直兵马司。统县三：延津县。本渤海富寿县，境有延津故城，更名。

新兴县。本故越喜国地，渤海置银冶，尝置银州。

永平县。本渤海优富县地，太祖以俘户置。旧有永平寨。

同州，镇安军，下，节度。本汉襄平县地，渤海为东平寨。

太祖置州，军曰镇东，后更名。隶彰愍宫，兵事属北女直兵马司。统州一，未详；县二：东平县。本汉襄平县地。产铁，拨户三百采炼，随征赋输。

永昌县。本高丽永宁县地。

咸州，安东军，下，节度。本高丽铜山县地，渤海置铜山郡。地在汉候城县北，渤海龙泉府南。地多山险，寇盗以为渊薮，乃招平、营等州客户数百，建城居之。初号郝里太保城，开泰八年置州。兵事属北女直兵马司。统县一：咸平县。唐安东都护，天宝中治营、平二州间，即此。太祖灭渤海，复置安东军。开泰中置县。

信州，彰圣军，下，节度。本越喜故城。渤海置怀远府，今废。圣宗以地邻高丽，开泰初置州，以所俘汉民实之。兵事属黄龙府都部署司。统州三，未详；县二：武昌县。本渤海怀福县地，析平川提辖司及豹山县一千户隶之。定武县。本渤海豹山县地，析平川提辖司并乳水县人户置。

初名定功县。

宾州，怀化军，节度。本渤海城。统和十七年，迁兀惹户，置刺史于鸭子、混同二水之间，后升。兵事隶黄龙府都部署司。

龙州，黄龙府。本渤海扶余府。太祖平渤海还，至此崩，有黄龙见，更名。保宁七年，军将燕颇叛，府废。开泰九年，迁城于东北，以宗州、檀州汉户一千复置。统州五、县三：黄龙县。本渤海长平县，并富利、佐慕、肃慎置。

迁民县。本渤海水宁县，并丰水、扶罗置。

永平县。渤海置。

益州，观察。属黄龙府。统县一：静远县。

安远州，怀义军，刺史。属黄龙府。

威州，武宁军，刺史。属黄龙府。清州，建宁军，刺史。属黄龙府。

雍州，刺史。属黄龙府。

湖州，兴利军，刺史。渤海置。兵事隶东京统军司。统县一：长庆县。

渤州，清化军，刺史。渤海置。兵事隶东京统军司。统县一：贡珍县。渤海置。

郢州，彰圣军，刺史。渤海置。兵事隶北女直兵马司。统县一：延庆县。

铜州，广利军，刺史。渤海置。兵事隶北兵马司。统县一：析木县。本汉望平县地，渤海为花山县。初隶东京，后来属。

洓州，刺史。渤海置。兵事隶南兵马司。

率宾府，刺史。故率宾国地。

定理府，刺史。故挹娄国地。

铁利府，刺史。故铁利国也。

安定府。

长岭府。

镇海府，防御。兵事隶南文直汤河司。统县一：平南县。

冀州，防御。圣宗建，升永安军。

东州。以渤海户置。

尚州。以渤海户置。

吉州，福昌军，刺史。

麓州，下，刺史。渤海置。荆州，刺史。

懿州，宁昌军，节度。太平三年越国公主以媵臣户置。初日庆懿军，更曰广顺军，隶上京。清宁七年宜懿皇后进入，改今名。统县二。

宁昌县。本平阳县。

顺安县。

媵州，昌水军，刺史。

顺化城，向义军，下，刺史。开泰三年以汉户置。兵事隶东京统军司。

宁州，观察。统和二十九年伐高丽，以渤海降户置。兵事隶东京统军司。统县一：新安县。

衍州，安广军，防御。以汉户置。初刺史，后升军。兵事属东京统军司。统县一：宜丰县。

连州，德昌军，刺史。以汉户置。兵事属东京统军司。统县一；安民县。

归州，观察。太祖平渤海，以降户置，后废。统和二十九年伐高丽，以所俘渤海户复置。兵事属南文直汤河司。统县一：归胜县。

苏州，安复军，节度。本高丽南苏，兴宗置州。兵事属南文直汤河司。统县二：来苏县。

怀化县。

复州，怀德军，节度。兴宗置。兵事属南文直汤河司。统县二：永宁县。

德胜县。

肃州，信陵军，刺史。重熙十年州民亡入女直，取之复置。

兵事隶北女直兵马司。统县一：清安县。

安州，刺史。兵事隶北女直兵马司。

荣州。

率州。

荷州。

源州。

渤海州。

宁江州，混同军，观察。清宁中置。初防御，后升。兵事属东北统军司。统县一：混同县。

河川，德化军。置军器坊。

祥州，瑞圣军，节度。兴宗以铁骊户置。兵事隶黄龙府都部署司。统县一：怀德县。

## 卷三十九志第九　地理志三　中京道

中京道大定府，虞为营州，夏属冀州，周在幽州之分。秦郡天下，是为辽西。汉为新安平县。汉末步奚居之，幅员千里，多大山深谷，阻险足以自固。魏武北征，纵兵大战，降者二十余万，去之松漠。其后拓拔氏乘辽建牙于此，当饶乐河水之南，温渝河水之北。唐太宗伐高丽，驻跸于此。部帅苏文从征有功。

奚长可度率众内附，力量饶乐都督府。咸通以后，契丹始大，奚族不敢复抗。太祖建国，举族臣属。圣宗尝过七金山土河之滨，南望云气，有郛郭楼阀之状，因议建都。择良工于燕、蓟，董役二岁，邦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之制。统和二十四年，五帐院迸故奚王牙帐地。二十五年，城之，实以汉户，号曰中京，府曰人定。

皇城中有祖庙，景宗、承天皇后御容殿。城池湫湿，多凿井泄之，人以为便。大同驿以待宋使，朝天馆待新罗使，来宾馆待夏使。有七金山、马盂山、双山、松山、土河。

统州十、县九：大定县。白鞓故地。以诸国俘户居之。长兴县。本汉宾从县。以诸部人居之。

富庶县。本汉新安平地。开泰二年析京民置。

劝农县。本汉宾从县地。开泰二年析京民置。

文定县。开泰二年析京民置。

升平县。开泰二年析京民置。

归化县。本汉柳城县地。

神水县。本汉徒河县地。开泰二年置。

金源县。本唐青山县境。开泰二年析京民置。

恩州，怀德军，下，刺史。本汉新安平县地。太宗建州。

开泰中，以渤海户实之。初隶永兴宫，后属中京。统县一：恩化县。开泰中渤海人户置。

惠州，惠和军，中，刺史。本唐归义州地。太祖俘汉民数百户免邈山下，创城居之，置州。属中京。统县一：惠和县。圣宗迁上京惠州民，托诸宫院落帐户置。

高州，观察。唐信州之地。万岁通天元年，以契丹室活部置。开泰中，圣宗代高丽，以俘户置高州。有平顶山、滦河。

属中京。统县一：三韩县。辰韩为扶余，弁韩为新罗，马韩为高丽。开泰中，圣宗伐高丽，俘三国之遗人置县。户五千。

武安州，观察。唐沃州地。太祖俘汉民居木叶山下，因建城以迁之，号杏埚新城。复以辽西户益之；更曰新州。统和八年改今名。初刺史，后升。有黄柏岭、袅罗水、个没里水。属中京。统县一：沃野县。

利州，中，观察。本中京阜俗县。统和二十六年置刺史州，开泰元年升。属中京。统县一：阜俗县。唐末，契丹渐炽，役使奚人，迁居琵琶川。统和四年置县。初隶彰愍宫，更隶中京。后置州，仍属中京。

榆州，高平军，下，刺史。本汉临渝县地，后隶有北平骊城县。唐载初二年，析慎州置黎州，处靺鞨部落，后为奚人所据。太宗南征，横帐解里以所俘镇州民置州。开泰中没人。属中京。统县二：和众县。本新黎县地。

永和县。本汉昌城县地。统和二十二年置。

泽州，广济军，下，刺史。本汉土垠县地。太祖俘蔚州民，立寨居之，采炼陷河银冶。隶中京留守司。开泰中置泽州。有松亭关、神山、九宫岭、石子岭、滦河、撒河。属中京。统县二：神山县。神山在西南。

滦河县。本汉徐无县地。属永兴宫。

北安州，兴化军，上，刺史。本汉女祁县地，属上谷郡。

晋为冯跋所据。唐为奚王府西省地。圣宗以汉户置北安州。属中京。统县一：兴化县。本汉且居县地。

潭州，广润军，下，刺史。本中京之龙山县，开泰中置州，仍属中京。统县一：龙山县。本汉交黎县地。开泰二年以习家寨置。

松山州，胜安军，下，刺史。开泰中置。统和八年省，复置。属中京。统县一：松山县。本汉文成县地。边松漠，商贾会冲。开泰二年置县。有松山川。

宋王曾《上契丹事》曰：出燕京北门，至望京馆。五十里至顺州。七十里至檀州，渐入山。五十里至金沟馆。将至馆，川原平旷，谓之金沟淀。自此入山，诘曲登陟，无复里喉，但以马行记日，约其里数。九十里至古北口，两傍峻崖，仅客车轨。又度德胜岭，盘道数层，俗名思乡岭，八十里至新馆。过雕窠岭、偏枪岭，四十里至卧如来馆。过乌滦河，东有滦州，又过摸斗岭，一名渡云岭，芹菜岭，七十里至柳河馆。松亭岭甚险峻，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馆。东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馆。八十里至鹿儿峡馆。过暇蟆岭，九十里至铁浆馆。过石子岭，自此渐出山，七十里至富谷馆。八十里至通天馆。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垣卑小，方圆才四里许。门但重屋，无筑纛之制。南门曰朱夏，门内通步廊，多坊门。又有市楼四：曰天方、大衢、通韅、望阙。次至大同馆。其门正北日阳德、阊阖。城内西雨隅冈上有寺。城南有园圃，宴射之所。自过古北口，居人草庵板屋，耕种，但无桑柘；所种皆从垅上，虞吹沙所壅。山中长松郁然，深谷中时见畜牧牛马橐驼，多青羊黄家。

成州，兴府军，节度。晋国长公主以媵户置，军曰长庆，隶上京。复改军名。统县一：同昌县。

兴中府。本霸州彰武军，节度。古孤竹国。汉柳城县地。

慕容邈以柳城之北，龙山之商，福德之地，乃筑龙城，构宫庙，改柳城为龙城县，遂迁都，号曰和龙宫。慕容垂复居焉，后为冯跋所灭。元魏取为辽西邵。随平高保宁，置营州。炀帝废州置柳城郡。唐武德初，改营州总管府，寻为都督府。万岁通天中，陷李万荣。神龙初，移府幽州。开元四年复置柳城。八年西徒渔阳。十年还柳城。后为奚所据。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将建城，命韩知方择其处。乃完葺柳城，号霸州彰武军，节度。

统和中，制置建、霸、宜、锦、白川等五州。寻落制置，隶积庆宫。后属兴圣宫。重熙十年升兴中府。有大华山、小华山、香高山、麝香崖——天授皇帝刻石在焉、驻龙峪、神射泉、小灵河。统州二、县四：兴中县。本汉柳城县地。太祖掠汉民居此，建霸城县。重熙中置府，更名。

营丘县。析霸城置。

象雷县。开泰二年以麦务川置。初隶中京，后属。

闾山县。本汉且虑县。开泰二年以罗家军置。隶中京，后属。

安德州，化平军，下，刺史。以霸州安德县置，来属。统县一：安德县。统和八年析霸城东南龙山徒河境户置。初隶乾州，更属霸州，置州来属。

黔州，阜昌军，下，刺史。本汉辽西郡地。太祖平渤海，以所俘户居之，隶黑水河提辖司。安帝置州，析宜、霸二州汉户益之，初隶永兴宫，更隶中京，后置府，来属。统县一：盛吉县。太祖平渤海，俘兴州盛吉县民来居，因置县。

宜州，崇义军，上，节度。本辽纍县地。东丹王每秋畋于此。兴宗以定州俘户建州。有坟山，松柏连互百余里，禁礁采；凌河，累石为堤。隶积庆宫。统县二：弘政县。世宗以定州俘户置。民工织紝，多技巧。

闻义县。世宗置。初隶海北州，后来属。

锦州，临海军，中，节度。本汉辽东无虑县。慕容皝置西乐县。太祖以汉俘建州。有大胡僧山、小胡僧山、大查牙山、小查牙出、淘河岛。隶弘义宫。统州一、县二：永乐县。

安昌县。

岩州，保肃军，下，刺史。本汉海阳县地。太祖平渤海，迁汉户杂居兴州境，圣宗于此建城焉。隶弘义宫，来属。统县一：兴城县。

川州，长宁军，中，节度。本唐青山州地。太祖弟明王安端置。会同三年，沼为白川州。安端子察割以大逆诛，没入，省曰川州。初隶崇德宫，统和中属文忠王府。统县三：弘理县。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户置。

咸康县。

宜民县。统和中置。

建州，保静军，上，节度。唐武德中，置昌乐县。太祖完葺故垒，置州。汉乾元年，故石晋太后诣世宗，求于汉城侧耕垦自赡。许于建州南四十时给地五十顷，营构房室，创立宗庙。州在灵河之南，屡遭水害，圣宗迁于河北唐崇州故城。初名武宁军，隶永兴宫，后属敦睦宫。统县二：永霸县。

永康县。本唐昌黎县地。

来州，归德军，下，节度。圣宗以文直五部岁饥来归，置州居之。初刺史，后升。隶永兴宫。有三州山、六州山、五脂山。统州二、县一：来宾县。本唐来远县地。

隰州，平海军，下，刺史。慕容皝置集宁县。圣宗括帐户迁信州，大雪不能进，建城于此，置焉。隶兴圣宫，来属。统县一：海滨县。本汉县。濒海，地多碱卤，置盐场于此。迁州，兴善军，下，刺史。本汉阳乐县地。圣宗平大延琳，迁归州民置，来属。有箭牱山。统县一：迁民县。

润州，海阳军，下，刺史。圣宗平大延琳，辽宁州之民居此，置州。统县一：海阳县。本汉阳乐县地，迁润州，本东京城内渤海民户，因叛移于此。

## 卷四十志第十　地理志四　南京道

商京析津府，本古冀州之地。高阳氏谓之幽陵，陶唐曰幽都，有虞析为幽州。商并幽于冀。周分并为幽。《职方》，东北幽州，山镇医巫闾，泽薮畦养，川河、泲，浸葘、时。其利鱼、盐，其畜马、牛、豕，其谷黍、稷、稻。武王封太保奭于燕。

泰以其地为渔阳、上谷、石北平、辽西、辽东正郡。汉为燕国。

历封臧荼、卢绾、刘建、刘泽、刘旦，尝置涿郡广阳国。后汉为广平国广阳郡；或合于上谷，复置幽州。后周置燕及范阳郡，隋为幽州总管。唐置大都督府，改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史思明、李怀仙、朱滔、刘怦、刘济相继割据。刘总归唐。至张仲武、张九仲，以王得民。刘仁恭父子憎争，遂入五代。自唐而晋，高祖以辽有援立之劳，割幽州等十六州以献。太宗升为南京，又曰燕京。

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敌楼、战橹具。

八门：东曰安东、迎春，南曰开阳、丹凤，西曰显西、清晋，北曰通天、拱辰。大内在西南隅。皇城内有景宗、圣宗御容殿二，东曰宣和，南曰大内。内门曰宣教，改元和；外三门曰南端、左掖、右掖。左掖改万春，右掖改千秋。门有楼阁，球场在其南，东为永平馆。皇城西门曰显西，设而不开；北曰子北。

西域巅有凉殿，东北隅有燕角楼。坊市、廨舍、寺观，盖不胜书。其外，有居庸、松亭、榆林之关，古北之口，桑乾河、高梁河、石子河、大安山、燕山——中有瑶屿。府曰幽郡，军号卢龙，开泰元年落军额。

统州六、县十一：析津县。本晋蓟县，改蓟北县，开泰元年更今名。以燕分野旅寅为析木之津，故名。户二万。

宛平县。本晋幽都县，开泰元年改今名。户二万二干。

昌平县。本汉军都县，后汉属广阳郡，晋属燕国，元魏置东燕州、平昌郡及昌平县。郡废，县隶幽州。在京北九十里。

户七千。

良乡县。燕为中都县，汉改良乡县，旧属涿郡，北齐天保七年省入蓟县，武平六年复置。唐圣历元年改固市镇，神龙元年复为良乡县，刘守光徙治此。在京南六十里。户七千。

潞县。本汉旧县，属渔阳郡。唐武德二年置元州，贞观元年州废，复为县。有潞水。在京东六十里。广六千。

宋次县。本汉旧县，屈渔阳郡。唐武德四年徒置东南五十里石梁城，贞观八年又徙今县西五里常道城，开元二十三年又徙耿就桥行市南。在京南一百二十里。户一万二千。

永清县。本汉益昌县，随置通泽县，唐置武隆县，改会昌，天宝初为永清县。在京南一百五十里。户五千。

武清县。前汉雍奴县，属渔阳郡。《水经注》，雍奴者，薮泽之名，四面有水曰雍，不流曰奴。唐天宝初改武清。在东京商一百五十里。户一万。

香河县。本武清孙村。辽于新仓置榷盐院，居民聚集，因分武清、三河、潞三县户置。在京东南一百二十里。户七千。

玉河县。本泉山地。刘仁恭于大安山创宫观，师炼丹羽化之术于方士王若讷，因割蓟县分置，以供给之。在京西四十里。

户一千。

漷阴县。本汉泉山之霍村镇。辽每季春，弋猎于延芳淀，居民成邑，就城故漷阴镇，后改为县。在京东南九十里。延若淀方数百里，春时鹅鹜所聚，夏秋多菱芡。国主春猎，卫士皆衣墨绿，各持连锤、鹰食、刺鹅锥，列水次，相去五七步。上风击鼓，惊鹅稍离水面。国主亲放海东青鹘擒之。鹅坠，恐鹘力不胜，在列者以佩锥刺鹅，急取其脑饲鸭。得头鹅者，例赏银绢。国主、皇族、群臣各有分地。户五千。

宋王曾《上契丹事》曰：自雄州白沟骄渡河，四十里至新城县，古督亢亭之地。又七十里至涿州。北渡范水、刘李河，六十里至良乡县。渡卢沟河，六十里至幽州，号燕京。子城就罗郭西南为之。正南曰启夏门，内有元和殿，东门曰宣和。城中坊闬皆有楼。有闵忠寺，本唐太宗为征辽阵亡将士所造；又有开泰寺，魏王耶律汉宁造。皆遣朝使游观。南门外有于越王廨，为宴集之所。门外永平馆，旧名碣石馆，谓和后易之。南即桑乾河。

顺州，归化军，中，刺史。秦上谷，汉范阳，北齐归德郡境。随开皇中，粟末靺鞨与高丽战不胜，厥稽部长突地稽率八郡胜兵数千人，自扶余城西北举落内附，置顺州以处之。唐武德初改燕州，会昌中改归顺州，唐末仍为顺州。有温渝河；白遂河；曹王山，曹操尝驻军于此；黍谷山，邹衍吹律之地，南有齐长城。城东北有华林、天柱二庄，辽建凉殿，春赏花，夏纳凉。初军曰归宁，后更名。统县一：怀柔县。唐贞观六年置，治五柳城，改顺义县。开元四年置松漠府弹汗州。天宝元年改归化郡。乾元元年复今名。户五千。

檀州，武威军，下，刺史。本燕渔阳郡地，汉为白檀县。

《魏书》，曹公历白檀，破乌龙于柳城。《续汉书》，自檀在右北平。元魏创密云郡，兼置安州。后周改为元州。隋开皇十八年割燕乐、密云二县置檀州。唐天宝元年改密云郡，乾元元年复为檀州。辽加今军号。有桑溪、鲍丘山、桃花山、螺山。统县二：密云县。本汉白檀县，后汉以居憕奚。元魏置密云郡，领白檀、要阳、密云三县。高齐废郡及二县，来属。户五千。行唐县。本定州行唐县。太祖掠定州，破行唐，尽驱其民，北至檀州，择旷土居之，凡置十寨，仍名行唐县。隶彰愍宫。户三千。

涿州，永泰军，上，刺史。汉高祖六年分燕置涿郡，魏文帝改范阳郡，晋为范阳国，元魏复为郡。隋开皇二年罢郡，属幽州，大业三年以幽州为涿郡。唐武德元年郡废，为涿县，七年改范阳县，大历四年置涿州。石晋以归太宗。有大房山、六聘山、涿水、楼桑河、横沟河、礼逊河、祁沟河。统县四：范阳县。本汉涿县。唐武德中，改范阳县。有涿水、范水。

户一万。

固安县。本汉方城县，先属广阳国。隋开皇九年，自易州涞水县移置，属幽州，取汉故安县名。唐武德四年属北义州，徙治章信堡。贞观二年义州废，移今治，复属幽州。在州东南九十里。户一万。

新城县。本汉新昌县。唐大历四年忻田安县置，后省。后唐天成四年复析范阳县置。在州南六十里。户一万。

归义县。本汉易县地。齐并入緀县。唐武德五年置北义州，州废，复置县来属。民居在巨马河南，侨治新城。户四千。

易州，高阳军，上，刺史。汉为易、故安二县地。随置易州，随末为上谷郡。唐武德四年复易州，天宝元年仍上谷郡。

乾元元年又改易州。五代隶定州节度使。会同九年孙方简以其地来附。应历九年为周世宗所取，后属宋。统和七年攻克之，升高阳军。有易水、涞水、狼山、太宁山、白马山。统县三：易县。本汉县，故城在今县东南六十里。齐天保七年省。

隋开皇十六年，于故安城西北隅置县，即今县治也。户二万五千。

涞水县。本汉道县，今县北一里故道城是也。元魏移于故城南，日口今县置。周大象二年省。隋开皇十八年改涞水县。

在州东四十里。有涞水。户二万七千。

容城县。本汉县，先属涿郡，故城在雄州西南。唐武德五年属北义州。贞观元年还本属。圣历二年改全忠县。天宝元年复名容城县。在州东八十里。户民皆居巨马河南，侨治涿州新城县。户五千。

蓟州，尚武军，上，刺史。秦渔阳、右北平二郡地。隋开皇中徒治玄州总管府，场帝改渔阳郡。唐武德元年废入幽州，开元十八年分立蓟州。统县三：渔阳县。本汉县，属渔阳郡。晋省，复置。元魏省。唐属幽州，开元十八年置蓟州。有鲍丘水。户四千。

三河县。本汉临胸县地，唐开元四年忻潞州置。户三千。

玉田县。本春秋无终子国。汉置无终县，属右北平郡。魏属渔阳郡治，省，唐武德二年复置。贞观初省，乾封中复置。

万岁通天元年更名玉田，属营州。开元四年还属幽州。八年属营州。十一年又属幽州。十八年来属。《搜神记》：“雍伯，洛阳人，性孝，父母没，葬无终山。山高八十里，上无水，雍伯置饮。人就有饮者，与石一斗，种生玉，因名玉田。”户三千。

景州，清安军，下，刺史。本蓟州遵化县，重熙中置。户三千。遵化县，本唐平川买马监，为县来属。

平川，辽兴军，上，节度。商为孤竹国，春秋山戎国。秦为辽西、有北平二郡地，汉因之。汉末，公孙度据有，传子康、孙渊，入魏。随开皇中改平州。大业初夏为郡。唐武德初改州，天宝元年仍北平郡。后唐复为平州。太祖天赞二年取之，以定州俘户错置其地。统州二、县三：卢龙县。本肥如国。春秋晋灭肥，肥子奔燕，受封于此。

汉、晋属辽西郡。元魏为郡治，兼立平川。北齐属北平郡。隋开皇中，省肥如，入新昌。十八年改新昌曰卢龙。唐为平州，后因之。户七千。

安喜县。本汉令支县地，久废。太祖以定州安喜县俘户置。

在州东北六十里。户五千。

望郡县。本汉海阳县，久废。太祖以定州望都县俘户置。

有海阳山。县在州商三十里。户三千。

滦州，永安军，中，刺史。本古黄洛城。滦河环绕，在卢龙山南。齐桓公伐山戎，见山神俞鬼，即此。秦为右北平。汉为石城县，后名海阳县，汉水为公孙度所有。晋以后屈辽西。

石晋割地，在平川之境。太祖以俘户置。滦州负山带河，为朔汉形胜之地。有扶苏泉，甚甘美，秦太子扶苏北筑长城尝驻此；临榆山，峰峦崛起，高千余仞，下临渝河。统县三：义丰县。本黄洛故城。黄洛水北出卢龙山，南流入于濡水。

汉属辽西郡，久废。唐季入契丹，世宗置县。户四千。

马城县。本卢龙县地。唐开元二十八年析置县，以通水运。

东北有千金冶，东有茂乡镇。辽割隶滦州。在州西南四十里。

户三千。石城县。汉置，属石北平郡，久废。唐贞观中于此置临渝县，万岁通天元年改右城县，在滦州南三十里，唐仪凤石刻在焉。今县又在其南五十里，辽徙置以就盐官。户三千。营州，邻海军，下，剌史。本商孤竹国。秦属辽西郡。汉为昌黎郡。

前燕慕容醊徙都于此。元魏立营州，领昌黎、建德、辽东、乐浪、冀阳、营丘六部。后周为高宝宁所据。隋开皇置州，大业改辽西郡。唐武德元年改营州，万岁通天元年始入契丹。圣历二年侨治渔阳。开元五年还治柳城。天宝元年改曰柳城郡。后唐复为营州。太祖以居定州俘户。统县一：％广宁县。汉柳城县，属辽西郡。东北与奚、契丹接境。万岁通天元年，入契丹李万荣。神龙元年移幽州界。开元四年复旧地。辽改今名。户三千。

## 卷四十一志第十一　地理志五　西京道

西京大同府，陶唐冀州之域。虞分并州。夏复属冀州。周《职方》，正北曰并州。战国属赵，武灵王始置云中郡。秦属代王国，后为平城县。魏属新兴郡。晋仍属雁门。刘琨表封猗卢为代王，都平城。元魏通武于此遂建都邑。孝文帝改为司州牧，置代尹，迁都洛邑，改万年，又置恒州。高齐文宣帝废州为恒安镇，今谓之东城，寻复恒州。周复恒安镇，改朔州。隋仍为镇。唐武德四年置北恒州，七年废。贞观十四年移云中定襄县于此。永淳元年默啜为民患，移民朔州。开元十八年置云州。天宝元年改云中郡。乾元元年曰云州。乾符三年，大同军节度使李国昌子克用为云中守捉使，杀防御使，据州以闻。僖宗赦克用，以国昌为大同军防御使，不受命。广明元年，李琢攻国昌，国昌兵败，与克用奔北地。黄巢入京师，诏发代北军，寻赦国昌，使讨贼。克用率三万五千骑而南，收京师，功第一，国昌封陇西郡王。国昌卒，克用取云州。既而所向失利，乃卑词厚礼，与太祖会于云州之东城，谋大举兵攻梁，不果。克用于存勖灭梁，是为唐庄宗。同光三年，复以云州为大同军节度使。晋高祖代唐，以契丹有援立功，割山前、代北地为赂，大同来属，因建西京。

敌楼、棚橹具。广袤二十里。门，东曰迎春，南曰朝阳，西曰定西，北曰拱极。元魏宫垣占城之北面，双阀尚在。辽既建都，用为重地，非亲王不得主之。清宁八年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又有天王寺、留守司卫，商曰西省。北门之东曰大同府，北门之西曰大同驿。初为大同军节度，重熙十三年升为西京，府曰大同。

统州二、县七：大同县。本大同川地。重熙十七年西夏犯边，析云中县置。

户一万。

云中县。赵置。沿革与京府同。户一万。

天成县。本极塞之地。魏道武帝置广牧县，庙武德五年置定襄县，辽析云中置。在京北一百八十里。户五千。

长青县。本白登台地。冒顿单于纵精骑三十余万围汉高帝于白登七日，即此。辽始置县。有青陂。梁元帝《横吹曲》云：“朝跋青陂，暮上白登。”在京东北一百一十里。户四千。

奉义县。本汉陶林县地。后庙武皇与太祖会此。辽析云中置。户三千。

怀仁县。本汉沙南县。元魏葛荣乱，县废。隋开皇二年移云内于此。大业二年置大利县，置云州，改属定襄郡。随末隋突厥。李克用败赫连铎，驻兵于此。辽改怀仁。在京南六十里。

户三千。

怀安县。本汉夷舆县地。历魏至隋，为突撅所据。唐克颉利，县遂废为怀荒镇。高勋镇燕，奏分归化州文德县置。初隶奉圣州，后来属。在州西北二百八十里。广三千。

弘州，博宁军，下，刺史。东魏静帝置北灵丘县。用初地陷突撅，开元中置横野军安边县，天宝乱废，后为襄阴村。统和中，以寰州近边，为宋将潘类所破，废之仍于此置弘州，初军曰永宁。有桑乾河、白道泉、白登山，亦曰火烧山，有火井。

统县二：永宁县。户一万。

顺圣县。本魏安塞军，五代兵废。商勋镇幽州，奏景宗分永兴县置。初隶奉圣州。在州西北二百八十里。广三千。

德州，下，刺史。唐会昌中以西德店置德州。开泰八年以汉户复置。有步落泉、金河山、野孤岭、白道坂。县一：宣德县。本汉桐过县地，属云中郡，后隶定襄郡，汉末废。

高齐置紫阿镇。唐会昌中置县。户三千。

丰州，天德军，节度使。秦为上郡北境，汉属五原郡。地碛卤，少田畴。自晋永嘉之乱，属赫连勃勃。后周置永丰镇。

隋开皇中升永丰县，改丰州。大业七年为五原郡，义宁元年太守张逊奏改归顺邯。唐武德元年为丰州总管府。六年省，迁民于白马县，遂废。贞观四年分灵州境，置丰州都督府，领蕃户。

天宝初改九原郡。乾元元年复丰州，后入回鹘。会昌中克之，后唐改天德军。太祖神册五年攻下，更名应天军，复为州。有大盐滦、九十九泉、没越滦、古碛口、青冢——即王昭君墓。

兵事属西南面招讨司。统县二：富民县。本汉临戎县，辽改今名。户一千二百。

振武县。本汉定襄郡盛乐县。背负阴山，前带黄河。元魏尝都盛乐，即此。唐武德四年克突厥，建云中都督府。麟德三年改单于大都督府。圣历元年又改安北都督。开元七年割隶东受降城。八年置振武军节度使。全昌五年为安北都护府。后唐庄宗以兄嗣本为振武节度使。太祖神册元年，伐吐浑还，攻之，尽俘其民以东，唯存乡兵三百人防戍。后更为县。云内州，开远军，下，节度。本中受降城地。辽初置代北云朔招讨司，改云内州。清宁初升。有威塞军、古可敦城、大同川、天安军、永济栅、安乐戍、拂云堆。兵事属西南面招讨司。统县二：柔服县。

宁人县。

天德军，本中受降城。唐开元中废横塞军，置天安军于大同川。乾元中改天德军，移永济栅，今治是也。太祖平党项，遂破天德，尽掠吏民以东。后置招讨司，渐成井邑，乃以国族为天德军节度使。有黄河、黑山峪、庐城、威塞军、秦长城、唐长城；又有牟那山，钳耳觜城在其北。

宁边州，镇西军，下，刺史。本唐隆镇，辽置。兵事属西南面招讨司。

秦圣州，武定军，上，节度。本唐新州。后唐置团练使，总山后八军，庄宗以弟存矩为之。军乱，杀存矩于祁州，拥大将卢文进亡归。太祖克新州，庄宗遣李嗣李源复取之。同光二年升威塞军。石晋高祖割献，太宗改升。有两河会、温泉、龙门山、涿鹿山。东南至南京三百里，西北至西京四百四十里。

兵事属西京都部署司。统州三、县四：永兴县。本汉涿鹿县地。黄帝兴蚩尤战于此。户八千。

矾山县。本汉军都县。山出白绿矾，故名。有矾山、桑乾河。在州南六十里。户三千。

龙门县。有龙门山，石壁对峙，高数百尺，望之若门。徼外诸河及沙漠潦水，皆于此趣海。雨则俄顷水逾十仞，晴则清浅可涉，实塞北控扼之冲要也。在州东北二百八十里。户四千。

望云县。本望云川地。景守于此建潜邸，因而成井肆。穆宗崩，景宗入绍国统，号御庄。后置望云县，直隶彰愍宫，附庸于此。在州东北二百六十里。户一千。

归化州，雄武军，上，刺史。本汉下洛县。元魏改文德县。

唐升武州，僖宗改毅州。后庸太宗复武州，明宗又为毅州，潞王仍为武州。晋高祖割献于辽，改今名。有桑乾河；会河川；爱阳川；炭山，又谓之陉头，有凉殿，承天皇后纳凉于此，山东北三十里有新凉殿，景宗纳凉于此，唯松栅数陉而已；断云岭，极高峻，故名。州西北至西京四百五十里。统县一：文德县。本汉女祁县地。元魏置。户一万。

可汗州，清平军，下，刺史。本汉潘县，元魏废。北齐置北燕郡，改怀戎县。隋废郡，属涿郡。唐武德中复置北燕州，县仍旧。贞观八年改妫州。五代时，奚王去诸以数千帐徙妫州，自别为西奚，号可汗州；太祖因之。有妫泉在城中，相传舜嫔二女于此。又有温泉、版泉、磨并山、鸡鸣山、乔山、历山。

统县一：怀来县。本怀戎县，太祖改。户三千。

儒州，缙阳军，中，刺史。唐置。后唐同光二年隶新州。

太宗改奉圣州，仍属。有南溪河、沽河、宋王峪、桃峪口。统县一：缙山县。本汉广宁县地。唐天宝中割妫川县置。户五千。

蔚州，忠顺军，上，节度。周《职方》，并州川曰沤夷，在州境飞狐县。赵襄子灭代；武灵王置代郡；项羽徙赵歇为代王；歇还赵，立陈余王代；汉韩信斩余，复置代郡；文帝初封代；皆此地。周宣帝始置蔚州，隋开皇中废。唐武德四年复置。至德二年改兴唐县。乾元元年仍旧。大中后，朱邪执宜为刺史，有功，赐姓名李国昌。子克用乞为留后，僖宗不许。广明初，攻败国昌，代北无备，太祖来攻，克之，俘掠居民而去。石晋献地，升忠顺军，后更武安军。统和四年入宋，寻复之，降刺史，隶奉圣州，升观察，复忠顺军节度。兵事属西京都部署司。

统县五：灵仙县。唐置兴唐县，梁改隆化县，后唐同光初夏置，晋改今名。户二万。

定安县。本汉东安阳县地，久废。后唐太祖伐刘仁恭，次蔚州，晨雾晦冥，占，不利深入，会雷电大作，燕军解去，即此。辽置定安县。西北至州六十里。户一万。

飞狐县。后周大象二年置广昌县于五龙城，即此。随仁寿元年改名飞狐。相传有狐于紫荆岭食五粒松子，成飞仙，故云。

西北至州一百四十里。户五千。

灵丘县。汉置。后汉省。东魏复置，属灵丘郡。隋开皇中罢郡来属。大业初改隶代州。唐武德六年仍旧。东北至州一百八十里。户三千。

广陵县。本汉延陵县。随唐为镇州。后唐同光初分兴唐县置。石晋割属辽。东南至州四十里。户三千。应州，彰国军，上，节度。唐武德中置金城县，后改应州。后唐明宗，州人也。

天成元年升彰国军节度，兴唐军、寰州隶焉。辽因之。北龙首山，南雁门。兵事属西京都部署司。统县三。

金城县。本汉阴馆县地，汉末废为阴馆城。随大业末陷突厥。唐始置金城县，辽因之。户八千。

浑源县。唐置。有浑源川。在州东南一百五十里。户五千。

河阴县。本汉阴馆县地。初隶朔州，清宁中来属。户三千。

朔州，顺义军，下，节度。本汉马邑县地。元魏孝文帝始置朔州，在今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葛荣乱，废。高齐天保六年复置，在今州南四十七里新城。八年徙马邑，即今城。

武成帝置北道行台。周武帝置朔州总管府。随大业三年改马邑郡。唐武德四年复朔州。辽升顺义军节度。兵事属西京都部署司。统州一、县三。

鄯阳县。本汉定襄县地。建安中置新兴郡。元魏置桑乾郡。

高齐置招远县，郡仍旧。随开皇三年罢郡，隶朔州。大业元年初名都阳县，辽因之。户四千。

宁远县。齐天保六年，于朔州西置招远县。唐乾元元年改今名，辽因之。有宁远镇。

东至朔州八十里。户二千。

马邑县。汉置，属雁门郡。唐开元五年，析鄯阳县东三十里置大同军，倚郭置马邑县。商至朔州四十里。户三千。

武州，宣威军，下，刺史。赵惠王置武川塞。魏置神武县。

唐末置武州。后唐改毅州。重熙九年复武州，号宣成军。统县一：神武县。魏置。晋改新城。后唐太祖生神武川之新城，即此。初隶朔州，后置州，并宁远为一县来属。户五千。

东胜州，武兴军，下，刺史。隋开皇七年置胜州。大业五年改榆林郡。唐贞观五年于南河地置决胜州，故谓此为东胜州。

天宝七年又为榆林郡。乾元元年复为胜州。太祖神册元年破振武军，胜州之民皆趋河东，州废。晋割代北来献，复置。兵事属西南面招讨司。统县二：榆林县。

河滨县。

金肃州。重熙十二年伐西夏置。割燕民三百户，防秋军一千实之。属西南面招讨司。

河清军。西夏归辽，开直路以趋上京。重熙十二年建城，号河清军。徙民五百户，防秋兵一千人实之。属西南面招讨司。

## 卷四十二志第十二　历象志上　历

辽以幽、营立国，礼乐制度规模日完，授历颁朔二百余年。

今奉诏修辽史，体与宋、金似，其《大明历》不可少也。历书法禁不可得，求《大明》历元，得祖冲之法于外史，冲之之法，辽历之所从出也欤？国朝亦尝因之。以冲之法算，而至于辽更历之年，以起元数，是盖辽《大明历》。辽历因是固可补，然弗之补，史贵阙艾也。外史纪其法，同天存其职，辽史志是足矣。作《历象志》。

历大同元年，太宗皇帝自晋汗京收百司僚属伎术历象，迁于中京，辽始有历。先是，梁、唐仍用唐景福崇玄历。晋天福四年，司天监马重绩奏上《乙未元历》，号《调元历》，太宗所收于汴是也。穆宗应历十一年，司天王白、李玉等进历，盖《乙未元历》也。圣宗统和十二年，可汗州刺史贾俊进新历，则《大明历》也。高丽所志《大辽古今录》称统和十二年始颁正朔改历，验矣。《大明历》本宋祖冲之法，具见沈约《宋书》。具如左。

宋武帝大明六年，祖冲之上《甲子元历》法，未及施用，因名《大明历》。

上元甲子至宋大明七年癸卯，五万一千九百三十九年算外。

元法：五十九万二千三百六十五。

纪法：三万九千四百九十一。

章岁，三百九十一。

章月：四千八百三十六。

章闰：一百四十四。

闰法：十二。

月法：十一万六千三百二十一。

日法：三千九百三十九。

余数：二十万七千四十四。

岁余：九千五百八十九。

没分：三百六十万五千九百五十一。

没法：五万一千七百六十一。

周天：一千四百四十二万四千六百六十四。

虚分：万四百四十九。

行分法：二十三。

小分法：一千七百一十七。

通周：七十二万六千八百一十。

会周：七十一万七千七百七十七。

通法：二万六千三百七十七。

差率：三十九。

推朔术：置入上元年数算外，以章月乘之，满章多为积月，不尽为闰余。闰作二百四十七以上，其年有闰。以月法乘积月，满日法为积日，不尽为小余。六旬去积日，不尽为大余。大余命以甲子，算外，所求年天王十一月朔也。小余千八百四十九以上，其月大。

求次月：加大余二十九，小余二千九十。小余满日法从大余，大余满六旬去之，命如前，次月朔也。

求弦望：加朔大余七，小余千五百七，小分一。小分满四处小余，小余满日法从大余，命如前，上弦日也。又加得望，又加得下弦，又加得后月朔也。

推闰术：以闰余减章岁，余满闰法得一月，命以天王，算外，闰所在也。闰有进退，以无中气为正。

推二十四气：置入上元年数算外，以余数乘之，满纪法为积日，不尽为小余。六旬去积日，不尽为大余。大余命以甲子，算外，天王十一月冬至日也。

求次气：加大余十五，小余八千六百二十六，小分五。小分满六从小余，小余满纪法从大余，命如前，次气日也。

求土王用事：加冬至大余二十七，小余万五千五百二十八，季冬土用事日也。又加大余九十一，小余万二千二百七十，次土用事日也。

推没术：以九十乘冬至小余，以减没分，满没法为日，不尽为日余，命日以冬至，算外，没日也。

求次没：加日六十九，日余三万四千四百四十二，余满没法从日，次没日也。日余尽为灭。

推日所在度术：以纪法乘朔积日为度实，周天去之，余满纪法为积度，不尽为度余。命以虚一，次宿除之，算外，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日所在度也。

求次月：大月加度三十，小月加度二十九，入虚去度分。

求行分：以小分法除度余，所得为行分，不尽为小分，小分满法从行分，行分满法从度。

求次日：加一度。入虚去行分六，小分百四十七。

推月所在度术：以朔小余乘百二十四为度余，又以朔小余乘八百六十为微分，微分满月法从度余，度余满纪法力度。以减朔夜半日所在，则月所在度。

求次月：大月加度三十五，度余三万一千八百三十四，微分七万七千九百六十七，小月加度二十二，度余万七千二百六十一，微分六万三千七百三十六，入虚去度也。

迟疾历：推入迟疾历术：以通法乘朔积日为通实，通周去之，余满通法为日，不尽为日余。命日算外，天王十一月朔夜半入历日也。

求次月：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日余皆万一千七百四十六。历满二十七日，日余万四千六百三十一，则去之。

本次日：加一日。

求日所在定度：以夜半入历日余乘损益率，以损益盈缩积分，如差率而一，所得满纪法力度，不尽为度余，以盈加缩减平行度及余为定度。

益之或满法，损之或不足，以纪法进退。求度行分如上法。求次日，如所入迟疾加之。虚去分，如上法。

阴阳历：推入阴阳历术：置通宝以会周去之，不满交数三十五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半为朔入阳历分，各去之，为朔入阴历分，各满通法得一日，不尽为日余。命日算外，天王十一月朔夜半入历日也。

求次月：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日余皆二万七百七十九。历满十三日，日余万五千九百八十七半，则去之。阳竟入阴，阴竟入阳。求次日：加一日。

求朔望差：以二千二十九乘朔小余，满三百三为日余，不尽倍之为小分，则朔差数也。加一十四日，日余二万一百八十六，小分百二十五。小分满六百六从日余，日余满通法为日，即望差数也。

又加之，后月朔也。

求合朔月食：置朔望夜半入阴阳历及余，有年者去之，置小分三百三，以差数加之。小分满六百六从日余，日余满通法从日，日满一历去之。命日算外，则朔望加时入历也。朔望加时入历一日，日余四千一百九十八，小分四百二十八以下，十二日，日余万一千七百八十八，小分四百八十一以上，朔则交会，望则月食。

求合朔月食定大小余：令差数日余加夜半入迟疾历余，日余满通法从日，则朔望加时入历也。以入历余乘损益率，以损益盈缩积分，如差法而一，以盈减缩加本朔望小余为定小余。益之或满法，损之或不足，以日法进退日。

求合朔月食加时：以十二乘定小余，满日法得一辰，命以子，算外，加时所在辰也。有余者四之，满日法得一为少，二为半，三为太。又有余者三之，满日法得一为强，以强并少为少强，并半为半强，并太为太强。得二者为少弱，以并少为半弱，并半为太弱，并入为一辰弱，以前辰名之。

求月去日道度：置入阴阳余乘损益率，如通法而一，以损益数为定。定数十二而一为度。不尽因而一，为少、半、太。又不尽者三而一，一为强，二为少弱，则月去日道数也。阳历在表，阴历在里。

测景漏刻中星数：求昏明中星：各以度数如夜半日所在，则中星度。

推五星术：木率：千五百七十五万三千八十二。

火率：三千八十万四千一百九十六。

土率：午四百九十三万三百五十四。

金率：二千三百六万一十四。

水率：四百五十七万六千二百四。推五星术：置度实各以率去之，余以减率，其余，如纪法而一，为入岁日，不尽为日余，命以天王朔，算外，星合日。

求星合度。

以入岁日及余从天正朔日积度及余，满纪法从度，满三百六十余度分则去之，命以虚一，算外，星合所在度也。

求星见日：以术伏日及余加星合日及余，余满纪法从日，命如前，见日也。求星见度：以术伏度及余加星合度及余，余满纪法从度，入虚去度分，命如前，星见度也。

行五星法：以小分法除度余，所得为行分，不尽为小分，及日加所行分，满法从度，留者因前，逆则减之、伏不尽度。从行入虚，去行分六，小分百四十七，逆行出虚，则加之。

木星：初与日合，伏，十六日，日余万七千八百三十二，行二度，度余三万七千五百四，晨见东方。从用行四分，百一十二日行十九度十一分。留，二十八日。逆，日行三分，八十六日退十一度五分。叉留二十八日。从，日行四分，百一十二日，夕伏西方，日度余如初。一终三百九十八日，日余三万五千六百六十四，行三十三度，度余二万五千二百一十五。

火星：初与日合，伏，七十二日，日余六百人，行五十五度，度余二万大千八百六十五，晨见东方。从，疾，日行十七分，九十二日行六十八度。小迟，日行十四分，九十二日行五十六度。

大迟，日行九分，九十二日行三十六度。留，十日。逆，日行六分，六十四日退十六度十六分。又留，十日。从，迟，日行九分。九十二日。小疾，日行十四分，九十二日。大疾，日行十七分，九十二日。夕伏西方，日度余如初。一终七百八十日，日余千二百一十六，行四百一十四度，度余三万二百五十八，除一周，定行四十九度，度余万九千八百九。

土星：初与日合，伏，十七日，日余千三百七十八，行一度，度余万九千三百三十三，晨见东方，行顺，日行二分，八十四日行七度七分。留，三十三日。行逆，日行一分，百一十日退四度十八分。又留，三十三日。从，日行二分，八十四日，夕伏西方，日度余如初。一终三百七十八日，日余二千七百五十六，行十二度，度余三万一千七百九十八。

金星：初与日合，伏，三十九日，日命三万大千一百二十六，行四十九度，度余三万大千一百二十六，夕见西方。从，疾，日行一度五分，九十二日行百十二度。小迟，日行一度四分，九十二日行百八度。大迟，日行十七分，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六分。留，九日。迟，日行十六分，九日退大度六分，夕伏西方。

伏五日，退五度，而与日合。又五日退五度，而晨见东方。逆，日行十六分，九日。留，九日。从，迟，日行十七分，四十五日。小疾，日行一度四分，九十二日。大疾，日行一度五分，九十二日。晨伏东方，日度余如初。一终五百八十三日，日余三万大千七百六十一，行星如之。除一周，定行二百十八度，度余二万大千三百一十三。合二百九十一日，日余二万大千一百二十六，行星亦如之。水星：初与日合，伏，十四日，日余三万七千一百一十五，行三十度，度余三万七千一百一十五，少见西方。从，疾，日行一度六分，二十三日行二十九度。迟，日行二十分，八日行大度二十二分。留，二日。迟，日行十一分，二日退二十二分，夕伏西方。伏八日，退八度，而与日合。又八日退八度，晨见东方。逆，日行十一分，二日。留，二日。从，迟，日行二十分，八日。疾，日行一度大分，二十三日。晨伏东方，日度余如初。

一终百一十五日，日余三万四千七百三十九，行星如之。一合五十七日，日余三万七千一百一十五，行星亦如之。

上元之岁，岁在甲子，天王甲子朔夜半冬至，日月五星聚于虚度之初，阴阳迟疾并自此始。

梁武帝天监三年，冲之子暅上疏，论何承天历乖谬不可用。

九年正月，诏用祖冲之所造《甲子元历》颁朔。陈氏因梁，亦用祖冲之历。至辽，圣宗以贾俊所进新历，因宋《大明》旧号行之。金曰《重修大明历》。传至皇元亦曰《重修大明历》。及改《授时历》，别立司天蓝存肄之，每岁甲子冬至重修其法。

书在太史院，禁莫得闻。

## 卷四十三志第十三　历象志中　闰考

月度不足，是生朔虚；天行有余，是为气盈。盈虚相悬，岁月乃牂。积牂而差，寒暑互易，百谷不成，庶政不明。圣人验以斗柄，准以岁星，爰立闰法，信治百官。是故闰正而月正，月月正而岁正。岁月既正，颁令考绩，无有不时。国史正岁年以叙事，莫重于此。

辽始征历梁、唐。入晋之后，奄有帝制，《乙未》、《大明》，历法再变。穆宗应历六年，周用显《德钦天历》；十年，宋用建隆《应天历》。景宗乾亨四年，宋用《乾元历》。圣宗统和十九年，宋用《仪天历》；太平元年，宋用《崇天历》。道宗清宁十年，宋用《明天历》；大康元年，宋用《奉元历》；大安七年，宋用《观天历》。天祚皇帝乾统六年，样用《纪元历》。五代历三变，宋凡人变，辽终始再变。历法不齐，故定朔置闰，时有不同，览者惑焉。作《闰考》。

## 卷四十四志第十四　历象志下　朔考

古者太史掌正岁年以叙事，国史以事系日，以日、月、时系年。时月不正，则叙事不一。故二史合为一官，颁历授时，必大一统。

辽、汉、周、宋，俱行夏时，各自为历。国史闰朔，颇有异同。辽初用《乙未元历》，本何承天《元嘉历》法；后用《大明历》，本祖冲之《甲子元历》法。承天日食晦朏，一章必七闰；冲之日食必朔，或四年一闰。用《乙未历》，汉、周多同；用《大明历》，则间与宋异。国史叙事，甲子不殊，闰朔多异，以此故也。耶律严《纪》以《大明》法追正《乙未》月朔，又与陈大任《纪》时或牴牾。稽古君子，往往惑之。

用《五代》《职方考》志契丹州军例，作《朔考》。法殊日“异”；传讹曰“误”；辽史不书国，俨、十大任偏见并见各名；他史以国冠朔。并见注于后。

宋元丰元年十二月，诏司天监考辽及高丽、日本国历与《奉元历》同异。辽己未岁气朔与《宣明历》合，日本戊午岁与辽历相近，高丽戊午年朔与《奉元历》合，气有不同。戊午，辽大康四年；己未，五年也。当辽、宋之世，二国司天国相参考矣。高丽所迸《大辽事迹》，载诸王册文，颇见月朔，因附入。

象孟子有言：“天之高也，星辰之运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甚哉！圣人之用心，可谓广大精微，至矣尽矣。

日有晷景，日有明魄，斗有建除，星有昏旦。观天之变而制器以修之，八尺之表，六尺之简，百刻之漏，日月星辰示诸掌上。运行既察，度分既审，于是像天圜以显运行，置地櫃以验出入，浑象是作。天道之常，寻尺之中可以俯窥，陶唐之象是矣。设三仪以明度分，管一衡以正辰极，浑仪是作。天文之变，六合之表可以仰观，有虞之玑是矣。体莫固于金，用莫利于水。范金走水，不出户而知天道，此圣人之所以为圣也。

历代仪象表漏，各具于志。太宗大同元年，得晋历象、刻漏、浑象。后唐清泰二年己称损析不可施用，其至中京者概可知矣。古之炼铜，黑黄白青之气尽，然后用之，故可施于久远。

唐沙门一行铸浑天仪，时称精妙，未几铜铁渐涩，不能自转，置不复用。金质为精，水性不行，况移之冱寒之地乎？

刻漏晋天福三年造。《周官》挚壶氏悬壶必爨之以火。地虽冱寒，盖可施也。

官星吉者官星万余名。遭秦焚灭图籍，世秘不传。汉收散亡，得甘德、石申、巫咸三家图经。经纬合千余官，仅存什一。分为三垣、四宫、二十八宿，枢以二极，建以北斗，纬以五星，日月代明，贵而太一。贱逮屎糠。占决之用，亦云备矣。司马迁《天官书》既以具录，后世保章守候，无出三家官星之外者。

天象昭垂，历代不易，而汉、晋、随、唐之书累志天文，近于衍矣。且天象机样，律格有禁，书于胜国之史，诖误学者，不宜书。其日食、星变、风云、震雪之祥，具载《帝纪》，不复书。

## 卷四十五志第十五　百官志一　北面朝官

官生于职，职沿于事，而名加之。后世沿名，不究其实。

吏部一太宰也，为大司徒，为尚书，为中书，为门下。兵部一司马也，为大司马，为太尉，为枢密使。沿古官名，分今之职事以配之，于是先王统理天下之法，如治丝而棼，名实淆矣。

契丹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不以名乱之，其兴也勃焉。太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由沿名之风固存也。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初，太祖分迭刺夷离堇为北、南二大王，谓之北、南院。

宰相、枢密、宣徽、林牙，下至郎君、护卫，皆分北、南，其实所治皆北面之事。语辽官制者不可不辨。

凡辽朝官，北枢密视兵部、南枢密视吏部，北、南二王视户部，夷离毕视刑部，宣徽视工部，敌烈麻都视礼部，北、南府宰相总之。惕隐治宗族，林牙修文告，于越坐而论议以象公师。朝迁之上，事简职专，此辽所以兴也。

北面朝官契丹北枢密院。掌兵机、武铨、群牧之政，凡契丹军马皆属焉。以其牙帐居大内帐殿之北，故名北院。元好问报谓“北衙不理民”是也。

北院枢密使。

知北院枢密使事。

知枢密院事。

北院枢密副使。

知北院枢密副使事。

同知北院枢密使事。

签书北枢密院事。

北院都承旨。

北院副承旨。

北院林牙。

知北院贴黄。

给事北院知圣旨头子事。

掌北院头子。

北枢密院敞史。

北院郎君。

北枢密院通事。

北院椽史。

北枢密院中丞司。

北南枢密院点检中丞司事。

总知中丞司事。

北院左中丞北院右中丞。

同知中丞司事。

北院侍御。

契丹南枢密院。掌文铨、部族、丁赋之政，凡契丹人民皆属焉。以其牙帐居大内之南，故名南院。元好问所谓“南衙不主兵”是也。

南院枢密使。

知南院枢密使事。

知南院枢密事。

南院枢密副使。

知南院枢密副使事。

同知南院枢密使事。

签书南枢密院事。

南院都承旨。

南院副承旨。

南院林牙。

知雨院贴黄。

给事南院知圣旨头子事。

掌南院头子。

南枢密院敞史。

南院郎君。

南枢密院通事。

南院掾史。

南枢密院中丞司。

北南枢密院点检中丞司事。

总知中丞司事。

南院左中丞。南院有中丞。

同知中丞司事。

南院侍御。

北宰相府。掌佐理军国之大政，皇族四帐世预其选。

北府左宰相。

北府右宰相。

总知军国事。

知国事。

南宰相府。掌佐理军国之大政，国舅五帐世预其选。

南府左宰相。

南府右宰相。

总知军国事。

知国事。

北大王院。分掌部族军民之政。

北院大王。初名迭刺部夷离堇，太祖分北、南院，太宗会同元年改夷离堇为大王。知北院大王事。

北院太师。

北院太保。

北院司徒。

北院司空。

北院郎君。

北院都统军司。掌北院从军之政令北院统军使。

北院副统军使。

北院统军都监。

北院详稳司。掌北院部族军马之政令。

北院详稳。北院都监。

北院将军。

北院小将军北院都部署司。掌北院部族军民之事。

北院都部署北院副部署。

南大王院。分掌部族军民之政。

南院大王。

知南院大王事。

南院太师。

南院太保。天庆八年，省南院太保。

南院司徒。

南院司空。

南院郎君。

南院都统军司。掌南院从军之政令。

南院统军使。

南院副统军使。

南院统军都监。

南院详稳司。掌南院部族军马之政令。

南院详稳。

南院都监。

南院将军。

南院小将军。

南院都部署司。掌南院部族军民之事。

南院都部署。

南院副部署。

宣徽北院。太宗会同元年置，掌北院御前抵应之事。北院宣徽使。

知北院宣徽事。

北院宣徽副使。

同知北院宣徽事。

宣徽南院。会同元年置，掌南院御前祗应之事。

南院宣徽使。

知南院宣徽事。

南院宣徽副使。

同知南院宣徽事。

大于越府。无职掌，班百僚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辽国尊官，犹南面之有三公。太祖以遥辇氏于越受禅。终辽之世，以于越得重名者三人：耶律曷鲁、屋质、仁先，谓之三于越。

大于越。

大惕隐司。太祖置，掌皇族之政教。兴宗重熙二十一年，耶律义先拜惕隐，戒族人曰：“国家三父房最为贵族，凡天下风化之所自出，不孝不义，虽小不可为。”其妻晋国长公主之女，每见中表，必具礼服。义先以身率先，国族化之。辽国设官之实，于此可见。太祖有国，首设此官，其后百官择人，必先宗姓。

惕隐。亦日梯里已。

知惕隐司事。

惕隐都监。

夷离毕院。掌刑狱。

夷离毕。

左夷离毕。

右夷离毕。

知左夷离毕事。知右夷离毕事。

敞史。

选底。掌狱。

大林牙院。掌文翰之事。

北面都林牙。

北面林牙承旨。

北面林牙。

左林牙。

右林牙。

敌烈麻都司。掌礼仪。

敌烈麻都。

总知朝廷礼仪。

总礼仪事。

文班司。所掌未详。

文班太保。

文班林牙。

文班牙署。

文班吏。

阿札割只。所掌未详。遥辇故宫，后并枢密院。

阿札割只。

北面御帐官三皇圣人也，当淳朴之世，重门击柝，犹严于待暴客。辽之先世，未有城郭、沟池、宫室之固，毡车为营，硬寨为宫，御帐之官不得不谨。出于贵戚为侍卫，著帐为近侍，北南部族为护卫，武臣为宿卫，亲军为禁卫，百官番宿为宿直。奉宸以司供御，三班以肃会朝，硬寨以严晨夜。法制可谓严密矣。考其凡如左。侍卫司。掌御帐亲卫之事。

侍卫太师。

侍卫太保。

侍卫司徒。

侍卫司空侍卫。

近侍局。

近侍直长。

近侍。

近侍小底。

近侍详稳司。

近侍详稳近侍都监。

近侍将军。

近侍小将军。

北护卫府。掌北院护卫之事。皇太后宫有左右护卫。

北护卫太师。

北护卫太保。

北护卫司徒。

总领左右护卫司总领左右护卫。

左护卫司。

左护卫太保。

左护卫。

右护卫司。

石护卫太保。

右护卫。南护卫府。掌南院护卫之事。

南护卫太师。

南护卫太保。

南护卫司徒。

总领左有护卫司。

总领左右护卫。

左护卫司。

左护卫太保。

左护卫。

右护卫司。

右护卫太保。

右护卫。

奉宸司。掌供奉震御之事。

官名未详。

奉宸。

三班院。掌左、右、寄班之事。

左班都知。

右班都知。

寄班都知。

三班院祗候。

宿卫司。专掌宿卫之事。

总宿卫事。亦曰典宿卫事。

总知宿卫事。

同掌宿卫事。

宿卫官。

禁卫局。

总禁卫事。禁卫长。

宿直司。掌轮直官员宿直之事。皇太后宫有宿直卫。

宿直详稳。

宿直都监。

宿直将军。

宿直小将军。

宿直官。

宿直护卫。

硬寨司。掌禁围枪寨、下铺、传铃之事。

硬寨太保。

皇太子惕隐司。掌皇太子宫帐之事。

皇太子惕隐。

北面著帐官。

古者刑人不在君侧。叛逆家属没为著帐，执事禁卫，可为寒心。此辽世所以多变起肘掖欤。

著帐郎君院。遥辇痕德堇可汗以蒲古只等三族害于越室鲁，家属没入瓦里。应天皇太后知国政，析出之，以为著帐郎君、娘子，每加矜恤。世宗悉免之。其后内族、外戚及世官之家犯罪者，皆没入瓦里。人户益众，因复故名。皇太后、皇太妃帐，皆有著帐诸局。

著帐郎君节度使。

著帐郎君司徒。

祗候郎君班详稳司。

祗候郎君班详稳。

祗候郎君直长。

祗候郎君闸撒狘。

祗候郎君。祗候郎君拽刺。

左祗候郎君班详稳司。

左祗候郎君班详稳。

左祗候郎君直长。

左祗候郎君闸撒狘。

左祗候郎君。

左祗候郎君拽刺。

右祗候郎君班详稳司。

右祗候郎君班详稳。

右祗候郎君直长。

右祗候郎君闸撒狘。

右祗候郎君。

右祗郎君拽刺。

笔砚局。

笔砚祗候郎君。

笔砚吏。

牌印局牌印郎君。

裀褥局。

裀褥郎君。

灯烛局。

灯烛郎君。

床幔局。

床幔郎君。

殿幄局。

殿幄郎君。

车舆局。车舆郎君。

御盏局。

御盏郎君。

本班局。

本班郎君。

皇太后祗应司。

领皇太后诸局事。

知皇太后宫诸司事。

皇太妃祗应司。

皇后祗应司。

近位祗应司。

皇太子祗应司。

亲王祗应司。

著帐户司。本诸斡鲁朵户析出，及诸色人犯罪没人。凡御帐、皇太后、皇太妃、皇后、皇太子、近位、亲王祗从、伶官，皆充其役。

著帐节度使。

著帐殿中。

承应小底局。

笔砚小底。

寝殿小底。

佛殿小底。

司藏小底。

习马小底。

鹰坊小底。

汤药小底。

尚饮小底。盥漱小底。

尚膳小底。

尚衣小底。

裁造小底。

北面皇族帐官肃祖长子洽窅之族在五院司；叔子葛刺、季子洽礼及懿祖仲子帖刺、季子褭古直之簇旨在六院司。此五房者，谓之二院皇族。玄祖伯子麻鲁无后，次子岩木之后日孟父房；叔子释鲁曰仲父房；季子力德祖，德祖之元子是为太祖天皇帝，谓之横帐；次曰刺葛，曰迭刺，曰寅底石，曰安端，曰苏，皆曰季父房。此一帐三房，谓之四帐皇族。二院治之以北、南二王，四帐治之以大内惕隐，皆统于大惕隐司。

大内惕隐司。掌皇族四帐之政教。

大内惕隐。

知大内惕隐事。

大内惕隐都监。

大横帐常衮司。掌太祖皇帝后九帐皇族之事。

横帐常衮。亦曰横帐敞稳。

横帐太师。

横帐太保。

横帐司空。

横帐郎君。

横帐知事。

孟父族帐常衮司。掌蜀国王岩木房族之事。

仲父族帐常衮司。掌隋国王释鲁房族之事。

季父族帐常衮司。掌德祖皇帝三房族之事。

四帐都详稳司。掌四帐军马之事。都详稳。

都监。

将军。本名敞史。

小将军横帐详稳司。

孟父帐详稳司。

仲父帐详稳司。

季父帐详稳司。

舍利司。掌皇族之军政。

舍利详稳。

舍利都监。

舍利将军。

舍利小将军。

舍利。

梅里。

亲王国。官制未详。

王府近侍。

王府祗候。

大东丹国中台省。太祖天显元年置，乾亨四年圣宗省。

左大相。

右大相。

左次相。

右次相。

王子院。掌王子各帐之事。

王子太师。

王子太保。

王子司徒。王子司空。

王子班郎君。

咐马都尉府。掌公主帐宅之事。

驰马都尉。

北面诸帐官辽太祖有帝王之度者三：代遥辇氏，尊九帐于御营之上，一也；灭渤海国，存其族帐，亚于遥辇，二也；并奚王之众，抚其帐部，拟于国族，三也。有英雄之智者三：任国舅以耦皇族，崇乙室以抗奚王，列二院以制遥辇是已。观北面诸帐官，可以见之矣。

遥辇九帐大常衮司。掌遥衮洼可汗、阻午可汗、胡刺可汗、苏可汗、鲜质可汗、昭古可汗、耶澜可汗、巴刺可汗、痕德堇可汗九世宫分之事。太祖受位于遥辇，以九帐居皇族一帐之上，设常衮司以奉之，有司不与焉。凡辽十二宫、五京，皆太祖以来征讨所得，非受之于遥辇也。其待先世之厚，蔑以加矣。辽俗东向而尚左，御帐东向，遥辇九帐南向，皇族三父帐北向。

东西为经，南北为纬，故谓御营为横帐云。

大常衮。亦日敞稳。

遥辇太师。

遥辇太保遥辇太尉。

遥辇司徒。

遥辇司空。

遥辇侍中。一作世烛。太宗会同元年置。

敞史。

知事。

遥辇帐节度使司。节度使。

节度副使。

遥辇糺稳司。

遥辇糺详稳。

遥辇糺都监。

遥辇糺将军。

遥辇糺小将军。

遥辇克。官名未详。

大国舅司。掌国舅乙室已、拔里二帐之事。太宗天显十年，合皇太后二帐为国舅司；圣宗开泰三年，又并乙室己、拔里二司为一帐。

乙室已国舅大翁帐常衮。一件敞稳。

乙室己国舅小翁帐常衮。

拔里国舅大父帐常衮。

拔里国舅少父帐常衮。

国舅太师。

国舅太保。

国舅太尉。

国舅司徒。

国舅司空。

敞史。太宗会同元年，改郎君为敞史。

知事。

国舅乙室已大翁帐详稳司。

国舅详稳。

国舅都监。

国舅本族将军。

国舅本族小将军。兴宗重熙五年，枢密院奏，国舅乙室己小翁帐敞史，准大横帐及国舅二父帐，改为将军。

国舅乙室己小翁帐详稳司。

国舅拔里大父帐详稳司。

国舅拔里少父帐详稳司。

国舅夷离毕司国舅夷离毕。

国舅左夷离毕。

国舅右夷离毕。

敞史。

国舅帐克。

国舅别部。世宗置。

官制未详。

国舅别部敞史。圣宗太平八年，见国舅别部敞史萧塔葛。

渤海帐司。官制末详。

渤海宰相。

渤海太保。

渤海挞马。

渤海近侍详稳司；奚王府。

乙室王府。并见《部族官》。

北面宫官辽建诸宫斡鲁朵，部族、蕃户，统以北面宫官。具如左。

诸行宫都部署院。总契丹汉人诸行宫之事。

诸行宫都部署。

知行宫诸部署司事。

诸行宫副部署。

诸行宫判官。契丹行宫都部署司。总行在行军诸斡鲁朵之政令。

契丹行宫都部署。

知契丹行宫都部署事。

契丹行宫副部署。

契丹行宫判官。

行宫诸部署司。掌行在诸宫之政令。

行宫都部署。

行宫副部署。

行宫部署判官。

十二宫职名总目：某宫。

某宫使。

某宫副使。

某宫太师。

某宫太保。

某宫侍中。太宗会同元年置，亦曰世烛。

某宫都部署司。掌本宫契丹军民之事。

某宫都部署。

某宫副部署。

某宫判官。

某宫提辖司。官制未详。

某宫马群司。

侍中。

敞史。

某石烈。石烈，县也。

夷离堇。本名弥里马特本，改辛衷，会同元年升。

麻普。本名达刺干，会同元年改。牙书。会同元年置。

某瓦里。内族、外戚、世官犯罪，没入瓦里。

抹鹘。

某抹里。

闸撒狘。

某得里。官名未详。

太祖弘义宫。

太宗永兴宫。

世宗积庆宫。

应天皇太后长宁宫。

穆宗延昌宫。

景宗彰愍宫。

承天皇太后崇德宫。

圣宗兴圣宫。

兴宗延庆宫道宗太和宫。

天祚永昌宫。

孝文皇太弟敦睦宫。

文忠王府。

己上十二宫一府，部署、提辖、石烈、瓦里、抹里、得里等，并见《营卫志》。

押行宫辎重夷离毕司。掌诸宫巡幸扈从辎重之事。

夷离毕。

敞史。

## 卷四十六志第十六　百官志二　北面部族官

部族，详见《营卫志》。设官之制具如左。

部族职名总目：大部族。

某部大王。本名夷离堇。

某部左宰相。

某部右宰相。

某部太师。

某部太保。

某部太尉。

某部司徒。本名惕隐。

某部节度使司。

某部节度使。

某部节度副使。

某部节度判官。

某部族详稳司。

某部族详稳。某部族都监。

某部族将军。

某部族小将军。

某石烈。

某石烈夷离堇。

某石烈麻普。亦曰马步，本名石烈达刺干。

甘石烈牙书。

某弥里。弥里，乡也。

辛衮。本曰马特本。

小部族。

某部族司徒府。

某部族司徒。

某部族司空。

某部族节度使司。

某部族详稳司。

某石烈。

令稳。

麻普。

牙书。

某弥里。

辛衮五院部。有知五院事，在朝曰北大王院。

六院部。有知六院事，在朝曰南大王院。

乙室部。在朝曰乙室王府。有乙室府迪骨里节度使司。

奚六部。在朝曰奚王府。有二常衮，有二宰相，又有吐里太尉，有奚六部汉军详稳，有奚拽刺详稳，有先离挞览官。

已上四大王府，为大部族。品部。

楮特部。

乌隗部。

突吕不部。

突举部。

涅刺部。

遥里部。

伯德部。

堕瑰部。

楚里部。

奥里部。

南克部。

北克部突吕不室韦部。

涅刺拿古部。

迭刺迭达部。

乙室奥隗部。

楮特奥隗部。

品达鲁虢部。

乌古涅刺部。

图鲁部。

撒里葛部。

窈爪部。

耨碗爪部。

讹仆括部。

特里特勉部。

稍瓦部。曷术部。

隗衍突厥部。

奥衍突厥部。

涅刺越兀部。

奥衍女直部。

乙典女直部。

斡突碗乌古部。

迭鲁敌烈部。

大黄室韦部。

小黄室韦部。二黄室韦闼林，改为仆射。

术哲达鲁虢部；梅古悉部。

颉的部。

匿讫唐古部。

北唐古部。

南唐古部。

鹤刺唐古部。

河西部。

北敌烈部。

薛特部。

伯斯鼻骨部。

达马鼻骨部。

五国部。

已上四十九节度，为小部族。

北面坊场局冶牧厩等官辽始祖涅里究心农工之事，太祖尤拳拳焉，畜牧畋渔固俗尚也。坊场牧厩，设官如左。诸坊职名总目：某坊使。

某坊副使。

某坊详稳司。

某坊详稳。

某坊都监。

鹰坊。

铁坊。

五坊。未详。

八坊。内有军器坊，余未详。

已上坊官。

围场。

围场都太师。

围场都管。

围场使。

围场副使。

已上场官。

局官职名总目：某局使。

某局副使。

客省局。

器物局。

太医局。

医兽局。有四局都林牙。

已上局官。

五冶。未详。

太师。已上冶官。

群牧职名总目：某路群牧使司。

某群太保。

某群侍中。

某群敞史。

总典群牧使司。

总典群牧部籍使群牧都林牙。

某群牧司。

群牧使。

群牧副使。

西路群牧使司。

倒塌岭西路群牧使司。

浑河北马群司。

漠南马群司。

漠北滑水马群司。

牛群司。

己上群牧官。

尚厩。

尚厩使，尚厩副使。

飞龙院。

飞龙使。

飞龙副使。

总领内外厩马司。

总领内外厩马。己上诸厩官。

监鸟兽详稳司职名总目：监某鸟兽详稳。

监某鸟兽都监。

监某鸟。

监某兽。

监鹿详稳司。

监雉。

已上监养鸟兽官。

北面军官辽宫帐、部族、京州、属国，各自为军，体统相承，分数秩然。雄长二百余年，凡以此也。考其可知者如左。

天下兵马大元帅府。太子、亲王总军政。

天下兵马大元帅。

副元帅。

大元帅府。大臣总军马之政。

大元帅。

副元帅。

都元帅府。大将总军马之事。

兵马都元帅。

副元帅。

同知元帅府事。

便宜从事府。亦曰便宜行事。

便宜从事。

大详稳司。

大详稳。

都监。将军。

小将军。

军校。

队帅。

东都省。分掌军马之政。

东都省太师。

西都省。分掌军马之政。

西都省太师。

大将军府。各统所治军之政令。

大将军。

上将军。

将军。

小将军。

护军司。

护军司徒。

卫军司。

卫军司徒。

诸路兵马统署司。

诸路兵马都统署。

诸路兵马副统署。

左皮室详稳司。

右皮室详稳司。

北皮室详稳司。

南皮室详稳司。太宗选天下精甲三十万为皮室军。初，太祖以行营为宫，选诸部豪健千余人，置为腹心部，耶律老古以功为右皮室详稳。则皮室军自太祖时己有，即腹心都是也。

太宗增多至三十万耳。黄皮室军详稳司。黄皮室，属国名。

属珊军详稳司。应天皇太后置，军二十万。选蕃汉精兵，珍美如珊瑚，故名。

舍利军详稳司。统皇族之从军者，横帐、三父房属焉。

北王府舍利军详稳司。五院皇族属焉。

南王府舍利军详稳司。六院皇族属焉。

禁军都详稳司。掌禁卫诸军之事。

各部族舍利司。掌备部族子弟之军政。

郎君军详稳司。掌著帐郎君之军事。

拽刺军详稳司。走卒谓之拽刺。

旗鼓拽刺详稳司。掌旗鼓之事。

千拽刺详稳司。

猛拽刺详稳司。

墨离军详稳司。

炮手军详稳司。掌飞炮之事。

弯手军详稳司。掌强弩之事。

铁林军详稳司。

大鹰军详稳司。

鹰军详稳司。

鹘军详稳司。大、小鹘军，即二室韦军号。

凤军详稳司。

龙军详稳司。

飞龙军详稳司。

虎军详稳司。

熊军详稳司。

左铁鹞子军详稳司。

右铁鹞子军详稳司。龙卫军详稳司威胜军详稳司。

天云军详稳司。

特满军详稳司。

敌烈军详稳司。

敌烈皮室详稳司。

希里奚军详稳司。

涅哥奚军详稳司。

渤海军详稳司。

女古烈详稳司。

奚王南克军详稳司。诸帐并有克官为长，余同详稳司。

奚王北克军详稳司。

国舅帐克军。

三克军。

频必克军。

九克军。

十二行糺军。诸糺并有司徒，余同详稳司。

各官分糺军。

遥辇糺军。

各部族糺军。

群牧二糺军。

怨军八营都详稳司。天祚天庆六年，命秦晋王淳募辽东饥民，得二万余人，谓之怨军。及淳僭位，改号常胜军。

前宜营。八营皆以所募州名为号。

后宜营。

前锦营。

后锦营。干营。

显营。

干显大管。

岩州营。

北面边防官辽境东接高丽，南与梁、唐、晋、汉、周、宋六代为劲敌，北邻阻卜、术不姑，大国以十数；西制西夏、党项、吐浑、回鹘等，强国以百数。居四战之区，虎踞其间；莫敢与撄，制之有尔故而。观于边防之官，太祖、太宗之雄图见矣。

诸军都虞候司。

都虞候。

奚王府。见《部族官》。

大惕隐司。见《帐官》。

大国舅司。

大常衮司。

五院司。见《部族官》。

六院司。

沓温司。未详。

已上上京路诸司，控制诸奚。

诸部署职名总目：某兵马都部署。

某兵马副部署。

某兵马都监。

某都部署判官。

诸指挥使职名总目：某军都指挥使。

某军副指挥使。某军都监。

诸统军使职名总目：有都统军使、副使、都监等官。

东京兵马都部署司。

契丹、奚、汉、渤海四军都指挥使司。

契丹奚军都指挥使司。

汉军都指挥使司。

渤海军都指挥使司。

东京都统军使司。

东京都详稳司。

保州都统军司。

汤河详稳司。亦曰南文直汤河司。

杓窊司。未详。

金吾营。属南面。

铜州北兵马指挥使司。

涞州南兵马指挥使司。

己上辽阳路诸司，控扼高丽。

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一件都监署司。

黄龙府铁骊军详稳司。

咸州兵马详稳司。有知咸州路兵马事、同知咸州路兵马事、威州誳将。

东北路都统军使司。有掌法官，道宗大安六年置。

己上长春路诸司，控制东北诸国。

南京都元帅府。本南京兵马都总管府，兴宗重熙四年改。

有都元帅、大元帅。

南京兵马都总管府。属南面。有兵马都总管，有总领南面边事，有总领南面军务，有总领南面戍兵等官。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司。属南面。

侍卫控鹤都指挥使司。属南面。

燕京禁军详稳司。

南京都统军司。又名燕京统军司。圣宗统和十二年复置南京统军都监。

牛栏都统领司。

都统领。

副统领。

距马河戍长司。圣宗开泰七年，沿距马河宋界东西七百余里，特置戍长一员巡察。

戍长。

监军寨统领司。

石门统领司。

南皮室军详稳司。

北皮室军详稳司。

猛拽刺详稳司。

管押平川甲马司。

管押平川甲马。

已上南京诸司，并隶元帅府，备御宋国。

西南面安抚使司。

西南面安抚使。

西南面都招讨司。太祖神册元年置。亦曰西南路描讨司。

西南面招讨使。

西南边大详稳司。

西南路详稳司。

西南面五押招讨司。

五押招讨大将军。西南路巡察司。又有西南巡边官。

西南路巡察将军。

西南面巡检司。

西南面巡检。

西南面同巡检。

西南面拽刺详稳司。

山北路都部署司。又有知山北道边境事官。

金肃军都部署司。

南王府。见《北面朝官》。

北王府。

乙室王府。

山金司。一作山阴司。置在金山之北。

已上西京诸司，控制西夏。

西北路招讨使司。有知西路招讨事，有监军。

西北路管押详稳司。

西北路总领司。有总领西北路军事官。

领西北路十二班军使司。

契丹军详稳司。

吐浑军详稳司。

述律军详稳司。

禁军详稳司。

奚王府舍利军详稳司。

大室韦军详稳司。

小室韦军详稳司。

北王府军详稳司。

特满军详稳司。

群牧军详稳司。宫分军详稳司。

西北路金吾军。属南面。

西北路兵马都部署司。

西北路阻卜都部署司。

西北路统军司。

西北路戍长司。

西北路禁军都统司。

西北部镇抚司。兼掌西北诸部军民。有镇抚西北部事官。

西北路巡检司。

黑水河提辖司。在中京黔州置。

已上西北路诸司，控制诸国。

东北路兵马详稳司。亦曰东北面详稳司。

东北路监军马司。有东北路监军马使，有管押东北路军马事官。东北路女直详稳司。

北女直兵马司。在东京辽州置。

已上东北路诸司。

东路兵马都总管府。有东路兵马都总管，有同知东路兵马事官。东路都统军使司。

遥里等十军都详稳司。

遥里军诸详稳司。未详。

龙水诸夷安抚使。

已上东路诸司。

西南面节制司。有节制西南诸军事。

西南面都统军司。

已上西南边诸司。山西兵马都统军司。

西路招讨使司。

西边大详稳司。

西蕃都军所。圣宗统和四年置，授李继冲。

夏州管内蕃落使。圣宗统和四年置，授李继迁。

倒塌岭节度使司。

倒塌岭统军司。

塌西节度使司。

塌母城节度使司。

已上西路诸司。

北面行军官辽行军官，枢密、都统、部署之司，上下相维，先锋、两翼严重，中军于远探侦候为尤谨，临阵委重于监战。司存有常，秩然整暇，所以为制胜之道也。

行枢密院。有左、右林牙，有参谋。

行军都统所。有监军，有行军诸部都监，有监战。

行军都统。

行军副都统。

行军都监。

行军都押司。有都押官、副押官。

行军都部署司。

先锋使司先锋都统所。

左翼军都统所。

右翼军都统所。

中军都统所。

御营都统所。远探军。有小校，有拽刺。

候骑。有侦候，有候人，有拽刺。

东征行枢密院。

东征都统所。亦曰东面行军都统所，又曰东路行军都统所。

东征统军司。

东征先锋使司。

西征统军司。

南征都统所。亦曰南面行军都统所。

南征统军司。

南面行营总管府。

南面行营都部署司。

河南道行军都统所。

北道行军都统所。

东北面行军都统所。

西北面行军都统所。

西南面行军都统所。

北面属国官。

辽制，属国、属部官，大者拟王封，小者准部使。命其酋长与契丹人区别而用，恩戚兼制，得柔远之道。考其可知者具如左。属国职名总目：某国大王。

某国于越。

某国左相。

某国右相。

某国惕隐。亦曰司徒。

某国太师。某国太保。

某国司空。本名闼林。

某国某部节度使司。

某国某部节度使。

某国某部节度副使。

某国详稳司。

某国详稳。

某国都监。

某国将军。

某国小将军。

大部职名：并同属国。

诸部职名：并同部族。

女直国顺化王府。景宗保宁九年，女直国来请宰相、夷离堇之职，以次授者二十一人。圣宗统和八年，封女直阿海为顺化王，亦作阿改。天祚天庆二年有顺国女直阿鹘产大王。

北女直国大王府。

南文直国大王府。

昌苏馆路女直国大王府。亦曰合苏衮部女直王，又曰合素女直王，又曰苏馆都大王。圣宗太平六年，曷苏馆诸部许建旗鼓。

长白山女直国大王府。圣宗统和三十年，长白山三十部女直乞授爵秩。

鸭绿江文直大王府。

濒海女直国大王府。

阻卜国大王府。阻卜扎刺部节度使司。

阻卜诸部节度使司。圣宗统和二十九年置。

阻卜别部节度使司。

西阻卜国大王府。

北阻卜国大王府。

西北阻卜国大王府乞粟河国大王府。

城屈里国大王府。

术不姑国大王府。亦曰述不妨。又有直不姑。

阿萨兰回鹘大王府。亦曰阿思懒王府。

回鹘国单于府。

兴宗重熙二十二年，诏回鹘部副使以契丹人充。

沙州回鹘忳煌郡王府。

甘州回鹘大王府。

高昌国大王府。

党项国大王府。

西复国西平王府。

高丽国王府。

新罗国王府。

曰本国王府。

吐谷浑国王府。

吐浑国王府。

辖戛斯国王府。

室韦国王府。

黑车子室韦国王府。

铁骊国王府。

靺鞨国王府。沙陀国王府。

濊貊国王府。

突厥国王府西突厥国王府。

斡朗改国王府迪烈德国王府。亦曰敌烈，亦曰迭烈德。

于厥国王府。

越离睹国王府。亦曰斡离都。

阿里国王府。

袄里国王府。

朱灰国王府。

乌孙国王府。

于阗国王府。

狮子国王府。

大食国王府。

西蕃国王府。

大蕃国王府。

小蕃国王府。

吐蕃国王府。

阿撒里国王府。

波刺国王府。

惕德国王府。

仙门国王府。

铁不得国王府。

鼻国德国王府。

辖刺国只国王府。

赁烈国王府。获里国王府。

怕里国王府。

噪温国王府。

阿钵颇得国王府。

阿钵押国王府。

拏没里国王府。

要里国王府。

徒睹古国王府。亦曰徒鲁古。

素撒国王府。

夷都衮国王府。

婆都鲁国王府。

霸斯黑国王府。

达离谏国王府。

达卢古国王府。

三河国王府。

核列哿国王府。

述律子国王府。

殊保国王府。

蒲昵国王府。

乌里国王府。

已上诸国。

蒲卢毛朵部大王府。

回跋部大三府。

嵓母部大王府。

黄龙府女直部大王府。道宗大康八年，赐官及印。

吾秃婉部大王府。

乌隈于厥部大王府。婆离八部大王府。

于厥里部族大王府。太宗会同三年，赐旗鼓。

已上大部。

生女直部。

直不姑部。

狐山部。

拔思母部。

茶扎刺部。

粘八葛部。

耶睹刮部。

耶迷只部。

挞术不姑部。

渤海部。

西北渤海部。

达里得部。亦曰达离底。

乌古部。

隈乌古部。

三河乌古部。

乌隈乌骨里部。

敌烈部。

迪离毕部。

涅刺部。

乌濊部。已上三部，隶夫人婆底里东北路管押司。

鉏德部。

谛居部。亦曰谛举部。

涅刺奥隗部。

八石烈敌烈部。迭刺葛部。

兀惹部。亦曰乌惹部。

党项部。

隗衍党项部。

山南党项部。

北大浓兀部。

南大浓兀部。

九石烈部。

嗢娘改部。

鼻骨德部。

退欲德部。

涅古部遥思拈部。

划离部。圣宗统和元年，划离部请今后详稳于当部人内选授，不许。

四部族部。

四蕃部。

三国部。

素昆那山东部。

胡母思山部。

庐不姑部。

照姑部。

白可久部。

俞鲁古部。

七火室韦部。

黄皮室韦部。

瑶稳部。嘲稳部。

二女古部。

蔑思乃部。

麻达里别古部。

梅里急部。

斡鲁部。

榆里底乃部。

率类部。

五部番部。

蒲奴里部。

闸古胡里扒部。

已上诸部。

## 卷四十七志第十七上　百官志三　南面朝官

契丹国自唐太宗置都督、刺史，武后加以五封，玄宗置经略使，始有唐官爵矣。其后习闻河北藩镇受唐官名，于是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于部族。太祖因之。大同元年，世宗始置北院枢密使。明年，世宗以高勋为南院枢密。则枢密之设，盖自太宗入汴始矣。天禄四年，建政事省。于是南面官僚可得而书。

其始，汉人枢密院兼尚书省，吏、兵刑有承旨，户、工有主事，中书省兼礼部，别有户部使司。以营州之地加幽、冀之年，用是适足矣。

中叶弥文，耶律杨六为太傅，知有三师矣。忽古质为太尉，知有三公矣。于斡古得为常侍，刘泾为礼部尚书，知有门下、尚书省矣。库部、虞部、仓部员外出使，则知备郎官列宿之员。

室昉监修，则知国史有院。程翥舍人，则知起居有注。邢抱朴承旨，五言敷学士，则知有翰林内制。张干政事舍人，则知有中书外制。大理、司农有卿，国子、少府有监，九卿、列监见矣。金吾、千牛有大将，十六列互见矣。太子上有师保，下有府率，东宫备官也。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咸在方州，如唐制也。

凡唐官可考见者，列具于篇；无征者不书。

南面朝官辽有北面朝官矣，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诚有志帝王之盛制，亦以招徕中国之人也。

三师府。本名三公，汉以巫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故称三师。

太师。穆宗应历三年见太师唐骨德。

太傅。太宗会同元年命冯通守太傅。

太保。会同元年刘邈守太保。

少师。《耶律资忠传》见少师萧把哥。

少傅。

少保。

掌印。耶律乙辛，重熙中掌太保印。

三公府。先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后汉更名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唐太尉、司徒、司空，又名三司。

太尉。太宗天显十一年见太尉赵思温。

司徒。世宗天禄元年见司徒划设。

司空。圣宗统和三十年见司空邢抱质。

汉人枢密院。本兵部之职，在周为大司马，汉为太尉。唐季宦官用事，内置枢密院，后改用士人。晋天福中废，开远元年复置。太祖初有汉儿司，韩知古总知汉儿司事。太宗入汴，因晋置枢密院，掌汉人兵马之政，初兼尚书省。

枢密使。太宗大同元年见枢密使李崧。知枢密使事。

知枢密院事。

枢密副使。杨遵勖，咸雍中为枢密副使。

同知枢密院事。圣宗太平六年见同知枢密院事耶律迷离己。

知枢密院副使事。杨晰，兴宗重熙十二年知枢密院副使事。

枢密直学士。圣宗统和二年见枢密直学士郭嘏。

枢密都承旨。圣宗开泰九年见枢密都承旨韩绍芳。

枢密副承旨。杨遵勋，重熙中为枢密副承旨。

吏房承旨。

兵刑房承旨。

户房主事。

厅房即工部主事。

中书省。初名政事省。太祖置官，世宗天禄四年建政事省，兴宗得熙十三年改中书省。

中书令。韩延徽，太祖时为政事令，韩知古，天显初为中书令；会同五年又见政事令赵延寿。

大丞相。太宗大同元年见大丞相赵延寿。

左丞相，圣宗太平四年见左丞相张俭。

右丞相。圣宗开泰元年见右丞相马保忠。

知中书省事。萧孝友，兴宗重熙十年知中书省事。

中书侍郎。韩资让，寿隆初为中书侍郎。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祖加王郁同政事门下平章事，太宗大同元年见平章事张砺。

参知政事。圣宗统和十二年见参知政事邢抱朴。

堂后宫。太平二年见堂后宫张克恭。

主事。守当官。并见耶律俨《建官制度》。

令史。耶律俨，道宗咸雍三年为中书省令史。

中书舍人院。

中书舍人。室昉，景宗保宁间为政事舍人；道宗咸雍三年见中书舍人马铉。

右谏院。

右谏议大夫。圣宗统和七年见谏议大夫马得臣。

右补阙右拾遗。刘景，穆宗应历初为右拾遗。

门下省。

侍中。赵思忠，太宗会同中为侍中。

常侍。兴宗重熙十四年见常侍斡古得。

散骑常侍。马人望，天祚乾统中为左散骑常侍。

给事中。圣宗统和二年见给事中郭嘏。

门下侍郎。杨晰，清宁初为门下侍邯。

起居舍人院。

起居舍人。圣宗开泰五年见起居舍人程翥。

知起居注。耶律敌烈，重熙末知起居注。

起居郎。杜防，开泰中为起居郎。

左谏院。

左谏议大夫。

左补阙。

左拾遗。统和三年见左拾遗刘景。

通事舍人院。

通事舍人。统和七年见通事舍人李琬。

符宝司。

符宝郎。耶律玦，重熙初为符宝郎。东上阁门司。太宗会同元年置。

东上阁门使。《韩延徽传》见东上阁门使郑延丰。

东上阁门副便。

西上阁门司。

西上阁门使。统和二十一年见西上阁门使丁振。

西上阁门副使。

东头承奉班。

东头承奉官。韩德让，景宗时为东头承奉官。

西头承奉班。

西头承奉官。

通进司。

左通过。

右通过。耶律瑶质，景宗时为右通进。

登闻鼓院。

登闻鼓使。

匦院。

知匦院使。太平三年见知匦院事杜防。

诰院。

诰院给事。耶律铎斡，重熙末为诰院给事。

尚书省。太祖尝置左右尚书。

尚书令。萧思温，景宗保宁初为尚书令。

左仆射。太祖初康默记为左尚书，三年见左仆射韩知古。

右仆射。太宗会同元年见右仆射烈束。

左丞。武白为尚书左丞。

右丞。

左司郎中。

右司郎中。左司员外郎。

右司员外郎。

六部职名总目：某部。

某部尚书。圣宗开泰元年见吏部尚书刘绩。

某部侍郎。王观，兴宗重熙中为兵部侍郎；李浣，穆宗朝累迁工部侍郎。

某部郎中。刘辉，道宗大安末为礼部郎中。

某部员外郎。开泰五年见礼部员外郎王景运。

某部郎中。圣宗统和九年见虞部郎中崔。诸曹郎官未详。

御史台。太宗会同元年置。

御史大夫。会同九年见御史大夫耶律解里。

御史中丞。

侍御。重熙七年见南面侍御壮骨里。

殿中司。

殿中。圣宗开泰元年见殿中高可恒。

殿中丞。

尚舍局。见《辽朝杂礼》。

奉御。

尚乘局奉御。

尚辇局奉御。

尚食局奉御。

尚衣局奉御。

翰林院。掌天子文翰之事。

翰林都林牙。兴宗重熙十三年见翰林都林牙耶律庶成。

南面林牙。耶律磨鲁古，圣宗统和初为南面林牙。

翰林学士。太宗大同元年见和凝为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承旨。《赵延寿传》见翰林学士承旨张砺。

翰林祭酒。韩德崇，景宗保宁初为翰林祭酒。

知制诰。室昉。室昉，太宗入汴，诏知制诰。

翰林画院。

翰林画待诏。圣宗开泰七年见翰林画待诏陈升。

翰林医官。天祚保大二年见提举翰林医官李奭国史院。

监修国史。圣宗统和九年见监修国史室昉。

史馆学士。景宗保宁八年见史馆学士。

史馆修撰。刘辉，大安末为史馆修撰。

修国史。耶律块，重熙初修国史。

宣政殿。

宣政殿学士。穆宗应历元年见宣政殿学士李浣。

观书殿。

观书殿学士。王鼎，寿隆初为观书殿学士。

昭文馆。

昭文馆直学士。杨遵勖子晦为昭文馆直学士。

崇文馆。

崇文馆大学士。韩延徽，太祖时为崇文馆大学士。

乾文阁。

乾文阁学士。王观，道宗咸雍五年为乾文阁学士。

宣徽院。太宗会同元年置。

宣徽使。

知宣徽院事。马得臣，统和初知宣徽院事。

宣徽副使。

同知宣徽使事。

同知宣徽院事。

内省。内省使。圣宗太平九年初见内省使内省副使。

内藏库。

内藏库提点。道宗清宁元年见内藏库提点耶律乌骨。

内侍省。

黄门令。

内谒者。

内侍省押班。

内侍左厢押班。

内侍右厢押班。

契丹、汉儿、渤海内侍都知。

左丞宣使。

右丞宣使。

内库。

都提点内库。

尚衣库。

尚衣库使。

汤药局。

都提点、勾当汤药。

内侍省官，并见《王继恩》、《赵安仁传》。

客省。太宗会同元年置。

都客省。兴宗重熙十年见都客省回鹘重哥。

客省便。会同五年见客省使耶律化哥。

左客省使。萧护思，应历初为左客省使。

有客省使。

客省副使。

四方馆。四方馆使。高勋，太宗入汴为四方馆使。

四方馆副使。道宗咸雍五年，诏四方馆副使止以契丹人充。

引进司。

引进使。圣宗统和二十八年见引进使韩杞。

点签司。

同签点签司事。兴宗重熙六年见同签点签司事耶律圆宁。

礼信司。

勾当礼信司。兴宗重熙七年见勾当礼信司骨欲。

礼宾使司。

礼宾使。大公鼎曾祖忠为礼宾使。

寺官职名总目：某卿。兴宗景福元年见崇禄卿李可封。

某少卿。耶律俨子处贞为太常少卿。

某丞。

某主簿。

太常寺。有博士、赞引、太祝、奉礼郎、协律郎。

诸署职名总目：某署令。

某署丞。

太乐署。

鼓吹署。

法物库。《辽朝杂礼》有法物库所掌图籍。

法物库使。

法物库副使。

崇禄寺。本光禄寺，避太宗讳改。

卫尉寺。

宗正寺。职在大惕隐司。太仆寺。有乘黄署。

大理寺。有提点大理寺，有大理正，圣宗统和十二年置。

鸿胪寺。

司农专。

诸监职名总目：某太监。兴宗景福元年见少府监马惮。

某少监。兴宗重熙十七年见将作少监王企。

某监丞。

某监主簿。

秘书监。有秘书郎，秘书郎正字。

著作局。

著作郎。

著作佐郎。杨晰，圣宗太平十一年为著作佐郎。

校书郎。杨桔，统和中为校书郎。

正字。开泰元年见正字李万。

司天监。有太史令，有司历，灵台郎，挈壶正，五官正，丞，主簿，五官灵台郎、保章正、司历、监候、挈壶正、司辰，刻漏博士，典钟，典鼓。

国子监。上京国子监，太祖置。

祭酒。

司业。

监丞。主簿。

国子学。

博士。武白为上京国子博士。

助教。

太府监。

少府监。将作监。

都水监。

已上文官。

诸卫职名总目：各卫。

大将军。圣宗开泰七年见皇子宗简右卫大将军。

上将军。王继忠，统和二十二年加左武卫上将军。

将军。圣宗太平四年见千牛卫将军萧顺。

折冲都尉。

果毅都尉。

亲卫。

勋卫。

翊卫。

左右卫。

左右骁卫。

左右武卫左右威卫。

左右领军卫。

左右金吾卫。

左右监门卫。

左右千牛卫。

左右羽林军。

左右龙虎军。

左右神武军。

左右神策军。

左右神威军。

已上武官。东宫三师府。凡东宫官多见《辽朝杂礼》。

太子太师。太宗大同元年见太子太师李崧。

太子太傅。世宗天禄五年见太子太傅赵莹。

太子太保。大同元年见太子太保赵莹。

太子少师。圣宗太平十一年见太子少师萧从顺。

太子少傅。耶律合里，重熙中为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大同元年见太子少保冯玉。

太子宾客院。

太子宾客。

太子詹事院。

太子詹事。

少詹事。

詹事丞。

詹事主簿。

太子司直司。

太子司直。

左春坊。

太子左庶子。

太子中允。圣宗太平五年见太子中允冯若谷。

太子司议郎。

太子左谕德。

太子左赞善大夫。

文学馆。

祟文馆学士。

崇文馆直学士。

太子校书郎。圣宗太平五年见太子校书郎韩滦。

司经局。太子洗马。刘辉，大安末为太子洗马。

太子文学。

太子校书郎。圣宗太平五年见太子校书郎张昱。

太子正字。

典设局。

典设郎。

宫门局。

宫门郎。

右春坊。

太子右庶子。

太子中舍人。

太子舍人。

太子右谕德。

右赞善大夫。

太子通事舍人。

太子家令寺。

太子家令。

丞。

主薄。

太子率更寺。

太子率更令。

丞。

主簿。

太子仆寺。

太子仆。

丞。

主簿。太子率府职名总目：某率。兴宗重熙十四年见率府率习罗。

太子左右卫率府。

太子左右司御率府。

太子左右清道率府。

太子左右监门率府。

太子左右内率府。

已上东宫官。

王傅府。

王傅。萧惟信，重熙十五年为燕赵王傅。

亲王内史府。

内史。道宗大康三年见内史吴家奴。

长史。

参军。

诸王文学馆。

诸王教授。姚景行，重熙中为燕赵国王教授。

诸王伴读。圣宗太平八年，长沙郡正宗允等奏选诸王伴读。

已上诸王府官。

南面宫官汉儿行宫都部署院。亦曰南面行宫都部署司。圣宗开泰九年改左仆射。

汉儿行宫都部署。开泰七年见汉儿行宫都部署石用中。

汉儿行宫副部署。兴宗重熙十五年见汉儿行宫副部署耶律敌烈。知南面诸行宫副部署。重熙十年见知南面诸行宫副部署耶律褭里。

同知汉儿行宫都部署事。道宗大康三年见同知汉儿行宫都部署事萧挞不也。

同签部署司事。耶律俨，大康中为同签部署司事。

都部署判官。耶律俨，咸雍中为都部署判官。

十二宫南面行宫都部署司职名总目：某宫汉人行宫都部署。

某官南面副都部署。

某宫同知汉人都部署。

弘义宫。

永兴宫。

积庆宫。

长宁宫。

延昌宫。

彰愍宫。

崇德宫。

兴圣宫。

延庆宫。

太和宫。

永昌宫。

敦睦宫。

## 卷四十八志第十七下　百官志四　南面京官

辽有五京。上京为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余四京随宜设官，为制不一。大抵西京多边防官，南京、中京多财赋官。

五京并置者，列陈之；特置者，分列于后。

三京宰相府职名总目：左相。

右相。

左平章政事。

右平章政事。

东京宰相府。圣宗统和元年，诏三京左右相、左右平章事。

中京宰相府。

南京宰相府。

诸京内省客省职名总目：某京某省便。

某京某省副使。耶律蒲奴，开泰末为上京内容省副使。

上京内省司。

东京内省司。《地理志》，东京大内不置宫嫔，唯以内省使、副、判官守之。

五京诸使职名总目：某京某使。王棠，重熙中为上京盐铁使。

知某京某使事。张孝杰，清宁间知户部使事。

某京某副使。刘伸，重熙中为三司副使。

同知某京某使事。道宗大康三年见挞不也同知度支使事。

某京某判官。圣宗太平九年见户部使判官。

上京盐铁使司。

东京户部使司。

中京度支使司。

南京三司使司。

南京转运使司。亦曰燕京转运使司。

西京计司。

五京留守司兼府尹职名总目：某京留守行某府尹事。圣宗统和元年见上京留守、行临潢尹事吴王稍。

某京副留守。天祚天庆六年见东京副留走高清臣。

知某京留守事。萧惠，开泰二年知东京留守事。

某府少尹。圣宗太平四年见临潢少尹郑弘节。

同知某京留守事。太平八年见中京同知耶律野。

同签某京留守事。萧滴冽，太平六年同签南京留事。

某京留守判官。室肪，天禄中为南京留守判官。

某京留守推官。圣宗开泰元年见中京留守推官李可举。

上京留守司。

东京留守司。

中京留守司。太宗大同元年命赵延寿为中京留守，治镇州。

圣宗统和十二年命室功为中京留守，治大定府。南京留守司。太宗天显三年升东平郡为南京，治辽阳。十三年以幽州为南京，治析津。圣宗开泰元年改幽都府为析津府。

西京留守司。

五京都总管府职名总目：某京都总管、知某府事。

同知某府事。圣宗太平五年见同知中京事萧尧衮。上京都总管府。

东京都总管府。

中京都部管府。

南京都总管府。

西京都总管府。

五京都虞候司职名总目：都虞候。

上京都虞候司。

东京都虞候司。

南京都虞候司。

西京都虞候司。

中京都虞候司。

五京警巡院职名总目：某京警巡使。

某京警巡副使。

上京警巡院。

东京警巡院。

中京警巡院。

南京警巡院。

西京警巡院。

五京处置使司职名总目：某京处置使。

上京处置司。

东京处置司。

中京处置司。

西京处置司。

南京处置司。

五京学职名总目：道宗清宁五年，诏设学养士，颁经及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

博士。

助教。

上京学。上京别有国子监，见朝官。

东京学。

中京学。中京别有国子监，与朝官同；南京学。亦曰南京太学，太宗置。圣宗统和十三年，赐水硙庄一区。

西京学。

已上五京官。

上京城隍使司。亦曰上京皇城使。

上京城隍使。韩德让，景宗时为上京皇城使。

东京渤海承奉官。圣宗开泰八年耶律八哥奏，渤海承奉班宜设官以统之，因置。

渤海丞奉都知押班。

辽阳大都督府。太宗会同二年置。

辽阳大都督。会同二年，都督曷鲁泊等关防辽阳东都。

东京安抚使司。

东京安抚使。

东京军巡院。《地理志》，东京有归化营军千余人，籍河朔亡命于此，置军巡院。

东京军巡使。

中京文思院。

中京文思使。马人望父佺为中京文思使。

中京路按问使司。

中京路按问使。耶律和尚，重熙二十四年为中京路按问使。

中京巡逻使司。

中京巡逻使。耶律古昱，开泰间为中京巡逻使。

中京大内都部署司。

中京大内都部署。圣宗开泰元年见中京大内都部署。

中京大内副部署。

南京宣徽院。

南京宣徽使。道宗寿隆元年见宣徽使耶律特末。

知南京宣徽院使事。

知南京宣徽院事。

南京宣徽副使。

同知南京宣徽院事。

南京处置使司。圣宗开泰元年见秦王隆庆为燕京管内处置使。

燕京管内处置使。

南京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司。

南京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萧讨古，乾亨初为南京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南京马步副指挥使。

南京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

南京马军都指挥使。

南京马军副指挥使。南京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便司。

南京步军都指挥使。

南京步军副指挥使。

南京栗园司。

典南京栗园。

云州宣谕招抚使司。

云州管内宣谕招抚使二员。统和四年见韩毗哥、邢抱朴为云州管内置谕招抚使。

南面大蕃府官黄龙府。

知黄龙府事。兴宗重熙十三年见知黄龙府事耶律欧里斯。

同知黄龙府事。

黄龙府判官。

黄龙府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

黄龙府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黄龙府侍卫亲军副指挥使。

黄龙府侍卫马军都指挥使。

黄龙府侍卫步军都指挥使。

黄龙府侍卫马军副指挥使。

黄龙府侍卫步军副指挥使。

黄龙府学。

博士。

助教。

兴中府。

知兴中府事。咸雍元年见知兴中府事杨绩。

同知兴中府事。

兴中府判官。兴中府学。

博士。

助教。

南面方州官辽东、西，燕、秦、汉、唐已置郡县，设官职矣。高丽、渤海因之。至辽，五京列峙，包括燕、代，悉为畿甸。二百余年，城郭相望，田野益辟。冠以节度，承以观察、防御、团练等使，分以刺史、县令，大略采用唐制。其间宗室、外戚、大臣之家筑城赐额，谓之“头下州军”；唯节度使朝廷命之，后往往皆归王府。不能州者谓之军，不能县者谓之城，不能城者谓之堡。其设官则未详云。

节度使职名总目：某州某军节度使。

某州某军节度副使。

同知节度使事。耶律玦，重熙中同知辽兴军节度使事。

行军司马。

军事判官。

掌书记。刘伸，重熙五年为彰武军节度使掌书记。衙官：某马步军都指挥使司。

都指挥使。

副指挥使。

某马军指挥使司。

指挥使。

副指挥使。

某步军指挥使司。

指挥使。

副指挥使。上京道：怀州奉陵军节度使司。

庆州玄宁军节度使司。

泰州德昌军节度使司。

长春州韶阳军节度使司。

仪坤州启圣军节度使司。

龙化州兴国军节度使司。

饶州匡义军节度使司。

徽州宣德军节度使司。

成州长庆军节度使司。

懿州广顺军节度使司。

渭州高阳军节度使司。

镇州建安军节度使司。东京道：开州镇国军节度使司。

保州宣义军节度使司。

辰州奉国军节度使司。

兴州中兴军节度使司。

海州南海军节度使司。

渌州鸭渌军节度使司。

显州奉先军节度使司。

乾州广德军节度使司。

贵德州宁远军节度使司。

沈州昭德军节度使司。

辽州始平军节度使司。

通州安远军节度使司。

双州保安军节度使司。

同州镇安军节度使司。

咸州安东军节度使司。信州彰圣军节度使司。

宾州怀化军节度使司。

懿州宁昌军节度使司。

苏州安复军节度使司。

复州怀德军节度使司祥州瑞圣军切度使司。中京道：成州兴府军节度使司。

兴中府彰武军节度使司。

宜州崇义军节度使司。

锦州临海军节度使司。

川州长宁军节度使司。

建州保静军节度使司。

来州归德军节度使司。

南京道：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司。

平州辽兴军节度使司。西京道：云中大同军节度使司。

云内州开远军节度使司。

奉圣州武定军节度使司。

蔚州忠顺军节度使司。

应州彰国军节度使司。

朔州顺义军节度使司。

观察使职名总目：某州军观察使。

某州军观察副使。

某州军观察判官。王鼎，清宁五年为易州观察判官。

州学。博士。

助教。中京道：高州观察使司。

武安州观察使司。

利州观察使司。东京道：益州观察使司。

宁州观察使司。

归州观察使司。

宁江州混同军观察使司。上京道：本州永昌军观察使司。

静州观察使司。

团练使司职名总目：某州团练使。

某州团练副使。

某州团练判官。

州学。

博士。

助教。东京道：安州团练使。

防御使司职名总目：某州防御使。

某州防御副使。

某州防御判官。

州学。

博士。

助教。东京道：广州防御使司。镇海府防御使司。

冀州防御使司。

衍州安广军防御使司。

州刺史职名总目：某州刺史。

某州同知州事。耶律独撷，重熙中同知金肃军事。

某州录事参军。世宗天禄五年，诏州录事参军委政事省差注。

州学。

博士。

助教。

上京道五州：乌、降圣、维、防、招。

东京道三十七州：穆、贺、卢、铁、崇、耀、嫔、辽西、康、宗、海北、岩、集、祺、遂、韩、银、安远、威、清、雍、湖、渤、郢、铜、涑、率宾、定理、铁利、吉、麓、荆、胜、顺化、连、肃、乌。

中京道十三州：恩、惠、榆、泽、北安、潭、松山、安德、黔、严、隰、迁、润。

南京道八州：顺、檀、涿、易、蓟、景、滦、营、西京道八州：弘、德、宁边、归化、可汗、儒、武、东胜。

县职名总目：某县令。

某县丞。

某县主簿。世宗天禄五年，诏县主簿委政事备注。

某县尉。

县学。大公鼎为良乡县尹，建孔子庙。

博士。助教。

五京诸州属县，见《地理志》。县有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等役。有破产不能给者，良民患之。马人望设法，使民出钱免役，官自募人，仓司给使以公使充，人以为便。

南面分司官平理庶狱，采摭民隐，汉、唐以来，贤主以为恤民之令典。

官不常设，有诏，则选材望官为之。

分决诸道滞狱使。圣宗统和九年，命邢抱朴等五员，又命马守瑛等三员，分决诸道滞狱。

按察诸道刑狱使。开泰五年遣刘泾等分路按察刑狱。

采访使。太宗会同三年命于骨邻为采访使。

南面财赋官辽国以畜牧、田渔为稼穑，财赋之官，初甚简易。自涅里教耕织、而后盐铁诸利曰以滋殖，既得燕、代，益富饶矣。

诸钱帛司职名总目：某州钱帛都点检。大公鼎为长春州钱帛都提点。

长春路钱帛司。兴宗重熙二十二年置。

辽西路钱帛司。

平川路钱帛司。

转运司职名总目：某转运使某转运副使。

同知某转运使。

某转运判官。

山西路都转运使司。杨晰，兴宗重熙二十年为山西转运使。

奉圣州转运使司。圣宗开泰三年置。蔚州转运使司。

应州转运使司。

朔州转运使司。

保州转运使司。已上并开泰三年置。

西山转运使。圣宗太平三年见西山转运使郎玄化。

南面军官《传》曰：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辽自太祖以来，攻掠五代、宋境，得其人，则就用之，东、北二鄙，以农以工，有事则从军政。计之善者也。

点检司职名总目：某都点检。穆宗应历十六年见殿前都点检耶律夷刺葛。

某副点检。圣宗太平六年见副点检耶律野。

同知某都点检。道宗清宁九年见同知点检司事耶律挞不也。

点检司。

殿前都点检司。

点检侍卫亲军马步司。

诸指挥使司职名总目：某军都指挥使。圣宗统和二年见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倬。

某军副指挥使。

某军都监。

某军都指挥使司。

某军副指挥使司。

并同前。

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司。

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

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侍卫控鹤兵马都指挥使司。

侍卫汉军兵马都指挥使司。

四军兵马都指挥使司。

归圣军兵马都指挥使司。圣宗统和五年，以宋降军置七指挥署，左右厢，凡四十二员。七年，隶总管府。

归圣军左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归圣军右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第一左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第一右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第二左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第二右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第三左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第三右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第四左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第四右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第五左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第五右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第六左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第六右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第七左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第七右厢兵马都指挥使司。

宣力军都指挥使司。

四捷军都指挥使司。

天圣军都指挥使司。

汉军都指挥使司。

诸军都团练使职名总目：某军都团练使。赵思温，太祖神册二年为汉军都团练使。某军团练副使。

某军团练判官。

汉军都团练使司。

诸军兵马都总管府职名总目：某兵马都总管。圣宗太平四年见兵马都总管。

某兵马副总管。

同知某兵马事。

某兵马判官。

兵马都总管府。

归圣军兵马都总管府。

南面边防官三皇、五帝宽柔之化，泽及汉、唐。好生恶杀，习与性成。

虽五代极乱，习于战斗者才几人耳。宋以文胜，然辽之边防犹重于南面，直以其地大民众故耳。卒之亲仁善邻，桴鼓不鸣几二百年。此辽之所以为美也欤。

易州飞狐招安使司。圣宗统和二十三年改安抚使司。

易州飞狐兵马司。道示咸雍四年改易州安抚司。

易州飞狐招抚司。

西南面招安使司。耶律合住，景宗保宁初为西南面招安使。

巡检使司。耶律合住，景宗保守中为巡检使。

五州都总管府。耶律速撒，穆宗应历初为义、霸、详、顺、圣五州都总管。

山后五州都管司。圣宗统和四年见蒲奴宁为山后五州都管。

五州制置使司。圣宗开泰九年见霸，建、宜、泉、锦五州制置使。

三州处置使司。韩德枢，太宗时内平、滦、营三州处置使。霸州处置使司。统和二十七年废。

## 卷四十九志第十八　礼志一　古仪

理自天设，情由人生。以理制情，而礼乐之用行焉。林豺梁獭，是生郊譔；洼尊燔黍，是生燕飨；堉滊瓦棺，是生丧葬；俪皮缁布，是生婚冠。皇造帝秩，三王弥文。一文一质，盖本于忠。变通革弊，与时宜之。唯圣人为能通其意。执理者胶瑟聚讼，不适人情；徇情者稊稗绵蕝，，不中天理。泰、汉而降，君子无取焉。

辽本朝鲜故壤，箕子八条之教，流风遗俗，盖有存者。自其上世，缘情制宜，隐然有尚质之风。遥辇胡刺可汗制祭山仪，苏可汗制瑟瑟仪，阻午可汗制柴册、再生仪。其情朴，其用俭。

敬天恤灾，施惠本孝，出于悃忱，殆有得于胶瑟聚讼之表者。

太古之上，椎轮五礼，何以异兹。太宗克晋，稍用汉礼。

今国史院有金陈大任《辽礼仪志》，皆其国俗之故，又有《辽朝杂礼》，汉仪为多。别得宣文阁所藏耶律俨《志》，视大任为加详。存其略，著于篇。

吉仪祭山仪：设天神、地祗位于木叶山，东乡；中立君树，前植群树，以像朝班；又偶植二树，以为神门。皇帝、皇后至，夷离毕具礼仪。牲用赭白马、玄牛、赤白羊，皆牡。仆臣曰旗鼓拽刺，杀牲，体割，悬之君树。太巫以酒酹牲。礼官曰敌烈麻都，奏“仪办”。皇帝服金文金冠，白绫袍，绛带，悬鱼，三山绛垂，饰犀玉刀错，络缝乌靴。皇后御绛溗，络缝红袍，悬玉佩，双结帕，络缝乌靴。皇帝、皇后御鞍马。群臣在南，命妇在北，服从各部旗帜之色以从。皇帝、皇后至君树前下马，升南坛御塌坐。群臣、命妇分班，以次入就位；合班，拜讫，复位。皇帝、皇后诣天神、地祗位，致奠；阁门使读祝讫，复位坐。北府宰相及惕隐以次致奠于君树，遍及群树。乐作。群臣、命妇退。皇帝率孟父、仲父、季父之族，三匝神门树；余族七匝。皇帝、皇后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上香，再拜如初。

皇帝、皇后升坛，御龙女方茵坐。再声警，诣祭东所，群臣、命妇从，班列如初。巫衣白衣，惕隐以素巾拜而冠之。巫三致辞。每致辞，皇帝皇后一拜，在位者皆一拜。皇帝、皇后各举酒二爵，肉二器，再奠。大臣、命妇右持酒，左持肉各一器，少后立，一奠。命惕隐东向掷之。皇帝、皇后六拜，在位者皆六拜。皇帝、皇后复位，坐。命中丞奉茶果、饼饵各二器，奠于天神、地祗位。执事郎君二十人持福酒、胙肉，诣皇帝、皇后前。太巫奠酹讫，皇帝、皇后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皇帝、皇后一拜，饮福，受胙，复位，坐。在位者以次饮。皇帝、皇后率群臣复班位，再拜。声跸，一拜。退。

太宗幸幽州大悲阁，迁白衣观音像，建庙木叶山，尊为家神。于拜山仪过树之后，增“诣菩萨堂仪”一节，然后拜神，非胡刺可汗之故也。兴宗先有事于菩萨堂及木叶山辽河神，然后行拜山仪，冠服、节文多所变更，后因以为常。神主树木，悬牲告办，班位奠祝，致嘏饮福，往往暗合于礼。天理人情，放诸四海而准，信矣夫。兴宗更制，不能正以经术，无以大过于昔，故不载。

瑟瑟仪：若旱，择吉日行瑟瑟仪以祈雨。前期，置百柱天棚。及期，皇帝致奠于先帝御容，乃射柳。皇帝再射，亲王、宰执以次各一射。中柳者质志柳者冠服，不中者以冠服质之。

不胜者进饮于胜者，然后各归其冠服。又翼日，植柳天棚之东南，巫以酒醴、黍稗荐植柳，祝之。皇帝、皇后祭东方毕，子弟射柳。皇族、国舅、群臣与礼者，赐物有差。既三日雨，则赐敌麻都马四匹、衣四袭；否则以水沃之。

道宗清宁元年，皇帝射柳讫，诣风师坛，再拜。

柴册仪：择吉日。前期，置柴册殿及坛。坛之制，厚积薪，以木为三级坛。置其上。席百尺毡，龙女方茵。又置再生母后搜索之室。皇帝入再生室，行再生仪毕，八部之叟前导后扈，左右扶翼皇帝册殿之东北隅。拜日毕，乘马，选外戚之老者御。

皇帝疾驰，仆，御者、从者以毡覆之。皇帝诣高阜地，大臣、诸部帅列仪仗，遥望以拜。皇帝踪使敕曰：“先帝升遐，有伯叔父兄在，当选贤者。冲人不德，何以为谋？”群臣对曰：“臣等以先帝厚恩，陛下明德，咸愿尽心，敢有他图。”皇帝令曰：“必从汝等所愿，我将信明赏罚。尔有功，陟而任之；尔有罪，黜而弃之。若听朕命，则当漠之。”佥曰：“唯帝命是从。”

皇帝于所识之地，封土石以志之。遂行。拜先帝御容，宴飨群臣。翼曰，皇帝出册殿，护卫太保扶翼升坛。奉七庙神主置龙女方茵。北、南府宰相率群臣圜立，各举毡边，赞祝讫，枢密使奉玉宝、正册入。有司读册讫，枢密使称尊号以迸，群臣三称：万岁”，皆拜。宰相、北南院大王、诸部帅迸赭、白羊各一群。皇帝更衣，拜诸帝御容。遂宴群臣，赐赍各有差。拜曰仪：皇帝升露台，设褥，向日再拜，上香。门使通，阁使或副、应拜臣僚殿左右阶陪位，再拜。皇帝升坐。奏牍讫，北班起居毕，时相己下通名再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又再拜，备抵候。宣徽己下横班同。诸司、阁门、北面先奏事；余同。教坊与臣僚同。

告庙仪：至日，臣僚昧爽朝服，诣太祖庙。次引臣僚，合班，先见御容，再拜毕，引班首左上，至褥位，再拜。赞上香，揖栏内上香毕，复褥位，再拜。各祗候立定。左右举告庙祝版，于御容前跪捧。中书舍人俯跪，读讫，俯兴，退。引班首左下，复位，又再拜。分引上殿，次第进酒三。分班引出。

谒庙仪：至日昧爽，南北臣僚各具朝服，赴庙。车驾至，臣僚于门外依位序立，望驾鞠躬。班首不出班，奏“圣躬万福。”

舍人赞各祗候毕，皇帝降车，分引南北臣僚左右入，至丹墀褥位，合班定，皇帝升露台褥位。宣徽赞皇帝再拜，殿上下臣僚陪位皆再拜。上香毕，退，复位，再拜。分引臣僚左右上殿位立；进御容酒依常礼。若即退，再拜。舍人赞“好去”，引退。礼毕。

告庙、谒庙，皆曰拜容。以先帝、先后生辰及忌辰行礼，自太宗始也。其后正旦、皇帝生辰、诸节辰皆行之。若忌辰及车驾行幸，亦尝遣使行礼。凡瑟瑟、柴册、再生、纳后则亲行之。凡柴册、亲征则告；幸诸京则谒。四时有荐新。

孟冬朔拜陵仪，有司设酒馔于山陵。皇帝、皇后驾至，敌烈麻都奏“仪办”。阁门使赞皇帝、皇后诣位四拜讫，巫赞祝燔胙及时服，酹酒荐牲。大巨、命妇以次燔胙，四拜。皇帝、皇后率群臣、命妇，循诸陵各三匝。还宫。翼曰，群臣入谢。

爇节仪：皇帝即位，凡征伐叛国俘掠人民，或臣下进献人口，或犯罪没官户，皇帝亲览闲田，建州县以居之，设官治其事。及帝崩，所置人户、府库、钱粟，穹庐中置小毡殿，帝及后妃皆铸金像纳焉。节辰、忌曰、朔望，皆致祭于穹庐之前。

又筑土为台，高丈余，置大盘于上，祭酒食撒于其中，焚之，国俗谓之爇节。

岁除仪：初夕，敕使及夷离毕率执事郎君至殿前，以盐及羊膏置炉中燎之。巫及大巫以次赞祝火神讫，阁门使赞皇帝面火再拜。

初，皇帝皆亲拜，至道宗始命夷离毕拜之。

## 卷五十志第十九　礼志二　凶仪

丧葬仪“圣宗崩，兴宗哭临于节涂殿。大行之夕四鼓终，皇帝率群臣入，柩前三致奠。奉柩出殿之西北门，就轀輬车，藉以素裀。巫者袯除之。诘旦，发引，至祭所，凡五致奠。太巫祈禳。皇族、外戚、大臣、诸京官以次致祭。乃以衣、弓矢、鞍勒、图画、马驼、仪卫等物皆播之。至山陵，葬毕，上哀册。

皇帝御幄，命改火，面火致奠，三拜。又东向，再拜天地讫，乘马，率送葬者边神门之木乃下，东向又再拜。翼日诘旦，率群臣、命妇诣山陵，行初奠之礼。升御容殿，受遗赐。又翼日，再奠如初。兴宗崩，首宗亲择地以葬。道宗崩，菆涂于游仙殿，有司奉丧服。天柞皇帝问礼于总知翰林院事耶律固，始服斩衰；皇族、外戚、使相、矮墩官及郎君服如之；余官及丞应人皆白枲衣巾以入，哭临。惕隐、三父房、南府宰相、遥辇常衮、九奚首郎君、夷离毕、国舅详稳、十闸撒郎君、南院大王、郎君，各以次荐奠，进鞍马、衣袭、犀玉带等物，表列其数。读讫，焚表。诸国所赙器服，亲王、诸京留守奠祭、进赙物亦如之。

先帝小歛前一日，皇帝丧服上香，奠酒，哭临。其夜，北院枢密使、契丹行宫都部署入，小歛。翼日，遣北院枢密副使、林牙，以所赗器服，置之幽宫。灵柩升车，亲王推之，至食羖之次。盖辽国旧俗，于此刑羖羊以祭。皇族、外戚、诸京州官以次致祭。至葬所，灵柩降车，就浉，皇帝免丧服，步引至长福冈。是夕，皇帝入陵寝，授遗物于皇族、外戚及诸大臣，乃出。

命以先帝寝幄，过于陵前神门之木。帝不亲往，遣近侍冠服赴之。初奠，皇帝、皇后率皇族、外戚、使相、节度使、夫人以上命妇皆拜祭，循陵三匝而降。再奠，如初。辞陵而还。

上谥册仪：先一日，于菆涂殿西廊设御幄并臣僚幕次。太乐令展宫悬于殿庭，协律郎设举麾位。至日，北、南面臣僚朝服，昧爽赴菆涂殿。先置册、宝案于西廊下。阁使引皇帝至御幄，服宽衣皂带。臣僚班齐，分班引入，向殿合班立定。引册案上殿至褥位，宝案次之，设于西阶。阁使引皇帝自西阶升殿。

初行，乐作；至位立，乐止。宣徽使揖皇帝鞠躬再拜，陪位者皆再拜。翰林使执台牫以进，皇帝再拜。引至神座前，跪，奠三，乐作；进奠讫，复位，乐止。又再拜，陪位者皆再拜。引皇帝于神座前，北面立。捧册函者去盖，进前跪。册案退，置殿西壁下。引读册者进前，俯伏跪，自通全衔臣读溢册。读讫，俯伏兴，复位。捧册函者置于案上，捧宝函者进前跪，读宝官通衔跪读讫，引皇帝至褥位再拜，陪位者皆再拜。礼毕，引皇帝归御幄。初行，乐作；至御幄，乐止。引臣僚分班出。若皇太后奠酒，依常仪。

忌辰仪：先一日，奏忌辰榜子，预写名纸。大纸一幅，用阴面后第三行书：文武百僚宰臣某以下谨诣西上阁门进名奉慰。”至日，应拜大小臣僚并皂衣、皂鞓带，四鼓至时，于幕次前，在京于僧寺，班齐，依位望阀叙立。直日舍人跪右，执名纸在前，班首以下皆再拜。引退。名纸于宣徽便面付内侍奏闻。

宋使祭奠吊慰仪：太皇太后至菆涂殿，服丧服。太后于北间南面垂帘坐，皇帝于南间北面坐。宋使至幕次，宣赐素服、皂带。更衣讫，引南北臣僚大班，立定。可矮墩以下，并上殿依位立。先引祭奠使副捧祭文南洞门入，殿上下臣僚并举哀，至丹墀立定。西上阁门使自南阶下，受祭文，上殿启封，置于香案，哭止。祭奠礼物列殿前。引使副南阶上殿，至褥位立，揖，再拜。引大使近前上香，退，再拜。大使近前跪，捧台牫，进奠酒三，教坊奏乐，退，再拜。揖中书二舍人跪捧祭文，引大使近前俯伏跪，读讫，举哀。引使副下殿立定，哭止。礼物担床出毕，引使副近南，面北立。勾吊慰使副南洞门入。四使同见大行皇帝灵，再拜。引出，归幕次。皇太后别殿坐，服丧服。先引北南面臣僚并于殿上下依位立，吊慰使副捧书匣右入，当殿立。阁门使右下殿受书匣，上殿奏“封全”。开读讫，引使副南阶上殿，传达吊慰讫，退，下殿立。引礼物担床过毕，引使副近南，北面立。勾祭奠使副入。四使同见，鞠躬，再拜。

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再拜。出班，谢面天颜，又再拜，立定。宣微传圣旨抚问，就位谢，再拜。引出，归幕次。皇帝御南殿，服丧服。使副入见，如见皇太后仪，加谢远接、抚问、汤药，再拜。次宣赐使副并从人，祭奠使副别赐读祭文例物。

即日就馆赐宴。高丽、夏国奉吊、进赙等使礼，略如之。道宗崩，天祚皇帝问礼于耶律固。宋国遣使吊及致祭、归赗，皇帝丧服，御游仙之北别殿。使入门，皇帝哭。使者诣柩前上香，读祭文讫，又哭。有司读遗诏，恸哭。使者出，少顷，复入，陈赙赗于柩前，皇帝入临哭。退，更衣，御游仙殿南之幄殿。

使者入见且辞，敕有司赐宴于馆。

宋使告哀仪：皇帝素冠服，臣僚皂袍、皂鞋带。宋使奉书右入，开墀内立。西上阁门使右阶下殿，受书匣；上殿，栏内鞠躬，奏“封全”。开封，于殿西案授宰相读讫，皇帝举哀。

舍人引使者右阶上，栏内俯跪，附奏起居讫，俯兴，立。皇帝宣问“南朝皇帝圣躬万福”。使者跪奏“来时皇帝圣躬万福”，起，退。舍人引使者右阶下殿，于丹墀西，面东鞠躬。通事舍人通使者名某只候见，再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再拜。出班，谢面天颜，再拜。又出班，谢远接、抚问、汤药，再拜。赞祗候，引出，就幕次，宣赐衣物。引从人入，通名拜，奏“圣躬万福”，出就幕，赐衣，如使者之仪。又引使者入，面殿鞠躬，赞谢恩。再赞“有敕赐宴”，再拜。赞祗候，出就幕次宴。引从人谢恩，拜敕赐宴，皆如初。宴毕，归馆。

宋使进遗留礼物仪：百官昧爽朝服，殿前班立。宋遗留使、告登位使副入内门，馆伴副使引谢登位使就幕次坐。馆伴大使与遗留使副奉书入，至西上阁门外毡位立。阁使受书匣，置殿西阶下案。引进使引遗留物于西上阁门入，即于廊下横门出。

皇帝升殿坐。宣徽使押殿前班起居毕，引宰臣押文武班起居，引中书令西阶上殿，奏宋使见榜子。契丹臣僚起居，控鹤官起居。遗留使副西上阁门入，面殿立。舍人引使副西阶上殿，附奏起居讫，引西阶下殿，于丹墀东，西面鞠躬，通名奏“圣躬万福”，如告哀使之仪。谢面天颜，谢远接、抚问、汤药。引遗留便从人见亦如之。次引告登位使副奉书匣，于东上阁门入，面殿立。阁使东阶下殿，受书匣。中书令读讫，舍人引使副东阶上殿，附奏起居。引下殿，南面立。告登位礼物入，即于廊下横门出。退，西面鞠躬，附奏起居，谢面天颜、远接等，皆如遗留使之仪。宣赐遗留、登位两使副并从人衣物，如告哀使。

应坐臣僚皆上殿就立，分引两使副等于两廊立。皇帝间使副“冲涉不易”，丹墀内五拜。各引上殿祗候位立。大臣进酒，皇帝饮酒。契丹通，汉人赞，殿上臣僚皆拜，称“万岁”。赞各就坐，行酒殽、茶膳，馒头毕，从人出水饭毕，臣僚皆起。契丹通，汉人赞，皆再拜，称“万岁”。各祗候。独引宋使副下殿谢，五拜。引出。控鹤官门祗候，报阁门无事，供奉官卷班出。

高丽、夏国告终仪：先期，于行宫左右下御帐，设使客幕次于东南。至日，北面臣僚各常服，其余臣僚并朝服，入朝。

使者至幕次，有司以嗣子表状先呈枢密院，准备奏呈。先引北面臣僚并矮墩已上近御帐，相对立，其余臣僚依班位序立。引告终人使右入，至丹墀，面殿立。引右上，立；揖少前，拜，跪奏讫，宣问。若嗣子已立，恭身受圣旨。奏讫，复位。嗣子朱立，不宣问。引右下丹墀，面北鞠躬。通班毕，引面殿再拜。

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再拜。出班，谢面天颜，复位，再拜。出班，谢远接，复位，再拜。赞祗候，退就幕次。再入，依前面北鞠躬，通辞，再拜；叙恋阙，再拜。赞“好去”。礼毕。

## 卷五十一志第二十　礼志三军仪　礼志四

宾仪军仪皇帝亲征仪，常以秋冬，应敌制变或无时。将出师，必先告庙。乃立三神主祭之：曰先帝，曰道路，曰军旅。刑青牛白马以祭天地。其祭，常依独树；无独树；即所舍而行之。或皇帝服介胄，祭诸先帝宫庙，乃阅兵。将行，牝牡龂各一为飔祭。

将临敌，结马尾，祈拜天地而后入。下城克敌，祭天地，牲以白黑羊。班师，以所狱牡马、牛各一祭天地。出师以死囚，还师以一谍者，植柱缚其上，于所向之方乱射之，矢集如玹，谓之“射鬼箭”。

腊仪：腊，十二月辰日。前期一日，诏司猎官选猎地。其日，皇帝、皇后焚香拜日毕，设围，命猎夫张左右翼。司猎官奏成列，皇帝、皇后升舆，敌烈麻都以酒二尊、盘飧奉进，北南院大王以下进马及衣。皇帝降舆，祭东毕，乘马入围中。皇太子、亲王北群官进酒，分两翼而行。皇帝始获兔，群臣进酒上寿，各赐以酒。至中食之次，亲王、大臣各进所获。及酒讫，赐群臣饮，还宫。应历元年冬，汉遣使来贺，自是遂以为常仪。

统和中，罢之。

出军仪：制见《兵志》。

宾仪常朝起居仪，昧爽，臣僚朝服入朝，各依慕次。内侍奏“班齐”。先引京官班于三门外，当直舍人放起居，再拜，各祗候。次依两府以下文武官，于丹墀内面殿立，竖班诸司并供奉官，于东西道外相向立定。当直阁使副赞放起居，再拜，各祗候。退还幕次，公服。帝升殿坐，两府并京官丹墀内声喏，各祗候。教坊司同北班起居毕，奏事。

燕京嘉宁殿，西京同文殿。朝服，鐻头、袍笏；公服，紫衫，帽。

正座仪：皇帝升殿坐，警声绝。契丹、汉人殿前班毕，各依位侍立。次教坊班毕，卷退。京官班入拜毕，揖于右横街西，依位班立。次武班入拜毕，依位立。文班入拜毕，依位立。北班入，起居毕，于左横街东，序班立。次两府班入，鞠躬，通宰臣某官已下起居，拜毕，引上殿奏事。

已上六班起居，并七拜。内有不带节度使，班首止通名，亦七拜。卷班，与常朝同。直院有旨入文班。留守司、三司、统军司、制置司谓之京官；都部署司、宫使、副宫使，都承以下令史，北面主事以下随驾诸司为武官；馆、阁、大理寺，堂后以下，御史台，随驾闲员、令史、司天台、翰林、医官院为文官。天庆二年冬，教坊并服袍。

臣僚接见仪：皇帝御座，奏见榜子毕，臣僚左入，鞠躬。

通文武百僚宰臣某官以下祗候见。引面殿鞠躬，起居，凡七拜。

引班首出班，谢面天颜，复位。舞蹈，五拜，鞠躬。宣答问制，再拜。宣讫，谢宣谕，五拜。各祗候毕，可矮墩以上引近前，问“圣躬万福”。传宣问“跋涉不易”，鞠躬。引班舍人赞各祗候毕，引右上，准备宣问。其余臣僚并于右侍立。

宣答云：“卿等久居乡邑，来奉乘舆。时属霜寒——或云炎蒸，谅多劳止。卿各平安好。想宜知悉。”

问圣体仪：皇帝行幸，车驾至捺钵，坐御帐。臣僚公服，问“圣躬万福”。赞再拜，各祗候。奏事。宣徽以下常服，教坊与臣僚同。

保大元年夏，特旨通名再拜，不称宰臣。

车驾还京仪：前期一日，宣徽以下横班，诸司、阁门并公服，于宿帐祗候。至日诘旦，皇帝乘玉辂，阁门宜谕军民讫，导驾。时相以下进至内门，阁副勘箭毕，通事舍人鞠躬，奏“臣宣放仗”。礼毕。

勘箭仪：皇帝乘玉辂，至内门。北南臣僚于辂前对班立。

勘箭官执雌箭，门中立。东上阁门使诣车前，执雄箭左车左立，勾勘箭官进。勘箭官揖进，至车约五步，面车立。阁使言“受箭行勘”。勘箭官拜跪，受箭；举手勘讫，鞠躬，奏“内外勘同”。阁使言“准敕行勘”。勘箭官平立，退至门中旧位立，当胸执箭，赞“军将门仗官近前”。门仗官应声开门，举声两边齐出，并列左右，立。勘箭官举右手赞“呈箭”，次赞“内出唤仗御箭一双，准敕付左金吾仗行勘”。赞“合不合”，应“合、合、合”赞“同不同”，应“同、同、同”讫。勘箭官再进，依位立，鞠躬，自通全衔臣某对御勘箭同，退门中立。

赞“其箭谨付阁门使进入。”事毕，其箭授阁使，转付宣徽。

宋使见皇太后仪：宋使贺生辰、正旦。至日，臣僚昧爽入朝，使者至幕次。臣僚班齐，皇太后御殿坐。宣徽使押殿前班起居毕，卷班。次契丹臣僚班起居毕，引应坐臣僚上殿，就位立；其余臣僚不应坐者，退于东面侍立。汉人臣僚东洞门入，面西鞠躬。舍人鞠躬，通某以下起居，凡七拜毕；赞各祗候。

引应坐臣僚上殿，就位立。中书令、大王西阶上殿，奏宋使并从人榜子讫，就位立。其余臣僚不应坐者，退于西面侍立。次引宋使副六人于东洞门入，丹墀内面齐立。阁使自东阶下，受书匣，使人捧书者皆跪，阁使搢笏立，受书匣。自东阶上殿，栏内鞠躬，奏“封全”讫，授枢密开封。宰臣对皇太后读讫，引使副六人东阶上殿，栏内立。使者揖生辰节大使少前，使者俯伏跪，附起居讫，起，复位立。次引贺皇太后正旦大使，附起居，如前仪。皇太后宣问“南朝皇帝圣躬万福”，舍人揖生辰大使并皇太后正旦大使少前，皆跪，唯生辰大使奏“来时圣躬万福”，皆俯伏，兴。引东阶下殿，丹墀内面殿齐立。引进使引礼物于西洞门入，殿前置担床。控鹤官起居，四拜，担床于东便门出毕，揖使副退于东方，西面，皆鞠躬。舍人鞠躬，通南朝国信使某官以下祗候见，舞蹈，五拜毕；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再拜；揖班首出班，谢面天颜讫，复位，舞蹈，五拜毕，赞各上殿祗候，引各使副西阶上殿就位。勾从人两洞门入，面殿鞠躬，通名，赞拜，起居，四拜毕，赞各祗候，分班引两洞门出。若宣问使副“跋涉不易”，引西阶下殿，丹墀内舞蹈，五拜毕，赞各上殿祗候，引西阶上殿，就位立。契丹舍人、汉人阁使齐赞拜，应坐臣僚并使副皆拜，称“万岁”。

赞各就坐，行汤、行茶。供过人出殿门，揖臣僚并使副起，鞠躬。契丹舍人、汉人阁使齐赞，皆拜，称“万岁”。赞各祗候。

先引宋使副西阶下殿，西洞门出，次揖臣僚出毕，报阁门无事。

皇太后起。

宋使见皇帝仪：宋使贺生辰、正旦。至日，臣僚昧爽入朝，使者至幕次。奏“班齐”，声警，皇帝升殿坐。宣徽使押殿前班起居毕，卷班出。契丹臣僚班起居毕，引应坐臣僚上殿，就位立；其余臣僚不应坐者，并退于北面侍立。次引汉人臣僚北洞门入，面殿鞠躬。舍人鞠躬，通某官某以下起居，皆七拜毕，引应坐臣僚上殿，就位立。引首相南阶上殿，奏宋使并从人榜子，就位立。臣僚并退于南面侍立。教坊入，起居毕，引南使副北洞门入，丹墀内面殿立。阁使北阶下殿，受书匣，使人捧书匣者跪，阁使搢笏立，受于北阶。上殿，栏内鞠躬，奏“封全”讫，授枢密开封。宰相对皇帝读讫，舍人引使副北阶上殿，栏内立。揖生辰大使少前，俯伏跪，附起居。俯伏兴，复位立。

大使俯伏跪，奏讫，俯伏兴，退；引北阶下殿，揖使副北方，南面鞠躬。舍人鞠躬，通南朝国信使某官某以下祗候见，起居，七拜毕；揖班首出班，谢面天颜，舞蹈，五拜毕；出班，谢远接、御筵、抚问、汤药，舞蹈，五拜毕，赞各祗候。引出，归幕次。阁使传宣赐对衣、金带。勾从人以下入见。舍人赞班首姓名以下，再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赞再拜，称“万岁”。赞各祗候。引出。舍人传宣赐衣。使副并从人服赐衣毕，舍人引使副入，丹墀内面殿鞠躬。舍人赞谢恩，拜，舞蹈，五拜毕，赞上殿祗候。引使副南阶上殿，就位立。勾从人入，赞谢恩，拜，称“万岁”。赞“有敕赐宴”，再拜，称“万岁”。

赞各祗候。承受官引北廊下立。御床入，大臣进酒，皇帝饮酒。

契丹合人、汉人阁使齐赞拜，应坐并侍立臣僚皆拜，称“万岁”。

赞各祗候。卒饮，赞拜，应坐臣僚皆拜，称“万岁”。赞各就坐行酒，亲王、使相、使副共乐曲。若宣令饮尽，并起立饮讫。放盏，就位谢。赞拜，并随拜，称“万岁”。赞各就坐。

次行方茵地坐臣僚等官酒。若宣令饮尽，贺谢如初。殿上酒一行毕，赞廊下从人拜，称“万岁”。赞各就坐。若传宣令饮尽，并拜，称“万岁”。赞各就坐。殿上酒三行，行茶、行希、行膳。酒五行，候曲终，揖廊下从人起，赞拜，称“万岁”。赞各祗候，引出。曲破，臣僚并使副并起，鞠躬。赞拜，应会臣僚并使副皆拜，称“万岁”。赞各祗候。引使副南阶下殿，丹墀内舞蹈，五拜毕，赞备祗候。引出。次引众臣僚下殿出毕，报阁门无事。皇帝起，声跸。

曲宴宋使仪，昧爽，臣僚入朝，宋使至幕次。皇帝升殿，殿前、教坊、契丹文武班，皆如初见之仪。宋使副缀翰林学士班，东洞门入，面西鞠躬。舍人鞠躬，通文武百僚臣某以下起居，七拜。谢宣召赴宴，致词讫，舞蹈，五拜毕，赞各上殿祗候。舍人引大臣、使相、臣僚、使副及方茵朵殿应坐臣僚并于西阶上殿，就位立；其余不应坐臣僚并于西洞门出。勾从人入，起居，谢赐宴，两廊立，如初见之仪。二人监盏，教坊再拜，赞各上殿祗候。入御床，大臣进酒。舍人、阁使赞拜、行酒，皆如初见之仪。次行方茵朵殿臣僚酒，传宣饮尽，如常仪。殿上酒一行毕，两廊从人行酒如初。殿上行饼茶毕，教坊致语，揖臣僚、使副并廊下从人皆起立，候口号绝，揖臣僚等皆鞠躬。

赞拜，殿上应坐并侍立臣僚皆拜，称“万岁”。赞各就坐。次赞廊下从人拜，亦如之。歇宴，揖臣僚起立，御床出，皇帝起，入阁。引臣僚东西阶下殿，还幕次内赐花。承受官引从人出，赐花，亦如之。簪花毕，引从人复两廊位立。次引臣僚、使副两洞门入，复殿上位立。皇帝出阁，复生。御床入，揖应坐臣僚、使副及侍立臣僚鞠躬。赞拜，称“万岁”，赞各就坐，赞两廊从人，亦如之。行单茶，行酒，行膳，行果。殿上酒九行，使相乐曲。声绝，揖两廊从人起，赞拜，称“万岁”，赞“各好去”，承受引出。曲破，殿上臣僚、使副皆起立，赞拜，称“万岁”。赞备祗候。引臣僚使副东西阶下殿。契丹班谢宴出，汉人并使副班谢宴，舞蹈，五拜毕，赞“各好去。”引出毕，报阁门无事。后帝起。

贺生辰正旦宋使朝辞太后仪：臣僚、使副班齐，如曲宴仪。

皇太后升殿坐，殿前契丹文武起居、上殿毕。宰臣奏宋使副、从人朝辞榜子毕，就位立。舍人引使副北洞门入，面南鞠躬。

舍人鞠躬，通南朝国信使某官某以下祗候辞，再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再拜；出班，恋阙，致词讫，又再拜。赞各上殿祗候。舍人引南阶上殿，就位立。引从人，赞姓名，再拜；奏“圣躬万福”，再拜，称“万岁”。赞“各好去”，引出。

殿上揖应坐臣僚并使副就位鞠躬。赞拜，称“万岁”。赞各就坐。行汤、行茶毕，揖臣僚并南使起立，与应坐臣僚鞠躬。赞拜，称“万岁”。赞各祗候，立。引使副六人于栏内拜跪，受书匣毕，直起立，揖少前，鞠躬，受传答语讫。退。于北阶下殿，丹墀内面殿鞠躬。舍人赞“各好去”，引出。臣僚出。

贺生辰正旦宋使朝辞皇帝仪：臣僚入朝如常仪，宋使至幕次。于外赐从人衣物。皇帝升殿，宜徽、契丹文武班起居、上殿，如曲宴仪。中书令奏宋使副并从人朝辞榜子毕，臣僚并于南面侍立。教坊起居毕，舍人引使副六人北洞门入，丹墀北方，面南鞠躬。舍人鞠躬，通商朝国信使某官某以下祗候辞，再拜；起居，恋阙，如辞皇太后仪。赞各祗候，平身立。揖使副鞠躬。

宣徽赞“有敕”，使副再拜，鞠躬，平身立。宣徽使赞“各赐卿对衣、金带、匹段、弓箭、鞍马等，想宜知悉”，使副平身立。揖大使三人少前，俯伏跪，搢笏，阁门使授别录赐物。过毕，俯起，复位立。揖副使三人受赐，亦如之。赞谢恩，舞蹈，五拜。赞上殿祗候，舍人引使副商阶上殿，就位立。引从人，赞谢恩，再拜，起居，再拜，赞赐宴，再拜；皆称“万岁”。

赞各祗候，承受引两廊立。御床入，皇帝饮酒，舍人、阁使赞臣僚、使副拜，称“万岁”，皆如曲宴。应坐臣僚拜，称“万岁”。就坐、行酒、乐曲，方茵、两廊皆如之；行肴、行茶、行膳亦如之。行馒头毕，从人起，如登位使之仪。曲破，臣僚、使副皆起立，拜，称“万岁”，如辞太后之仪。使副下殿，舞蹈，五拜。赞各上殿祗候，引北阶上殿，栏内立。揖生辰、正旦大使二人少前，齐跪，受书毕，起立，揖磬折受起居毕，退。

引北阶下殿，丹墀内并鞠躬。舍人赞“各好去”，引南洞门出。

次引殿上臣僚南北洞门出毕，报阁门无事。

高丽使入见仪：臣僚常服，起居，应上殿臣僚殿上序立。

阁门奏榜子，引高丽使副面殿立。引上露台拜跪，附奏起居讫，拜，起立。阁门传宣“王询安否”使副皆跪，大使奏“臣等来时询安”。引下殿，面殿立。进奉物入，列置殿前。控鹤官起居毕，引进使鞠躬，通高丽国王询进奉。宣徽使殿上赞进奉赴库，马出，担床出毕，引使副退，面西鞠躬。舍人鞠躬，通高丽国谢恩进奉使某官某以下祗候见，舞蹈，五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再拜。出班，谢面天颜，五拜。出班，谢远接、汤药，五拜。赞各祗候。使副私献入，列置殿前。控鹤官起居，引进使鞠躬，通高丽国谢恩进奉某官某以下进奉。宣徽使殿上赞如初。引使副西阶上殿序立。皇帝不入御床，臣僚伴酒。契丹舍人通，汉人阁使赞，再拜，称“万岁”，各就坐。酒三行，肴膳二味。若宣令饮尽，就位拜，称“万岁”，赞各就坐。肴膳不赞，起，再拜，称“万岁”。引下锻，舞蹈，五拜。赞各祗候。引出，于幕次内别差使臣伴宴。起，宣赐衣物讫，遥谢，五拜毕，归馆。

曲宴高丽使仪：臣僚入朝，班齐，皇帝升殿。宣徽、教坊、控鹤、文武班起居，皆如常仪；谢宣宴，如宋使仪。赞各上殿祗候。契丹臣僚谢宣宴。勾高丽使入，面南鞠躬。舍人鞠躬，通高丽国谢恩进奉使某官某以下起居，谢宣宴，共十二拜。赞各上殿祗候，臣僚、使副就位立。大臣进酒，契丹舍人通，汉人阁使赞，上殿臣僚皆拜。赞各祗候，进酒。大臣复位立，赞应坐臣僚拜，赞各就坐行酒。若宣令饮尽，赞再拜，赞各就坐。

教坊致语，臣僚皆起立。口号绝，赞再拜，赞各就坐。凡拜，皆称“万岁”。曲破，臣僚起，下殿。契丹臣僚谢宴，中书令以下谢宴毕，引使副谢，七拜。赞“各好去”。控鹤官门外祗候，报阁门无事。供奉官卷班出。来日问圣体。

高丽使朝辞仪：臣僚起居、上殿如常仪。阁门奏高丽使朝辞榜子。起居、恋阙，如宋使之仪。赞各上殿抵候，引西阶上殿立。契丹舍人赞拜，称“万岁”。赞各就坐，中书令以下伴酒三行，肴膳二味，皆如初见之仪。既谢，赞“有敕宴”，五拜。赞“各好去”，引出，于幕次内别差使臣伴宴。毕，赐衣物，跪受，遥谢，五拜。归馆。

西夏国进奉使朝见仪：臣僚常朝毕，引使者左入，至丹墀，面殿立。引使者上露台立。揖少前，拜跪，附奏起居讫，俯兴，复位，阁使宣问“某安否”，鞠躬听旨，跪奏“某安”。俯伏兴，退，复位。引左下，至丹墀，面殿立。礼物右入左出，毕，阁使鞠躬，通某国进奉使姓名候见，共一十七拜。赞祗候，平立。有私献，过毕，揖使者鞠躬，赞“进奉收讫”。赞祗候，引左上殿，就位立。臣僚、使者齐声喏。酒三行，引使左下，至丹墀谢宴，五拜。毕，赞“有敕宴”，五拜。祗候，引右出。

礼毕。于外赐宴，客省伴宴，仍赐衣物。

西夏使朝辞仪：常朝毕，引使者左入，通某国某使祗候辞，再拜。不出班，起居，再拜。出班，恋阙、致词，复再拜。赐衣物，谢恩如常仪。若赐宴，五拜。毕，赞，“好去”右出。

## 卷五十二志第二十一　礼志五　嘉仪上

皇帝受册仪：前期一日，尚舍奉御设幄于正殿北墉下，南面设御坐；奉礼郎设官僚、客使幕次于东西朝堂；太乐令设宫悬于殿庭，举麾位在殿第二重西阶上，东向；乘黄令陈车辂；尚辇奉御陈舆辇；尚舍奉御设解剑席于东西阶。设文官六品已上位横街南，东方西向；武官五品已上位横街南，西方东向。皆北上重行，每等异位。将士各勒所部六军仗屯诸门。金吾仗、黄麾仗陈于殿庭。至日，押册官引册自西便门入，置册案西阶上。

通事舍人引侍从班人，就位。侍中东阶上，解剑履，上殿，外俯伏跪，奏“中严”；下殿，剑履，复位立。阁使西阶上殿，栏外跪请木契；面殿鞠躬，奏“奉敕唤仗。”殿中监、少监、殿中丞等押金吾四色仗入，位臣僚后。协律郎入，就举麾位，符宝郎诣阁奉迎。通事舍人引文官四品至六品、武官三品至五品，就门外位。皇帝御辇至宣德门。宣徽使押内诸司班起居，引皇帝至阁，服衮冕。侍中东阶下，解剑履，上殿，版奏外办。

太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帝。内诸司出，协律郎举麾，太乐令令撞黄钟之钟，左五钟皆应，工人鼓枲，乐作；皇帝即御坐，宣徽使赞扇合，乐上；赞帘卷，扇开。符宝郎奉宝进，左右金吾报平安。通事舍人引文官三品武官二品已上入门。乐作；就相向位毕，床上。通事舍人引侍从班、南班文官三品、武官二品已上合班，北向。东班西上，西班东上，起居，七拜。分班，各复位，通事舍人引押册官押册自西阶下，至丹墀，当殿置香案册案。置册讫，乐作；就位，乐止。捧册官近后，东西相对立，舍人引侍从班并南班合班，北向如初。赞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舞蹈，五拜。分班，各复位如初。捧册官就西阶下解剑席，解剑履，捧册西阶上殿，乐作；置册御坐前，东西立，北向。捧册官西墉下立，北上，乐止。读册官出班，当殿立，赞再拜，三呼“万岁”。就西阶下解剑席，解剑履，西阶上殿，栏内立，当御坐前。侍中取册，捧册官捧册匣至读册官前跪，相对捧册。读册官俯伏跪；读讫，俯伏兴。捧册官跪左膝，以册授侍中。侍中受册，以册授执事者，降自西阶，剑履讫，复当殿位。赞再拜，三呼“万岁”，复分班位。舍人引侍从班、南班合班，北向如初。赞拜，在位者皆拜；舞蹈、鞠躬如初。

通事舍人引班首西阶下，解剑履。上殿，乐作；就栏内位，乐止。俯伏跪，通全衔臣某等致词称贺讫，俯伏兴。降西阶下，带剑，纳閤，乐作；复位，乐止。赞拜，在位者皆再拜，舞蹈，五拜，鞠躬。侍中临轩西向，称“有制”，皆再拜。侍中宣答讫，赞皆再拜，舞蹈，五拜，分班各复位。三品已上出，乐作；出门毕，床上。侍中当御坐俯伏跪，通全衔奏“礼毕”，俯伏兴。退，东阶下殿，带剑，纳履，复位。宣徽使赞扇合，下帘。

太常博士、太常卿引皇帝起，乐作；至阁，乐止。舍人引文官四品、武官三品以下出门外，分班立；次引侍从班出，次兵部、吏部出。次金吾出，次起居郎、舍人出，次殿中监、少监押金吾细仗出，仍位臣僚后。次东西上阁门使于丹墀内鞠躬，奏衙内无事，卷班出。阁门使丹墀内鞠躬，揖“奉敕放仗”。出，门外文武班中间立，唤承受官。承受官声喏，至阁使后，鞠躬，揖。阁使鞠躬。称“奉敕放仗。”承受声喏，鞠躬，揖，平身立，引声“奉敕放仗”。声绝，趋退。文武合班，再拜。舍人一员摄词令官，殿前鞠躬，揖，称“奉敕放黄麾仗”，出，放金吾仗亦如之，翼日，文武臣僚入问圣躬。

太平元年，行此仪，大略遵唐、晋旧仪。又有《上契丹册仪》，以阻午可汗柴册礼合唐礼杂就之。又有《上汉册仪》，与此仪大同小异，加以《上宝仪》。

册皇太后仪：前期，陈设于元和殿如皇帝受册之仪。至日，皇帝御弘政殿。册入，侍从班入，门外金吾列仗，文武分班。

侍中解剑，奏“中严”。宣徽使请木契、唤仗皆如之，乐工入，阁使门外文武班中间立，唤承受官。声喏，趋至阁使后立。阁使鞠躬，揖，称“奉敕唤仗”。承受官鞠躬，声喏，揖，引声“奉敕唤仗”。文武合班，再拜。殿中监押仗入，文武班入，亦如之。宣微使押内诸司供奉官天桥班候。皇太后御紫宸殿，乘平头辇，童子、女童队乐引。至金銮门，阁使奏内诸司起居讫，赞引驾，自下先行至元和殿，皇太后入西北隅阁内更衣。

侍中解剑，上殿奏外办。宣徽受版入奏。侍中降，复位。协律郎举麾，乐作。太乐令、太常卿导引皇太后升坐。宣徽使赞扇合，帘卷，扇开，乐止。符宝郎奉宝置皇太后坐右。左右金吾大将军对揖，鞠躬，奏“军国内外平安”。东上阁门副使引丞相东门入，西上阁门副使引亲王西门入，通事舍人引文武班入，如仪，乐作；至位，乐止。文武班趋进，相向再拜，退复位。

东西上阁门使、宣徽使自弘政殿引皇帝御肩舆至西便门下。引入门，乐作；至殿前位，乐止。宣徽使赞皇帝拜，问皇太后“圣躬万福”，拜。皇帝御西阁坐，合班起居如仪。北府宰相押册，中书、枢密令史八人舁册，东西上阁门使引册，宣徽使引皇帝送册，乐作；至殿前置册位，乐止。宣微使赞皇帝再拜，称“万岁”，群臣陪位，揖。翰林学士四人、大将军四人舁册。

皇帝捧册行，三举武，授册。舁之西阶上殿，乐作。置太后坐前，乐止。皇帝册西面东立。舍人引丞相当殿再拜，三呼“万岁”，解剑，西阶上殿，乐作；至读册位，乐止。俯伏跪读册讫，俯伏三呼“万岁”，复班位。宣徽使引皇帝下殿，乐作；至殿前位，乐止。皇帝拜，舞蹈，拜讫，引皇帝西阶上殿。至皇太后坐前位，俯跪；致词讫，俯伏兴。引西阶下，至殿前位，拜，舞蹈，拜，鞠躬。侍中临轩，宣太后答称“有制”，皇帝再拜。宣讫，引皇帝上殿，乐作；至西阁，乐止。丞相、亲王、侍从文武合班，赞拜，舞蹈，三呼“万岁”如仪。丞相上贺，侍中宣答如仪。丞相以下出，举乐；出门，乐止。侍中奏“礼毕”，宣徽索扇，扇合，下帘。皇太后起，举乐；入阁，乐止。

文武官出门外分班侍从。兵部，吏部起居，金吾仗出，如仪。

阁使奏“放仗”，皆如皇帝受册之仪。

册皇后仪：至日，北南臣僚、内外命妇诣端拱殿幕次。皇后至阁，侍中奏“中严”，引命妇班入，就东西相向位立。皇帝临轩，命使发册。使副押册至端拱殿门外幕次。侍中奏外办。

所司承旨索扇，扇上，举麾，乐作；皇后出阁升坐，扇开，帘卷，偃麾，乐止。引命妇合班面殿起居，八拜。皇后降坐，乐作；至殿下褥位，乐止。引册入，置皇后褥位前。侍中传宣，皇后四拜，命妇陪位皆拜。引读册官至皇后褥位前，俯伏跪读讫，皇后四拜，陪位者皆拜。引皇后升殿，使臣引册，置皇后坐前册案，退，西向侍立。命妇当殿称贺，四拜。引班首东阶上殿，致词讫东阶下殿，复位，四拜。侍中奏宣答称“有教旨”，四拜。宣答讫，四拜。班首上殿进酒，皇后赐押册使副等酒讫，侍中奏“礼毕”。承旨索扇，乐作，皇后起；入阁，乐止。分引命妇等东西门出。

册皇太子仪，前期一日，设幄坐于宣庆殿，设文武官幕次于朝堂，并殿庭板位，太乐令陈宫县，皆如皇帝受册仪。守宫设皇太子次于朝堂北，西向；乘黄令陈金辂朝堂门外，西向；皇太子仪仗、加萧、鼓吹等陈宣庆门外；典仪设皇太子板位于殿横街南，近东北向；设文武官五品以上位于乐县东西；余官如常仪。至日，门下侍郎奉册，中书侍郎奉宝绶，各置于案。令史二人绛服，对举案立。宝案在横街北西向，册案在北。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并立案后。侍中板奏“中严”。皇太子远游冠，绛纱袍，秉堦出。太子舍人引入，就板位北面殿立。东宫官三师以下皆从，立皇太子东南，西向。太子入门，乐作；至位，乐止。典仪赞皇太子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中书令立太子东北，西向，门下侍郎引册案，中书侍郎取册，进授中书令，通复位，传宣官称“有制”，皇太子再拜。传宣讫，再拜。中书令跪读册讫，俯伏兴。皇太子再拜，受册，退授左庶子。中书侍郎取宝，进授中书令。皇太子进受宝，退授左庶子。中书令以下退，复位。舁案者以案退。典仪赞再拜，皇太子拜，在位者皆再拜。

太子舍人引皇太子退，乐作；出门，乐止。侍中奏“礼毕”。

皇太子升金辂，左庶子以下夹侍，仪仗、鼓吹等并列宣庆门外，三师、三少诸宫臣于金辂前后导从，鸣铙而行，还东宫。宫庭先设仗卫如式，至宫门，铙止。皇太子降金辂，舍人引入就位坐，文武官臣序班称贺。礼毕。

册王妃公主仪：至日，押册使副并读册等官押册东便门入，持节前导至殿。册案置横街北少东。引使副等面殿立而鞠躬。

侍中临轩称“有制”，皆再拜，鞠躬。宣制讫，舞蹈，五拜，引册于宣庆门出。使副等押领仪仗、册案，赴各私第厅前，向阙陈列。设传宣受册拜褥，册案置褥左，去幂盖。使副案右序立。受册者就位立，传宣称“有制”，再拜。宣制毕，舁册人举册匣于褥前跪捧，引读册者与受册者皆俯伏跪，读讫，皆俯伏兴。受册者谢恩，国王五拜，王妃、公主四拜。若册礼同日，先上皇太后册宝，次临轩同制，遣使册皇后、诸王妃主，次册皇太子。

皇帝纳后之仪，择吉日。至日，后族毕集。诘旦，后出私舍，坐于堂。皇帝遣使及媒者，以牲酒饔饩至门。执事者以告，使及媒者入谒，再拜，平身立。少顷，拜，进酒于皇后，次及后之父母、宗族、兄弟。酒遍，再拜。纳币，致词，再拜讫，后族皆坐。惕隐夫人四拜，请就车。后辞父母、伯叔父母、兄，各四拜；宗族长者，皆再拜。皇后升车，父母饮后酒，致戒词，遍及使者、媒者、送者。发轫，伯叔父母、兄饮后酒如初。教坊遮道赞祝，后命赐以物。后族追拜，进酒，遂行。将至宫门，宰相传敕，赐皇后酒，遍及送者。既至，惕隐率皇族奉迎，再拜。皇后车至便殿东南七十步止，惕隐夫人请降车。负银罂，捧滕，履黄道行。后一人张羔裘若袭之，前一妇人捧镜却行。

置鞍于通，后过其上。乃诣神主室三拜，南北向各一拜，酹酒。

向谒者一拜。起居讫，再拜。次诣舅姑御容拜，奠酒。选皇族诸妇宜子孙者，再拜之，授以罂、滕。又诣诸帝御容拜，奠酒。

神赐袭衣、珠玉、珮饰，拜受服之。后姊若妹、陪拜者各赐物。

皇族迎者、后族送者遍赐酒，皆相偶饮讫，后坐别殿，送后者退食于次。媒者传旨命送后者列于殿北。俟皇帝即御坐，选皇族尊者一人当奥坐，主婚礼。命执事者往来致辞于后族，引后族之长率送后者升，当御坐，皆再拜；又一拜，少进，附奏送后之词；退复位，再拜。后族之长及送后者向当奥者三拜，南北向各一拜，向谒者一拜。后族之长跪问“圣躬万福”，再拜；复奏送后之词，又再拜。当奥者与媒者行酒三周，命送后者再拜，皆坐，终宴。翌日，皇帝晨兴，诣先帝御容拜，奠酒讫，复御殿，宴后族及群臣，皇族、后族偶饮如初，百戏、角抵、戏马较胜以为乐。又翌日，皇帝御殿，赐后族及赆送后者，各有差。受赐者再拜，进酒，再拜。皇帝御别殿，有司进皇后服饰之籍。酒五行，送后者辞讫，皇族献后族礼物；后族以礼物谢当奥者。礼毕。

公主下嫁仪：选公主诸父一人为婚主，凡当奥者、媒者致词之仪，自纳币至礼成，大略如纳后仪。择吉日，诘旦，媒者趣尚主之家诣宫。侯皇帝、皇后御便殿，率其族入见。进酒讫，命皇族与尚主之族相偶饮。翼日，尚主之家以公主及婿率其族入见。致宴于皇帝、皇后。献赆送者礼物讫，朝辞。赐公主青幰车二，螭头、盖部皆饰以银，驾驼；送终车一，车楼纯锦，银螭，悬铎，后垂大毡，驾牛，载羊一，谓之祭羊，拟送终之具，至覆尸仪物咸在。赐其婿朝服、四时袭衣、鞍马，凡所须无不备。选皇族一人，送至其家。

亲王女封公主者婚仪：仿此，以亲疏为差降。

## 卷五十三志第二十二　礼志六　嘉仪下

皇太后生辰朝贺仪：至日，臣僚入朝，国使至幕，班齐，如常仪。皇太后升殿坐，皇帝东面侧坐。契丹舍人殿上通名，契丹、汉人臣僚，宋使副缀翰林学士班，东西两洞门入，合班称贺，班首上殿祝寿，分班引出，皆如正旦之仪。教坊起居，七拜，契丹、汉人臣僚入，进酒，皆如五旦之仪，唯宣答称“圣旨”。皇帝降御座，进奉皇太后生辰礼物。过毕，皇帝殿上再拜，殿下臣僚皆再拜。皇帝升御座。引臣僚分班出，引中书令、北大王西阶上殿，奏契丹臣僚进奉。次汉人臣僚并诸道进奉。控鹤官置担床，起居，四拜毕；引进使鞠躬，通文武百僚某官某以下、高丽、夏国、诸道进奉。宣微使殿上赞进奉各付所司。控鹤官声喏。担床过毕，契丹、汉人臣僚以次谢，五拜。

赞各祗候，引出。教坊、诸道进奉使谢如之。契丹臣僚谢宣宴，引上殿就位立，汉人臣僚并宋使副东洞门入，面西谢宣宴，如正旦仪。赞各上殿祗候。臣僚、使副上殿就位立，亦如之。监盏、教坊上殿，从人入东廊立，皆如之。御床入，皇帝初进酒，臣僚就位陪拜。皇太后饮酒，殿上应坐、侍立臣僚皆拜，称“万岁”。赞各祗候，立。皇太后卒饮，手赐皇帝酒。皇帝跪，卒饮，退就褥位，再拜，臣僚皆陪拜。若皇帝亲赐使相、臣僚、宋使副酒，皆立饮。皇帝升坐，赞应坐臣僚并使副皆拜，称“万岁”。赞各就坐。行方醖朵殿臣僚酒，如正旦仪。一进酒，两廊从人拜，称“万岁”，各就坐。亲王进酒，如正旦仪。若皇太后手赐亲王酒，跪饮讫，退露台上，五拜。赞祗候。殿上三进酒，行饼茶讫，教坊跪，致语，揖臣僚、使副、廊下从人皆立。口号绝，赞拜亦如之。行茶、行肴膳，皆如之。大馔入，行粥碗。殿上七进酒，使相、臣僚乐曲终，揖廊下从人起，拜，称“万岁”。“各好去”，承受官引两门出。曲破，揖臣僚、使副起，鞠躬。赞拜，皆拜，称“万岁”。赞各祗候，引臣僚、使副下殿。契丹臣僚谢宴毕，出。汉人臣僚、使副舞蹈，五拜毕，赞“各好去”。出洞门毕，报阁门无事，皇太后、皇帝起。

应圣节，宋遣使来贺生辰、正旦，始制此仪，故详见《宾仪》。

凡五拜：拜，兴。再拜，兴。跪，搢笏，三舞蹈，三叩头，出笏，就拜，兴。拜，兴。再拜，兴。其就拜，亦曰俯伏兴。

《宾仪》，臣僚皆日坐，于此仪曰高醖，与方醖别。

皇帝生辰朝贺仪：臣僚、国使班齐，皇帝升殿坐。臣僚、使副入，合班称贺。合班出。皆如皇太后生辰仪。中书令、北大王奏诸道进奉表目。教坊起居，七拜。臣僚东西门入，合班再拜。赞进酒，班首上殿进酒。宣徽使宜答，群臣谢宣谕，分班。奏乐，皇帝卒饮，合班。班首下殿，分班出。皆如正旦之仪。进奉皆如皇太后生辰仪。皇帝诣皇太后殿，近上皇族、外戚、大臣并从，奉迎太皇即皇帝殿坐。皇太后御小辇，皇帝辇侧步从，臣僚分行序引，宣徽使、诸司、阁门攒队前引。教坊动乐，控鹤起居，四拜。引驾臣僚并于山楼南方立候。皇太后入阁，揖使副并臣僚入幕次。皇太后升殿坐，皇帝东方侧坐。

引契丹、汉人臣僚、使副两洞门入，合班，起居，舞蹈，五拜。

赞各祗候，面殿立。皇帝降御坐，殿上立，进皇太后生辰物。

过毕，皇帝殿上再拜，殿上下臣僚皆拜。皇帝升御座，引臣僚分班出。契丹臣僚入，谢宣宴。汉人臣僚、使副入，通名谢宣宴，上殿就位。不应坐臣僚出，从人入，皆如仪。御床入，皇帝初进皇太后酒，皇太后赐皇帝酒，皆如皇太后生辰仪。赞各就坐，行酒。宣饮尽，就位谢如仪。殿上一进酒毕，从人入就位如仪。亲王进酒，行饼茶，教坊致语如仪。行茶、行肴膳如仪。七进酒，使相乐曲终，从人起。曲破，臣僚、使副起。余皆如正旦之仪。

皇后生辰仪：臣僚昧爽朝。皇帝、皇后大帐前拜日，契丹、汉人臣僚陪拜。皇帝升殿坐，皇后再拜，臣僚殿下合班陪拜。

皇帝赐皇后生辰礼物，皇后殿上谢，再拜，臣僚皆拜。契丹舍人通名，契丹、汉人臣僚以次入贺。盏入，舍人赞，舞蹈，五拜，起居不表“圣躬万福”。赞再拜。班首上殿拜跪，自通全衔祝寿讫，引下殿，复位，鞠躬。赞舞蹈，五拜。赞各祗候。

引宰臣一员上殿，奏百僚诸道进表目。教坊起居，七拜，不贺。

控鹤官起居，四拜。诸道押衙附奏起居，赐宴，共八拜。契丹、汉人合班，进寿酒，舞蹈，五拜。引大臣一员上殿，栏外褥位搢笏，执台盏进酒，皇帝、皇后受盏。退，复褥位。授台出笏，栏内拜跪，自通全衔祝寿“臣等谨进千万岁寿酒”讫，引下殿，复位，舞蹈，五拜，鞠躬。宣徽使奏宣答如仪，引上殿，搢笏执台。皇帝、皇后饮。殿下臣僚分班，教坊奏乐，皆拜，称“万岁”。卒饮，皇帝、皇后授盏。引下殿，舞蹈，五拜。赞各祗候，引出。臣僚进奉如仪，宣宴如仪。教坊、监盏、臣僚上殿祗候如仪。皇后进皇帝酒，殿上赞拜，侍臣僚皆拜。皇帝受盏，皆拜。皇后坐，契丹舍人、汉人阁使殿上赞拜，皆拜，称“万岁”。赞各就坐。大臣进皇帝、皇后酒，行酒如仪。酒三行，行慄，行膳。又进皇帝、皇后酒。酒再行，大馔入，行粥。

教坊致语，臣僚皆起立。口号绝，赞拜，称“万岁”，引下殿谢宴，引出，皆如常仪。

进士接见仪：其日，举人从时相至御帐侧，通名榜子与时相榜子同奏讫，时相朝见如常仪。毕，揖进士第一名以下丹墀内面殿鞠躬，通名，四拜。赞各祗候，皆退。若有进文字者，不退，奉卷平立。阁门奏受，跪左膝授讫，直起退。礼毕。

进士赐等甲敕仪：臣僚起居毕，读卷官奏讫，于左方依等甲唱姓名序立，阁门交收敕牒。阁使奏引至丹墀，依等甲序立。

阁使称“有敕”，再拜，鞠躬。舍人宣敕“各依等甲赐卿敕牒一道，想宜知悉”，揖拜。各跪左膝，受敕讫，鞠躬，皆再拜。

各祗候，分引左右相向侍立。候奏事毕，引两阶上殿，就位，齐声喏，赐坐。酒三行，起，声喏如初。退揖出。礼毕。牌印郎君行酒，阁使劝饮。

进士赐章服仪：皇帝御殿，臣僚公服引进士入，东方面西，再拜，揖就丹墀位，面殿鞠躬。阁使称“有敕”，再拜，鞠躬。

舍人宣敕“各依等甲赐卿敕牒一道，兼赐章服，想宜知悉”，揖再拜。跪受敕讫，再拜。退，引至章服所，更衣讫，揖复丹墀位，鞠躬。赞谢恩，舞蹈，五拜。各祗候，殿东亭内序立。

声喏，坐。赐宴，簪花。宣阁使一员、阁门三人或二人劝饮终日。礼毕。

宰相中谢仪：皇帝常服升殿坐，诸班起居如常仪。应坐臣僚上殿，其余臣僚殿下东西侍立，皆如宋使初见之仪。引中谢官左入，至丹墀面西立。舍人当殿鞠躬，通新受具官姓名祗候中谢。宣徽殿上索通班舍人就赞礼位，赞某官至。宣微赞通班舍人二人对立，揖中谢官鞠躬。赞就拜位，舍人二人引面殿鞠躬。赞拜，中谢官舞蹈，五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赞再拜。揖出班跪，叙官，致词讫，俯伏兴，复位。赞拜，舞蹈，五拜。又出班，中谢致词如初仪，共十有七拜。赞祗候，引右阶上殿，就位。揖应坐臣僚声喏坐。供奉官行酒，传宣饮尽。

臣僚搢笏，执盏起，位后立饮；置盏，出笏。赞拜，臣僚皆再拜。赞各坐，搢笏，执盏，授供奉官盏。酒三行，揖应坐僚声喏立。引中谢官右阶下殿，至丹墀，面殿鞠躬。赞拜，舞蹈，五拜，引右出。臣僚皆出。本相、枢密使同，余官不升殿，赐酒，不带节度使不通班，止通名，七拜。众谢，班首一人出班中谢。拜表仪：其日，先于东上阁门陈设毡位，分引南北臣僚、诸国使副于毡位合班。通事舍人二人舁表案，置班首前，揖鞠躬，再拜，平身。中书舍人立案侧，班首跪，搢笏，兴，捧表，跪左膝，以表授中书舍人。出笏，就拜，兴，再拜。中书舍人复置表案上。通事舍人舁表案于东上阁门入，卷班，分引出。

礼毕。元日，皇帝不御坐行此仪，余应上表有故皆仿此。

贺生皇子仪：其日，奉先帝御容，设正殿，皇帝御八角殿升坐。声警毕，北南宣微使殿阶上左右立，北南臣僚金冠盛服，合班入。班首二人捧表立，读表官先于左阶上侧立。二宣徽使东西阶下殿受表，捧表者跪左膝授讫，就拜，兴，再拜。各祗候。二宣徽使俱左阶上授读表官，读讫，揖臣僚鞠躬。引北面班首左阶上殿，栏内称贺讫，引左阶下殿，复位，舞蹈，五拜。

礼毕。贺祥瑞仪：声警，北南臣僚金冠盛服，合班立。班首二人各奉表贺，北南宣徽使左阶下殿受表，上殿授读表大臣。读讫，揖殿下臣僚鞠躬，五拜毕，鞠躬。引班首二人左阶上殿，栏内拜跪称贺，致词讫，引左阶下殿，复位，五拜毕，鞠躬。宣答、听制讫，再拜，鞠躬。谢宣谕，五拜毕，各祗候，分班侍立。

礼毕，两府奏事如常。

乾统六年，木叶山瑞云见，始行此仪。天庆元年，天雨谷，谢宣谕后，赵王进酒，教坊动乐，臣僚酒一行。礼毕，奏事。

贺平难仪：皇帝、皇后升殿坐，北商臣僚并命妇合班，五拜。揖班首二人出班，俯跪，搢笏，执表，舁案近前。阁使受表，置案上，皆再拜。通事舍人二人舁案，左阶上殿，置露台上。读表官受，入读表。对御读讫，臣僚殿下五拜，鞠躬。引班首二人左右阶上殿，栏内并立。先引北面班首少前，跪致词讫，退复褥位。次引南面班首亦如之。毕，分引左右阶下殿，复位，五拜，鞠躬。宣徽称“有敕”，再拜，宣答“内难已平，与公等内外同庆”。谢宣谕，五拜。卷班。臣僚从皇帝，命妇从皇后，诣皇太后殿，见先帝御容，陪位，皆再拜。皇太后正坐，称贺，共十拜，并引上殿，赐宴如仪。

平难之仪，道宗清宁九年，太叔重元谋逆，仁懿太后亲率卫士与逆党战。事平，因制此仪。

正旦朝贺仪：臣僚并诸国使昧爽入朝，奏“班齐”。皇帝升殿坐，契丹舍人殿上通讫，引契丹臣僚东洞门入，引汉人臣僚并诸国使西洞门入。合班，舞蹈，五拜，鞠躬，平身。引亲王东阶上殿，栏内褥位俯伏跪，自通全衔臣某等祸寿讫，伏兴，退，引东阶下殿，复位，舞蹈，五拜毕，鞠躬。宣徽使殿上鞠躬，奏“臣宣答”，称“有敕”，班首以下听制讫，再拜，鞠躬。宣徽传宣云：“履新之庆，与公等同之。”舍人赞谢宣谕，拜，舞蹈，五拜。赞各祗候，分班引出，引班首西阶上殿，奏表目讫，教坊起居，贺，十二拜，毕，赞各祗候。引契丹、汉１人臣僚并诸国使东西洞门入，合班，再拜。赞进酒，引亲王东阶上殿，就栏内褥位，搢笏，执台盏，进酒讫，退，复褥位。

置台，出笏。少前俯跪，自通全衔臣某等谨进千万岁寿酒。俯伏兴，退，复褥位，与殿下臣僚皆再拜，鞠躬。侯宣徽使殿上鞠躬，奏“臣宣答”，称“有敕”，亲王以下再拜如初仪。传宣云：“饮公等寿酒，与公等内外同庆。”舍人赞谢宣谕如初。

赞各祗候，亲王搢笏，执台，殿下臣僚分班。皇帝饮酒，教坊奏乐，殿上下臣僚皆拜，称“万岁”。赞各祗候。乐止，教坊再拜。皇帝卒饮，亲王进受盏，复褥位，置台盏，出笏。揖臣僚合班，引亲王东阶下殿，复位，鞠躬，再拜。赞各祗候，分班引出。皇帝起，诣皇太后殿，臣僚并诸国使皆从。皇太后升殿，皇帝东方侧坐。引契丹、汉人臣僚并诸国使两洞门入，合班称贺，进酒，皆如皇帝之仪。毕，引出。教坊入，起居、进酒亦如之。皇太后宣答称“圣旨”。契丹班谢宣宴，上殿就位立。汉人臣僚并诸国使东洞门入，丹墀东方，面西鞠躬。舍人鞠躬，通文武百僚宰臣某已下谢宣宴，再拜；出班致词讫，退复位，舞蹈，五拜。赞各上殿祗候，引宰臣以下并诸国使副，方裀朵殿臣僚，西阶上殿就位立。不应坐臣僚并于西洞门出。

二人监琖，教坊再拜。赞各上阶，下殿谢宴，如皇太后生辰仪。

冬至朝贺仪：臣僚班齐，如正旦仪。皇帝、皇后拜日，臣僚陪位再拜。皇帝、皇后升殿坐，契丹舍人通，臣僚入，合班，亲王祝寿，宣答，皆如正旦之仪。谢讫，舞蹈，五拜，鞠躬。

出班奏“圣躬万福”；复位，再拜，鞠躬。班首出班，俯伏跪，祝寿讫，伏兴，舞蹈，五拜，鞠躬。赞各祗候。分班，不出，合班。御床入，再拜，鞠躬。赞进酒。臣僚平身。引亲王左阶上殿，就栏内褥位，搢笏，执台琖，进酒。皇帝、皇后受琖讫，退就褥位，置台，出笏，俯伏跪。少前，自通全衔臣某等谨进２千万岁寿酒。俯伏兴，退，复褥位，再拜，鞠躬。殿下臣僚皆再拜，鞠躬。宣答如五旦仪。亲王搢笏，执台，分班。皇帝、皇后饮酒，奏乐；殿上下臣僚皆拜，称“万岁寿”，乐止。教坊再拜，臣僚合班。亲王进受琖，至褥位，置台琖，出笏，引左阶下殿。御床出。亲王复丹墀位，再拜，鞠躬。赞祗候。分班引出。班首右阶上殿奏表目进奉。诸道进奉，教坊进奉过讫，赞进奉收。班首舞蹈，五拜，鞠躬。赞备祗候。班首出，臣僚复入，合班谢，舞蹈，五拜，鞠躬。赞各祗候。分班引出。声警，皇帝、皇后起，赴北殿。皇太后于御容殿，与皇帝、皇后率臣僚再拜。皇太后上香，毕再拜。赞各祗候。可矮墩以上上殿。皇太后三进御容酒，陪位皆拜。皇太后升殿坐。皇帝就露台上褥位，亲王押北南臣僚班丹墀内立。皇帝再拜，臣僚皆拜，鞠躬。皇帝栏内跪，祝皇太后寿讫，复位，再拜。凡拜，皆称“万岁”。赞各祗候。臣僚不出，皇帝、皇后侧座，亲王进酒，臣僚陪拜，皇太后宜答，皆如正旦之仪。臣僚分班，不出，班首右阶上殿奏表目，合班谢宣宴，上殿就位如仪。御床入。皇帝进皇太后酒如初，各就座行酒，宣饮尽，如皇太后生辰之仪。

皇后进酒，如皇帝之仪。三进酒，行茶，教坊致语，行殽膳，大馔，七进酒。曲破，臣僚起，御床出，谢宴，皆如皇太后生辰仪。立春仪：皇帝出就内殿，拜先帝御容，北南臣僚丹墀内合班，再拜。可矮墩以上入殿，赐坐。帝进御容洒，陪位并侍立皆再拜。一进酒，臣僚下殿，左右相向立。皇帝戴幡胜，等第赐幡胜。臣僚簪毕，皇帝于土牛前上香，三奠酒，不拜。教坊动乐，侍仪使跪进彩杖。皇帝鞭土牛，可矮墩以上北南臣僚丹墀内合班，跪左膝，受彩杖，直起，再拜。赞各祗候。司辰报春至，鞭土牛三匝。矮墩鞭止，引节度使以上上殿，撒谷豆，击土牛。撒谷豆，许众夺之。臣僚依位坐，酒两行，春盘入。

酒三行毕，行茶。皆起。礼毕。

重午仪，至日，臣僚昧爽赴御帐，皇帝系长寿彩缕升车坐，引北南臣僚合班，如丹墀之仪。所司各赐寿缕，揖臣僚跪受，再拜。引退，从驾至膳所，酒三行。若赐宴，临时听敕。

重九仪：北南臣僚旦赴御帐。从驾至围场，赐茶。皇帝就坐，引臣僚御前班立，所司各赐菊花酒，跪受，再拜。酒三行，揖起。藏阄仪：至日，北南臣僚常服入朝，皇帝御天祥殿，臣僚依位赐坐。契丹南面，汉人北面，分朋行阄。或五或七筹，赐膳。入食毕，皆起。顷之，复生行阄如初。晚赐茶，三筹或五筹，罢教坊承应。若帝得阄，臣僚进酒讫，以次赐酒。

大康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始行是仪。是日不御朝。

岁时杂仪：正旦，国俗以糯饭和白羊髓为饼，丸之若拳，每帐赐四十九枚。戊夜，各于帐内窗中掷丸于外。数偶，动乐，饮宴。数奇，令巫十有二人鸣铃，执箭，绕帐歌呼，帐内爆盐垆中，烧地拍鼠，谓之惊鬼，居七日乃出。国语谓正旦为“乃捏咿儿”。“乃”，正也；“捏咿儿”，旦也。

立春，妇人进春书，刻青缯为帜，像龙御之；或为蟾蜍，书帜曰“宜春”。

人日，凡正月之日，一鸡、二狗、三豕、四羊、五马、六牛，七日为人。其占，晴为祥，阴为灾。俗煎饼食于庭中，谓之“薰天”。

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国舅族萧氏设宴，以延国族耶律氏，岁以为常。国语是日为“（忄甲）里尀”。“（忄甲）里”，请也；“尀”，时也。（忄甲），读若狎；尀，读若颇。

二月八日为悉达太子生辰，京府及诸州雕木为像，仪仗百戏导从，循城为乐。悉达太子者，西域净梵王子，姓瞿昙氏，名释迦牟尼。以其觉性，称之曰“佛”。

三月三日为上巳，国俗，刻木为兔，分朋走马射之；先中者胜，负朋下马列跪进酒，胜朋马上饮之。国语谓是日为“陶里桦”。“陶里”，兔也；“桦”，射也。

五月重五日，午时，彩艾叶和绵著衣，七事以奉天子，北南臣僚各赐三事，君臣宴乐，渤海膳夫进艾糕。以五彩丝为索缠臂，谓之“合欢结”。又以彩丝宛转为人形簪之，谓之“长命缕”。国语谓是日为“讨赛咿儿。”。“讨”，五；“赛咿儿”，月也。

夏至之日，俗谓之“朝节”。妇人进彩扇，以粉脂相赠遗。

六月十有八日，国俗，耶得氏设宴，以延国舅族萧氏，亦谓之“（忄甲）里尀”。七月十三日，夜，天子于宫西三十里卓帐宿焉。前期，备酒馔。翼日，诸军部落从者皆动蕃乐，饮宴至暮，乃归行宫，谓之“迎节”。十五日中元，动汉乐，大宴。十六日昧爽，复往西方，随行诸军部落大噪三，谓之“送节”。国语谓之“赛咿儿奢”。“奢”，好也。

八月八日，国俗，屠白犬，于寝帐前七步瘗之，露其喙。

后七日中秋，移寝帐于其上。国语谓之“捏褐耐”。“捏褐”，犬也；“耐”，首也。

九月重九日，天子率群臣部族射虎，少者为负，罚重九宴。

射毕，择高地卓帐，赐蕃、汉臣僚饮菊花酒。兔肝为謩，鹿舌为酱，又研茱萸酒，洒门户以偲禳。国语谓是日为“必里迟离”，九月九日也。

岁十月，五京进纸造小衣甲、枪刀、器械万副。十五日，天子与群臣望祭木叶山，用国字书状，并焚之。国语谓之“戴辣”。“戴”烧也；“辣”，甲也。冬至日，国俗，屠白羊、白马、白雁，各取血和酒，天子望拜黑山。黑山在境北，俗谓国人魂魄，其神司之，犹申国之岱宗云。每岁是日，五京进纸造人马万余事，祭山而焚之。俗甚严畏，非祭不敢近山。

腊辰日，天子率北南臣僚并戎服，戊夜坐朝，作乐饮酒，等第赐甲仗、羊马。国语谓是日为“炒伍珼伓”。“炒伍珼”，战也。再生仪：凡十有二岁，皇帝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择吉日。

前期，禁门北除地置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神主舆。在再生室东南，倒植三岐木。其日，以童子及产医妪置室中。一妇人执酒，一叟持矢慅，立于室外。有司请神主降舆，致奠。奠讫，皇帝出寝殿，诣再生室。群臣奉迎，再拜。皇帝入室，释服、跣。以童子从，三过岐木之下。每过，产医妪致词，拂拭帝躬。

童子过岐木七，皇帝卧木侧，叟击慅曰：“生男矣。”太巫誷皇帝首，兴，群臣称贺，再拜。产医妪受酒于执酒妇以进，太巫奉襁褓、彩结等物赞祝之，预选七叟，各立御名系于彩，皆跪进。皇帝选嘉名受之，赐物。再拜，退。群臣皆进襁褓、彩结等物。皇帝拜先帝诸御容，遂宴群臣。

善哉，阻午可汗之垂训后嗣也。孺子无不慕其亲者，嗜欲深而爱浅，妻子具而孝衰。人人皆然，而况天子乎。再生之仪，岁一周星，使天子一行是礼，以起其孝心。夫体之也真，则其思之也切，孺子之慕，将有油然发于中心者，感发之妙，非言语文字之所能及。善哉，阻午可汗之垂训后嗣也。始之以三过岐木，母氏劬劳能无念乎。终之以拜先帝御容，敬承宗庙宜何如哉。《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 卷五十四志第二十三　乐志

辽有国乐，有雅乐，有大乐，有散乐，有铙歌、横吹乐。

旧史称圣宗、兴宗咸通音律，声气、歌辞、舞节，征诸太常、仪凤、教坊不可得。按《纪》、《志》、《辽朝杂礼》，参考史籍，定其可知者，以补一代之阙文。

鸣呼！《咸》、《韶》、《夏》、《武》之乐，声亡书逸，河间作《记》，史迁因以为《书》，寥乎希哉。辽之乐观此足矣。

国乐辽有国乐，犹先王之风；其诸国乐，犹诸侯之风。故志其略。

正月朔日朝贺，用宫悬雅乐。元会，用大乐；曲破后，用散乐；角抵终之。是夜，皇帝燕饮，用国乐。

七月十三日，皇帝出行宫三十里卓帐。十四日设宴，应从诸军随各部落动乐。十五日中元，大宴，用汉乐。

春飞放杏埚，皇帝射获头鹅，荐庙燕饮，乐工数十人执小乐器侑酒。

诸国乐太宗会同三年，晋宣徽使杨端、王慹等及诸国使朝见，皇帝御便殿赐宴。端、慹起进酒，作歌舞，上为举觞极欢。

会同三年端午日，百僚及诸国使称贺，如式燕饮，命回鹘、敦煌二使作本国舞。

天祚天庆二年，驾幸混同江，头鱼酒筵，半酣，上命诸酋长次第歌舞为乐。女直阿骨打端立直视，辞以不能。上谓萧奉先曰：“阿骨打意气雄豪，顾视不常，可托以边事诛之。不然，恐贻后患。”奉先奏：“阿骨打无大过，杀之伤向化之意。蕞尔小国，又何能为。”

雅乐自汉以后，相承雅乐，有古《颂》焉，有古《大雅》焉。

辽阙郊庙礼，无颂乐。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还，得晋太常乐谱、宫悬、乐架，委所司先赴中京。

圣宗太平元年，尊号册礼：设宫悬于殿庭，举麾位在殿第三重西阶之上，协律郎各入就举麾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将仗动，协律郎举麾，太乐令令撞黄钟之钟，左右钟皆应。工人举帒，乐作；皇帝即御坐，扇合，乐止。王公入门，乐作；至位，乐止。通事舍人引押册大臣，初动，乐作；置册殿前香案讫，就位，乐止。舁册官奉册，初动，乐作；升殿，置册御坐前，就西墉北上位，乐止。大臣上殿，乐作；至殿栏内位，乐止。大臣降殿阶，乐作；复位，乐止。王公三品以上出，乐作；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降御坐入阁，床上。兴宗重熙九年，上契丹册，皇帝出，奏《隆安》之乐。

圣宗统和元年，册承天皇太后，设宫悬、剺鳖，太乐工、协律郎入。太后仪卫动，举麾，《太和》乐作；太乐令、太常卿导引升御坐，帘卷，乐止。文武三品以上入，《舒和》乐作；至位，乐止。皇帝入门，《雍和》乐作；至殿前位，床上。宰相押册，皇帝随册，乐作；至殿前置册于案，乐止。翰林学士、大将军舁册，乐作；置御坐前，乐止。丞相上殿，乐作；至读册位，乐止。皇帝下殿，乐作；至位，乐止。太后宣答讫，乐作；皇帝至西阁，乐止。亲王、丞相上殿，乐作；退班出，床上。下帘、乐作；皇太后入内，乐止。

册皇太子仪：太子初入门，《贞安》之乐作。

册礼乐工次第：四隅各置建鼓一覜，乐工各一人；宫悬每面九覜，每覜乐工一人；乐覜近北置帒、嚬各一，乐工各一人；乐虡内坐部乐工，左右各一百二人；乐覜西南武舞六十四人，执小旗二人；乐虡东南文舞六十四人，执小旗二人；协律郎二人；太乐令一人。

唐《十二和乐》，辽初用之：《豫和》祀天神，《顺和》祭地只，《永和》享宗庙，《肃和》登歌奠玉帛，《雍和》入俎接神，《寿和》酌献饮神，《太和》节升降，《舒和》节出入，《昭和》举酒，《休和》以饭，《正和》皇后受册以行，《承和》太子以行。

辽《十二安》乐：初，梁改唐《十二和乐》为《九庆》乐，后唐建唐宗庙，仍用《十二和》乐，晋改为《十二同》乐。《辽杂礼》：“天子出入，奏《隆安》；太子行，奏《贞安》。”则是辽尝改乐名矣。余十《安》乐名缺。

辽雅乐歌辞，文阙不具；八音器数，大抵因唐之旧。

八音：金祊、钟。

石球、磬。

丝琴、瑟。

竹龠、萧、悢匏笙、竽。土埙。

革鼓、鼗。

木帒、嚬。

十二律用周黍尺九寸管，空径三分为本。通宗大康中，诏行崄黍所定升斗，尝定律矣。其法大抵用古律蔫。

大乐自汉以来，因秦、楚之声置乐府。至隋高祖诏求知音者，郑译得西域苏祗婆七旦之声，求合七音八十四调之说，由是雅俗之乐，皆此声矣。用之朝廷，别于雅乐者，谓之大乐。

晋高祖使冯道、刘琱册应天太后、太宗皇帝，其声器、工官与法驾，同归于辽。

圣宗统和元年，册承天皇太后，童子弟子队乐引太后辇至金銮门。

天祚皇帝天庆元年上寿仪，皇帝出东阁，鸣鞭，乐作；帘卷，扇开，乐止。太尉执台，分班，太乐令举麾，乐作；皇帝饮酒讫，乐止。应坐臣僚东西外殿，太乐令引堂上，乐升。大臣执台，太乐令奏举觞，登歌，乐作；饮讫，乐止。行臣僚酒遍，太乐令奏巡周，举麾，乐作；饮讫，乐止。太常卿进御食，太乐令奏食遍，乐作；《文舞》入，三变，引出，乐止。次进酒，行臣僚酒，举觞，巡周，乐作；饮讫，乐止。次进食，食遍，乐作；《武舞》入，三变，引出，乐止。扇合，帘下，鸣鞭，乐作；皇帝入西阁，乐止。

大乐器：本唐太宗《七德》、《九功》之乐。武后毁唐宗庙，《七德》、《九功》乐舞遂亡，自后宗庙用隋《文》、《武》二舞。

朝廷用高宗《景云》乐代之，元会，第一奏《景云》乐舞。杜佑《通典》已称诸乐并亡，唯《景云》乐舞仅存。唐末、五代板荡之余，在者希矣。辽国大乐，晋代所传。《杂礼》虽见坐部乐工左右各一百二人，盖亦以《景云》遗工充坐部；其坐、立部乐，自唐已亡，可考者唯《景云》四部乐舞而已。

玉磬，方响，苓笺，筑，卧箜篌，大箜篌，小箜篌，大琵琶，小琵琶，大五弦，小五弦，吹叶，大笙，小笙，觱篥，搏巢，箫，铜钹，长笛，尺八笛，短笛。

以上皆一人。

毛员鼓，连鼗鼓，贝。以上皆二人，余每器工一人。

歌二人，舞二十人，分四部，《景云》舞八人，《庆云》乐舞四人，《破阵》乐舞四人，《承天》乐舞四人。

大乐调：雅乐有七音，大乐亦有七声，谓之七旦：一曰娑訢力，平声；二曰鸡识，长声，三曰沙识，质直声；四曰沙侯加滥，应声；五曰沙腊，应和声，六曰般赡，五声；七曰俟利琥，斛牛声。自隋以来，乐府取其声，四旦二十八调整为大乐。

娑訢力旦：正宫，高宫，中吕宫，通调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钟宫。

鸡识旦，越调，大食调，高大食调，双调，小食调，歇指调，林钟商调。沙识旦，大食角，高大食角，双角，小食角，歇指角，林钟角，越角。

般涉旦：中吕调，正平调，高平调，仙吕调，黄钟调，般涉调，高般涉调。

右四旦二十八调，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皆从浊至清，迭更其声，下益浊，上益清。七七四十九调，余二十一调失其传。盖出《九部》乐之《龟兹部》云。

大乐声：各调之中，度曲协音，其声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近十二雅律，于律吕各阙其一，犹雅音之不及商也。

散乐殷人作靡靡之乐，其声往而不反，流为郑、卫之声。秦、汉之间，秦、楚声作，郑、卫浸亡。汉武帝以李延年典乐府，称用西凉之声。今之散乐，俳优、歌舞杂进，往往汉乐府之遗声。晋天福三年，遣刘邈以伶官来归，辽有散乐，盖由此矣。辽册皇后仪：呈百戏、角抵、戏马以为乐。

皇帝生辰乐次：酒一行觱篥起，歌。

酒二行歌，手伎入。

酒三行琵琶独弹。

饼、茶、致语。

食入，杂剧进。

酒四行阙。

酒五行笙独吹，鼓笛进。

酒六行筝独弹，筑球。

酒七行歌曲破，角抵。

曲宴宋国使乐次：酒一行觱篥起，歌。

酒二行歌。

酒三行歌，手伎入。

酒四行琵琶独弹。

饼、茶、致语。

食入，杂剧进。

酒五行阙。

酒六行笙独吹，合《法曲》。

酒七行筝独弹。

酒八行歌，击架乐。

酒九行歌，角抵。

散乐，以三音该三才之义，四声调四时之气，应十二管之数。截竹为四窍之笛，以叶音声，而被之弦歌。三音：天音扬，地音抑，人音中，皆有声无文。四时：春声曰平，夏声曰上，秋声曰去，冬声曰入。散乐器：觱篥、箫、笛、笙、琵琶、五弦、箜篌、筝、方响、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鞚、拍板。

杂戏：自齐景公用倡优侏儒，至汉武帝设鱼龙曼延之戏，后汉有绳舞、自刳之伎，杜佑以为多幻术，皆出西域。哇俚不经，故不具述。

鼓吹乐鼓吹乐，一曰短箫铙歌乐，自汉有之，谓之军乐。《辽杂礼》，朝会设熊罴十二案，法驾有前后部鼓吹，百官卤簿皆有鼓吹乐。

前部，鼓吹令二人，扛鼓十二，金钲十二，大鼓百二十，长鸣百二十，铙十二，鼓十二，歌二十四，管二十四，萧二十四，笳二十四。

后部，鼓吹丞二人，大角百二十，羽葆十二，鼓十二，管二十四，箫二十四，饶十二，鼓十二，箫二十四，笳二十四。

右前后鼓吹，行则导驾奏之，朝会则列仗，设而不奏。

横吹乐横吹亦军乐，与鼓吹分部而同用，皆属鼓吹令。

前部：大横吹百二十，节鼓二，笛二十四，觱篥二十四，笳二十四，桃皮觱篥二十四，扛鼓十二，金钲十二，小鼓百二十，中鸣百二十，羽葆十二，鼓十二，管二十四，萧二十四，笳二十四。

后部：小横吹百二十四，笛二十四，萧二十四，觱篥二十四，桃皮觱篥二十四。

百官鼓吹，横吹乐，自四品以上，各有增损，见《仪卫志》。

自周衰，先王之乐浸以亡缺，《周南》变为《秦风》。始皇有天下，郑、卫、秦、燕、赵、楚之声迭进，而雅声亡矣。汉、唐之盛，文事多西音，是为大乐、散乐；武事皆北音，是为鼓吹、横吹乐。雅乐在者，其器雅，其音亦西云。

## 卷五十五志第二十四　仪卫志一舆服

辽太祖奋自朔方，及宗继志述事，以成其业。于是举渤海，立敬瑭，破重贵，尽致周、秦、两汉、隋、唐文物之遗余而居有之。路车法物以隆等威，金符玉玺以布号令。是以传至九主二百余年，岂独以兵革之利，士马之强哉。文谓之义，武谓之卫，足以成一代之规模矣。

考辽所有舆服、符玺、仪仗，作《仪卫志》。

舆服自黄帝而降，舆服这制，其来远矣。禹乘四载作小车，商人得桑根之瑞为大辂，周人加金玉，象饰益备。秦取六国仪物，而分别其用，先王之制，置而弗御。至汉中叶，锐意稽古，然礼文之事，名存实亡，盖得一于千百焉。唐之车辂因周、隋遗法，损益可知。而祭服皆青，朝服皆绛，常服用宇文制，以紫、绯、绿、碧分品秩。五代颇以常服代朝服。辽国自太宗入晋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人晋之遗制也。

考之载籍之可征者，著《舆服篇》，冠诸《仪卫》之首。

国舆契丹故俗，便于鞍马。随水草迁徙，则有毡车，任载有大车，妇人乘马，亦有小车，贵富者加之华饰。禁制疏阔，贵适用而已。帝后加隆，势固然也。辑其可知著于篇。

大舆，《柴册再生仪》载神主见之。

舆，《腊仪》见皇帝、皇后升舆、降舆。

总纛车，驾以御驼。《祭山仪》见皇太后升总纛车。

车，《纳后仪》见皇后就车。

青甉车，二螭头、盖部皆饰以银，驾用驼，公主下嫁以赐之。古者王姬下嫁，车服不系其夫，下王后一等。此其遗意欤。

送终车，车楼纯饰以锦，螭头似银，下县铎，后垂大毡，驾以牛。上载羊一，谓之祭羊，以拟送终之用。亦赐公主。

椅，《册皇太后仪》，皇帝乘椅，自便殿舆至西便门。

鞍马，《祭山仪》，皇帝乘马，侍皇太后行。《腊仪》，皇帝降僵，祭东毕，乘马入猎围。《瑟瑟仪》，俱乘马东行，群臣在南，命妇在北。

汉舆及宗皇帝会同元年，晋使冯道刘颙等备车辂法物，上皇帝、皇太后尊号册礼。自此天子车服昉见于辽。太平中行汉册礼，乘黄令陈车略，尚辇奉御陈舆辇。盛唐辇辂，尽在辽迁矣。

五辂：《周官》典辂有五辂。秦亡之后，汉创制。

玉辂，祀天、祭地、享宗庙、朝贺、纳后用之。青质，玉饰，黄屋，左纛。十二銮在衡，二铃在轼。龙輈左建旗，十二斿，皆画升龙，长曳地。驾苍龙，金葼，镂锡，鞶缨十二就。

辽国《勘箭仪》，皇帝乘玉辂至内门。圣宗开泰十年，上升玉辂自内三门入万寿殿，进七庙御容酒。

金辂，飨射，祀还、饮至用之。赤质，金饰，余如玉辂，色从其质。驾赤骝。象辂，行道用之。黄质，象饰，余如金辂。驾白翰。

革辂，巡狩、武事用之。白质，革鞔。驾白翰。

木辂，田猎用之。黑质，漆饰。驾黑骆。

车：制小于辂，小事乘之。

耕根车，耕藉用之。青质，盖三重，余如玉辂。

安车，一名进贤车，临幸用之。金饰，重舆，曲壁，八銮在衡，紫油纁朱裹甉，朱丝络网。驾赤骝，朱霵缨。四望车，一名明远车，拜陵，临吊则用之。金饰，青油纁朱裹通甉。驾牛，余同安车。

凉车，赤质，省方、罢猎用之。赤质，金涂，银装。五彩龙凤织，藤油壁，绯条，莲座。驾以橐驼。

辇：用人挽，本宫中所乘。唐高宗始制七辇。《周官》巾车有辇，以人组挽之。玉平册礼，皇帝御辇。

大凤辇，赤质，顶有金凤，壁画云气金翅。前有轼，下有构栏。络带皆绣云凤，银梯。主辇八十人。

大芳辇。

仙游辇。

小辇，《永寿节仪》，皇太后乘小辇。

芳亭辇，黑质，幕屋绯栏，皆绣云凤。朱绿夹窗，花板红网，两帘四竿，银饰梯。主辇百廿人。

大玉辇。

小玉辇。

逍遥辇，常用之。棕屋，赤质，金涂，银装，红条。辇官十二人，春夏绯衫，秋冬素锦服。

平头辇，常行用之。制如逍遥，无屋。册承天皇太后仪，皇太后乘平头辇。

步辇，圣宗统和三年，驻跸土河，乘步辇听政。羊车，古辇车。赤质，两壁龟文，凤翅，绯甉，络带、门帘皆绣瑞羊，画轮。驾以牛，隋易果下马。童子十八人，服绣。

瑞羊輓之。

腰舆，前后长竿各二，金银螭头，绯绣凤襕，上施锦褥，别设小床。奉舆十六人。

小舆，赤质，青顶，曲柄，绯绣络带。制如凤辇而小，上有御座。奉舆二十四人。

皇太子车辂：金辂，从祀享、正冬大朝、纳妃用之。《册皇太子仪》，乘黄令陈金辂，皇太子升、降金辂。

轺车，五日常朝、享宫臣、出入行道用之。金饰，紫甉朱裹。驾一马。

四望车，吊临用之。金饰，紫油纁通甉。驾一马。

## 卷五十六志第二十五　仪卫志二国服

上古之人，网罟禽兽，食肉衣皮，以俪鹿韦掩前后，谓之靴。然后夏葛、冬裘之制兴焉。周公陈王业，《七月》之诗，至于一日于貉，三月条桑，八月载绩，公私之用由是出矣。

契丹转居荐草之间，去邃古之风犹未远也。太祖仲父述澜，以遥辇氏于越之官，占居潢河沃壤，始置城邑，为树艺、桑麻、组织之教，有辽王业之隆，其亦肇迹于此乎！太祖帝北方，太宗制中国，紫银之鼠，罗绮之篚，麇载而至。纤丽毳，被土绸木。于是定衣冠之制，北班国制，南班汉制，各从其便焉。

详国服以著厥始去。

祭服：辽国以祭山为大礼，服饰尤盛。

大祀，皇帝服金文金冠，白绫袍，红带，悬鱼，三山红垂。

饰犀玉刀错，络缝乌靴。

小祀，皇帝硬帽，红克丝龟文袍。皇后戴红帕，服络缝红袍，悬玉佩，双同心帕，络缝乌靴。

臣僚、命妇服饰，各从本部旗帜之色。

朝服：太祖丙寅岁即皇帝位，朝服衷早，以备非常。其后行瑟瑟礼、大射柳，即此服。圣宗统和元年册承天皇太后，给三品以上用汉法服，三品以下用大射柳之服。

皇帝服实里薛衮冠，络缝红袍，垂饰犀玉带错，络缝靴，谓之国服衮冕。太宗更以锦袍、金带。

臣僚戴毡冠，金花为饰，或加珠玉翠毛，额后垂金花，织成夹带，中贮发一总。中纱冠，制如乌纱帽，无檐，不姤双耳。

额前缀金花，上结紫带，末未缀珠。服紫窄袍，系傕羶带，以黄红色条裹革用之，用金玉、水晶、靛石缀饰，谓之“盘紫”。

太宗更以锦袍、金带。会同元年，群臣高年有爵秩者，皆赐之。

公服：谓之“展裹”，著紫。兴宗重熙二十二年，诏八房巾帻。道宗清宁元年，诏非勋戚之后及夷离堇副使并承应有职事人，不带巾。

皇帝紫皂幅巾，紫窄袍，玉束带，或衣红袄；臣僚亦幅巾，紫衣。常服：《宰相中谢仪》，帝常服。《高丽使入见仪》，臣僚便衣，谓之“说服力裹”。绿花窄袍，中单多红绿色。贵者披貂裘，以紫黑色为贵，青次之。又有银鼠，尤洁白。贱者貂毛、羊、鼠、沙狐裘。

田猎服：皇帝幅巾，擐甲戎装，以貂鼠或鹅项、鸭头为瑴腰。蕃汉诸司使以上并戎装，衣皆左衽，黑绿色。

吊服：及祖叛弟剌哥等降，素服受之。

素服，乘赭白马。

汉服：汉服黄帝始制冕冠章服，后王以祀以祭以享。夏收、殷喢、周弁以朝，冠端以居，所以别尊卑、辨仪物也。厥后唐以冕冠、青衣为祭服，通天、绛袍为朝服，平巾帻、袍酆为常服。大同元年正月朔，及宗皇帝入晋，备法驾，受文武百官贺于汴京崇元殿，自是日以为常。是年北归，唐、晋文物，辽则用之。左右采订，摭其常用者存诸篇。

祭服：终辽之世，郊丘不建，大裘冕服不书。

衮冕，祭祀宗庙、遗上将出征、饮至、践阼、加元服、纳后若元日受朝则服之。金饰，垂白珠十二旒，以组为缨，色如其绶，疎纩充耳，玉簪导。玄衣、瑨裳十二章：八章在衣，日、月、星、龙、华虫、火、山、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衣褾领，为升龙织成文，各为六等。龙、山以下，每章一行，行十二，白纱中单，黼领，青褾襈裾，黼革带、大带，剑佩绶，閤加金饰。《元日朝会仪》，皇帝服衮冕。

朝服：乾亨五年，圣宗册承天太后，给三品以上法服。《杂礼》，册承天太后仪，侍中就席，解剑脱履。重熙五年尊号册礼，皇帝服龙衮，北南臣僚并朝服，盖辽制。会同中，太后、北面臣僚国服；皇帝、南面臣僚汉服。乾亨以后，在礼虽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汉服；重熙以后，大礼并汉服矣。常朝仍遵会同之制。皇帝通天冠，诸祭还及冬至、朔日受朝、临轩拜王公、元会、冬会服这。冠加金博山，附蝉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帻，发缨以砲，玉若犀簪导。绛纱袍，白纱中单，鄀领，朱棨裾，白裙襦，绛蔽膝，白假带方心曲领。其革带佩剑绶，釦閤。若未加元服，则双童髻，空顶，黑介帻，双玉导，加宝饰。《元日上寿仪》，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

皇太子远游冠，谒庙还宫、元日、冬至、朔日入朝服之。

三梁冠，加金附蝉九，首施珠翠。黑介帻发缨翠砲，犀簪导。

绛纱袍，白纱中单，皂领閤，棨裾，白裙襦，白假带方心曲领，绛纱蔽膝。其革带剑佩绶，釦写与上同，后改用白釦、墨閤。

未冠，则双单髻，空横，黑介帻，双玉导，加宝饰。《册皇太子仪》，皇太子冠远游，服绛纱袍。

亲王远游冠，陪祭、朝飨、拜表、大事服之。冠三梁，加金附蝉。黑介帻，青砲导。绛纱单衣，白纱中单，皂领，棨裾，白裙襦。革带钩驰骋，假带曲领方心，绛纱蔽膝，釦閤，剑佩绶。二品以上同。

诸王远游冠，三梁，黑介帻，青砲。

三品以上进贤冠，三梁，宝饰。

五品以上进贤冠，二梁，金饰。

九品以上进贤冠，一梁，无饰。

七品以上去剑佩绶。

八品以下同公服。

公服：《勘箭仪》，阁使公服，系履。辽国尝用公服矣。

皇帝翼善冠，朔视朝用之。离黄袍，九环带，白练裙襦，六合靴。

皇太子远游冠，五日常朝、元日、乖至受朝服。绛纱单衣，白裙襦，革带金钩驰骋，假带方心，纷崚囊，白釦，乌皮履。

一品以下、五品以上，冠帻缨，簪导，谒见东宫及余公事服之。绛纱单衣，白裙襦，带钩驰骋，假带方心，釦履，纷崚囊。

六品以下，冠帻缨，簪导，去纷崚囊，余并同。

常服：辽国谓之“穿执”。起居礼，臣僚穿执。言穿靴、执笏也。

皇帝柘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起自宇文氏。

唐太宗贞观已后，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皆常服而已。

皇太子进德冠，九琪，金饰，绛纱单衣，白裙襦，白釦，乌皮履。

五品以上，幞头，亦曰折上巾，紫袍，牙笏，金玉带。文官佩手巾、算袋、刀子、砺石、金鱼袋、乌皮六合靴。

六品以下，幞头，绯衣，木笏，银带，银鱼袋佩，靴同。

八品九品，幞头，绿袍，蟻石带，靴同。

## 卷五十七志第二十六　仪卫志三符印

遥辇氏之世，受印于回鹘。至耶澜可汗请印于唐，武宗始赐“奉国契丹印”。太祖神册元年，梁幽州刺史来归，诏赐印绶。是时，太祖受位遥辇十年矣。会同九年，太宗伐晋，末帝表上传国宝一、金印三，天子符瑞于是归辽。

传国宝，秦始皇作，用蓝玉，螭纽，六面，其正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鱼鸟篆，子婴以上汉离祖。王莽篡汉，平皇后投玺殿阶，螭角微玷。献帝失之，孙坚得于井中，传至孙权，以归于魏。魏文帝隶刻肩际曰“大魏受汉传国之宝”。唐更名“受命宝”。晋亡归辽。自三国以来，僭伪诸国往往模拟私制，历代府库所藏不一，莫辨真伪。圣宗开泰十年，驰驿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兴宗重熙七年，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天祚保大二年，遗传国玺于桑干河。

玉印，太宗破晋北归，得于汴宫，藏随驾库。穆宗应历二年，诏用太宗旧宝。

御前宝，金铸，文曰“御前之宝”，以印臣僚宣命。

诏书宝，文曰“书诏之宝”，凡书诏批答用之。

契丹宝，受契丹册仪，符宝郎捧宝置御坐东。金印三，晋帝所上，其文未详。

皇太后宝，制未详。天显二年，应天皇太后称制，群臣上玺绶。册承天皇太后仪，符宝郎奉宝置皇太后坐右。

皇后印，文曰“皇后教印”。

皇太子宝，未详其制。重熙九年册皇太子仪，中书令授皇太子宝。

印吏部印，文曰“吏部之印”，银铸，以印文官制诰。

兵部印，文曰“兵部之印”，银铸，以印军职制诰。

契丹枢密院、契丹诸行军部署、汉人枢密院、中书省、汉人诸行宫都部署印，并银铸。文不过六字以上，以银朱为色。

南北王以下内外百司印，并铜铸，以黄丹为色，诸税务以赤石为色。

杓纻，鸷鸟之总名，以为印纽，取疾速之义。行军诏赐将帅用之。道宗赐耶律仁先鹰纽印，即此。

符契自大贺氏八部用兵，则合契而动，不过刻木为俛合。太祖受命，易以金鱼。

金鱼符七枚，黄金铸，长六寸，各有字号，每全左右判合之。有事，以左半先授守将，使者执右半，大小、长短、字号合同，然后发兵。事讫，归于内府。

银牌二百面，长尺，刻以国字，文曰“宜速”，又曰“敕走马牌”。国有重事，皇帝以牌亲授使者，手札给驿马若干。

驿马阙，取它马代。法，昼夜马七百里，其次五百里。所至如天子亲临，须索更易，无敢违者。使回，皇帝亲受之，手封牌印郎君收掌。

木契，正面为阳，背面为阴，阁门唤仗则用之。朝贺之礼，宣微使请阳面木契下殿，至于殿门，以契授西上阁门使云：“授契行勘。”勘契官声喏，跪受契，举手勘契同，俯、兴，鞠躬，奏“内外勘契同”。阁门使云：“准敕勘契，行勘。”勘契官执阴面木契声喏。勘契官云：“内出唤仗木契一只，准敕付左右金吾仗行勘。”勘契官云“合不合”，门仗官云“合”，凡再。勘契官云“同不同”，门仗官云“同”，亦再。勘契官近前鞠躬，奏：“勘官左金吾引驾仗、勾画都知某官某，对御勘同。”平身，少退近后，右手举契云：“其契谨付阁门使进入。”阁门使引声喏，门仗官下声喏。勘契官跪以契授，阁门使上殿纳契，宣微使受契。阁门使下殿，奉敕唤仗。

木箭，内箭为雄，外箭为雌，皇帝行幸则用之。还宫，勘箭官执雌箭，东上阁门使执雄箭，如勘契之仪，详具《礼仪志》。

## 卷五十八志第二十七　仪卫志四仪仗

帝王处则重门击柝，出则以师兵为营卫，劳人动众，岂得已哉。天下大患生于大欲，不得不远虑深防耳。智英勇杰、魁臣雄藩于是乎在，寓武备于文物之中，此仪仗所由设也。

金吾、黄麾六军之仗，辽受之晋，晋受之后唐，后唐受之梁、唐，其来也有自。耶律俨、陈大任旧《志》有未备者，兼考之《辽朝杂礼》云。

国仗王通氏言，舜岁遍四岳，民不告劳，营卫省、征求寡耳。

辽太祖匹马一麾，斥地万里，经营四方，末尝宁居，所至乐从，用此道也。太宗兼制中国，秦皇、汉武之仪文日至，后嗣因之。

旄头豹尾，驰驱五京之间，终岁勤动，辙这相寻。民劳财匮，此之故欤。

辽自大贺氏摩会受唐鼓纛之赐，是为国仗。其制甚简，太宗伐唐、晋以前，所用皆是物也。著于篇首，以见艰创业之主，岂必厚卫其身云。

十二神纛，十二旗，十二鼓，曲柄华盖，直柄华盖。

遥辇末主遗制，迎十二神纛、天子旗鼓置太祖帐前。诸弟剌哥等叛，匀德实纵火焚行宫，皇后命曷古鲁救之，止得天子旗鼓。太宗即位，置旗鼓、神纛于殿前。圣宗以轻车仪卫拜帝山。

渤海仗天显四年，太宗幸辽阳府，人皇王备乘舆羽卫以迎。干亨五年，圣宗东巡，东京留具仪卫迎车驾。此故渤海仪卫也。

汉仗大贺失活入朝于唐，娑固兄弟继之，尚主封王，饫观上国。

开元东封，邵固扈从，又览太平之盛。自是朝贡岁至于唐。辽始祖涅里立遥辇氏，世为国相，目见耳闻，歆企帝王之容浑有年矣。遥辇致鼓纛于太祖帐前，会何足以副其雄心霸气之所睥睨哉。阙后交梁聘唐，不惮劳勋。至于太宗，立晋以要册礼，入汴而收法物，然后累世之所愿欲者，一举而得之。太原擅命，力非不敌，席卷法物，先致中京，踪弃山河，不少顾虑，志可知矣。于是秦、汉以来帝王文物尽笔记于辽；周、宋按图更制，乃非故物。辽之所重，此其大端，故特著焉。

太宗会同元年，晋使冯道备车辂法物，上皇太后册礼；刘邈、卢重备礼，上皇帝尊号。

三年，上在蓟州观《导驾仪卫图》，遂备法驾幸燕，御元和殿行入阁礼。

六年，备法驾幸燕，迎导御元和殿。

大同元年正月朔，备法驾至汴，上御崇元殿，受文武百僚朝贺。自是日以为常。二月朔，上御崇元殿，备礼受朝贺。三月，将幸中京镇阳，诏收卤簿法物，委所司押领先往。未几镇阳入汉，卤簿法物随世宗归于上京。四月，皇太弟李胡遣使问军事，上报曰，朝会起居如礼。是月，太宗崩，世宗即位，卤簿法物备而不御。

穆宗应历元年，诏朝会依嗣圣皇帝故事，用汉礼。

景宗乾亨五年二月，神枢升辒辌车，具卤簿仪卫。六月，圣宗至上京，留守具法驾迎导。

圣宗统和元年，车驾还上京，迎导仪卫如式。

三年，驾幸上京，留守具仪卫奉迎。

四年，燕京留守具仪卫导驾入京，上御元和殿，百僚朝贺。

是后，仪卫常事，史不复书。

卤簿仪仗数马匹步行擎执二千四百一十二人，坐马擎执二百七十五人，坐马乐人二百七十三人，步行教坊人七十一人，御马牵拢五十二人，御马二十六匹，官僚马牵拢官六十六人，坐马挂甲人五百九十八人，步行挂甲人百六十人，金甲二人，神舆十二人，长寿仙一人，诸职官等三百五人，内侍一人，引稍押衙二人，赤县令一人，府牧一人，府吏二人，少尹一人，司录一人，功曹一人，太常少卿一人，太常丞一人，太常博士一人，司徒一人，太仆卿一人，鸿胪卿一人，大理卿一人，御史大夫一人，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监察御史一人，兵部尚书一人，兵部侍郎一人，兵部郎中一人，兵部员外郎一人，符宝郎一人，左右诸卫将军三十五人，左右诸折冲二十一人，左右诸果毅二十八人，尚乘奉御二人，排仗承直二人，左右夹骑二人，都头六人，主帅一十四人教坊司差，押纛二人，左右金吾四人，虞候次飞一十六人，鼓吹令二人，漏刻生二人，押当官一人，司天监一人，令史一人，司辰一人，统军六人，千牛备身二人，左右半勋二人，左右郎将四人，左右拾遗二人，左右补阙二人，起居舍人一人，左右谏议大夫二人，给事中书舍二人，左右散骑常侍二人，门下侍郎二人，中书侍郎二人，鸣鞭二人内侍内差，侍中一人，中书令一人，监门校尉二人，排列官二人，武卫队正一人，随驾诸司供奉官三十人，三班供奉官六十人，通事舍人四人，御史中丞二人，乘黄丞二人，都尉一人，太仆卿一人，步行太卜令一人。职官乘马三百四匹，进马四匹，驾车马二十八匹。人之数凡四千二百三十有九，马之数凡千五百二十。

得诸本朝太常卿徐世隆家藏《辽朝杂礼》者如是。至于仪注之详，不敢传会云。

## 卷五十九志第二十八　食货志上

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驰兵于民。

有事而战，阔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以是制胜，所向无前。

及其有国，内建宗庙朝廷，外置郡县牧守，制度日增，经费日广，上下相师，服御浸盛，而食货之用斯为急矣。于是五京及长、辽西、平州置盐铁、转运、度支、钱帛诸司，以掌出纳。

其制数差等虽不可悉，而大要散见旧史。若农谷、租赋、盐铁、贸易、坑治、泉币、群牧，逐类采摭，缉而为篇，以存一代食货之略。

初，皇祖匀德实为大迭烈府离堇，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澜为于越，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太祖平诸弟之乱，弭兵轻赋，专意于农。尝以户口滋繁，湩辖疏远，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程以树艺，诸部效之。

太宗会同初，将东猎，三克奏减辎重，疾趋北山取物，以备国用，无害农务。寻诏有司劝农桑，教纺绩。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使瓯昆石烈居之，益以海勒水之善地为农田。三年。

如以谐里河、胪朐河近地，赐南院欧堇突吕、乙斯勃、北院温纳河剌三石烈人，以事耕种。八年，驻跸赤山，宴从臣，问军国要务。左右对曰：“军国之务，爱民为本。民富则兵足，兵足则国强。”上深然之。是年，诏征诸道兵，仍戒也有伤禾稼者以军法论。

应历间，云州进嘉禾，时谓重农所召。保宁七年，汉有宋兵，使来乞粮，诏赐栗二十万斛助之。非经费有余，其能若是？

圣宗乾亨五年诏曰：“五稼不登，开帑藏而代民税；螟蝗为灾，罢徭役以恤饥贫。”统和三年，帝尝过藁城，见乙室奥隗部下女人迪辇等黍过熟未获，遣人助刈。太师韩德让言，兵后逋民弃业，禾稼栖亩，募人获之，以半给获者。政事令室昉亦言，山西诸州给军兴，民力凋敝，田谷多躏于边兵，请复今年租。六年，霜旱，霜旱，灾民铠，诏三司，旧以税钱折粟，估价不实，其增以利民。又徙吉避寨居民三百户理直气壮檀、顺、蓟三州，择沃壤，给牛、种谷。十三年，诏诸道置义仓。

岁秋，社民随所获，户出粟诗仓，社司籍其目。岁俭，发以振民。十五年，诏免南京旧欠义仓粟，仍禁诸军官非时略牧妨农。

开泰元年，诏曰：“朕惟百姓徭般烦重，则多给工价；年谷不登，发仓以贷；田园芜废者，则给牛、种以助之。”太平初幸燕，燕民以年丰进土产珍异。上礼高年，惠鳏寡，赐酺连日。

九年，燕地饥，户部副使王嘉请造船，募习海漕者，移辽东粟饷燕，议者称道险不便而寝。

兴宗即位，遗使阅诸道禾稼。是年。通括户口，诏曰：“朕于早岁，习知稼穑。力办者广务耕耘，罕闻输纳；家食者全亏种植，多至流亡。宜通检括，普逐均平”。禁诸职官不得擅造酒糜谷；有婚祭者，有司给文字始听。

道宗初年，西北雨谷三十里，春州斗粟六钱。时西蕃多叛，上欲为守御计，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给西军。唐古率众田胪朐河侧，岁登上熟。移屯镇州，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每斗不过数钱。以马人望前为南京度支判官，公私兼裕，检括户口，用法平恕，及迁中京度支使。视事半见，积粟十五万斛，擢左散骑常侍。辽之农谷至是为盛。而东京如咸、信、苏、复、辰、海、同、银、乌、遂、春、泰等五十余城内，沿边诸州，各有和籴仓，依祖宗法，出陈易新，许民自愿假贷，收息二分。所在无虚二三十万硕，虽累兵兴，未尝用乏。迨天庆间，金兵大入，尽为所有。会天祚播迁，耶律敌烈等逼立梁王雅里，令群牧人户运盐泺粟，人户侵耗，议籍其产以偿。雅里自定其直：粟一车一羊，三车一牛，五车一马，八车一驼。从者曰：“今一羊易粟二斗，尚不可得，此直太轻。”雅里早：“民有则我有。若今尽偿，众何以堪？”事虽无及，然使天未绝辽，斯言亦足以收人心矣。

夫赋税之制，自大祖任延徽，始制国用。太宗籍五京户以定赋税，户西之数无所于考。圣宗乾亨间，以上京“云为户”

訾具实饶，善避徭役，遗害贫民，遂勒各户，凡子钱到本，悉送归官，与民均差。统和中，耶律昭言，西北之众，每岁农时，一夫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糺官之役。当时沿边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积谷以给军饷。故太平七年诏，诸屯田在官斛粟不得擅贷，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输税赋，此公田制也。余民应募，或治闲田，或治私田，则计亩出粟以赋公上。统和十五年，募民滦河旷地，十年始租，此在官闲田制也。又诏山前后未纳税户，并于密云，燕乐两县，占田置业入税，此私田制也。各部大臣从上征伐，俘掠人户，自置郛郭，为头下军州。凡市井之赋，各归头下，惟酒税赴纳上京，此分头下军州赋为二等也。

先是，辽东新附地不榷酤，而盐曲之禁亦弛。冯延休、韩绍勋相继商利，欲与燕地平山例如绳约，其民病之，遂起大延琳之乱。连年诏复其租，民始安靖。南京岁纳三司盐铁钱折绢，大同岁纳三司税钱折粟。开远军故事，民岁输税，斗粟折五钱，耶律抹只守郡，表请折六钱，亦皆利民善政也。

## 卷六十志第二十九　食货志下

征商之法，则自太祖置羊城于炭山北，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待，命有司治其征；余四京及它州县货产懋迁之地，置亦如之。东平郡城中置看楼，分南、北市，禺中交易市北，午漏下交易市南。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诸部、高丽之货、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阙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罽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繈属。圣宗统和初燕京留守司言，民艰食，请驰居庸开税，以通山西籴易。又令有司谕诸行宫，布帛短狭不中尺度者，不鬻于市。明年，诏以南、北府市场人少，宜率当部车百乘赴集。一奇峰路以通易州贸易。二十三年，振武军及保州并置榷场。时北院大王耶律室鲁以俸羊多阙，部人贫乏，请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南中之绢，上下为便。至天祚之乱，赋敛既重，交易法坏，财日匮而民日困矣。

盐筴之法，则自太祖以所得汉民数多，即八部中分古汉城别为一部治之。城在炭山南，有盐池之利，即后魏滑盐县也，八部皆取食之。及征幽、蓟还，次于鹤剌泺，命取盐给军。自后泺中盐益多，上下足用。会同初，太宗有大造于晋，晋献十六州地，而瀛、莫在焉，始得河间煮海之利，置榷盐院于香河县，于是燕、云迤北暂食沧盐。一时产盐之地如渤海、镇城、海阳、丰州、阳洛城、广济湖等处，五京计司各以其地领之。

其煎取之制，岁出之额，不可得而详矣。

坑治，则自太祖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其人善作铜、铁器。又有曷术部者多铁；“曷术”，国语铁也。部置三治：曰柳湿河，曰三黜古斯，曰手山。神册初，平渤海，得广州，本渤海铁利府，改曰铁利州，地亦多铁。东平县本汉襄平县故地，产铁矿，置采炼者三百户，随赋供纳。以诸坑冶多在国东，故东京置户部司，长春州置钱帛司。太祖征幽、蓟，师还，次山麓，得银、铁矿，命置冶。圣宗太平间，于黄河北阴山及潦河之源，各得金、银矿，兴治采炼。自此以讫天祚，国家皆赖其利。

鼓铸之法，先代撒剌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

太祖其子，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太宗置五冶太师，以总四方钱铁。石敬瑭又献沿边所积钱，以备军实。景宗以旧钱不足于用，始铸乾亨新钱，钱用流布。圣宗凿大安山，取刘守光所藏钱，散诸五计司，兼铸太平钱，新旧互用。由是国家之钱，演迤域中。所以统和出内藏钱，赐南京诸军司。开泰中，诏诸道，贫乏百姓，有典质男女，计傭价日以十文；折尽，还父母。每岁春秋，以官钱宴飨将士，钱不胜多，故东京所铸至清宁中始用。是时，诏禁诸路不得货铜铁，以防私铸，又禁铜铁卖入回鹘，法益严矣。道宗之世，钱有四等：曰咸雍，曰大康，曰大安，曰寿隆，皆因改元易名。其肉好、铢数亦无所考。

第诏杨遵勖征启部司逋户旧钱，得四十余万繈，拜枢密直学士；刘伸为户部使，岁入羡余钱三十万繈，抉南院枢密使；其以灾沴，出钱以振贫乏及诸宫分边戍人户。是时，虽未有贯朽不可较之积，亦可谓富矣。至其末年，经费浩穰，鼓铸仍旧，国用不给。虽以海云佛寺千万之助，受而不拒，寻禁民钱不得出境。

天祚之世，更铸乾统、天庆二等新钱，而上下穷困，府库无余积。

始太祖为迭烈府夷离堇也，惩遥辇氏单弱，于是抚诸部，明赏罚，不妄征讨，因民之利而利之，群牧蓄息，上下给足。

及即位，伐河东，下代北郡县，获牛、羊、驼、马十余万。枢密使耶律斜轸计女直，复获马二十余万，分牧水草便地，数岁所增不胜算。当时，括富人马，不加多，赐大、小鹘军万余疋，不加少，盖畜牧有法然也。咸雍五年，萧陶隗为马群太保，上书犹言群牧名存实亡，上下相欺，宜括实数以为定籍。阙后东丹国岁贡千疋，女直万疋，直不古等国三百疋，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二万疋，西夏、室韦各三百疋，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薄奴里、铁骊等诸部三百疋；人禁朔州路羊马入宋，吐浑、党项马鬻于夏。以故群牧滋繁，数至百有余万，诸司牧官以次进阶。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马犹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疋。祖宗旧制，常选南征马数万疋，牧于雄、霸、清、沧间，以备燕、云缓急；复选数万，给四时游畋；余则分地以牧。法至善也。至末年，累与金战，番汉战马损十六七，虽增价数倍，竟无所买，乃冒法卖官马从军。诸君牧私卖日多，畋猎亦不足用，遂为金所败。弃众播迁，以讫于亡。松漠以北旧马，皆为大石林牙所有。

辽之食货其可见者如是耳。至于邻国岁币，诸属国见贡土宜，虽累朝军国经费多所仰给，然非本国所出，况名数已见《本纪》，兹不复载。

夫冀北宜马，海滨宜盐，无以议为。辽地半沙碛，三时多寒，春秋耕获及其时，黍稢高下因其地，盖不得与中土同矣。

然而辽自初年，农谷充羡，振饥恤难，用不少靳，旁及邻国，沛然有余，果何道而致其利欤？此无化，劝课得人，规措有法故也。世之论钱币者，恒患其重滞之难致，鼓铸之弗给也，于是楮币权宜之法兴焉。西北之通舟楫，比之东南，十才一二。辽之方盛，货泉流衍，国用以殷，给戍赏片，赐与亿万，未闻有所谓楮币也，又何道而致其便欤？此无他，旧储新铸，并听民用故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人力苟至，一夫犹足以胜时灾，况为国乎。以是知善谋国者，有道以制天时、地利之宜，无往而不遂其志。食莫大于谷，货莫大于钱，特志二者，以表辽初用事之臣，亦善裕其国者矣。

## 卷六十一志第三十　刑法志上

刑也者，始于兵而终于礼者也。鸿荒之代，生民有兵，如蜂有螫，自卫而已。蚩尤惟始作乱，斯民鸱义，奸宄并作，刑之用岂能已乎？帝尧清问下民，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故曰刑也者，始于兵而终于礼者也。先王顺天地四时以建六卿。秋，刑官也，象时之成物焉。秋传气于夏，变色于春，推可知也。

辽以用武立国，禁暴戢奸，莫先于刑。国初制法，有出于五服、三就之外者，兵之势方张，礼之用未遑也。及阻午可汗可知宗室雅里之贤，命为夷离堇以掌刑辟，岂非士师之官，非贤者不可为乎。太祖、太宗经理疆土，擐甲之士岁无宁居，威克阙爱，理势然也。子孙相继，其法互有轻重；中间能审权宜，终之以礼者，惟景、圣二宗为优耳。

然其制刑之凡有四：曰死，曰流，曰徒，曰杖。死刑有绞、斩、凌迟之属，又有籍没之法。流刑量罪轻重，置之边城部族之地，远则投诸境外，又远则罚使绝域。徒刑一曰终身，二曰五年，三曰一年半；终身者决五百，其次递减百；又有黥刺之法。杖刑自五十至三百，凡仗五十以上者，以沙袋决之；又有木剑、大棒、铁骨朵之法。木剑、大棒之数三，自十五至三十；铁骨朵之数，或五、或七。有重罪者，将决以沙袋，先于椎骨之上及四周击之。拷讯之具，有粗、细杖及鞭、烙法。粗杖之数二十；细杖之数三，自三十至于六十。鞭、烙之数，凡烙三十者鞭三百，烙五十者鞭五百。被告诸事应伏而不服者，以此讯之。品官公事误犯，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罪者，听以赎论。赎铜之数，杖一百者，输钱千。亦有八议、八纵之法。

籍没之法，始自太祖为挞马狘沙里时，奉痕德堇可汁命，按于越释重遇害事，以其首恶家属没入瓦里。及淳钦皇后时析出，以为著帐郎君，至世宗诏免之。其后内外戚属及世官之家，犯反逆等罪，复没入焉；余入没为著帐永；其没入宫分、分赐臣下者亦有之。木剑、大棒者，太宗时制。木剑面平北隆，大臣犯重罪，欲宽宥则击之。沙袋者，穆宗时制，其制用熟皮合缝之，长六寸，广二寸，柄一尺许。徒刑之数详于生熙制，杖刑以下之数详于咸雍制；其余非常用而无定式者，不可殚纪。

太祖初年，庶事草创，犯罪者量轻重决之。春后治诸弟逆党，权宜立法。亲王从逆，不磬诸甸人，或投高崖杀之；淫乱不轨者，五车轘杀之；逆父终者视此；讪詈犯上者，以熟铁锥椿其口杀之。从坐者，量罪轻重杖决。杖有二：大者重钱五百，小者三百。又为枭磔、生瘗射鬼箭、炮掷，支解之刑。归于重法，闲民使不为变耳。岁癸酉，下诏曰：“朕自北征以来，四方狱讼，积滞颇多。今休战息民，群臣其副朕意，详决之，无或冤枉。”及命北府宰相萧敌鲁等分道疏决。有辽铁恤之意，昉见于此。神册六年，克定诸夷，上谓侍臣曰：“凡国家庶务，巨细各殊，若宪度不明，则何以为治，群下亦何由知禁？”乃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仍置钏院以达民冤。至太宗时，治渤海人一依汉法，余无改焉。会同四年，皇族舍利郎君谋毒通事解里等，已中者二人，使重杖之，及其妻流于厥拔离弭河，族造药者。

世宗天禄二年，天德、萧翰、刘哥，及其弟盆都等谋反，天德伏诛，杖翰，流刘哥，遗盆都使辖戛斯国。夫四人之罪均而刑异。辽之世，同罪异论者盖多。

穆宗应历十二年，国舅帐郎君萧延之奴海里强陵拽剌秃里未及之女，以法无文，加之宫刑，仍付秃里以为奴。因著为令。

十六年，谕有司：“自先朝行幸顿次，必高立标识以禁行者。

比闻楚古辈，故低置其标深草中，利人误入，因之取财。自今有复然者，以死论。”然帝嗜酒及猎，不恤政事，五坊、掌兽、近侍、奉膳、掌酒人等，以獐鹿、野豕、鹘雉之属亡失伤毙，及私归逃亡，在造逾期，召不时至，或以奏对少不如意，或以饮食细故，或因犯者迁怒无辜，辄加炮烙铁梳之刑。甚者至于无算。或以手刃剌之，斩击射燎，断手足，烂肩股，折腰胫，划口碎齿，弃尸于野。且使筑封于其地，死者至百有侠人。京师置百尺牢以处系囚。盖其即位未久，惑女巫肖古之言，取人胆合延年药，故杀人颇众。后悟其诈，以鸣镝丛射、骑践杀之。

及海里之死，为长夜之饮，五坊、掌兽人等及左右给事诛戮者，相继不绝。虽尝悔其因怒滥刑，谕大臣切谏；在廷畏懦，鲜能匡救，虽谏又不能听。当其将杀寿哥、念古，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谏曰：“寿哥等毙所掌雉，畏罪而亡，法不应死。”帝怒，斩寿哥等，支解之。命有司尽取鹿人之在系者凡六十五人，斩所犯重者四十四人，余悉痛杖之。中有欲置死者，赖五子必摄等谏得免。已而怒颇德饲鹿不时，致伤而毙，遂杀之。季年，暴虐益甚，尝谓太尉化葛曰：“朕醉中有处决不当者，醒当覆奏。”徒能言之，意无悛意，故及于难。虽云虐止亵御，上不及大臣，下不及百姓，然刑法之制，岂人主快情纵意之具邪。

景宗在潜，已鉴其失。及即位，以宿卫失职，斩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赵王喜隐自囚所擅去械锁，求见自辩，语之曰：“枉直未分，焉有出狱自辩之理？”命复絷之。既而躬录囚待，尽召而释之。保宁三年，以穆宗废钟院，穷民有冤者无所诉，故诏复之，仍使铸钏，纪诏其上，道所以废置之意。吴王稍为妈所告，有司请鞫，帝曰：“朕知其诬，若按问，恐余人效之。”命斩以徇。五年，近侍实鲁里误触神纛，法应死，杖而释之。庶几宽猛相济。然缓于讨贼，应历逆党至是始获而诛焉，议者以此少之。

圣宗冲年嗣位，睿智皇后称制，留心听断，尝劝帝宜宽法律。帝壮，益习国事，锐意于治。当时更定法令凡十数事，多合人心，其用刑又能详慎。先是，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至是一等科之。统和十二年，诏契丹人犯十恶，亦断以《律》。旧法，死囚尸市三日，至是一宿即听收瘗。二十四年，诏主非犯谋反大逆及流死罪者，其奴婢无得告首；若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二十九年，以旧法，宰相、节度使世选之家子孙犯罪，徒杖如齐民，惟免黥面，诏自今但犯罪当黥，即准法同科。开泰八年，以窃盗赃满十贯，为首者处死，其法太重，故增至二十五贯，其首处死，从者决流。尝敕诸处刑狱有冤，不能申雪者，听诣御史台陈诉，委官覆问。往时大理寺狱讼，凡开图片奏者，以翰林学士、给事中、政事舍人详决；至是始置少卿及正主之。犹虑其未尽，而亲为录囚。数遣使诣诸道审决冤滞，如邢抱朴之属，所至，人自以为无冤。

五院部民有自坏铠甲者，其长佛奴杖杀之，上怒其用法太峻，诏夺官。吏以故不敢酷。挞剌干乃方寸在醉言宫掖事，法当死，特贳其罪。五院部民偶遗火，延及木叶山兆域，亦当死，杖而释之，因著为法。至于敌八哥始窃蓟州王令谦家财，及觉，以刃刺令谦，幸不死。有司拟以盗论，止加杖罪。又那母古犯窃盗者十有三次，皆以情不可恕，论弃市。因诏自今三犯窃盗者，黥额、徒三年；四则黥面、徒五年；至于五则处死。若是者，重轻适宜，足以示训。近侍刘哥、乌古斯尝从齐王妻而逃，以赦，后会千龄节出首，乃诏诸近侍、护卫集视而腰斩之。于是国无幸民，纲纪修举，吏多奉职，人重犯法。故统和中，南京及易、平二州以狱空闻。至开泰五年，诸道皆狱空，有刑措之风焉。

故事，枢密使非国家重务，未尝亲决，凡狱讼惟夷离毕主之。及萧合卓、萧朴相继为枢密使，专尚吏才，始自听讼。时人转相效习，以狡智相高，风俗自此衰矣。故太平六年下诏曰：“朕以国家有契丹、汉人，故以南、北二院分治之，盖欲去贪枉，除烦扰也；若贵贱异法，则怨必生。夫小民犯罪，必不能动有司以达于，惟内族、外戚多恃恩行贿，以图苟免，如是则法废矣。自今贵戚以事被告，不以事之大小，并令所在官司按问，具申北、南院覆问得实以闻；其不按辄申，及受请托为奏言者，以本犯人罪罪之。”七年，诏中外大臣曰：“《制条》中有遗阙及轻重失中者，其条上之，议增改焉。”。

## 卷六十二志第三十一　刑法志下

兴宗即位，钦哀皇后始得志，昆弟专权。冯家奴等希钦哀意，诬萧浞卜等谋反，连及嫡后仁德皇后。浞卜等十余人与仁德姻援坐罪者四十余辈，皆被大辟，仍籍其家。幽仁德于上京，既而遣人弑之。迫殒非命，中外切愤。钦哀后谋废立，迁于庆州。及奉迎以归，颇复预事，其酷虐不得逞矣。然兴宗好名，喜变更，又溺浮屠法，务行小惠，数降赦宥，释死囚甚众。

重熙元年，诏职事官公罪听赎，私罪各从本法；子弟及家人受赇，不知情者，止坐犯人。先是，南京三司销钱作器皿三斤，持钱出南京十贯，及盗遗火家物五贯者处死；至是，铜逾三白，持钱及所盗物二十贯以上处死。二年，有司奏：“元年诏曰，犯重罪徒终身者，加以捶楚，而又黥面。是犯一罪而具三刑，宜免黥。其职事官及宰相、节度使世选之家子孙，犯奸罪至徒者，未审黥否？”上谕曰：“犯罪而悔过自新者，亦有可用之人，一黥其面，终身为辱，朕甚悯焉。”后犯终身徒者，止刺颈。奴婢犯逃，若盗其主物，主无得擅黥其面，刺臂及颈者听。犯窃盗者，初刺右臂，再刺在，三刺颈之右，四刺左，至于五则处死。五年，《新定条制》成，诏有司凡朝日执之，仍颁行诸道。盖纂修太祖以来法令，参以古制。其刑有死、流、杖及三等之徒，而五凡、五百四十七条。

时有群牧人窃易官印以马与人者，法当死，帝曰：“一马杀二人，不亦甚乎？”减死论。又有兄弟犯强盗当死，以弟从兄，且俱无子，特原其弟。至于枉法受赇，诈敕走递，伪学御书，盗外国贡物者，例皆免死。郡王贴不家奴弥里吉告其主言涉怨望，鞫之无验，当反坐，以钦哀皇后里言，竟不加罪，亦不断付其主，仅籍没焉。宁远军节度使萧白强掠乌古敌烈都详稳敌鲁之女为妻，亦以后言免死，杖而夺其官。梅里狗丹使酒杀人而逃，会永寿节出首，特赦其罪。皇妹秦国公主生日，帝幸其第，伶人张隋，本宋所遣汋者，大臣觉之以闻。召诘，款伏，乃遽释之。后诏诸职官私取官物者，以正盗论。诸帐郎君等于禁地射鹿，决杖三百，不征偿；小将军决二百已下；至百姓犯者决三百。圣宗之风替矣。

道宗清宁元年，诏诸宫都部署曰：“凡有机密事，即可面奏；余所诉事，以法施行。有投诽讪之书，其受及读者皆弃市。”

二年，命诸郡长吏和诸部例，与僚同决罪囚，无致枉死狱中。

下诏曰：“先时诸路死刑皆待决于朝，故狱讼留滞；自今凡强盗得实者，听即决之。”四年，复诏左夷离毕曰：“比诏外路死型，听所在官司即决。然恐未能悉其情，或有枉者。自今虽已款伏，仍令附近官司覆司。无冤然后决之，有冤者即具以闻。”

咸雍元年，诏狱囚无家者，给以粮。六年，帝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于是命惕隐苏、枢密使乙辛等更定《条制》。凡合于《律令》者，具载之；其不合者，别存之。

时校定官即重熙旧制，更窃盗赃二十五贯处死一条，增至五十贯处死；又删其重复者二条，为五百四十五条；取《律》一百七十三条，又创增七十一条，凡七百八十九条，增重编者至千余条。皆分类列。以大康间所定，复以《律》及《条例》参校，续增三十六条。其后因事续校，至大安三年止，又增六十七条。

条约既繁，典者不能遍习，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众，吏得因缘为奸。故五年诏曰：“法者所以示民信，而致国治。简易如天地，不忒如四时，使民可避而不可犯。比命有司纂修刑法，然不能明体朕意，多作条目，以罔民于罪，朕甚不取。自今复用旧法，余悉除之。”

然自大康元年，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等用事。宫婢单登等诬告宣懿皇后，乙辛以闻，即诏乙辛劾状，因实其事。上怒，族伶人赵惟一，斩高长命，皆籍其家，仍赐皇后自尽。三年，乙辛又与其党谋构昭怀太子，阴令右护卫太保耶律查剌，告知枢密院事萧速撒等八人谋立皇太子。诏按无状，出速撒、达不也外补，流护卫撒拨等六人。诏告首谋逆者，重加官赏；否则悉行诛戮。乙辛教牌印郎君萧讹都斡自首“臣尝预速撒等谋”，因籍姓名以告。帝信之，以乙辛等鞫按，至杖皇太子，囚之宫中别室，杀挞不也、撒剌等三十五人，又杀速撒等诸子；其幼稚及妇女、奴婢、家产，皆籍没之，或分赐群臣。燕哥等诈为太子爰书以闻，上大怒，废太子，徙上京，乙辛寻遣人杀于囚所。帝犹不寤，朝迁上下，无复纪律。

天祚乾统元年，凡大康三年预乙辛所害者悉复官爵，籍没者出之，流放者还乡里。至二年，始发乙辛等，剖棺戮尸，诛其子孙，余党子孙减死，徙边，其家属奴婢皆分赐被害之家。

如耶律挞不也、萧达鲁古等，党人之尤凶狡者，皆以赂免。至于覆军失城者，第免官而已。行军将军耶律涅里三人有禁地射鹿之罪，皆弃市。其职官诸局人有过者，镌降决断之外，悉从军赏罚无章，怨讟日起；剧盗相挻，叛亡接踵。天祚大恐，益务绳以严酷，由是投崖、炮掷、钉割、脔杀之型复兴焉。或有分尸五京，甚者至取其心献祖庙。虽由天祚救患无策，流为残忍，亦由祖宗有以启之也。辽之先代，作法尚严。使春子孙皆有君人之量，知所自择，犹非祖宗贻谋之道；不幸一有昏暴者，少引以藉口，何所不至。然辽之季世，与其先代用刑同，而兴亡异者何欤？盖创业之君，旋立于法未定之前，民犹未敢测也；亡国之主，施之于法既定之后，民复何所赖焉。此其所为异也。

传曰：“新国轻典。”岂独权事宜而已乎？

天祚末年，游畋无度，颇有倦勤意。诸子惟文妃所生敖卢斡最贤。萧奉先乃元妃兄，深忌之。会文妃之女兄适耶律挞曷里，女弟适耶律余睹，奉先乃诬告余睹等谋立晋王，尊天祚为太上皇。遂戮挞曷里及其妻，赐文妃自尽，敖卢斡以不与谋得免。及天祚西狩奉圣州，又以耶律撒八等欲劫立敖卢斡，遂诛撒八，尽其党与。敖卢斡以有人望，即日赐死。当时从行百官、诸局承应人及军士闻者，皆流涕。

盖自兴宗时，遽起大狱，仁德皇后戕于幽所，辽政始衰。

道宗杀宣懿皇店，迁昭怀太子，太子寻被害。天祚知其父之冤，而已亦几殆，至是又自杀其子敖卢斡。传曰：“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矣。”辽二百余年，骨肉屡相残灭。天祚荒暴尤甚，遂至于亡。噫！

# 列传

## 卷六十三列传第一　后妃

肃祖昭烈皇后萧氏懿祖庄敬皇后萧氏玄祖简献皇后萧氏德祖宣简皇后萧氏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太宗靖安皇后萧氏世宗怀节皇后萧氏世宗妃甄氏穆宗皇后萧氏景宗睿智皇后萧氏圣宗仁德皇后萧氏圣宗钦哀皇后萧氏兴宗仁懿皇后萧氏兴宗贵妃萧氏道宗宣懿皇后萧氏道宗惠妃萧氏天祚皇后萧氏天祚德妃萧氏天祚文妃萧氏天祚元妃萧氏《书》始嫔虞，《诗》兴《关睢》。国史记载，往往自家而国，以立天下之本。然尊卑之分，不可易也。司马迁列吕后于《纪》；班固因之，而传元后于外戚之后；范晔登后妃于《帝纪》。天子纪年以叙事谓之《纪》，后曷为而纪之？自晋史列诸后以首《传》，隋、唐以来，莫之能易也。

辽因突厥，称皇后曰“可敦”，国语谓之“忒俚塞”，尊称曰“褥斡麽”，盖以配后土而母之云。大祖称帝，尊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嫔曰皇后。等以徽称，加以美号，质于隋、唐，文于故俗。后族唯乙室、拔里氏，而世任其国事。

太祖慕汉高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

耶律俨、陈大任《辽史后妃传》，大同小异，酌取其当著于篇。肃祖昭烈皇后萧氏，小字卓真。归肃祖，生四子，见《皇子表》。乾统三年，追尊昭烈皇后。

懿祖庄敬皇后萧氏，小字牙里辛。肃祖尝过其家曰：“同姓可结交，异姓可结婚。”知为萧氏，为懿祖聘焉。生男女七人。乾统三年，追尊庄敬皇后。

玄祖简献皇后萧氏，小字月里朵。玄祖为狠德所害，后嫠居，恐不免，命四子往依邻家耶律台押，乃获安。太祖生，后以骨相异常，惧有阴图害者，鞠之别帐。重熙二十一年，追尊简献太后。德祖宣简皇后萧氏，小字严母斤。遥辇氏宰相剔刺之女。

男、女六人，太祖长子也。天显八年崩，袝德陵。重熙二十一年，追尊宣简皇后。

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讳平，小字月理朵。其先回鹘人糯思，生魏宁舍利，魏宁生慎思梅里，慎思生婆姑梅里，婆姑娶匀德恝王女，生后于契丹右大部。婆姑名月碗，仕遥辇氏为阿扎割只。

后简重果断，有雄略。尝至辽、土二河之会，有女子乘青牛车，仓卒避路，忽不见。未几，童谣曰：“青牛妪，曾避路。”

盖谚谓地祗为青牛妪云。

太祖即位，群臣上尊号曰地皇后。神册元年，大册，加号应天大明地皇后。行兵御众，后尝与谋。太祖尝渡碛击党项，黄头、臭泊二室韦乘虚袭之；后知，勒兵以待，奋击，大破之，名震诸夷。

时晋王李存勖欲结援，以叔母事后。幽州刘守光遣韩延徽求援，不拜，太祖怒，留之，使牧马。后曰：“守节不屈，贤者也。宜礼用之。”太祖乃召延徽与语，大悦，以为谋主。吴主李嚈献猛火油，以水沃之愈炽。太祖选三万骑以攻幽州。后曰：“岂有试油而攻人国者？”指帐前树曰：“无皮可以生乎？”

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犹是耳。吾以三千骑掠其四野，不过数年，困而归我矣，何必为此？万一不胜，为中国笑，吾部落不亦解体乎！”其平渤海，后与有谋。

太祖崩，后称制，摄军国事。及葬，欲以身殉，亲戚百官力谏，因断右腕纳于柩。太宗即位，尊为皇太后。会同初，上尊号曰广德至仁昭烈崇简应天皇太后。初，太祖尝谓太宗必兴我家，后欲令皇太子倍避之，太祖册倍为东丹王。太祖崩，太宗立，东丹王避之唐。太后常属意于少子李胡。太宗崩，世宗即位于镇阳，太后怒，遣李胡以兵逆击。李胡败，太后亲率师遇于潢河之横渡。赖耶律屋质谏，罢兵。迁太后于祖州。

应历三年崩，年七十五，袝祖陵，谥曰贞烈。重熙二十一年，更今谥。

太宗靖安皇后萧氏，小字温，淳钦皇后弟室鲁之女。帝为大元帅，纳为妃，生穆宗。及即位，立为皇后。性聪慧洁素，尤被宠顾，虽军旅、田猎必与。天显十年崩，谥彰德，葬奉陵。

重熙二十一年，更今谥。

世宗怀节皇后萧氏，小字撒葛只，淳钦皇后弟阿古只之女。

帝为永康王，纳之，生景宗。天禄末，立为皇后。明年秋，生萌古公主。在蓐，察割作乱，弑太后及帝。后乘步辇，直诣察割，谓毕收殓。明日遇害。谥曰孝烈皇后。重熙二十一年，更今谥。世宗妃甄氏，后唐宫人，有姿色。帝从太宗南征得之，宠遇甚厚，生宁王只没。及即位，立为皇后。严明端重，风神闲雅。内治有法，莫干以私。刘知远、郭威称帝，世宗承强盛之资，奄奄岁时。后与参帷幄，密赞大谋，不果用。察割作乱，遇害。景宗立，葬二后于医巫闾山，建庙陵寝侧。

穆宗皇后萧氏，父知璠，内供奉翰林承旨。后生，有云气馥郁久之。幼有仪则。帝居藩，纳为妃。及正位中宫，性柔婉，不能规正。无子。

景宗睿智皇后萧氏，讳绰，小字燕燕，北府宰相思温女。

早慧。思温尝观诸女扫地，惟后洁除，喜曰：“此女必能成家！”

帝即位，选为贵妃。寻册为皇后，生圣宗。

景宗崩，尊为皇太后，摄国政。后泣曰：“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奈何？”耶律斜珍、锦德让进曰：“信任臣等，何虑之有！”于是，后与斜珍、德让参决大政，委于越休哥以南边事。统和元年，上尊号曰承天皇太后。二十四年，加上尊号曰睿德神略应运启化承天皇太后。二十七年崩，谥曰圣神宣献皇后。重熙二十一年，更今谥；后明达治道，闻善必从，故群臣咸竭其忠。习知军政，澶渊之役，亲御戎车，指麾三军，赏罚信明，将士用命。圣宗称辽盛主，后教训为多。

圣宗仁德皇后萧氏，小字菩萨哥，睿智皇后弟隗因之女。

年十二，美而才，选入掖庭。统和十九年，册为齐天皇后。

尝以草莛为殿式，密付有司，令造清风、天祥、八方三殿。

既成，益宠异。所乘车置龙首鸱尾，饰以黄金。又造九龙辂、诸子车，以白金为浮图，各有巧思。夏秋从行山谷间，花木如绣，车服相错，人望之以为神仙。

生皇子二，皆早卒。开泰五年，宫人耨斤生兴宗，后养为子。帝大渐，耨斤管后曰：“老物宠亦有既耶？”左右扶后出。

帝崩，耨斤自立为皇太后，是为钦哀皇后。护卫冯家奴、喜孙等希旨，诬告北府宰相萧泥卜、国舅萧匹敌谋逆。诏令鞫治，连及后。兴宗闻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抚育眇躬，当为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钦哀曰：“此人若在，恐为后患。”帝曰：“皇后无子而老，虽在，无能为也。”钦哀不从，迁后于上京。

车驾春搜，钦哀虑帝杯鞠育恩，驰遣人加害。使至，后曰：“我实无辜，天下共知。卿待我浴，而后就死，可乎？”使者退。比反，后已崩，年五十。是日，若有见后于木叶山阴者，乘青盖车，卫从甚严。

追尊仁德皇后。与钦哀并袝庆陵。

圣宗钦哀皇后萧氏，小字耨斤，淳钦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孙。

黝面，狠视。母尝梦金柱擎天，诸子欲上不能；后后至，与仆从皆升，异之。

久之，入宫。尝指承天太后榻，获金鸡，吞之，肤色光泽胜常。太后惊异曰：“是必有奇子！”已而生兴宗。仁德皇后无子，取而养之如己出。后以兴宗待仁德皇后遵，不悦。圣宗崩，令冯家奴等诬仁德皇后与萧浞卜、萧匹敌等谋乱，徒上京，害之。自立为皇太后，摄政，以生辰为应圣节。

重熙元年，尊为仁慈圣善钦孝广德安靖贞纯宽厚崇觉仪天皇太后。三年，后阴召诸弟议，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所谋白帝。帝收太后符玺，迁于庆州七括官。六年秋，帝悔之，亲驭奉迎，侍养益孝谨。后常不怪。帝崩，殊无戚容。见崇圣皇后悲泣如礼，谓曰：“汝年尚幼，何哀痛如是！”

清宁初，尊为太皇太后。崩，谥曰钦哀皇后。

后初摄政，追封曾祖为兰陵郡王，父为齐国王，诸弟皆王之，虽汉五侯无以过。

兴宗仁懿皇后萧氏，小字挞里，钦哀皇后弟孝穆之长女。

性宽睿，姿貌端丽。帝即位，入宫，生道宗。重熙四年，立为皇后。二十三年，号贞懿慈和文惠孝敬庆爱崇圣皇后。

通宗即位，尊为皇太后。清宁二年，上尊号曰慈懿仁和文惠孝敬广爱宗天皇太后。九年秋，敦睦官使耶律良以重元与其子涅鲁古反状密告太后，乃言于帝。帝疑之，太后曰：“此社傻大事，宜早为计。”帝始戒严。及战，太后亲督卫士，破逆党。大康二年崩，谥仁懿皇后。

仁慈淑谨，中外感德。凡正旦、生辰诸国贡币，悉赐贫瘠。

尝梦重元日：“臣骨在太子山北，不胜寒璠。”寤即命屋之，慈悯类此。

兴宗贵妃萧氏，小字三妒，驸马都尉匹里之女。选入东宫。

帝即位，立为皇后。重熙初，以罪降贵妃。

通宗宣懿皇后萧氏，小字观音，钦哀皇后弟枢密使惠之女。

姿容冠绝，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琶。重熙中，帝王燕赵，纳为妃。清宁初，立为懿德皇后。

皇太叔重元妻，以艳冶自矜，后见之，戒曰：“为贵家妇，何必如此！”

后生太子浚，有专房宠。好音乐，伶官赵惟一得侍左右。

太康初，宫婢单登、教坊朱顶鹤诬后与惟一私，枢密使耶律乙辛以闻。诏乙辛与张孝杰劾状，因而实之。族诛惟一，赐后自尽，归其尸于家。

乾统初，追谥宣懿皇后，合葬庆陵。

道宗惠妃萧氏，小字坦思，附马都尉霞抹之妹。大康二年，乙辛誉之，选入掖庭，立为皇后。

居数岁，未见皇嗣。后妹斡特懒先嫁乙辛子绥也，后以宜子言于帝，离婚，纳宫申。八年，皇孙延禧封粱王，降为惠妃，徙乾陵；斡特懒还其家。顷之，其母燕国夫人厌魁梁王，伏诛。

贬妃为庶人，幽于宜州，诸弟没入兴圣宫。

天庆六年，召还，封太皇太记。后二年，奔黑顶山，卒，葬太子山。

天祚皇后萧氏，小字夺里懒，宰相继先五世孙。大安三年入宫。明年，封燕国王妃。乾统初，册为皇后。性闲淑，有仪则。兄弟奉先、保先等缘后宠柄任。女直乱，从天祚西狩，以疾崩。天祚德妃萧氏，小字师姑，北府宰相常哥之女。寿隆二年入官，封燕国妃，生子挞鲁。乾统三年，改德妃，以柴册礼，封挞鲁为燕国王，加妃号赞翼。王薨，以哀戚卒。

天祚文妃萧氏，小字瑟瑟，国舅大父房之女。乾统初，帝幸耶律挞葛第，见而悦之，匿宫中数月。皇太叔和鲁斡劝帝以礼选纳，三年冬，立为文妃。生蜀国公主、晋王敖卢斡，尤被宠幸。以柴册，加号承翼。

善歌诗。女直乱作，日见侵迫。帝畋游不恤，忠臣多被疏斥。妃作歌讽谏，其词曰：“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又歌曰：“丞相来朝兮剑佩鸣，千官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臣合罚不明。亲戚并居兮藩屏位，私门潜畜兮爪牙兵。可怜往代兮秦天子，犹向宫中兮望太平。”天祚见而衔之。

播迁以来，郡县所失几半，上颇有倦勤之意。诸皇子敖卢斡最贤，素有人望。元后兄萧奉先深忌之，诬南军都统余观谋立晋王，以妃与闻，赐死。

天祚元妃萧氏，小字贵哥，燕国妃之妹。年十七，册为元妮。性沉静。尝昼寝，近侍盗貂恟，妃觉而不言，宫掖称其宽厚。从天祚四狩，以疾薨。

论曰：“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如应天之奋击室韦，承天之御戎澶渊，仁懿之亲破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

靖安无毁无誉；齐天巧思，乃奢侈之渐；宣懿度曲知音，岂致诬蔑之阶乎？文妃能歌诗讽谏，而谓谋私其子，非矣。若简宪之艰危保孤，怀节之从容就义，虽烈丈夫何以过之。钦哀狠杰，贼杀嫡后，而兴宗不能防闲其母，惜哉！”

## 卷六十四列传第二　宗室

义宗倍子平王隆先晋王道隐章肃皇帝李胡子宋王喜隐顺宗浚晋王敖卢斡义宗，名倍，小字图欲，太祖长子，母淳钦皇后萧氏。幼聪敏好学，外宽内挚。神册元年春，立为皇太子。

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

尝从征乌古、党项，为先锋都统，及经略燕地。太祖西征，留倍守京师，因陈取渤海计。天显元年，从征渤海。拔扶余城，上欲括户口，倍谏曰：“今始得地而料民，民必不安。若乘破竹之势，径造忽汗城，克之必矣。”太祖从之。倍与大元帅德光为前锋，夜围忽汗城，大諲撰穷蹙，请降。寻复叛，太祖破之。改其国曰东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为人皇王主之。仍赐天子冠服，建元甘霹，称制，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汉法。岁贡布十五万端，马千匹。上谕曰：“此地濒海，非可久居，留汝抚治，以见朕爱民之心。”驾将还，倍作歌以献。陛辞，太祖曰：“得汝治东土，吾复何忧。”倍号泣而出。遂如仪坤州。

未几，诸部多叛，大元帅讨平之。太祖讣至，倍即日奔赴山陵。倍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谓公卿曰：“大元帅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属，宜主社稷。”乃与群臣请于太后而让位焉。

于是大元帅即皇帝位，是为太宗。

太宗即立，见疑，以东平为南京，徙倍居之，尽迁其民。

又置卫士阴伺动称。倍既归国，命王继远撰《建南京碑》，起书楼于西宫，作《乐田园诗》。唐明宗闻之，遣人跨海持书密召倍。倍因畋海上。使再至，倍谓左右日：“我以天下让主上，今反见疑；不如适他国，以成吴太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诗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携高美人，载书浮海而去。

唐以天子仪卫迎倍，倍坐船殿，众官陪列上寿。至汴，见明宗。明宗以庄宗后夏氏妻之，赐姓东丹，名之曰慕华。改瑞州为怀化军，拜怀化军节度使、瑞慎等州观察使。复赐姓李，名赞华。移镇滑州，遥领虔州节度使。倍虽在异国，常思其亲，问安之使不绝。

后明宗养子从珂弑其君自立，倍密报太宗曰：“从珂弑君，盍讨之。”及太宗立石敬塘为晋王，加兵于洛。从珂欲自焚，召倍与俱，倍不从，遣壮士李彦绅害之，时年三十八。有一僧为收瘗之。敬瑭入洛，丧服临哭，以王礼权厝。后太宗改葬千医巫闾山，谥曰文武元皇王。世宗即位，谥让国皇帝，陵曰显陵。统和中，更谥文献。重熙二十年，增谥文献钦义皇帝，庙号义宗，及谥二后曰端顺，曰柔贞。倍初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爇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

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然性刻急好杀，婢妾微过，常加刲灼。夏氏惧而求削发为尼。五子：长世宗，次娄国、稍、隆先、道隐，各有传。

平王隆先，字团隐，母大氏。

景宗即位，始封平王。未几，兼政事令，留守东京。薄赋税，省刑狱，恤鳏寡，数荐贤能之士。后与统军耶律室鲁同讨高丽有功，还薨，葬医巫闾山之道隐谷。

平王为人聪明，博学能诗，有《阆苑集》行于世。

保宁之季，其子陈哥与渤海官属谋杀其父，举兵作乱，上命轘裂于市。

晋王道隐，字留隐，母高氏。

道隐生于唐，人皇王遭李从珂之害，时年尚幼，洛阳僧匿而养之，因名道隐。太宗灭唐，还京，诏赐外罗山地居焉。性沉静，有文武才，时人称之。

景宗即位，封蜀王，为上京留守。乾亨元年，迁守南京，号令严肃，民获安业。居数年，徙封荆王。统和初，病薨，追封晋王。

论曰：“自古新造之国，一传而太子让，岂易得哉？辽之义宗，可谓盛矣！然让而见疑，岂不兆于建元称制之际乎？斯则一时君臣昧于礼制之过也。

“束书浮海，寄迹他国，思亲不忘，问安不绝，其心甚有足谅者焉。观其始慕泰伯之贤而为远适之谋，终疾陈恒之恶而有请讨之举，志趣之卓，盖巳见于早岁先祀孔子之言欤。善不令终，天道难洁，得非性卞嗜杀之所致也！“虽然，终辽之代，贤圣继统，皆其子孙。至德之报，昭然在兹矣。”

章肃皇帝，小字李胡，一名洪古，字奚隐，太祖第三子，母淳钦皇后萧氏。

少勇悍多力，而性残酷，小怒辄黥人面，或投水火中。太祖尝观诸子寝，李胡缩项卧内，曰：“是必在诸子下。”又尝大寒，命三子采薪。太宗不择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乾者束而归，后至；李胡取少而弃多，既至，袖手而立。太祖曰：“长巧而次成，少不及矣。”而母笃爱李胡。

天显五年，遣徇地代北，攻寰州，多俘而还，遂立为皇太弟，兼天下兵马大元帅。太宗亲征，常留守京师。世宗即位镇阳，太后怒，遣李胡将兵击之，至泰德泉，为安瑞、留哥所败。

太后与世宗隔潢河而阵，各言举兵意。耶律屋质入谏太后曰：“主上已立，宜许之。”时李胡在侧，作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质曰：“奈公酷暴失人心何！”太后顾李胡曰：“昔我与太祖爱汝异于诸子，谚云：‘偏怜之子不保业，难得之妃不主家。’我非不欲立妆，汝自不能矣。”及会议，世宗使解剑而言。和约既定，趋上京。会有告李胡与太后谋废立者，徒李胡祖州，禁其出入。

穆宗时，其子喜隐谋反，辞逮李胡，囚之，死狱中，年五十，葬玉峰山西谷。统和中，追谥钦顺皇帝。重熙二十一年，更谥章肃，后曰和敬。二子：宋王喜隐、卫王宛。

喜隐，字元德，雄伟善骑射，封赵王。应历中，谋反，事觉，上临问有状，以亲释之。未几，复反，下狱。景宗即位，闻有赦，自去其械而朝。上怒曰：“汝罪人，何得擅离禁所。”

诏诛守者，复置于狱。及改元保宁，乃宥之，妻以皇后之姊，复爵，王宋。

喜隐轻僄无恒，小得志即骄。上尝召，不时至，怒而鞭之，由是愤怨谋乱。

贬而复召，适见上与刘继元书，辞意卑逊，谏曰：“本朝于汉为祖，书旨如此，恐亏国体。”帝寻改之。授西南面招讨使，命之河东索吐蕃户，稍见进用。复诱群小谋叛，上命械其手足，筑园土囚祖州。宋降座二百余人欲劫立喜隐，以城坚不得入，立其子留礼寿，上京留守除室擒之。留礼寿伏诛，赐喜隐死。论曰：“李胡残醋骄盈，太祖知其不才而不能教，太后不知其恶而溺爱之。初以屋质之言定立世宗，而复谋废立，子孙继以逆诛，并及其身，可哀也已。

“夫自太祖之世，刺葛、安瑞首倡祸乱，太祖既不之诛，又复用之，固为有君人之量。然惟太祖之才足以驾驭，庶乎其可也。李胡而下，宗王反侧，无代无之，辽之内难，与国始终。

厥后嗣君，虽严法以绳之，卒不可止。乌乎，创业垂统之主，所以贻厥孙谋者，可不审欤！”

顺宗，名浚，小字耶鲁斡，通宗长子，母宣懿皇后萧氏。

幼而能言，好学知书。道宗尝曰：“此子聪慧，殆天授欤！”

六岁，封梁王。明年，从上猎，矢连发三中。上顾左右曰：“朕祖宗以来，骑射绝人，威震天下。是儿虽幼，不坠其风。”

后遇十鹿，射获其九。帝喜，设宴。八岁，立为皇太子。大康元年，兼领北南枢密院事。

及母后被害，太子有忧色。耶律乙辛为北院枢密使，常不自安。会护卫萧忽古谋害乙辛，事觉，下狱。副点检萧十三谓乙辛曰：“臣民心属太子，公非阀阅，一日若立，吾辈措身何地！”乃与同知北院宣徽事萧特裹特谋构陷太子，阴令右护卫太保耶律查刺诬告都宫使耶律撒刺、知院萧速撒、护卫萧忽古谋废立。诏按无迹，不治。

乙辛复令牌印郎君萧讹都斡等言：“查刺前告非妄，臣实与谋，欲杀耶律乙辛等，然后立太子。臣若不言，恐事发连坐。”

帝信之，幽太子于别室，以耶律燕哥鞫按。太子具陈枉状曰：“吾为储副，尚何所求。公当为我辨之。”燕哥乃乙辛之党，易其言为款伏。上大怒，废太子为庶人。将出，曰：“我何罪至是！”十三叱登车，遣卫士阖其扉。攫于上京，囚园堵中。

乙辛寻遣达鲁古、撒八往害之，太子年方二十，上京留守萧挞得给以疾薨闻。上哀之，命有司葬龙门山。欲召其妃，乙辛阴遣人杀之。

帝后知其冤，悔恨无及，谥曰昭怀太子，以天子礼改葬玉峰山。乾统初，追尊大孝顺圣皇帝，庙号顺宗，妃萧氏贞顺皇后。一子，延禧，即天祚皇帝。

论曰：“道宗知太子之贤，而不能辨乙辛之诈，竟绝父子之亲，为万世惜。乙辛知为一身之计，不知有君臣之义，岂复知有太子乎！奸邪之臣乱人家国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晋王，小字敖卢斡，天祚皇帝长子，母曰文妃萧氏。

甫髫龀，驰马善射。出为大示相耶律隆运后，封晋王。性乐道人善，而矜人不能。时宫中见读书者辄斥。敖卢斡尝入寝殿，见小底茶刺阅书，因取观。会诸王至，阴袖而归之，曰：“勿令他人见也。”一时号称长者。

及长，积有人望，内外归心。保大元年，南军都统耶律余睹与其母文妃密谋立之，事觉，余睹降金，文妃伏诛，敖卢斡实不与谋，免。二年，耶律撒八等复谋立，不克。上知敖卢斡得人心，不忍加诛，令缢杀之。或劝之亡，敖卢斡曰：“安忍为蕞尔之躯，而失臣子之大节。”遂就死。闻者伤之。

论曰：“天祚不君，臣下谋立其子，适以杀之。敖卢斡重君父之命，不亡而死，申生其恭矣乎！”

## 卷六十五　列传第三

耶律曷鲁萧敌鲁阿古只耶委斜涅赤老古颇德耶律欲稳耶律海里

耶律曷鲁，字控温，一字洪隐，迭刺部人。祖匣马葛，简宪皇帝兄。父偶思，遥辇时为本部夷离堇，曷鲁其长子也。

性质厚。在髫鬓，与太祖游，从父释鲁奇之曰：“兴我家者，必二儿也。”太祖既长，相与易裘马为好，然曷鲁事太祖弥谨。会滑哥弑其父释鲁，太祖顾曷鲁曰：“滑哥弑父，料我必不能容，将反噬我。今彼归罪台晒为解，我姑与之。是贼吾不忘也！”自是，曷鲁常佩刀从太祖，以备不虞。

居久之，曷鲁父偶思病，召曷鲁曰：“阿保机神略天授，汝率诸弟赤心事之。”几而太祖来问疾，偶思执其手曰：“尔命世奇才。吾儿蜀鲁者，他日可委以事，吾已谕之矣。”既而以诸子属之。

太祖为挞马狘沙里，参预部族事，曷鲁领数骑召小黄室韦来附。太祖素有大志，而知曷鲁贤，军国事非曷鲁议不行。会讨越兀与乌古部，曷鲁为前锋，战有功。

及太祖为迭刺部夷离堇，讨英部，其长术里通险而垒，攻莫能下，命曷鲁持一笴往谕之。既入，为所执。乃说奚曰：“契丹与奚言语相通，实一国也。我夷离堇于奚岂有輘轹之心哉？汉人杀我祖奚首，夷离堇怨次骨，日夜思报汉人。顾力单弱，使我求援于奚，传矢以示信耳。夷离堇受命于天，抚下以德，故能有此众也。今奚杀我，违天背德，不祥莫大焉。且兵连祸结，当自此始，岂尔国之利乎！”述里感其言，乃降。

太祖为于越，秉国政，欲命曷鲁为迭刺部夷离堇。辞曰：“贼在君侧，未敢远去。”太冢讨黑车子室韦，幽州刘仁恭遣养子霸率众来救。曷鲁伏兵桃山，俟霸众过半而要之；与太祖合击，斩获甚众，遂降室韦。太祖会李克用于云州，时曷鲁侍，克用顾而壮之曰：“伟男子为谁？”太祖曰：“吾族曷鲁也。”

会遥辇痕德堇可汗殁，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太祖辞曰：“昔吾祖夷离堇雅里尝以不当立而辞，今若等复为是言，何欤？”

曷鲁进曰：“曩吾祖之辞，遗命弗及，符瑞未见，第为国人所推戴耳。今先君言犹在耳，天人所与，若合符契。天不可逆，人不可拂，而君命不可违也。”太祖曰：“遗命田然，汝焉知天道？”曷鲁曰：“闻于越之生也，神光属天，异香盈幄，梦受神诲，龙锡金佩。天道无私，必应有德。我国削弱，齮龁于邻部日久，以故生圣人以兴起之。可汗知天意，故有是命。

且遥辇九营棋布，非无可立者；小大臣民属心于越，天也。昔者于越伯父释鲁尝曰：‘吾犹蛇，儿犹龙也。’天时人事，几不可失。”太祖犹未许。是夜，独召曷鲁责曰：“众以遗命迫我。汝不明吾心，而亦俯随耶？”曷鲁曰：“在昔夷离堇雅里虽推戴者众，辞之，而立阻午为可汗。相传十余世，君臣之分乱，纪纲之统隳。委质他国，若缀斿然。羽檄逢午，民疲奔命。

兴王之运，实在今日。应天顺人，以答顾命，不可失也。”太祖乃许。明日，即皇帝位，命曷鲁总军国事。

时制度未讲，国用未充，扈从未备；用诸弟刺葛等往往凯非望。太祖官行营始置腹心郡，选诸部豪健二千余充之，以曷鲁及萧敌鲁总焉。已而诸弟之乱作，太祖命曷鲁总领军事，讨平之，以功为迭刺部夷离堇。时民更兵焚剽，日以损敝，曷鲁抚辑有方，畜牧益滋，民用富庶。乃讨乌古部，破之。自是震慑，不敢复叛。乃请制朝仪、建元，率百官上尊号。太祖既备礼受册，拜谒备为阿鲁敦于越。“阿鲁敦”者，辽言盛名也。

后太祖伐西南诸夷，数为前锋。神册二年，从逼幽州，与唐节度使周德威拒战可汗州西，败其军，遂围幽州，未下。太祖以时暑班师，留曷备与卢国用守之。俄而救兵继至，曷鲁等以军少无援，退。

三年七月，皇都既成，燕群臣以落之。曷鲁是日得疾薨，年四十七。既葬，赐名其阡宴答，山曰于越峪，诏立石纪功。

清宁间，命立祠上京。

初，曷鲁病革，太祖临视，问所欲言。曷鲁曰：“陛下圣德宽仁，群生咸遂，帝业隆兴。臣既蒙宠遇，虽瞑目无憾。惟析迭刺部议未决，愿亟行之。”及薨，太祖流涕曰：“斯人若登三五载，吾谋蔑不济矣！”

后太祖二十一功臣，各有所拟，以曷鲁为心云。子惕刺、撒刺，俱不仕。

论曰：“葛鲁以肺腑之亲，任帷幄之寄，言如蓍龟，谋成战性，可谓算无遗策矣。其君臣相得之诚，庶吴汉之于光武欤？

夫信其所可信，智也，太祖有焉。故曰，惟圣知圣，惟贤知贤，斯近之矣。”萧敌鲁，字敌辇，其母为德祖女弟，而淳钦皇后又其女兄也。五世祖曰胡母里，遥辇氏时尝使唐，唐留之幽州。一夕，折关遁归国，由是世为决狱官。

敌鲁性宽厚，膂力绝人，习军旅事。太祖潜藩，日侍左右，凡征讨必与行阵。既即位，敌鲁与弟阿古只、耶律释鲁、耶律曷备偕总宿卫。拜敌鲁北府宰相，世其官。

太祖征奚及讨刘守光，敌备略地海滨，杀获甚众。顷之，刺葛等作乱，溃而北走。敌鲁率轻骑追之，兼昼夜行。至榆河，败其党，获刺葛以献。太祖喜之，锡赍甚渥。后讨西南夷，功居诸将先。神册三年十二月卒。

敌鲁有胆略，闻敌所在即驰赴，亲冒矢石，前后战未尝少衄，必胜乃止。以故在太祖功臣列，喻以手云。弟阿古只。

阿古只，字撒本。少卓越，自放不羁。长骁勇善射，临敌敢前。每射甲楯辄洞贵。太祖为于越时，以材勇充任使。既即位，与敌鲁总腹心部。刺葛之乱也，淳钦皇后军黑山，阻险自固。太祖方经略奚地，命阿古只统百骑往卫之。逆党迭里特、耶律滑哥索惮其勇略，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刺葛既北走，与敌备追擒于榆河。

神册初元，讨西南夷有功；徇山西诸郡县，又下之，败周德威军。三年，以功拜北府宰相，世其职。天赞初，与王郁略地燕、赵，破磁羔镇。太祖西征，悉诱以南面边事。

攻渤海，破扶余城，独将骑兵五百，败老相军三万。渤海既平，改东丹国。顷之，已降郡县复叛，盗贼蜂起。阿古只与康默记讨之，所向披靡。会贼游骑七千自鸭绿府来援，势张甚。

阿古只帅魔下精锐，直犯其锋，一战克之，斩馘三千余，遂进军破回跋城。以病卒。功臣中喻阿古只为耳云。子安团，官至右皮室详稳。

耶律斜涅赤，字撒刺，六院部舍利裹古直之族。始字锋怨，早隶太祖幕下，尝有疾，赐樽酒饮而愈，辽言酒樽曰“撒刺”，故诏易字焉。

太诅即位，掌腹心部。天赞初，分迭刺部为北、南院，斜涅赤为北院夷离堇。帝西征至流沙，威声大振，诸夷溃散，乃命斜涅赤抚集之。

及讨渤海，破扶余城，斜涅赤从太子大元帅率众夜围忽汗城，大僄掇降。已而复叛，命诸将分地攻之。诘且，斜涅赤感励士伍，敢噪登陴，敌震慑，莫敢御，遂破之。

天显中卒，年七十，居佐命功臣之一。侄老古、颇德。

老古，字撒懒，其母淳钦皇后姊也。老古幼养宫掖，既长，沉毅有勇略，隶太祖帐下。

既即位，屡有战功。刺葛之乱也，欲乘我不备为掩袭计，绐降。太祖将纳之，命老古、耶律欲稳严号令，勒士卒，控辔以防其变。逆党知有备，惧而遁。以功授右皮室详稳，典宿卫。

太祖侵燕、赵，遇唐兵云碧店，老古恃勇轻敌，直犯其锋。

战久之，被数创，归营而卒。太祖深悼惜之，佐命功臣其一也。

颇德，字兀古邻。弱冠事太祖。天显初，为左皮室详稳，典宿卫，迁南院夷离堇，治有声。

石敬瑭破张敬达军于太原北，时颇德勒兵为援，敬达遁。

敬瑭追至晋安寨围之，颇德领轻骑袭潞州，塞其饷道。诏诸将惧，杀敬达以降。会同初，改迭刺部夷离堇为大王，即拜颇德，既而加采访使。旧制，肃祖以下宗室称院，德祖宗室号三父房，称横帐，百官子弟及籍没人称著帐。耶律斜的言，横帐班列，不可与北、南院并。太宗诏在廷议，皆曰然，乃诏横帐班列居上。颇德奏曰：“臣伏见官制，北、南院大王品在惕隐上。今横帐始图爵位之高，愿与北、商院参任；兹又耻与同列。夫横帐与诸族皆臣也，班列奚以异？”帝乃谕百官曰：“朕所不知，卿等不宜面从。”诏仍旧制。其强直不挠如此。

颇德状貌秀伟，初太祖见之曰：“是子风骨异常儿，必为国器。”后果然。卒年四十九。

耶律欲稳，字辖刺干，突吕不部人。

祖台押，遥辇时为北边拽刺。简献皇后与诸子之罹难也，尝倚之以免。太祖思其功不忘，又多欲隐严重，有济世志，乃命典司近部，以遏诸族窥觊之想。

欲稳既见器重，益感奋恩报。太祖始置宫分以自卫，欲稳率门客首附宫籍。帝益嘉其忠，诏以台押配享庙廷。及平刺葛等乱，以功迁奚迭刺部夷离堇。从征渤海有功。天显初卒。

后诸帝以太祖之与欲稳也为故，往往取其子孙为友。官分中称“八房”，皆其后也。弟霞里，终奚六部秃里。

耶律海里，字涅刺昆，遥辇昭古可汗衣裔。

太祖传位，海里与有力焉。初受命，属籍比局萌觊觎，而遥辇故族尤觖望。海里多先帝知人之明，而索服太祖威德，独归心焉。以故太祖托为耳目，数从征讨。既清内乱，始置遥辇敞稳，命海里领之。

天显初，征渤海，海里将遥辇幻，破忽汗城。师般，卒。

## 卷六十六　列传第四

耶律敌刺萧痕笃康默记孙延寿韩延徽子德枢孙绍勋绍芳资让韩知古子匡嗣孙德源德凝

耶律敌刺，字合鲁隐，遥辇鲜质可汗之子。太祖践昨，与敞稳海里同心辅政。太祖知其忠实，命掌礼仪，且诿以军事。

后以平内乱功，代辖里为奚六部吐里，卒。

敌刺善骑射，颇好礼文。

萧痕笃，字儿里轸，迭刺部人。其先相遥辇氏。

痕笃少糠慨，以才能自任。早隶太祖帐下，数从征讨。既践阵，除北府宰相。痕笃事亲孝，为政尚宽简。

康默记，本名照。少为蓟州衙校，太祖侵蓟州得之，爱其材，隶麾下。一切蕃、汉相涉事，属默记折衷之，悉合上意。

时诸部新附，文法未备，默记推析律意，论决重轻，不差毫厘。罹禁纲者，人人自以为不冤。顷之，拜左尚书。神册三年，始建都，默记董役，人咸劝趋，百日而讫事。五年，为皇都夷离毕。会太祖出师居庸关，命默记将汉军进逼长芦水寨，俘馘甚众。

天赞四年，亲征渤海，默记与韩知古从。后大諲撰叛，命诸将攻之。默记分薄东门，率骁勇先登。既拔，与韩延徽下长岭府。军还，已下城邑多叛，默记与阿古只平之。

既破回跋城，归营太祖山陵毕，卒。佐命功臣其一也。

孙延寿，字胤昌，少倜傥，调其所亲：“大丈夫为将，当效节边垂，马革裹尸。”景宗特授干牛卫大将军。宋人攻商京，诸将既成列，延寿独奋击阵前，敌遂大溃。以功遥授保大军节度使。乾亨三年卒。

韩延徽，字藏明，幽州安次人。父梦殷，累官蓟、儒、顺三州刺史。延徽少英，燕帅刘仁恭奇之，召为幽都府文学、平州录事参军，同冯道祗候院，授幽州观察度支使。

后守光为帅，延徽来聘，太祖怒其不屈，留之。述律后谏曰：“彼秉节弗挠，贤者也，奈何困辱之？”太祖召与语，合上意，立命参军事。攻党项、室韦，服诸部落，延徽之筹居多。

乃请树城郭，介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

居久之，慨然杯其乡里，赋诗见意，遂亡归唐。已而与他将王缄有隙，惧及难，乃省亲幽州，匿故人王德明舍。德明问所适，延徽曰：“吾将复走契丹。”德明不以为然。延徽笑曰：“彼失我，如失左右手，其见我必喜。”既至，太祖问故。

延徽曰：“忘亲非孝，弃君非忠。臣虽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是以复来。”上大悦，赐名曰匣列。“匣列。”辽言复来也。

即命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中外事悉令参决。

天赞四年，从征渤海，大諲撰乞降。既而复叛，与诸将破其城，以功拜左仆射。又与康默记攻长岭府，拔之。师还，太祖崩，哀动左右。

太宗朝，封鲁国公，仍为政事令。使晋还，改南京三司使。

世宗朝，迁南府宰相，建政事省，设张理具，称尽力吏。

天禄五年六月，河东使请行册礼，帝诏延徽定其制，延徽奏一遵太宗册晋帝礼，从之。

应历中，致仕。子德枢镇东平，诏许每岁东归省。九年卒，年七十八。上闻震悼，赠尚书令，葬幽州之鲁郭，世为崇文令公。

初，延徽南奔，太祖梦白鹤自帐中出；比还，复入帐中。

诘旦，谓侍臣曰：“延徽至矣。”已而果然。太祖初元，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为佐命功臣之一。子德枢。

德枢年甫十五，太宗见之，谓延徽曰：“是儿卿家之福，朕国之宝，真英物也！”未冠，守左羽林大将军，迁特进太尉。

时汉人降与转徙者，多寓东平。丁岁灾，饥馑疾厉。德枢请往抚字之，授辽兴军节度使。下车整纷剔蠹，恩煦信孚，劝农桑，兴教化，期月民获蓟息。

入为南院宣徽使，遥授天平军节度使，平、滦、营三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门下平章事。已而加开府仪同三司、行侍中，封赵国公。保宁元年卒。孙绍勋、绍芳。

绍勋，仕至东京户部使。会大延琳叛，被执，辞不屈，贼以锯解之，愤骂至死。

绍芳，重熙间参知政事，加兼侍中。时廷议征李元昊，力谏不听，出为广德军节度使。闻败，呕血卒。

孙资让，寿隆初拜中书侍郎、平章事。会宋徽宗嗣位，遣使来报，有司按籍，有“登宝位”文，坐是出为崇义军节度使。

改镇辽兴，卒。

韩知古，蓟州玉田人，善谋有识量。太祖平蓟时，知古六岁，为淳钦皇后兄欲稳所得。后来嫔，知古从焉，未得省见。

久之，负其有，怏怏不得志，挺身逃庸保，以供资用。

其子匡嗣得亲近太祖，因间言。太祖召见与语，贤之，命参谋义。神册初，遥授彰武军节度使。久之，信任益笃，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时仪法疏阔，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知而行。

顷之，拜庄仆射，与康默记将汉军征渤海有功，迁中书令。

天显中卒，为佐命功臣之一。子匡嗣。

匡嗣以善医，直长乐宫，皇后视之犹子。应历十年，为太祖庙详稳。后宋王甚隐谋叛，辞引匡嗣，上置不问。

初，景宗在藩邸，善匡嗣。即位，拜上京留守。顷之，王燕，改南京留守。保宁末，以留守摄枢密使。

时耶律虎古使宋还，言宋人必取河东，合先事以为备。匡嗣低之曰：“宁有是！”已而宋人果取太原，乘胜通燕。匡嗣与商府宰相沙、惕隐休哥侵宋，军于满城，方阵，宋人请降。

匡嗣欲纳之，休哥曰：“彼军气甚锐，疑诱我也。可整顿士卒以御。”匡嗣不听。俄而宋军鼓噪薄我，众蹙践，尘起涨天。

匡嗣仓卒谕诸将；无当其锋。众既奔，遇伏兵扼要路，匡嗣弃旗鼓遁，其众走易州山，独休哥收所弃兵械，全军还。

帝怒匡嗣，数之曰：“尔违众谋，深入敌境，尔罪一也；号令不肃，行伍不整，尔罪二也；弃我师旅，挺身鼠窜，尔罪三也；侦候失机，守御弗备，尔罪四也；捐弃旗鼓，损威辱国，尔罪五也。”促令诛之。皇后引诸内戚徐为开解，上重违其请。

良久，威稍霁，乃杖而免之。

既而遥授晋昌军节度使。乾亨三年，改西南面招讨使，卒。

睿智皇后闻之，遣使临吊，贿赠甚厚，后追赠尚书令。五子：德源，德让——后赐名隆运，德威，德崇，德凝。德源、德凝附传，余各有传。

德源，性愚而贪，早侍景宗邸。及即位，列近侍。保宁间，官崇义、兴国二军节度使，加检校太师。以贿名，德让贻书谏之，终不俊。以故论者少之。后加同政事不下平章事，遥摄保宁军节度使。乾亨初卒。

德凝，谦逊廉谨。保宁中，迁护军司徒。开泰中，累迁护卫太保、都官使、崇义军节度使。移镇广德，秩满，部民请留，从之。改西南面招讨使，党项隆益答叛，平之。迁大同军节度使，卒于官。

子郭三，终天德军节度使。孙高家奴，终南院宣徽使；高十，终辽兴军节度使。

## 卷六十七　列传第五

耶律觌烈弟羽之耶律铎臻弟古突品不王郁耶律图鲁窘

耶律觌烈，字兀里轸，六院部蒲古只夷离堇之后。父偶思，亦为夷离堇。

初，太祖为于越时，觌烈以谨愿宽恕见器使。既即位，兄曷鲁典宿卫，以故卖觌烈入侍帷幄，与闻政事。神册三年，曷鲁薨，命觌烈为迭刺部夷离堇，属以南方事。会讨党项，皇太子为先锋，觌烈副之。军至天德、云内，分道并进。觌烈率遍师渡河力战，斩获甚众。

天赞初，析迭刺部为北、南院，南夷离堇。时大元帅率师由古北口略燕地，觌烈徇山西，所至城堡皆下，太祖嘉其功，锡赍甚厚。从伐渤海，拔扶余城，留觌烈与寅底石守之。

天显二年，留守南京。十年卒，年五十六。弟羽之。

羽之，小字兀里，字寅底晒。幼豪爽不群，长嗜学，通诸部语。太祖经营之初，多预军谋。天显元年，渤海平，立皇太子为东丹王，以羽之为中台省右次相。时人心未安，左大相迭刺不逾月薨，羽之荏事勤恪，威信并行。

太宗即位，上表曰：“我大圣天皇始有东土，择贤辅以抚斯民，不以臣愚而任之。国家利害，敢不以闻。渤海昔畏南朝，阻险自卫，居忽汗城。今去上京辽邈，既不为用，又不罢戍，果何为哉？先帝因彼离心，乘衅而动，故不战而克。天授人兴，彼一时也。遗种浸以蕃息，今居远境，恐为后患。梁水之地乃其故乡，地衍土沃，有木铁盐鱼之利。乘其微弱，徙还其民，万世长策也。彼得故乡，又获木铁盐鱼之饶，必安居乐业。然后选徒以翼吾左，突厥、党项、室韦夹辅吾右，可以坐制南邦，混一天下，成圣祖未集之功，贴后世无疆之福。”表奏，帝嘉纳之。是岁，诏徙东丹国民于梁水，时称其善。

人皇王奔唐，羽之镇抚国人，一切如故。以功加守太傅，迁中台省左相。会同初，以册礼赴阙，加特进。表奏左次相渤海蓟贪墨不法事，卒。子和里，终东京留守。

耶律铎臻，字敌辇，六院部人。祖蒲古只，遥辇氏时再为本部夷离堇。耶律狼德等既害玄祖，暴横益肆。蒲古只以计诱其党，悉诛夷之。

铎臻幼有志节，太祖为于越，常居左右。后即位，梁人遣使求辕轴材，太祖难之。铎臻曰：“梁名求材，实觇吾轻重。

宜答曰：‘材之所生，必深山穷谷，有神司之，须白鼻赤驴祷词，然后可伐。’如此，则其语自塞矣。”已而果然。

天赞三年，将伐渤海，铎臻谏曰：“陛下先事渤海，则西夏必蹑吾后。请先西讨，庶无后顾忧。”太祖从之。及淳钦皇后称制，恶铎臻，囚之，誓曰：“铁锁朽，当释汝！”既而召之，使者欲去锁，铎臻辞曰：“铁未朽，可释乎？”后闻，嘉叹，趣召释之。天显二年卒。弟古、突吕不。

古，字涅刺昆，初名霞马葛。太祖为于越，尝从略地山右。

会李克用于云州，古侍，克用异之曰：“是儿骨相非常，不宜使在左右。”以故太祖颇忌之。时方西讨，诸弟乱作，闻变，太祖间古与否，曰无。喜曰：“吾无忠矣！”趣召古议。古陈殄灭之策，后皆如言，以故锡赍甚厚。

神册未，南伐，以古佐右皮室详稳老古，与唐兵战于云碧店。老古中流矢，伤甚，太祖疑古阴害之。古知上意，跪曰：“陛下疑臣耻居老古麾下耶？及今老古在，请遣使问之。”太祖使问老古，对曰：“臣于古无可疑者。”上意乃释。老古卒，遂以古为右皮室详稳。

既卒，太祖谓左右曰：“古死，犹长松自倒，非吾伐之也。”

突吕不，字铎衮，幼聪敏嗜学。事太祖见器重。及制契丹大字，突吕不赞成为多。未几，为文班林牙，领国子博士、知制浩。明年，受诏撰决狱法。

太祖略燕，诏与皇太子及王郁攻定州。师还至顺州，幽州马步军指挥使王千率众来袭，突吕不射其马踬，擒之。天赞二年，皇子尧骨为大元帅，突吕不为副，既克平州，进军燕、赵，攻下曲阳、北平。至易州，易人来拒，逾濠而阵。李景章出降，言城中人无斗志。大元帅将修攻具，突吕不谏曰：“我师远来，人马疲惫，势不可久留。”乃止。军还，大元帅以其谋闻，太祖大悦，赐赍优渥。

车驾西征，突吕不与大元帅为先铎，伐党项有功，太祖犒师水精山。大元帅东归，突吕不留屯西南部，复讨党项，多获而还。太祖东伐，大諲撰降而复叛，攻之，突吕不先登。渤海平，承诏铭太祖功德于永兴殿壁。班师，已下州郡往往复叛，突吕不从大元帅攻破之。

淳钦皇后称制，有飞语中伤者，后怒，突吕不惧而亡。太宗知其无罪，召还。天显三年，讨乌古部，俘获甚众。伐唐，以突吕不为左翼，攻唐军霞沙寨，降之。十一年，送晋主石敬瑭入洛。及大册，突吕不总礼仪事，加特进检校太尉。会同五年卒。王郁，京兆万年人，庸义武军节度使处直之孽子。伯父处存镇义武，卒，三军推其子郜袭，处直为都知兵马使。光化三年，梁王朱全忠攻定州，郜遣处直拒于沙河。兵败，入城逐郜，郜奔太原。乱兵推处直为留后，遣人请事梁王。梁与晋王克用绝好，表处直为义武军节度使。

初郜之亡也，郁从之。晋王克用妻以女，用为新州防御使。

处直料晋必讨张文礼，镇亡，则定不独存，益自疑。阴使郁北导契丹入塞以牵晋兵，且许为嗣。郁自奔晋，常恐失父心，得使，大喜。神册六年，奉表送欤，举室来降，太祖以为养子。

未几，郁兄都囚父，自为留后，帝遣郁从皇太子讨之。至定州，都坚壁不出，掠居民而还。

明年，从皇太子攻镇州，遇唐兵于定州，破之。天赞二年秋，郁及阿古只略地燕、赵，攻下磁窑务。从太祖平渤海，战有功，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改崇义军节度使。

太祖崩，郁与妻会葬，其妻泣诉于淳钦皇后，求归乡国，许之。郁奏曰：“臣本唐主之婿，主已被弑，此行夫妻岂能相保。愿常侍太后。”后喜曰：“汉人中，惟王郎最忠孝。”以太祖尝与李克用约为兄弟故也。寻加政事令。还宜州，卒。

耶律图鲁窘，字阿鲁隐，肃祖子洽窅之孙，勇而有谋略。

太宗立晋之役，其父敌鲁古为五院夷离堇，殁于兵，帝即以其职授图鲁窘。会同元年，改北院大王，尝屏左右与议大事，占对合上意。

从讨石重贵，杜重威拥十万余众拒浮沱桥，力战数日，不得进。帝曰：“两军争渡，人马疲矣，计安出？”诸将请缓师，为后图，帝然之。图鲁窘厉色进曰：“臣愚窃以为陛下乐于安逸，则谨守四境可也；既欲扩大疆宇，出师远攻，讵能无厪圣虑。若中路而止，适为贼利，则必陷南京，夷属邑。若此，则争战未已，吾民无奠枕之期矣。且彼步我骑，何虑不克。况汉人足力弱而行缓，如选轻锐骑先绝其饷道，则事蔑不济矣。”

帝嘉曰：“国强则其人贤，海巨则其鱼大。”于是塞其饷道，数出师以牵挠其势，重威果降如育。以功获赐甚厚。明年春，卒军中。

论曰：“神册初元，将相大臣拔起风尘之中，翼扶王运，以任职取名者，固一时之材；亦由太祖推诚御下，不任独断，用能总揽群策而为之用欤！其投天隙而列功庸，至有心腹、耳目、手足之喻，岂偶然哉！讨党项，走敌鲁，平刺葛，定渤海，功亦伟矣。若黔记治狱不冤，颇德持论不挠，延徽立经陈纪，绍勋箫节而死，图鲁窘料敌制胜，岂器博者无近用，道长者其功远欤？称为佐命固宜。”

## 卷六十八　列传第六

耶律解里耶律拔里得耶律朔古耶律鲁不古赵延寿高模翰赵思温耶律沤里思张砺

耶律解里，字泼单，突吕不部人。世为小吏。解里早隶太宗麾下，擢为军校。天显间，唐攻定州，既陷，解里为唐兵所获；晋高祖立，始归国。太宗贳其罪，拜御史大夫。

会同九年伐晋，师次游沱河，夺中渡桥，降其将杜重威。

上命解里与降将张颜泽率骑兵三千疾趋河南，所至无敢当其锋。

既入汴，解里等迁晋主重贵于开封府。彦泽恣杀掠，乱宫掖，解里不能禁，百姓骚然，莫不怨愤。车驾至京，数彦泽罪，斩于市，汴人大悦；解里亦被诘责，寻释之。

天禄间，加守太子太傅。应历初，置本部令稳，解里世其职，卒。

耶律拔里得，字孩邻，太祖弟刺葛之子。太宗即位，以亲爱见任。

会同七年，讨石重贵，拔里得进围德州，下之，擒刺史师居璠等二十七人。九年，再举兵，次滹沱河，降杜重威，战功居多。太宗入汴，以功授安国军节度使，总领河北道事。师还，州郡往往叛，以应刘知远，拔里得不能守而归。

世宗即位，迁中京留守，卒。

耶律朔古，字弥骨顶，横帐孟父之后。幼为太祖所养。既冠，为右皮室详稳。从伐渤海，战有功。

天显七年，授三河乌古部都详稳。平易近民，民安之，以故久其任。会同间，为惕隐。时晋主石重贵渝盟，帝亲征，晋将杜重威拥众拒滹沱。月余，帝由他渡沱。朔古与赵延寿据中渡桥，重威兵却，遂降。是岁，人汴。

世宗即位，朔古奉大宗丧归上京，佐皇太后出师，坐是免官，卒。

耶律鲁不古，字信宁，太祖从侄也。初，太祖制契丹国字，鲁不古以赞成功，授林牙、监修国史。

后率偏师，为西南边大详稳，从伐党项有功。会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其主所讨，遣人求援，鲁不古导送于朝，如其请。

帝亲率师往援，鲁不古从击唐将张敬达于太原北，败之。会同初，从讨党项，俘获最诸将，师还。

天禄中，拜于越。六年，为北院大王。终年五十五。

赵延寿，本姓刘，恒山人。父邟，令蓨。梁开平初，沧州节度使刘守文陷蓨，其稗将赵德钧获延寿，养以为子。

少美容貌，好书史。唐明宗先以女妻之，及即位，对其文为兴平公主，拜延寿驰驸都尉、枢密使。明宗子从荣恃权跋扈，内外莫不震慑，延寿求补外避之，出为宣武军节度使。清泰初，加鲁国公，复为枢密使，镇许州。石敬瑭发兵太原，唐遣张敬达往讨。会敬达败保晋安寨，延寿与德钧往救，闻晋安已破，走团柏峪。太宗追及，延寿与其父惧降。

明年，德钧卒，以延寿为幽州节度使，封燕王；及改幽州为南京，迁留守，总山南事。天显未，以延寿妻在晋，诏取之以归。自是益自激昂图报。

会同初，帝幸其第，加政事令。六年冬，晋人背盟，帝亲征，延寿为先锋，下贝州，授魏、博等州节度使，封魏王。败晋军于南乐，获其将赛项羽。军元城，晋将李守贞、高行周率兵来逆，破之。至顿丘，会大霖雨，帝欲班师。延寿谏曰：“晋军屯河滨，不敢出战，若径入澶州，夺其桥，则晋不足平。”

上然之。适晋军先归渡州，高行周至析城，延寿将轻兵逆战；上亲督骑士突其阵，敌遂溃。师还，留延寿徇贝、冀、深三州。

八年，再伐晋，晋主遣延寿族人赵行实以书来招。时晋人坚壁不出，延寿给曰：“我陷虏久，宁忘父母之邦。若以军逆，我即归。”晋人以为然，遣杜重威率兵迎之。延寿至滹沱河，据中渡桥，与晋军力战，手杀其将王清，两军相拒。太宗潜由他渡济，留延寿与耶律朔古据桥，敌不能夺，屡败之，杜重威扫厥众降。上喜，赐延寿龙凤赭袍，且曰：“汉兵皆尔所有，尔宜亲往抚慰。”延寿至营，杜重威、李守贞迎谒马首。

后太宗克汴，延寿因李崧求为皇太子，上曰：“吾于魏王虽割肌肉亦不惜，但皇太子须天子之子得为，魏王岂得为也？”

盖上尝许灭晋后，以中原帝延寿，以故摧坚破敌，延寿常以身先。至是以崧达意，上命迁延寿秩。翰林学士承旨张砺进拟中京留守、大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上涂“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世宗即位，以翊戴功，授枢密使。天禄二年薨。

高模翰，一名松，渤海人。有膂力，善骑射，好谈兵。初，太祖平渤海，模翰避地高丽，王妻以女。因罪亡归。坐使酒杀人下狱，太祖知其才，贳之。

天显十一年七月，唐遣张敬达、杨光远帅师五十万攻太原，势锐甚。石敬瑭遣人求救，太宗许之。九月，徵兵出雁门，模翰与敬达军接战，败之，太原围解。敬瑭夜出谒帝，约为父子。

帝召模翰等赐以酒馔，亲飨士卒，士气益振。翌日，复战，又败之。敬达鼠窜晋安寨，模翰献俘于帝。会敬瑭自立为晋帝，光远斩敬达以降，诸州悉下。上谕模翰曰：“朕自起兵，百余战，卿功第一，虽古名将无以加。”乃授上将军。会同元年，册礼告成，宴百官及诸国使于二仪殿。帝指模翰曰：“此国之勇将，朕统一天下，斯人之力也。”群臣皆称万岁。

及晋叛盟，出师南伐。模翰为统军副使，与僧遏前驱，拔赤城，破德、贝诸寨。是冬，兼总左右铁鹞子军，下关南城邑数十。三月，来虎官杨覃赴乾宁军，为沧州节度使田武名所围，模翰与赵延寿聚议往救。俄有光自模翰目中出，索绕旗矛，焰焰如流星久之。模翰喜曰：“此天赞之祥！”遂进兵，杀获甚众。以功加侍中。略地盐山，破饶安，晋人震怖，不敢接战。

加太傅。

晋以魏府节度使杜重威领兵三十万来拒，模翰谓左右曰：“军法在正不在多。以多陵少，不义必败。其晋之谓乎！”诘旦，以麾下三百人逆战，杀其先铎梁汉璋，余兵败走。手诏褒美，比汉之李陵。顷之，杜重威等复至滹沱河，帝召模翰问计。

上善其言曰：“诸将莫及此。”乃令模翰守中渡桥。及战，复败之，上曰：“朕凭高观两军之势，顾卿英锐无敌，如鹰逐难兔。当图形麟阁，爵貤后裔。”已而杜重威等降。车驾入汴，加特进检校太师，封悊郡开国公，赐玺书、剑器。为汴州巡检使，平泪汜诸山土贼，迁镇中京。

天禄二年，加开府仪同三司，赐对衣、鞍勒、名马。应历初，召为中台省右相。至东京，父老欢迎曰：“公起戎行，致身富贵，为乡里荣，相如、贾臣辈不足过也。”九年正月，迁左相，卒。

赵思温，字文美，卢龙人。少果锐，膂力兼人，隶燕帅刘仁恭幕。李存勖问罪于燕，思温统遍师拒之。流矢中目，裂裳渍血，战犹不已。为存勖将周德威所擒，存勖壮而释其缚。久之，日见信用。与梁战于莘县，以骁勇闻，授平州刺史，兼平、营、蓟三州都指挥使。

神册二年，太祖遣大将经略燕地，思温来降。及伐渤海，以思温为汉军都团练使，力战拔扶余城。身被数创，太祖亲为调药。太宗即位，以功擢检校太保、保静军节度使。天显十一年，唐兵攻太原，石敬瑭遣使求救，上命思温自岚、宪间出兵援之。

既罢兵，改南京留守、卢龙军节度使、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兼侍中，赐协谋静乱翊圣功臣，寻改临海军节度使。

会同初，从耶律牒（虫葛）使晋行册礼，还，加检校太师。

二年，有星殒于庭，卒。上遣使赙祭，赠太师、魏国公。子延照、延靖，官至使相。”

耶律沤里思，六院夷离堇蒲古只之后。负勇略，每战被重错，挥铁槊，所向披靡。

会同间，伐晋，上至河而猎，适海东青鹘搏雉，晋人隔水以鸽引去。上顾左右曰：“谁为我得此人？”沤里思请内厩马，济河擒之，并杀救者数人还。上大悦，优加赏赍。

既而晋将杜重威逆于望都，据水勒战。沤里思介马突阵，余军继之。被围，众言阵薄处可出，沤里思曰：“恐彼有他备。”

竟引兵冲坚而出；回视众所指，皆大堑也。其料敌多此类。

是年，总领敌烈皮室军，坐私免部曲，夺官，卒。

张砺，磁州人，初仕唐为掌书记，迁翰林学士。会石敬瑭起兵，唐主以砺为招讨判官，从赵德钧援张敬达于河东。及敬达败，砺入契丹。

后太宗见砺刚直，有文彩，擢翰林学士。砺临事必尽言，无所避，上益重之。未几，谋亡归，为追骑所获。上责曰：“妆何故亡？”砺对曰：“臣不习北方土俗、饮食、居处，意常郁郁，以是亡耳。”上顾通事高彦英曰：“朕尝戒汝善遇此人，何乃使失所而？砺去，可再得耶？”遂杖颜英而谢砺。

会同初，升翰林承旨，兼吏部尚书，从太宗伐晋。入汴，诸将萧翰、耶律郎五、麻答辈肆杀掠，砺奏曰：“今大辽始得中国，宜以中国人治之，不可专用国人及左右近习。苟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亦将失之。”上不听。改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

顷之，车驾北还，至栾城崩。时砺在恒州，萧翰与麻答以兵围其第。砺方卧病，出见之。翰数之曰：“妆何故于先帝言国人不可为节度使？我以国舅之亲，有征伐功，先帝留我守汴，以为宣武军节度使，汝独以为不可。又谮我与解里好掠人财物子女。今必杀汝！”趣令锁之。砺抗声曰：“此国家大体，安危所系，吾实言之。欲杀即杀，奚以锁为？”麻答以砺大臣，不可专杀，乃救止之。是夕，砺恚愤卒。

论曰：“初，晋因辽之兵而得天下，故兼臣礼而父事之，割地以为寿，输帛以为贡。未久也，而会同之师次滹沱矣。岂群帅贪功默武而致然欤？抑所谓信不由衷也哉？

模翰以功名自终，可谓良将。若延寿之勋虽著，至于凯觎储位，谬矣。利令智昏，固无足议。若乃成末衅以隽亏功，如解里者，何讥焉！”

## 卷六十九　列传第七

耶律屋质耶律吼何鲁不耶律安搏耶律洼耶律颓昱耶律挞烈耶律屋质，字敌辇，系出孟父房。姿简静，有器识，重然诺。遇事造次，处之从容，人莫能测。博学，知天文。

会同间，为惕隐。太宗崩，诸大臣立世宗，太后闻之，怒甚，遣皇子李胡以兵逆击，遇安端、刘哥等于泰德泉，败归。

李胡尽执世宗臣僚家属，谓守者曰：“我战不克，先殪此曹！”

人皆恟恟相谓曰：“若果战，则是父子兄弟相夷矣！”军次潢河横渡，隔岸相拒。

时屋质从太后，世宗以屋质善筹，欲行间，乃设事奉书，以试太后。太后得书，以示屋质。屋质读竟，言曰：“太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愿竭死力。若太后见疑，臣虽欲尽忠，得乎？

为今之计，莫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即宜速战，以决胜负。然人心一摇，国祸不浅，惟太后裁察。”太后曰：“我若疑卿，安肯以书示汝？”屋质对曰：“李胡、永康王皆太祖子孙，神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有？太后宜思长策，与永康王和议。”太后曰：“谁可遣者？”对曰：“太后不疑臣，臣请往。万一永康王见听，庙社之福。”太后乃遣屋质授书于帝。

帝遣宣徽使耶律海思复书，辞多不逊。屋质谏曰：“书意如此，国家之优未艾也。能释怨以安社稷，则臣以为莫若和好。”

帝曰：“彼众乌合，安能敌我？”屋质曰：“即不敌，奈骨肉何！况未知孰胜？借曰幸胜，诸臣之族执于李胡者无噍类矣。以此计之，惟和为善。”左右闻者失色。帝良久，问曰：“若何而和？”屋质对曰：“与太后相见，各纾忿恚，和之不难；不然，决战非晚。”帝然之，遂遣海思诣太后约和。往返数日，议乃定。

始相见，怨言交让，殊无和意。太后谓屋质曰：“汝当为我画之。”屋质进曰：“太后与大王若能释怨、臣乃敢进说。”

太后曰：“汝第言之。”屋质借谒者筹执之，谓太后曰：“昔人皇正在，何故立嗣圣？”太后曰：“立嗣圣者，太祖遗旨。”

又曰：“大王何故擅立，不禀尊亲？”帝曰：“人皇王当立而不立，所以去之。”屋质正色曰：“人皇王舍父母之国而奔唐，子道当如是耶？大王见太后，不少逊谢，惟怨是寻。太后牵于偏爱，托先帝遗命，妄授神器。如此何敢望和，当速交战！”

掷筹而退。太后泣曰：“向太祖遭诸弟乱，天下茶毒，疮痍末复，庸可再乎！”乃索筹一。帝曰：“父不为而子为，又谁咎也。”亦取筹而执。左右感激，大恸。

太后复谓屋质曰：“议既定，神器竟谁归？”屋质曰：“太后若授水康王，顺天合一，复何疑？”李胡厉声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质曰：“礼有世嫡，不传诸弟。昔嗣圣之立，尚以为非，况公暴戾残忍，人多怨言。万口一辞，愿立永康王，不可夺也。”太后顾李胡曰：“汝亦闻此言乎？汝实自为之！”

乃许立永康。

帝谓屋质曰：“汝与朕属尤近，何反助太后？”屋质对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轻付，故如是耳。”上喜其忠。

天禄二年，耶律天德、萧翰谋反下狱，惕隐刘哥及其弟盆都结天德等为乱。耶律石刺潜告屋质，屋质遽引入见，白其事。

刘哥等不服，事遂寝。未几，刘哥邀驾观樗蒲，捧觞上寿，袖刃而进。帝觉，命执之，亲诘其事、刘哥自誓，帝复不问。屋质奏曰：“当使刘哥与石刺对状，不可辄恕。”帝曰：“卿为朕鞫之。”屋质率剑士往讯之，天德等伏罪，诛天德，杖翰，迁刘哥，以盆都使辖戛斯国。

三年，表列泰宁王察割阴谋事，上不听。五年，为右皮室详稳。秋，上祭让国皇帝于行宫，与群臣皆醉，察割弑帝。屋质闻有言“衣紫者不可失”，乃易衣而出，亟遣人召诸王，及喻禁卫长皮室等同力讨贼。时寿安王归帐，屋质遣弟冲迎之。

王至，尚犹豫。屋质曰：“大王嗣圣子，贼若得之，必不容。

群臣将谁事，社稷将谁赖？万一落贼手，悔将何及？”王始悟。

诸将闻屋质出，相继而至。迟明整兵，出贼不意，围之，遂诛察割。乱既平，穆宗即位，谓屋质曰：“朕之性命，实出卿手；”

命知国事，以逆党财产尽赐之，屋质固辞。应历五年，为北院大王，总山西事。

保宁初，宋围太原，以屋质率兵往援，至白马岭，遣劲卒夜出间道，疾驰驻太原西，鸣鼓举火。宋兵以为大军至，惧而宵遁。以功加于越。四年，汉刘继元遣使来贡，致币于屋质，屋质以闻，帝命受之。五年五月薨，年五十七。帝痛悼，辍朝三日。后道宗诏上京立祠祭享，树碑以纪其功云。

耶律吼，字葛鲁，六院部夷离堇蒲古只之后。端悫好施，不事生产。太宗特加倚任。会同六年，为南院大王，莅事清简，人不敢以年少易之。

时晋主石重贵表不称臣，辞多踞慢，吼言晋罪不可不伐。及帝亲征，以所部兵从。既入汴，诸将皆取内币珍异，吼独取马铠，帝嘉之。

及帝崩于栾城，无遗诏，军中忧惧不知所为。吼诣北院大王耶律洼议曰：“天位不可一日旷。若请于太后，则必属李胡。

李胡暴戾残忍，讵能子民。必欲厌人望，则当立永康王。”洼然之。会耶律安搏来，意与吼合，遂定议立永康王，是为世宗。

顷之，以功加采访使，赐以宝货。吼辞曰：“臣位已高，敢复求富！臣从弟的琭诸子坐事籍没，陛下哀而出之，则臣受赐多矣！”上曰：“吼舍重赏，以族人为请，其贤远甚。”许之，仍赐宫户五十。时有取当世名流作《七贤传》者，吼与其一。天禄三年卒，年三十九。子何鲁不。

何鲁不，字斜宁，尝与耶律屋质平察割乱。穆宗以其父吼首议立世宗，故不显用。晚年为本族敞史。

及景宗即位，以平察割功，授昭德军节度使，为北院大王。

时黄龙府军将燕颇弑守臣以叛，何鲁不讨之，破于鸭绿江。坐不亲追击，以至失贼，杖之。乾亨间卒。

耶律安搏，曾祖岩木，玄祖之长子；祖楚不备，为本部夷离堇。父迭里，幼多疾，时太祖为挞马独沙里，常加抚育。神册六年，为惕隐，从太祖将龙军讨阻卜、党项有功。天赞三年，为南院夷离堇，征渤海，攻忽汗城，俘斩甚众。太祖崩，淳钦皇后称制，欲以大元帅嗣位。迭里建言，帝位宜先嫡长；今东丹王赴朝，当立。由是忤旨。以党附东丹王，诏下狱，讯鞫，加以炮烙。不伏，拭之，籍其家。安搏自幼若成人，居父丧，哀毁过礼，见者伤之。太宗屡加慰谕，尝曰：“此儿必为令器。”既长，寡言笑，重然诺，动遵绳矩，事母至孝。以父死非罪，未葬，不预宴乐。世宗在藩邸，尤加怜恤，安搏密自结纳。

太宗伐晋还，至栾城崩，诸将欲立世宗，以李胡及寿安王在朝，犹豫未决。时安搏直宿卫，世宗密召问计。安搏曰：“大王聪安宽恕，人皇王之嫡长；先帝虽有寿安，天下屈意多在大王。今若不断，后悔无及。”会有自京师来者，安搏诈以李胡死传报军中，皆以为信。于是安搏诣北、南二大王计之。北院大王洼闻而遽曰：“吾二人方议此事。先帝尝欲以永康王为储贰，今日之事有我辈在，孰敢不从！但恐不白太后而立，为国家启衅。”安搏对曰：“大王既知先帝欲以永康王为储副，况永康王贤明，人心乐附。今天下甫定，稍缓则大事去矣。若白太后，必立李胡。且李胡残暴，行路共知，果嗣位，如社稷何？”南院大王吼曰：“此言是也。吾计决矣！”乃整军，召诸将奉世宗即位于太宗柩前。

帝立，以安搏为腹心，总知宿卫。是岁，约和于黄河横渡。

太后问安搏曰：“吾与汝有何隙？”安搏以父死为对，太后默然。及置北院枢密使，上命安搏为之，赐奴婢百口，宠任无比，事皆取决焉。然性太宽，事循苟简，豪猾纵恣不能制。天禄末，察割兵犯御幄，又不能讨，由是中外短之。

穆宗即位，以立世宗之故，不复委用。应历三年，或诬安搏与齐王罨撒葛谋乱，系狱薨。侄撒给，左皮室详稳。

耶律洼，字敌辇，隋国王释鲁孙，商院夷离堇绾思子。少有器识，人以公辅期之。

太祖时，虽未官，常任以事。太宗即位，为惕隐。天显末，帝援河东，洼为先铎，败张敬达军于太原北。会同中，迁北院大王。及伐晋，复为先铎，与梁汉璋战于瀛州，败之。

太宗崩于栾城，南方州郡多叛，士马困乏，军中不知所为。

洼与耶律吼定策立世宗，乃令诸将曰：“大行上宾，神器无主，永康王人皇王之嫡长，天人所属，当立；有不从者，以军法从事。”诸将皆曰：“诺。”世宗即位，赐宫户五十，拜于越。

卒，年五十四。

耶律颓显，字团宁，孟父楚国王之后。父末掇，尝为夷离堇。

颓晃性端直。会同中，领九石烈部，政济宽猛。世宗即位，为惕隐。天禄三年，兼政事令，封漆水郡王。

及穆宗立，以匡赞功，尝许以本部大王。后将葬世宗，颓显恳言于帝曰：“臣蒙先帝厚恩，未能报；幸及大葬，臣请陪位。”帝由是不悦，寝其议。薨。

耶律挞烈，字涅鲁衮，六院部郎君古直之后。沉厚多智，有任重才。年四十未仕。

会同间，为边部令稳。应历初，升南院大王，均赋役，劝耕稼，部人化之，户口丰殖。时周人侵汉，以挞烈都统西南道军援之。周已下太原数城，汉人不敢战。及闻挞烈兵至，周主遣郭从义、尚钧等率精骑拒于忻口。挞烈击败之，获其将史彦超，周军遁归，复所陷城邑，汉主诣挞烈谢。及汉主殂，宋师来伐，上命挞烈为行军都统，发诸道兵救之。既出雁门，宋谍知而退。

保宁元年，加兼政事令，致政。乾亨初，召之。上见须发皓然，精力犹健，问以政事，厚礼之。以疾薨，年七十九。挞烈凡用兵，赏罚信明，得士卒心。河东单弱，不为周、宋所并者，挞烈有力焉。在治所不修边幅，百姓无称，年谷屡稔。时耶律屋质居北院，挞烈居南院，俱有政迹，朝议以为“富民大王”云。

赞曰：“立嗣以嫡，礼也。太宗崩，非安搏、吼、洼谋而克断，策立世宗，非屋质直而能谏，杜太后之私，折李胡之暴，在成横渡之约，则乱将谁定？四臣者，庶几《春秋》首止之功哉。”

## 卷七十　列传第八

耶律夷腊葛萧海琢萧护思萧思温萧继先

耶律夷腊葛，字蓟散，本官分人检校太师合鲁之子。

应历初，以父任入侍。数岁，始为殿前都点检。时上新即位，疑诸王有异志，引夷腊葛为布衣交，一切机密事必与之谋，迁寄班都知，赐宫户。

时上酗酒，数以细故弑人。有监雉看因伤雉而亡，获之欲诛，夷腊葛谏曰：“是罪不应死。”帝竟弑之，以尸付夷腊葛曰：“收汝故人！”夷腊葛终不为止。复有监鹿详稳亡一鹿，下狱当死，夷腊葛又谏曰：“人命至重，岂可为一兽弑之？”

良久，得免。

辽法，騼歧角者，惟天子得射。会秋猎，善为鹿鸣者呼一騼至，命夷腊葛射，应弦而踣。上大悦，赐金、银各百两，名马百疋，及黑山东抹真之地。

后穆宗被弑，坐守卫不严，被诛。萧海瓈，字寅的哂，其先遥辇氏时为本部夷离堇；父塔列，天显间为本部令稳。

海瓈貌魁伟，膂力过人。天禄间，娶明王安端女蔼因翁主。

应历初，察割乱，蔼因连坐，继娶嘲瑰翁主。上以近戚，嘉其勤笃，命预北府宰相选。顷之，总知军国事。

时诸王多坐反逆，海瓈为人廉谨，达政体，每被命按狱，多得其情，人无冤者，由是知名。汉主刘承钧每遣使入贡，必别致币物，诏许受之。年五十卒，帝愍悼，辍朝二日。

萧护思，字延宁，世为北院吏，累迁御史中丞，总典群牧部籍。应历初，迁左客省便。未几，拜御史大夫。时诸王多坐事系狱，上以护思有才干，诏穷治，称旨，改北院枢密使，仍命世预宰相选。护思辞曰：“臣子孙贤否未知，得一客省使足矣。”

从之。上晚岁酗酒，用刑多滥，护思居要地，龊龊自保，未尝一言匡救，议者以是少之。年五十七卒。

萧思温，小字寅古，宰相敌鲁之族弟忽没里之子。通书史。

太宗时为奚秃里主尉，尚燕国公主，为群牧都林牙。思温在军中，握齱修边幅，僚佐皆言非将帅才。寻为南京留守。

初，周人攻扬州，上遣思温蹑其后，惮暑不敢进，拔缘边数城而还。后周师来侵，围冯母镇，势甚张。思温请益兵，帝报曰：“敌来，则与统军司并兵拒之；敌去，则务农作，勿劳士马。”会敌入束城，我军退渡滹沱而屯。思温勒兵徐行，周军数日不动。思温与诸将议曰：“敌众而锐，战不利则有后患。

不如顿兵以老其师，蹑而击之，可以必胜。”诸将从之。遂与统军司兵会，饰他说请济师。周人引退，思温亦还。

己而，周主复北侵，与其将傅元卿、李崇进等分道并进，围瀛州，陷益津、瓦桥、淤口三关，垂迫固安。思温不知计所出，但云车驾旦夕至；麾下士奋跃请战，不从。已而，陷易、瀛、莫等州，京畿人皆震骇，往往遁入西山。思温以边防失利，恐朝廷罪己，表请亲征。会周主荣以病妇，思温退至益津，伪言不知所在。遇步卒二千余人来拒，败之。是年，闻周丧，燕民始安，乃班师。

时穆宗湎酒嗜弑，思温以密戚预政，无所匡辅，士论不与。

十九年，春搜，上射熊而中，思温与夷离毕牙里斯等进酒上寿，帝醉还宫。是夜，为庖人斯奴古等所弑。思温与南院枢密使高勋、飞龙使女里等立景宗。

保宁初，为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仍命世预其选。上册思温女为后，加尚书令，封魏王。从帝猎闾山，为贼所害。

萧继先，字杨隐，小字留只哥。幼颖悟，叔思温命为子，睿智皇后尤爱之。乾亨初，尚齐国公主，拜驸马都尉。

统和四年，宋人来侵，继先率逻骑逆境上，多所俘获，上嘉之，拜北府宰相。自是出师，继先必将本府兵先从。拔狼山百垒，从破宋军应州，上南征取通利军，战称捷力。及亲征高丽，以继先年老，留守上京。卒，年五十八。

继先虽处富贵，尚俭素，所至以善治称，故将兵攻战，未尝失利，名重戚里。

论曰：“呜呼！人君之过，莫大于弑无辜。汤之伐桀也，数其罪曰‘并告无辜于上下神祗’；武王之伐纣也，数其罪曰‘无辜吁天’；尧之伐苗民也，吕侯追数其罪曰‘弑戮无辜’。迹是言之，夷腊葛之谏，凛凛庶几古君子之风矣。

“虽然，善谏者不课于已然。盖必先得于心术之徽，如察脉者，先其病而治之，则易为功。穆宗沉湎失德，盖其资富强之势以自肆久矣。使群臣于造次动作之际，此谏彼净，提而警之，以防其甚，则亦诅至是哉。于以知护思、思温处位优重，耽禄取容，真鄙夫矣！若海瓈之折狱，继先之善治，可谓任职臣欤。”

## 卷七十一　列传第九

室昉耶律贤适女里郭袭耶律阿没里

室昉，字梦奇，南京人。幼谨厚笃学，不出外户者二十年，虽里人莫识。其精如此。

会同初，登进士第，为卢龙巡捕官。太宗人汴受册礼，诏昉知制诰，总礼仪事。天禄中，为南京留守判官。应历间，累迁翰林学士，出入禁闼十余年。保宁间，兼政事舍人，数延问古今治乱得失，奏对称旨。上多昉有理剧才，改南京副留守，决讼平允，人皆便之。迁工部尚书，寻改枢密副使，参知政事。

顷之，拜枢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乾亨初，监修国史。

统和元年，告老，不许。进《尚书无逸篇》以谏，太后闻而嘉奖。二年秋，诏修诸岭路，昉发民夫二十万，一日毕功。

是时，昉与韩德让、耶律斜轸相友善，同心辅政，整析蠹弊，知无不言，务在息民薄赋，以故法度修明，朝无异议。

八年，复请致政。诏入朝免拜，赐几杖，太后遣阁门使李从训持诏劳问，令常居南京，封郑国公。初，晋国公主建佛寺于南京，上许赐额。昉奏曰：“诏书悉罪无名寺院。今以主请赐额，不惟违前诏，恐此风愈炽。”上从之。表进所撰《实录》二十卷，手诏褒之，加政事令，赐帛六百匹。

九年，荐韩德让自代，不从。上以劝年老苦寒，赐貂皮衾褥，许乘辇入朝。病剧，遣翰林学士张干就第授中京留守，加尚父。卒，年七十五。上磋悼，辍朝二日，赠尚书令。遗言戒厚葬。恐人誉过情，自志其墓。

耶律贤适，字阿古真，于越鲁不古之子。嗜学有大志，滑稽玩世，人莫之知。惟于越屋质器之，尝谓人曰：“是人当国，天下幸甚。”

应历中，朝臣多以言获谴，贤适乐于静退，游猎自娱，与亲朋言不及时事。会讨乌古还，擢右皮室详稳。景宗在藩邸，常与韩匡嗣、女里等游，言或刺讥，贤适劝以宜早疏绝，由是穆宗终不见疑，贤适之力也。

景宗立，以功加检校太保，寻遥授宁江军节度使，赐推忠协力功臣。时帝初践阼，多疑诸王或萌非望，阴以贤适为腹心，加特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保宁二年秋，拜北院枢密使，兼侍中，赐保节功臣。三年，为西北路兵马都部署。贤适忠介卢敏，推诚待人，虽燕息不忘政务。以故百司首职，罔敢偷惰，累年滞狱悉决之。

大丞相高勋、契丹行宫都部署女里席宠放恣，及帝姨母、保母势薰灼。一时纳赂请谒，门若贾区。贤适患之，言于帝，不报，以病解职，又不允，令铸手印行事。乾亨初，疾笃，得请。明年，封西平郡王，薨，年五十三。子观音，大同军节度使。

女里，字涅烈衮，逸其氏族，补积庆宫人。应历初，为习马小底，以母忧去。一日至雅伯山，见一巨人，惶惧走。巨人止之曰：“勿惧，我地只也。葬尔母于斯，当速诣阙，必贵。”

女里从之，累迁马群侍中。

时景宗在藩邸，以女里出自本宫，待遇殊厚，女里亦倾心结纳。及穆宗遇弑，女里奔赴景宗。是夜，集禁兵五百以卫。

既即位，以翼戴功，加政事令、契丹行宫都部署，赏赍甚渥，寻加守太尉。北汉主刘继元闻女里为上信任，遇其生日必致礼。

女里素贪，同列萧阿不底亦好贿，二人相善。人有毡裘为耳子所著者，或戏曰：“若遇女里、阿不底，必尽取之！”传以为笑。其贪猥如此。

保宁末，坐私藏甲五百属，有司方按诘，女里袖中又得弑枢密院使萧思温贼书，赐死。

女里善识马，尝行郊野，见数马迹，指其一曰：“此奇骏也！”以己马易之，果然。

郭袭，不知何郡人。性端介，识治体。久淹外调。景宗即位，召见，对称旨，知可任以事，拜南院枢密使，寻加兼政事令。

以帝数游猎，袭上书谏曰：“昔唐高祖好猎，蓟世长言不满十旬未足为乐，高祖即日罢，史称其美。伏念圣祖创业艰难，修德布政，宵肝不懈。穆宗逞无厌之欲，不恤国事，天下愁怨。

陛下继统、海内翕然望中兴之治。十余年间，征伐未已，而寇贼未弭；年谷虽登，而疮痍未复。五宜戒惧修省，以怀永图。

侧闻您意游猎，甚于往日。万一有衔橛之变，搏噬之虞，悔将何及？况南有强敌伺隙而动，闻之得无生心乎？伏望陛下节从禽酣饮之乐，为生灵社稷计，则有无疆之休。”上览而称善，赐协赞功臣，拜武定军节度使，卒。耶律阿没里，字蒲邻，遥辇嘲古可汗之四世孙。幼聪敏。

保宁中、为南院宣徽使。统和初，皇太后称制，与耶律斜轸参预国论，为都统。以征高丽功，迁北院宣徽使，加政事令。

四年春，宋将曹彬、米信等侵燕，上亲征，阿没里为都监，屡破敌军。十二年，行在多盗，阿没里立禁捕法，盗始息。

先是，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亦连坐。阿没里谏曰：“夫兄弟虽日同胞，赋性各异，一行逆谋，虽不与知，辄坐以法，是刑及无罪也。自今，虽同居兄弟，不知情者免连坐。”太后嘉纳，著为令。致仕，卒。

阿没里性好聚敛，每从征所掠人口，聚而建城，请为丰州，就以家奴阎贵为刺史，时议鄙之。子贤哥，左夷离毕。

论曰：“景宗之世，人望中兴，岂其勤心庶绩而然，盖承穆宗荧虐之余，为善易见；亦由群臣多贤，左右弼谐之力也。

室昉进《无逸》之篇，郭袭陈谏猎之疏，阿没里请免同气之坐，所谓仁人之言，其利薄哉。贤过忠介，亦近世之名臣。女里贪猥，后人所当取鉴者也。”

## 卷七十二　列传第十

张俭邢抱朴马得臣萧朴耶律八哥

张俭，宛平人，性端悫，不事外饰。

统和十四年，举进士第一，调云州幕官。故事，车驾经行，长吏当有所献。圣宗猎云中，节度使进曰：“臣境无他产，惟幕僚张俭，一代之宝，愿以为献。”先是，上梦四人侍侧，赐食人二口，至闻俭名，始悟。召见，睿止朴野；访及世务，占奏三十余事。由此顾遇特异，践历清毕，号称明千。

开泰中，累迁同知枢密院事。太平五年，出为武定军节度使，移镇大同。六年，入为南院枢密使。帝方眷倚，参知政事吴叔达与俭不相能，帝怒，出叔达为康州刺史，拜俭左丞相，封韩王。帝不豫，受遗诏辅立太子，是为兴宗，赐贞亮弘靖保义守节耆德功臣，拜太师、中书令，加尚父，徙王陈。

重熙五年，帝幸礼部贡院及亲试进士，皆俭发之。进见不名，赐诗褒美。俭衣唯紬帛，食不重味，月俸有余，周给亲旧。

方冬，奏事便殿，帝见衣袍弊恶，密令近侍以火夹穿孔记之，屡见不易。帝问其故，俭对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时尚奢靡，故以此徽讽喻之。上怜其清贫，令恣取内府物，俭奉诏持布三端而出，益见奖重。俭弟五人，上欲俱赐进士第，固辞。

有司获盗八人，既戮之，乃获正贼。家人诉冤，俭三乞申理。

上勃然曰：“卿欲朕偿命耶！”俭曰：“八家老稚无告，少加存恤，使得收葬，足慰存没矣。”乃从之。俭在相位二十余年，裨益为多。

致政归第，会宋书辞不如礼，上将亲征。幸俭第，尚食先往具馔，却之；进葵羹乾饭，帝食之美。徐问以策，俭极陈利害，且曰：“第遣一使间之，何必远劳车驾？”上悦而止。复即其第赐宴，器玩悉与之。二十二年薨，年九十一，敕葬宛平县。

邢抱朴，应州人，刑部郎中简之子也。抱朴性颖悟，好学博古。保宁初，为政事舍人、知制诰，累迁翰林学士，加礼部侍郎。统和四年，山西州县被兵，命抱朴镇抚之，民始安，加户部尚书。迁翰林学士承旨，与室昉同修《实录》。决商京滞狱还，优诏褒美。十年，拜参知政事。以枢密使韩德让荐，按察诸道守令能否而黜陟之，大协人望。寻以母忧去官，诏起视事。

表乞终制，不从；宰相密谕上意，乃视事。人以孝称。及耶律休哥留守南京，又多滞狱，复诏抱朴平决之，人无冤者。改南院枢密院，卒，赠侍中。

初，抱朴与弟抱质受经于母陈氏，皆以儒术显，抱质亦官至侍中，时人荣之。

马得臣，南京人，好学博古，善属文，尤长于诗。

保宁间，累迁政事舍人、翰林学士，常预朝议，以正直称。乾亨初，宋师屡犯边，命为南京副留守，复拜翰林学士承旨。

圣宗即位，皇太后称制，兼侍读学士。上阅唐高祖、太宗、玄宗三《纪》，得臣乃录其行事可法者进之。及扈从伐宋，进言降不可弑，亡不可追，二三其德者别议。诏从之。俄兼谏议大夫，知宣徽院事。

时上击鞠无度，上书谏曰：臣窃观房玄龄、杜如晦，隋季书生，向不遇太宗，安能为一代名相？臣虽不才，陛下在东宫，幸列侍从，今又得侍圣读，未有裨补圣明。陛下尝间臣以贞观、开元之事，臣请略陈之。

臣闻庸太宗侍太上皇宴罢，则挽辇至内殿；玄宗与兄弟欢饮，尽家人礼。陛下嗣祖考之祚，躬侍太后，可谓至孝。臣更望定省之余，睦六亲，加爱敬，则陛下亲亲之通，比隆二帝矣。

臣又闻二帝耽玩经史，数引公卿讲学，至于日昃。故当时天下翁然响风，以隆文治。今陛下游心典籍，分解章句，臣愿研究经理，深造而骂行之，二帝之治不难致矣。

臣又闻太宗射豕，唐俭谏之；玄宗臂鹰，韩休言之；二帝莫不乐从。今陛下以球马为乐，愚臣思之，有不宜者三，故不避斧钺言之。窃以君臣同戏，不免分争，君得臣愧，彼负此喜，一不宜。跃马挥杖，纵械驰惊，不顾上十之分，争先取胜，失人臣礼，二不宜。轻万乘之尊，图一时之乐，万一有衔勒之失，其如社稷、太后何？三不宜。傥陛下不以臣言为迂，少赐省览，天下之福，群臣之愿也。

书奏，帝嘉欢良久。未几卒，赠太子太保，诏有司给葬。

萧朴，字延宁，国舅少父房之族。父劳古，以善属文，为圣宗诗友。朴幼如老成人。及长，博学多智。

开泰初，补牌印郎君，为南院承旨，权知转运事，寻改南面林牙。帝问以政，朴具陈百姓疾苦，国用丰耗，帝悦曰：“吾得人矣！”擢左夷离毕。时萧合卓为枢密使，朴知部署院事，以酒废事，出为兴国军节度使，俄召为南面林牙。太平三年，守太子太傅。明年，拜北府宰相，迁北院枢密使。时太平日久，帝留心翰墨，始画谱牒以别嫡庶，由是争讼纷起。朴有吏才，能知人主意，敷奏称旨，朝议多取决之。封兰陵郡王，进王恒，加中书令。及大延琳叛，诏安抚东京，以便宜从事。

兴宗即位，皇太后称制，国事一委弟孝先。方仁德皇后以冯家奴所诬被害，朴屡言其冤，不报。每念至此，为之呕血。

重熙初，改王韩，拜东京留守。及迁太后于庆州，朴徙王楚，升南院枢密使。四年，王魏。薨，年五十，赠齐王。子铎刺，国舅详稳。

耶律八哥，字乌古邻，五院部人。幼聪慧，书一览辄成诵。

统和中，以世业为本部吏。未几，升闸撒狘，寻转枢密院侍御。会宋将曹彬、米信侵燕，八哥以扈从有功，擢上京留守。

开泰四年，召为北院枢密副使。顷之，留守东京。七年，上命东平王萧排押帅师伐高丽，八哥为都监，至开京，大掠而还。济茶、陀二河，高丽追兵至。诸将皆欲使敌渡两河击之，独八哥以为不可，曰：“敌若渡两河，必殊死战，乃危道也；不若击于两河之间。”排押从之，战败绩。

明年，还东京，奏渤海承奉官宜有以统领之，上从其言，置都知押班。后以茶、陀之败，削使相，降西北路都监，卒。

论曰：“张俭名符帝梦，遂结主知。服弊袍不易，志敦薄俗。功著两朝，世称贤相，非过也。邢抱朴甄别守令，大惬人望。两决滞狱，民无冤滥。马得臣引盛唐之治以谏其君。萧朴痛皇后之诬，至于呕血。四人者，皆以明经致位，忠葵若此，宜矣。圣宗得人，于斯为盛。”

## 卷七十三　列传第十一

耶律室鲁欧里思王继忠萧孝忠陈昭衮萧合卓

耶律室备，字乙辛隐，六院部人。魁岸，美容仪。圣宗同年生，帝爱之。甫冠，补祗候郎君。未几，为宿直官。

及出师伐宋，为队帅，从南府宰相耶律奴瓜、统军使萧挞览略地赵、魏，有功，加检校太师，为北院大王。攻拔通利军。

宋和议成，特进门下平章事，赐推诚竭节保义功臣。

以本部俸羊多阙，部人空乏，请和赢老之羊及皮毛，岁易南中绢，彼此利之。拜北院枢密使，封翰王。自韩德让知北院，职多废旷，室鲁拜命之日，朝野相庆。

从上猎松林，至沙岭卒，年四十四，赠守司徒、政事令。

二子：十神奴、欧里斯。十神奴，南院大王。

欧里思，字留隐，少有大志。未冠，补只候郎君。

开泰初，为本部司徒。秩满闲居，徵为郎君班详稳。迁右皮室详稳，将本部兵，从东平王萧排押伐高丽，至茶、陀二河，战不利。欧里思独全军还，帝嘉赏。终西南面招讨使。

王继忠，不知何郡人。仕宋为郓州刺史、殿前都虞候。

统和二十一年，宋遣继忠屯定之望都以轻骑觇我军，遇南府宰相耶律奴瓜等，获之。太后知其贤，授户部使，以康默记族女女之。继忠亦自激昂，事必尽力。宋以继忠先朝旧臣，每遣使，必有附赐，圣宗许受之。

二十二年，宋使来聘，遣继忠弧矢、鞭策及求和札子，有曰：“自临大位，爱养黎元。岂欲穷兵，惟思息战。每敕边事，严谕守臣。至于北界人民，不令小有侵扰，众所具悉，尔亦备知。向以知雄州何承矩已布此恳，自后杳无所闻。汝可密言，如许通和，即当别使往请。”诏继忠与宋使相见，仍许讲和。

以继忠家无奴隶，赐宫户三十，加左武卫上将军，摄中京留守。

开泰五年，为汉人行宫都部署，封琅邪郡王。六年，进楚王，赐国姓。上尝燕饮，议以萧合卓为北院枢密使，继忠曰：“合卓虽有刀笔才，暗于大体。萧敌烈才行兼备，可任。”上不纳，竟用合卓。及遣合卓伐高丽，继忠为行军副部署，攻兴化镇，月余不下。师还，上谓明于知人，拜枢密使。

太平三年致仕，卒。子怀玉，仕至防御使。

萧孝忠，字撒板，小字图古斯，志糠慨。开泰中，补祗候郎君，尚越国公主，拜驸马都尉，累迁殿前都点检。太平中，擢北府宰相。

重熙七年，为东京留守。时禁渤海人击球，孝忠言：“东京最为重镇，无从禽之地，若非球马，何以习武？且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分彼此？宜弛其禁。”从之。

十二年，入朝，封楚王，拜北院枢密使。国制，以契丹、汉人分北、南院枢密治之，孝忠奏曰：“一国二枢密，风俗所以不同。若并为一，天下幸甚。”事未及行，薨。追封楚国王。

帝素服哭临，赦死囚数人，为孝忠荐福。葬日，亲临，赐官户守家。子阿速，终南院枢密使。

陈昭衮，小字王九，云州人。工译鞮，勇而善射。统和中，补祗候郎君，为奚拽刺详稳，累迁敦睦宫保，兼掌围场事。

开泰五年秋，大猎，帝射虎，以马驰太速，矢不及发。虎怒，奋势将犯跸。左右辟易，昭衮舍马，捉虎两耳骑之。虎骇，且逸。上命卫士追射，昭衮大呼止之。虎虽铁山，昭衮终不堕地。伺便，拔佩刀弑之。辇至上前，慰劳良久。即日设燕，悉以席上金银器赐之，特加节钺，迁围场都太师，赐国姓，命张俭、吕德懋赋以美之。

迁归义军节度使，同知上京留守，历西甫面招讨都监，卒。

萧合卓，字合鲁隐，突吕不部人。始为本部吏。统和初，以谨恪，补南院侍郎。十八年，北院枢密使韩德让举合卓为中丞，以太后遗物使宋。还，迁北院枢密副使。开泰三年，为左夷离毕。

合卓久居近职，明习典故，善占对。以是尤被宠渥，升北院枢密使。时议以为无完行，不可大用；南院枢密使王继忠侍宴，又讽其短。帝颇不悦。六年，遣合卓伐高丽，还，时求进者多附之；然其服食、仆马不加于旧。帝知其廉，以族属女妻其子，诏许亲友馈献，豪贵奔趋于门。

太平五年，有疾，帝欲临视，合卓辞曰：“臣无状，猥蒙重任。今形容毁瘁，恐陛下见而动心。”帝从之。会北府宰相萧朴问疾，合卓执其手曰：“吾死，君必为枢密使，慎勿举胜己者。”朴出而鄙之。是日卒。子乌古，终本部节度使。

论曰：“统和诸臣，名昭王室者多矣。室鲁拜枢密使，朝野相庆，必有得民心者。继忠既不能死国，虽通南北之和，有知人之鉴，奚足尚哉！孝忠、昭衮，皆有可称者。合卓临终，教萧朴毋举胜己者任枢密，其误国之罪大矣！”

## 卷七十四　列传第十二

耶律隆运弟德威德威孙涤鲁耶律制心耶律勃古哲萧阳阿武白萧常哥耶律虎古磨鲁古

耶律隆运，本姓韩，名德让，西南面招讨使匡嗣之子也。

统和十九年，赐名德昌；二十二年，赐姓耶律；二十八年，复赐名隆运。重厚有智略，明治体，喜建功立事。

侍景宗，以谨饬闻，加东头承奉官，补枢密院通事，转上京皇城使，遥授彰德军节度使，代其父匡嗣为上京留守，权知京事，甚有声。寻复代父守南京，进人荣之。宋兵取河东，侵燕，五院鞮详稳奚底、统军萧讨古等败归，宋兵围城，招胁甚急，人怀二心。诏隆运登城，日夜守御。援军至，围解。及战高梁河，宋兵败走，隆运邀击，又破之。以功拜辽兴军节度使，征为南院枢密使。

景宗疾大渐，与耶律斜轸俱受顾命，立梁王为帝，皇后为皇太后，称制，隆运总宿卫事，太后益宠任之。统和元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兼政事令。四年，宋遣曹彬、米信将十万众来侵，隆运从太后出师败之，加守司空，封楚国公。师还，与北府宰相室昉共执国政。上言山西四州数被兵，加以岁饥，宜轻税赋以来流民，从之。六年，太后观击鞠，胡里室突隆运坠马，命立斩之。诏率师伐宋、围沙堆，敌乘夜来袭，隆运严军以待，败走之，封楚王。九年，复言燕人挟奸，苟免赋役，贵族因为囊橐，可遣北院宣徽使赵智戒谕，从之。

十一年，丁母忧，诏强起之。明年，室昉致政，以隆运代为北府宰相，仍领枢密使，监修国史，赐兴化功臣。十二年六月，奏三京诸鞫狱官吏，多因请托，曲加宽贷，或妄行搒掠，乞行禁止。上可其奏。又表请任贤去邪，太后喜曰：“进贤辅政，真大臣之职。”忧加赐赍，服阕，加守太保、兼政事令。

会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薨，隆运兼之。久之，拜大丞相，进王齐，总二枢府事。以南京、平州岁不登，奏免百姓农器钱，及请平诸郡商贾价，并从之。

二十二年，从太后南征，及河，许宋成而还。徙王晋，赐姓，出宫籍，隶横帐季父房后，乃改赐今名，位亲王上，赐田宅及陪葬地。

从伐高丽还，得末疾，帝与后临视医药。薨，年七十一。

赠尚书令，谥文忠，官给葬具，建庙乾陵侧。无子。清宁三年，以魏王贴不子耶鲁为嗣。天祚立，以皇子敖卢翰继之。弟德威，侄制心。

德威，性刚介，善驰射。保宁初，历上京皇城使，儒州防御使，改北院宣徽使。乾亨末，丁父丧，强起复职，权西南招讨使。统和初，党项寇边，一战却之。赐剑许便宜行事，领突吕不、迭刺二红军。以讨平稍古葛功，真授招讨使。夏州李继迁叛宋内附，德威请纳之。既得继迁，诸夷皆从，尔书褒奖。与惕隐耶律善补败宋将杨继业，加开府仪同三司、政事门下平章事。未几，以山西域邑多陷，夺兵柄。李继迁受赂，潜杯二心，奉诏率兵往谕，继迁托以西征不出，德威至灵州俘掠而还。

年五十五卒，赠兼侍中。子雱金，终彰国军节度使。二孙：谢十、涤鲁。谢十终惕隐。

涤鲁，字遵宁。幼养宫中，授小将军。

重熙初，历北院宣徽使、右林牙、副点检，拜惕隐，改西北路招讨使，封漆水郡王，请减军籍三千二百八十人。后以私取回鹘使者獭毛裘，及私取阻卜贡物，事觉，决大杖，削爵免官。俄起为北院宣徽使。十九年，改乌古敌烈部都详稳，寻为东北路详稳，封混同郡王。

清宁初，徙王邓，擢拜南府宰相。以年老乞骸骨，更王汉。

大康中薨，年八十。

涤鲁神情秀彻，圣宗子视之，兴宗待以兄礼，虽贵愈谦。

初为都点检，扈从猎黑岭，获熊。上因乐饮，谓涤鲁曰：“汝有求平？”对曰：“臣富贵逾分，不敢他望。惟臣叔先朝优遇，身殁之后，不肖子坐罪籍没，四时之荐享，诸孙中得赦一人以主祭，臣愿毕矣。”诏免籍，复其产。子燕五，官至南京步军都指挥使。

制心，小字可汗奴。父德祟，善医，视人形色，辄决其病，累官至武定军节度使。

制心善调鹰隼。统和中，为归化州刺史。开泰中，拜上京留守，进汉人行宫都部署，封漆水郡王。以皇后外弟，恩遇日隆。枢密副使萧合卓用事，制心奏合卓寡识度，无行检，上默然。每内宴欢洽，辄避之。皇后不悦曰：“汝不乐耶？”制心对曰：“宠贵鲜能长保，以为是忧耳！”

太平中，历中京留守、惕隐、南京留守，徙王燕，迁商院大王。或劝制心奉佛，对曰：“吾不知佛法，惟心无私，则近之矣。”一日，沫浴更衣而卧，家人闻丝竹之声，怪而入视，则已逝矣。年五十三。赠政事令，追封陈王。

守上京时，酒禁方严，有捕获私醖者，一饮而尽，笑而不诘。卒之日，部民若哀父母。

耶律勃古哲，字蒲奴隐，六院夷离堇蒲古只之后。勇悍，善治生。保宁中，为天德军节度使，历南京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以讨平党项羌阿理撒米、仆里鳖米，迁南院大王。

圣宗即位，太后称制，会群臣议军国事，勃古哲上疏陈便宜数事，称旨，即日兼领山西路诸州事。统和四年，宋将曹彬等侵燕，勃古哲击之甚力，赐输忠保节致主功臣，总知山西五州。

会有告勃古哲曲法虐民者，按之有状，以大杖决之。八年，为南京统军使，卒。子爻里，官至详稳。

萧阳阿，字稍隐。端毅简严，识辽、汉字，通天文、相法。

父卒，自五蕃部亲挽丧车至奚王岭，人称其孝。

年十九，为本班郎君。历铁林、铁鹞、大鹰三军详稳。乾统元年，由乌古敌烈部屯田太保为易州刺史。幸臣刘彦良尝以事至州，怙宠恣横，为阳阿所沮。彦良归，妄加毁訾，寻遣人代阳阿。州民千余诣阙请留，即日授武安州观察使。历乌古涅里、顺义、彰信等军节度使，权知东北路统军使事。

闻耶律狼不、铎鲁斡等叛，独引麾下三十余人追捕之，身被二创，生擒十余人，送之行在。坐不获首恶，免官。未几，权南京留守，卒。

武白，不知何郡人。为宋国子博士，差知相州，至通利军，为我军所俘。诏授上京国子博士。改临潢县令，迁广德军节度副使。先是，有讼宰相刘慎行与子妇姚氏私者，有司出其罪。圣宗诏白鞫之，白正其事。使高丽还，权中京留守。时慎行诸子皆处权要，以白断百姓分籍事不直，坐左迁。

未几近尚书左丞，知枢密事，拜辽兴军节度使。致仕，卒。

萧常哥，字胡独堇，国舅之族。祖约直，同政事门下平章事；父实老，累官节度使。

常哥魁伟寡言，年三十余，始为祗候郎君。历本族将军、松山州刺史。寿隆二年，以女为燕王妃，拜永兴官使。及妃生子，为南院宣徽使，寻改汉人行官都部署。乾统初，加太子太师，为国舅详稳。二年，改辽与军节度使，召为北府宰相，以柴册礼，加兼侍中。

天庆元年，致仕，卒，谥曰钦肃。

耶律虎古，字海邻，六院夷离堇觌烈之孙。少颖悟，重然诺。

保宁初，补御琖郎君。十年，使宋还，以宋取河东之意闻于上。燕王韩匡嗣曰：“何以知之？”虎古曰：“诸僭号之国，宋皆并收，惟河东未下。今宋讲武习战，意必在汉。”匡嗣力沮，乃止。明年，宋果伐汉。帝以虎古能料事，器之，乃曰：“吾与匡嗣虑不及此。”授涿州刺史。

统和初，皇太后称制，召赴京师。与韩德让以事相件，健让怒，取护卫所戎仗击其脑，卒。子磨鲁古。磨鲁古，字遥隐，有智识，善射。

统和初，拜南面林牙。四年，宋侵燕，太后亲征。磨鲁古为前铎，手中流矢，拔而复进。太后既至，磨鲁古以创不能战，与北府宰相萧继先巡逻境上。累迁北院大王。

六年，伐宋为先锋，与耶律奴瓜破其将李忠吉于定州。以疾卒于军。

论曰：“德让在统和间，位兼将相，其克敌制胜，进贤辅国，功业茂矣。至赐姓名，王齐、晋，抑有宠于太后而致然欤？

宗族如德威平党项，涤鲁完宗祀，制心不苟合，家声益振，岂无所自哉！若勃古之忠，阳阿之孝，武白之直，亦彬彬乎一代之良臣矣。”

## 卷七十五　列传第十三

耶律休哥孙马哥耶律斜轸耶律奚低耶律学古弟乌不吕

耶律休哥，字逊宁。祖释鲁，隋国王。父绾思，南院夷离堇。休哥少有公辅器。初乌古、室韦二部叛，休哥从北府宰相萧干讨之。应历末，为惕隐。

乾亨元年，宋侵燕，北院大王奚底、统军使萧讨古等败绩，南京被围。帝命休哥代奚底，将五院军往救。遇大敌于高梁河，与耶律斜轸分左右翼，击败之。追杀三十余里，斩首万余级，休哥被三创。明旦，宋主遁去，休哥以创不能骑，轻车追至涿州，不及而还。

是年冬，上命韩匡嗣、耶律沙伐宋，以报围城之役。休哥率本部兵从匡嗣等战于满城。翌日将复战，宋人请降，匡嗣信之。休哥曰：“彼众整而锐，必不肯屈，乃诱我耳。宜严兵以待。”匡嗣不听。休哥引兵凭高而视，须臾南兵大至，鼓噪疾驰。匡嗣仓卒不知所为，士卒弃旗鼓而走，遂败绩。休哥整兵进击，敌乃却。诏总南面戍兵，为北院大王。明年，车驾亲征，围瓦桥关。宋兵来救，守将张师突围出。

帝亲督战，休哥斩师，余众退走入城。宋阵于水南。将战，帝以休哥马介独黄，虑为敌所识，乃赐玄甲、白马易之。休哥率精骑渡水，击败之，追至莫州。横尸满道，（革义）矢惧罄，生获数将以献。帝悦，赐御马、金盂，劳之曰：“尔勇过于名，若人人如卿，何优不克？”师还，拜于越。

圣宗即位，太后称制，令休哥总南面军务，以便宜从事。

休哥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统和四年，宋复来侵，其将范密、杨继业出云州；曹彬、米信出雄、易，取歧沟、涿州，陷固安，置屯。时北南院、奚部兵未至，休哥力寡，不敢出战。夜以轻骑出两军间，杀其单弱以胁余众；昼则以精锐张其势，使彼劳于防御，以疲其力。又设伏林莽，绝其粮道。曹彬等以粮运不继，退保白沟。月余，复至。休哥以轻兵薄之，伺彼蓐食，击其离伍单出者，且战且却。由是甫军自救不暇，结方阵，堑地两边而行。军渴乏井，漉淖而饮，凡四日始达于涿。闻太后军至，彬等冒雨而遁。太后益以锐卒，追及之。彼力穷，环粮车自卫，休哥围之。至夜，彬、信以数骑亡去，余众悉溃。追至易州东，闻宋师尚有数万，濒沙河而爨，促兵往击之。宋师望尘奔窜，堕岸相蹂死者过半，沙河为之不流。太后旋旆，休哥收宋尸为京观。封宋国王。

又上言，可乘宋弱，略地至河为界。书奏，不纳。及太后南征，休哥为先锋，败宋兵于望都。时宋将刘廷让以数万骑并海而出，约与李敬源合兵，声言取燕。休哥闻之，先以兵扼其要地。会太后军至，接战，杀敬源，廷让走瀛州。七年，宋遣刘廷让等乘暑潦来攻易州，诸将惮之；独休哥率锐卒逆击于沙河之北，杀伤数万，获辎重不可计，献于朝。太后嘉其功，诏免拜、不名。自是宋不敢北向。时宋人欲止儿啼，乃曰：“于越至矣！”

休哥以燕民疲弊，省赋役，恤孤寡，戒戍兵无犯宋境，虽马牛逸于北者悉还之。远近向化，边鄙以安。十六年，薨。是夕，雨木冰。圣宗诏立祠南京。

休哥智略宏远，料敌如神。每战胜，让功诸将，故士卒乐为之用。身更百战，未尝杀一无辜。二子：高八，官至节度使；高十，终于越。孙马哥。

马哥，字讹特懒。兴宗时，以散职入见。上问：“卿奉佛乎？”对曰：“臣每旦诵太祖、太宗及先臣遗训，未暇奉佛。”

帝悦。清宁中，迁唐古部节度使。咸雍中，累迁匡义军节度使。

大康初，致仕，卒。

耶律斜轸，字韩隐，于越曷鲁之孙。性明敏，不事生产。

保宁元年，枢密使萧思温荐斜轸有经国才，上曰：“朕知之，第佚荡，岂可羁屈？”对曰：“外虽佚荡，中未可量。”

乃召问以时政，占对剀切，帝器重之。妻以皇后之侄，命节制西南面诸军，仍援河东。改南院大王。

乾亨初，宋再攻河东，从耶律沙至白马岭遇敌，沙等战不利；斜轸赴之，令麾下万矢齐发，敌气褫而退。是年秋，宋下河东，乘胜袭燕，北院大王耶律奚底与萧讨古逆战，败绩，退屯清河北。斜轸取奚底等青帜军于得胜口以诱敌，敌果争赴。

斜轸出其后，奋击败之。及高梁之战，与耶律休哥分左右翼夹击，大败宋军。

统和初，皇太后称制，益见委任，为北院枢密使。会宋将曹彬、米信出雄、易，杨继业出代州。太后亲帅师救燕，以斜轸为山西路兵马都统。继业陷山西诸郡，各以兵守，自屯代州。斜轸至安定，遇贺令图军，击破之，追至五台，斩首数万级。

明日，至蔚州，敌不敢出，斜轸书帛射城上，谕以招慰意。阴闻宋军来救，令都监耶律题子夜伏兵险厄，俟敌至而发。城守者见救至，突出。斜轸击其背，二军俱溃，追至飞狐，斩首二万余级，遂取蔚州。贺令图、潘美复以兵来，斜轸逆于飞狐，击败之。宋军在浑源、应州者，皆弃城走。斜轸闻继业出兵，令萧挞凛伏兵于路。明旦，继业兵至，斜轸拥众为战势。继业麾帜而前，斜轸佯退。伏兵发，斜轸进攻，继业败走，至狼牙村，众军皆溃。继业为流矢所中，被擒。斜轸责曰：“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已。初，继业在宋以骁勇闻，人号杨无敌，首建梗边之策。至狼牙村，心恶之，欲避不可得。既擒，三日死。

斜轸归阙，以功加守太保。从太后南伐，卒于军。太后亲为哀临，仍给葬具。庶子狗儿，官至小将军。

耶律奚低，孟父楚国王之后。便弓马，勇于攻战。景宗时，多任以军事。

统和四年，为右皮室详隐。时宋将杨继业陷山西郡县，奚低从枢密使斜轸讨之。凡战必以身先，矢无虚发。继业败于朔州之南，匿深林中。奚低望袍影而射，继业堕马。先是，军令须生擒继业，奚低以故不能为功。

后太后南伐，屡有战绩。以病卒。

耶律学古，字乙辛隐，于越洼之庶孙。颖悟好学，工译鞮及诗。保宁中，补御盏郎君。

乾亨元年，宋既下河东，乘胜侵燕，学古受诏往援。始至京，宋败耶律英底、萧讨古等，势益张，围城三周，穴地而进，城中民怀二心。学古以计安反侧，随宜备御，昼夜不少懈。适有敌三百余人夜登城，学古战却之。会援军至，围遂解。学古开门列阵，四面鸣鼓，居民大呼，声震天地。旋有高梁之捷。

以功遥授保静军节度使，为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

二年，伐宋，乞将汉军，从之，改彰国军节度使。时南境未静，民思休息，学古禁寇掠以安之。会宋将潘美率兵分道来侵，学古以军少，虚张旗帜，杂丁黄为疑兵。是夜，适独虎峪举烽火，遣人侦视，见敌俘掠村野，击之，悉获所掠物，擒其将领。自是学古与潘美各守边约，无相侵轶，民获安业。以功为惕隐，卒。弟乌不吕。

乌不吕，字留隐。严重，有膂力，善属文。统和中伐宋，屡任以军事。

尝与爻直不相能，因曰：“尔奴才，何所知？”爻直讼于北院枢密使韩德让。德让怒，间曰：“尔安得此奴耶？”乌不吕对曰：“三父异籍时亦易得。”德让笑而释之。

后从萧恒德伐蒲卢毛朵部，以功为东路统军都监。及德让为大丞相，荐其材可任统军使，太后曰：“乌不吕尝不逊于卿，何善而荐严德让奏曰：“臣恭相位，于臣犹不屈，况于其余。

以此知可用。若任使之，必能镇抚诸蕃。”太后从之，加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尉。

而弟国留以罪亡，乌不吕及其母俱下吏。恐祸及母，阴使人召国留，给曰：“太后知事之诬，汝第来勿畏。”国留至，没有司，坐诛。其后，退归田里，以疾卒。

论曰：“宋乘下太原之锐，以师围燕，继遣曹彬、杨继业等分道来伐。是两役也，辽亦炭皮乎殆哉！休哥奋击于高梁，敌兵奔溃；斜轸擒继业于朔州，旋复故地。宋自是不复深入，社稷固而边境宁，虽配古名将，无愧矣。然非学古之在甫南安其反侧，则二将之功，盖亦难致。故曰，国以人重，信哉。”

## 卷七十六　列传第十四

耶律沙耶律抹只萧干侄讨古耶律善补耶律海里

耶律沙，字安隐。其先尝相遥辇氏。应历间，累官南府宰相。景宗即位，总领南面边事。保宁间，宋攻河东，沙将兵救之，有功，加守太保。

乾亨初，宋复北侵，沙将兵由间道至白马岭，阻大涧遇敌。

沙与诸将欲待后军至而战，冀王敌烈、监军耶律抹只等以为急击之便，沙不能夺。敌烈等以先锋渡涧，未半，为宋人所击，兵溃。敌烈及其子蛙哥、沙之子德里、令稳都敏、详稳唐筈等五将俱没。会北院大王耶律斜轸兵至，万矢俱发，敌军始退。

沙将趋太原，会汉驸马都尉卢俊来奔，言太原已陷，遂勒兵还。宋乘锐侵燕，沙与战于高梁河，稍却；遇耶律休哥及斜轸等邀击，败宋军。宋主宵遁，至涿州，徽服乘驴车，间道而走。上以功释前过。

是年，复从韩匡嗣伐宋，败绩，帝欲诛之，以皇后营救得免。睿智皇后称制，召赐几杖，以优其老。复从伐宋，败刘廷让、李敬源之军，赐赍优渥。统和六年卒。

耶律抹只，字留隐，仲父隋国王之后。初以皇族入侍。景宗即位，为林牙，以干给称。保宁间，迁枢密副使。

乾亨元年春，宋攻河东，商府宰相耶律沙为都统，将兵往援，抹只监其军。及白马岭败，仅以身免。宋乘锐攻燕，将奚兵翊休哥击败之。上以功释前过。是年冬，从都统韩匡嗣伐宋，战于满城，为宋将所给，诸军奔溃；独抹只部伍不乱，徐整破鼓而归。玺书褒谕，改南海军节度使。乾亨二年，拜枢密副使。

统和初，为东京留守。宋将曹彬、米信等侵边，抹只引兵至南京，先缮守御备。及车驾临幸，抹只与耶律休哥逆战于涿之东，克之，迁开远军节度使。

故事，州民岁输税，斗粟折钱五，抹只表请折钱六，部民便之。统和末卒。

萧干，小字项烈，字婆典，北府宰相敌鲁之子。性质直。

初，察割之乱，其党胡古只与干善，使人召之。干曰：“吾岂能从逆臣！”缚其人送寿安王。贼平，上嘉其忠，拜群牧都林牙。复以伐乌古功，迁北府宰相，改突吕不部节度使。

乾亨初，宋伐河东，乘胜侵燕，诏干拒之，战于高梁河。

耶律沙退走，干与耶律休哥等并力战败之，上手敕慰劳。自是每征伐必参决军事。加政事令。二年，宋兵围瓦桥，夜袭我营，干及耶律匀骨战却之。

时皇后以父呼干。及后为皇太后称制，干数条奏便宜，多见听用。统和四年卒。侄讨古。

讨古，字括宁，性忠简。

应历初，始入侍。会冀王敌烈、宣徽使海思谋反，讨古与耶律阿列密告于上，上嘉其忠，诏尚朴谨公主。保宁末，为南京统军使。

乾亨初，宋侵燕，讨古与北院大王奚底拒之，不克，军溃。

讨古等不敢复战，退屯清河。帝闻其败，遣使责之曰：“卿等不严侦候，用兵无法，遇敌即败，奚以将为！”讨古惧。顷之，援兵至，讨古奋力以败宋军。上释其罪，降为而京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四年卒。

耶律善补，字瑶升，孟父楚国王之后。纯谨有才智。

景宗即位，授千牛卫大将军，迁大同军节度使。及伐宋，韩匡嗣与耶律沙将兵由东路进，善补以南京统军使由西路进。

善补闻匡嗣失利，敛兵还。乾亨未，与宋军战于满城，为伏兵所围，斜轸救之获免。以失备，大杖决之。

统和初，为惕隐。会宋来侵，善补为都元帅逆之，不敢战，故岭西州郡多陷，罢惕隐。以其叔安端有匡辅世宗功，上愍之，征善补为南府宰相，迁南院大王。

会再举伐宋，欲攻魏府，召众集议。将士以魏城无备，皆言可攻。善补曰：“攻固易，然城大叵量，若克其城，士卒贪俘掠，势必不可遏。且傍多巨镇，各出援兵，内有重敌，何以当之？”上乃止。

善补性懦，守静。凡征讨，惮攻战，急还，以故战多不利。

年七十四卒。

耶律海里，字留隐，令隐拔里得之长子。察割之乱，其母的鲁与焉。遣人召海里，海里拒之。乱平，的鲁以子故获免。

海里俭素，不喜声利，以射猎自娱。虽居闲，人敬之若贵官然。保宁初，拜彰国军节度使，迁惕隐。秩满，称疾不仕。久之，复为南院大王。及曹彬、米信等来侵，海里有却敌功，赐资忠保义匡国功臣。

帝屡亲征，海里在南院十余年，镇以宽静，户口增给，时议重之。封漆水郡王，迁上京留守，薨。诏以家贫给葬具。

论曰：“当高梁、朔州之捷，偏神之将如沙与抹只，既因休哥、斜轸类见其功，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若萧干、海里拒察割之招，讨古告诲思之变，则不止有战功而已。其视善补畏懦，岂不优哉。”

## 卷七十七　列传第十五

萧挞凛萧观音奴耶律题子耶律谐理耶律奴瓜萧柳高勋奚和朔奴萧塔列葛耶律撒合

萧挞凛，字驼宁，思温之再从侄。父术鲁列，善相马，应历间为马群侍中。

挞凛幼敦厚，有才略，通天文。保宁初，为宿直官，累任韺剧。统和四年，宋杨继业率兵由代州来侵，攻陷城邑。挞凛以诸军副部署，从枢密使耶律斜轸败之，擒继业于朔州。六年秋，改南院都监，从驾南征，攻沙堆，力战被创，太后尝亲临视。明年，加右监门卫上将军、检校太师，遥授彰德节度使。

十一年，与东京留守萧恒德伐高丽，破之。高丽称臣奉贡。

十二年，夏人梗边，皇太妃受命总乌古及永兴宫分军讨之，挞凛为阻卜都详稳。凡军中号令，太妃并委挞凛。师还，以功加兼侍中，封兰陵郡王。十五年，敌烈部人杀详稳而叛，遁于西北荒，挞凛将轻骑逐之，因讨阻卜之未服者，诸蕃岁贡方物充于国，自后往来若一家焉。上赐诗嘉奖，仍命林牙耶律昭作赋，以述其功。挞凛以诸部叛服不常，上表乞建三城以绝边患，从之。俄召为商京统军使。

二十年，复伐宋，擒其将王先知，破其军于遂城，下祁州，上手诏奖谕。进至擅渊，宋主军于城煌间，未接战，挞凛按视地形，取宋之羊观、盐堆、凫雁，中伏弩卒。明日，轊车至，太后哭之恸，辍朝五日。子慥古，南京统军使。

萧观音奴，字耶宁，奚王搭纥之孙。统和十二年，为右祗候郎君班详稳，迁奚六部大王。先是，棒秩外，给獐鹿百数，皆取于民，观音奴奏罢之。

及伐宋，与萧挞凛为先锋，降祁州，下德清军，上加优赏。

同知南院事，卒。

耶律题子，字胜隐，北府宰相兀里之孙。善射，工画。保宁间，为御盏郎君。九年，奉使于汉，具言两国通好长久之计，其主继元深加礼重。

统和二年，将兵与西边详稳耶律速撒讨陀罗斤，大破之。

四年，宋将杨继业陷山西域邑，题子从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击之，败贺令图于定安，授西南面招讨都监。宋兵守蔚州急，召外援，题子闻之，夜伏兵道傍。黎明，宋兵果来，过未半而击之；城中军出，斜轸复邀之。两军俱溃，奔飞狐，地隘不得进，杀伤甚众。贺令图复集败卒来袭蔚州，题子逆战，破之，应州守将自遁。进围寰州，冒矢石登城，宋军大溃。当斜轸擒继业于朔州，题子功居多。

是年冬，复与萧挞凛由东路击宋，俘获甚众。后闻宋兵屯易州，率兵逆之，至易境而卒。

初，题子破令图，宋将有因伤而仆，题子绘其状以示宋人，咸嗟神妙。

耶律谐理，字乌古邻，突举部人。统和四年，宋将杨继业来攻山西，谐理从耶律斜轸击之，常居先锋，侦候有功。是岁，伐宋，宋人拒于滹沱河，谐理率精骑便道先济，获其将康保威，以功诏世预节度使选。

太平元年，稍迁本部节度使。六年，从萧惠攻甘州，不克。

会阻卜攻围三克军，谐理与都监耶律涅鲁古往救，至可敦城西南，遇敌，不能阵，中流矢卒。

耶律奴爪，字延宁，太祖异母弟南府宰相苏之孙。有膂力，善调鹰隼。

统和四年，宋杨继业来侵，奴瓜为黄皮室纠都监，击败之，尽复所陷城邑。军还，加诸卫小将军。及伐宋，有功，迁黄皮室详稳。六年，再举，将先锋军，取宋游兵于定州，为东京统军使，加金紫崇禄大夫。从奚王和朔奴伐兀惹，以战失利，削金紫崇禄阶。

十九年，拜南府宰相。二十一年，复伐宋，擒其将王继忠于望都，俘杀甚众，以功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二十六年，为辽兴军节度使，寻复为南府宰相。开泰初，加尚父，卒。

萧柳，字徒门，淳钦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孙。幼养于伯父排押之家，多知，能文，膂力绝人。

统和中，叔父恒德临终，荐其才，诏入侍卫。十七年，南伐，宋将范庭召列方阵而待。时皇弟隆庆为先锋，问诸将佐谁敢当者，柳曰：“若得骏马，则愿为之先。”隆庆授以甲骑。

柳揽辔，谓诸将曰：“阵若动，诸君急攻。”遂驰而前，敌少却。隆庆席势攻之，南军遂乱。柳中流矢，裹创而战，众皆披靡。时排押留守东京，奉柳为四军兵马都指挥使。

明年，为北女直详稳，政济宽猛，部民畏爱。迁东路统军使。秩满，百姓愿留复任，许之。从伐高丽，遇大蛇当路，前驱者请避；柳曰：“壮士安惧此！”拔剑断蛇。师还，致仕。

柳好滑稽，虽君臣燕饮，诙谐无所忌，时人比之俳优。临终，谓人曰：“吾少有致君志，不能直遂，故以谐进。冀万有一补，俳优名何避！”顷之，被寝衣而坐，呼曰：“吾去矣！”

言讫而逝。耶律观音奴集柳所著诗千篇，目曰《岁寒集》。

高勋，字鼎臣，晋北平王信韬之子。性通敏。仕晋为阖门使。会同九年，与杜重威来降。太宗入汴，授四方馆使。好结权贵，能服勤大臣，多推誉之。

天禄间，为枢密使，总汉军事。五年，刘崇遣使来求封册，诏勋册崇为大汉神武皇帝。应历初，封赵王，出为上京留守，寻移南京。会宋欲城益津，勋上书请假巡徼以扰之，帝然其奏，宋遂不果城。十七年，宋略地益津关，勋击败之，知南院枢密事。景宗即位，以定策功，进王秦。

保宁中，以甫京郊内多隙地，请疏畦种稻，帝欲从之。林牙耶律昆宣言于朝曰：“高勋此奏，必有异志。果令种稻，引水为畦，设以京叛，官军何自而入？”帝疑之，不纳。寻迁南院枢密使。以毒药馈驸马都尉萧啜里，事觉，流铜州。寻又谋害尚书令萧思温，诏狱诛之，没其产，皆赐思温家。

奚和朔奴，字筹宁，奚可汗之裔。保宁中，为奚六部长。统和初，皇太后称制，以耶律休哥领南边事，和朔奴为南面行军副部署。四年，宋曹彬、米信等来侵，和朔奴与休哥破宋兵于燕南，手诏褒美。军还，怙权挝无罪人李浩至死，上以其功释之。六年冬，南征，将本部军由别道进击敌军于狼山，俘获甚众。

八年，上表曰：“臣窃见太宗之时，奚六部二宰相、二常衮，诰命大常衮班在尊长左右，副常衮总知尊长五房族属，二宰相匡辅酋长，建明善事。今宰相职如故，二常衮别无所掌，乞依旧制。”从之。

十三年秋，迁都部署，伐兀惹。驻于铁骊，秣马数月，进至兀惹城。利其俘掠，请降不许，令急攻之。城中大恐，皆殊死战。和朔奴知不能克，从副部署萧恒德议，掠地东南，循高丽北界而还。以地远粮绝，士马死伤，诏降封爵，卒。子乌也，郎君班详稳。

萧塔列葛，字雄隐，五院部人。八世祖只鲁，遥辇氏时尝为虞人。唐安禄山来改，只鲁战于照山之阳，败之。以功为北府宰相，世预其选。

塔列葛仕开泰间，累迁西南面招讨使。重熙十一年，使西夏，谕伐宋事，约元昊出别道以会。十二年，改右夷离毕、同知南京留守，转左夷虽毕，俄授东京留守，以世选为北府宰相，卒。

耶律撒合，字率懒，乙室部人，南府宰相欧礼斯子。天禄间始仕。应历中，拜乙室大王，兼知兵马事。

乾亨初，宋来侵，诏以本部兵守南京，与北院大王奚底、统军萧讨古等逆战，奚底等败走，独撒合全军还。上谕之曰：“拒敌当如此。卿勉之，无忧不富贵。”加守太保。统和间卒。

论曰：“辽在统和间，数举兵伐宋，诸将如耶律谐理、奴瓜、萧柳等俱有降城擒将之功。最后，以萧挞凛为统军，直祗澶渊。将与宋战，挞凛中弩，我兵失倚，和议始定。或者天厌其乱，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

## 卷七十八　列传第十六

耶律合住刘景刘六符耶律褭履牛温舒杜防萧和尚弟特末耶律合里只耶律颇的

耶律合住，字粘衮，太祖弟迭刺之孙。幼不好弄，临事明敏，善谈论。

初以近族入侍，每从征伐有功。保宁初，加右龙虎卫上将军。以宋师屡梗南边，拜涿州刺史，西南兵马都监、招安、巡检等使，赐推忠奉国功臣。

合住久任边防，虽有克获功，然务镇静，不妄生事以邀近功。邻壤敬畏，属部乂安。宋数遣人结欢，冀达和意，合住表闻其事，帝许议和，安边怀敌，多有力焉。拜左金吾卫上将军。

秩满，遥慑镇国军节度使，卒。

合住智而有文，晓畅戎政。镇范阳时，尝领数骑径诣雄州北门，与郡将立马陈两国利害，及周师侵边本末。辞气慷慨，左右壮之。自是，边境数年无事。识者以谓合住一言，贤于数十万兵。

刘景，字可大，河间人。四世祖怦，即朱滔之甥，唐右仆射、卢龙军节度使。父守敬，南京副留守。

景资端厚，好学能文。燕王赵延寿辟为幽都府文学。应历初，迁右拾遗、知制诰，为翰林学士。九年，周人侵燕，留守萧思温上急变，帝欲俟秋出师，景谅曰：“河北三关已陷于敌，今复侵燕，安可坐视！”上不听。会父忧去。未几，起复旧职。

一日，召草赦；既成，留数月不出。景奏曰：“唐制，赦书日行五百里，今稽期弗发，非也。”上亦不报。

景宗即位，以景忠实，擢礼部侍郎，迁尚书、宣政殿学士。

上方欲倚用，乃书其勿曰：“刘景可为宰相。”顷之，为南京副留守。时留守韩匡嗣因扈从北上，景与其子德让共理京事。

俄召为户部使，历武定、开远二军节度使。

统和六年致仕，加兼侍中。卒，年六十七。赠太子太师。

子慎行，孙一德、二玄、三嘏、四端、五常、六符，皆具《六行传》。

刘六符，父慎行，由膳部员外郎累迁至北府宰相、监修国史。时上多即宴饮行诛赏，慎行谏曰：“以喜怒加威福，恐末当。”帝悟，谕政府“自今宴饮有刑赏事，翌日禀行”。为都统，伐高丽，以失军期下吏，议贵乃免，出为彰武军节度使。

赐保节功臣。子六人：一德、二玄、三嘏、四端、五常、六符。

德早世。玄终上京留守。常历三司使、武定军节度使。嘏、端、符皆第进士。嘏、端俱尚主，为驸马都尉。三嘏献圣宗《一矢毙双鹿赋》，上喜其赡丽。与公主不谐，奔宋；归，杀之。四端以卫尉少卿使宋贺生辰，方宴，大张女乐，竟席不顾，人惮其产。还，拜枢密直学士。

六符有志操，能文。重熙初，迁政事舍人，擢翰林学士。

十一年，与宣徽使萧特末使宋索十县地；还，为汉人行宫副部署。会宋遣使增岁币以易十县，复与耶律仁先使宋，定“进贡”

名，宋难之。六符曰：“本朝兵强将勇，海内共知，人人愿从事于宋。若恣其俘获以饱所欲，与‘进贡’字孰多？况大兵驻燕，万一南进，何以御之！顾小节，忘大患，悔将何及！”

宋乃从之，岁币称“贡”。六符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宋币至，命六符为三司使以受之。

六符与参知政事杜防有隙，防以六符尝受宋赂，白其事，出为长宁军节度使，俄召为三司使。

道宗即位，将行大册礼，北院枢密使萧革曰：“行大礼备仪物，必择广地，莫若黄川。”六符曰：“不然。礼仪国之大体，帝王之乐不奏于野。今中京四方之极，朝觐各得其所，宜中京行之。”上从其议。寻以疾卒。

耶律褭履，字海邻，六院夷离堇蒲古只之后。风神爽秀，工于画。

重熙间，累迁同知点检司事。驸马都尉萧胡睹为夏人所执，奉诏索之，三返以归，转永兴宫使、右祗候郎君班详稳。褭履将娶秦晋长公主孙，其母与公主婢有隙，谓褭履曰：“能去婢，乃许尔婚。”褭履以计杀之，婚成。事觉，有司以大辟论。褭履善画，写圣宗真以献，得减，坐长流边戍。复以写真，召拜问知南院宣徽事。使宋贺正，写宋主客以归。

清宁间，复使宋。宋主赐宴，瓶花隔面，未得其真。陛辞，仅一视，及境，以像示饯者，骇其神妙。闻重元乱，不即勤王。贼平入贺，帝责让之。宴酣，顾褭履曰：“重元事成，卿必得为上客！”褭履大惭。咸雍中，加太子太师，卒。

牛温舒，范阳人。刚正，尚节义，有远器。

咸雍中，擢进土第，滞小官。大安初，累迁户部使，转给事中、知三司使事。国、民兼足，上以为能，加户部侍郎，改三司使。寿隆中，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摄中京留守。

部民诣阙请真拜，从之。召为三司使。

乾统初，复参知政事，知南院枢密使事。五年，夏为宋所攻，来请和解。温舒与萧得里底使宋。方大燕，优人为道士装，索土泥药炉。优曰：“土少不能和。”温舒遽起，以手藉土怀之。宋主间其故，温舒对曰：“臣奉天子威命来和，若不从，则当卷土收去。”宋人大惊，遂许夏和。还，加中书令，卒。

杜防，涿州归义县人。开泰五年，擢进士甲科，累迁起居郎、知制浩，人以为有宰相器。太平中，迁政事舍人，拜枢密副使。重熙九年，夏人侵宋。宋遣郭稹来告，请与夏和，上命防使夏解之。如约罢兵，各归侵地，拜参知政事。韩绍芳、刘六符忌之，防待以诚。十二年，绍芳等罢，愈见信任。十三年，拜南府宰相。十五年，防生子，帝幸其第，赐名王门奴。以进奏有误，出为武定军节度使。十七年，复召为南府宰相。二十一年秋，祭仁德皇后，诏儒臣赋诗，防为冠，赐金带。

道宗谅阴，为大行皇帝山陵使。清宁二年，上谕防曰：“朕以卿年老嗜酒，不欲烦以剧务。朝廷之事，总纲而已。”顷之，拜右丞相，加尚父，卒。上欢悼不已，赗赙加等，官给葬具，赠中书令，谥曰元肃。子公谓，终南府宰相。萧和尚，字洪宁，国舅大父房之后。忠直，多智略。

开泰初，补御盏郎君，寻为内史、太医等局都林牙。使宋贺正，将宴，典仪者告，班节度使下。和尚曰：“班次如此，是不以大国之使相礼。且以锦服为贶，如待蕃部。若果如是，吾不预宴。”宋臣不能对，易以紫服，位视执政，使礼始定。”

八年秋，为唐古部节度使，卒。弟特末。

特末，字何宁。为人机辨任气。

太平中，累迁安东军节度使，有能称。十一年，召为左祗候郎君班详稳。未几，迁左夷离毕。重熙十年，累迁北院宣徽使。明年，与刘六符使宋，索十县故地，宋请增银、绢十万两、疋以易之。归，称旨，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诏城西南浑底甸。

还，复为北院宣徽使，卒。

耶律合里只，字特满，六院夷离堇蒲古只之后。

重熙中，累迁酉南面招讨都监。充宋国生辰使，馆于白沟驿。宋宴劳，优者嘲萧惠河西之败。合里只曰：“胜负兵家常事。我嗣圣皇帝俘石重贵，至今兴中有石家寨。惠之一败，何足较哉？”宋人惭服。帝闻之曰：“优伶失辞，何可伤两国交好！”鞭二百，免官。

清宁初，起为怀化军节度使。七年，入为北院大王，封豳国公。历辽兴军节度使、东北路详稳，加兼侍中。致仕，卒。

合里只明达勤恪，怀柔有道。置诸宾馆及西边营田，皆自合里只发之。

耶律颇的，字撒版，季父房奴瓜之孙。孤介寡合。重熙初，补牌印郎君。清宁初，稍迁知易州。去官，部民请留，许之。咸雍八年，改彰国军节度使。上猎大牢古山，颇的谒于行宫。帝间边事，对曰：“自应州南境至天池，皆我耕牧之地。

清宁间，边将不谨，为宋所侵，烽堠内移，似非所宜。”道宗然之。拜北面林牙。后遣人使宋，得其侵地，命颇的往定疆界。

还，拜南院宣徽使。

大康四年，迁忠顺军节度使，寻为南院大王，改同知南京留守事，召拜南府宰相，赐贞良功臣，封吴国公，为北院枢密使。廉谨奉公，知无不为。大安中致仕，卒。子霞抹，北院枢密副使。

论曰：“耶律合住安边讲好，养兵息民，其虑深远矣。六符启衅邀功，岂国家之利哉？牛、杜、颇的、合里只辈衔命出使，幸不辱命。褭里杀人婢以求婚，身负罪衅，画其主客，以冀免死，亦可丑也。”

## 卷七十九　列传第十七

萧孝穆子撒八孝先孝友萧蒲奴耶律蒲古夏行美

萧孝穆，小字胡独堇，游钦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孙。父陶瑰，为国舅详稳。

孝穆廉谨有礼法。统和二十八年，累迁西北路招讨都监。

开泰元年，遥授建雄军节度使？加检校太保。是年术烈等变，孝穆击走之。冬，进军可敦城。阻卜结五群牧长查刺、阿睹等，谋中外相应，孝穆悉诛之，乃严备御以待，余党遂溃。以功迁九水诸部安抚使。寻拜北府宰相，赐忠穆熙霸功臣，检校太师，同政事门下平章事。八年，还京师。

太平二年，知枢密院事，充汉人行宫都部署。三年，封燕王、南京留守、兵马都总管。九年，大延琳以东京叛，孝穆为都统讨之，战于蒲水。中军稍却，副部署萧匹敌、都监萧蒲奴以两冀夹击，贼溃，追败之于手山北。延琳走入城，深沟自卫。孝穆围之，筑重城，起楼橹，使内外不相通，城中撤屋以爨。

其将杨详世等擒延琳以降，辽东悉平。改东京留守，赐佐国功臣。为政务宽简，抚纳流徙，其民安之。

兴宗即位，徙王秦，寻复为南京留守。重熙六年，进封吴国王，拜北院枢密使。八年，表请籍天下户口以均徭役，又陈诸部及舍利军利害。从之。由是政赋稍平，众悦。九年，徙王楚。时天下无事，户口蕃息，上富于春秋，每言及周取十县，慨然有南伐之志。群臣多顺旨。孝穆谏曰：“昔太祖南伐，终以无功。嗣圣皇帝仆唐立晋，后以重贵叛，长驱入汴；銮驭始旋，反来侵轶。自后连兵二十余年，仅福和好，蒸民乐业，南北相通。今国家比之曩日，虽曰富强，然勋臣、宿将往往物故。

且宋人无罪，陛下不宜弃先帝盟约。”时上意己决，书奏不报。

以年老乞骸骨，不许。十二年，复为北院枢密使，更正齐，薨。

追赠大丞相、晋国王，谥曰贞。

孝穆虽椒房亲，位高益畏。太后有赐，辄辞不受。妻子无骄色。与人交，始终如一。所荐拔皆忠直士。尝语人曰：“枢密选贤而用，何事不济？若自亲烦碎，则大事凝滞矣。”自萧合卓以吏才进，其后转效，不知大体。叹曰：“不能移风易俗，偷安爵位，臣子之道若是乎。”时称为“国宝臣”，目所著文曰《宝老集》。二子阿刺、撒八，弟孝先、孝忠、孝友，各有《传》。

撒八，字周隐。七岁，以戚属加左右千牛卫大将军。重熙初，补祗候郎君；性廉介，风姿爽朗，善球马、驰射。帝每燕饮，喜谐谑。

撒八虽承宠顾，常以礼自持，时人称之。以柴册礼恩，加检校太傅、永兴宫使，总领左右护卫，同知点检司事。尚魏国公主，拜驸马都尉，为北院宣徽使，仍总知朝廷礼仪。重熙末，出为西北路招讨使、武宁郡王。居官以治称。

清宁初薨，年三十九，追封齐王。

孝先，字延宁，小字海里。统和十八年，补祗候郎君。尚南阳公主，拜驸马都尉。

开泰五年，为国舅详稳。将兵城东鄙。还，为南京统军使。

太平三年，为汉人行宫都部署，寻加太子太傅。五年，迁上京留守。以母老求侍，复为国舅详稳。改东京留守。会大延琳反，被围数月，穴地而出。延琳平，留守上京。十一年，帝不豫，钦哀召孝先总禁卫事。

兴宗谅阴，钦哀弑仁德皇后，孝先与萧浞卜、萧匹敌等谋居多。及钦哀摄政，遥授天平军节度使，加守司徒，兼政事令。

重熙初，封楚王，为北院枢密使。孝先以椒房亲，为太后所重。

在枢府，好恶自恣，权倾人主，朝多侧目。三年，太后与孝先谋废立事，帝知之，勒卫兵出宫，召孝先至，谕以废太后意。

孝先震慑不能对。迁太后于庆州。孝先恒郁郁不乐。四年，徙王晋。后为南京留守，卒，谥忠肃。

孝友，字挞不衍，小字陈留。开泰初，以戚属为小将军。

太平元年，以大册，加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太保，赐名孝友。

重熙元年，累迁西北路招讨使，封兰陵郡王。八年，进王陈。先是，萧惠为招讨使，专以威制西羌，诸夷多叛。孝友下车，厚加绥抚，每入贡，辄增其赐物，羌人以安。久之，浸成姑息，诸夷桀骜之风遂炽，议者讥其过中。

十年，加政事令，赐效节宣庸定远功臣，更正吴。后以葬兄孝穆、孝忠，还京师，拜南院枢密使，加赐翊圣协穆保义功臣，进王赵，拜中书令。丁母忧，起复北府宰相，出知东京留守。会伐夏，孝发与枢密使萧惠失利河南，帝欲诛之，太后救免。复为东京留守，徙王燕，改上京留守，更王秦。清宁初，加尚父。顷之，复留守东京。明年，复为北府宰相。帝亲制诰词以褒宠之。以柴册恩，遥授洛京留守，益赐纯德功臣，致仕，进封丰国王。

坐子胡睹首与重元乱，伏诛，年七十三。胡睹在《逆臣传》。

萧蒲奴，字留隐，奚王楚不宁之后，幼孤贫，佣于医家牧牛。伤人稼，数遭笞辱。医者尝见蒲奴熟寐，有蛇绕身，异之。

教以读书，聪敏嗜学。不数年，涉猎经史，习骑射。既冠，意气豪迈。

开泰间，选充护卫，稍进用。俄坐罪黥流乌古部。久之，召还，累任剧，迁奚六部大王，治有声。

太平九年，大延琳据东京叛，蒲奴为都监，将右翼军，遇战蒲水。中军少却。蒲奴与左翼军夹攻之。先据高丽、女直要冲，使不得求援，叉败贼于手山。延琳走入城。蒲奴不介马而驰，追杀余贼。已而大军围东京，蒲奴讨诸叛邑，平吼山贼，延琳坚守不敢出。既被擒，蒲奴以功加兼侍中。

重熙六年，改北阻卜副部署，再授奚六部大王。十五年，为西南面招讨使，西征夏国。蒲奴以兵二千据河桥，聚巨舰数十艘，仍作大钩，人莫测。战之日，布舟于河，绵互三十余里。

遣人伺上流，有浮物辄取之。大军既失利，蒲奴未知，适有人木顺流而下，势将坏浮梁，断归路，操舟者争的致之，桥得不坏。

明年，复西征，悬兵深入，大掠而还，复为奚六部大王。

致仕，卒。

耶律蒲古，字提隐，太祖弟苏之四世孙。以武勇称。统和初，为涿州刺史，从伐高丽有功。开泰末，为上京内容省副使。

太平二年，城鸭绿江，蒲古守之，在镇有治绩。五年，改广德军节度使，寻迁东京统军使。莅政迁肃，诸部慑服。九年，大延琳叛，以书结保州。夏行美执其人送蒲古，蒲古入据保州，延琳气沮。以功拜惕隐。

十一年，为子铁骊所弑。

夏行美，渤海人。太平九年，大延琳叛，时行美总渤海军于保州。延琳使人说欲与俱叛，行美执送统军耶律蒲古，又诱贼党百人杀之。延琳谋沮，乃婴城自守，数月而破。以功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锡赍甚厚。明年，擢忠顺军节度使。

重熙十七年，迁副部署，从点检耶律义先讨蒲奴里，获其酋陶得里以归。致仕，卒。上思其功，遣使祭于家。

论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方其擒延琳，定辽东，一时诸将之功伟矣。宜其抚剑抵掌，贾余勇以威天下也。萧孝穆之谏南侵，其意防何其弘远欤，是岂瞋目语难者所能知哉！至论移风俗为治之本，亲烦碎为失大臣体，又何其深切著明也。

为‘国宝臣’，宜矣。孝先预弑仁德之谋，犹依城社以逃熏灌，为国巨蠹，虽功何议焉。”

## 卷八十　列传第十八

萧敌烈弟拔刺耶律盆奴萧排押弟恒德德子匹敌耶律资忠耶律瑶质耶律弘古高正耶律的琭大康乂

萧敌烈，字涅鲁衮，宰相挞烈四世孙。识度弘远，为乡里推重。始为牛群敞史。帝闻其贤，召入侍，迁国舅详稳。

统和寻十八年，帝谓群臣曰：“高丽康肇弑其君诵，立诵族兄询而相之，大逆之。宜发兵间其罪。”群臣皆曰可。敌烈谏曰：“国家连年征讨，士卒抚敞。况陛下在谅阴；年谷不登，创痍末复。岛夷小国，城垒完固。胜不为武；万于失利，恐贴后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问其故。彼若伏罪则已；不然，俟服除岁丰，举兵未晚。”时令己下，言虽不行，识者韪之。

明年，同知左夷离毕事。改右夷离毕。开泰初，率兵巡西边。时夷离堇部下闸撒狘扑里、失室、勃葛率部民遁，敌烈追擒之，令复业，迁国舅详稳。从枢密使耶律世良伐高丽。还，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拜上京留守。

敌烈为人宽厚，达政体，廷臣皆谓有王佐才。汉人行宫都部署王继忠荐其材可为枢密使，帝疑其党而止。为中京留守，卒。族子忽古，有传。弟拔刺。

拔刺，字别勒隐。多智，善骑射。

开泰间，以兄为右夷离毕，始补郎君，累迁奚六部秃里太尉。太平末，大延琳叛，拔刺将北、南院兵往讨，遇于蒲水，南院兵少却。至手山，复与贼遇。拔刺刀易两院旗帜，鼓勇力战，破之。上闻，以手诏褒奖，赐内厩马。

重熙中，迁四捷军详稳，谢事归乡里。数岁，起为昭德军节度使，寻改国舅详稳，卒。

耶律盆奴，字胡独堇，惕隐涅鲁古之孙。景宗时，为马古部详稳，政尚严急，民苦之。有司以闻，诏曰：“盆奴任方面寄，以细故究间，恐损威望，”寻迁马群太保。

统和十六年，隐实燕军之不任事者，汰之。二十八年，驾征高丽，盆奴为先锋。至铜州，高丽将康肇分兵为三以抗我军：一营于州西，据三水之会，肇居其中；一营近州之山；一附城而营。盆奴率耶律弘古击破三水营，擒肇，李玄蕴等军望风溃。

会大军至，斩三万余级，追至开京，破敌于西岭。高丽王询闻边城不守，遁去。

盆奴入开京，焚其王宫，乃抚慰其民人。上嘉其功，迁北院大王，薨。

萧排押，字韩隐，国舅少父房之后。多智略，能骑射。

统和初，为左皮室详稳，讨阻卜有功。四年，破宋将曹彬、米信兵于望都。凡军事有疑，每预参决。寻总永兴宫分纠及舍利、拽刺、二皮室等军，与枢密使耶律斜轸收复山西所陷城邑。

是冬，攻宋，隶先锋；围满城，率所部先登，拔之，改南京统军使。尚卫国公主，拜驸马都尉，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

十三年，历北、南院宣徽使。条上时政得失，及赋役法，上喜纳焉。十五年，加政事令，迁东京留守。二十二年，复攻宋，将渤海军，下德清军。后萧挞凛卒，专任南面事。宋和议成，为北府宰相，圣宗征高丽，将兵由北道进，至开京西岭，破敌兵，斩数千级。高丽王询惧，奔平州。排押入开京，大掠而还。帝嘉之，封兰陵郡王。开泰二年，以宰相知西南面招讨使。五年，进王东平。排押为政宽裕而善断，诸部畏爱，民以殷富，时议多之。

七年，再伐高丽，至开京，敌奔溃，纵兵俘掠而还。渡茶、陀二河，敌夹射，排押委甲仗走，坐是免官。

太平三年，复王豳，薨。弟恒德。

恒德，字逊宁。有胆略而善谋。

统和元年，尚越国公主，拜驸马都尉，迁南面林牙。从宣徽使耶律阿没里征高丽还，改北面林牙。会宋将曹彬、米信侵燕，耶律休哥与恒德议军事，多见信用，为东京留守。

六年，上攻宋，围沙堆，恒德独当一面。城上矢石如雨，恒德意气自若，督将士夺其陴。城陷，中流矢，太后亲临视，赐药。攻长城口，复先登，太后益多其功。时高丽未附，恒德受诏，率兵拔其边城。王治惧，上表请降。

十二年八月，赐启圣竭力功臣。从都部署和朔奴讨兀惹，未战，兀惹请降。恒德利其俘获，不许。兀惹死战，城不能拔。

和朔奴议欲引退，恒德曰：“以彼倔强，吾奉招来讨，无功而还，诸部谓我何！若深多获，犹胜徒返。”和朔奴不得己，进击东南诸部，至高丽北鄙。比还，道远粮绝，士马死伤者众，坐是削功臣号。

十四年，为行军都部署，伐蒲卢毛朵部。还，公主疾，太后遣宫人贤释侍之，恒德私焉。公主恚而薨，太后怒，赐死。

后追封兰陵郡王。子匹敌。

匹敌，字苏隐，一名昌裔。生未月，父母俱死，育于禁掖。

既长，尚秦晋王公主，拜驸马都尉，为殿前副点检。统和八年，改北面林牙。太平四年，迁殿前都点检，出为国舅详稳。

九年，渤海大延琳叛，劫掠邻部，与南京留守萧孝穆往讨。孝穆欲全城降，乃筑重城围之，数月，城中人阴采纳款，遂擒延琳，东京平，以功封兰陵郡王。

十一年，圣宗不豫。先是，钦哀与仁德皇后有隙，以匹敌尝为后所爱，忌之。时护卫冯家奴上变，诬后弟浞卜与匹敌谋逆，以皇后摄政，徐议当立者。公主窃闻其谋，谓匹敌曰：“尔将无罪被戮。与其死，何若奔女直国以全其生！”匹敌曰：“朝廷讵肯以飞语害忠良。宁死弗适他国。”及钦哀摄政，杀之。

耶律资忠，字沃衍，小字札刺，系出仲父房。

兄国留善属文，圣宗重之。时妻弟之妻阿古与奴通，将奔女直国，国留追及奴，杀之，阿古自经。阿古母有宠于太后，事闻，太后怒，将杀之。帝度不能救，遣人诀别，问以后事，国留谢曰：“陛下悯臣无辜，恩漏九泉，死且不朽！”既死，人多冤之。在狱著《兔赋》、《寤寐歌》，为世所称。

资忠博学，工辞章，年四十未仕。圣宗知其贤，召补宿卫。

数问以古今治乱，资忠对无隐。开泰中，授中丞，眷遇日隆。

初，高丽内属、取女直六部地以赐。至是，贡献不时至，诏资忠往问故。高丽无归地意。由是权贵数短于上，出为上京副留守。三年，再使高丽，留弗遣。资忠每怀君亲，辄有著述，号《西亭集》。帝与群臣宴，时一记忆曰：“资忠亦有此乐乎？”

九年，高丽上表谢罪，始送资忠还。帝郊迎，同载以归，命大臣宴劳，留禁中数日。谓曰：“朕将屈卿为枢密，何如？”

资忠对曰：“臣不才，不敢奉诏。”乃以为林牙，知惕隐事。

初，资忠在高丽也，弟昭为著帐郎君，坐罪没家产。至是，乃复横帐，且还旧产，诏以外戚女妻之。

是时，枢密使萧合卓、少师萧把哥有宠，资忠不肯俯附，诋之。帝怒，夺官。数岁，出知来远城事，历保安、昭德二军节度使。

圣宗崩，表请会葬。既至，伏梓宫大恸曰：“臣幸遇圣明，横被构谮，不获尽犬马报。”气绝而苏，兴宗命医治疾。久之，言国舅侍中无忧国心，陛下不当复用唐景福旧号，于是用事者恶之，遣归镇，卒。弟昭，有传。

耶律瑶质，字拔里堇，积庆宫人。父侯古，室韦部节度使。

瑶质笃学廉介，有经世志。统和十年，累迁至积庆宫使。

圣宗尝谕瑶质曰：“闻卿正直，是以进用。国有利害，尔言宜无所隐。”由是所陈多见嘉纳。

上征高丽，破康肇军于铜州，瑶质之力为多，王询乞降，群臣议皆谓宜纳。瑶质曰：“王询始一战而败，遽求纳款；此诈耳；纳之，恐堕其奸计。待其势穷力屈，纳之未晚。”已而询果遁，清野无所获。其众阻险而垒，攻之不下，瑶质以计降之。擢拜四蕃部详稳。

时招讨使耶律颇的为总管，瑶质耻居其下，上表曰：“臣先朝旧臣，今既垂老，乞还新命，觊得常侍左右。”帝曰：“朕不使汝久处是任。”且命无隶招讨，得专奏事到部。戢暴怀善，政绩显著。卒于官。

耶律弘古，字盆讷隐，遥辇鲜质可汗之后。

统和初，尝以军事任为拽刺详稳，寻徙南京统军使。十三年，徇地南鄙，克敌于四岳桥，斩首百余级。攻宋，以战功迁东京留守，封楚国公。后伐高丽，副先锋耶律盆奴，擒康肇于铜州。三十年，西北部叛，从南府宰相耶律奴瓜讨之。及典禁军，号令整肃，诸部多降。寻迁侍中，卒。

高正，不知何郡人。统和初，举进士第，累迁枢密直学士。

上将伐高丽，遣正先往谕意。及还，迁右仆射。时高丽王询表请入觐，上许之，遣正率骑兵干人迓之。馆于路，为高丽将卓思正所围。正以势不可敌，与麾下壮士突围出，士卒死伤者众。上悔轻发，释其罪。

明年，迁工部侍郎，为北院枢密副使。开泰五年卒。

耶律的琭，字耶宁，仲父房之后。翌兵事，为左皮室详稳。

统和二十八年，伐高丽，的琭率本部军与盆奴等擒康肇、李玄蕴于铜州。帝壮之曰：“以卿英才，为国戮力，真吾家千里驹也！”乃赐御马及细铠。

明年，为北院大王，出为马古敌烈部都详稳。年七十二卒。

大康乂，渤海人。开泰问，累审南府宰相，出知黄龙府，善绥抚，东部怀服。榆里底乃部长伯阴与榆烈比来驸，送于朝。

且言蒲卢毛朵界多渤海人，乞取之。诏从其请。康乂领兵至大石河驼准城，掠数百户以归。未几卒。论曰：“高句骊弑其君诵而立询，辽兴问罪之师，宜其算箪壶浆以迎，除舍以待；而乃乘险旅拒，俾智者竭其谋，勇者穷其力。虽得其要领，而颛颛独居一海之中自若也。岂服人者以德而不以力欤？况乎残毁其宫室，系累其民人，所谓以燕伐燕也欤？呜呼！朱崖之弃，捐之之力也，敌烈之谏有焉。”

## 卷八十一　列传第十九

耶律庶成弟庶箴箴子蒲鲁杨皙耶律韩留杨佶耶律和尚

耶律庶成，字喜隐，小字陈六，季父房之后。父吴九，检校太师。

庶成幼好学，书过目不忘。善辽、汉文字，于诗尤工。重熙初，补牌印郎君，累迁枢密直学士。与萧韩家奴各进《四时逸乐赋》，帝嗟赏。初，契丹医人鲜知切脉审药，上命庶成译方脉书行之，自是人皆通习，虽诸部族亦知医事。时人禁中，参决疑议。偕林牙萧韩家奴等撰《实录》及《礼书》。与枢密副使萧德修定法令，上诏庶成曰：“方今法令轻重不伦。法令者，为政所先，人命所系，不可不慎。卿其审度轻重，从宜修定。”庶成参酌古今，刊正讹谬，成书以进。帝览而善之。

庶成方进用，为妻胡笃所诬，以罪夺官，绌为“庶耶律”。

使吐蕃凡十二年，清宁间始归。帝知其诬，诏复本族，仍迁所夺官，卒。庶成尝为林牙，梦善卜者胡吕古卜曰：“官止林牙，因妻得罪。”及置于理，法当离婚。胡笃适有娠，至期不产而死。

剖视之，其子以手抱心，识者谓诬夫之报。有诗文行于世。弟庶箴。庶箴，字陈甫，善属文。重熙中，为本族将军。咸雍元年，同知东京留守事，俄徙乌衍突厥部节度使。九年，知蓟州事。

明年，迁都林牙。上表乞广本国姓氏曰：“我朝创业以来，法制修明；惟姓止分为二，耶律与萧而已。始太祖制契丹大字，取诸部乡里之名，续作一篇，著于卷末。臣请推广之，使诸部各立姓氏，庶男女婚媾有合典礼。”帝以旧制不可遽厘，不听。

大康二年，出耶律乙辛为中京留守，庶箴与耶律孟简表贺。

顷之，乙辛复为枢密使，专权恣虐。庶箴私见乙辛泣曰：“前抗表，非庶箴之愿也。”乙辛信其言，乃得自安。闻者鄙之。

八年，致仕，卒。子蒲鲁。

蒲鲁，字乃展。幼聪悟好学，甫七岁，能诵契丹大字。习汉文，未十年，博通经籍。

重熙中，举进士第。主文以国制无契丹试进士之条，闻于上，以庶箴擅令子就科目，鞭之二百。寻命蒲鲁为牌印郎君。

应诏赋诗，立成以进。帝嘉赏，顾左右曰：“文才如此，必不能武事。”蒲鲁奏曰：“臣自蒙义方，兼习骑射，在流辈中亦可周旋。”帝未之信。会从猎，三矢中三兔，帝奇之，转通进。

是时，父庶箴尝寄《戒谕诗》，蒲鲁答以赋，众称其典雅。

宠遇渐隆。清宁初卒。

杨皙，字昌时，安次大。幼通《五经》大义。圣宗闻其颖悟，诏试诗，授秘书省校书郎。太平十一年，擢进士乙科，为著作佐郎。重熙十二年，累迁枢密都承旨，权度支使。登对称旨，进枢密副使。历长宁军节度使，山西路转运使，知兴中府。清宁初，入知南院枢密使，与姚景行同总朝政。请行柴册礼。封赵国公。以足疾，复知兴中府。咸雍初，徙封齐，召赐同德功臣、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拜枢密使，改封晋，给宰相、枢密使两厅兼从，封赵王。

屡请归政，益赐保节功臣，致仕。大康五年，例改辽西郡王，薨。

耶律韩留，字速宁，仲父隋国王之后。有明识，笃行义，举止严重，工为诗。

统和间，召摄御院通进。开泰三年，稍迁乌古敌烈部都监，俄知详稳事。敌烈部叛，将宫分军，从枢密使耶律世良讨平之，加千牛卫大将军。

重熙元年，累迁至同知上京留守，改奚六部秃里太尉。性不苟合，为枢密使萧解里所忌。上欲召用韩留，解里言目病不能视，议遂寝。四年，召为北面林牙。帝曰：“朕早欲用卿，闻有疾，故待之至今。”韩留对曰：“臣昔有目疾，才数月耳；然亦不至于昏。第臣驽拙，不能事权贵，是以不获早睹天颜。

非陛下圣察，则愚臣岂有今日耶！”诏进《述怀诗》，上嘉叹。

方将大用，卒。

杨佶，字正叔，南京人。幼颖悟异常，读书自能成句，识者奇之。弱冠，声名籍甚。

统和二十四年，举进士第一，历校书郎、大理正。开泰六年，转仪曹郎，典掌书命，加谏议大夫。出知易州，治尚清简，征发期会必信。入为大理少卿。累迁翰林学士，文章号得体。八年，燕地饥疫，民多流殍，以佶同知南京留守事，发仓廪，振乏绝，贫民鬻子者计佣而出之。宋遣梅询贺千龄节，诏佶迎送，多唱酬，询每见称赏。复为翰林学士。

重熙元年，升翰林学士承旨。丁母忧，起复工部尚书。历忠顺军节度使，朔、武等州观察、处置使，天德军节度使，加特进检校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复拜参知政事，兼知南院枢密使。

十五年，出为武定军节度使。境内亢旱，苗稼将槁。视事之夕，雨泽沾足。百姓歌曰：“何以蓟我？上天降雨。谁共抚我？杨公为主。”桑阳水失故道，多为民害，乃以己俸创长桥，人不病涉。及被召，郡民攀辕泣送。上御清凉殿宴劳之，即日除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曰：“卿今日何减吕望之遇文王！”佶对曰：“吕望比臣遭有十年之晚。”

上悦。其居相位，以进贤为己任，事总大纲，责成百司，人人乐为之用。

三请致政，许之，月给钱粟兼隶，四时遣使存问。卒。有《登瀛集》行于世。

耶律和尚，字特抹，系出季父房。善滑稽。

重熙初，补祗候郎君。时帝笃于亲亲，凡三父之皆序父兄行第，于和尚尤狎爱。然每侍宴饮，虽恢谐，未尝有一言之过，由是上益重之。历积庆、永兴宫使，累迁至同知南院宣徽使事、南面林牙。十六年，出为怀化军节度使，俄召为御史大夫。二十三年，因大册，加天平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徙中京路按问使，卒。

和尚雅有美行，数以财恤亲友，人皆爱重。然嗜酒不事事，以故不获柄用。或以为言，答曰：“吾非不知，顾人生如风灯石火，不饮将何为？”晚年沈湎尤甚，人称为“酒仙”云。

论曰：“庶成定法令，治民者不容高下其手。庶箴虽尝表请广姓氏，以秩典礼；其随势俯仰，则有愧于其子蒲鲁矣。杨皙为上宠遇，迭封王爵，而功业不少概见。然得爱民治国之要，其杨佶哉。”

## 卷八十二　列传第二十

萧阿刺耶律义先弟信先萧陶隗萧塔刺葛耶律敌禄

萧阿刺，字阿里懒，北院枢密使孝穆之子也。幼养宫中，兴宗尤爱之。童熙六年，为弘义宫使。累迁同知北院枢密使，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为东京留守。二十一年，拜西北路招讨使，封西平郡王。寻尚秦晋国王公主，拜驸马都尉。

清宁元年，遗诏拜北府宰相，兼南院枢密使，进王韩。明年，改北院枢密使，徙王陈，与萧革同掌国政。革诌谀不法，阿刺争之不得，告归。上由此恶之，除东京留守。会行瑟瑟礼，入朝陈时政得失。革以事中伤，帝怒，缢杀之。皇太后营救不及，大恸曰：“阿刺何罪而遽见杀”帝乃优加贿赠，葬乾陵之赤山。阿刺性忠果，晓世务，有经济才。议者以谓阿刺若在，无重元、乙辛之乱。

耶律义先，于越仁先之弟也。美风姿，举止严重。重熙初，补祗候郎君班详稳。十三年，车驾西征，为十二行纠都监，战功最，改南院宣徽使。

时萧革同知枢密院事，席宠擅权，义先疾之。因侍宴，言于帝曰：“革狡佞喜乱，一朝大用，必误国家！”言甚激切，不纳。它日侍宴，上命群臣博，负者罚一巨觥。义先当与革对，忧然曰：“臣纵不能进贤退不肖，安能与国贼博哉！”帝上之曰：“卿醉矣！”义先厉声诟不已。上大怒，赖皇后救，得解。

翌日，上谓革曰：“义先无礼，当黜之。”革对曰：“义先天性忠直，今以酒失而出，谁敢言人之过？”上谓革忠直，益加信任。义先郁郁不自得，然议事未尝少沮。又于上前博，义先祝曰：“向言人过，冒犯天威。今日一掷，可表愚款。”俄得堂印。上愕然。

十六年，为殿前都点检，讨蒲奴里，多所招降，获其酋长陶得里以归，手诏褒奖，以功改南京统军使，封武昌郡王。奏请统军司钱营息，以赡贫民。未期，军器完整，民得休息。二十一年，拜惕隐，进王富春，薨，年四十二。

义先常戒其族人曰：“国中三父房，皆帝之昆弟，不孝不义尤不可为。”其接下无贵贱贤否，皆无均礼。其妻晋国长公主之女，每遇中表亲，非礼服不见，故内外多化之。清宁间，追赠许王。弟信先。

信先，兴宗以其父瑰引为刺血友，幼养于宫。善骑射。

重熙十四年为左护卫太保，同知殿前点检司事。十八年，兼右祗候郎君班详稳。上问所欲，信先曰：“先臣瑰引与陛下分如同气，然不及王封。倘使蒙恩地下，臣愿毕矣。”上曰：“此朕遗忘之过；”追封燕王。是年，从萧惠伐夏，败于河南，例被责。

清宁初，为南面林牙，卒。萧陶瑰，字乌古邻，宰相辖特六世孙。刚直，有威重。

咸雍初，任马群太保。素知群牧名存实亡，悉阅旧籍，除其赢病，录其实数，牧人畏服。陶瑰上书曰：“群牧以少为多，以无为有。上下相蒙，积弊成风。不若括见真数，著为定籍，公私两济。”从之。畜产岁以蕃息。

大康中，累迁契丹行宫都部署。上尝谓群臣曰：“北枢密院军国重任，久阙其人，耶律阿思、萧斡特刺二人熟愈？”群臣各誉所长，陶隗独默然。上问：”卿何不言？”陶隗曰：“斡特刺懦而败事；阿思有才而贪，将为祸基。不得已而用，败事犹胜基祸。”上曰：“陶隗虽魏征不能过，但恨吾不及太宗尔！”然竟以阿思为枢密使。由是阿思衔之。

九年，西圉不宁，阿思奏曰：“边隅事大，可择重臣镇抚。”

上曰：“陶隗何如？”阿思曰：“诚如圣旨。”遂拜西南面招讨使。阿思阴与萧阿忽带诬奏贼掠漠南牧马及居民畜产，陶隗不急追捕，罪当死，诏免官。久之，起为塌母城节度使。未行，疽发背卒。

陶隗负气，怒则须髯辄张。每有大议，必毅然决之。虽上有难色，未尝遽己。见权贵无少屈，竟为阿思所陷，时人惜之。

二子，曰图木、辖式。阿思死，始获进用。

萧塔刺葛，字陶晒，六院部人。素刚直。太祖时，坐叔祖台晒谋杀于越释鲁，没入弘义宫。世宗即位，以舅氏故，出其籍，补国舅别部敞史。

或言泰宁王察割有无君心。塔刺葛曰：“彼纵忍行不义，人孰肯从！”他日侍宴，酒酣，塔刺葛捉察割耳，强饮之曰：“上固知汝傲狠，然以国属，曲加矜悯，使汝在左右，且度汝才何能为。若长恶不悛，徙自取赤族之祸！”察割不能答，强笑曰：“何戏之虐也！”

天禄末，塔刺葛为北府宰相，及察割作乱，塔刺葛醉詈曰：”

吾悔不杀此逆贼！”寻为察割所害。

耶律敌禄，字阳隐，孟父楚国王之后。性质直，多膂力。

察割作乱，敌禄闻之，入见寿安王，糠慨言曰：“愿得精兵数百，破贼党。”王嘉其忠。穆宗即位，为北院宣徽使。上以飞狐道狭，诏敌禄广之。

明年，将兵援河东，至太原，与汉王会于高平，击周军，败之，仍降其众。忻、代二州叛，将兵讨之。会耶律挞烈至，败周师于忻口。师还，卒。

论曰：“忠臣惟知有国，而不知有身，故恶恶不避其患。

阿刺以谄谀不法折萧革，陶隗以用必基祸言阿思，塔刺葛以忍行不义徒自取赤族之罪责察割，其心可谓忠矣。言一出而祸辄随之。吁，邪正既不辨，国焉得元乱哉。”

## 卷八十三　列传第二十一

耶律韩八耶律唐古萧术哲侄药师奴耶律块耶律仆里笃

耶律韩八，字嘲隐，倜傥有大志，北院详稳古之五世孙。

太平中，游京师，寓行宫侧，椎囊衣匹马而已。帝微服出猎，见而问之曰：“汝为何人？”韩八初不识，漫应曰：“我北院部人韩八，来觅官耳。”帝与语，知有长才，阴识之。会北院奏南京疑狱久不决，帝召韩八驰驿审录，举朝皆惊。韩八量情处理，人无冤者。上嘉之。籍群牧马，阙其二，同事者考寻不已；韩八略不加诘，即先驰奏，帝益信任。

景福元年，为左夷离毕，徙北面林牙，眷遇优异。重熙六年，改北院大王，政务宽仁，复为左夷离毕。十二年，再为北院大王。入朝，帝从容谓曰：“卿守边任重，当实府库、振贫乏以报朕。”既受诏，愈竭忠谨，知无不言，便益为多。卒，年五十五。上闻，悼惜。死之日，箧无旧蓄，椸无新衣，遣使吊祭，给葬具。

韩八平居不细务，喜愠不形。尝失所乘马，家僮以同色者代之，数月不觉。

耶律唐古，字敌隐，于越屋质之庶子。廉谨，善属文。

统和二十四年，述屋质安民治盗之法以进，补小将军，迁西南面巡检，历豪州刺史、唐古部详稳。严立科条，禁奸民鬻马于宋、夏界。因陈弭私贩，安边境之要。太后嘉之，诏边郡遵行，著为令。

朝议欲广西南封域，黑山之西，绵互数千里，唐古言：“戍垒太远，卒有警急，赴援不及，非良策也。”从之。西蕃来侵，诏议守御计，命唐古劝督耕稼以给西军，田于胪朐河侧，是岁大熟。明年，移屯镇州，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斜，斗米数钱。重熙问，改隗衍党项部节度使。先是，筑可敦城以镇西域。

诸部纵民畜牧，反招寇掠。重熙四年，上疏曰：“自建可敦城已来，西蕃数为边患，每烦远戍。岁月既入，国力耗竭。不若复守故疆，省罢戍役。”不报。是年，致仕。乞勒其父屋质功于石，帝命耶律庶成制文，勒石上京崇孝寺。卒，年七十八。

萧术哲，字石鲁隐，孝穆弟高九之子。以戚属加监门卫上将军。重熙十三年，将卫兵讨李元昊有功，迁兴圣宫使。蒲奴里部长陶得里叛，术哲为统军都监，从都统耶律义先击之，擒陶得里。术哲与义先不协，诬义先罪，免官。稍迁西南面招讨都监，坐事下狱，以太后言，杖而释之。

清宁初，为国舅详稳、西北路招讨使，私取官粟三百斛，及代，留畜产，令主者鬻之以偿。后族弟胡睹到部发其事，帝怒，决以大杖，免官。寻起为昭德军节度使，征为北院宣徽使。九年，上以术哲先为招讨，威行诸部，复为西北路招讨使。训士卒，增器械，省追呼，严号令。人不敢犯，边境晏然。十年，入朝，封柳城郡王。

咸雍二年，拜北府宰相，为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所忌，诬术哲与护卫萧忽古等谋害乙辛。诏狱无状，罢相，出镇顺义军。

卒，追王晋、宋、梁三国。侄药师奴。

药师奴，幼颖悟，谨礼法，补祗候郎君。

大康中，为兴圣宫使，累迁同知殿前点检司事。上嘉其宿卫严肃，迁右夷离毕。夏王季乾顺为宋所攻，求解，帝命药师奴持节使宋，请罢兵通好，宋从之。拜南面林牙，改汉人行宫副部署。

乾统初，出为安东军节度使，卒。

耶律玦，字吾展，遥辇鲜质可汗之后。

重熙初，召修国史，补符实郎，累迁知北院副部署事。入见太后，后顾左右曰：“先皇谓玦必为伟人，果然。”除枢密副使，出为西南面招讨都监，历同签南京留守事、南面林牙。

皇弟秦国王为辽兴军节度使，以玦同知使事，多所匡正。十年，复为枢密副使。咸雍初，兼北院副部署。及秦国王为西京留守，请玦为佐，从之。岁中狱空者三，召为孟父房敞稳。

玦不喜货殖，帝知其贫，赐宫户十。尝谓宰相曰：“契丹忠王无如玦者，汉人则刘伸而已。然熟察之，玦优于伸。”先是，西北诸部久不能平，上遣玦问状，执弛慢者痛绳之。以酒疾卒。耶律仆里笃，字燕隐，六院林牙突吕不也四世孙。

开泰间，为本班郎君。有捕盗功，枢密使萧朴荐之，迁率府率。太平中，同知南院宣徽事，累迁彰圣军节度使。

重熙十六年，知兴中府，以狱空闻。十八年，伐夏，摄西南面招讨使。十九年，夏入侵金肃军，败之，斩首万余级，加右武卫上将军。时近边群牧数被寇掠，迁倒塌岭都监以治之，桴鼓不鸣。二十年，知金肃军事。宰相赵惟节总领边城桥道刍粟，请贰，帝命仆里笃副之，以称职闻。

清宁初，历长宁、匡义二军节度使，致仕。咸雍间卒。子阿固质，终倒岭都监。

论曰：“韩八因帝微行，才始见售。及任以事，落落知大体，不负上之知矣。唐古、术哲经略西北边，劝农积栗，训练士卒，敌人不敢犯。玦以忠直见称于上，仆里笃以干敏为宰相佐，在镇俱以狱空闻。之数人者，岂特甲胄之士，抑亦李牧、程不识之亚欤。”

## 卷八十四　列传第二十二

萧夺剌萧普达耶律侯哂耶律古昱耶律独攧萧韩家萧乌野

萧夺剌，字挩懒，遥辇洼可汗宫人。祖涅鲁古，北院枢密副使。父撒抹，字胡独堇，重熙初补祗候郎君，累迁北面林牙。

十九年，从耶律宜新、萧蒲奴伐夏，至萧惠败绩之地，获侦候者，知人烟聚落，多国人陷没而不能还者，尽俘以归，拜大父敞稳，知山北道边境事。清宁初，历西南面、西北路招讨使，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卒。

夺剌体貌丰伟，骑射绝人。由祗候郎君升汉人行宫副部署。

后为乌古敌烈统军使，克敌有功，加龙虎卫上将军，授西北路招讨使。因陈北边利害，请以本路诸部与倒塌岭统军司连兵屯戍。再表，不纳。改东北路统军使。

乾统元年，以久练边事，复为西北路如讨使。北阻卜耶睹刮率邻部来侵，夺剌逆击，追奔数十里。二年，乘耶睹刮无备，以轻骑袭之，获马万五千匹，牛羊称是。先是，有诏方面无事，招讨、副统军、都监内一员入观。是时同僚皆阙，夺剌以军事付幕吏而朝，坐是免官。改西京留守，复为东北路统军使。卒于官。

萧普达，字弹隐。统和初，为南院承旨。开泰六年，出为乌古部节度使。七年，敌烈部叛，讨平之，徙乌古敌烈部都监。

遣敌烈骑卒取北阻卜名马以献，赐诏褒奖。重熙初，改乌古敌烈部都详稳，讨诸蕃有功。

普达深练边事，能以悦使人。有所俘获，悉散麾下，由是大得众心。历西南面招讨使。党项叛入西夏，普达讨之，中流矢，殁于阵。帝闻，惜之，赙赠加厚。

耶律侯哂，字秃宁，北院夷离堇蒲古只之后。祖查只，北院大王。父忽古，黄皮室详稳。

侯哂初为西南巡边官，以廉洁称，累迁南京统军使，寻为北院大王。重熙十一年，党项部人多叛入西夏，侯哂受诏，巡西边沿河要地，多建城堡以镇之，徙东京留守。十三年，与知府萧欧里斯讨蒲卢毛朵部有功，加兼侍中。致仕，卒。

耶律古昱，字磨鲁堇，北院林牙突吕不四世孙。有膂力，工驰射。

开泰间，为乌古敌烈部都监。会部人叛，从枢密使耶律世良讨平之，以功诏镇抚西北部。教以种树、畜牧，不数年，民多富实。中京盗起，命古昱为巡逻使，悉擒之。上亲征渤海，将黄皮室军，有破敌功，累迁御史中丞，寻授开远军节度使，徙镇归德。

重熙二十一年，改天成军节度使，卒于官，年七十，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子：宜新，兀没。

宜新，重熙间从萧惠讨西夏。惠败绩，宜新一军独全，拜北院大王。兀没，大康三年为汉人行官副部署。乙辛诬害太子，词连兀没，帝释之。是秋，乙辛复奏与萧杨九私议宫壶事，被害。

乾统间，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耶律独攧，字胡独堇，太师古昱之子。

重熙初，为左护卫，将禁兵从伐夏有功，授十二行乣司徙。

再举伐夏，独攧括山西诸郡马。还，迁拽剌详稳。西南未平，命独攧同知金肃军事，夏人来侵，击败之，进涅剌奥隗部节度使。

清宁元年，召为皇太后左护卫太保。四年，改宁远军节度使。东路饥，奏振之。历五国、乌古部、辽兴军三镇节度使，四捷军详稳。大康元年卒，追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子阿思，有传。萧韩家，国舅之族。性端简，谨愿，动循礼法。

清宁中，为护卫太保。大康二年，迁知北院枢密副使。三年，经画西南边天池旧堑，立堡砦，正疆界，刻石而还，为汉人行宫都部署。是年秋猎，堕马卒。

萧乌野，字草隐，其先出兴圣宫分，观察使塔里直之孙也。

性孝佛，尚礼法，雅为乡党所称。

重熙中，补护卫，兴宗见其勤恪，迁护卫太保。清宁九年，佐耶律仁先平重元乱，以功加团练使。时敌烈部数为领部侵扰，民多困弊，命乌野为敌烈部节度使，恤困穷，省徭役，不数月，部人以安。寻以母老，归养于家。母亡，尤极哀毁。服阕，历官兴圣、延庆二宫使，卒。

论曰：“乌古敌烈，大部也，夺剌为统军，克敌有功；普达居详稳，悦以使人。西北，重镇也，侯哂巡边以廉称；古昱镇抚而民富；独攧驻金肃而夏人不敢东猎。噫！部人内附，方面以宁，虽朝廷处置得宜，而诸将之力抑亦何可少哉。”

## 卷八十五　列传第二十三

萧惠慈氏奴萧迂鲁铎卢斡萧图玉耶律铎轸

萧惠，字伯仁，小字脱古思，淳钦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孙。

初以中宫亲，为国舅详稳。从伯父排押征高丽，至奴古达北岭，高丽阻险以拒，惠力战，破之。及攻开京，以军律整肃闻，授契丹行宫都部署。开泰二年，改南京统军使。未几，为右夷离毕，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朝议以辽东重地，非勋戚不能镇抚，乃命惠知东京留守事。改西北路招讨使，封魏国公。

太平六年，讨回鹘阿萨兰部，征兵诸路，独阻卜酋长直剌后期，立斩以徇。进至甘州，攻围三日，不克而还。时直剌之子聚兵来袭，阻卜酋长乌八密以告，惠未之信。会西阻卜叛，袭三克军，都监涅鲁古、突举部节度使谐理、阿不吕等将兵三千来救，遇敌于可敦城西南。谐理、阿不吕战殁，士卒溃散。

惠仓卒列阵，敌出不意攻我营。众请乘时奋击，惠以我军疲敝，未可用，弗听。乌八请以夜所营，惠又不许。阻卜归，惠乃设伏兵击之。前锋始交，敌败走。惠为招讨累年，屡遭侵掠，士马疲困。七年，左迁南京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寻迁商京统军使。

兴宗即位，知兴中府，历顺义军节度使、东京留守、西南面招讨使，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封郑王，赐推诚协谋竭节功臣。重熙六年，复为契丹行宫都部署，加守太师，徙王赵。拜雨院枢密使，更王齐。

是时帝欲一天下，谋取三关，集群臣议。惠曰：“两国强弱，圣虑所悉。宋人西征有年，师老民疲，陛下亲率六军临之，其胜必矣。”萧孝穆曰：“我先朝与宋和好，无罪伐之，其曲在我；况胜败未可逆料。愿陛下熟察。”帝从惠言，乃遭使索宋十城，会诸军于燕。惠与太弟帅师压宋境，宋人重失十城，增岁币请和。惠以首事功，进王韩。十二年，兼北府宰相，同知元帅府事，又为北枢密使。

十三年，夏国李元昊诱山南党项诸部，帝亲征。元昊惧，请降。惠曰：“元昊忘奕世恩，萌奸计，车驾亲临，不尽归所掠。天诱其衷，使彼来迎。天与不图，后悔何及？”帝从之。

诘旦，进军。夏人列拒马于河西，蔽盾以立，惠击败之。元昊走，惠麾先锋及右翼邀之。夏人千余溃围出，我师逆击，大风忽起，飞沙眯目，军乱，夏人乘之，蹂践而死者不可胜计。诏班师。十七年，尚帝姊秦晋国长公主，拜附马都尉。明年，帝复征夏国。惠自河南进，战舰粮船绵互数百里。既入敌境，侦候不远，销甲载于车，军士不得乘马。诸将咸请备不虞，惠曰：“谅祚必自迎车驾，何暇及我？无故设备，徒自弊耳。”数日，我军未营。候者报夏师至，惠方诘妄言罪，谅祚军从阪而下。

惠与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惠，几不免，军士死伤尤众。师还，以惠子慈氏奴效于阵，诏释其罪。

十九年，请老，诏赐肩舆入朝，策杖上殿。辞章再上，乃许之，封魏国王。诏冬夏赴行在，参决疑议。既归，遣赐汤药及他锡赍不绝。每生日，辄赐诗以示尊宠。清宁二年薨，年七十四，遗命家人薄葬。讣闻，辍朝三日。

惠性宽厚，自奉俭薄。兴宗使惠恣取珍物，惠曰：“臣以戚属据要地，禄足养廉，奴婢千余，不为阙乏。陛下犹有所赐，贫于臣者何以待之。”帝以为然。故为将，虽数败衄，不之罪也。

弟虚列，武定军节度使。二子：慈氏奴，兀古匿。兀古匿终北府宰相。

慈氏奴，字宁隐。太平初，以戚属补祗候郎君。上爱其勤慎，升闸撒狘，加右监门卫上将军。

西边有警，授西北路招讨都监，领保大军节度使。政济恩威，诸部悦附。入为殿前副点检，历乌古敌烈部详稳。征李谅祚，为统军都监，与西北路招讨使敌鲁古率蕃部诸军由北路趋凉州，获谅祚亲属。夏人扼险以拒，慈氏奴中流矢卒，年五十一，赠中书门下平章事。

萧迂鲁，字胡突堇，五院部人。父约质，历官节度使。

迂鲁重熙间为牌印郎君。清宁九年，国家既平重元之乱，其党郭九等亡，诏迂鲁追捕，获之，迁护卫太保。咸雍元年，使宋议边事，称旨，知殿前副点检事。

五年，阻卜叛，为行军都监，击败之，俘获甚众。初军出，止给五月粮，过期粮乏，士卒往往叛归。迂鲁坐失计，免官，降戍西北部。末行，会北部兵起，迂鲁将乌古敌烈兵击败之，每战以身先，由是释前罪，命总知乌古敌烈部。

九年，敌烈叛，都监耶律独迭以兵少不战，屯胪朐河。敌烈合边人掠居民，迂鲁率精骑四百力战，败之，尽获其辎重。

继闻酋长合术三千余骑掠附近部落，纵兵蹑其后，连战二日，斩数千级，尽得被掠人畜而还。值敌烈党五百余骑劫捕鹰户，逆击走之，俘斩甚众，自是敌烈势沮。

时，敌烈方为边患，而阻卜相继寇掠，边人以故疲弊。朝廷以地远，不能时益援军，而使疆圉帖然者，皆迂鲁力也。帝嘉其功，拜左皮室详稳。

会宋求天池之地，诏迂鲁兼统两皮室军屯太牢古山以备之。大康初，阻卜叛，迁西北招讨都监，从都统耶律赵三征讨有功，改南京统军都监、黄皮室详稳。未几，迁东北路统军都监，卒。弟铎卢斡。

锋卢斡，字撒板。幼警悟异常儿。三岁失母、哭尽哀，见者伤之。及长，魁伟沉毅，好学，善属文，有才干。年三十始仕，为朝野推重，给事北院知圣旨事。

大康二年，乙辛再入枢府，铎卢斡素与萧岩寿善，诬以罪，谪戍西北部。坐皇太子事，特恩减死，仍锢终身。在戍十余年，太子事稍直，始得归乡里，屏居谢人事。一日临流，闻雉鸣，三复孔子“时哉”语，作古诗三章见志。当时名士称其高情雅韵，不减古人。

寿隆六年卒，年六十一。乾统初，赠彰义军节度使。萧图玉，字兀衍，北府宰相海瓈之子。

统和初，皇太后称制，以戚属入侍，寻为乌古部都监。讨速母缕等部有功，迁乌古部节度使。十九年，总领西北路军事。

后以本路兵伐甘州，降其酋长牙懒。既而牙懒复叛，命讨之，克肃州，尽迁其民于土隗口故城。师还，诏尚金乡公主，拜附马都尉，加同政事令门下平章事。

上言曰：“阻卜今已服化，宜各分部，治以节度使。”上从之。自后，节度使往往非材，部民怨而思叛。开泰元年十一月，石烈太师阿里底弑其节度使，西奔窝鲁朵城，盖古所谓龙庭单于城也。已而，阻卜复叛，围图玉于可敦城，势甚张。图玉使诸军齐射却之，屯于窝鲁朵城。明年，北院枢密使耶律化哥引兵来救，图玉遣人诱诸部皆降。帝以图玉始虽失计，后得人心，释之，仍领诸部。请益军，诏让之曰：“叛者既服，兵安用益？且前日之役，死伤甚众，若从汝谋，边事何时而息。”

遂止。会公主坐弑家婢，降封郡主，图玉罢使相。寻起为乌古敌烈部详稳。以老代，还卒。子双古，南京统军使。孙讹笃斡，尚三韩郡王合鲁之女骨浴公主，终乌古敌烈部统军使，以善战名于世。

耶律铎轸，字敌辇，积庆宫人。仕统和间。性疏简，不顾小节，人初以是短之，后侵宋，分总羸师以从。及战，取徘帛被介胄以自标显，驰突出入敌阵，格杀甚众。太后望见喜，召谓之曰：“卿戮力如此，何患不济！”厚赏之。由是多以军事属任。俄授东北详稳。开泰二年，进讨阻卜，克之。

重熙间，历东北路统军使、天德军节度使。十七年，城西边，命铎轸相地及造战舰，因成楼船百三十艘。上置兵，下立马，规制坚壮，称旨。及西征，诏铎轸率兵由别道进，会于河滨。敌兵阻河而阵，帝御战舰绝河击之，大捷而归，亲赐卮酒。

仍问所欲，铎轸对曰：“臣幸被圣恩，得效驽力，万死不能报国，又将何求？”帝愈重之，手书铎轸衣裙曰：“勤国忠君，举世无双。”卒于官，年七十。子低烈，历观察、节度使。

论曰：“初，辽之谋复三关也，萧惠赞伐宋之举，而宋人增币请和。狃于一胜，移师西夏，而勇智俱废，败溃随之。岂非贪小利，迷远图而然。况所得不偿所亡，利果安在哉？同时诸将抚绥边因，若迂鲁忠勤不伐，铎鲁斡高情雅韵，铎轸虽廉不逮萧惠，而无邀功启衅之罪，亦庶乎君子之风矣。”

## 卷八十六　列传第二十四

耶律化哥耶律斡腊耶律速撒萧阿鲁带耶律那也耶律何鲁扫古耶律世良

耶律化哥，字弘隐，孟父楚国王之后。善骑射。

乾亨初，为北院林牙。统和四年，南侵宋，化哥擒谍者，知敌由海路来袭，即先据平州要地。事平，拜上京留守，迁北院大王。十六年，复侵宋，为先锋，破敌于遂城，以功迁南院大王，寻改北院枢密使。

开泰元年，伐阻卜，阻卜弃辎重遁走，俘获甚多。帝嘉之，封豳王。后边吏奏，自化哥还阙，粮乏马弱，势不可守，上复遣化哥经略西境。化哥与边将深入。闻蕃部逆命居翼只水，化哥徐以兵进。敌望风奔溃，获羊马及辎重。

路由白拔烈，遇阿萨兰回鹘，掠之。都监衰哀继至，谓化哥曰：“君误矣！此部实效顺者。”化哥悉还所俘。诸蕃由此不附。上使按之，削王爵。以侍中遥领大同军节度使，卒。耶律斡腊，字斯宁，奚迭剌部人。趫捷有力，善骑射。

保宁初，补护卫。车驾腊颉山，适豪猪伏丛莽，帝射中，猪突出。御者托满舍辔而避，厩人鹤骨翼之，斡腊复射而毙。

帝嘉赏。及猎赤山，适奔鹿奋角突前，路隘不容避，垂犯跸。

斡腊以身当之，鹿触而颠。帝谓曰：“朕因腊，两濒于危，赖卿以免，始见尔心。”迁护卫太保。

从枢密耻律斜轸破宋将杨继业军于山西。统和十三年秋，为行军都监，从都部署奚王和朔奴伐兀惹乌昭度，数月至其城。

昭度请降。和朔奴利其俘掠，令四面急攻。昭度率众死守，随方捍御。依傀堄虚构战棚，诱我军登陴，俄撤枝柱，登乾尽覆。

和朔奴知不能下，欲退。萧恒德谓师久无功，何以藉口，若深入大掠，犹胜空返。斡腊曰：“深入，恐所得不偿所损。”恒德不从，略地东南，循高丽北鄙还。道远粮绝，人马多死。诏夺诸将官，惟斡腊以前议得免。

寻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为东京留守。开泰中卒。

耶律速撒，字阿敏，性忠直简毅，练武事。

应历初，为侍从，累迁突吕不部节度使。历霸、济、祥、顺、圣五州都总管，俄为敦睦宫太师。保宁三年，改九部都详稳。四年，伐党项，屡立战功，手诏劳之。

统和初，皇太后称制，西边甫定，速撒务安集诸藩，利害辄具以闻，太后益信任之。凡临戎，与士卒同甘苦，所获均赐将校。赏顺讨逆，威信大振。在边二十年卒。

萧阿鲁带，字乙辛隐，乌隗部人。父女古，仕至乣详稳。

阿鲁带少习骑射，晓兵法。清宁间始仕，累迁本部司徒。

改乌古敌烈统军都监。

大安七年，迁山北副部署。九年，达理得、拔思母二部来侵，率兵击却之。达理得复劫牛羊去，阿鲁带引兵追及，尽获所掠，斩渠帅数人。是冬，达理得等以三百余人梗边，复战却之，斩首二百余级，加金吾卫上将军，封兰陵县公。寿隆元年，第功，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爵郡公，改西北路招讨使。

乾统三年，坐留宋俘当遣还者为奴，免官。后被征，以老疾致仕，卒。

耶律那也，字移斯辇，夷离堇蒲古只之后。

父斡，尝为北克，从伐夏战殁。季父赵三，始为宿直官，累迁至北面林牙。咸雍四年，拜北院大王，改西南面招讨使。

大康中，西北诸部扰边，议欲往讨，帝以为非赵三不可，遂拜西北路招讨使，兼行军都统，平之，以功复为北院大王。

那也敦厚才敏。上以其父斡死王事，九岁加诸卫小将军，为题里司徙，寻召为宿直官。大康三年，为遥辇克。大安九年，为倒塌岭节度使。明年冬，以北阻卜长磨古斯叛，与招讨都监耶律胡吕率精骑二千往讨，破之。那也荐胡吕为汉人行宫副部署。寿隆元年，复讨达理得、拔思母等有功，赐诏褒美，改乌古敌烈部统军使，边境以宁。部民乞留，诏许再任。乾统六年，拜中京留守，改北院大王，薨。

那也为人廉介，长于理民，每有斗讼，亲核曲直，不尚威严，常曰：“凡治人，本欲分别是非，何事迫胁以立名。”故所至以惠化称。

耶律何鲁扫古，字乌古邻，孟父房之后。

重熙末，补祗候郎君。清宁初，加安州团练使。大康中，历怀德军节度使、奚六部秃里太尉。诏与枢密官措画东北边事，改左护卫太保。侍上，言多率易，察无他肠，以故上优贷之。

大安八年，知西北路招讨使事。时边部耶睹刮等来侵，何鲁扫古诱北阻卜酋豪磨古斯攻之，俘获甚众，以功加左仆射。

复讨耶睹刮等，误击磨古斯，北阻卜由是叛命。遣都监张九讨之，不克，二室韦与六院部、特满群牧、宫分等军俱陷于敌。

何鲁扫古不以实闻，坐是削官，决以大杖。

寿隆间，累迁惕隐，兼侍中，赐保节功臣。道宗崩，与宰相耶律俨总山陵事。乾统中，致仕，卒。

耶律世良，小字斡，六院部人。才敏给，练达国朝典故及世谱。上书与族弟敌烈争嫡庶，帝始识之。

时北院枢密使韩德让病，帝问：“孰可代卿？”德让曰：“世良可。”北院大王耶律室鲁复问北院之选，德让曰：“无出世良。”统和末，为北院大王。

开泰初，因大册礼，加检校太尉、同政事门下平章事。时边部拒命，诏北院枢密使耶律化哥将兵，以世良为都监，往御之。明年，化哥还，将罢兵。世良上书曰：“化哥以为无事而还，不思师老粮乏，敌人已去，焉能久守？若益兵，可克也。”

帝即命化哥益兵，与世良追之。至安真河，大破而还。自是，边境以宁。以功王岐，拜北院枢密使。

三年，命选马驼于乌古部。会敌烈部人夷剌杀其酋长稍瓦而叛，邻部皆应，攻陷巨母古城。世良率兵压境，遣人招之，降数部，各复故地。

四年，伐高丽，为副部署。都统刘慎行逗留失期，执还京师，世良独进兵。明年，至北都护府，破追兵于郭州。以暴疾卒。

论曰：“大之怀小也以德，制之也以威。德不足怀，威不足制，而欲服人也难矣。化哥利俘获，而诸蕃不附，何鲁扫古误击磨古斯，而阻卜叛命，是皆喜于一旦之功，而不图后日之患，庸何议焉。若斡腊之戒深入，速撒之务安集，亦铁中之铮铮者邪？”

## 卷八十七　列传第二十五

耶律弘古耶律马六萧滴冽耶律适禄耶律陈家奴耶律特么耶律仙童萧素飒耶律大悲奴

耶律弘古，字胡笃堇，枢密使化哥之弟。

统和间，累迁顺义军节度使，入为北面林牙。太平元年，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出为彰国军节度使，兼山北道兵马都部署，徙武定军节度使。六年，拜惕隐。讨阻卜有功。圣宗尝刺臂血与弘古盟为友，礼遇尤异，拜南府宰相，改上京留守。

重熙六年，迁南院大王，御制诰辞以宠之。十二年，加于越。帝闵其劳，复授武定军节度使，卒。讣闻，上哭曰：“惜哉善人！”丧至，亲临奠焉。

耶律马六，字扬隐，孟父楚国王之后。性宽和，善谐谑，亲朋会遇，一坐尽倾。恬于荣利。

与耶律弘古为刺血友，弘古为惕隐，荐补宿直官。重熙初，迁旗鼓拽剌详稳。为人畏慎容物，或有面相陵折者，恬然若弗闻，不臧否世务。以故上益亲狎。三年，迁崇德宫使，为惕隐，御制诰辞以褒之。拜北院宣徽使，宠遇过宰辅，帝常以兄呼之。

改辽兴军节度使，卒，年七十。子奴古达，终南京宣徽使。

萧滴冽，字图宁，遥辇鲜质可汗宫人。

重熙初，遥摄镇国军节度使。六年，奉诏使宋，伤足而跛，不告遂行，帝怒。及还，决以大杖，降同签南京留守事。遇授静江军节度使，历群牧都林牙，累迁右夷离毕。以才干见任使。

会车驾西征，元昊乞降，帝以前后反覆，遣滴冽往觇诚否。

因为元昊陈述祸福，听命乃还。拜北院枢密副使，出为中京留守。十九年，改西京留守，卒。

耶律适禄，字撒懒。清宁初，为本班郎君，稍迁宿直官。

乾统中，从伐阻卜有功，加奉宸。历护卫太保，改弘义宫副使。时上京枭贼赵钟哥跋扈自肆，适禄擒之，加泰州观察使，为达鲁虢部节度使。

天庆中，知兴中府，加金吾卫上将军。为盗所杀。

耶律陈家奴，字绵辛，懿祖弟葛剌之八世孙。

重熙中，补牌印郎君。坐直日不至，降本班。会帝猎，陈家奴逐鹿围内，鞭之二百。时耶律仁先荐陈家奴健捷比海东青鹘，授御盏郎君。历鹰坊、尚厩、四方馆副使，改徒鲁古皮室详隐。会太后生辰，进诗献驯鹿，太后嘉奖，赐珠二琲，杂彩二百段。兄撒钵卒，陈家奴闻讣，不告而去。帝怒，鞭之。

清宁初，累迁右夷离毕。适帝与燕国王射鹿俱中，王时年九岁，帝悦，陈家奴应制进诗。帝喜，解衣以赐。后皇太子废，帝疑陈家奴党附，罢之。

时西北诸部寇边，以陈家奴为乌古部节度使行军都监，赐甲一属、马二匹，讨诸部，擒其酋送于朝。侦候者见马踪，意寇至，陈家奴遣报元帅，耶律爱奴视之曰：“此野马也！”将出猎，贼至，爱奴战殁。有司诘按，陈家奴不伏，诏释之。由是感激，每事竭力。后诸部复来侵，陈家奴率兵三往，皆克，边境遂宁。

以老告归，不从。通宗崩，为山陵使，致仕。年八十卒。

耶律特么，季父房之后。重熙间，为北克，累迁六部秃里太尉。大安四年，为倒塌岭岭节度使。顷之，为禁军都监。是冬，讨磨古斯，斩首二千余级。十年，复讨之。既捷，授南院宣徽使。寿隆元年，为北院大王。四年，知黄龙府事，薨。

耶律仙童，仲父房之后。重熙初，为宿直官，累迁惕隐、都监。以宽厚称。

浦奴里叛，仙童为五国节度使，率师讨之，擒其帅陶得里。

又击乌隗叛，降其众，改彰国军节度使，拜北院大王。清宁二年，知黄龙府事，迁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历忠顺、武定二军节度使。致仕，封蒋国公。咸雍初，徙封许国，卒。

萧素飒，字特免，五院部人。重熙间始仕，累迁北院承旨，彰愍宫使。

清宁初，历左皮室详稳、右夷离毕。咸雍五年，剖阿里部叛，素飒讨降之，率其酋长来朝。帝嘉其功，徙北院林牙，改南院副部署，卒。

子谋鲁斡，字回琏，初补夷离毕郎君，迁文班太保。大康中，改南京统军使，为右夷离毕。与枢密使耶律阿思论事不合，见忌，出为马群太保。北部来侵，谋鲁斡破之，以功迁同知乌古敌烈统军，仍许便宜行事。

后以谗毁，降领西北路戍军，复为马群太保，卒。

耶律大悲奴，字休坚，王子班聂里古之后。大康中，历永兴延昌宫使、右皮室详稳。会阻卜叛，奉诏招降之。寿隆二年，拜殿前都点检。乾统初，历上京留守、惕隐，复为都点检，改西南面招讨使。请老，不许。天庆中，留守上京，领北南枢密院点检中丞诸司等事。以彰国军节度使致仕，卒。

大悲奴举止驯雅，好礼仪，为时人所称。

论曰：“辽自神册而降，席富强之势，内修法度，外事征伐，一时将帅震扬威灵，风行电扫，讨西夏，征党项，破阻卜，平敌烈。诸部震慑，闻鼙鼓而胆落股弁，斯可谓雄武之国矣。

其战胜攻取，必有奇谋秘计神变莫测者，将前史所载，未足以发之邪？抑天之所授，众莫与争而能然邪？

虽然，兵者凶器，可戢而不可玩；争者末节，可遏而不可召。此黄石公所谓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也。又况乎仁者之无敌哉。辽之君臣智足守此，金人果能乘其敝而蹑其后乎？是以于耶律弘古辈诸将，不能无慨然也。”

## 卷八十八　列传第二十六

耶律仁先子挞不也耶律良萧韩家奴萧德萧惟信萧乐音奴耶律敌烈姚景行耶律阿思

耶律仁先，字乣邻，小宇查剌，孟父房之后。父瑰引，南府宰相，封燕王。

仁先魁伟爽秀，有智略。重熙三年，补护卫。帝与论政，才之。仁先以不世遇，言无所隐。授宿直将军，累迁殿前副点检，改鹤剌唐古部节度使，俄召为北面林牙。

十一年，升北院枢密副使。时宋请增岁币银绢以偿十县地产，仁先与刘符使宋，仍读书“贡”。宋难之。仁先曰：“曩者石晋报德本朝，割地以献，周人攘而取之，是非利害，灼然可见。”宋无辞以对。乃定议增银、绢十万两、匹，仍称“贡”。

既还，同知南京留守事。

十三年，代夏，留仁先镇边。未几，召为契丹行宫都部署，奏复王子班郎君及诸宫杂役。十六年，迁北院大王，奏今两院户口殷庶，乞免他部助役，从之。十八年，再举伐夏，仁先与皇太弟重元为前锋。萧惠失利于河南，帝犹欲进兵，仁先力谏，乃止。后知北院枢密使，迁东京留守。女直恃险，侵掠不止，仁先乞开山通道以控制之，边民安业。封吴王。

清宁初，为南院枢密使。以耶律化哥谮，出为南京兵马副元帅，守太尉，更王隋。六年，复为北院大王，民欢迎数百里，如见父兄。时此、商院枢密官涅鲁古、萧胡睹等忌之，请以仁先为西北路招讨使。耶律乙辛奏曰：“仁先旧臣，德冠一时，不宜补外。”复拜南院枢密使，更王许。

九年七月，上猎太子山，耶律良奏重元谋逆，帝召仁先语之。仁先曰：“此曹凶狠，臣固疑之久矣。”帝趣仁先捕之。

仁先出，且曰：“陛下宜谨为之备！”未及介马，重元犯帷宫。

帝欲幸北、南院，仁先曰：“陛下若舍扈从而行，贼必蹑其后；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仁先子挞不也曰：“圣意岂可违乎？”

仁先怒，击其首。帝悟，悉委仁先以讨贼事。乃环车为营，拆行马，作兵仗，率官属近侍三十余骑阵柢枑外。及交战，贼众多降。涅鲁古中矢堕马，擒之，重元被伤而退。仁先以五院部萧塔剌所居最近，亟召之，分遣人集诸军。黎明，重元率奚人二千犯行宫，萧塔剌兵适至。仁先料贼不能久，俟其气沮攻之。乃背营而阵，乘便奋击，贼众奔溃，追杀二十余里，重元与数骑遁去。帝执仁先手曰：“平乱皆卿之功也。”加尚父，进封宋王，为北院枢密使，亲制文以褒之，诏画《泺河战图》以旌其功。咸雍元年，加于越，改封辽王，与耶律乙辛共知北院枢密事。乙辛恃宠不法，仁先抑之，由是见忌，出为南京留守，改王晋。恤孤茕，禁奸慝，宋闻风震服。议者以为自于越休哥之后，惟仁先一人而已。阻卜塔里干叛命，仁先为西北路招讨使，赐鹰纽印及剑。

上谕曰：“卿去朝廷远，每俟奏行，恐失机会，可便宜从事。”

仁先严斥候，扼敌冲，怀柔服从，庶事整饬。塔里干复来寇，仁先逆击，追杀八十余里。大军继至，又败之。别部把里斯、秃没等来救，见其屡挫，不敢战而降。北边遂安。

八年卒，年六十，遗命家人薄葬。弟义先、信先，俱有传。

子挞不也。

挞不也，字胡独堇。清宁二年，补祗候郎君，累迁永兴宫使。以平重元之乱，避授正军节度使，赐定乱功臣，同知殿前点检司事。历高阳、临海二军节度使、左皮室详稳。

大康六年，授西北路招讨使，率诸部尊长入朝，加兼侍中。

自萧敌禄为招讨之后，朝廷务姑息，多择柔愿者用之，诸部渐至跋扈。挞不也含容尤甚，边防益废，寻改西南面招讨使。

阻卜酋长磨古斯来侵，西北路招讨使何鲁扫古战不利，招挞不也代之。磨古斯之为酋长，由挞不也所荐，至是遣人诱致之。磨古斯绐降，挞不也逆于镇州西南沙碛间，禁士卒无得妄动。敌至，裨将耶律绾斯、徐烈见其势锐，不及战而走，遂被害，年五十八。赠兼侍中，谥曰贞悯。

挞不也少谨愿，后为族嫠妇所惑，出其妻，终以无子。人以此讥之。

耶律良，字习捻，小字苏，著帐郎君之后。生于乾州，读书医巫闾山。学既博，将入南山肄业，友人止之曰：“尔无仆御，驱驰千里，纵闻见过人，年亦垂暮。今若即仕，已有余地。”

良曰：“穷通，命也，非尔所知。”不听，留数年而归。

重熙中，补寝殿小底，寻为燕赵国王近侍。以有贫，诏乘厩马。迁修起居注。会猎秋山，良进《秋游赋》，上嘉之。

清宁中，上幸鸭子河，作《捕鱼赋》。由是宠遇稍隆，迁知制诰，兼知部署司事。奏请编御制诗文，目曰《清宁集》；上命良诗为《庆会集》，亲制其序。顷之，为敦睦宫使，兼权知皇太后宫诸局事。

良闻重元与子涅鲁古谋乱，以帝笃于亲爱，不敢遽奏，密言于皇太后。太后托疾，召帝白其事。帝谓良曰：“汝欲间我骨肉耶？”良奏曰：“臣若妄言，甘伏斧锧。陛下不早备，恐堕贼计。如召涅鲁古不来，可卜其事。”帝从其言。使者及门，涅鲁古意欲害之，羁于帐下。使者以佩刀断帟而出，驰至行宫以状闻。帝始信。乱平，以功迁汉人行宫都部署。

咸雍初，同知南院枢密使事，为惕隐，出知中京留守事。

未几卒，帝嗟悼，遣重臣赙祭，给葬具，追封辽西郡王，谥曰忠成。萧韩家奴，字括宁，奚长渤鲁恩之后。性孝友。太平中，补祗候郎君，累迁敦睦宫使。伐夏，为左翼都监，迁北面林牙。

俄为南院副部署，赐玉带，改奚六部大王。治有声。

清宁初，封韩国公，历南京统军使、北院宣徽使，封兰陵郡王。九年，上猎太子山，闻重元乱，驰诣行在。帝仓卒欲避于北、南大王院，与耶律仁先执辔固谏，乃止。明旦，重元复诱奚猎夫来。韩家奴独出谕之曰：“汝曹去顺效逆，徒取族灭。

何若悔过，转祸为福！”。猎夫投仗首服。以功殿前都点检，封荆王，赐资忠保义奉国竭贞平乱功臣。

咸雍二年，迁西南面招讨使。大康初，徙王吴，赐白海东青鹘。皇太子为乙辛诬构，幽于上京。韩家奴上书力言其冤，不报。四年，复为西南面招讨使。例削一字王爵，改王兰陵，薨。子杨九，终右祗候郎君班详稳，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萧德，字特末隐，楮特部人。性和易，笃学好礼法。太平中，领牌印、直宿，累迁北院枢密副使，敷奏详明，多称上旨。诏与林牙耶律庶成修《律令》，改契丹行宫都部署，赐宫户十有五。清宁元年，迁同知北院枢密使，封鲁国公。上以德为先朝眷遇，拜南府宰相。五年，转南京统军使。九年，复为南府宰相。重元之乱，推锋力战，斩涅鲁古首以献，论功封汉王。

咸雍初，以告老归，优诏不许。久之，加尚父，致仕。卒，年七十二。

萧惟信，字耶宁，楮特部人。五世祖霞赖，南府宰相。曾祖乌古，中书令。祖阿古只，知平州。

父高八，多智数，博览古今。开泰初，为北院承旨，稍迁右夷离毕，以干敏称，拜南府宰相。累迁倒塌岭节度使，知兴中府，复为右夷离毕。陵青诱众作乱，事觉，高八按之，止诛首恶，余并释之。归奏，称旨。

惟信资沉毅，笃志于学，能辨论。重熙初始仕，累迁左中丞。十五年，徙燕赵国王傅，帝谕之曰：“燕赵左右多面识，不闻忠言，浸以成性。汝当以道规诲，使知君父之义。有不可处王邸者，以名闻。”惟信辅导以礼。十七年，迁北院枢密副使，坐事免官。寻复职，兼北面林牙。

清宁九年，重元作乱，犯滦河行宫，惟信从耶律仁先破之，赐竭忠定乱功臣。历南京留守、左右夷离毕，复为北院枢密副使。大康中，以老乞骸骨，不听。枢密使耶律乙辛谮废太子，中外知其冤，无敢言者，惟信数廷争，不得复。告老，加守司徒，卒。

萧乐音奴，字婆丹，奚六部敞稳突吕不六世孙。

父拔剌，三岁居父母丧，毁瘠过甚，养于家奴奚列阿不。

重熙初，兴宗猎奚山，过拔剌所居，奚列阿不言于近臣，拔剌得见上。年甫十岁，气象如成人。帝悦之，锡赉甚厚。既长，有远志，不乐仕进，隐于奚王岭之插合谷。上以其名家，又有时誉，就拜舍利军详稳。

乐音奴貌伟言辨，通辽、汉文字，善骑射击鞠，所交皆一时名士。年四十，始为护卫。平重元之乱，以功迁护卫太保，改本部南克，俄为旗鼓拽剌详隐。监障海东青鹘，获白花者十三，赐榾柮犀并玉吐鹘。拜五蕃部节度使，卒。子阳阿，有传。

耶律敌烈，字撒懒，采访使吼五世孙。宽厚，好学，工文词。重熙末，补牌印郎君，兼知起居注。

清宁元年，稍迁同知永州事，禁盗有功，改北面林牙承旨。

九年，重元作乱。敌烈赴援，力战平之，遥授临海军节度使。

十年，徙武安州观察使。咸雍元年，累迁长宁宫使。捡括户部司乾州钱帛逋负，立出纳经画法，公私便之。大康四年，为南院大王。秩满，部民请留，同知南京留守事。有疾，上命乘传赴阙，遣太医视之。迁上京留守。

大安中，改塌母城节度使。以疾致仕，加兼侍中，赐一品俸。八年卒。

姚景行，始名景禧。祖汉英，本周将，应历初来聘，用敌国礼，帝怒，留之，隶汉人宫分。及景行既贸，始出籍，贯兴中县。景行博学。重熙五年，擢进士乙科，为将作监，改燕赵国王教授。不数年，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性敦厚廉直，人望归之。

道宗即位，多被顾问，为北府宰相。九年秋，告归，道闻重元乱，收集行旅得三百余骑勤王。比至，贼已平。帝嘉其忠，赐以逆人财产。咸雍元年，出为武定军节度使。明年，驿召拜南院枢密使。上从容问治道，引入内殿，出御书及太子书示之，赐什器车仗。帝有意伐宋，召景竹问曰：“宋人好生边事，如何？”对曰：“自圣宗皇帝以威德怀远，宋修职贡，迨今几六十年。若以细故用兵，恐违先帝成约。”上然其言而止。

致仕，不逾月复旧职。丁家艰，起复，兼中书令。上间古今儒士优劣，占对称旨，知兴中府，改朔方军节度使。大康初，徙镇辽兴。以上京多滞狱，命为留守，不数月，以狱空闻。

累乞致政，不从。复请，许之，加守太师。卒，遣使吊祭，追封柳城郡王，谥文宪。寿隆五年，诏为立祠。

耶律阿思，字撒班。清宁初，补祗候郎君。以善射，掌猎事，进渤海近侍详稳。

重元之乱，与护卫苏射杀涅鲁古，赐号靖乱功臣，徙契丹行宫都部署。大安初，为北院大王，封漆水郡王。寿隆元年，为北院枢密使，监修国史。

道宗崩，受顾命，加于越。录乙辛党人，罪重者当籍其家，阿思受赂，多所宽贳。萧合鲁尝言当修边备，阿思力沮其事，或讥其以金卖国。

后以风疾失音，致仕，加尚父，封赵王。薨，年八十，追封齐国王。

论曰：“滦河之变，重元拥兵行幄，微仁先等，道宗其危乎！当其止幸北、南院，召塔剌兵以靖大难，功宜居首。良以反谋白太后，韩家奴以逆顺降奚人，德与阿思杀涅鲁古，皆有讨贼之力焉。仁先齐名休哥，动德兼备，此其一节欤。”

## 卷八十九　列传第二十七

耶律斡特剌孩里窦景庸耶律引吉杨绩赵徽王观耶律喜孙

耶律斡特剌，字乙辛隐，许国王寅底石六世孙。少不喜官禄，年四十一，始补本班郎君。时枢密使耶律乙辛擅权，谗害忠良，斡特剌恐祸及，深自抑畏。

大康中，为宿直官，历左、右护卫太保。大安元年，升燕王傅，徙左夷离毕。四年，改北院枢密副使。帝赐诗褒之，迁知北院枢密使事，赐翼圣佐义功臣。北阻卜酋长磨古斯叛，斡特剌率兵进讨。会天大雪，败磨古斯四别部，斩首千余级，拜西北路招讨，封漆水郡王，加赐宣力守正功臣。寻拜南府宰相。

复讨闸古胡里扒部，破之，召为契丹行宫都部署。

先是，北、南府有讼，各州府得就按之；比岁，非奉枢密檄，不得鞫问，以故讼者稽留。斡特剌奏请如旧，从之。寿隆五年，复为西北路招讨使，讨耶睹刮部，俘斩甚众，获马、驼、牛、羊各数万。明年，擒磨古斯，加守太保，赐奉国匡化功臣。

乾统初，乞致仕，不许，止罢招讨。复兼南院枢密使，封混同郡王。迁北院枢密使，加守太师，赐推诚赞治功臣。致仕，薨，谥曰敬肃。

孩里，字胡辇，回鹘人。其先在太祖时来贡，愿留，因任用之。孩里，重熙间历近侍长。清宁九年，讨重元之乱有功，加金吾卫上将军，赐平乱功臣。累迁殿前都点检，以宿卫严肃称。

大康初，加守太子太保。二年，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三年，改同知南院宣徽使事。会耶律乙辛出守中京，孩里入贺；及议复召，陈其不可。后乙辛再入枢府，出孩里为广利军节度使。

及皇太子被诬，孩里当连坐，有诏勿问。大安初，历品达鲁虢部节度使。寿隆五年，有疾，自言吾数已尽，却医药，卒，年七十七。

孩里信浮图。清宁初，从上猎，堕马，愤而复苏。言始见二人引至一城，宫室宏敞，有衣绛袍人坐殿上，左右列侍，导孩里升阶。持牍者示之曰：“本取大腹骨欲，误执汝。”牍上书“官至使相，寿七十七”。须臾还，挤之大壑而寤。道宗闻之，命书其事。后皆验。

窦景庸，中京人，中书令振之子。聪敏好学。清宁中，第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累迁少府少监。

咸雍六年，授枢密直学士，寻知汉人行宫副部署事。大安初，迁南院枢密副使，监修国史，知枢密院事，赐同德功臣，封陈国公。有疾，表请致仕；不从，加太子太保，授武定军节度使。审决冤滞，轻重得宜，以狱空闻。

七年，拜中京留守。九年薨，谥曰肃宪。子瑜，三司副使。

耶律引吉，字阿括，品部人。父双古，镇西边二十余年，治尚严肃，不殖货利，时多称之。

引吉寅畏好义。以荫补官，累迁东京副留守、北枢密院侍御。时肃革、萧图古辞等以玦见任，鬻爵纳贿；引吉以直道处其间，无所阿唯。改客省使。时朝廷遣使括三京隐户不得，以引吉代之，得数千余户。

时昭怀太子知北南院事，选引吉为辅导。枢密使乙辛将倾太子，恶引吉在侧，奏出之，为群牧林牙。大康元年，乙辛请赐牧地，引吉奏曰：“今牧地褊惬，畜不蕃息，岂可分赐臣下。”

帝乃止。乙辛由是益嫉之，除怀德军节度使，徙漠北猾水马群太保，卒。

杨绩，良乡人。太平十一年进士及第，累迁南院枢密副使。

与杜防、韩知白等擅给进士堂贴，降长宁军节度使，徙知琢州。

清宁初，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为南府宰相。九年，闻重元乱，与姚景行勤王，上嘉之。十年，知兴中府。成雍初，入知枢密院事。二年，乞致仕，不许，拜南院枢密使。

帝以绩旧臣，特诏燕见，论古今治乱，人臣邪正。帝曰：“方今群臣忠直，耶律搒、刘伸而已；然伸不及搒之刚介。”

绩拜驾曰：“何代无贤，世乱则独善其身，主圣则兼济天下。

陛下铢分邪正，升黜分明，天下幸甚。”累表告归，不许，封赵王。大康中，以例改王辽西。致仕，加守太保，薨。子贵忠，知兴中府。

赵徽，南京人。重熙五年，擢甲科，累迁大理正。

清宁二年，铜州人妄毁三教，徽按鞫之，以状闻，称旨。

历烦剧，有能名。累迁翰林学士承旨。咸雍初，为度支使。三年，拜参知政事。出为武定军节度使，及代，军民请留。

后同知枢密院事，兼南府宰相、门下侍郎、平章事。致仕，卒。追赠中书令，谥文宪。

王观，南京人。博学有才辩。重熙七年，中进士乙科。

兴宗崩，充夏国报哀使；还，除给事中。咸雍初，迁翰林学士。五年，兼乾文阁学士。七年，改南院枢密副使，赐国姓，参加政事，兼知南院枢密事。

坐矫制修私第，削爵为民，卒。

耶律喜孙，字盈稳，永兴宫分人。兴宗在青宫，尝居左右辅导。圣宗大渐，喜孙与冯家奴告仁德皇后同宰相萧浞卜等谋逆事。及钦哀为皇太后称制，喜孙忧见庞任。

重熙中，其子涅哥为近侍，坐事伏诛。帝以喜孙有翼戴功，且悼其子罪死，欲世其官，喜孙无所出之部，因见马印文有品部号，使隶其部，拜南府宰相。寻出为东北路详稳，卒。

论曰：“孩里、引吉之为臣也，当乙辛擅权、萧革贪默之日，虽与同官，而能以正自处，不少阿唯，其过人远矣！传曰：‘岁寒知松柏之后凋。’二子有焉。若斡特剌之战功，窦景庸之谳狱，杨绩之忠告，亦贤矣夫。”

## 卷九十　列传第二十八

萧兀纳耶律俨刘伸耶律胡吕

萧兀纳，一名挞不也，字特免，六院部人。其先尝为西南面拽剌。

兀纳魁伟简重，善骑射。清宁初，兄图独以事入见，帝问族人可用者，图独以兀纳对，补祗候郎君。迁近侍敞史，护卫太保。大康初，为北院宣徽使。时乙辛已害太子，因言宋魏国王和鲁斡之子淳可为储嗣。群臣莫敢言，唯兀纳及夷离毕萧陶隗谏曰：“舍嫡不立，是以国与人也。”帝犹豫不决。五年，帝出猎，乙辛请留皇孙，帝欲从之。兀纳奏曰：“窃闻车驾出游，将留皇孙，苟保护非人，恐有他变。果留，臣请侍左右。”帝乃悟，命皇孙从行。由此，始疑乙辛。

顷之，同知南院枢密使事，出乙辛、淳等。帝嘉其忠，封兰陵郡王，人谓近于古社稷臣，授殿前都点检。上谓王师儒、耶律固等曰：“兀纳忠纯，虽狄仁杰辅唐，屋质立穆宗，无以过也。卿等宜达燕王知之。”自是，令兀纳辅导燕王，益见优宠。大安初，诏尚越国公主，兀纳固辞。改南院枢密使，奏请掾史宜以岁月迁叙，从之。寿隆元年，拜北府宰相。

初，天祚在潜邸，兀纳数以直言忤旨。及嗣位，出为辽兴军节度使，守太傅。以佛殿小底王华诬兀纳借内附犀角，诏鞫之。兀纳奏曰：“臣在先朝，诏许日取帑钱十万为私费，臣未尝妄取一钱，肯借犀角乎！”天祚愈怒，夺太傅官，降宁边州刺史，寻改临海军节度使。

兀纳上书曰：“自萧海里亡入女直，彼有轻朝廷心，宜益兵以备不虞。”不报，天庆元年，知黄龙府事，改东北路统军使，复上书曰：“臣治与女直接境，观其所为，其志非小。宜先其未发，举兵图之。”章数上，皆不听。及金兵来侵，战于宁江州，其孙移敌蹇死之，兀纳退走入城。留官属守御，自以三百骑渡混同江而西，城遂陷。后与萧敌里拒金兵于长泺，以军败免官。五年，天祚亲征，兀纳殿，复败绩。后数日乃与百官人见，授上京留守。六年，耶律章奴叛，来攻京城，兀纳发府库以赍士卒，谕以逆顺，完城池，以死拒战。章奴无所得而去。以功授副元帅，寻为契丹都宫使。

天祚以兀纳先朝重臣，有定策勋，每延问以政，兀纳对甚切。上虽优容，终不能用。以疾卒，年七十。

耶律俨，字若思，析津人。本姓李氏。

父仲禧，重熙中始仕。清宁初，同知南院宣徽使事。四年，城鸭子、混同二水间，拜北院宣徽使。咸雍初，坐误奏事，出为榆州刺史。俄诏复旧职，迁汉人行宫都部署。六年，赐国姓，封韩国公，改南院枢密使。时枢臣乙辛等诬陷皇太子，诏仲禧偕乙辛鞫之，蔓引无辜，未尝雪正。乙辛荐仲禧可任，拜广德军节度使，复为南院枢密使，卒，谥钦惠。

俨仪观秀整，好学，有诗名，登咸雍进士第。守著作佐郎，补中书省令史，以勤敏称。大康初，历都部署判官、将作少监。

后两府奏事，论群臣优劣，唯称俨才俊。改少府少监，知大理正，赐紫。六年，迁大理少卿，奏谳详平。明年，升大理卿。

丁父忧，夺服，同签部署司事。

大安初，为景州刺史。绳胥徒，禁豪猾，抚老恤贫，末数月，善政流播，郡人刻石颂德。二年，改御史中丞，诏按上京滞狱，多所平反。同知宣徽院事，提点大理寺。六年冬，改山西路都转运使。刮剔垢弊，奏定课额，益州县俸给，事皆施行。

寿隆初，授枢密直学士。以母忧去官，寻召复旧职。宋攻夏，李乾顺遣使求和解，帝命俨如宋平之，拜参知政事。六年，驾幸鸳鸯泺，召至内殿，访以政事。

帝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择，令各掷骰子，以采胜者官之。

俨尝得胜采，上曰：“上相之征也！”迁知枢密院事，赐经邦佐运功臣，封越国公。修《皇朝实录》七十卷。

帝大渐，俨与北院枢密使阿思同受顾命。乾统三年，徙封秦国。六年，封漆水郡王。天庆中，以疾，命乘小车入朝。疾甚，遣太医视之。薨，赠尚父，谥曰忠懿。

俨素廉洁，一芥不取于人。经籍一览成诵。又善伺人主意。

妻邢氏有美色，常出入禁中，俨教之曰：“慎勿失上意！”由是权宠益固。三子：处贞，太常少卿；处廉，同知中京留守事；处能，少府少监。

刘伸，字济时，宛平人。少颖悟，长以辞翰闻。重熙五年，登进士第，历彰武军节度使掌书记、大理正。因奏狱，上适与近臣语，不顾，伸进曰：“臣闻自古帝王必重民命，愿陛下省臣之奏。”上大惊异，擢枢密都承旨，权中京副留守。

诏徙富民以实春、泰二州，伸以为不可，奏罢之。迁大理少卿，人以不冤。升大理卿，改西京副留守。以父忧，终制，为三司副使，加谏议大夫，提点大理寺。以伸明法而恕，案冤狱全活者众，徙南京副留守。俄改崇义军节度使，政务简静，民用不扰，致乌、鹊同巢之异，优诏褒之。改户部使，岁入羡余钱三十万缗，拜南院枢密副使。

道宗尝谓大臣曰：“今之忠直，耶律搒、刘伸而已！”宰相杨绩贺其得人，拜参知政事。上谕之曰：“卿勿惮宰相！”

对此院枢密使乙辛势焰方炽，伸奏曰：“臣于乙辛尚不畏，何宰相之畏！”乙辛衔之，相异排诋，出为保静军节度使。上终欲大用，加守太子太保，迁上京留守。乙辛以事徙镇雄武，复以崇义军节度使致仕。

适燕、蓟民饥，仰与政赵徽，韩造日济以糜粥，所活不胜算。大安二年卒，上震悼，赙赠加等。

耶律胡吕，字苏撒，弘义宫分人。其先欲稳，佐太祖有功，为迭烈部夷离堇。父杨五，左监门卫大将军。

胡吕性谦谨，于人无适莫。重熙末，补寝殿小底。以善职，屡更华要，迁千牛卫大将军。大安中，北阻卜酋磨鲁斯叛，为招讨都监，与耶律那也率精骑二千讨平之，以功为汉人行宫副部署，兼知太和宫事。致仕，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卒。

论曰：“兀纳当道宗昏惑之会，拥佑皇孙，使乙辛奸计不获复逞，而辽祚以续。比之屋质立穆宗，非溢美也。俨以俊才莅政，所至有能誉；纂述辽史，具一代治乱，亦云勤矣。但其固宠，不能以礼正家，惜哉。刘伸三为大理，民无冤抑；一登户部，上下兼裕，至与耶律玦并称忠直，不亦宜乎。”

## 卷九十一　列传第二十九

萧岩寿耶律撒剌萧速撒耶律挞不也萧挞不也萧忽古耶律石柳

萧岩寿，室部人。性刚直，尚气。仕重熙末。道宗即位，皇太后屡称其贤，由是进用。

上出猎较，岩寿典其事，未尝高下于心，帝益重之。历文班太保、同知枢密院事。咸雍四年，从耶律仁先伐阻卜，破之，有诏留屯，亡归者众，由是镌两官。十年，讨敌烈部有功，为其部节度使。

大康元年，同知南院宣徽使事，迁北面林牙。密奏乙辛以皇太子知国政，心不自安，与张孝杰数相过从，恐有阴谋，动摇太子。上悟，出乙辛为中京留守。会乙辛生日，上遣近臣耶律白斯本赐物为寿，乙辛因私属自上：“臣见奸人在朝，陛下孤危。身虽在外，窃用寒心。”白斯本还，以闻。上遣人赐乙辛车，谕曰：“无虑弗用，行将召矣。”由是反疑岩寿，出为顺义军节度使。

乙辛复入为枢密使，流岩寿于乌隗路，终身拘作。岩寿虽窜逐，恒以社稷为忧，时人为之语曰：“以狼牧羊，何能久长！”

三年，乙辛诬岩寿与谋废立事，执还杀之，年四十九。

乾统间，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绘像宜福殿。岩寿廉直，面折廷诤，多与乙辛忤，故及于难。

耶律撒剌，字董隐，南院大王磨鲁古之孙。性忠直沉厚。

清宁初，累迁西南面招讨使，以治称。咸雍九年，改北院大王。

未几，为契丹行宫都部署。

大康二年，耶律乙辛为中京留守，诏百官延议，欲复召之，群臣无敢工言。撒剌独奏曰：“萧岩寿言乙辛有罪，不可为枢臣，故陛下出之；今复召，恐天下生疑。”进谏者三，不纳，左右为之震惊。乙辛复为枢密使，见撒剌让曰：“与君无憾，何独异议？”撒剌曰：“此社稷计，何憾之有！”乙辛诬撒剌与速撒同谋废立，诏按无迹，出为始平军节度使。及萧讹都斡诬首，竟遣使杀之。

乾统间，追封漆水郡王，绘像宜福殿，仍追赠三子官爵。

萧速撒，字秃鲁堇，突吕不部人。性沉毅。重熙间，累迁右护卫太保。蒲奴里叛，从耶律义先往讨，执首乱陶得里以归。

清宁中，历北面林牙、彰国军节度使，入为北院枢密副使。咸雍十年，经略西南边，撤宋堡障，戍以皮室军，上嘉之。

大康二年，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乙辛权宠方盛，附丽者多至通显；速撒未尝造门。乙辛衔之，诬构速撒首谋废立；按之无验，出为上京留守。乙辛复令萧讹都斡以前事诬告，上怒，不复加讯，遣使杀之。时方盛暑，尸诸原野，容色不变，乌鹊不敢近。

乾统间，追封漆水郡王，绘像宜福殿。耶律挞不也，字撒班。系出季父房。父高家。仕至林牙，重熙间破夏人于金肃军有功，优加赏赉。

挞不也，清宁中补牌印郎君，累迁永兴宫使。九年，平重元之乱，以功知点检司事，赐平乱功臣，为怀德军节度使。咸雍五年，迁遥辇克。

大康三年，授北院宣徽使。耶律乙辛谋害太子，挞不也知其奸，欲杀乙辛及萧特里得、萧十三等。乙辛知之，令其党诬构挞不也与废立事，杀之。

乾统间，追封兰陵郡五，绘像宜福殿。

萧挞不也，字斡里端，国舅郡王高九之孙。性刚直。咸雍中，补祗候郎君。大康元年，为彰愍宫使，尚赵国公主，拜驸马都尉。

三年，改同知汉人行宫都部署。与北院宣徽使耶律挞不也善，乙辛嫉之，令人诬告谋废立事。不胜沴掠，诬伏。上引问，昏聩不能自陈，遂见杀。

乾统间，追封兰陵郡王，绘像宜福殿。

萧忽古，字阿斯怜，性忠直，趫捷有力。甫冠，补禁军。

咸雍初，从招讨使耶律赵三讨番部之违命者。及请降，来介有能跃驼峰而上者，以儇捷相诧。赵三问左右谁能此，忽古被重铠而出，手不及峰，一跃而上，使者大骇。赵三以女妻之。

帝闻，召为护卫。

对此院枢密使耶律乙辛以狡玦得幸，肆行凶暴。忽古伏于桥下。伺其过，欲杀之。俄以暴雨坏桥，不果。后又欲杀于猎所，为亲友所沮。大康三年，复欲杀乙辛及萧得里特等，乙辛知而械击之，考劾不服，流于边。及太子废徙于上京，召忽古至，杀之。

乾统初，追赠龙虎卫上将军。耶律石柳，字酬宛，六院部人。祖独攧，南院大王。父安十，统军副使。

石柳性刚直，有经世志。始为牌印郎君。大康初，为夷离毕郎君。时枢密使耶律乙辛诬杀皇后，谋废太子，斥忠贤，进奸党，石柳恶其所为，乙辛觉之。太子既废，以石附太子，流镇州。天祚即位，召为御史中丞。时方治乙辛党，有司不以为意。

石柳上书曰：臣前为奸臣所陷，斥窜边郡。幸蒙召用，不敢隐默。

恩赏明则贤者劝，刑罚当则奸人消。二者既举，天下不劳而治。臣见耶律乙辛身出寒微，位居枢要，窃权肆恶，不胜名状。蔽先帝之明，诬陷顺圣，构害忠谠，败国罔上，自古所无。

赖庙社之休，陛下获纂成业，积年之冤，一旦洗雪。正陛下英断，克成孝道之秋。如萧得裹特实乙辛之党，耶律合鲁亦不为早辨，赖陛下之明，遂正其事。

臣见陛下多疑，故有司顾望，不切推问。乙辛在先帝朝，权宠无比。先帝若以顺考为实，则乙辛为功臣，陛下岂得立耶？

先帝黜逐嬖后，诏陛下在左右，是亦悔前非也。陛下讵可忘父仇不报，宽逆党不诛。今灵骨未获，而求之不切。传曰，圣人之德，无加于孝。昔唐德宗因乱失母，思慕悲伤，孝道益著。

周公诛飞廉、恶来，天下大悦。今逆党未除，大冤不报，上无以慰顺考之灵，下无以释天下之愤。怨气上结，水旱为沴。

臣愿陛下下明诏，求顺考之瘗所，尽收逆党以正邦宪，快四方忠义之心，昭国家赏罚之用，然后致治之道可得而举矣。

谨别录顺圣升遐及乙辛等事，昧死以闻。书奏不报，闻者莫不叹惋。乾统中，遥授静江军节度使，卒。子马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论曰：“《易》言‘履霜，坚冰至’，谨始也。使通宗能从岩寿、撒剌之谏，后何得而诬，太子何得而废哉？速撒、挞不也以忠言见杀，国欲无乱，得乎？石柳之书，亦幸出于乙辛既败之后，获行其说。有国家者，可不知人哉。”

## 卷九十二　列传第三十

耶律棠古萧得里底萧酬斡耶律章奴耶律术者

耶律棠古，字蒲速宛，六院郎君葛剌之后。

大康中，补本班郎君，累迁至大将军。性坦率，好别白黑，人有不善，必尽言无隐，时号“强棠古”。在朝数论宰相得失，由是久不得调，后出为西北戍长。

乾统三年，萧得里底为西北路招讨使，以后族慢侮僚吏。

棠古不屈，乃罢之。棠古讼之朝，不省。天庆初，乌古敌烈叛，召拜乌古部节度使。至部，谕降之。遂出私财及发富民积，以振其困乏，部民大悦，加镇国上将军。会萧得里底以都统率兵与金人战败绩，棠古请以军法论。且曰：“臣虽老，愿为国破敌。”不纳。

保大元年，乞致仕。明年，天祚出奔，棠古谒于倒塌岭，为上流涕，上慰止之，复拜乌古部节度使。及至部，敌烈以五千人来攻，棠古率家奴击破之，加太子太傅。年七十二卒。萧得里底，字乣邻，晋王孝先之孙。父撒钵，历官使相。

得里底短而偻，外谨内倨。大康中，补只候郎君，稍迁兴圣宫副使，兼同知中丞司事。大安中，燕王妃生子，得里底以妃叔故，历宁远军节度使、长宁宫使。寿隆二年，监讨达里得、拔思母二部，多俘而还，改同知商京留守事。

乾统元年，为北面林牙、同知北院枢密事，受诏与北院枢密使耶律阿思治乙辛余党。阿思纳贿，多出其罪；得里底不能制，亦附会之。

四年，知北院枢密事。夏王李乾顺为宋所攻，遣使请和解，诏得里底与南院枢密使牛温舒使宋平之。宋既许，得里底受书之日，乃曰：“始奉命取要约归，不见书辞，岂敢徙还。”遂对宋主发函而读。既还，朝议为是。天庆三年，加守司徒，封兰陵郡王。

女直初起，廷臣多欲乘其未备，举兵往讨；得里底独沮之，以至败衄。天祚以得里底不合人望，出为西南面招讨使。八年，召为北院枢密使，宠任弥笔。是时，诸路大乱，飞章告急者络绎而至，得里底不即上闻，有功者亦无甄别。由是将校怨怒，人无斗志。

保大二年，金兵至岭东。会耶律撒八、习骑撒跋等谋立晋王敖卢斡事泄，上召得里底议曰：“反者必以此儿为名，若不除去，何以获安。”得里底唯唯，竟无一言申理。王既死，人心益离。金兵逾岭，天祚率卫兵西遁。元妃萧氏，得里底之侄，谓得里底曰：“尔任国政，致君至此，何以生为！”得里底但谢罪，不能对。明日，天祚怒，逐得里底与其子么撒。

得里底既去，为耶律高山奴送金兵。得里底伺守者怠，脱身亡归，复为耶律九斤所得，送乏耶律淳。时淳已僭号，得里底自知不免，诡曰：“吾不能事僭窃之君！”不食数日，卒。子么撒，为金兵所杀。

萧酬斡，字讹里本，国舅少父房之后。祖阿剌，终采访使。

父别里剌，以后父封赵王。

酬斡貌雄伟，性和易。年十四，尚越国公主，拜驸马都尉，为只候郎君班详稳。年十八，封兰陵郡王。时帝欲立皇孙为嗣，恐无以解天下疑，出酬斡为国舅详稳，降皇后为惠妃，迁于乾州。初酬斡母入朝，擅取驿马，至是觉，夺其封号；复与妹鲁姐为巫蛊，伏诛。诏酬斡与公主离婚，籍兴圣宫，流乌古敌烈部。

天庆中，以妹复尊为太皇太妃，召酬斡为南女直详稳，迁征东副统军。时广州渤海作乱，乃与驸马都尉萧韩家奴袭其不备，平之，复败敌将侯槩于川州。是岁，东京叛，遇敌来击，师溃；独酬斡率麾下数人力战，殁于阵，追赠龙虎卫上将军。

耶律章奴，字特末衍，季父房之后。父查剌，养高不仕。

章奴明敏善谈论。大安中，补牌印郎君。乾统元年，累迁右中丞，兼领牌印宿直事。年六，以直宿不谨，降知内客省事。

天庆四年，授东北路统军副使。五年，改同知咸州路兵马事。

及天祚亲征女直，萧胡笃为先锋都统，章奴为都监。大军渡鸭子河，章奴与魏国王淳妻兄萧敌里及其甥萧延留等谋立淳，诱将座三百余人亡归。既而天祚为女直所败，章奴乃遣敌里、延留以废立事驰报淳。淳犹豫未决。会行宫使者乙信持天祚御札至，备言章奴叛命，淳对使者号哭，即斩敌里、延留首以献天祚。章奴见淳不从，诱草寇数百攻掠上京，取府库财物。至祖州，率僚属告太祖庙云：“我大辽基业，由太祖百战而成。今天下土崩，窃见兴宗皇帝孙魏国王淳道德隆厚，能理世安民，臣等欲立以主社稷。会淳适好草甸，大事未遂。迩来天祚惟耽乐是从，不恤万机；强敌肆侮，师徒败绩。加以盗贼蜂起，邦国危于累卵。臣等忝预族属，世蒙恩渥，上欲安九庙之灵，下欲救万民之命，乃有此举。实出至诚，冀累圣垂祐。”西至庆州，复把诸庙，仍述所以举兵之意，移檄州县、诸陵官僚，士卒稍稍属心。

时饶州渤海及侯槩等相继来应，众至数万，趋广平淀。其党耶律女古等暴横不法，劫掠妇女财畜。章奴度不能制，内怀悔恨；又攻上京不克，北走降虏。顺国女直阿鹘产率兵追败之，杀其将耶律弥里直，擒贵族二百余人，其妻子配役绣院，或散诸近侍为婢；余得脱者皆遁去。章奴诈为使者，欲奔女直，为逻者所获，缚送行在，伏诛。

耶律术者，字能典，于越蒲古只之后，魁伟雄辨。乾统初，补祗候郎君。六年，因柴册，加观察使。天庆五年，受诏监都统耶律斡里朵战。及败，左迁银州刺史，徙咸州乣将。

尝与耶律章奴谋立魏国王淳。及闻章奴自鸭子河亡去，即引上数人往会之。道为游兵所执，送行在所。上问曰：“予何负卿而反？”术者对曰：“臣诚无憾。但以天下大乱，已非辽有，小人满朝，贤臣窜斥，诚不忍见天皇帝艰难之业一旦土崩。

臣所以痛入骨髓而有此举，非为身计。”后数日，复问，术者厉声数上过恶，陈社稷危亡之本，遂杀之。

论曰：“辽末同事之臣，其善恶何相远也！棠古骨鲠不屈权要，两镇乌古，恩威并著。酬斡平乱渤海，又以讨叛力战而死，忠可尚矣。得里底纵女直而不计，寝变告而不闻。其蔽主聪明，为国阶乱，莫斯之甚也。章奴、术者乘时多艰，潜谋废立，将求宠幸，以犯大逆，其得免于天下之戮哉！”

## 卷九十三　列传第三十一

萧陶苏斡耶律阿息保萧乙薛萧胡笃

萧陶苏斡，字乙辛隐，突吕不部人。四世祖因吉，发长五尺，时呼为“长发因吉”。祖里拔，奥隗部节度使。

陶苏斡谨愿，不妄交。伯父留哥坐事免官，闻重元乱，挈家赴行在。时陶苏斡虽幼，已如成人，补笔砚小底。累迁祗候郎君，转枢密院侍御。咸雍五年，迁崇德宫使。会有诉北南院听讼不直者，事下，陶苏斡悉改正之，为耶律阿思所忌。帝欲召用，辄为所沮。八年，历漠北滑水马群太保，数年不调，尝曰：“用才未尽，不若闲。”乾统中，迁漠南马群太保，以大风伤草，马多死，鞭之三百，免官。九年，徙天齐殿宿卫。明年，谷价翔跃，宿卫士多不给，陶苏斡出私廪周之，召同知南院枢密使事。

天庆四年，为汉人行宫副部署。时金兵初起，攻陷宁江州。

天祚召群臣议，陶苏斡曰：“女直国虽小，其人勇而善射。自执我叛人萧海里，势益张。我兵久不练，若遇强敌，稍有不利，诸部离心，不可制矣。为今之计，莫若大发诸道兵，以威压之，庶可服也。”北院枢密使萧得里底曰：“如陶苏斡之谋，徒示弱耳。但发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遂不用其计。

数月间，边兵屡北，人益不安。饶州渤海结构头下城以叛，有步骑三万余，招之不下。陶苏斡帅兵往讨，擒其渠魁，斩首数千级，得所掠物，悉还其主。及耶律章奴叛，陶苏斡与留守耶律大悲奴为守御。章奴既平，陶苏斡请曰：“今边兵懈弛，若清暑岭西，则汉人啸聚，民心益摇。臣愚以为宜罢此行。”

不纳。乃命陶苏斡控扼东路，招集散卒。

后以太子太傅致仕，卒。

耶律阿息保，字特里典，五院部人。祖胡劣，太祖时徙居西北部，世为招讨司吏。

阿息保慷慨有大志，年十六，以才干补内史。天庆初，转枢密院侍御。金人起兵城境上，遣阿息保间之，金人曰：“若归阿疏，敢不听命。”阿息保具以闻。金兵陷宁江州，边兵屡败，遣阿息保与耶律章奴等齐书而东，冀以胁降。阿息保曰：“臣前使，依诏开谕，略无所屈。将还，谓臣曰：‘若所请不遂，无相见。’今臣请独往。”不听。将行，别萧得里底曰：“不肖适异国，必无生还，愿公善辅国家。”既至，阿息保见执。久乃遁归。

及天祚败绩，迁都巡捕使。六年，从阿疏讨耶律章奴，加领军卫大将军。阿疏将兵而东，阿息保送至军，乃还。天祚怒其专，鞭之三百。寻为奚六部秃里太尉。后阿疏反，阿息保以遍师进击，临阵坠马，被擒。因阿疏有旧得免。时阿疏颇好杀，阿息保谓曰：“欲举大事，何以杀为！”由是全活着众。会阿疏败，乃还。以战失利，囚中京数岁。

保大二年，金兵至中京，始出狱。寻为敌烈皮室详稳。是时，魏王淳僭号，屡遣人以书来招。阿息保封书以献，因谏曰：“东兵甚锐，未可轻敌。”及右辇铎之败，天祚奔窜，召阿息保，不时至，疑有贰心，并怒为淳所招，杀之。

初，阿息保知国将亡，前后谏甚切。及死以非罪，人尤惜之。

萧乙薛，字特免，国舅少父房之后。性谨愿。寿隆间，累任剧官。

天庆初，知国舅详稳事，迁殿前副点检。金兵起，为行军副都统。以战失利，罢职。六年，出为武定军节度使，迁西京留守。明年，讨剧贼董厖儿，战易水西，大破之。以功为北府宰相，加左仆射，兼东北路都统。十年，金兵陷上京，诏兼上京留守、东北路统军使。为政宽猛得宜，民之穷困者，辄加振恤，众咸爱之。

保大二年，金兵大至，乙薛军溃，左迁西南面招讨使。以部民流散，不赴。及天祚播迁，给侍从不阙，拜殿前都点检。

凡金兵所过，诸营败卒复聚上京，遣乙薛为上京留守以安抚之。

明年，卢彦伦以城叛，乙薛被执数月，以居官无过，得释。

后为耶律大石所杀。

萧胡笃，字合术隐。其先撒葛只，太祖时愿隶宫分，遂为太和宫分人。

曾祖敌鲁，明医。人有疾，观其形色即知病所在。统和中，宰相韩德让贵宠，敌鲁希旨，言德让宜赐国姓，籍横帐，由是世预太医选。子孙因之入官者众。

胡笃为人便玦，与物无件。清宁初，补近侍。大安元年，为彰愍宫太师。寿隆二年，转永兴宫太师。天庆初，累迁至殿前副点检。五年，从天祚东征，为先锋都统，临事犹豫，凡队伍皆以围场名号之。进至剌离水，与金兵战，败，大军亦却。及讨耶律章奴，以籍私奴为军，迁知北院枢密使事，卒。

胡笃长于骑射，见天祚好游畋，每言从禽之乐，以逢其意。

天祚悦而从之。国政隳废，自此始云。

论曰：“甚矣，承平日久，上下狃于故常之可畏也！天庆之间，女直方炽，惟陶苏斡明于料敌，善于忠谏；惜乎天祚痼蔽，不见信用。阿息保不死阿疏之难，乙薛甘忍卢彦伦之执，大节已失矣，他有所长，亦奚足取。胡笃以游畋逢迎天祚而隳国政，可胜罪哉。”

## 卷九十四　列传第三十二

萧奉先李处温张琳耶律余睹

萧奉先，天祚元妃之兄也。外宽内忌。因元妃为上眷倚，累官枢密使，封兰陵郡王。

天庆二年，上幸混同江钩鱼。故事，生女直酋长在千里内者皆朝行在。适头鱼宴，上使诸酋次第歌舞为乐，至阿骨打，但端立直视，辞以不能。再三旨谕，不从。上密谓奉先曰：“阿骨打跋扈若此！可托以边事诛之。”奉先曰：“彼粗人，不知礼义，且无大过，杀之伤向化心。设有异志，蕞尔小国，亦何能为！”上乃止。

四年，阿骨打起兵犯宁江州，东北路统军使萧挞不也战失利。上命奉先弟嗣先为都统，将番、汉兵往讨，屯出河店。女直乃潜渡混同江，乘我师未备来袭。嗣先败绩，军将往往遁去。

奉先惧弟被诛，乃奏“东征溃军逃罪，所至劫掠，若不肆赦，将啸聚为患”。从之。嗣先诣阙待罪，止免官而已。由是士无斗志，遇敌辄溃，郡县所失日多。

初，奉先诬耶律余睹结附马萧昱谋立其甥晋王，事觉，杀昱。余睹在军中闻之惧，奔女直。保大二年，余睹为女直监军，引兵奄至，上忧甚。奉先曰：“余睹乃王子班之苗裔，此来实无亡辽心，欲立晋王耳。若以社稷计，不惜一子，诛之，可不战而退。”遂赐晋王死。中外莫不流涕，人心益解体。

当女直之兵未至也，奉先逢迎天祚，言：“女直虽能攻我上京，终不能远离巢穴。”而一旦越三千里直捣云中，计无所出，惟请播迁夹山。天祚方悟，顾谓奉先曰：“汝父子误我至此，杀之何益！汝去，毋从我行。恐军心忿怒，祸必及我。”

奉先父子恸哭而去，为左右执送女直兵。女直兵斩其长子昂，送奉先及次子昱于其国主。通遇我兵，夺归，天祚并赐死。

李处温，析津人。伯父俨，大康初为将作少监，累官参知政事，封漆水郡王，雅与北枢密使萧奉先友旧。执政十余年，善逢迎取媚，天祚及宠任之。俨卒，奉先荐处温为相，处温因奉先有援己力，倾心阿附，以固权位，而贪污尤甚，凡所接引，类多小人。

保大初，金人陷中京，诸将莫能支。天祚惧，奔夹山，兵势日迫。处温与族弟处能、子奭，外假怨军声援，结都统萧干谋立魏国王淳，召番、汉官属诣魏王府劝进。魏国王将出，奭乃持赭袍衣之，令百官拜舞称贺。魏王固辞不得，遂称天锡皇帝。以处温守太尉，处能直枢密院，奭为少府少监，左企弓以下及亲旧与其事者，赐官有差。

会魏国王病，自知不起，密授处温番汉马步军都元帅，意将属以后事。及病亟，萧干等矫诏南面宰执入议，独处温称疾不至，阴聚勇士为备，给云奉密旨防他变。魏国王卒，萧干拥契丹兵，宣言当立王妃萧氏为太后，权主军国事，众无敢异者。

干以后命，召处温至，时方多难，未欲即诛，但追毁元帅札子。

处能惧及祸，落发为僧。寻有永清人傅遵说随郭药师入燕，被擒，具言处温尝遗易州富民赵履仁书达宋将童贯，欲挟萧后纳土归宋。后执处温问之，处温曰：“臣父子于宣宗有定策功，宜世蒙有容，可使因谗获罪？”后曰：“向使魏国王如周公，则终享亲贤之名于后世。误王者皆汝父子，何功之有！”并数其前罪恶。处温无以对，乃赐死，奭亦伏诛。

张琳，渖州人。幼有大志。寿隆末，为秘书中允。天祚即位，累迁户部使。顷之，擢南府宰相。

初，天祚之败于女直也，意谓萧奉先不知兵，乃召琳付以东征事。琳以旧制，凡军国大计，汉人不与，辞之。上不允，琳奏曰：“前日之败，失于轻举。若用汉兵二十万分道进讨，无不克者。”上许其半，仍诏中京、上京、长春、辽西四路计户产出军。时有起至二百军者，生业荡散，民甚苦之。四路军甫集，寻复遁去。

及中京陷，天祚幸云中，留琳与李处温佐魏国王淳守南京。

处温父子召琳，欲立淳为帝，琳曰：“王虽帝胄，初无上命；摄政则可，即真则不可。”处温曰：“今日之事，天人所与，岂可易也！”琳虽有难色，亦勉从之。淳既称帝，诸将咸居权要，琳独守太师，十日一朝，平章军国大事。阳以元老尊之，实则不使与政。琳由是郁悒而卒。

耶律余睹，一名余都姑，国族之近者也。慷慨尚气义。保大初，历官副都统。

其妻天祚文妃之妹；文妃生晋王，最贤，国人皆属望。时萧奉先之妹亦为天祚元妃，生秦王。奉先恐秦王不得立，深忌余睹，将潜图之。适耶律挞葛里之妻会余睹之妻子军中，奉先讽人诬余睹结驸马萧昱、挞葛里，谋立晋王，尊天祚为太上皇。

事觉，杀昱及挞葛里妻，赐文妃死。余睹在军中闻之，惧不能自明被诛，即引兵千余，并骨肉军帐叛归女直。

会大霖雨，道途留阻。天祚遣知奚王府萧遐卖、北宰相萧德恭、大常衮耶律谛里姑、归州观察使萧和尚奴、四军太师萧千追捕甚急。至闾山，及之。诸将议曰：“萧奉先恃宠，蔑害官兵。余睹乃宗室雄才，素不肯为其下。若擒之，则他日吾辈皆余睹矣。不如纵之。”还，给云追袭不及。

余睹既入女直，为其国前锋，引娄室孛堇兵攻陷州郡，不测而至。天祚闻之大惊，知不能敌，率卫兵入夹山。

余睹在女直为监军，久不调，意不自安，乃假游猎，遁西夏。夏人问：“汝来有兵几何？”余睹以二三百对，夏人不纳，卒。

论曰：“辽之亡也，虽孽降自天，亦柄国之臣有以误之也。

当天庆而后，政归后族。奉先沮天祚防微之计，陷晋王非罪之诛，夹山之祸已见于此矣。处温逼魏王以僭号，结宋将以卖国，迹其奸佞，如出一轨。呜呼！天祚之所倚毗者若此，国欲不亡，得乎？张琳娖娖守位，余睹反覆自困，则又何足议哉！”

## 卷九十五　列传第三十三　文学上

萧韩家奴李汗

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但其风气刚劲，三面邻敌，岁时以搜狝为务，而典章文物视古犹阙。

然二百年之业，非数君子为之综理，则后世恶所考述哉。作《文学传》。

萧韩家奴，字休坚，涅剌部人，中书令安搏之孙。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鉴经史，通辽、汉文字。统和十四年始仕。

家有一牛，不任驱策，其奴得善价鬻之。韩家奴曰：“利己误人，非吾所欲。”乃归直取牛。二十八年，为右通进，典南京栗园。重熙初，同知三司使事。四年，迁天成军节度使，徙彰愍宫使。帝与语，才之，命为诗友。尝从容问曰：“卿居外有异闻乎？”韩家奴对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则大者必生；大者熟，则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为尽美。不知其他。”盖尝掌栗园，故托栗以讽谏。帝大笑。诏作《四时逸乐赋》，帝称善。

时诏天下言治道之要，制问：“徭役不加于旧，征伐办不常有，年谷既登，帑廪既实，而民重困，岂为吏者慢、为民者惰欤？今之徭役何者最重？何者尤苦？何所蠲省则为便益？

补役之法何可以复？盗贼之害何可以止？”韩家奴对曰：臣伏见比年以来，高丽未宾，阻卜犹强，战守之备，诚不容已。乃者，选富民防边，自备粮糗。道路修阻，动淹岁月；比至屯所，费已过半；只牛单毂，鲜有还者。其无丁之家，倍直佣僦，人惮其劳，半途亡窜，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给。求假于人，则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偿者。或逋役不归，在军物故，则复补以少壮。其鸭绿江之东，戍役大率如此。况渤海、女直、高丽合从连衡，不时征讨。富者从军，贫者侦候。

加之水旱，菽粟不登，民以日困。盖势使之然也。

方今最重之役，无过西戍。如无西戍，虽遇凶年，困弊不至于此。若能徙西戍稍近，则往来不劳，民无深患。议者谓徙之非便：一则损威名，二则召侵侮，三则弃耕牧之地。臣谓不然。阻卜诸部，自来有之。曩对此至胪朐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一，惟往来抄掠。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风悉降，西域诸国皆愿入贡。因迁种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国，不营城邑，不置戍兵，阻卜累世不敢为寇。统和间，皇太妃出师西域，拓土既远，降附亦众。自后一部或叛，邻部讨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驭远人之道。及城可敦，开境数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业日殚。警急既不能救，叛服亦复不恒。

空有广地之名，而无得地之实。若领土不已，渐至虚耗，其患有不胜言者。况边情不可深信，亦不可顿绝。得不为益，舍不为损。国家大敌，惟在南方。今虽连和，难保他日。若南方有变，屯戍辽邈，卒难赴援。我进则敌退，我还则敌来，不可不虑也。方今太平已久，正可恩结诸部，释罪而归地，内徙戍兵以增堡障，外明约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置酋长，岁修职贡。叛则讨之，服则抚之。诸部既安，必不生衅。如是，则臣虽不能保其久而无变，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或云，弃地则损威。殊不知殚费竭财，以贪无用之地，使彼小部抗衡大国，万一有败，损威岂浅？或又云，沃壤不可遽弃。臣以为土虽沃，民不能久居，一旦敌来，则不免内徙，岂可指为吾土而惜之？

夫币禀虽随部而有，此特周急部民一偏之惠，不能均济天下。如欲均济天下，则当知民困之由，而窒其隙。节盘游，简驿传，薄赋敛，戒奢侈。期以数年，则困者可苏，贫者可富矣。

盖民者国之本，兵者国之卫。兵不调则旷军役，调之则损国本。

且诸部皆有补役之法。昔补役始行，居者、行者类皆富实，故累世从戍，易为更代。近岁边虞数起，民多匮乏，既不任役事，随补随缺。苟无上户，则中户当之。旷日弥年，其穷益甚，所以取代为艰也。非惟补役如此，在边戍兵亦然。譬如一功之土，岂能填寻丈之壑！欲为长久之便，莫若使远戍疲兵还于故乡，薄其徭役，使人人给足，则补役之道可以复故也。

臣又闻，自背有国家者，不能无盗。比年以来，群黎凋弊，利于剽窃，良民往往化为凶暴。甚者杀人无忌，至有亡命山泽，基乱首祸。所谓民以困穷，皆为盗贼者，诚如圣虑。今欲芟夷本根，愿陛下轻徭省役，使民务农。衣食既足，安习教化，而重犯法，则民趋礼义，刑罚罕用矣。臣闻唐太宗问群臣治盗之方，皆曰：“严刑峻法。”太宗笑曰：“寇盗所以滋者，由赋无度，民不聊生。今朕内省嗜欲，外罢游幸，使海内安静，则寇盗自止。”由此观之，寇盗多寡，皆由衣食丰俭，徭役重轻耳。今宣徙可敦城于近地，与西南副都部署乌古敌烈、隗乌古等部声援相接。罢黑岭二军，并开、保州，皆隶东京；益东北戍军及南京总管兵。增修壁垒，候尉相望，缮完楼橹，浚治城隍，以为边防。此方今之急务也，愿陛下裁之。

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仍诏谕之曰：“文章之职，国之光华，非才不用。以卿文学，为时大儒，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职。朕之起居，悉以实录。”自是日见亲信，每入侍，赐坐。

遇胜日，帝与饮酒赋诗，以相醻酢，君臣相得无比。韩家奴知无不言，虽谐谑不忘规讽。

十三年春，上疏曰：“臣闻先世遥辇可汗洼之后，国祚中绝；自夷离堇雅里立阻午，大位始定。然上世俗朴，未有尊称。

臣以为三皇礼文末备，正与遥辇氏同。后世之君以礼乐治天下，而崇本追远之义兴焉。近者唐高祖创立先庙，尊四世为帝。背我太祖代遥辇即位，乃制文字，修礼法，建天皇帝名号，制宫室以示威服，兴利除害，混一海内。厥后累圣相承，自夷离堇湖烈以下，大号未加，天皇帝之考夷离堇的鲁犹以名呼。臣以为宜依唐典，迫崇四祖为皇帝，则陛下弘业有光，坠典复举矣。”

疏奏，帝纳之，始行追册玄、德二祖之礼。

韩家奴每见帝猎，末尝不谏。会有司奏猎秋山，熊虎伤死数十人，韩家奴书于册。帝见，命去之。韩家奴既出，复书。

他日，帝见之曰：“史笔当如是。”帝问韩家奴：“我国家创业以来，孰为贤主？”韩家奴以穆宗对。帝怪之曰：“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视人犹草芥，卿何谓贤？”韩家奴对曰：“穆宗虽暴虐，省徭轻赋，人乐其生。终穆之世，无罪被戮，未有过今日秋山伤死者。臣故以穆宗为贤。”帝默然。

诏与耶律庶成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二十卷，进之。十五年，复诏曰：“古之治天下者，明礼义，正法度。我朝之兴，世有明德，虽中外响化，然礼书末作，无以示后世。

卿可与庶成酌酌古准今，制为礼典。事或有疑，与北、商院同议。”韩家奴既被诏，博考经籍，自天子达于庶人，情文制度可行于世，不缪于古者，撰成三卷，进之。又诏译诸书，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

时帝以其老，不任朝谒，拜归德军节度使。以善治闻。帝遣使问劳，韩家奴表谢。召修国史，卒，年七十二。有《六义集》十二卷行于世。

李汗，初仕晋，为中书舍人。晋亡归辽，当太宗崩、世宗立，恟不定，汗与高勋等十余人羁留南京。久之，从归上京，授翰林学士。

穆宗即位，累迁工部侍郎。时汗兄涛在汴为翰林学士，密遣人召汗。汗得书，托求医南京，易服夜出，欲遁归汴。至涿，为徼巡者所得，送之南京，下吏。汗伺狱吏熟寝，以衣带自经；不死，防之愈严。械赴上京，自投潢河中流，为铁索牵掣，又不死。及抵上京，帝欲杀之。时高勋已为枢密使，救止之。屡言于上曰：“汗本非负恩，以母年八十，急于省观致罪。且汗富于文学，方今少有伦比，若留掌词命，可以增光国体。”帝怒稍解，仍令禁锢于奉国寺，凡六年，艰苦万状。

会上欲建《太宗功德碑》，高勋奏曰：“非李汗无可秉笔者。”诏从之。文成以进，上悦，释囚。寻加礼部尚书，宣政殿学士，卒。

论曰：“统和、重熙之间，务修文治，而韩家奴对策，落落累数百言，概可施诸行事，亦辽之晁、贾哉。李汗虽以词章见称，而其进退不足论矣。”

## 卷九十六　列传第三十四　文学下

王鼎耶律昭刘辉耶律孟简耶律谷欲

王鼎，字虚中，涿州人。幼好学，居太宁山数年，博通经史。时为唐俊有文名燕、蓟间，适上巳，与同志祓禊水滨，酌酒赋诗。鼎偶造席，唐俊见鼎朴野，置下坐。欲以诗困之，先出所作索赋，鼎援笔立成。唐俊惊其敏妙，因与定交。

清宁五年，擢进士第。调易州观察判官，改涞水县令，累迁翰林学士。当代典章多出其手。上书言治道十事，帝以鼎达政体，事多咨访。鼎正直不阿，人有过，必面诋之。

寿隆初，升观书殿学士。一日宴主第，醉与客忤，怨上不知己，坐是下吏。状闻，上大怒，杖黥夺官，流镇州。居数岁，有赦，鼎独不免。会守臣召鼎为贺表，因以诗胎使者，有“谁知天雨露，独不到孤寒”之句。上闻而怜之，即召还，复其职。

乾统六年卒。

鼎宰县时，憩于庭，俄有暴风举卧榻空中。鼎无惧色，但觉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耶无干正，可徐置之。”

须臾，榻发故处，风遂止。

耶律昭，字述宁，博学，善属文。统和中，坐兄国留事，流西北部。

会萧挞凛为西北路招讨使，爱之，奏免其役，礼致门下。

欲召用，以疾辞。挞凛问曰：“今军旅甫罢，三边宴然，惟阻卜伺隙而动。讨之，则路远难至；纵之，则边民被掠；增戍兵，则馈饷不给；欲苟一时之安，不能终保无变。计将安出？”昭以书答曰：窃闻治得其要，则仇敌为一家；先其术，则部曲为行路。

夫西北诸部，每当农时，一夫为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扎官之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孥。一遭寇掠，贫穷立至。春夏赈恤，吏多杂以糠粃，重以掊克，不过数月，又得告困。且畜牧者，富国之本。有司防其隐没，聚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便地。兼以通亡戍卒，随时补调，不习风土，故日疾月损，驯到耗竭。

为今之计，莫若振穷薄赋，给以牛种，使遂耕稼。置游兵以防盗掠，颁俘获以助伏腊，散畜牧以就便地。期以数年，富职可望。然后练简精兵，以备行伍，何守之不固，何劝而不克哉？然必去其难制者，则余种自畏。若舍大而谋小，避强而攻弱，非徒虚费财力，亦不足以威服其心。此二者，利害之机，不可不察。

昭闻古之名将，安边立功，在德不在众。故谢玄以八千破苻坚百万，休哥以五队败曹彬十万。良由恩结士心，得其死力也。阁下膺非常之遇，专方面之寄，宜远师古人，以就勋业。

上观乾象，下尽人谋；察地形之险易，料敌势之虚实。虑无遗策，利施后世矣。挞凛然之。

开泰中，猎于拔里堵山，为羯羊所触，卒。

刘辉，好学善属文，疏简有远略。大康五年，第进士。

大安未，为太子洗马，上书言：“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輓，非长久之策。为今之务，莫若城于盐泺，实以汉户，使耕田聚粮，以为西北之费。”言虽不行，识者韪之。

寿隆二年，复上书曰：“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上嘉其言，迁礼部郎中。

诏以贤良对策，辉言多中时病。擢史馆修撰，卒。

耶律孟简，字复易，于越屋质之五世孙。父刘家奴，官至节度使。

孟简性颖悟。六岁，父晨出猎，俾赋《晓天星月诗》，孟简应声而成，父大奇之。既长，善属文。大康初，枢密使耶律乙辛以奸险窃柄，出为中京留守，孟简与耶律庶箴表贺。未几，乙辛复旧职，衔之，谪巡磁窑关。时虽以谗见逐，不形辞色。

遇林泉胜地，终日忘归。明年，流保州。及闻皇太子被害，不胜哀痛，以诗伤之，作《放怀诗》二十首。自序云：“禽兽有哀乐之声，蝼蚁有动静之形。在物犹然，况于人乎？然贤达哀乐，不在穷通、祸福之间。《易》曰：‘乐天知命，故不忧。’是以颜渊箪瓢自得，此知命而乐者也。予虽流放，以道自安，又何疑耶？”

大康中，始得归乡里。诣阙上表曰：“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乃编耶律曷鲁、屋质、休哥三人行事以进。上命置局编修。孟简谓余官曰：“史笔天下之大信，一言当否，百世从之。苟无明识，好恶徇情，则祸不测。故左氏、司马迁、班固、范晔俱罹殃祸，可不慎欤！”

乾统中，迁六院部太保。处事不拘文法，时多笑其迂。孟简闻之曰：“上古之时，无簿书法令，而天下治。盖簿书法令，适足以滋奸倖，非圣人致治之本。”改高州观察使，修学校，招生徒。迁昭德军节度使。以中京饥，诏与学士刘嗣昌减价籴粟。事未毕，卒。

耶律谷欲，字休坚，六院部人。父阿古只，官至节度使。

谷欲冲澹有礼法，工文章。统和中，为本部太保。开泰中，稍迁塌母城节度使。鞫霸州疑狱，称旨，授启圣军节度使。太平中，复为本部太保。谢病归，俄擢南院大王。叹风俗日颓，请老，不许。

兴宗命为诗友，数问治要，多所匡建。奉诏与林牙耶律庶成、萧韩家奴编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未成而卒，年九十。论曰：“孔子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虽多，亦奚以为？’王鼎忠直达政，刘辉侍育宫，建言国计，昭陈边防利害，皆洞达闿敏。孟简疾乙辛奸邪，黜而不怨。孰谓文学之士，无益于治哉。”

## 卷九十七　列传第三十五　能吏

大公鼎萧文马人望耶律铎鲁斡杨遵勖王棠汉以玺书赐二千石，唐疏刺史、县令于屏，以示奖率，故二史有《循吏》、《良吏》之传。

辽自太祖创业，太宗抚有燕、蓟，任贤使能之道亦略备矣。

然惟朝廷参置国官，吏州县者多遵唐制。历世既久，选举益严。

时又分遣重臣巡行境内，察贤否而进退之。是以治民、理财、决狱、弭盗，各有其人。考其德政，虽未足以与诸循、良之列，抑亦可谓能吏矣。作《能吏传》。

大公鼎，渤海人，先世籍辽阳率宾县。统和间，徙辽东豪右以实中京，因家于大定。曾祖忠，礼宾使。父信，兴中主簿。

公鼎幼庄愿，长而好学。咸雍十年，登进士第，调沈州观察判官。时辽东雨水伤稼，北枢密院大发濒河丁壮以完堤防。

有司承令峻急，公鼎独曰：“边障甫宁，大兴役事，非利国便农之道。”乃疏奏其事。朝廷从之，罢役，水亦不为灾。濒河千里，人莫不悦。改良乡令，省徭役，务农桑，建孔子庙学，部民服化。累迁兴国军节度副使。

时有隶鹰坊者，以罗毕为名，扰害田里。岁久，民不堪。

公鼎言于上，即命禁戢。会公鼎造朝，大臣谕上嘉纳之意，公鼎曰：“一郡获安，诚为大幸；他郡如此者众，愿均其赐于天下。”从之。徙长春州钱帛都提点。车驾如春水，贵主例为假贷，公鼎曰：“岂可辍官用，徇人情？”拒之。颇闻怨詈语，曰：“此吾职，不敢废也。”俄拜大理卿，多所平反。

天祚即位，历长宁军节度使、南京副留守，改东京户部使。

时盗杀留守萧保先，始利其财，因而倡乱。民亦互生猜忌，家自为斗。公鼎单骑行郡，陈以祸福，众皆投兵而拜曰：“是不欺我，敢弗听命。”安辑如故。拜中京留守，赐贞亮功臣，乘传赴官。时盗贼充斥，有遇公鼎于路者，即叩马乞自新。公鼎给以符约，俾还业，闻者接踵而至。不旬日，境内清肃。天祚闻之，加赐保节功臣。时人心反侧，公鼎虑生变，请布恩惠以安之，为之肆赦。

公鼎累表乞归，不许。会奴贼张撒八率无赖啸聚，公鼎欲击而势有不能。叹曰：“吾欲谢事久矣。为世故所牵，不幸至此，岂命也夫！”因忧愤成疾。保大元年卒，年七十九。

子昌龄，左承制；昌嗣，洺州刺史；昌朝，镇宁军节度。

萧文，字国华，外戚之贤者也。父直善，安州防御史。

文笃志力学，甚愠不形。大康初，掌秦越国王中丞司事，以才干称。寻知北面贴黄。王邦彦子争荫，数岁不能定，有司以闻。上命文诘之，立决。车驾将还宫，承诏阅习仪卫，虽执事林林，指顾如一。迁同知奉国军节度使，历国舅都监。

寿隆末，知易州，兼西南面安抚使。高阳土沃民富，吏其邑者，每黩于货，民甚苦之。文始至，悉去旧弊，务农桑，崇礼教，民皆化之。时大旱，百姓忧甚，文祷之辄雨。属县又蝗，议捕除之，文曰：“蝗，天灾，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责，蝗尽飞去；遗者亦不食苗，散在草莽，为乌鹊所食。会霪雨不止，文复随祷而齐。是岁，大熟。朝廷以文可大用，迁唐古部节度使，高阳勒石颂之。后不知所终。

马人望，字俨叔，高祖胤卿，为石晋青州刺史，太宗兵至，坚守不降。城破被执，太宗义而释之，徙其族于医巫闾山，因家焉。曾祖廷煦，南京留守。祖渊，中京副留守。父诠，中京文思使。

人望颖悟。幼孤，长以才学称。咸雍中，第进士，为松山县令。岁运泽州官炭，独役松山，人望请于中京留守萧吐浑均役他邑。吐浑怒，下吏，击几百日；复引诘之，人望不屈。萧喜曰：“君为民如此，后必大用。”以事闻于朝，悉从所请。

徙知涿州新城县。县与宋接境，驿道所从出。人望治不扰，吏民畏爱。近臣有聘宋还者，帝间以外事，多荐之，擢中京度支司盐铁判官。转南京三司度支判官，公私兼裕。迁警巡使。

京城狱讼填委，人望处决，无一冤者。会检括户口，末两旬而毕。同知留守萧保先怪而问之，人望曰：“民产若括之无遗，他日必长厚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谢曰：“公虑远，吾不及也。”

先是，枢密使乙辛窃弄威柄，卒害太子。及天祚嗣位，将报父仇，选人望与萧报恩究其事。人望平心以处，所活甚众。

改上京副留守。会剧贼赵钟哥犯阙，劫宫女、御物，人望率众捕之。右臂中矢，炷以艾，力疾驰逐，贼弃所掠而遁。人望令关津讥察行旅，悉获其盗。寻擢枢密都承旨。

宰相耶律俨恶人望与己异，迁南京诸宫提辖制置。岁中，为保静军节度使。有二吏凶暴，民畏如虎。人望假以辞色，阴令发其事，黥配之。是岁诸处饥乏，惟人望所治粒食不阙，路不鸣桴。遥授彰义军节度使。迁中京度支使，始至，府廪皆空；视事半岁，积粟十五万斛，钱二十万繦。徙左散骑常侍，累迁枢密直学士。

未几，拜参知政事，判南京三司使事。时钱粟出纳之弊，惟燕为甚。人望以缣帛为通历，凡库物出入，皆使别籍，名曰“临库”。奸人黠吏莫得轩轾，乃以年老扬言道路。朝论不察，改南院宣徽使，以示优老。逾年，天祚手书“宣马宣徽”四字诏之。既至，谕曰：“以卿为老，误听也。”遂拜南院枢密使。

人不敢干以私，用人必公议所当与者。如曹勇义、虞仲文尝为奸人所挤，人望推荐，皆为名臣。当时民所甚患者，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之役，至破产不能给。人望使民出钱，官自募役，时以为便。久之请老，以守司徒、兼侍中致仕。卒，谈曰文献。

人望有操守，喜怒不形，未尝附丽求进。初除执政，家人贺之。人望愀然曰：“得勿喜，失勿忧。抗之甚高，挤之必酷。”

其畏慎如此。

耶律铎鲁斡，字乙辛隐，季父房之后。廉约重义。

重熙末，给事诰院。咸雍中，累迁同知南京留守事。被召，以部民恳留，乃赐误褒奖。大康初，改西南面招讨使，为北面林牙，迁左夷离毕。大安五年，拜商府宰相。寿隆初，致仕，卒。

铎鲁斡所至有声，吏民畏爱。及退居乡里，子普古为乌古部节度使，遣人来迎。既至，见积委甚富。谓普古曰：“辞亲入仕，当以裕国安民为事。枉道欺君，以苟货利，非吾志也。”

命驾而归。普古后为盗所杀。杨遵勖，字益诫，涿州范阳人。重熙十九年登进士第，调儒州军事判官，累迁枢密院副承旨。

咸雍三年，为宋国贺正使；还，迁都承旨。天下之事，丛于枢府，簿书填委。遵勖一目五行俱下，剖决如流，敷奏详敏。

上嘉之。奉诏征户部逋钱，得四十余万缗，拜枢密直学士，改枢密副使。大康初，参知政事，徙知枢密院事，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拜南府宰相。耶律乙辛诬皇太子，诏遵勖与燕哥按其事，遵勖不敢证言，时议短之。寻拜北府宰相。

大安中暴卒，年五十六。赠守司空，谥康懿。子晦，终昭文馆直学士。

王棠，涿州新城人。博古，善属文。重熙十五年擢进士。

乡贡、礼部、廷试对皆第一。

累迁上京盐铁使。或诬以贿，无状，释之。迁东京户部使。

大康二年，辽东饥，民多死，请赈恤，从之。三年，入为枢密副使，拜南府宰相。大安末，卒。

棠练达朝政，临事不怠，在政府修明法度，有声。

论曰：“孟子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司牧者当如何以尽心。公鼎奏罢完堤役以息民，拒公让假贷以守法，单骑行郡，化盗为良，庶几召、杜之美。文知易州，雨旸应祷，蝗不为灾。

人望为民不避囚击，判度文，公私兼裕，亦卓乎未易及已。铎鲁斡吏畏民爱，杨遵勖决事如流，真能吏哉。”

## 卷九十八　列传第三十六　卓行

萧札刺耶律官奴萧蒲离不

辽之共国任事，耶律、萧二族而已。二族之中，有退然自足，不淫于富贵，不诎于声利，可以振颓风，激薄俗，亦足嘉尚者，得三人焉。作《卓行传》。

萧札刺，字虚辇，北府宰相排押之弟。性介特，不事生业。

保宁间，以戚属进，累迁宁远军节度使。秩满里居，澹泊自适。统和末，召为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以疾求退，不听，迁夷离毕。又以疾辞，许之。遂入颉山，杜门不出。上嘉其志，不复征，札刺自是家于颉山。亲友或过之，终日言不及世务。

凡宴游相邀，亦不拒。一岁山居过半，与世俗不偶。耶律资忠重之，目日颉山老人。卒。

耶律官奴，字奚隐，林牙斡鲁之孙。沉厚多学，详于本朝世系。嗜酒好佚。初，征为宿直将军。重熙九年，以疾去官。上以官奴属尊，欲成其志，乃许自择一路节度使。官奴辞曰：“臣愚钝，不任官使。”加归义军节度使，辄请致政。

官奴与欧里部人萧哇友善，哇谓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泽民，成大功烈，何屑屑为也！吾与若居林下，以枕簟自随，觞咏自乐，虽不官，无慊焉。”官奴然之。时称“二逸”。乾统间，官奴卒。

萧蒲离不，字桵懒，魏国王惠之四世孙。父母蚤丧，鞠于祖父兀古匿。性孝悌。年十三，兀古匿卒，自以早失怙恃，复遭祖丧，哀毁逾礼，族里嘉叹。尝谓人曰：“我于亲不得终养，今谁为训者？苟不自勉，何以报鞠育恩！”自是力学，于文艺无不精。

乾统间，以兀古匿之故召之，不应。常与亲识游猎山水，奉养无长物仆隶，欣欣如也。或曰：“公胡不念以嗣先世功名？”

答曰：“自度不足以继先业，年逾强仕，安能益主庇民！”

累征，皆以疾辞。

晚年，谢绝人事，卜居抹古山，屏远荤茹，潜心佛书，延有道者谈论弥日。人间所得何如，但曰：“有深乐！惟觉六凿不相攘，余无知者。”一日，易服，无疾而逝。

论曰：“隐，固未易为也，而亦未可轻以与人。若札刺谢职不谈时务，官奴两辞节镇，蒲离不召而不赴，虽未足谓之隐；然在当时能知内外之分，甘于肥遁，不犹愈于求富贵利达而为妻妾羞者哉！故称卓行可也。”

## 卷九十九　列传第三十七　列女

刑简妻陈氏取律氏常哥耶律奴妻萧氏耶律术者妻萧氏耶律中妻萧氏

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与其得列女，不若得贤女。天下而有列女之名，非幸也。《诗》赞卫共姜，《春秋》褒宋伯姬，盖不得已，所以重人伦之变也。辽据北方，风化视中土为疏。终辽之世，得贤女二，列女三，以见人心之天理有不与世道存亡者。

邢简妻陈氏，营州人。父陉，五代时累官司徒。

陈氏甫笄，涉通经义，凡览诗赋，辄能诵，尤好吟咏，时以女秀才名之。年二十，归于简。孝舅姑，闺门和睦，亲党推重。有六子，陈氏亲教以经。后二子抱朴、抱质皆以贤，位宰相。统和十二年卒。睿智皇后闻之，嗟悼，赠鲁国夫人，刻石以表其行。及迁袝，遣使以祭。论者谓贞静柔顺，妇道母仪始终无慊云。

耶律氏，太师适鲁之妹，小字常哥。幼爽秀，有成人风。

及长，操行修洁，自誓不嫁。能诗文，不苟作。读《通历》，见前人得失，历能品藻。

咸雍间，作文以述时政。其略曰：“君以民为体，民以君为心。人主当任忠贤，人臣当任忠贤，人臣当去比周；则政化平，阴阳顺。欲怀远，则崇恩尚德；欲强国，则轻徭薄赋。四端五典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实生民之命。淫侈可以为戒，勤俭可以为师。错枉则人不敢诈，显忠则人不敢欺。勿泥空门，崇饰土木；勿事边鄙，妄费金帛。满当思溢，安必虑危。刑罚当罪，则民劝善。不宝远物，则贤者至。建万世磐石之业，制诸部强横之心。欲率下，则先正身；欲治远，则始朝廷。”上称善。时枢密使耶律乙辛爱其才，屡求诗，常哥遗以回文。乙辛知其讽己，衔之。大康三年，皇太子坐事，乙辛诬以罪，按无迹，获免。会兄适鲁谪镇州，常哥与俱，常布衣疏食。人间曰：“何自苦如此？”对曰：“皇储无罪道废，我辈岂可美食安寝。”

及太子被害，不胜哀痛。年七十，卒于家。

耶律奴妻萧氏，小字意辛，国舅驸马都尉陶苏斡之女。母胡独公主。

意辛美姿容，年二十，始适奴。事亲睦族，以孝谨闻。尝与娣姒会，争言厌魅以取夫宠，意辛曰：“厌魅不若礼法。”

众问其故，意辛曰：“修己以洁，奉长以敬，事夫以柔，抚下以宽，毋使君子见其轻易，此之为礼法，自然取重于夫。以厌魅获宠，独不愧于心乎！”闻者大惭。

初，奴与枢密使乙辛有隙。及皇太子废，被诬夺爵，没入兴圣宫，流乌古部。上以意辛公主之女，欲使绝婚。意辛辞曰：“陛下以妄葭莩之亲，使免流窜，实天地之恩。然夫妇之义，生死以之。妄自笄年从奴，一旦临难，顿尔乖离，背纲常之道，于禽兽何异？幸陛下哀怜，与奴俱行，妥即死无恨！”帝感其言，从之。

意辛久在贬所，亲执役事，虽劳无难色。事夫礼敬，有加于旧。寿隆中，上书乞子孙为著帐郎君。帝嘉其节，召举家还。

子国隐，乾统间始仕。保大中，意辛在临演，谓诸子曰：“吾度卢彦伦必叛，汝辈速避，我当死之。”贼至，遇害。

耶律术者妻萧氏，小字讹里本，国舅孛堇之女。性端悫，有容色，自幼与他女异。年十八，归术者。谨裕贞婉，娣姒推尊之。及居术者丧，极哀毁。既葬，谓所亲曰：“夫妇之道，如阴阳表里。无阳则阴不能立，无表则裹无所附。妾今不幸失所天，且生必有死，理之自然。术者早岁登朝，有才不寿。天祸妾身，罹此酷罚，复何依恃。傥死者可见，则从；不可见，则当与俱。”侍婢慰勉，竟无回意，自刃而卒。

耶律中妻萧氏，小字挼兰，韩国王惠之四世孙。聪慧谨愿。

年二十归于中，事夫敬顺，亲戚咸誉其德。中尝谓曰：“汝可粗知书，以前贞淑为鉴。”遂发心诵习，多涉古今。

天庆中，为贼所执，潜置刃于履，誓曰：“人欲污我者，即死之。”至夜，贼遁而免。久之，帝召中为五院都监，中谓妻曰：“吾本无宦情，今不能免。我当以死报国，汝能从我乎？”

挼兰对曰：“谨奉教。”及金兵徇地岭西，尽徙其民，中守节死。挼兰悲戚不形于外，人怪之。俄跃马突出，至中死所自杀。

论曰：“陈氏以经教二子，并为贤相，耶律氏自洁不嫁，居闺阃之内而不忘忠其君，非贤而能之乎。三萧氏之节，虽烈丈夫有不能者矣。”

## 卷一百　列传第三十八　方技

直鲁古王白魏璘耶律敌鲁耶律乙不哥

孔子称“小道必有可观”，医卜是已。医以济夭札，卜以决犹豫，皆有补于国，有惠于民。前史录而不遗，故传。

直鲁古，吐谷浑人。初，太祖破吐谷浑，一骑士弃橐，反射不中而去。及追兵开橐视之，中得一婴儿，即直鲁古也。因所俘者问其故，乃知射囊者，婴之父也。世善医，虽马上视疾，亦知标本。意不欲子为人所得，欲杀之耳。

由是进于太祖，淳钦皇后收养之。长亦能医，专事针灸。

太宗时，以太医给侍。尝撰《脉诀》、《针灸书》，行于世。年九十卒。

王白，冀州人，明天文，善卜筮，晋司天少监，太宗入汴得之。应历十九年，王子只没以事下狱，其母求卜，白曰：“此人当王，未能杀也，毋过忧！”景宗即位，释其罪，封宁王，竟如其言。凡决祸福多此类。

保宁中，历彰武、兴国二军节度使。撰《百中歌》行于世。

魏璘，不知何郡人，以卜名世，太宗得于汴。

天禄元年，上命驰马较迟疾，以为胜负。问王白及璘孰胜？

白奏曰：“赤者胜。”璘曰：“臣所见，騣马当胜。”既驰，竟如璘言。上异而问之，白曰：“今日火王，故知赤者胜。”

璘曰：“不然，火虽王，而上有烟。以烟察之，青者必胜。”

上嘉之。五年，察割谋逆，私卜于璘。璘始卜，谓曰：“大王之数，得一日矣，宜慎之！”及乱，果败。应历中，周兵犯燕，上以胜败问璘。璘曰：“周姓柴也，燕分火也。柴入火，必焚。”

其言果验。

璘尝为太平王罨撒葛卜僭立事，上闻之，免死，流乌古部。

一日，节度使召璘，适有献双鲤者，戏曰：“君卜此鱼何时得食？”璘良久答曰：“公与仆不出今日，有不测祸，奚暇食鱼？”

亟命烹之。未及食，寇至，俱遇害。

耶律敌鲁，字撒不碗。其先本五院之族，始置宫分，隶焉。

敌鲁精于医，察形色即知病原。虽不诊候，有十全功。统和初，为大丞相韩德让所荐，官至节度使。

初，枢密使耶律斜轸妻有沉疴，易数医不能治。敌鲁视之曰：“心有蓄热，非药石所及，当以意疗。因其聩，聒之使狂，用泄其毒则可。”于是令大击钲鼓于前。翌日果狂，叫呼怒骂，力极而止，遂愈。治法多此类，人莫能测。年八十卒。

耶律乙不哥，字习捻，六院郎君褭古直之后。幼好学，尤长于卜筮，不乐仕进。

尝为人择葬地曰：“后三日，有牛乘人逐牛过者，即启土。”

至期，果一人负乳犊，引牸牛而过。其人曰：“所谓‘牛乘人’者，此也。”遂启土。既葬，吉凶尽如其言。又为失鹰者占曰：“鹰在汝家东北三十里泺西榆上。”往求之，果得。当时占候无不验。

论曰：“方持，术者也。苟精其业而不畔于道，君子必取焉。直鲁古、王白、耶律敌鲁无大得失，录之宣矣。魏璘为察割卜谋逆，为罨撒葛卜僭立，罪在不贳；虽有寸长，亦奚足取哉。存而弗削，为来者戒。”

## 卷一百一　列传第三十九

伶官罗衣轻宦官王继恩赵安仁

伶，官之微者也。《五代史》列镜新磨于《传》，是必有所取矣。辽之伶官当时固多，然能因诙谐示谏，以消未形之乱，惟罗衣轻耳。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废言。”是宜传。

罗衣轻，不知其乡里。滑稽通变，一时谐谑，多所规讽。

兴宗败于李元昊也，单骑突出，几不得脱。先是，元昊获辽人，辄劓其鼻，有奔北者，惟恐追及。故罗衣轻止之曰：“且观鼻在否？”上怒，以毳索击帐后，将杀之。太子笑曰：“打诨底不是黄幡绰！”罗衣轻应声曰：“行兵底亦不是唐太宗！”上闻而释之。

上尝与太弟重元狎呢，宴酣，许以千秋万岁后传位。重元喜甚，骄纵不法。又因双陆，赌以居民城邑。帝屡不竟，前后已偿数城。重元既恃梁孝王之宠，又多郑叔段之过，朝臣无敢言者，道路以目。一日复博，罗衣轻指其局曰：“双陆休痴，和你都输去也！”帝始悟，不复戏。清宁间，以疾卒。

《周礼》，寺人掌中门之禁。至巷伯诗列于《雅》，勃貂功著于晋，虽忠于所事，而非其职矣。汉、唐中世，窃权蠹政，有不忍言者，是皆宠遇之过。辽宦者二人，其贤不肖皆可为后世鉴，故传焉。

王继恩，棣州人。睿智皇后南征，继恩被俘。

初，皇后以公私所获十岁已下儿容貌可观者近百人，载赴凉陉，并使阉为竖，继恩在焉。聪慧，通书及辽语。擢内谒者、内侍左厢押班。圣宗亲政，累迁尚衣库使、左承宣、临门卫大将军、灵州观察使、内库都提点。

继恩好清谈，不喜权利，每得赐赉，市书至万卷，载以自随，诵读不倦。每宋使来聘，继恩多充宣赐使。后不知所终。

赵安仁，字小喜，深州乐寿人，自幼被俘。

统和中，为黄门令、秦晋国王府祗候。王薨，授内侍省押班、御院通进。开泰八年，与李胜哥谋奔南土，为游兵所擒。

初，仁德皇后与钦哀有隙，钦哀密令安仁伺皇后动静，无不知者。仁德皇后威权既重，安仁惧祸，复谋亡归。仁德欲诛之，钦哀以言营救。圣宗曰：“小喜言父母兄弟俱在南朝，每一念，神魂陨越。今为思亲，冒死而亡，亦孝子用心，实可怜悯。”

赦之。重熙初，钦哀摄政，欲废帝，立少子重元。帝与安仁谋迁太后庆州守陵，授安仁左承宣、监门卫大将军，充契丹汉人渤海内侍都知，兼都提点。会上思太后，亲驭奉迎，太后责曰：“汝负万死，我尝营救。不望汝报，何为离间我母子耶！”安仁无答。后不知所终。

论曰：“名器所以砺天下，非贤而有功则不可授，况宦者乎。继恩为内谒者，安仁为黄门令，似矣；何至溺于私爱，而授以观察使、大将军耶？《易》曰：‘负且乘，致寇至。’此安仁所以不克有终，继恩幸而免欤？”

## 卷一百二　列传第四十　奸臣上

耶律乙辛张孝杰耶律燕哥萧十三

《春秋》褒贬，善恶并书，示劝惩也。故迁、固传佞幸、酷吏，欧阳修则并奸臣录之，将俾为君者知所鉴，为臣者知所戒。此天地圣贤之心，国家安危之机，治乱之原也。辽自耶律乙辛而下，奸臣十人，其败国皆足以为戒，故列于《传》。

耶律乙辛，字胡睹兖，五院部人。父迭刺，家贫，服用不给，部人号“穷迭刺”。

初，乙辛母方娠，夜梦手搏羖羊，拔其角尾。既寤占之，术者曰：“此吉兆也。羊去角尾为王字，汝后有子当王。”及乙辛生，适在路，无水以浴，回车破辙，忽见涌泉。迭刺自以得子，欲酒以庆，闻酒香，于草棘间得二榼，因祭东焉。

乙辛幼慧黠。尝牧羊至日昃，迭刺视之，乙辛熟寝。迭刺触之觉，乙辛怒曰：“何遽惊我！适梦人手执口月以食我，我已食月，啖日方半而觉，借不尽食之。”迭刺自是不令牧羊。及长，美风仪，外和内狡。重熙中，为文班吏，掌太保印，陪从入宫。皇后见乙辛详雅如素宦，令补笔砚吏；帝亦爱之，累迁护卫太保。道宗即位，以乙辛先朝任使，赐汉人户四十，同知点检司事，常召决疑议，升北院同知，历枢密副使。清宁五年，为南院枢密使，改知北院，封赵王。

九年，耶律仁先为南院枢密使，时驸马都尉萧胡睹与重元党，恶仁先在朝，奏曰：“仁先可任西北路招讨使。”帝将从之。乙辛奏曰，“臣新参国政，未知治体。仁先乃先帝旧臣，不可遽离朝廷。”帝然之。重元乱平，拜北院枢密使，进王魏，赐匡时翊圣竭忠平乱功臣。咸雍五年，加守太师。诏四方有军旅，许以便宜从事，势震中外，门下馈赂不绝。凡阿顺者蒙荐摊，忠直者被斥窜。

大康元年，皇太子始预朝政，法度修明。乙辛不得逞，谋以事诬皇后。后既死，乙辛不自安，又欲害太子。乘间入奏曰：“帝与后如天地并位，中宫岂可旷？”盛称其党驸马都尉萧霞抹之妹美而贤。上信之，纳于宫，寻册为皇后。时护卫萧忽古知乙辛奸状，伏桥下，欲杀之。俄暴雨坏桥，谋不遂。林牙萧岩寿密奏曰：“乙辛自皇太子预政，内怀疑惧，又与宰相张孝杰相附会。恐有异图，不可使居要地。”出为中京留守。乙辛泣谓人曰：“乙辛无过，因谗见出。”其党萧霞抹辈以其言闻于上。上悔之。无何，出萧岩寿为顺义军节度使，诏近臣议召乙辛事。北面官属无敢言者，耶律撒刺曰，“初以萧岩寿奏，出乙辛。若所言不当，宜坐以罪；若当，则不可复召。”累谏不从。乃复召为北院枢密使。

时皇太子以母后之故，忧见颜色。乙辛党欣跃相庆，谗谤沸腾，忠良之士斥逐殆尽。乙辛因萧十三之言，夜召萧得裹特谋构太子，令护卫太保耶律查刺诬告耶律撒刺等同谋立皇太子。诏按无迹而罢。又令牌印郎君萧讹都斡诣上诬首：“耶律查刺前告耶律撒刺等事皆实，臣亦与其谋。本欲杀乙辛等而立太子。臣等若不言，恐事白连坐。”诏使鞫劾，乙辛迫令具伏。

上怒，命诛撒刺及速撒等。乙辛恐帝疑，引数人庭诘，各令荷重校，绳击其颈，不能出气，人人不堪其酷，惟求速死。反奏曰：“别无异辞。”时方暑，尸不得瘗，以至地臭。乃囚皇太子于上京，监卫者皆其党。寻遣萧达鲁古、撒把害太子。乙辛党大喜，聚饮数日。上京留守萧挞得以卒闻。上哀悼，欲召其妻，乙辛阴遣人杀之，以灭其口。

五年正月，上将出猎，乙辛奏留皇孙，上欲从之。同知点检萧兀纳谏曰：“陛下若从乙辛留皇孙，皇孙尚幼，左右无人，愿留臣保护，以防不测。”遂与皇孙俱行。由是上始疑乙辛，颇知其奸。会北幸，将次黑山之平淀，上适见扈从官属多随乙辛后，恶之，出己辛知南院大王事。及例削一字王爵，改王混同，意稍自安。及赴阙入谢，帝即日遣还，改知兴中府事。

七年冬，坐以禁物鬻入外国，下有司议，法当死。乙辛党耶律燕哥独奏当入八议，得减死论，击以铁骨朵，幽于来州。

后谋奔宋及私藏兵甲事觉，缢杀之。乾统二年，发冢，戮其尸。

张孝杰，建州永霸县人。家贫，好学。重熙二十四年，擢进士第一。

清宁间，累迁枢密直学士。咸雍初，坐误奏事，出为惠州刺史。俄召复旧职，兼知户部司事。三年，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加工部侍郎。八年，封陈国公。上以孝杰勤干，数问以事，为北府宰相。汉人贵幸无比。

大康元年，赐国姓。明年秋猎，帝一日射鹿三十，燕从官。

酒酣，命赋《云上于天诗》，诏孝杰坐御榻旁。上诵《黍离》诗：“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孝杰奏曰：“今天下太平，陛下何忧？富有四海，陛下何求？”帝大悦。三年，群臣侍燕，上曰：“先帝用仁先、化葛，以贤智也。朕有孝杰、乙辛，不在仁先、化葛下，诚为得人。”欢饮至夜，乃罢。

是年夏，乙辛谮皇太子，孝杰同力相济。及乙辛受诏按皇太子党人，诬害忠良，孝杰之谋居多。乙辛荐孝杰忠于社稷，帝谓孝杰可比狄仁杰，赐名仁杰，乃许放海东青鹤。六年，既出乙辛，上亦悟孝杰奸佞，寻出为武定军节度使。坐私贩广济湖盐及擅改诏旨，削爵，贬安肃州，数年乃归。大安中，死于乡。乾统初，剖棺戮尸，以族产分赐臣下。

孝杰久在相位，贪货无厌，时与亲戚会饮，尝曰：“无百万两黄金，不足为宰相家。”初，孝杰及第，诣佛寺，忽迅风吹孝杰幞头，与浮图齐，坠地而碎。有老僧曰：“此人必骤贯，然亦不得其死。”竟如其言。

耶律燕哥，字善宁，季父房之后。四世祖铎稳，太祖异母弟。父曰豁里斯，官至太师。

燕哥狡佞而敏。清宁间，为左护卫太保。太康初，转北面林牙。初耶律乙辛自中京留守复为枢密使，以燕哥为耳目，凡闻见必以告。乙辛爱而荐之，帝亦以为贤，拜左夷离毕。及皇太子被诬，帝遣燕哥往讯之，太子谓燕哥曰：“帝惟我一子，今为储嗣，复何求，敢为此事！公与我为昆弟行，当念无辜，达意于帝。”祷之甚恳。萧十三闻之，谓燕哥曰：“宜以太子言，易为伏状。”燕哥颔之，尽如所教以奏。及太子被逐，乙辛杀害忠良，多燕哥之谋，为契丹行官都部署。五年夏，拜南府宰相，迁惕隐。

大安三年，为西京留守，致仕。寿隆初，以疾卒。

萧十三，蔑古乃部人。父铎鲁斡，历官节度使。十三辨黠，善揣摩人意。清宁间，以年劳迁护卫太保。大康初，耶律乙辛复入枢府，益横恣。时十三出入乙辛家，以朝臣不附者辄使出之，十三由宿卫迁殿前副点检。

三年夏，护卫萧忽古等谋杀乙辛，事觉下狱。十三谓乙辛曰：“今太子犹在，臣民属心。大王素无根柢之助，复有诬皇后之怨。若太子立，王置身何地？宜熟计之。”乙辛曰：“吾忧此久矣！”是夜，召萧得裹特谋所以构太子事。十三计既行，寻迁殿前都点检，兼同知枢密院事。复令萧讹都斡等诬首耶律查刺前告耶律撒刺等事皆实，诏究其事，太子不服。别遣夷离毕耶律燕哥问太子，太子具陈所以见诬之状。十三闻之，谓燕哥曰：“如此奏，则大事去矣！当易其辞为伏款。”燕哥入，如十三言奏之。上大怒，废太子。太子将出，曰：“我何罪至是！”十三叱令登车，遣卫卒阖车门。是年，迁北院枢密副使，复陈阴害太子计，乙辛从之。

及乙辛出知南院大王事，亦出十三为保州统军使，卒。乾统间，剖棺戮尸。二子：的里得、念经，皆伏诛。

## 卷一百三　列传第四十一　奸臣下

萧余里也耶律合鲁萧得裹特萧讹都斡萧达鲁古耶律塔不也萧图古辞

萧余里也，字讹都碗，国舅阿刺次子。便佞滑稽，善女工。

重熙间，以外戚进。

清宁初，补祗候郎君，尚郑国公主，拜驰马都尉，累迁南面林牙。以父阿刺为萧革所谮，出余里也为奉先军节度使。十年冬，召为北面林牙。

咸雍中，会有告余里也与族人术哲谋害耶律乙辛，按无状，出为宁远军节度使。自后余里也揣乙辛意，倾心事之，荐为国舅详稳。大康初，封辽西郡王。时乙辛擅恣，凡不附己者出之，乃引余里也为北府宰相，兼知契丹行官都部署事。及乙辛谋构皇太子，余里也多助成之，遂知北院枢密事，赐推诚协赞功臣。

以女侄妻乙辛子绥也，侍势横肆，至有无君之语，朝野侧目。帝出乙辛知南院大王事，坐与乙辛党，以天平军节度使归第。寻拜西北路招讨使。以母忧去官，卒。

耶律合鲁，字胡都堇，六院舍利褭古直之后。柔佞，喜苟合。仕清宁初。

时乙辛引用群小，合鲁附之，遂见委任，俄擢南面林牙。

乙辛谮皇太子，杀忠直，合鲁多预其谋。弟吾也亦党乙辛，时号“二贼”。乙辛荐为北院大王，卒。吾也亦至南院大王。

萧得裹特，遥辇洼可汗宫分人。善阿意顺色。清宁初，乙辛用事，甚见引用，累迁北面林牙、同知北院宣徽使事。

及皇太子废，遣得裹特监送上京。得裹特促其行，不令下车，起居饮食数加陵侮，至则筑圜堵囚之。大康中，迁西南招讨，历顺义军节度使，转国舅详稳。

寿隆五年，坐怨望，以老免死，阖门籍兴圣宫，贬西北统军司，卒。二子：得末、讹里，乾统间以父与乙辛谋，伏诛。

萧讹都斡，国舅少父房之后。咸雍中，补牌印郎君。

大康三年，枢密使乙辛阴怀逆谋，乃令护卫太保耶律查刺诬告耶律撒刺等废立事。诏按无状，皆补外。顷之，讹都斡希乙辛意，欲实其事，与耶律塔不也等入阙，诬首：“耶律撒刺等谋害乙辛，欲立皇太子事，臣亦预谋。今不自言，恐事泄连坐。”帝果怒，徙皇太子于上京。

讹都斡尚皇女赵国公主，为驸马都尉。后与乙辛议不合，衔之，复以车服僭拟人主，被诛。讹都斡临刑，语人曰：“前告耶律撒刺事，皆乙辛教我。恐事彰，杀我以灭口耳！”

萧达鲁古，遥辇嘲古可汗宫分人。性奸险。

清宁间，乙辛为枢密使，窃权用事，阴怀逆谋。达鲁古比附之，遂见奖拔，稍迁至旗鼓拽刺详稳。乙辛欲害太子，以达鲁古凶果可使，遣与近侍直长撒把诣上京，同留守萧挞得夜引力士至囚室，给以有赦，召太子出，杀之，函其首以归，诈云疾死。以达鲁古为国舅详稳。达鲁古恐杀太子事白，出入常佩刀，有急召，即欲自杀。

乾统间，诏枢密使耶律阿思大索乙辛党人，达鲁古以赂获免。后以疾卒。

耶律塔不也，仲父房之后。以善击鞠，幸于上，凡驰骋，鞠不离杖。

咸雍初，补只候郎君。与耶律乙辛善，故内外畏之。及太子被谮，按无迹，塔不也附乙辛，欲实其诬，与讹都斡等密奏：“太子谋乱事本实，臣不首，恐事觉连坐。”帝信之，废太子。

改延庆宫副使。寿隆元年，为行宫都部署。

天祚嗣位，以塔不也党乙辛，出为特免部节度使。及枢密使耶律阿思大索乙辛旧党，塔不也以赂获免。徙敌烈部节度使，复为敦睦宫使。天庆元年，出为西北路招讨使。以疾卒。

萧图古辞，字何宁，楮特部人。仕重熙中，以能称，累迁左中丞。

清宁初，历北面林牙，改北院枢密副使。辨敏，善伺颜色，应对合上意。皇太后尝曰：“有大事，非耶律化哥、萧图古辞不能决。”眷遇日隆。知北院枢密使事。六年，出知黄龙府。

八年，拜南府宰相。顷之，为北院枢密使，诏许便宜从事。

为人奸佞有余，好聚敛，专愎，变更法度。为枢密数月，所荐引多为重元党与，由是免为庶人。后没入兴圣宫，卒。

论曰：“舜流共工，孔子诛少正卯，治奸之法严矣。后世不是之察，反以为患而信任之，不至于流毒宗社而未已。道宗之于乙辛是也。当其留仁先，讨重元，若真为国计者；不知包藏祸心，待时而发耳。一旦专权，又得专杰、燕哥、十三为之腹心，故肆恶而无忌惮。始诬皇后，又杀太子及其妃，其祸之酷，良可悲哉。

呜呼！君之所亲，莫皇后、太子若也。奸臣杀之而不知，群臣言之而不悟。一时忠谠，废戮几尽。虽黑山亲见官属之盛，仅削一字王号。至私藏甲兵，然后诛之。吁！乙辛之罪，固非一死可谢天下，抑亦道宗不明无断，有以养成之也。

如萧余里也辈，忘君党恶，以饕富贵，虽幸而死诸牖下，其得免于遗臭之辱哉！”

## 卷一百四　列传第四十二　逆臣上

耶律辖底子迭里特耶律察割耶律娄国耶律重元子涅鲁古耶律滑哥《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贵贱位而后君臣之分定，君臣之分定而后天地和，天地和而后万化成。五帝三王之治，用此道也。三代而降，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诛死者于前，惧生者于后，其虑深远矣。欧阳修作《唐书》，创《逆臣传》，盖亦《春秋》之意也。

辽判逆之臣二十有二，迹其事则又有甚焉者，然岂一朝一夕之故哉。列于《传》，所以公天下之贬，以示夫戒云。

辖底，字涅烈兖，肃祖孙夷离堇怗刺之子。幼黠而辩，时险佞者多附之。

遥辇痕德堇可汗时，异母史罨古只为迭刺部夷离堇。故事，为夷离堇者，得行再生礼。罨古只方就帐易服，辖底遂取红袍、貂蝉冠，乘白马而出。乃令党人大呼曰：“夷离堇出矣！”众皆罗拜，因行柴册礼，自立为夷离堇。与于越耶律释鲁同知国政。及释鲁遇害，辖底惧人图己，挈其二子迭里特、朔刮奔渤海，伪为失明。后因球马之会，与二子夺良马奔归国。益为奸恶，常以巧辞获免。

太祖将即位，让辖度，辖底曰：“皇帝圣人，由天所命，臣岂敢当！”太祖命于于越。及自将代西南诸部，辖底诱刺葛等乱，不从者杀之。车驾还至赤水城，辖底惧，与刺葛俱北走，至榆河为追兵所获。太祖问曰：“朕初即位，尝以国让，叔父辞之；今反欲立吾弟，何也？”辖底对曰：“始臣不知天子之贵，及陛下即位，卫从甚严，与凡庶不同。臣尝奏事心动，始有窥觎之意。度陛下英琥，必不可取；诸弟懦弱，得则易图也。

事若成，岂容诸弟乎。”太祖谓诸弟曰：“汝辈乃从斯人之言耶！”迭刺曰：“谋大事者，须用如此人；事成，亦必去之。”

辖底不复对。囚数月，缢杀之。

将刑，太祖谓曰：“叔父罪当死，朕不敢赦。事有便国者，宜悉言之。”辖底曰：“迭刺部人众势强，故多为乱，宜分为二，以弱其势。”子迭里特。

迭里特，字海邻。有膂力，善驰射，马踬不仆。尤神于医，视人疾，若隔纱睹物，莫不悉见。

太祖在潜，已加眷遇，及即位，拜迭刺部夷离堇。太祖尝思鹿醢解醒，以山林所有，问能取者。迭里特曰：“臣能得之。”

乘内厩马逐鹿，射其一。欲复射，马跌而毙。迭里特跃而前，弓犹不弛，复获其一。帝欢甚曰：“吾弟万人敌！”会帝患心痛，召迭里特视之。迭里特曰：“膏肓有瘀血如弹丸，然药不能及，必针而后愈。”帝从之。呕心瘀血，痛止。

帝以其亲，每加赐赉；然知其为人，未尝任以职。后从刺葛乱，与其父辖底俱缢杀之。

察割，字欧辛，明王安端之子。善骑射，貌恭而心狡，人以为懦。太祖曰：“此凶顽，非儒也。”其父安端尝使奏事，太祖谓近侍曰：“此子目若风驼，面有反相。朕若在，无令入门。

世宗即位于镇阳，字端闻之，欲持两端。察割曰：“太弟忌刻，若果立，岂容我辈！永康王宽厚，且与刘哥相善，宜往与计。”安端即与刘哥谋归世宗。及和议成，以功封泰宁王。

会安端为西南面大详稳，察割佯为父恶，阴遣人白于帝，即召之。既至上前，泣诉不胜哀，帝悯之，使领女石烈军。出入禁中，数被恩遇。帝每出猎，察割托手疾，不操弓矢，但执练锤驰走。屡以家之细事闻于上，上以为诚。

察割以诸族属杂处，不克以逞，渐徙庐帐迫于行宫。右皮室详稳耶律屋质察其奸邪，表列其状。帝不信，以表示察割。

察割称屋质疾己，哽咽流涕。帝曰：“朕固知无此，何至泣耶！”

察割时出怨言，屋质曰：“汝虽无是心，因我过疑汝，勿为非义可也。”他日屋质又请于帝，帝曰：“察割舍父事我，可保无他。”屋质曰：“察割于父既不孝，于君安能忠！”帝不纳。

天禄五年七月，帝幸太液谷，留饮三日，察割谋乱不果。

帝伐周，至详古山，太后与帝祭文献皇帝于行宫，群臣皆醉。

察割归见寿安王，邀与语，王弗从。察割以谋告耶律盆都，盆都从之。是夕，同率兵入弑太后及帝，因僭位号。百官不从者，执其家属。至夜，阅内府物，见码碯碗，曰：“此希世宝，今为我有！”诧于其妻。妻曰：“寿安王、屋质在，吾属无噍类，此物何益！”察割曰：“寿安年幼，屋质不过引数奴，诘旦来朝，固不足忧。”其党矧斯报寿安、屋质以兵围于外，察割寻遣人弑皇后于柩前，仓惶出阵。寿安遣人谕曰：“汝等既行弑逆，复将若何？”有夷离堇划者委兵归寿安王，余众望之，徐徐而往。察割知其不济，乃击群官家属，执弓矢胁曰：“无过杀此曹尔！”叱令速出。时林牙耶律敌猎亦在击中，进曰：“不有所废，寿安王何以兴。籍此为辞，犹可以免。”察割曰：“诚如公言，诚当使者？”敌猎请与罨撒葛同往说之，察割从其计。寿安王复令敌猎诱察割，脔杀之。诸子皆伏诛。

娄国，字勉辛，文献皇帝之子。天禄五年，遥授武定军节度使。及察割作乱，穆宗与屋质从林牙敌猎计，诱而出之，娄国手刃察割。改南京留守。

穆宗沉湎，不恤政事，娄国有觊觎之心，诱敌猎及群不逞谋逆。事觉，按问不服。帝曰：“朕为寿安王时，卿数以此事说我，今日岂有虚乎？”娄国不能对。及余党尽服，遂缢于可汗州西谷，诏有司择绝后之地以葬。

重元，小字孛吉只，圣宗次子。材勇绝人，眉目秀朗，寡言笑，人望而畏。

太平三年，封秦国王。圣宗崩，钦哀皇后称制，密谋立重元。重元以所谋白于上，上益重之，封为皇太弟。历北院枢密使、南京留守、知元帅府事。重元处戎职，未尝离辇下。先是契丹人犯法，例须汉人禁勘，受枉者多。重元奏请五京各置契丹警巡使，诏从之，赐以金券誓书。道宗即位，册为皇太叔，免拜不名，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复赐金券、四顶帽、二色袍，尊宠所未有。

清宁九年，车驾猎泺水，以其子涅鲁古素谋，与同党陈国王陈六、知北院枢密事萧胡睹等凡四百余人，诱胁弩手军阵于帷宫外。将战，其党多悔过效顺，各自奔溃。重元既知失计，北走大漠，叹曰：“涅鲁古使我至此！”遂自杀。

先是重元将举兵，帐前雨赤如血，识者谓败亡之兆。子涅鲁古。涅鲁古，小字耶鲁绾，性阴狠。兴宗一见，谓曰：“此子目有反相。”

重熙十一年，封安定郡王。十七年，进王楚，为惕隐。清宁三年，出为武定军节度使。七年，知南院枢密使事，说其父重元诈病，俟车驾临问，因行弑逆。

九年秋猎，帝用耶律良之计，遣人急召涅鲁古。涅鲁古以事泄，遽拥兵犯行宫。南院枢密使许王仁先等率宿卫士讨之。

涅鲁古跃马突出，为近侍详稳渤海阿厮、护卫苏射杀之。

滑哥，字斯懒，隋国王释鲁之子。性阴险。初烝其父妾，惧事彰，与克萧台哂等共害其父，归咎台哂，滑哥获免。

太祖即位务广恩施，虽知滑哥凶逆，姑示含忍，授以惕隐。

六年，滑哥预诸递之乱。事平，群臣议其罪，皆谓滑哥不可释，于是与其子痕只俱陵迟而死，敕军士恣取其产。帝曰：“滑哥不畏上天，反君弑父，其恶不可言。诸弟作乱，皆此人教之也。”

## 卷一百五　列传第四十三　逆臣中

萧翰耶律牒蜡耶律朗耶律刘哥弟盆都耶律海思耶律敌猎萧革

萧翰，一名敌烈，字寒真，宰相敌鲁之子。

天赞初，唐兵围镇州，节度使张文礼遣使告急。翰受诏与康末怛往救，克之，杀其将李嗣昭，拔石城。会同初，领汉军侍卫。八年，伐晋，败晋将杜重威，追至望都。翰奏曰：“可令军下马而射。”帝从其言，军士步进。敌人持短兵猝至，我军失利。帝悔之曰：“此吾用言之过至此！”及从驾入汴，为宣武军节度使。

会帝崩栾城，世宗即位。翰闻之，委事于李从敏，径趋行在。是年秋，世宗与皇太后相拒于潢河横渡，和议未定。太后间翰曰：“汝何怨而叛？”对曰：“臣母无罪，太后杀之，以此不能无憾。”初耶律屋质以附太后被囚，翰闻而快之，即囚所谓曰：“汝尝言我辈不及，今在狴犴，何也？”对曰：“第愿公不至如此！”翰默然。

天禄二年，尚帝妹阿不里。后与天德谋反，下狱。复结惕隐刘哥及其弟盆都乱，耶律石刺告屋质，屋质遽入奏之，翰等不伏。帝不欲发其事。屋质固净以为不可，乃诏屋质鞫按。翰伏辜，帝竟释之。复与公主以书结明王安端反，屋质得其书以奏，翰伏诛。

牒蜡，字述兰，六院夷离堇浦古只之后。

天显中，为中台省右相。会同元年，与赵思温持节册晋帝。

及我师伐晋，到滹沱河，降晋将杜重威，牒蜡功居多。大同元年，平相州之叛，斩首数万级。

世宗即位，遣使驰报，仍命牒蜡执偏将术者以来。其使误入术者营，术者得诏，反诱牒蜡，执送太后。牒蜡亡归世宗。

和约既成，封燕王，为南京留守。

天禄五年，察割弑逆，牒蜡方醉，其妻扶入察割之幕，因从之。明旦，寿安王讨乱，凡胁从者皆弃兵降；牒蜡不降，陵迟而死。妻子皆诛。

朗，字欧新，季父房罨古只之孙。性轻佻，多力，人呼为“虎斯”。天显间以材勇进，每战辄克，由是得名。

会同九年，太宗大汴，命知澶渊，控扼河渡。天禄元年，燕、赵已南皆应刘知远，朗与汴守萧翰弃城归阙。先是，朗祖罨古只为其弟辖底诈取夷离堇，自是族中无任六院职事者；世宗不悉其事，以朗为六院大王。

及察割作乱，遭人报朗曰：“事成矣！”朗遣详稳萧胡里以所部军往，命曰：“当持两端，助其胜者。”穆宗即位，伏诛，籍其家属。

刘哥，字明隐，太祖弟寅底石之子。幼骄狠，好陵侮人，长益凶狡。太宗恶之，使守边徼，累迁酉击边大详稳。

会同十年，叔父安端从帝伐晋，以病先归，与刘哥邻居。

世宗立于军中，安端议所往，刘哥首建附世宗之策，以本部兵助之。时太后命皇太弟李胡率兵而商，刘哥、安端遇于泰德泉。

既接战，安端坠马。王子天德驰至，欲以枪刺之。刘哥以身卫安端，射天德，贯甲不及肤。安端得马复战，太弟兵败。刘哥与安端朝于行在。及和议成，太后间刘哥曰：“汝何怨而叛？”

对曰：“臣父无罪，太后杀之，以此怨耳。”事平，以功为惕隐。

天禄中，与其弟盆都、王子天德、侍卫萧翰谋反，耶律石刺发其事，刘哥以饰辞免。后谓帝博，欲因进酒弑逆，帝觉之，不果，被囚。一日，召刘哥，锁项以博。帝问：“妆实反耶？”

刘哥誓曰：“臣若有反心，必生千顶疽死！”遂贳之。耶律屋质固净，以为罪在不赦。上命屋质按之，具服。诏免死，流乌古部，果以千顶疽死。弟盆都。

盆都，残忍多为，肤若蛇皮。天禄初，以族属为皮室详稳。

二年，与兄刘哥谋反，免死，使于辖戛斯国。既还，复预察割之乱，陵迟而死。

异母弟二人：化葛里、奚寨。应历初，无职任，以族子，甚见优礼。三年，或告化葛里、奚蹇与卫王宛谋逆，下狱，饰辞获免。四年春，复谋反，伏诛。

海思，字铎衮，隋国王释鲁之庶子。机警口辩。

会同五年，诏求直言。时海思年十八，衣羊裘，乘牛诣阙。

有司问曰：“汝何故来？”对曰：“应诏言事。苟不以贫稚见遗，亦可备直言之选。”有司以闻。会帝将出猎，使谓曰：“俟吾还则见之。”海思曰：“臣以陛下急于求贤，是以来耳；今反绘于猎，请从此归。”帝闻，即召见赐坐，问以治道。命明王安端与耶律颇德试之，数日，安端等奏曰：“海思之材，臣等所不及。”帝召海思问曰：“与汝言者何如人也？”对曰：“安端言无收检，若空车走峻坂；颇德如着靴行旷野射鸨。”

帝大笑。擢宣徽使，屡任以事。帝知其贫，以金器赐之，海思即散于亲友。后从帝伐晋有功。

世宗即位于军中，皇太后以兵逆于潢河横渡。太后遣耶律屋质责世宗自立。屋质至帝前，谕旨不屈；世宗遣海思对，亦不逊，且命之曰：“妆见屋质勿惧！”海思见太后还，不称旨。

既和，领太后诸局事。

穆宗即位，与冀王敌烈谋反，死狱中。

敌猎，字乌辇，六院夷离堇术不鲁之子。少多诈。

世宗即位，为群牧都林牙。察割谋乱，官僚多被囚系。及寿安王与耶律屋质率兵来讨，诸党以次引去。察割度事不成，即诣囚所，持弓矢胁曰：“悉杀此曹！”敌猎进曰：“杀何益于事？窃料屋质将立寿安王，故为此举，且寿安未必知。若遣人藉此为辞，庶可免。”察割曰：“如公言。谁可使者？”敌猎曰：“大王若不疑，敌猎请与罨撒葛同往说之。”察割遣之。

寿安王用敌猎计，诱杀察割，凡被胁之人无一被害者，皆敌猜之力。乱既平，帝喜赏，然未显用。敌猎失望，居常怏怏，结群不逞，阴杯不轨。应历二年，与其党谋立娄国，事觉，陵迟死。

萧革，小字滑哥，字胡突堇，国舅房林牙和尚之子。警悟多智数。太平初，累迁官职事。游近习间，以谀悦相比昵，为流辈所称，由是名达于上。重熙初，拜北面林牙。十二年，为北院枢密副使。帝尝与近臣宴，谓革曰：“朕知卿才，故自拔擢，卿宜勉力！”革曰：“臣不才，误蒙圣知，无以报万一；惟竭愚忠，安敢怠？”

明年，拜北府宰相。十五年，改同知北院枢密事。革怙宠专权，同僚具位而已。时夷离毕耶律义先知革奸佞，因侍燕，言革所短，用之将败事。帝不听。一日，上令义先对革巡掷，义先酒酣曰：“臣备位大臣，纵不能进忠去佞，安能与贼博乎！”革衔之，佯言曰：“公相谑，不既甚乎！”义先诟詈不已。帝怒，皇后解之曰：“义先酒狂，醒可治也。”翌日，上诏革谓曰：“义先无礼，可痛绳之。”革曰：“义先之才，岂逃圣銮！然天下皆知忠直。今以酒过为罪，恐弗人望。”帝以革犯而不校，眷遇益厚。其矫情媚上多此类。拜南院枢密使，诏班诸王上，封吴王。改知北院，进王郑，兼中书令。帝大渐，诏革曰：“大位不可一日旷，朕若弗寤，宜即令燕赵国王嗣位。”

清宁元年，复为南院枢密使，更王楚。复徙北院，与国舅萧阿刺同掌朝政。革多私挠，阿刺每裁正之，由是有隙，出阿刺为东京留守。会南郊，阿刺以例赴阙，帝访群臣以时务，阿刺陈利病，言甚激切。革伺帝意不悦，因谐曰：“阿刺恃宠，有慢上心，非臣子礼。”帝大怒，缢阿刺于殿下。

后上知革奸计，宠遇渐衰。八年，致仕，封郑国王。九年秋，革以其子为重元婿，革预其谋，陵迟杀之。

## 卷一百六　列传第四十四　逆臣下

萧胡睹萧迭里得古迭耶律撒刺竹奚回离保萧特烈

萧胡睹，字乙辛。口吃，视斜，发卷，伯父章穆见之曰：“是儿状貌，族中未尝有。”及壮，魁梧架傲，好扬人恶。

重熙中，为只候郎君。俄迁兴圣宫使，尚秦国长公主，授驸马都尉。以不谐离婚，复尚齐国公主，为北面林牙。

清宁中，历北、商院枢密副使，代族兄术哲为西北路招讨使。时萧革与萧阿刺俱为枢密使，不协，革以术哲为阿刺所爱，嫉之。术哲受代赴阀，先尝借官粟，留直而去。胡睹希革意，发其事，术哲因得罪。

胡睹又欲要权，岁时献遗珍玩、畜产于革，二人相爱过于兄弟。胡睹族弟敌烈为北克荐国舅详稳萧胡笃于胡睹，胡睹见其辨给壮勇，倾心交结。每遇休沐，言论终日，人皆怪之。会胡睹同知北院枢密事，奏胡笃及敌烈可用，帝以敌烈为旗鼓拽刺详稳，胡笃为宿直官。及革构陷其兄阿刺，胡笃阴为之助，时人丑之。

耶律乙辛知北院枢密事，胡睹位在乙辛下，意怏怏不平。

初，胡睹尝与重元子涅鲁古谋逆，欲其速发。会车驾猎太子山，遂与涅鲁古胁弩手军犯行宫。既战，涅鲁古中流矢而毙，众皆逃散。时同党耶律撒刺竹适在围场，闻乱，率猎夫来援。其党谓胡睹等曰：“我军甚众，乘其无备，中夜决战，事冀有成；若至明日，其谁从我？”胡睹曰：“仓卒中，黑白不辨。若内外军相应，则吾事去矣。黎明而发，何迟之有！”重元听胡睹之计，令四面巡警待旦。是夜，同党立重元僭位号，胡睹自为枢密使。

明日战败，胡睹被创，单骑遁走，至十七泺，投水死。五子，同日诛之。

萧迭里得，字胡睹堇，国舅少父房之后。父双古，尚钿匿公主，仕至国舅详稳。

迭里得幼警敏不羁，好射猎。太平中，以外戚补祗候郎君，历延昌宫使、殿前副点检。重熙十三年伐夏，迭里得将偏师首入敌境，多所俘掠，迁都点检，改乌古敌烈部都详稳。十八年，再举西伐，迭里得奏：“军马器械之事，务在选将，夏人岂为难制。但严设斥堠，不用掩袭计，何虑不胜？”帝曰：“卿其速行，无后军期。”既而迭里得失利还，复为都点检。十九年，夏人来侵金肃军，上遣迭里得率轻兵督战，至河南三角川，斩堠者八人，擒观察使，以功命知汉人行官都部署事，出为酉甫面招讨使。

族弟黄八家奴告其主私议宫掖事，迭里得寝之。事觉，决大杖，削爵为民。清宁中，上以所坐事非迭里得所犯，起为南京统军使。至是，从重元子涅鲁古等乱，败走被擒，伏诛。古迭，本宫分人，不知姓氏。好戏押，不喜绳检。膂力过人，善击鞠。

重熙初，为护卫，历宿直官。十三年，西征，以古迭为先锋，夏人伏兵掩之，古迭力战，麾下士多及，乃单骑突出。遇夏王李元吴来围，势甚急。古迭驰射，应弦辄仆；跃马直击中坚，夏兵不能当，晡乃还营。改兴圣宫太保。

清宁九年，从重元、涅鲁古乱，与扈从兵战，败而遁，追擒之，陵迟而死。

撒刺竹，孟父房涤例之孙。性凶暴。

清宁中，累迁宣徽使，改殿前都点检，首与重元谋乱。会帝猎滦河，重元恐事泄，与扈从军仓卒而战。其子涅鲁古既死，同党溃散。撒刺竹适在畋所，闻乱，劫猎夫以援。既至，知涅鲁古已死，大悔恨之，谓曰：“我辈惟有死战，胡为若儿戏，自取殒灭？今行官无备，乘夜劫之，大事可济。若俟明旦，彼将有备，安知我众不携贰。一失机会，悔将无及。”重元、萧胡睹等曰：“今夕但可四面围之，勿令外军得入，彼何能备！”

不从。迟明，投仗而走，撒刺竹战死。

奚回离保，一名翰，字挼懒，奚王忒邻之后。善骑射，趫捷而勇，与其兄鳖里刺齐名。

大安中，车驾幸中京，补护卫，稍迁铁鹞军详稳。天庆间，徙北女直详稳，兼知威州路兵马事，改东京统军。既而诸蕃入寇，悉破之，迁奚六部大王，兼总知东路兵马事。

保大二年，金兵至，天祚播迁，回离保率吏民立秦晋国王淳为帝。淳为署回了保知北院枢密事，兼诸军都统，屡败宋兵。淳死，其妻普贤女摄事。是年，金兵由居庸关入，回离保知北院，即箭笴山自立，号奚国皇帝，改元天复，设奚、汉、渤海三枢密院，改东、西节度使为二王，分司建官。

时奚人巴辄、韩家奴等引兵击附近契丹部落，劫掠人畜，群情大骇。会回离保为郭药师所败，一军离心，其党耶律阿古哲与其甥乙室八斤等杀之，伪立凡八月。

萧特烈，字讹都碗，遥辇洼可汗宫分人。乾统中，入宿卫，出为顺义军节度使。天庆四年，同知咸州路兵马事。五年，以兵败夺节度使。

保大元年，迁隗古部节度使。及天祚在山西集群牧兵，特烈为副统军。闻金兵将至，特烈谕士卒以君臣之义，死战于石辇铎。金兵不战，特烈伺间欲攻之。天祚喜甚，召嫔御诸子登高同观，将诧之。金兵望日月旗，知天祚在其下，以劲兵直趋奋击，无敢当者，天祚遁走。特烈所至，招集散亡，寻为中军都统，复败于梯已山。

天祚决意渡河奔夏，从臣切谏不听，人情惶惧不知所为。

特烈阴谓耶律兀直曰：“事势如此，亿兆离心，正我辈郊节之秋。不早为计，奈社棱何！”遂共劫梁王雅里，奔西北诸部，伪立为帝，特烈自为枢密使。

雅里卒，欲择可立者。会耶律兀直言术烈才德纯备，兼兴宗之孙，众皆曰可，遂僭立焉，特烈伪职如故。未三旬，与术烈俱为乱兵所杀。

论曰：“辽之秉国钧，握兵柄，节制诸部帐，非宗室外戚不使，岂不以为帝王久长万世之计哉。及夫肆叛逆，致乱亡，皆是人也。有国家者，可不深戒矣乎！”

## 卷一百七　列传第四十五　二国外记

高丽西夏

高丽自有国以来，传次久近，人民土田，历代各有其志，然高丽与辽相为终始二百余年。

自太祖皇帝神册间，高丽遣命名进宝剑。天赞三年，来贡。

太宗天显二年，来贡。会同二年，受晋上尊号册，遣使往报。

圣宗统和三年秋七月，诏诸通各完戎器，以备东征高丽。

八月，以辽泽沮洳，罢师。十年，以东京留守萧恒德伐高丽。

十一年，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请罪，诏取女直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之。十二年，入贡。三月，王治遣使请所俘生口，诏续还之，仍遣使抚谕。十二月，王治进妓乐，诏却之。十三年，治遣李周桢来贡，又进鹰。十月，遣李知白奉贡。十一月，遣使册治为王。遣童子十人来学本国语。十四年，王治表乞为婚姻，以东京留守驸马萧恒德女下嫁之。六月，遣使来问起居。自是，至者无时。

十五年，韩彦敬来纳聘币，吊驸马萧恒德妻越国公主薨。十一月，治薨，其侄诵遣王同颖来告。十二月，遣使致祭，诏其侄诵权知国事。十六年，遣使册诵为王。二十年，诵遣使贺伐宋之捷。七月，来贡本国《地里图》。二十二年，以南伐事诏谕之。二十三年，高丽闻与宋和，遣使来贺。二十六年，进龙须草席，及贺中京城。二十七年，承天皇太后崩，遣使报以国哀。二十八年，诵遣魏守愚等来祭。三月，使来会葬。

五月，高丽西京留守康肇弑其主诵，擅立诵众兄询。八月，圣宗自特伐高丽，报宋，遣引进使韩杞宣问询。询奉表乞罢师，不许。十一月，大军渡鸭绿江，康肇拒战于铜州，败之。肇复出，右皮室详稳耶律敌鲁擒肇等，追奔数十里，获所弃粮饷、铠仗，铜、霍、贵、宁等州皆降。询上表请朝，许之，禁军士俘掠。以政事舍人马保祐为开京留守，安州团练使王八为副留守。太子太师乙凛将骑兵一千，送保祐等赴京。宋将卓思正杀我使者韩喜孙等十人，领兵出拒，保祐等复还。乙凛领兵击之，思正遂奔西京，围之五日，不克，驻跸于城西佛寺。高丽礼部郎中渤海陀失来降。遣排押、盆奴攻开京，遇敌于京西，败之。

询弃城遁走，遂焚开京，至清江而还。二十九年正月，班师，所降诸城复叛。至贯州南岭谷，大雨连日，霁乃得渡，马驼皆疲乏，甲仗多遗弃。次鸭绿江，以所俘人分置诸陵庙，余赐内戚、大臣。

开泰元年，询遣蔡忠顺来乞称臣如旧，诏询亲朝。八月，遣田拱之奉表，称病不能朝。诏复取六州之地。二年，耶律资忠使高丽取地，未几还。三年，资忠复使，如前索地。五月，诏国舅详稳萧敌烈、东京留守耶律团石等造浮梁于鸭绿江，城保、宣义、定远等州。四年，命北府宰相刘慎行为都统，枢密使耶律世良为副，殿前都点检萧虚烈为都监。慎行挈家边上，致缓师期，追还之；以世良、虚烈总兵伐高丽。五年，世良等与高丽战于郭州西，破之。六年，枢密使萧合卓为都统，汉人行宫都部署王继忠为副，殿前都点检萧虚烈为都监进讨。萧合卓攻兴化军不克，师还。七年，诏东平郡王萧排押为都统，萧虚烈副统，东京留守耶律八哥为都监，复伐高丽。十二月，萧排押与战于茶、陀二河之间，我军不利，天云、右皮室二军没溺者众，天云军详稳海里、遥辇帐详稳阿果达、客省酌古、渤海详稳高清明等皆没于阵。八年，诏数排押讨高丽罪，释之。

加有功将校，益封战没将校之妻，录其子弟。以南皮室军校有功，赐衣物银绢有差，出金帛赐肴里、涅哥二奚军。八月，遣郎君曷不吕等率诸部兵，会大军同讨高丽。询遣使来乞贡方物。

九年，资忠还，以询降表进，释询罪。

太平元年，询薨，遣使来报嗣位，即遣使册王钦为王。九年，赐钦物。十一年，圣宗崩，遣使告哀。七月，使来慰奠。

兴宗重熙七年，来贡。十二年三月，以加上尊号，来贺。

十三年，遣使来贡。十四年三月，又来贡。十五年，入贡。八月，王钦薨，遣使来告。十六年，来贡。明年，又来贡。十九年，复贡。六月，遣使来贺伐夏之捷。二十二年，入贡。二十三年四月，王徽请官其子，诏加检校太尉。

兴宗崩，道宗即位，清宁元年八月，遣使报国哀，以先帝遗留物赐之。十一月，使来会葬。二年、三年，皆来贡。四年春，遣使报太皇太后哀。五月，使来会葬。咸雍七年、八年，来贡。十二月，以佛经一藏赐徽。九年、十年，来贡。大康二年三月，皇太后崩，遣使报哀。六月，使来吊祭。四年，王徽乞赐鸭绿江以东地，不许。九年八月，王徽薨，以徽子三韩国公勋权知国事。十二月，勋薨。大安元年，册勋子运为国王。

二年，遣使来谢封册。三年，来贡。四年三月，免岁贡。五年、六年，连贡。九年，赐王运羊。十年，运薨，子昱遣使来告，即贿赠。寿隆元年，来贡。十一月，王昱病，命其子颙权知国事。二年，来贡。三年三月，王昱薨。五年，王颙乞封册。六年，封颙为三韩国公。

七年，道宗崩，天祚即位，改为乾统元年，报道宗哀，使来慰奠。十二月，遣使来贺。五年，三韩国公颙薨，子俣遣使来告。八年，封侯为三韩国公，赠其父颙为国王。十二月，遣使来谢。九年，来贡。天庆二年，王俣母薨，来告，遣使致祭，起复。三年，遣使来谢致祭，又来谢起复。十年，乞兵于高丽以御金，而金人责之。至是辽国亡矣。

西夏西夏，本魏拓跋氏后，其地则赫连国也。远祖思恭，唐季受赐姓曰李，涉五代至宋，世有其地。至李继迁始大，据夏、银、绥、宥、静五州，缘境七镇，共东西二十五驿，南北十余驿。子德明，晓佛书，通法律，尝观《太一金鉴诀》、《野战歌》，制番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

其俗，衣白窄衫，毡冠，冠后垂红结绶。自号嵬名，设官分文武。其冠用金缕帖，间起云，银纸帖，绯衣，金涂银带，佩蹀躞、解锥、短刀、弓矢，穿靴，秃发，耳重环，紫旋襕六袭。出入乘马，张青盖，以二旗前引，从者百余骑。民庶衣青绿。革乐之五音为一音，裁礼之九拜为三拜。凡出兵先卜，有四：一灸勃焦，以艾灼羊胛骨；二擗弄，擗竹于地求数，若揲蓍然；三咒羊，其夜牵羊，焚香祷之，又焚谷火于野，次晨屠羊，肠胃通则吉，羊心有血则败；四矢击弦，听其声，知胜负及敌至之期。病者不用医药，召巫者送鬼，西夏语以巫为“厮”

也；或迁他室，谓之“闪病，喜报仇，有丧则不伐人，负甲叶于背识之。仇解，用鸡猪犬血和酒，贮于髑髅中饮之，乃誓曰：“若复报仇，谷麦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帐。”

有力小不能复仇者，集壮妇，享以牛羊酒食，趋仇家纵火，焚其庐舍。俗曰敌女兵不祥，辄避去。诉于官，官择舌辩气直之人为和断官，听其屈直。杀人者，纳命价钱百二十千。

土产大麦、华豆、青稞、床子、古子蔓、咸地蓬实、芙蓉苗、小芜荑、席鸡草子、地黄叶、登厢草、沙葱、野韭、拒灰条、白篙、咸地松实。

民年十五为丁。有二丁者，取一为正军。负提杂使一人为抄，四丁为两抄。余人得射它丁，皆习战斗。正军马驼各一，每家自置一帐。团练使上，帐、弓、矢各一，马五百疋，橐驼一，旗鼓五，枪、剑、棍棓、粆袋、雨毡、浑脱、锹、钁、箭牌、铁笊篱各一；刺史以下，人各一驼，箭三百，毛幕一；余兵三人共一幕。有炮手二百人，号“泼喜。”勇健者号“撞令郎”。赍粮不过一旬。昼则举烟、扬尘，夜则篝火为候。若获人马，射之，号曰杀鬼招魂。或射草缚人。出军用单日，避晦日。多立虚寨，设伏兵。衣重甲，乘善马，以铁骑为前锋，用钩索绞联，虽死马上不落。

其民俗勇悍，衣冠、骑乘、土产品物、子侄传国，亦略知其大概耳。

初，西夏臣宋有年，赐姓曰赵；迨辽圣宗统和四年，继迁叛宋，始来附辽，授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遂复姓李。十月，遣使来贡。六年，入贡。七年，来贡，以王子帐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下嫁继迁。八年正月，来谢。三月，又来贡。九月，继迁遣使献宋俘。十月，以败宋军来告。十二月，下宋鳞、雩等州，来告，遣使封继迁为夏国王。九年二月，遣使告伐宋之捷。四月，遣李知自来谢封册。七月，复绥、银二州，来告。十月，继迁以宋所授敕命，遣使来上。是月，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来附，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封西平王，仍赐推忠效顺启圣定难功臣。十二月，继迁潜附于宋，遣韩德威持诏谕之。十年二月，韩德威还，奏继迁托故不出，至灵州俘掠以还。西夏遣来奏德威俘掠，赐招抚谕。十月，来贡。十二年，入贡。十三年，败宋师，遣使来告。十四年，又来贡。十五年三月，以破宋兵来告，封继迁为西平王。六月，遣使来谢封册。十六年，来贡。十八年，授继迁子德明朔方军节度使。十九年，遣李文冀来贡。六月，奏下宋恒、环、庆三州，赐诏褒美。二十年，遣使来进马、驼。六月，遣刘仁勖来告下灵州。二十一年，继迁死，其子德昭遣使来告。六月，赠继迁尚书令，遣西上阁门使丁振吊慰。八月，德昭遣使来谢吊赠。二十年三月，德昭遣使上继迁遗留物。七月，封德昭为西平王。十月，遣使来谢封册。二十三年，下宋青城，来告。二十五年，德昭母薨，遣使吊祭，起复。二十七年，承天皇太后崩，遣使报哀于夏。二十八年，遣使册德昭为夏国王。开泰元年，德昭遣使进良马。二年，遣引进使李延弘赐夏国王李德昭及义成公主车马。太平元年，来贡。十一年，圣宗崩，报哀于夏，德昭遣使来进赙币。

兴宗即位，以兴平公主下嫁李元昊，以元吴为驸马都尉。

重熙元年，夏国遣使来贺。李德昭薨，册其子夏国公元昊为王。

二年，来贡。十二月，禁夏国使沿路私市金铁。七年，来贡。

李元昊与兴平公主不谐，公主薨，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持诏问之。九年，宋遣郭祯以伐夏来报。十年，夏国献所俘宋将及生口。十一年，遣使问宋兴师伐夏之由。十二月，禁吐浑鬻马于夏，沿边筑障塞以防之。十二年工月，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敌烈、枢密都承旨王惟吉谕夏国与宋和。二月，元昊以加上尊号，遣使来贺。耶律敌烈等使夏国还，奏元昊罢兵，遣命名报宋。四月，夏国遣命名进马、驼。七月，元昊上表请伐宋，不从。

十月，夏人侵党项，遣延昌宫使高家奴让之。十三年四月，党项及山西部族节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诏征诸道兵讨之。

六月，阻卜酋长乌八遣其子执元昊所遣求援使搒邑改来。八月，夏使对不以情，羁之。使复来，询事宜不实对，笞之。十月，元昊上表谢罪，欲收集叛党以献，从之；进方物，命北院枢密副使萧革迓之。元昊亲率党项三部来降，诘其纳叛背盟，元昊伏罪。初，夏人执胡睹，至是，请以被执者来归。诏所留夏使还其国。十二月，胡睹来归，又遣使来贡。

十七年，元昊薨，其子谅祚遣使来告，上其父遗留物。铁不得国乞以本部军助攻夏国，不许。十八年，复议伐夏，留其贺正使不遣，遣北院枢密副使萧惟信以伐夏告宋。六月，夏国遣使来贡，留之。七月，亲征。八月，渡河，夏人遁。九月，萧惠为夏人所败。十月，招讨使耶律敌古率阻卜军至贺兰山，获元昊妻及其官属。遇其军三千来拒，殪之；详稳萧慈氏奴、南克耶律斡里殁于阵。十九年正月，遣使问罪于夏。夏将洼普等攻金肃城，耶律高家奴等破之，洼普被创遁去，杀猥货乙灵纪。三月，殿前都点检萧迭里得与夏军战于三角川，败之。招讨使萧蒲奴、北院大王宜新等帅师伐夏，都部署别古得为监战。

五月，萧蒲奴等入夏境，不遇敌，纵军俘掠而还。夏国洼普来降。十月，李谅祚母遣使乞依旧称臣。十二月，谅祚上表如母训。二十年二月，遣使索党项叛户。五月，萧爻括使夏回，进谅祚母表：乞代党项权进马驼牛羊等物；又求唐隆镇，仍乞罢所建城邑。以诏答之。六月，获元昊妻，及俘到夏人置于蓟州。

二十一年十月，谅祚遣使乞弛边备，遣爻括赉诏谕之。二十二年七月，谅祚进降表，遣林牙高家奴赉诏抚谕。二十三年正月，贡方物。五月，乞进马、驼，诏岁贡之。七月，谅祚遣使求婚。十月，进誓表。二十四年，兴宗崩，遣命报哀于夏。

道宗即位，清宁元年，遣使来贺。九月，以先帝遗物赐夏。

四年四月，遣使会葬。九年正月，禁民鬻铜于夏。咸雍元年五月，来贡。三年十一月，遣使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十二月，谅祚薨。四年二月，谅祚子秉常遣使报哀，即遣使吊祭。

秉常上其父遗物。十月，册秉常为夏国王。十二月，来贡。五年七月，遣使来谢封册。闰十一月，秉常乞赐印绶。九年，遣使来贡。大康二年正月，仁懿皇后崩，遣使报哀于夏，以皇太后遗物赐之。遣使来吊祭。五年，来贡。八年二月，遣使以所获宋将张天益来献。大安元年十月，秉常遣使报其母哀。二年十月，秉常薨，遣使诏其子乾顺知国事。十二月，李乾顺遣使上其父秉常遗物。四年七月，册乾顺为夏国王。五年六月，遣使来谢封册。八年六月，夏为宋所侵，遣使乞援。寿隆三年六月，以宋人置壁垒于要地，遣使来告。四年六月，求援。十一月，遣枢密直学士耶律伊使宋，讽与夏和。夏复遣使来求援。

五年正月，诏乾顺伐拔思母等部。十一月，夏以宋人罢兵，遣使来谢。六年十一月，遣使请尚公主。七年，道宗崩，遣使告哀于夏。遣使来慰奠。

天祚即位，乾统元年，夏遣使来贺。二年，复请尚公主。

又以为宋所侵，遣李造福、田若水来求援。三年，复遣使请尚公主。十月，使复来求援。四年、五年，李造福等至，乞援。

以族女南仙封成安公主下嫁乾顺。六年正月，遣牛温舒使宋，令归所侵夏地。六月，遣李造福来谢。八年，乾顺以成安公主生子，遣使来告。九年，以宋不归地来告。十年，遣李造福等来贡。天庆三年六月，来贡。保大二年，天祚播迁，乾顺率兵来掇，为金师所败，乾顺请临其国。六月，遣使册乾顺为夏国皇帝，而天祚被执归金矣。论曰：“高丽、西夏之事辽，虽尝请婚下嫁，乌足以得其固志哉？三韩接壤，反覆易知；凉州负远，纳叛侵疆，乘隙辄动；贡使方往，事衅随生。兴师问罪，屡烦亲征。取胜固多，败亦贻悔。昔吴赵咨对魏之言曰：“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备御之固。岂其然乎！先王柔远，以德而不以力，尚矣。辽亡，求援二国，虽能出师，岂金敌哉。”

## 卷一百八　列传第四十六　国语解

史自迁、固，以迄《晋》、《唐》，其为书雄深浩博，读者未能尽晓。于是裴骃、颜师古、李贤、何超、董冲诸儒，训诂音释，然后制度、名物、方言、奇字，可以一览而周知。其有助于后学多矣。

辽之初兴，与奚、室韦密迩，土俗言语大概近俚。至太祖、太宗，奄有朔方，其治虽参用汉法，而先世奇首、遥辇之制尚多存者。子孙相继，亦尊守而不易。故史之所载，官制、宫卫、部族、地理，率以国语为之称号。不有注释以辨之，则世何从而知，后何从而考哉。今即本史参互研究，撰次《辽国语解》以附其后，庶几读者无龃龉之患云。